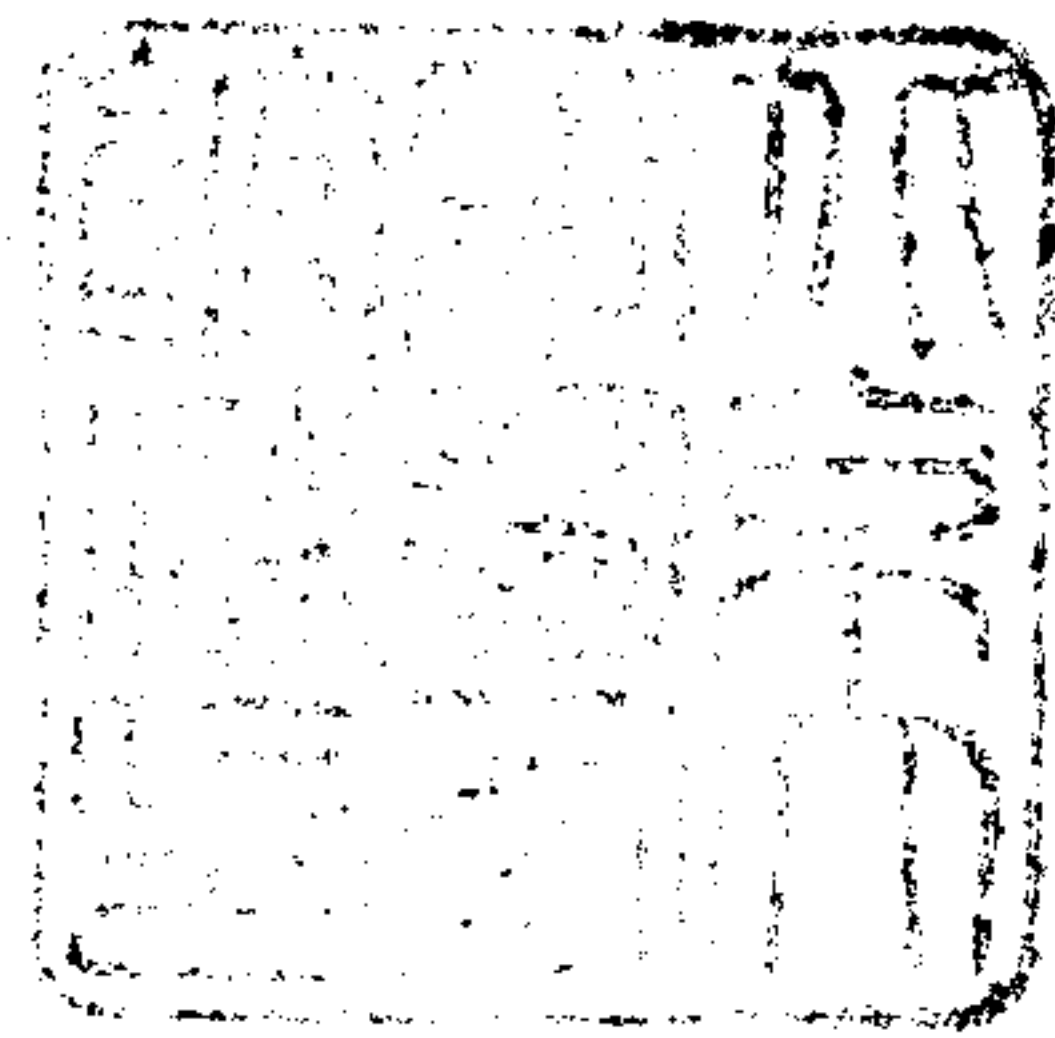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二一・子部・儒家類

新編顏子五卷	〔元〕李純仁輯	一
子思子七卷	〔清〕黃以周輯解	三五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	簡朝亮撰	一一五
曾子注釋四卷叙錄一卷	〔清〕阮元撰	二五三
曾子家語六卷	〔清〕王定安輯	二九七
孟子外書四篇四卷	〔宋〕劉敞注	三七五
荀子考異一卷	〔宋〕錢佃撰	三八五
荀子評注三十二篇	〔清〕傅山撰	三九一
荀子微言一卷	〔清〕惠棟撰	四六三
荀子集解二十卷考證一卷	王先謙撰	四八五
孔叢子七卷釋文一卷	題〔漢〕孔鮒撰 〔宋〕宋咸注	七〇三

顏子五卷曾子二卷言子三卷皆宋元
 人纂輯潤州蔣氏藏書曾子看頁有識
 語曰子歷三十五年八月一日一貫題蓋此肩
 吾之錄本也考明史沈一貫傳一貫先以時張
 江陵不得遷至江陵卒乃以南京禮部尚書
 奉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務時為萬曆三十二
 年五十四年罷相歷此書時已請辭任故
 窺中秘與策又其時沈預橫海而未全秉國
 鈞故尚有臨池一跋也此三子佳弱處國志經籍
 志均著錄其氏有自吾同時蓋當時尚有傳
 本此後則亡觀其款式與自宋元刊本迥錄

至可珍貴矧為沈氏遺墨誠題不識古近信
 佈預在孤本秘一務得于戊午六月得之奉郵在
 家五月一日裝竟因書其端以識慶幸上雲
 羅漢帝子藏于海上為之終不忌齋



江蘇詩徵
 國朝名人
 人積遺集
 至多寶集
 氏小傳

蔣宗海字子嚴揚州人乾隆壬申進士
 官內閣中書工詩能篆刻善丹青著有畫
 稿函于後體之學有古商古拙者則及指唐儒
 宗樂其書某板決其末也其家於師城楊氏所
 藏宋刻大戴記記印潤州蔣氏藏書
 古泉藏書之書子言也

顏子篇目

瑞陽教峯後學洲村李純仁



卷之一

好學第一

卷之二

德行第二

為仁第三

卷之三

言志第四

不貳過第五

卷之四

賢樂第六

卷之五

知十第七

師友第八

在厄第九

天年第十

學顏第十一

顏子篇目終

人言顏子貧尚有負郭田五十畝簞瓢固以自樂諸子皆有書唯顏子以蚤世無傳勤於純仁之用心也經史子傳萃而成書如一家言勤於純仁之用心也純仁李姓蓋飽學

教峰李純仁示余刻本一策曰顏子余駭曰顏子有書耶君曰非顏自為書也集經傳中顏子言行以為書若補亡耳余嘗疑孔門高弟如曾子子夏其徒各以書行顏獨短命闕然故學者無所授受道固不以書之傳否為間斷也然三聖心學傳於孔子幽微而不可識者心也昭晰而猶可究者書也聖遠言湮昧於心者其洗於書乎容或難之曰孔顏之妙淵嘿鶻鳴視聽希微見牆在礫不可搏控喟然之歎皆參學要

切之語鑽仰不足以窮其高深也淺而為博約又從之亡由也龍見虜變鬼從神順妙於元造單辭剩語涕唾風墮耳猶足存乎李不憚余笑解之曰君不讀易邪乾父也復子為父者也復之初元子又子子又父者也夫子贊易自黃帝堯舜文王之外語不他及復初爻獨及顏子豈細事哉復之一爻積而為萬有千之策乘除而衍之天地之成壞人物之終始日月之明滅萬事萬變之不可測者固在如愚坐忘中也書不

盡顏也吾非書又烏從而知顏哉乾大父也復小父也孔顏又天地父母之不能該備者也聞者皆茫然無以對純仁米山中值我脩破屋作勞相對輒坐睡與之啜粥羹飯脫粟甚美因語之曰昔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而樂與我爾之樂同乎否邪先儒嘗欲窮其所樂嗚呼顏之樂果何事邪君之遊京師其從宿儒君子問之延祐五年夏五高安江村姚雲書于六圓菴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內十篇為曾子書又粹子思所言為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顏子無書也蓋顏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紀錄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說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顏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

傳惜哉論語中顏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顏子答者二顏子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美追憶之辭兩河北文安李鷗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思子書二書刻而為顏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朴厚端謹固具可至顏子之資因書之言學顏之學必也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為之事有所不為

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違仁自可馴至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者
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歸其人非但輯其書
而已激將有侯焉臨川吳澂序

新編顏子卷之一

顏子孔子弟子名回字子淵魯國人少孔子三
十歲父顏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
闕里而受學焉闕里顏子所居

好學篇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篇 尹氏曰回之學默識
心通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故曰不違如愚 朱子
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感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

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請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
師曰顏子沐浴淳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淵夫子
之言默識心融解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
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
悟然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
然後知其不愚也 楊廷秀時子曰私者顏子獨至
之處也惟孔子則知之然則回之私亦孔子之私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論症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
遷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後行不貳過也又曰
喜怒哀樂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
併之味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又曰如顏子地
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
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張子曰謙於己者不使
明於再 朱子曰遷移也或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
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言今也則亡
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
得也 楊廷秀曰率性如顏子不幸而有短命之嘆
而後可以言命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 朱子曰仰弥高不可及鑽弥堅不可入在前
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
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程子曰此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
也 朱子曰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
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又曰博
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
文惟一便是約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
着力不得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

間非所謂窈冥昏然者 朱子曰此顏子自言其學
之所至蓋悅之深而力之盡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又曰顏子乃生知之次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但
是未到讓登程子曰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
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又曰卓爾是聖人立
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又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
子而善學之者也 楊氏曰此顏子未達一間也
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
由其在前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遠次頭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張子韶曰衆人以耳聽顏子以心聽以耳聽者語過則耳忘以心聽者語來則心受在孔子為語在顏子為身以身而入其語之中故見身而不見語也焉
待情之云也 並論子罕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拳、拳持說服膺着也膺背也拳持而着之心背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

列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夫觴深之淵矣淵名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無於浮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諼起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諺諺吾與若汝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文

外也實內也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歟未見道之內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數、學之則能以熟於水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諼操之也 能入水者不學而起操舟視如平地 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手前而不得入其舍神舍 惡往而不暇黃帝篇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此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無器謂無位也曰無位則淺矣

史記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文

尾而行益顯問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伯夷傳

楊子或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神在所潛而已矣問神篇 請問退進曰惜

乎顏淵以退為進不仕而學天下鮮儼焉君子篇

伊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云聖人之門其徒三
千獨顏子稱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
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

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
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
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
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
已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

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
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
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
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
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
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
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
其好之篤學之之道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
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
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克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

矣所謂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考也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

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此篇言顏子所學、以至聖人之道惜其天年不永幾於化而未至於化也

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

賜之遠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烏乎其難哉

張子韶曰聖人之於門弟子其心術之微雖靡不灼見然使其棲止一處聖人必有幾以動之欲其知所警勵也人之心術或於一塗甚明而於他塗尚塞者則以其棲止於一塗

顏然自足而不知運用之法也顏子之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其所學豈有棲止於一塗而已乎

楊廷秀曰道無止也道至於天豈不為極而曰天行健豈有居其極而為可止之說哉雖至於孔子猶未見其止而况去夫子一間者乎 又曰顏淵非學縱心也學不踰矩也時

又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

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相傳是煮石以來其為粥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况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邪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孳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睹之彼非不受不睹也彼固無以受無

以睹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乎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睹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

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能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我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邪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

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邪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

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邪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回也日居韶獲鍾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遠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感者哀哀者感矣

感者未哀而哀者未感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顏子卷之二

德行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先進

家語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回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三恐第九篇 衛將軍文子 衛卿名孫年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弟子行第二十二

顏淵將西遊于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正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比親數近疎遠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

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賢君第十三篇 子夏

問於孔子曰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信賢於丘而

不能反反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 此其所以事吾

而弗貳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

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治身六本第十五篇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

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冥之故觀游氣之原若

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以仁義禮樂

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

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 為己不重為

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

思而得小子勉之回問小人子曰毀人之善以為

辯狡許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

小人也 回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以

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

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病急欲相勸令為人

義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

是以相愛而不能久親也 魯仲孫何忌問於顏

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

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恕夫智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回謂子貢曰吾

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

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叔孫武叔

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回曰固

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

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回第十八篇

孟子公孫丑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丑

為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論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前言其久也

不違仁只是无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楊

氏曰違者對休而言不違則必常依於仁矣 侯氏

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 尹氏曰此

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无間斷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蘇子瞻曰夫子默而察之閏三月之久而達次顛沛無一不出于仁是以知其終身非畔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達其域而不能久也又曰三月只是言久尔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薛蕙王氏曰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三月輒一次違之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為顏子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

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德之在成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廢用矣 又曰己與禮對位克去己後必復於禮 又曰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顏淵曰請問其目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詰其條目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禁止辭是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直以為己任也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唯顏子得聞之 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

顏子為盡問顏子事斯語而進乎聖人也弟子所不能及也 論顏淵

（晦庵）朱子曰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真是仁

孟子真是智顏子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

張子韶曰仁者覺也物來則覺物不能移事至則覺事不能亂為學而至於覺天下之能事畢矣然人每為事所惑而至於不通者則以有己也有己則自私自私則不仁矣克也

者勝也禮也者理也克盡私智自歸天理也自歸天理則四海為家萬物為體喜怒哀樂疾痛癢痺與四海萬物同矣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言身之所履皆知其源而得其幾遂其本而識其要天高地下日光月明山峙川流鸞飛魚躍周旋進退俯仰疾徐皆吾之仁者也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學者閉塞之處乃夫子之門也學者隔絕之處乃夫子之墻也孰閉之孰隔之私慾

是也使吾一日克己復禮則夫子之門豁然而夫子之墻洞然矣

楊廷秀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人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

見見則樂夫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吾以為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聲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爾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外藩墻去陞級撤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

領其大請其目卒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做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學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遠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倡融者

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倡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做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間宅

之安而不得至則戚至則不得見則戚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其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可哀邪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卷之二

訂刊

瑞州路上高縣儒學教諭南楚曾同兩通甫
袁州路儒學學正新昌天樂陳得星明仲
進士 誠 泉 李 路 遵 道
提舉 石 溪 胡 俊 季 准 一

顏子卷之三

言志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朱子曰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優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子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程子曰夫子安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心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

又曰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知羈約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約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約音的張子曰子路樂善顏淵樂道孔子樂天朱子曰顏子是治箇獨字子路是治箇各字論公治長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論述而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衡靈公程子曰孔子立百世不易之法獨以告顏子蓋舉前代之善者以損益之此成法也然必放鄭聲遠佞人而後能守成法朱子曰夏以寅為人正時以作事則當以人為紀高輅木輅也輅者大車至商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周冕有五采服之冠也制度儀等

至周始備物小而加於衆禮之上雖華而不為靡韶樂盡美盡善顏子王佐之才故孔子斟酌禮樂而告之又曰孔子以四代禮樂分付顏子想是舊文約禮之時都理會得了又曰孔子別又言吾從周者蓋當時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若若為邦之問乃其素志

家語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得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

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
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瀆廣大也上音忙下養
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
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孔子曰汝獨無願乎對
曰薰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
也回顧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
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无有越於溝池者鑄
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

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選
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致思篇第八

孟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參文公章句上 朱子曰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
子道性善此是第一義 楊廷秀時子或問顏子
為人似乎怯曰顏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

可謂大勇矣

劉歆曰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以不與
唯顏淵一人唯能當之贊董仲舒

不貳過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无吉易繫辭下
程子曰復卦初九剛陽來復履卦之初復之最先者
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張敬夫曰

復貴於早方其萌於心謀於慮乃改其過而不行此
近於義而盡復之初九所以无祇悔也 朱子曰顏
子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韓子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
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
其於過言過行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
唯顏氏之子其故何哉夫其所謂過者非謂
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
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

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不貳之于
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
故夫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其聖
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

暴之于外考之于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
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
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
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
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
則已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
化之大行也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通
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
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

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
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張文澄論盡性曰昔者顏子之于孔子蓋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
有之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何也
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
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
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偵殖由之兼人蓋
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于不善也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于子路子貢
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
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
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
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惡則其治
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
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
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
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劉彥冲論復卦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

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文中天地篇九師注云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核道訓二十篇統九師易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言說者所能至邪是知復之一義為明白坦易之途聖

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惟人之生成具是性喜怒哀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

勿謂有本勞思內馳勿謂無本悠、弗思廓爾貫通心明取舍既復其初無失之者蕩、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隱居山對氏論顏子不遠復謂論語所載顏子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今故以為仁名前篇以為邦居次篇以不遠復篇實此蓋近則修身遠則治國而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劉和卿論復卦曰性中之天孰挽孰回理外
之人孰遣孰排吾將排遣其在彼之人而挽
回其在我之天請問此境何自而入談不容
聲難以語人胸中不有卓然之見者不足以
造乎此也念慮之不純吾身之影響已隨踐
履之不至吾心之形聲已虧權輕重禍福於
影響未提之始較毫釐得失於形聲未著之
先吾之鑽仰日勤博約日敏視聽言動詐犯
其非言辯步趨詐擬其迹過之所形何貳於

行怒之所發何遷於色齋爾心苦爾卓樂爾
簞食瓢飲顧無所用其力邪一旦力到功深
超然領會豈啻冰釋而風休雲舒而霧霽鵬
搏鷗運吾不知天地之高博日暉月明吾不
知宇宙之寥廓帝驟王馳吾不知古今之廣
莫萬象森羅皆吾方寸之故物烏乎選庭異
而氣象不同也性真損遠、之必盡理妙潛
反、之無餘昔我所見無非人今我所見無
非天極其原而索其初邈其本而扣其端洞

洞屬、了無一得如歸故家何事於復吾於
此始信已私可克已之累也不善可知善之
累也克之矣終無所待其克知之矣終無所
致其知熟乎其仁庶乎其幾吉凶之兩忘悔
吝之並置亦聖人復禮之警策也吁安得復
之不遠者與共談敦復之義哉彼何人予何
人諦之則是

顏子卷之三

助刊

月山胡成叔

竹莊羅道登

泰宇李泰初

洞雲郭仲雲

碧虛李孚昂

竹樓李孚允

顏子卷之四

賢樂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非也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華歆酒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可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亦其守當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昔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器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吝其

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論先進 范氏曰屢空者華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其言而多中者僥而已非窮理無天者也 朱子曰庶近道也屢空數至空置也命謂天命頃殖財貨生殖也億意度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言其近道又能安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孟子禹被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被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被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被顏子易地則皆然

離婁章句下 朱子曰聖賢之道進則殺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使禹被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顏子居禹被之任亦能憂禹被之憂也 楊廷秀曰禹被富貴而不樂然後可以居顏子之貧賤而不自以為憂顏子貧賤而無憂然後可以當禹被之富貴而不自以為樂宜樂而憂樂以天下也宜憂而憂以天下也

列子仲尼問居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言顏回曰援琴而歌子聞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哉此吾昔日之言爾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

孟子禹被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被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被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被顏子易地則皆然

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
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適來世非但
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
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憂

莊子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
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人不救言輕用民死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量去聲蕉草芥也言死者數
多以國為量視民如穀澤中草芥民其無如

矣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不
假扶持亂國就之往救也醫門多疾多救人

之病願以所聞思其則法庶幾其國有瘳乎
愈也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爾夫道不欲雜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不可救古
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
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若存若
故德深蕩知出乎爭爭善故智適出名也者

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且德厚信祗穀然未達人氣名聞不
爭未達人心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
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彼人之心而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陳述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其有美也命之曰蕩人名汝為凶人
蕩人者人反蕩之火反及汝若殆為人蕩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以異彼若
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更求以

自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
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汝但勿言言則王公

必將乘人而求勝此時况然失其為我求退
不能目熒色平者極流道之形狀口將營之

後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容
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
成之且放過為後圖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增多其惡順始無窮順之自和

至此惡愈充窮若殆以不信厚言未能取信

而深言之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

紂人之民偪下合作讀照言偪下偪僕欲撫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彼不愛民而然乃

欲愛其民是下拂其上故其君因其脩以齊

之因賢人之修而齊隨之是好名者也昔者

堯攻叢枝胥敖二國名禹攻有扈國為虛癘

宅無人曰虛是無後曰癘身為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重嘆其不可

夫以陽為克孔湯外為克滿其氣甚揚觀其

采色不定觀其形采意氣不定釋上陽揚之

意常人之所不違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

其心因察察之所可感動處遷就與之從容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漸乾而

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內不改訾議其非而訾

之其庸詎可乎然則顏子言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引起與天為徒等說內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

予而獨以已言我言一無所求於人若

也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言一無所求於人若

然者謂之童子渾然天理是之謂與天為徒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手是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放適之實也借古

以為教有謹責之實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諫

曰古人已有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

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言

未可也詎可如此多端政法而不謀探也言

汝所為事日方法太多不能一探其意雖固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

心者也 言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心者

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 聽之以心猶有我

聽之以氣則无物矣待如氣候將至之符氣

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者道之所在改曰

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回曰回之未

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謂虛乎得使謂教誨也謂未得教誨之時猶

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

虛也 夫子曰晝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

無感其名 在人世樊籠之中不為虛名所感

動入則鳴不入則止 能受者言之不能受者

不言無門無毒無方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

皆無心迹之喻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美矣

以混然之一為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

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無

行地則化矣化則絕迹又不足言矣 為人使

易以為為天使難以偽 為造化所使則無所

容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瞻彼

閼者虛室坐白 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

中自然生明 吉祥止止 自然之福止於所止

下止字是虛字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若不

止者則身生於此心馳於外反坐忘說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子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曰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此無有俱遺之時

即吾喪我之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離形墮

枝體也去者出也明也大通無所不通之義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同則與道

為一而無好惡化則無所往而生其心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樊之至也 為篇

大宗師第六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足以給飢田園也糲郭內田十畝足以為緣麻此

田園也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上然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在者真者以自得則外物之

失不足喜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

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言真

得友也雜篇蘧王第二十八

薄適王氏曰夫子於顏子博之以文約之以

禮使欲繼不能而顏子所從事者皆道善政

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墮枝體黜聰明心齋

等語此獨出於莊周之徒隱微莊列等寓言

若不具載又非全書今附於此

揚子或曰荷頓之富以為孝養親不亦至乎

顏其餒矣揚子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故以

其回邪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重言

其非劣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

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

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

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

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

苦也祗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道立教無心

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當以此為心或曰

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

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學行為山雌之肥

其意得乎樂也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邦有道富且

貴無也闇闇在上簞瓢碎茹以手捧道茹亦

山雌也邦無道貧且糞焉樂也何其臞不鈞

之輕鳥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脩身篇

晉李蕭遠運命論曰：富乎齊景之千駟，不如

顏子之約其仁。文選

源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愛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

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貧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

忘其小，馬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

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通書顏子第二十三

又或問富貴而矜貧賤而嘆，使處富貴如處

貧賤，處貧賤如處富貴，則矜嘆不發。先生曰：

見得一者難，使顏子以貧賤處貧賤，又安得

樂？顏子於此，非特忘富貴而貧賤亦忘了。此

人所以難視之，弗堪而回則不改也。所見到

此便是樂矣。

川伊程子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不改者猶大

火中真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而松

相自有和氣乎。

橫張子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所同可

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

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

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而知其非意誠

心正不能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曰：若顏回者在陋巷

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

及而後世更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

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蘇子瞻曰：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

安其實而樂之者。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

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

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

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

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

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

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楊廷秀曰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樂堯

舜之憂一簞食一瓢飲不足以憂顏子之樂

又曰稷契伊尹以用為達孔孟顏子以不

用為達 又曰能為顏子之貧而樂則能為

周公之富且貴而不驕矣 時子

顏子卷之四

顏子卷之五

知十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 論公治長 胡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

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

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

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

又重許之 朱子曰愈勝也一教之始十教之終二

者一之對也顏子明處所然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
而知因此而識彼與許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論先進

朱子曰助我者予夏之契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

然其辭若有餘焉實乃深喜之

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聞東野畢 御定公者

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 不暇而

去公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証人也三日收來

許曰東野畢之馬佚而驟也兩服入于廐公聞召
回至曰前日竄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
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術體正矣步驟馳騁
朝禮畢矣朝音朝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
求馬不已鞭策不止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
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鳥

人所困則必啖人此下以類推 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
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
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晨與顏回侍側
聞哭者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
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別離者也子曰
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
成將分子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
謂其往而不返也回切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

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奠與之長訣子曰回
也善於識音者矣 顏回問於孔子臧文仲武仲
孰賢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稱聖人而身不免
於罪是智不足稱也 武仲為季氏廢嫡立庶為孟
氏所讒出奔齊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
也 武仲敗於邾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休儒是使
休儒休儒使我敗於邾 夫文仲其身歿而言不朽
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
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不展禽知

抑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置六闕新置六闕以稅
行者 妾織蒲 席 三不仁設虛器 大夫不蕪龜記於
山節藻梲 綴滌祀 夏父弗忌瑯瑤公於閔公之上
而不禁 祠海鳥 美居止於魯東門文仲祠而合國
祠之 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
其難 齊莊公與之田 莊公將有難而不受 智之
難也 夫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
順施而不怨也 夫 不順不怨為廢嫡立庶武仲所
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

施當當順其事怒其施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孔子謂顏回曰

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 莫之

為也何居為聞者益日思也夫為聞益日有所而

后言者 顏回篇第十八

師友篇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子墓而

后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禮記下 鄭氏

曰無君事立於孝哭哀去也展者視之居者主於敬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祀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泰伯 朱

子曰校計校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

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張子語曰顏子之心超然遠

去淵然深藏既不得而動又不得而窺天理昭明人

欲消盡維其身之德行且不見其有况祀死者乎

子之心如明月之珠內外通徹盡則光充於內為象

俱入而不留也夜則光滿于外羣暗皆明而不隱也

家語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

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語吾不知其仁人也不

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夫顏回第十八

孔叢子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

蓋親是非胥附乎論書篇

揚子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或

問世言鑄金或曰吾聞觀君子者問

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

淵矣或人蹴爾曰問鑄金得鑄人 晞驥之

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

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

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

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學行篇

或問淵焉之徒惡乎在曰寢寢伏人不知

或曰淵焉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湯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言得聖

人而師之如攀龍鱗以飛天附鳳翼以冲霄

揚發揚也 淵焉篇

李蕭遠運命論曰仲尼至聖顏冉大賢積遜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張子韶曰聖人於資性遲鈍者尤加意焉蓋疑多則問多問多則答多詳復周旋萬理自判使後世雖不見聖人覽其遺言猶可沿流而知源自禁而知本也使孔門皆如顏子則天下何望焉故天下後世深有賴於樊遲之疑甚不願如顏子之悅也

愚按論語載顏子唯二問晦庵謂顏子生

平受用克己復禮四字為邦之問顏子事
事去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
而告之今觀群弟子非不問仁夫子何嘗
告之以克己復禮之道非無問政夫子何
嘗告之以四代禮樂之事然則顏子有不
問問則必得聖處顏子如不問後人安知
聖人妙處其不幸者顏子之寡問其至幸
者顏子之有二問也

在厄篇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先進篇 朱子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又死也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馬路出陳蔡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瘵慨

絃歌不裏顏回入子曰吾道非乎不行也 奚為至於此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取也夫子何病焉乃見道大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此一段史記與家語小異今依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贖貨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

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自稱
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
貢以所飯告孔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
云不以疑也其或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回
曰嚮昔予夢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
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回出
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而可也
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在厄第二十一篇

荀子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
無所辟之 音僻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
而不稱其所短唯唯而已者誹也 唯讀曰唯
聽從之兒常聽從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
誹謗也 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言詳辨博而見窮處者由於好毀訾也欲求
其清而愈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
愈上声 大畧篇

天年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子罕
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
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朱子曰顏淵既死而孔
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
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
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朱子曰椁外棺
也請為椁欲資車以資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朱子曰孔子言鯉之才雖
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
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噫傷痛声
悼道無傳者天喪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朱子曰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比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朱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歎不如葬經之得

宜論先進篇

家語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

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回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仁焉七十二弟子解第

揚子或問壽可蓋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

曷壽之不蓋也曰德故爾不朽也如回之殘

牛之賊焉得爾君子篇

新編顏子卷之五

類附學顏

源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

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

若撻于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志學篇朱

子曰顏淵居陋巷簞食飲水人

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伊尹耕莘野粟

然一匹夫爾乃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明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

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遠如愚有自

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

亦時然而已仲尼天也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伊

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

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

不錯須是學顏子

陳瑩中曰顏子上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

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
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
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
顏子則不敢當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
顏子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不肯
與之語則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
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
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
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居房屋之中四面皆墻

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訓小學

軒南張子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
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
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
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
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人之學其大畧亦
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
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

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故予願與同志之士
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
卑近不遺於細微待以積密而養以悠久庶
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矣

庵朱子或問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二
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
家身上討語錄

漢黃叔度隳然其慶順淵乎其似道人以為
顏子 本傳荀淑謂叔度曰子固似顏子問曰

見吾叔度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
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
憲不得似顏子畢竟是資稟好顏子不是箇
表善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
告以四代禮樂

宋程伯淳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人以為
顏子 陳瓘傳范滂夫與陳瑩中論顏子不遷
怒不貳過唯伯淳能之陳蓋不知也謝曰士
長東南不知有伯淳為責沈文以自欺

或問未子明道可比顏子否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修來檢判處孟子却不能到

明程子顏樂亭銘曰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
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
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
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
堙而北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
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以良價

而得復善開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滌而
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
世之下顏居孔作威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
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
學其何可忘為孔周翰作

呂與叔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
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
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

作我蠱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愆昔焉寇讎今則
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篋安取其
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一
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羅仲素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
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類有顏瓢一味長
顏樂齋

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送
劉戶曹

先祖李公諱時顏字伯淵優於理
數之學翔洲國書院教淑生徒成
材者數百以先賢前六說及二事
二銘二詩書于齋之四壁常切玩
心今用附刊 孫純仁顏首拜誌

卷之五終



顏子五卷元李純仁編類子古名考書其系系輯
自他仁指此書晉蘇者有系卷言書目及國史
經一考志此後不見朱氏藏書也入洪濟巨浸中存
此類本不從在梁四封之功佛無類子列身錄
達左編本見初宋按前書志孫氏序初國初未
他仁五海類子而亦其其正知徐賢在此存以
徐姓所書氏然其信是の号中乃有孟子再何
妄修可矣知其所辨之知印依遺前人也也是國
書日中亦有類子列入儒書与於萬書同著錄
蓋是別本也此書其書一卷



一多一多月絲作四月全言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序

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
自隋唐開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
林同而竝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譜引中庸一事史
漢注引中庸兩事文選注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
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梁沈約謂
今小戴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類別皆取諸子思
書中斯言洵不誣矣其書唐代猶盛行文史家類書

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
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存太平御覽采
取頗多而條稱子思條稱子思子一部書中稱謂錯
雜豈其所引子思語別見於它書與然檢諸古籍多
目為子思子則輯御覽者人各異題初無別於其間
也意林載子思子七卷南宋以後七卷本已難獲而
晁公武猶及見之其季遂以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

三五

見所見者汪暉輯本執文攷證云今有一卷皆取諸孔叢子非本文即據汪輯而言也汪輯凡九篇內篇割裂中庸文分天命篤魚誠明為三外篇刺取孔叢子書有無息胡毋豹器服魯穆公任賢過齊六篇所輯踳駁本不足傳令并此而亡之近時輯子書者以嚴鐵橋馬竹吾書為巨觀而皆不及子思子非六合內之大憾與初以周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內有是

書所輯皆古人引子思子語其單書子思者別見於後孔叢子所載不濫及焉近染寒疾已踰一載時思舊輯疏漏宜重董正而精力不逮爰命南菁講舍諸生廣為搜羅復得若干乃加注焉而寒熱時發功有作輟凡四閱月而後歲事以中庸系德義記緇衣坊記之有篇名者為內篇凡五卷漢魏唐宋儒書有引述子思語亦竝香輯檀弓引見七事孟子引見三事

雖或系後學之傳聞而語著經典即非出諸本書而輯逸文者自宜據補總曰外篇一卷孔叢子雖贗書而售贗者必參以真其術方行若槩以贗不能售也魏晉時子思子具存作偽者欲援以為重錄其真者必多王肅家語其故智矣若盡擯之不已矯乎凡引見五十二事別之曰增錄又一篇都為七卷時襄輯逸文者顧鴻聞曹元忠胡玉縉將元慶達李林之祺

之功為多云歲在柔兆涒灘相月黃以周哉生識

子思內篇卷之一

中庸 漢高帝鄭玄注 定海黃以周輯解

國賈遠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他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此語出於豐坊本不足據而自坊以壽如學齋估畢纂古小學講義三經見聖編樗齋漫錄等書皆以大學為子思化則其說固不自坊始也然漢唐諸儒家並無此言終不微從謹以中庸篇為首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化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一篇其說此篇之義與抑別一書與今未

思

三

可知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民所受天地以生是性之體也其用之在人謂之庸庸常用也其字从庚从用用中為常道天下所不變易也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天謂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絕句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五行配屬屬土信說如此後人改屬智水信土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章句兼人物以言性其門人劉季文辨之

天以是氣賦於人而理即具於其中烝民詩所謂有物有則初無理氣之可分也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則天命者命此中謂之性者性其中也中為物之則故傳又曰是以有動化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孔子曰夫有物必有則即率性之說也性稟五行之秀氣其存諸內者曰仁禮智信智之五德亦曰五性其見諸外者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常亦曰五達道道之推廣於家國天下民人者曰禮樂刑政其教也脩一化修下同此三句為全章之綱領下皆發明此意

思

二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見乎隱其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道猶道路也出入動化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化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盡肆其情也若有佔一作聽

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

因此承上率性之謂道言之道出於性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具此性性不可離亦安可離道不可者警戒之詞非言道體可離非道又反復申明率性之謂道之意君子於不睹不聞之地猶戒慎焉恐懼焉是道無須臾離之實功其見乎隱二句又申明所以戒慎恐懼之意凡人祇知不睹不聞隱耳微耳不知此隱微中人屬爾垣鬼爾室其為顯見其是過焉故君子必慎其獨獨者不睹不聞之地慎即戒慎恐懼也注意如此朱子章句以戒慎恐懼為靜存天理之本

思

三

然慎獨為動察人欲之將萌隱較不睹聞為有迹微較不睹聞為已著當時呂子約頰病其破碎支離然章句用意精益求精而鄰於支離者有之此注別有深意未可厚非存參可也釋書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因此承上脩道之謂教言之教施諸人道先脩諸己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時情涵於性性者民所受天地之中故謂之中用其中自無並戾故謂之和下文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則達道猶庸道也和為天下之庸道此中庸所以謂之中也夫聖人自誠明容有不待思索自合乎中和者其下率性而行於道必有過不及則未發已發時時求其中節而脩之不能不用思索所謂自明誠之教必先脩乎在我者也又以此道推而廣之於人致中於未發而思喜怒哀樂如何得其節致和於已

思

四

發而未喜怒哀樂如何合乎中至天地得其位萬物被其育中和之極致即脩道之教之極致也然則未發時無思索惟自誠明者能之誠者不思而得也自明誠即孟子所謂思誠者未發之中未有不由思索而能得者若謂一思索便甚已發則未發時無所喜怒哀樂也何以見無過不及之中乎已發時方思索則喜怒哀樂至此才有主張何以見中為大本乎說詳所著經訓比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思此引夫子言以結上文而又一再引申以致反復丁寧之意也下文子曰皆仲尼言故首著其字且以明戒慎恐懼之慎獨即君子之中庸也孝經疏載劉瓛引張禹云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張禹之意首標仲尼舉中和之聖以示極則亦備一義子思既引夫子言以結上意又申

五 子思子

其義曰君子之中庸也以其人為慎獨之君子而又能隨時用小人亦自以為中庸也以其人為反中庸之小人而初無所忌憚也然則中庸以戒慎恐懼而行以無忌憚而滅子思一再咏歎其意深長矣注容貌君子容貌小人亦以戒慎恐懼無忌憚為說釋文云王肅本化小人之反中庸也非

右一章再三節揭中庸之節目為全篇之綱領後一節反結中庸之德非戒慎恐懼之慎獨君子不能行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願人罕能久行
思特揭中庸鮮能以領下數節之意明民之過與不及之多也注以能久連讀即下不能期月守之意近讀皆以鮮能為句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會也鮮能知味也

思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

思首言道之不行承上民鮮能久言之而不行由於

智不明由於賢者智者自恃其識之高而從事瑣碎反有乖於體統以致道終不行賢者自恃其行之端而舉事疏闊不復講求於節目以致道終不明至於愚不肖之不及一則以昧惑失事宜一則以利欲令智昏宜其不能行道明道矣然賢智愚不肖於道有過不及豈能出人倫之外哉故曰人莫不飲會飲會之過反變其味飲會有所不及不知其美故曰鮮能知味莫不飲會孟子所謂終身由之是也鮮能知味孟子所謂不知其道者眾是也俗儒不解經意將不行不明字互易再後大謬鄭注發明中庸為崇禮之

書於未發之中注云中為大本禮之所由生於此章注過與不及又以為唯禮能為之中奔溯未發時言中居禮先後據已發時言中又見禮後春秋傳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禮義之則是辨說所本仲尼蒞居論師也過商也不及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是後說所本經及注多激辨激後之語讀者會其通焉可也

右二章明中庸之鮮能由過不及之多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閱無明君教之

思

七

○道即中庸此又特提中庸不行以領下數節之意其病在子智自雄者不能擇又不能守故舉舜回以示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擇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邇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

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

也疏云言法受禪成功曰舜仁義盛明日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

○兩端承揚善言謂善言之參差者故注以為過不及唐虞相傳曰報中夫子申之曰擇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則報中即中庸之義庸者用其中為常道也注意上節道其不行閱無明君教之此舉舜之擇兩用中使其民無賢不肖皆能行之以示明君教民之極致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言其實愚又無恆

○罟之好問察言尚不致自謂子智子智自雄者皆妄人也罟罔之總名獲謂柁郭陷阱謂陷之弓陷阱謂穿地書疏據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其上

思

八

防其躍而出也禮疏堅地阱淺故又設柁郭於其中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周禮疏阱穿地為塹者深則不須別設柁郭獲堅地不得深故須柁郭柁郭者豎柁於塹中向上郭郭然說文阱陷也从阜从井會意或作甬从宀期月而一月也字本作稭說文稭復其時也期朝謂一朝復期月謂一月復期季謂一歲復或依論語集注訓為旬一歲之月非狄惺吾云顏子僅能三月不違仁而此乃責其不能一季守不亦過乎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困拳拳奉持之兒

困此承上不能期月守言之弗失之自誓之詞

右三章舉舜回之能擇能守以為子智者戒能擇者大智能守者大賢子智者愚且不肖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費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困言中庸難為之難

困此又揭中庸不可能以領下數節之意子路問強節為均國家蹈白刃者示以則彙隱行怪節又為辭

費祿者定其節顏子服膺弗失尚不叙自謂可能謂

中庸可能者無忌憚之言也蹈鹽鐵論引佗冒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大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困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詞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故君子以下此抑女之

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

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兒塞或佗色

困南方寬教志在均國北方衽革志在蹈刃皆自以

為中庸而實非中庸必如君子之中和不變斯為均國蹈刃之極則塞與塞通故注訓為實說文塞實也

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塞塞與色音相近故或佗色無義故注不從矯荀子臣道篇注引佗摛

子曰彙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

困彙讀如為一佗 攻城攻其所係之僂僂猶鄉也言方

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佗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

隱行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僂也道不費則仕

困彙如字彙隱謂以隱為常注讀為僂謂方鄉隱身

漢藝文志論神仙家引佗索隱謂來處幽隱義於相近與易傳之索隱為學術淡遠辭異平彙鄉隱而行

詭譎以佗後世之名是其未見知之心甚切也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相反故聖人不為遵道而行非

乘隱之行怪者矣故謂之君子而身方遵道行世倏以君使不得志奔命亡走亦非終事而退之義吾弗能已所謂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是也表記事君慎始而敬終注云輕交易絕君子所恥亦此意也半廢對繁隱而言與論語表記中道而廢為學問暫時休息者亦異易文言傳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不悔猶无悶也身處遯世亦依中庸而無所怨尤於其閉斯合聖人之道此非以遯世為聖也亦以於道有拂而身乃隱耳道不拂則仕是所謂依乎中庸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健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七字連讀乘隱半廢皆不論道一拂志即辭廢祿悻悻而太是亦諉託乎中庸而實非中庸必如君子之道拂而隱乃為辭廢祿之極則

右四章舉中庸之道為均國家陷白刃辭廢祿者示以極則通考數章讀之中庸之道在慎獨賢智俱不足恃惟能虛心以擇服膺以守而後出而應世入而遯世乃有合於聖人之道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淵與讀如一本為贊者皆與之與土昏禮文音干言匹夫匹婦愚百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憾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憾焉況於聖人能盡倫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察猶善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鸞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善明於天地也造端乎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能

及其至也聖人有不能俱就匹夫匹婦言至謂其知行之極至匹夫匹婦雖屬愚不肖而其知行極至之處自有聖人不知不能者而聖人卒以其與而有知以其能而有行此君子之道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也或記說至為造化之理道體之極或兼說大初以上六合以外或說不知如同禮問官之類不能如堯舜病博施之類皆非經指釋文憾本又作

感憾感皆後起字古文化憾人有憾於天地謂其才性之偏至愚不肖之極致處皆其偏至者也有偏至即有憾惟君子能知天地之化育又能盡愚不肖之知能故說天地之大事有天下載籍所莫能載者可謂博矣說世間之小事嘗得匹夫匹婦之與有所知能有所行天下方技莫能為之破可謂精矣其參贊之功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不順化育之自然俾人物各盡其性故引大雅旱麓詩以物性之得所證其上下之昭著此君子之極至所以贊天地而不憾天地也查本又作戴同說文作鴛上下察即察乎天地

思

三十九

察謂昭著毛傳用中庸語以為詩之本義鄭箋易傳非也此注所言自當後人解此多淑詭元眇之言更不足信 又案旱麓詩與四月篇反對彼云匪鶉匪鴛翰飛戾天匪鱸匪鱗潛逃于淵箋云言鶉鴛之高飛鯉鱗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鴛而高飛非鯉鱗而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與亂政故知四月四匪之失性為與亂則知旱麓之鴛天魚淵之順性由在上之德化所致矣潛夫論德化篇引此詩而申之曰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說豫此古義也

右五章明愚夫婦之極至猶有憾於天地而君子之知能能贊天地而無憾尤為極至之大而其造端即在夫婦間故末四句總結上意以起道不遠人之意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案詩幽風伐柯篇柯斧柄則法則睨邪視也率性之謂道道何遠於人故引詩以證不遠然詩之所謂不遠者猶遠而人之為道未有如此其遠也何也所執

思

四

者已成之柯所伐者未成之柯雖尺寸略具而不無長短大小之差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君子之治人也即其入之道還治其人既無彼此之分且能改即止又不責以所不能是未嘗遠人以為道也如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即不可以為教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闕道之切近於人者莫如忠恕故又舉忠恕以明之中心為忠謂內盡其心也如心為恕如其心以及物也已不願勿施人即忠恕事違猶去也距也道即中庸之道也人能忠恕於中庸之道相距不遠則忠恕

者中庸之次也忠近中恕近庸內以盡諸己者主忠外以施諸人者主恕

君子之道四正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圖有餘不敢盡當為人法從禮也君子謂取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兒

圖此道之責諸己者也父君兄友之事庸行庸言之

思
謹皆忠道之不遠人者也韓詩外傳四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章句讀子臣弟友句與韓詩合慥之言慥自急較也廣韻慥言行急也字義同速速今慥字玉藻見所尊者齊慥注慥也說文速字籀文慥从疋為行之促古文警从言為言之促慥警同文是作字本義曰有言行相願之意

君子絜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絜富貴行乎富貴絜貧賤行乎貧賤絜夷狄行乎夷狄絜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圖絜皆讀為傑今注疏本絜傑二字誤倒茲依惠校宋本不願乎其外謂

恩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岳本燕布字名周禮射人賓射之儀畫布為正是也原本燕布字者以凡侯皆布為之彩畫三分之一不必復言布耳乃省文非脫簡也

思
圖此道之施諸人者也無入不自得為絜位而行之樂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不求諸人反求其身皆不願乎外之意此恕道之不遠人者也絜當依注讀係訓鄉或訓見在或訓平絜皆與其字語氣不合微或作傲譌或作僥俗

右六章明忠恕之道不遠人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圖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

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闕辟者譬之偕本亦作譬詩小雅常棣篇耽詩作湛鹿鳴和樂且湛毛傳云湛樂之久也帑本化孳釋文云帑書傳及詩箋並云子也杜注左傳云妻子也燕兼及孫者案注孫字衍詩以妻帑並言是帑亦不及妻凡家道之乖多由妻子之先自睽今以妻子燕睽心致兄弟之樂且久是能宜其室家而順其父母矣此以卑高為文妻子卑於兄弟父母更高者百注以兄弟父母為遠於義難通疏乃添說遠人經外支詞矣

思

右七章言順父母先合妻子為登高自卑始更因

父母而推及鬼神廟郊之祭為行遠自邇始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儉之見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譬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闕鬼神者天神地示人鬼視之聽之者人體物亦謂

人以心體之也不可遺謂不可遺鬼神與不見不聞亦一律注訓為鬼神體物因破不可遺為無所遺未是爾雅洋洋思也先君子傲居集曰鬼神之盛人視之不見安殺不見而遺之人聽之不聞安殺不聞而遺之人以心體物知其不可遺則不可度矧可射乎義較注為碣實詩大雅抑篇射厭也釋詁文字讀為敦振鷺在此無教三重章亦引作射誠之不可揜謂鬼神為德無微非顯厥祭祀者能誠之自有不可揜如此誠謂不可射不可揜即不可度之意如此夫贊

思

鬼神之神之盛注義誠之亦就鬼神說申之者遂作

元眇虛靈之想非經指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名令聞也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壽皆由其本而為之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載各本並講猶殖也或講為植培益也今時人名

艸木之植或為曰栽築牆太版亦曰栽栽或為茲亦
作覆敗也憲憲興盛之兒佑助也

國祭法有虞氏宗堯謂宗祀五帝於明堂以堯配饗
此宗廟饗之謂舜自饗其宗廟說詳周氏辨正合四
海之權以盡事親之道是謂大孝舜壽鄭注尚書謂
生三十季歷試二十季攝位至成五十季舜季一百
歲與史記本紀合偽孔本以二十在位為三十未是
詩大雅假樂篇嘉毛詩作假借字憲憲當依毛詩作
顯顯注訓興盛讀為致右憲左之憲音義同軒申重
也民以百姓言人以百官言論語脩己以安人脩己

思

五
三
九
九

以安百姓與此同 又案古人栽種之栽用載載有
生植之義自漢以來經典通用栽字而載生之義轉
隱說文栽築牆長版也本無生植義故注讀如文王
初載之載明古人正音也載猶植植謂生植或从木
化植非釋名釋天載生物也琴賦披重壤以誕載兮
注載生也是其義今時人名艸木之植曰栽通時讀
也植謂植太取築牆太版之植通之未免迂遠故注
分別明之載或為茲者載茲同屬之哈部載从戠聲
詩下武昭茲來許東觀漢紀作昭哉說文茲艸木多
益也从絲省聲多益者蕃殖之義較用植版之栽於

義為勝鄭取時讀之近者故從栽字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化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季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賢賤一也

思

三
三
九
九

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命聞父子相
成唯有文王纘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誓之誤
也齊人言殷誓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
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未猶老也追
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
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成者之
喪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
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
降柱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
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者乃服之也承

葬祭說期三季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

變

鬻緒者統之恐而未竟者也說文緒絲端也壹戎衣

書康誥化燹戎殷惠氏云鄭讀從康誥古依字作身

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為身聲如衣也呂覽權勸

篇云親郭如夏高注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

曰衣語與注合或讀衣如字謂一著戎衣孔疏已駁

之或依康誥文謂燹大殷戎大也別一義末注訓老

據文王世子篇武王八十三為諸侯八十七為天子

故云老諸書述受命多異說當以此為正道王三王

思

據書金縢禮大傳是武王事此乃屬之周公故注疏

以彼為改號此為改葬其實文王之王自在追王大

王王季之葬據大雅綿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

自見而大王王季之王雖在武王之時其事蓋周公

實贊成之也改葬之說辨人多疑之然周官冢人掌

墓地各以其覆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是葬之隆

殺在邱隴大小高卑與所樹之木或松或柏之多寡

是可改者矣若謂并棺椁而易之慎矣王制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

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祖父若喪中之祭虞祔練

祥仍從死者之覆其說依據小記禭記是也期之喪

達乎大夫注以諸侯猶服期故據旁親之降在大功

者為文其實天子乃絕期天子為后期包於三季之中詳見本疏此當

依白虎通義喪服篇作替之喪達乎諸侯為是三季

之喪不盡父母故下又以父母之喪別言之父母之

喪無賢賤明其餘三季猶有變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賢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放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蕪毛所以序

思

齒也踐其依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涓脩謂掃蕪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

設之當以授尸也時會四時祭也序猶次也爵謂公

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

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其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

中以齎為佐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放酬下

為上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饌

於其長也建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至燕親親也齒亦季也踐猶升也其首其先祖也踐或為繼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示讀如寅諸河干之寅寅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廢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宗器注以為祭器是已然據周官典庸器文則庸器於祭祀亦陳也又據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鎮天球弘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則玉鎮寶器亦陳焉攻章句者以為

思 三

赤刀天球諸器於大饗及大喪陳之不陳於祭祀亦失攷裳衣亦當如注說或以為魂衣設之神座者尤杜撰公粟注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時會謂四時之新會如薦麥薦黍及薦韭薦櫻桃之屬章句春行羔豚云云乃煎和衷味非所以享神明者也昭穆以子姓言子姓之燕齋者俱去於阼階之東鹵面北上昭與昭齒昭畢及穆穆與穆齒穆畢又昭與昭齒如初俗解序昭穆于室中以太祖及祭者之左右分之大謬事為祭祀之事俗解以序廢序事專主異姓亦非公族之

序廢如外朝序事辨賢宗人以官授之注引文王世子文正見此以同姓言也旅眾也酬導飲也特性禮旅酬兄弟弟子一人舉觴無算廢乃有賓弟子並舉觴之禮經意所重在同姓故專舉旅酬凡旅酬欲神惠均于在堂故以尊酬卑謂之下為上注欲明逮賤之義遂以無算廢指旅酬中非謂舉觴于其長為下為上也無算廢時神惠均于在庭執事者專與飲酒不執事者不與故以有事為榮有事謂助祭之輩有司亦非以舉觴為有事也遠釋文化還爾雅釋言曰逮逌也赫釋漢石經公羊碑祖之所逌聞今本作逮

思 三

義毛謂祭畢賜廢之禮祭統第九倫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故尋以毛為序不然穆之毛有諭于昭者矣將祭之位在堂下阼階東鹵面行禮謂行祭祀之禮也踐或作續續踐古通詩崧高玉續之事釋文引韓詩化踐是其例奏樂有二時一在降神每一在薦獻後所尊謂祖廟所親謂子姓禘嘗謂大禘嘗非時祭也大嘗即禘祭示古視字仲尼燕居篇化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注讀如寅諸河干之寅以為誓之語讀如當化讀為詩鹿鳴箋云示當化寅

右八章發明鬼神之神之盛承祭祀者洋洋如在

自知其德之不可掩因及舜之大孝文武周公之
達孝以明祭祀雖屬幽隱而實中庸之道故以示
諸掌結之 又案達孝章所敘亦依祭祀節次言
之也李厚庵云潔治堂室陳設器物備具籩豆皆
預期之事也敘羣廟昭穆之主此句辨助祭賢賤
之班授奔走執事之職皆方祭之事也飲福酒則
酬於階綏後祿則奠於寢皆祭將畢及既畢之事
也凡此皆春秋時祭也下宗廟禘嘗之禮與郊社
並稱則并包大禘大嘗之祭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敬政地道敬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恩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恩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恩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方版也策簡也敬猶勉也樹謂植艸木也人之無
政若地無艸木矣敬或為謀蒲盧蠖謂土蜂也詩
曰螟蛉有子蠖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
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

於桑蟲然為政在人在於尊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
君乃能身人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
言今本作存問之言在下位十四字其屬在下著脫
誤重在此

方版策簡以木竹分之聘禮百名以上書弓策不
及百名書於方以大小分之則策大於方而編諸簡
為之簡一札也又小於方敬一作謀敬謀古通用字
洪範聽化謀謀與敷同何晏景福殿賦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義即本於洪範蒲盧亦名蒲贏見國語毛詩
佗果贏亦佗贏贏毛傳果贏蒲盧也故注以為土蜂

說文所謂細要土蠶是也或據沈括說蒲盧蒲葦也
或據埤雅說瓠之細要曰蒲盧皆異說之不足據者
蒲盧喻其速瓠葦之生皆積月桑時果贏之化不過
七日與引譬之意為合俞氏云此承人在政舉而言
文武之政不能自舉而必待其人如蒲盧不能自生
而必待桑蟲之子也此說與注意亦異脩道以五性
日以仁者省文仁从人二古文作忝左傳參和為仁
與字義台大射儀指以耦注聘禮每曲指注公會大
夫禮賓入三指注並云人偶為二人參和之義周官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

萬民仁从人二三亦耦也故以相人偶訓之偶亦作耦故君子以下又承上申言之修身以道言事親以親親為大言知人以尊賢為大言知天以禮所生言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典禮者下文所謂五達道三達德是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好學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知斯三者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為基

昆弟與兄弟渾言通析言別昆弟者同父兄弟也卷服經傳以昆弟為同父之定名故異父者必加從祖從父從母以別之兄弟為族親之通稱其異姓者

謂之外兄弟或泥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遂謂大功以上可稱昆弟異族亦可稱兄弟誤矣所以行之者一也者達德分為三而所以行此五達道者同也王懷祖據史平津侯傳漢公孫弘傳引用經文無一字以為上云所以行之者三此云三者所以行之文義相應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而誤然泐言孝至篇云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是揚子所見本已有一字矣生而知之者知之至也學而知之者所謂好學近乎知者也安而行之者仁之至也利而行之者所謂力行近乎仁者也好學力行亦勇之至困知勉行者

注謂能恥不若人斯其為知恥近乎勇者乎下即接以故曰好學力行知恥之三近是其文義之相承也自魏晉間故曰誤化子曰王肅家語改竄其文為一問一答遂致一氣之文使之闕隔茲依史平津侯傳漢公孫弘傳訂正好學史漢兩傳並作好問說苑建本後漢馮衍杜密傳注並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起下辭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去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太讓遠色賤貨
而資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
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國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不惑

三三也

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
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
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
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
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
為餼餼稟稍會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
上其會

國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遠人謂商賈行旅忠信
重祿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聘禮記如其饗既之
數注古文既為餼說文既小會也氣饋客之芻米也

或作槩又作餼既與餼別故注云讀為稟或作廩為
倉向之或字注訓稍會是作稟不作廩也說文云稟
賜穀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稍會餼稟皆謂
卓米餼非牲體周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以節送
逆之是往來皆有符節非符節專屬之往也又云治
其委積注云從來至太設之於道是往來皆有委積
非委積專屬來也繼絕世謂其世已絕而別太其後
舉廢國謂其國已廢而復太其人為君周制朝聘之
時說各不同賈逵服虔以歲聘開朝為朝天子之法
三季聘五季朝為諸侯之自相朝崔靈恩以歲聘開
朝為朝霸主之法三季聘五季朝為朝天子賈服之
意在彌縫左傳崔氏之意在彌縫王制鄭據大行人
文以為周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
朝王制三季聘五季朝為文襄之霸制左傳歲聘間
朝之屬說無所出所以行之者與上三者天下之達
德節同一也者謂所以行五達道者知仁勇所以行
天下國家之九經亦知仁勇是與上所以行之者同
也故上文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注
訓一為豫章句一為誠章內三一也分作兩解未是
右九章首言仁義禮為脩身之道終言知仁勇為

三

三

脩身之基總之皆達德也故所以行五達道者此
三達德所以行九經者亦此三達德

凡事豫則大不豫則廢言定則不貽事定則不困
行定則不疚道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
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

困 踰躓也疾病也人不能病之獲得也

圖 凡事貫下而言豫者所以誠之也諸言有道皆事

之豫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恰其劫反禮作恰俞氏云

老子將欲偷之釋文引顧注偷閉塞也偷即恰字言

定則不恰謂不閉塞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
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

圖 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
有大至誠博學之以下此勸人學誠其身也自由也
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
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
則必有至誠

圖 注意此因上節說明善誠身而廣言之有合天人
之道誠之者孟子他思誠者見誠者有時不思而誠
無間斷誠之者非學思無由入誠也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善解判天人分聖賢是已而下即繼

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語意與及其知之成功一

也同兩則字語無軒輊此正子思子望學者當誠明

交進合性教而為一說詳先君子微居集中

右十章首言誠身當豫明善遂并及聖賢有誠明

之分復望學者知誠明之合以明首章情道之教

即本率性無二道也韓退之不取過論引自誠明

兩段聯合黎太武中庸分

章吳澄中庸綱領俱從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

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育謂聖人受命在王佐致太平其次謂自明誠者也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圖上章誠明有性教之分聖賢之別此章於誠之中又分至次可見至誠亦性教交進不可盡然分聖賢也其次非指自明誠者章句謂為凡誠有未至者而

思

畫

言是也曲即孟子所謂四端之端在心為端在物為曲禮器曰人官有能物曲有理致者擴而充之也由其曲之能誠擴而充之則形著明動此為自誠明顯然矣章句云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尤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又見其成功一也

至誠之道可以壽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困可以壽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壽亦先也禎祥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圖孔疏云國本有今異曰禎如赤本無今有曰祥如鳳是釋文云妖孽說文化袂翼云衣服歌謠艸木之怪謂之祲禽獸蟲蝗謂之蠱一本平作於狄氏云見乎著龜二句宜兼善惡言動四體如視精行端目動言肆之類是也注仍主卜言固非章句單及不善亦未密

思

畫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賢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困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誠之為賢言實至誠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圖誠者成也人能自成其身而道亦無不自身道達故曰成己誠者物之終始謂誠者能終萬物始萬物也故曰成物誠道不須分人物兩自字不化兩解此

皆注義之勝於時解也章內所言皆誠者事不及誠之者誠之為貴之語詞無義注謂賢至誠亦是成己為仁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也而推成己之仁以成物兼運以智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就學教對言自應學屬智教屬仁大文固各有當也然即此以觀則成己仁自有智成物智自有仁此仁智為五性之德而誠合內外之道也若分仁內智外失性之德亦乖誠之道矣時措之句宜也句或作一句措之宜連讀

思
重

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徵猶效驗也徵或為微不見而章三句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

○徵微形聲俱近義以化徵為長微達也達則悠遠不見而章數句皆至誠之達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一本亦作壹可一言而盡者下文所謂其為物不貳是也不貳者其誠故注云要在至誠今夫天斯昭

思
美

昭之多斯指目所見而言故特云今夫今夫者今彼也夫猶彼見據目所見者不過昭昭之多計及其無窮之極處日月星辰繫於此萬物覆於此焉猶於此也下三段放此一亦據目所見而言猶云斯也皆以證為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之義非謂天地山水亦合少成多自小致大也斯昭昭一撮土皆狀其少之詞而云之多者多以所見之外言已伏無窮意若一限定其少致辭有害於意矣李申者云日月星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宗動天繫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參

以數萬倍至數百萬倍故曰無窮此以上下為言於
文義更無窒釋文昭本亦作炤撮說文四圭也一曰
兩指撮也應劭律曆志注撮三指撮之也六十四黍
為一圭四圭曰撮箕家或以百粟為撮或以六十粟
為撮說又不同地曰廣厚一本亦作廣大非嶠嶽兩
山名今嶠作華通借字釋文本作山嶽非爾雅河南
寧河鹵嶽職方氏豫州鎮曰嶠山雍州鎮曰嶽山周
京兼嶠嶽兩鎮非一山也泄本亦作洩避唐諱改江
慎修云振河海而不泄此地圓之證也水附於地而
流地能收之則地面四周有水非是木載可知矣七

思

聖
三
九
十

經攷文卷古本伯拳釋文故本亦作蛟皆古通用字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引以證至誠無息注以為行之
無已如天地山川之云豈天地山川亦由積聚而後
大乎文義窒矣不顯亦於穆之意與末章同

右十一章言至誠之道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
終始萬物不息則久純亦不已皆以德性之凝定
致之故總著之至誠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喬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因待其人然後行者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
也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
猶博厚也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輒矣後時習
之謂之溫

絜洋洋充滿之兒以道德之統宗而言優優寬裕之
兒以禮節之械著而言禮義今作禮儀非當從古文
作禮義亦謂之經禮謂禮中之大經大義故十七篇

思

美
三
九
十

如冠昏鄉飲酒燕射聘請禮化記者謂之冠義昏義
鄉飲酒義燕義射義聘義是也威儀則禮義中之節
目亦謂之曲禮春秋傳曰是以有動化禮義威儀之
則字作義猶存古至德者至誠之德至道者聖人之
道安而行之謂之誠生而知之謂之性聖人之至道
必待至誠之至德然後行然後疑此見知行之合一
誠聖之互相濟也故尊德性之至誠而必以聖之問
學自道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也盡精微非道問學
不能也極高明之聖人亦必以至誠之中庸自道所
以溫故知新而敦厚以崇禮也知新必溫故以問學

言崇禮必敦厚以德性言言此者亦以見聖人有自明而誠也喬今作驕例作喬釋文驕本亦作喬音嬌其言足以興大戴將軍文子篇與作生且哲釋文云哲徐本作知音智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佐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佐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般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禮度文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孔子謂其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佐

呂大臨云無德為愚無佐為賤有佐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佐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由故王者有三重焉呂說頗融洽而以此為三重非也俞氏據大戴哀公問五

義篇孔子以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為賢而鮮非則此反古之道謂改變先王之道也反變也別一義禮度文所賅甚廣車屬制度書屬文行屬禮各舉一端言之兩輪之閒曰軌車人職徹廣六尺鄭注又以乘車之輿廣隧濶見於記文者而定軌八尺蓋乘車兵車為廣方廣方之軌立八尺大車柏車羊車為長方長方之軌自六尺六尺之軌軌於軫八尺之軌軌於涂故鄭注遂人云軫容大車涂容乘車二者分別言之而云同軌者行軫者皆遵六尺之軌行涂者皆遵八尺之軌故謂之同軌是猶書有籀篆而謂之同文

也說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禮以制中樂以敦和作禮樂者致中和之道有其德謂中和之德有其佐謂天子論語云宋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者子思居宋久知其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如樂有桑林詩賦新宮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合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皆先王之典籍也然其可資攷徵者亦廖廖數事故論語概謂之不足徵子思嘗對魯穆公曰臣書所記臣祖之言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其此之謂也孔疏云反古之道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

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三重三王之禮上謂君下謂臣徵或為證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射厭也

四王天下謂繼周而有天下者三重上履夏禮殷禮周禮而言其寡過矣乎下對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而言也章句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亦備一義呂氏以德也從周為三重非也徵證音義俱近易損卦懲忿釋文劉作懲蜀才作證書眉征某傳徵證也洪範鄭注徵驗也疏云建太也質正也詩周頌振鷺篇射當依詩化戮厭也庶幾夙夜朝夕加勉也庶幾勉詞以永終譽漢崔駰傳引作眾譽終眾古通眾即所謂在彼

在此者是也譽較無惡無射為進矣然恐未能永也故必加勉於夙夜以永之俗解以庶幾為希幸意夙夜以永不辭未有不如此此詩辭章句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右十二章言聖人之道聖以睿知言德性之事聖人亦自誠而明而議禮制度考文化禮樂非道問學不能明是聖人亦有自明而誠者故總著之聖人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五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德度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季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辟如以下言聖人制化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山川之異異謂災異如沙鹿崩之類五始謂元

季春王正 月公即位 情亦覆也 小德川流 浸潤萌芽 喻諸侯也 大德敦化 厚生萬物 喻天子也 情或化壽

祖亦述也 魯語祖識地德 韋注祖習也 廣雅釋詁 祖法也 法習與述一義 憲讀如顯 顯令德之顯 顯章 者發明之義 注以為法度 亦通疏訓 為法明非祖述 憲章法帝王上律下襲 法天地情 憲古字通用 說文 憲溥覆照也 廣韻直以為同字 左氏襄二十九季傳 如天之無不情也 史吳世家 化憲章句云 小德者全體之分 大德者萬殊之本 川流者如川之流 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 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

思

聖

窮也 此言天地之所以為大 以見上文取辟之意 且以引起下文至聖至誠與兩唯字 語脈相貫 此其大文之妙也 注引春秋傳 哀十四季 公羊傳文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 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 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 足以有別也 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 淵泉如淵 見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 平中國 施及蠻貊 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 日月所照 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

淵言德不如此 不可以君天下也 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言 其臨下 普徧恩慮 深重 非得其時 不出政教 如天取其運 照不已也 如淵取其清 淡不測也 尊親尊而親之

至聖性至聖 謂孔子也 唯天下至聖 其德如天地之大 為能兼全五性也 聰明睿知 智之臨也 寬裕溫柔 仁之容也 發強剛毅 信之執也 齊莊中正 禮之敬也 文理密察 義之別也 五性充盛 洋溢滿中 而以時發見 亏外 孟子嘗言孔子為聖之時 又謂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 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 始

思

續

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 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 知之事也 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 由射乎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贊孔子一則曰 聖再則曰 智以見孔子為聖之時 智之大 雖至誠有所不能及 中庸首以天下至聖為言 意與孟子同 是則自誠明之至 誠有不逮 聖誠並進之為大矣 睿本又作叡 密察謂文理細密而可察識也 密察兩義 王氏訓為審察 未是節末 天覆地載之下 日月霜露 又重察言之者 狄氏云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之所不載者 日月霜露 固可得而及也 故以照

隊次所載言周髀云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
所鍾日月之所不照者又霜露所可及也故又以所
隊次所照言各句俱有倫序俗解謂舟車以下仍專
指中國蠻貊未是貊當依釋文化貉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論天下之大經太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
大本孝經也肫肫讀如一作 誨爾惇惇之惇惇惇懇
誠兒或為純純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

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釋文論本亦化論章句以為治絲之事經者理其

緒而分之論者比其類而合之易屯卦君子以經綸
鄭本化論云論撰詩書禮樂施政事此注以大經為
六藝是鄭本化經論與易注同也大經者經常之達
道庸道也大本者中道也倚之言依謂依放也學誠
者心必有所依放而後致之夫焉有所倚對下其仁
其淵其天言之明其皆所自有也肫與惇純古字並
通詩之惇本作諄亦作諄士昏禮賸一肫少牢禮作

賸一純是其例苟誠也固嘗也周語固有常也呂覽
不易謂常繫也誠非常繫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能
得注

知言唯孔子之至聖乃能知此至誠之道以見孔子
之至誠與自誠明之誠亦有不同故曰唯天下至誠
右十三章贊孔子有至聖之明并有至誠之實首
稱仲尼明章內所謂唯天下至聖唯天下至誠總
歸仲尼一人與壽誠聖分章有不同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
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
不愧于屋漏

釋為綱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綱裹之為其文章露
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
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暗末察
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孔甚也昭明也言
聖人雖隱居一本作遁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
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相視也
室鹵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猶不愧于屋漏

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圖人必以文明為惡非中庸之道也中庸非惡其文惡其文之簪耳箸者表著於外而內無其實如小人之的然日已是也君子內文明而外純樸如錦衣之尚絅愈闢而愈章猶潛伏之孔昭也尚絅尚書大傳作尚黼黻本化類詩作裝衣玉藻注引詩衮衣說文引詩綵衣此詩衛風鄭風凡兩見皆不化尚絅蓋詩本化衣錦絅衣子思子以義易之如引詩伐柯伐柯以義易之曰執柯以伐柯孔叢子孔臧與子琳書引作操斧伐柯與此正同古人引書往往有代用訓詁

思 皇

之例也引小雅正月詩以證闢然日章之義昭詩作炤又引大雅抑詩以證內省之不疚愧本亦化媿皆古通用字此節大指言君子之闢而章如潛之昭又言君子不疚亏內省故無惡於人之所不見無愧於神之相屋漏此皆率性之學即首章慎獨之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圖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不顯

言顯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謂諸侯恫之也

圖上詩商頌烈祖篇下詩周頌烈文篇奏詩化醴俗字假大爾雅釋詁文字當化假此節大指言君子不言動而民敬信如奏假之無言又言君子不賞怒而民勸威為刑其不顯之德此皆情道之致中和之致也不顯靜穆之意謂不賞怒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警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思 皇

圖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輿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百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間其習習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圖游敷飾文章昭顯以至誠之見乎外者而言此節言其德性之植諸中者篤恭言其敬之至亦其誠之至未嘗以幽眇淡遠為至也詩大雅皇矣篇不大聲色尚非篤恭之象故孔子謂以此化民終屬淺末不

若大雅烝民詩德輶如毛為近之德輶猶曰德車輶
 車之輕者毛讀為旌旄之旌旄者旌竿之毛也故字
 又化毛曲禮曰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旌車重遲結
 旌車更輕捷凡旌旄為斯人之標識所以旌其明德
 也旌而結之取不顯惟德之意故語其德車之輕捷
 謂之德輶語其德化之不顯猶德車之結旌祇見其
 旌而已然結旌雖曰不顯猶有倫類可比不若大雅
 文王之詩言化民之神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
 為篤恭之極至荀子彊國篇引烝民詩以為積微之
 義王符潛夫論慎微篇釋詩義亦同微者不顯之意

思

案

卷之七

日徵同例學者不達彼此輒改無一當也
 右十四章再言率性之功歸本於慎獨後言情道
 之教歸功於伋育與首章之義同特首章詳敘其
 功用此章歷言其效諒爾

思

率

卷之七

受業鹽城邵鼎聲校

子思內篇卷之二

彙德

定海黃以周輯解

同言而信則信在言苟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後漢王良傳論引語曰注以為子思子彙德之言下二句依馬總意林一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四百三十增

意林御覽並以此為子思子語與後漢書李注合意林無同字民遷化而遷淮南子穆稱訓取此文如化化而化徐幹中論資驗篇引此文化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與御覽同凡意林輯錄諸子皆依原書次第彙德篇此言意林別第三條表記文別第七條

思二

三

次文別第八條則彙德篇在表記補次并斷然可識矣又穆稱訓引此文而申之云此以情先之也動乎上不應乎下者情與令殊也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于外故禹執干戈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又穆稱訓篇多取子思子文引申其義此條與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兩文連比亏舜不降席節云情甚亏叫呼也下即繼此節而申之云情以先之也兩節語意相同似並為彙德篇之逸文為無實證姑略之而附誌于此

受業鹽城邵鼎聲校

子思內篇卷之三

表記

漢高密鄭玄注

定海黃以周輯解

也鄭目錄訓為儀表失名篇之義目錄又云此於別錄屬通論馬氏意林載子思子有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一事太平御覽引子思子有天下有道則行有板葉一事則表記篇出於子思子信而有徵矣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思三

五

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
此孔子行應聘諸侯其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
者自道化書之大意此篇又隨文別表記于言之凡八見疏引皇侃說篇內宜分八章子言之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開廣其義或曲說其理則稱子曰皇說近是而實未然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表明其情趣之所在非發端之定詞也第五韋歷引夫子之言而復以子言之曰申明其義弟七韋先以子言之表明情趣而更引子曰結明其意則子言之與子曰必兩

人之言而子曰為夫子語則子言之為子思子語更何疑乎子思子曾困於宋佗中庸遂思歸魯佗表記歸乎厭倦之辭思歸而隱又慮斯道之不章故假君子以自道著書之意中庸潛雖伏矣注云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此隱而顯之說也洪筠軒說歸通佗歸歸乎君子猶言親乎君子美其德獨大之詞莊子天下篇郭注歸然獨大自足之兒別備一義舊說孔子自言歸老非矣篇內所言不越恭儉信讓以役仁禮之事容貌不須矜持而自莊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可泉解令不待重申而人自信已與下節三不失同意而有安勉之異此蓋子思子之自道下節為夫子教人之言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臬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荆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注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荆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圖足謂容止說文止象艸木之有址故以止為足不失足即論語三賓之動容貌容貌主乎體亦謂之容

體容體主乎足四體謂故謂之容止容止以足為重故曰不失足於人為人之道在乎正容止齊顏色順辭令合讀論語冠義知三者之為要矣呂氏云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贊乎道者三容貌顏色辭氣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反是者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乎足故言足也脩此三者敬而已矣甫荆今佗呂荆甫侯為穆王說荆故曰甫荆敬統內外而所以能敬者在心之知所忌故又言忌以實之擇讀為擇說文擇敗也商書曰彝倫攸斲今洪範擇化教擇與擇教古字通用詩思齊古之人無斲釋文擇也其實思齊之無斲為本字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及此罔有擇言在躬俱為擇之俗字孔疏訓為擇去義殊逗回君子貌足臬色足憚言足信必其內有正之齊之順之之敬忌以持之斯人惡敗之言不加請躬也然所謂敬忌者非有一物自外襲之也程子云人能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動容貌整思慮即所謂忌也忌自生敬

子曰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襲也

圖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褻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

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褻為敬受享是也

圖鄭義裘外有褻襲二衣褻衣在裘之外故玉藻曰裘之褻也襲衣又在褻衣之外故玉藻曰服之襲也二服分別甚明凡服襲衣者可以褻為內本有褻衣也服褻衣者無上服不可以襲故子游褻裘而弔主人既小斂欲襲裘必趨而出二服之分別亦甚明近時論褻襲者說多膠葛或者謂襲時內無褻衣故曰不相因尤謬不相因注義本明無相襲者禮以相變為敬也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

思三

四

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是也充美襲也見美褻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圖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響之必樂已至必哀

圖響之必樂樂神之來敬不繼之以樂者謂自安樂也郊特牲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下則曰不可同於所安襲則安樂猶安襲也下文安肆曰偷一本作安襲則安襲猶安肆也樂者氣之盈而不克自抑倦者氣之衰而不克自持不繼之以樂者始終竭其敬也不繼之以倦者始終盡其辨

也不繼倦無半勤義則不繼樂非半哀之謂矣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捨恭以遠恥

圖篤厚也捨猶困迫也

圖注意捨謂被人捨逼而困迫禍捨恥皆以外來而言呂氏云篤其行則誠善何事於捨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恥如呂說捨謂自掩飾義雖可通而辭不一律當從注

子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圖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為褻儻焉可輕賤之

思三

五

兒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歟無時

圖肆褻同在脂微部古音義俱近而安襲不若安肆義顯故從肆日彊日偷反復言之以勉君子也安肆上無小人非文不具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周語夫我翟冒沒輕儻注云進退上下無別也曲禮無儻言注云儻猶暫也暫不久也儻者謂其褻亂不安詳即

如不終日之兒叔向謂之無守氣無守氣歟象也應氏云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彊宴安則物欲施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

案事鬼神亦擇日外臣入見君亦齊戒見玉藻互文

子曰狎侮必勇而不泉也

注伏於無敬心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

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

案無辭而行情無禮以先幣帛皆事之褻瀆也義詳

坊記篇易蒙卦彖辭注引春秋傳

思三

木三

右一章明言行之道在敬忌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注報謂禮也禮尚往來

案此又以子言之發端明仁義報之道宜兼盡而略

為等堯仁者好博施為天下之表所謂至道以王也

義者裁斷事宜為天下之制所謂義道以霸也報者

以禮相往來而無疾害為天下之利所謂考道以為

無失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注懲謂創艾讎猶答也大甲湯孫書以名篇胥相也

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案詩大雅抑篇太甲書曰亾偽古文龔是語佗罔克

胥匡以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

也

注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

警之誤

思三

七

案仁與人古字通用戮或亦作僂同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泉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注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

案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天下一

人謂聖人視天下之休戚如我一人故好仁非有欲

惡不仁非有泉君子其次於聖者則有人己之分故

曰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然視諸專講報施者尚矣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

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泉

學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注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同本情則異左右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報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何休仁之也足利本同何注文道有至義有考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攷或作考字脫一有耳有至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攷攷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思三

八

注過與仁者同必失於厚故曰其仁可知人也施以人恩謂以人道待之即所謂相人偶也引春秋傳成十六季公羊傳文道有至有義有考近本多從鄭讀改正文至道者以仁行義禮所謂天下之表也故曰以王義道能裁斷事宜所謂天下之制也故曰以霸攷道者講求報施之禮以保守家國所謂天下之利也故曰以爲無失爲無失者所爲事無有失三以字一律謂能保國也下章注分性仁義取仁義兩品鄭意至道義道性仁義者也攷道取仁義而行之幸成故曰非性也

右二章明仁義報之道宜兼盡不可厚薄於一偏末節又爲偏至者定其等差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恣而強之資仁者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聞遺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注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百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

思三

九

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閔猶容也遺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尙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注此又以子言之發端分言仁道之取數多猶義之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中心憺怛安仁者也率恣而強之利仁彊仁者也詩大雅有聲篇國風邶風谷風篇即證明長短小大之事武王烝哉四字坊本脫我今毛詩作我躬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其能勝也行者其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圖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則難為人言
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度一作庶謀 擬亦作擬則難中也當以時
人相比方耳

案上節言仁有數而以安仁資仁分淺深又以數世
之仁終身之仁分遠近注謂性仁者其數長大取仁
者其數短小茲云數多其即數之長大者與取數之
長大者為仁申明仁之全量固有難勝難致者也張
子云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九德
德多者為賢其說是以義度人謂以仁之大義量
度人如子貢所言博施濟眾是也則難為人夫子所

思三

十一

謂堯舜有病是也仁者人也故以人望人斯可矣以
人望人即其欲大欲達者是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憂寡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季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繁而後已

圖輶輕也儀匹也圖謀也憂猶憎也言德之輕如毛
百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
大臣也言我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

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仰高勤行者仁之次
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一本作 廢喻力極
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兒繁仆也

圖上下林言算能舉中說德輶如毛語嫌失倫輶輕
車也毛與旄通古人有言德化流行之神速如旄之
載於輶車此非可望於斯民也其責在人上耳是宜
於我匹敵中謀之儀謂匹敵士相見禮某不敢為儀
亦謂不敢用匹敵禮相見也注義 非圖之匹敵中惟仲
山甫能獨力舉行惜其能為之助引烝民詩以證中
心安仁者天下一人之義又引車牽詩仰高行景雖

思三

十一

曰待文王而興然亦利仁者也故夫子又總贊之曰
詩之好仁如此末六句為夫子自道之辭鄉道而行
乘車牽詩而言中道而廢烝民詩而言春秋傳曰
廢六關廢猶置也自道半路力竭亦暫置之望終舉
百非竟止也故又曰俛焉日有孳孳繁而後已仰止
行止毛詩作之俛之言勉一本作儻非俛焉日有孳
孳之進與儻焉如不終日相反能疏不足據繁一作
幣諷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
也

過 過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

過 人人好仁人人失其所好仁者能不失其所好雖

有過易辭說見失其所好者無由自解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

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

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國恭者不侮人故近禮儉者不奪人故近仁信者不

誑人故近情行此三者而能敬讓以持之雖有過其

不甚又承上仁者之過易辭而言詩大雅抑篇云一

作曰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

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

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

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

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愧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

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

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

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

服 聖人之言乃行也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禾一作水移猶

廣大也極猶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小雅言人有所行

當慙怖於天人也遂猶成也鵜鵜胡污澤也污澤善

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為才君子以稱

其服為有德

國容貌以文之如佩玉之鏘鳴是也衣服以移之大

之以君子有道藝之服也孔子之逢掖為有道之服

儒服深衣亦較庶人常服為大朋友以極之謂多賢

友君子服容辭德宜兼備以相稱衰經則有哀色數

句舉服容以例辭德也又引曹風候人詩惟本亦作

維記一他己一他其皆通用字言小人在位必不稱

服如鵜之在梁必濡其翼也詩箋是 又案注禾汜

移語無可攷困學紀聞并引攷工記先鄭注麥秀鋌

疑竝出於農書其或然與汜移者形況禾黍蕃多之

辭說文移禾相倚移也其義蓋同注說文者謂倚移

猶旖旎或謂倚移猶委蛇阿那皆非其義注云讀如

者擬其音也漢時移音如遂惟禾汜移之語猶得古

音

音

音釋文出以移二字云昌氏反注汜移之移移猶大也同集韵移敝爾切音侈引此注以爲證則禾汜移之移其音近奢侈之侈注云讀如禾汜移之移者明不必破讀也云猶廣大者用汜移之音且通其義之爲侈也凡注中讀如例取音不取義此則又從所定之音通其義者明衣服之大有似禾之汜移與治氏注以麥秀鋌喻箭足之織挺同此移義有可通固不必如輿人鬼氏之舛移徑改其字爲侈也近解多謬故辨於此

右三章分言仁道之取數多

思三

西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賈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此又以子言之發端分言義在各盡其事賈有義賤亦有義上行下效也釋文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秬鬯黍鬯香酒秬鬯者以秬釀鬯不加鬱享酒非裸酒也禮天地大神至尊不裸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向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寬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泉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詩云算算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庇覆也役之言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微祿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情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思三

五

國役實行也讀如惟不役志兮享之役其義通慤謂恭儉信讓以求實行其仁實行其禮也儉佞寡欲所以役仁也讓賢與義所以役禮也求此以事君其得君不得君有命存焉而得是不得亦是斯可自信也上詩大雅旱麓篇下詩大明篇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向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

謚以尊名者使譽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譽譽雖有取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為謚耳節本在上曰浮君子動行成功譽譽險行是所恥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貳本作非

國古人壹一多通用鄭意專壹用壹一二用一惠善

本常訓張子曰惠是古惠字浮猶過也故注又訓喻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偃人

烈業也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偃人亦言其謙也碎仁聖

之名云晉偃習於此事之人耳晉本作偃

右四章分言義在各盡其事不論賈賤要皆行之以慈敬節儉誠信退讓而已故引舜禹文王周公之小心后稷之自謂偃人廣陳其義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

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國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向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國此又以子言之發端明為仁之難在尊親有偏至唯有至德者發養兼至民尊親之如父母故引大雅洞酌詩以敷陳其義考文引古本凱弟作愷悌下放此凱弟舊訓為和易而經云凱以強教之則凱之言愷凱之言劉為和樂而諄之義孝慈而敬孝為古強

季字即所謂凱慈以說安即所謂弟以威之莊而民安是有父之尊矣以季之慈而民敬是有母之親矣若寬嚴有偏至即尊親不能全得也命之於民與鬼對文命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故生謂之命祭法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亦皆曰折人灰曰鬼是人物之生皆曰命矣彼注謂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灰異其名一曰折一曰鬼是也兩經皆命鬼對文而命為人之生其義章章矣此注迴曲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恣而愚喬而野

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嚴別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三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殷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周賞罰用嚴別以尊卑爲次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

思三

六

三

三尊猶尙也夏尊命與殷尊神對文命亦謂人之生者也近人之人讀如宐民宐人之人謂百官注謂近人內朝廷是也喬古驕字夏以忠誠治民其末世之敝有蠢喬朴之失而愚野不文猶有古之遺風焉殷欲救夏末之失而尙神先鬼望其敬於幽先罰望其敬於明其末世之敝專求鬼神之響心蕩而不靜祇求刑罰之免事勝而無恥古風其替矣周又欲救殷末之失尊禮尙施亦遠鬼而近人與夏代同其末世之敝以本數尙禮而交接往來既便利而且巧多文辭而無慙不顧事理之賊害而困蔽於虛文夏代愚

野不文之風至時蕩焉蓋聖人欲挽再代之流失或矯枉而過正而後人祇守當代之舊章又不隨時而扶救其敝在後王或者因而追咎先王去法有未善過矣元命包曰三王有失故去三教以相變夏人大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大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大教以文其失蕩救蕩又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啜

子曰夏道未黷辭不來倫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黷禮而求倫於民周人強民未黷神而賞罰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思三

九

三

三未黷辭者謂時王不尙辭民不親爲也不來倫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啜殷難變之敝也賞罰刑罰窮矣言其辭文倫設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三質以虞夏爲至文以殷周爲至言無以尙之也願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此起下節虞帝不可及之意疏云三正記文質再而復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佗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憫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泉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荆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淵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佗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靜或為情德所威則人皆泉之言服舉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思三

三

國篇內子言之為發端之辭此又云曰者明此為結上之辭篇中之變例也上文歷言虞夏商周之末世皆有流弊商周不及虞夏之寡怨夏亦不及虞帝之無偏尚親而尊數句皆言其無偏至傳曰上恩利民忠也忠利亦古人聯語與憫怛同其君子謂虞朝之臣富而有禮故曰恥費惠而能散故曰輕實靜當從或本佗情靜情古通周書官人情忠而寬大戴佗靜周書又曰飾貌者不靜大戴佗情文而情言外文飾而內情實也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佗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淡而文明皆以情文相對樂由中出

故靜禮由外佗故文靜亦情之偕與文對文

右五章又分言仁之難盡者以尊親文質不能無所偏毗復以己意斷之曰後世有佗虞帝弗可及明仁義兼盡斯為無敵以結第二章之意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舉益

淵資謀也獻猶進也死其言者竭力於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

思三

三

國此又以子言之發端復以言行之見於君臣閒者受博陳其義方氏云臣能任責則非尸祿故受祿不誣臣能効死則非有舉者矣然人或以忠獲舉此所以不言無舉止言益實而已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會吉

國大言可以大大事也小言可以去小事也人為君受之為本佗利祿賞也入或為人易大畜象辭象曰

不家會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會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國此博陳事君之道為臣下納言之法古有納言官

望大利望小利納言者有望於其君經非為仕人設
然也故引易大畜象不家會吉以明養賢之義賦祿
宜各稱其德能也時解易象及此文竝以入仕之人
言非經意俞氏云從或本化人當讀言字絕句以望
利屬人於義殊勝其實經本不以入仕者言望大利
望小利者自屬人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其爾
伋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繁以女

○弗自不身與相親靖治也式用樂祿也言敬治女
伋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論友神聽女之所為用

祿與女

○此亦博陳事君之道為同寮其事之法不下達謂
弗如小人之趨污下以達君惡不尙辭謂弗如畸士
之競高談而無實用事君者不隨不激務引其君以
當道斯已矣非其人謂非正直之人弗自不身與相
親申明上意詩小雅小明篇引以證匪其人弗自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遠近孔疏以君之親疏言或以臣所居之地言皆
通遠而諫以求自達近而不諫主在利祿尸主也二
者皆非正直之人後世人臣多行之者曰調曰尸利

見其肺肝之言也調本亦佞諂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惟據與我和宰冢
宰也冢宰主治百官

○上節承正直言此節承靖其言職外不必與謀職
內不可不自靖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詩小雅隰桑篇瑕毛詩化遐遠也藏如字詩箋讀
為臧善也王肅以為臧善皇侃以為包藏君惡不欲
向人陳之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伋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亂謂賢否不別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
信也

○違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畱也必其強與君要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輕交易絕君子所恥

子曰事君可賢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案論語仲由冉求可謂具臣其道正爾具臣非可輕許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輒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注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輒慮而從之又

思三

重

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為身臣致仕而去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案此明事君慎始而敬終之義疏云得志謂君使臣當己才否謂非己本才也雖非己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輒慮而從之此有合於中庸吾弗能已之義終事而退非半途而廢也或本化終身無義既終身於此有何退而退矣是不終其身也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處其位宜履其事不羞污不卑賤欲高尚者宜不事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注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為雖字之誤也姜姜賁賁爭門惡兒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案唯字不必改讀則臣有順命有逆命言臣下各如所受於君命而順逆行之詩鵲之姜姜篇引以證下之逆命從我君賁詩作弄正字

思三

重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譽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注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取虛藝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醅少味也接或為交餒進也

案此廣明言行交際或破子曰為子言之大謬鄭義上枝葉美辭下枝葉貶詞似難通呂氏云枝葉者幹

之文也有道則人致文於行如禮義三百威儀三千
乃行之文也無道則人致文於辭巧言如簧顏之厚
矣乃辭之文也呂氏可謂善申鄭義矣然經意終不
爾也此節為輕信人言者戒故特云君子不以辭盡
人謂人不可以其言盡也大凡人心多浮偽天下有
道主敦行而行有枝葉天下無道主文辭其枝葉并
在言矣枝葉者無本之謂也無實之謂也行有枝葉
謂行無本也本既撥枝葉終隨而萎矣言有枝葉謂
言不實也實既落枝葉亦隨而亡矣不能博器而問
費不能饋病而問欲不能館客而問舍所謂言有枝
葉者也而人或愛其問費問欲問舍之殷勤以為有
口才且以此一端盡該其人以為有用是於君子小
人交接之辨全惘然矣故夫子又以水醴淡甘終言
之呂氏云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
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此
言是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
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蔽之國風曰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

口譽繩也歸說者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口譽美也注訓繩繩亦美也春秋莊十四季左傳蔡
侯繩息媯以語楚子字亦作繩廣雅釋詁繩譽也美
坊本譌善詩曹風蜉蝣篇說始銳反引詩斷章以疾
口譽者也口譽者非不殷勤於我也而我可以歸說
乎憂不得也詩於字例用亏秦風兩於我乎曹風三
於我幽風兩於女字皆化於為相於之詞相於者待
以親厚之意秦風於我乎箋所謂其意勤勤然是其
義也呂覽不侵篇豫讓國士也猶以人之於己也為
念高注於厚也即本秦風箋為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
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亦已焉
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案口有惠而實不至故有諾責辭有枝葉即謂此輩
數節同意詩衛風氓篇引以證諾責之義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案巧與攷古通釋名釋言語巧攷也攷合異類其成

一體也周官太宰設其攷注云成也解欲攷者所謂君子願言以成其信也

右六章又以言行之見於君臣僚友間者博陳其義以結首章之意

子言之管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思三 表 禮記卷之九

尸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牲猶純也

圖此又以子言之發端明卜筮之不可違末引子曰以結之又篇內之變例也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正月祀上帝四太為迎氣之郊此大事之常時常日也其餘若出師巡狩諸事不得犯此月日左氏僖三十一季傳曰禮不卜常時卜其牲日則所卜者牲日所不違者亦牲日也大事卜小事筮小事無時日有筮大

事既有常時常日固無筮也而猶卜牲日者所謂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也牲牲之全也本亦佗全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辜悔以迄于今

圖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其儉者之祭其本亦佗共儉云音恭案富云其恭儉之祭易備也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辜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

圖后稷之祀祀一佗事詩大雅生民篇庶無辜悔即無害鬼神無怨百姓之意謂其卜郊卜牲日動順乎

思三 表 禮記卷之九

禮也疏謂后稷無辜悔非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圖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狩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季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它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百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

器謂著龜威敬謂不敢取用天子在國有卜無筮
在道有小事亦以筮道謂道路以筮者明非其國
亦筮也太廟謂諸侯之祖廟張子云天子適諸侯舍
其祖廟為常事故不卜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事其君長是以上不黷於民下不褻於上

國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用龜筮問所貢
獻也

國坊記注云祭器盥豆簋鉶之屬盥盂之屬為燕器
凡有敬事皆用祭器注以朝聘之燕饗言舉其一隅

思三

辛

旨不廢日謂朝朝莫夕不廢月謂朝聘之期上不黷
下不褻結以首章之意

右七章明卜筮之不可違以應首章事鬼神擇日

月之餘意首章曰莊敬曰毋黷末章曰威敬曰不

黷亦一意

受業寶鼎朱其清校

子思內篇卷之四

緇衣 漢高密鄭玄注 定海黃以周輯解

國此篇本以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為章首書以
緇衣名篇即取章首之言子言之曰云云乃其序也
文選注引子思子有民以君為心一事皆各有先正
一事意林載子思子有小人溺於水一事則緇衣篇
出自子思子明矣釋文引劉瓛說緇衣公孫尼子所
作不足據也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
緇衣鄭詩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思四

一

國云子言之曰者序作書之綱領與上同例國家有
刑政而德禮為其本上以德禮道齊其民非有難事
也德禮者秩諸天而生於性皆人心所固有非有難
知也上有德禮下自化之易事易知有何刑為此篇
為煩刑而不知自克者戒也

右序首章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黷不黷而民化愿刑
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國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言衣此緇衣之賢者宜
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

欲其賢之甚也巷伯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會投畀有北此其惡惡欲其死之甚也刑法也孚
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
文王為政克明德慎罰

圖緇衣鄭風篇名巷伯小雅篇名大雅文王篇文注
克明德慎罰書康誥文凡刑措而不用者由上之克
明明德而先誠其意大學言誠意之道曰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可
謂能誠意而自慊者矣

思四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
民匪用命制以刑惟化又虐之刑曰於是民有惡德
而遂絕其世也

圖格來也遷逃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命謂政令
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治民不用政令專制
御之以嚴刑乃化又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
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圖格與遷對文故訓來孫與孫通故訓順或說孫心
字文法全甫刑周書篇名今作呂刑疏云穆王時之
並不足據

呂侯至宣王平王時稱甫侯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
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黎
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
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圖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影逐表

圖表謂表率

子曰禹去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

思四

圖百姓效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

圖豈必盡仁倒句然明百姓之本性亦多欲也欲害

仁人性不能盡有仁而無欲而能遂以仁者由性相
近也此節似與孔孟之言相戾而實與相足詩小雅

節南山文大雅下武之篇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
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栝德
行四國順之

圖章明真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小栝大
也直也

詩大雅抑篇楛大也斯干毛傳文楛直也爾雅釋詁文毛詩作覺傳訓直

右一章明上欲省刑在慎好惡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僇于儀

淫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裔夫所佩也綽引棺索也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行相應淑善也僇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儀也

思四

四

綽釋文作緇古字通用緇大於綸綸以絲合為小繩可用以釣注云綸今有秩裔夫所佩有秩亦官名漢郡置有秩縣置裔夫皆佩綸詳見後漢續志張琴云綸如宛轉繩文引詩大雅抑篇以明言行不可危之義或讀危為詭訓為連反與引詩之意不合非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後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道禁互文道謂勸勉禁謂懲戒言行宜豫防其流弊慮終稽敬亦互言之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慮終自無敬稽敬自可永終也大雅文王篇文大學敬止注以為敬其止處此注云敬其容止各隨文解之引詩斷章取義各殊故也或以止為語助未是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黃衣則狐裘大燄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為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以

思四

五

詩小雅都人士篇三家無此篇故襄十四季左傳引行歸于周二句服注以為逸詩毛詩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舊說詩序孔子作文見於此矣黃黃實證新書等齊篇引化黃裳狐裘黃裳士之禮服不關婚事

右二章明上欲省刑在謹言行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誦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成有壹德今亾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罔可述而志謂可比類而知也志古識字賈子等齊篇作可類而志威有壹德今偽書有之詩曹風鳩鳴篇引書以證君不疑臣不惑引詩又以證壹德也

子曰有國者章義癯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曰靖其爾佐好是正直

罔章明也癯病也

罔今本國下衍家字章義作章善釋文云義如字尙

思四

六

書作善則記文自作義東晉偽書改之百皇侃云義

善也癯亦作癯詩小雅小明篇引以證章義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

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

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

上帝版版下民卒癯小雅曰匪其止其惟王之印

罔難知有姦心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儀

當為義警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一本事下重猶有君字非

尙也援猶引也上帝喻君也版版辟也卒癯也癯病

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印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

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罔上人疑謂好惡之游移也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

御民之淫章志貞教以示畫一民自樂從而不敢

引詩大雅版篇以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之意注謂此

君使民惑之詩是也下難知謂言行之隱辟臣儀行

不重辭儀度也謂臣宜度其可行而行之不尙高談

而無實用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即申明上

意故引詩小雅巧言篇以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之意

大學曰為人臣止於敬故曰止恭惟王之印注謂此

臣使君勞之詩亦是也釋文出版版卒直字版古板

思四

七

字直借字惟坊本作維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魯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憲康誥曰敬明乃罰甫

刑曰播刑之不迪

罔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尙書篇名也

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罔康誥篇詳言刑罰無不推本於文王之明慎故曰

敬明乃罰明或作民譌又引呂刑文以贊敬明實施

刑之道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化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適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葉公楚縣公子高也臨歿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大化大臣之所為也莊后適夫人

思四

齊莊得禮者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上下數節皆據忠敬之道言忠敬謂大臣能盡心謹慎於民事非謂上忠其君也表記有忠利之教左氏桓公六年傳上恩利民忠也莊子繕性義明而物親忠也民之表謂表率民之道謂引導王伯厚說葉公當作祭公此祭公謀父臨終對王之言非楚縣尹葉公子高惠氏江氏竝從其說祭公顧命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注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謂莊士二字今本作大夫卿士鄭不從今本

者大夫卿士為周天子官名楚無其官葉公子高顧命無煩及故從疾莊士本無大夫卿士今經文有此四字者涉注文而衍也有大夫卿士立去莊士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來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是不親信我也

○詩小雅正月篇毛傳仇仇猶警警也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李注仇仇無倫理之兒此注訓不堅固

思四

字亦作執廣雅釋訓執執緩也緩即不堅固之意君陳逸書今偽古文采是語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鹵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溺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費
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口舌所覆亦如溺費
或為悖或為悖閉於人言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詖卒
難告諭越之言歷也言無自顛履女之政教以自毀
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
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閉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
釋絃發矢兌當為說謂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
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
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
當恕己不尙害人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

思四

十一

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
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
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鹵見或為
敗邑或為子

德易狎謂水之德性非指人言多言謂之費曲禮
曰不辭費注以費與煩義複故別訓猶惠明此口費
即表記之口惠口惠而實不至故復以多空言釋之
說文費散財用也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是費惠
義近論語惠而不費亦以義近而辨之王氏述問斥
注未是悖說文从言佻諄云亂也或佻悖諄諄皆

从字古與弗聲最近如弗亦佻字紉亦佻故費或
佻悖王氏謂當從或本佻口悖亦非焦氏云言悖而
出不待煩數而已得咎此承君子溺於口故不用悖
義越讀如隕越之越命謂天命注讀為歷王氏訓為
輕易亦一義于厥度于猶與也虞人參相得乃釋絃
謹慎之至坊本無厥字茲據釋文云尙兌命今書序
佻說命易曰兌說也兌說古今字上文尹吉注云書
序以為咸有一德此引尹吉亦咸有一德文可知也
今偽古文以上條入咸有一德此條入太甲謬甚兌
命數語見君子于語言衣服動佻之閒無所不用其

思四

十一

慎在笥者察之於笥也在察也與省躬對文惟尹躬
者據及身所見言之也謂尹躬先見夏君臣皆忠信
以有終見後之絕命擊由自佻也忠信為周魯語文
管子入國人主不可不周注謂謹密也凡學生於不
忠信實出於不敬故注云人不溺於所敬者古王都
稱邑夏都在亳鹵孔疏云世本及汲冢古文杜云禹
都咸陽正當亳鹵齊氏攷證云咸陽當佻陽城後漢
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
言亦為鹵矣或本佻敗子字有譌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破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晉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注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序佗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佗尙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譬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鹵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

思四

三

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為其君難

案民之好惡從乎君是以君為心也君之休戚同乎民是以民為體也心莊則體舒即莊敬日彊之意先正謂先世君長論語謂之先進非君先而長正亦非為人上之通稱也引詩歎上無以民為體之君引君雅歎下無以君為心之民釋文云今詩無首又句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毛傳成平也箋云誰能持國之平不自為正詩佗為政即弗躬弗親之義謂無體民意也注以下二句申明秉成三句連讀勞訓勞徠亦以明體民之義也君雅亦逸書書序佗牙

為雅之媮借齊魯之人言至譬如資故至誤為資今偽書采是文資佗咨屬上讀祁之言是齊鹵偏之言祁从示譬與是音近左傳提彌明公羊傳佗祁彌明提从是譬此齊人讀是如祁之證也祁一佗祈誤寒暑皆怨明為上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注類謂比式

案古禮義字至漢季盡改為禮儀此云義不壹猶古禮儀字之僅存者鴻鳩詩曰淑人君子其儀壹也無類俗諺所謂不成人樣是無可比式也

思四

三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注物謂事諒也格舊法也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輒慮於眾也精或為清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案質略皆簡約之義文縟而質約故注訓少或訓為質正義曲志古識字親之謂不疎失也君陳言自爾

師虞故須多聞多識精知又曰庶言同明政教當由一卽質約之義也精或作清借字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謂天清也詩曹風鳩鳴篇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曰君子好仇

注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微利其友無常也仇匹也

釋禮器匹士一本作正士是形近而譌一讀正如字亦可通詩周南關雎篇引以證好匹之義

思四 南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注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釋詩大雅既醉篇引以證利欲熏諸心輕絕重絕皆有爽於禮儀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注相惠以衰驥邪碎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作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釋私以家祿相繫不以公諸朝廷是竊佔也故謂之

不歸德君子不以身留謂終去之所謂君子不可虛

拘也詩卷百毛傳曰周行周之別也鹿鳴箋曰示當

作實實置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別

佔言已惟賢是用此注與傳箋義異如此注意歸當

讀為饋論語詠而歸鄭本作饋是歸饋通用之證饋

德卽示我周行之義亦通一本作懷歸懷一義中庸

子懷明德注懷歸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注言凡人舉事必有後諗也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

思四 五

為君子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注王伯申云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袖袂也古

無補字借敝為之洪筠軒云敝古通作蔽謂蔽膝也

蔽膝謂之鞞字亦作紉鄭注玉藻云鞞之言蔽也白

虎通紉冕篇紉者蔽也古者先知蔽後知蔽後有

衣必見蔽舉其在舟者言之與車見軾同詩周南葛

覃篇射詩作鞞正字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皆在上帝周田
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注寡當為顧聲之誤也玷缺也允信展成也君奭尙
書篇名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
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
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
大命於其躬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寡顧雙聲通借摩一化磨俗言從而行行從而言
是相顧也詩大雅抑篇小雅車攻詩也書君奭篇皆
在一化在皆周田觀時師讀為用申勸竊謂田字當

思四

未

依古文化申餘如字言天將欲集大命於文王備申
觀之引此以證不得大其美小其惡之義也

右三章壽數節申言慎好惡後數節申言謹言行
總之皆宜推本於忠敬不忠敬則好惡無由慎言
行無由謹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
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兌命曰齎無及惡德民去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
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
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注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
道也言藝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
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齎毋與惡德
之人也民將去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
祭祀是不敬鬼神也純或為煩偵問也問正為偵婦
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
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案不可以為卜筮言卜筮之難為所謂鬼神不我告
獻也欲為無恆者占占亦無驗所謂或承之句羞亦
惟不占而已矣鄭注論語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

思四

七

也又注不占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
占也皆本此文以為說詩小雅小旻篇兌命逸書其
文為賜齎及惡而發純當讀為純玉篇心部純悶也
亂也言部純亂也純字同爾雅釋詁純亂也釋
文引顧舍人云純純煩亂也或本化煩純煩一義
注惡德謂無恆之德無恆之人必心煩而事悖事悖
而祭祀是為不敬謂使無恆之人同承祀事已謂之
不敬況可賜之齎乎君祭祀賜諸臣齎禮詳祭統之
第六倫所賜齎之臣必助祭於大廟經雖不言可知
也曰事煩則亂明無恆也事神則難明祭祀無福也

又申明上義如此今偽古文采襲是文改民去而正
事純六字為惟厥攸居政事惟醜又增改下句為黷
于祭祀古意全失矣偵今易作貞貞之言正詩曰惟
龜正之正問著龜亦謂之貞周官貞龜備貞字為之
先鄭注引師貞丈人吉其義如偵師偵者卜師也恆
其德偵謂以恆德偵問著龜夫事物之吉凶由於外
以之偵問可也德業之成敗由諸己己能忠敬何德
業之不成以此偵問著龜其去心無恆也決矣故并
引恆卦九三六五兩爻辭以證之所謂忠敬不足也
凡德業忠敬為上有恆次之

思四

大
三。五

右四章以無恆心總結上意通篇大旨欲省刑枉
慎好惡謹言行而歸本於忠敬忠敬不足者必其
無恆心也人而無恆鬼神且不能為之決卜筮
亦不能為之占即其以恆德來偵者是亦索之於
幽冥卒歸於不可知與首章易事易知之道亦相
反也

受業 城邵鼎聲校

子思內篇卷之五

坊記 漢高密鄭玄注 定海黃以周輯解

目錄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
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
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淫命謂教令

國民所不足謂淫欲多而禮禮少也此節明作書大
旨為全篇之綱領篇內所言皆坊德坊淫坊欲之事
而禮以坊德尤為刑命之本刑以濟禮之窮命以明

思五

禮之用

右首章記全篇綱領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僇約斯盜僇斯亂禮者因人之
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僇貧不至於約費不嫌於上故亂益凶
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塗土有叢命
之級嫌悵不滿之兒也嫌或為嫌

子云者子思子之言所以別子曰也僇今作驕釋
文作喬下同約喬盜亂皆由於不知禮知禮之節文
自無喬約嫌之弊富不足以僇謂宮室車服威有等

級無可喬也貧不至於約謂農有田宅桑麻自贍不
至約也賈不嫌於上謂王公卿大夫各有品秩無得
僭也說文心部嫌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是嫌疑
字當化嫌嫌悵字當化嫌鄭注與許義相反以經傳
嫌疑字具化嫌茲化嫌當訓悵或化嫌者蕪義為疑
也明嫌之義也注云疑自下上至之詞則不嫌於上
謂無嫌疑於上僭於義亦通

于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
云民之貧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思五

二

子思子

寧安也大族眾家恆多化亂詩言民之貪為亂者
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
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
也高一丈長二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又百步
子男之城方又里百雉者此謂大都參國之一
眾眾謂賢家大族樂自不約好禮自不喬寧自不嫌
於上詩大雅桑柔篇滿千乘為成國謂諸侯也王子
弟公卿之會邑稱大都大夫稱家乘以車之多少言
雉以城之廣狹言互相備國言制家言富皆謂制其
富亦互相備寧為荼毒寧詞之乃也

右一章言處富賤貧賤之境皆宜守禮節而不可
逞其欲所謂命以坊欲是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彙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賢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佐則民有所讓

佐佐朝佐也

此章特言夫禮又為下數節之綱領皆示以禮讓
之道也下節天無二日明賢賤之有等也同車不同
服明衣服之有別也不辭賤不辭貧明朝廷之有佐
也

思五

三

子思子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王尊無二上示民有
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
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曰相彼盩且尚猶患之

楚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

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碎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

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碎王也大夫有臣者稱

之曰主不言君碎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知

亂者尊也盩且夜鳴求且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

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

類亂上下惑眾也

此逸詩盩且一作曷且月令作曷且从身俗字注

引春秋傳公羊宣公十八年文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同姓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非此則

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百

今化于乃百之誤或亦化爾

同車服皆近身之物而車綬遠同姓有繼及之道者

嫌彌重并不同車異姓可同車終不同服服更近於

身矣此與下文可乘其車不可衣其次同義或說得

同姓乃德字之借與上語意不貫弑本亦化殺非

思五

四

子云君子辭賢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亾故君子

與其使會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會

會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貧己勝祿則近

廉

浮過也禹貢多以浮連對文謂過此以遠彼也人

浮於會謂君子處下佐其人過於所會祿也若會過

於人是素朝廷之佐矣以上數節皆章疑別微之道

見上下各有所讓而或亂自亾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賢朝廷之佐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

無夏相怨一方受蔽不讓至于巳斯亾

犯猶僭也齒季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費秩異

者

詩小雅角弓篇言不夏之人相怨恨者各在一方

不相往來其禍尙小君同在朝廷之上受蔽不相讓

甚至相爭至於亾斯巳至於巳斯亾倒句亾謂削職

子云君子賢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化讓故稱人

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自謙自本亦作之非

子云利祿先亾者而後生者則民不惰先亾者而後存

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

猶惰亾而號燕告

言不愉於亾亾則於生存信信今本倫茲概釋文說文有愉燕倫

詩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太庶子衍是爲獻公

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當思先君定

公以孝于寡人情亾而號燕告者亾者見情其家之

老弱號呼稱冤燕所告無理也

詩邶風燕燕篇鄭注禮時依三家詩以爲定姜後

得毛傳謂莊姜事畜毛化勸祭統云孝者畜也援神

契云庶人之孝曰畜故注訓畜爲孝

子云有國家者賢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向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注言人君賢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約言言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案人謂賢者技猶藝也謂能者賢有德行能有道藝國家賓興賢能當有其實約猶空也空言謂吝於祿車先言謂終無德藝上下各以空言而無其實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注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

受一本言其尊報禮重者猶言能承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芻蕘下民

之事

注洪筠軒云天當為先緇衣惟尹躬天見于鹵邑夏

注天當為先玉篇禿古文天宇與先形相近下文民之報禮重即所謂下先上施竊謂上以先後言下以輕重言大意稍異太上資德資先禮人其次務施報

相往來詩大雅版篇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謚凶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注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案詩衛風氓篇履如字踐也無咎言謂弗非之曲禮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此本義也引詩斷章以證不爭凶怨履毛詩作體借字鄭意履體皆禮之借故直訓禮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宅

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注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案龜正王成此天子歸美於天之辭稱人似當作稱天詩大雅有聲篇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化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凶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圖此君陳戒寮屬之辭也禮臣下有嘉謀嘉猷公卿聽之於九室而內其言於君人君聽之於路寢而宣其言於外此與人為善之意也而臣下無專命之道君以為可則行君以為否則止故云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非我后之德終其之行此善則稱君之義也君陳所言為人臣歸美於君之辭泰誓所言為人子歸美於親之辭一律今偽古文襲是語以為康王之言是善則稱己矣何其謬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化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孽紂克予非朕文考有孽惟予小子

思五

九

無良

圖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孽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取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缺也

圖王伯申云注當云文考文德之考謂文王也古人稱王稱公稱侯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冠以謚者古鍾鼎多稱皇考文考亦稱皇文考皇考非謚不應文考獨為謚又不應於謚法之中獨稱文此說似是而實非也周書成開篇之文祖武考本與篇之武考文考且

有稱昭王為昭考者此皆稱祖考而冠以謚者也俞氏平議已詳言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季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季其惟不言言乃謹

圖弛猶弃也也孝子不藏記父母之過記一本高宗作謹

般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季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譽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

圖親之過弛焉如遺忘是不言也有美而敬守之是無改也父之道終身宜守之云三季者據喪中言之

思五

九

也三季之中於父之道無可改其親之過家宰以為宜改我聽之冢宰以為不可改我亦不言其有言也亦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之言也天下自歡樂之矣篇內引春秋并引論語則子云為子思之言信矣注云名篇在尚書謂高宗之訓也今逸無逸篇謹引作雍蓋謹乃辭之異文其正字當作歡近人咸以為通用字失鄭區別之意矣

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悞

圖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

事非己之所安而曲從親命不久將怠怠當作怠
曾子大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息可謂孝矣是
其證也微諫內則所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又曰
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也不息
於從不倦於諫雖云勞矣而終無怨忿之言色內則
所謂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是也詩大雅
既醉篇匱乏也孝子行其孝道無乏止之時證不怠
不倦之義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

思五

十一

睦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共族族人會綽綽
寬容貌交猶更瘠病也

詩小雅角弓篇交相為瘠謂效尤

子云於父之報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
孝也

父之報與父報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坐
遠也謂今與己位等

此與壽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同義非謂與己位
等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辟君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親則辱先祖矣君父
之道宜尊嚴

此逸書今偽古文太甲篇襲是語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欺
君子以此坊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
子曰舜季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
替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化孝

思五

十二

長民者三字似衍或其下有脫簡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方氏云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經云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示民有事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
會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酒祭器也豆簋劍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
簋會也盤孟之屬為燕器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此
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謂祭
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
如儉而敬也詩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風
儀講德美

酒菲謂飲食之薄者主人親饋雖菲必祭不以廢禮
也美謂盛饌凡盛饌必親饋也有盛饌而不親饋客
不容祭所謂不以美沒禮也沒過也不祭則不食可
知矣易既濟九五爻詩大雅既醉篇

思五

三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致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
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取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義卒度
笑語卒獲

酒戒謂撤齊也撤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
尚味眾賓飲一者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
洗獻眾賓因其酒肉者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
而獻酬之成有薦俎堂觀室下觀上謂祭時肅敬之
威儀也笑語卒獲言歡喜得其節

酒周官甸齊曰泛醴盎緹沈鄭彼注云醴猶體也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醅酒緹者成而紅赤如今若下酒
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禮運篇醴醴在戶茲云在
室者醴在戶內醴在戶外故彼文兼舉曰在戶茲單
舉醴曰在室也尸飲三注以主人主婦上賓之獻言
陸氏據裸獻為說非時飲尸在室飲眾賓則在堂葉
氏以為醴尸在堂亦非取其宗族以下文參之為獻
酬交錯事故注云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成有薦
俎咸有薦俎者如堂上為之以定其位也秦氏通考
以此為祭畢之燕與下文語意不貫亦非依注言堂

思五

三

上觀室二語可接禮儀卒度二語亦合詩人正指無
可易也凡堂上之獻賓俟尸飲三之後其儀節仿醴
尸為之說詳所著禮故肆獻裸饋會四而醴尸在室室事交乎戶堂
上者必時觀之不觀無以交乎室而失儀矣堂下之
聚宗族俟旅酬時其儀節又仿獻兄弟為之而獻兄
弟在堂堂事交乎階堂下者尤宜時觀之不觀亦無
以交其上而失儀矣祭祀失儀大不敬故注以肅敬
威儀釋觀字詩小雅楚茨篇笑語卒獲亦旅酬事也
鄉射記曰於旅也語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饋飯於廟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般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肖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費而不葬者

注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既葬哀而哭踊於是

甲之周於送以尤備九一本

注士喪禮大斂奉尸使于堂斂于阼使堂為斂之始

事至大斂于阼亦在堂之東階上故或本佗堂甲於

壙於死事猶未卒反哭至家而弔之卒其事也夢而不葬者未識斂殯有時葬弔有節之義也

思五

西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道孝也未沒喪不稱

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

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注升自客階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

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封內三季稱子

至其臣子除季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

子也獻公卒其季奚齊殺明季而卓子弑矣

注引春秋傳公羊文公九季文末二句公羊倍公

九季傳文明除季稱君之例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唯卜之曰稱二君喪父三季喪君三季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故有其身不故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其故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故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故專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忌其親而貳其君

注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若鄭叔段者也君子

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

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

日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大君

思五

五

日其卜貳圍也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

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臣亦

統於君車馬家物之重者

注曲禮三賜不及車馬亦為家之重物不故自專之

意故一以為人子太文一以父母在太文說者謂君

不以車馬賜其臣殊謬當以此文正之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日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

賈祿而賤行

因此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會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終不務其事

圖表記云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欲民之無相親也無辭而行情孟子所謂貨之也或謂無辭讓之禮而直情徑行必至兩相爭此別一義注所不取弗能見謂不能見其所饋之人易无妄六二爻辭不耕而

思五

夫三ノソの

恩獲不菑而恩奮矣之至也故凶引以證先事之義也漢魏諸家易注於脫凶字當據此補今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與鄭所見本異許氏說文虞氏周易注於與鄭同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會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歿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匹其身圖會時謂會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會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豕不無故殺

之一本化 蕘不葑蔓菁也菲蒿類也一本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會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弃之

圖詩小雅大田篇後詩邶風谷風篇毛詩遺秉與漚穗對文不斂穧與不穫穧對文秉把也从又持禾一把會意穧穧也不穫穧為禾之幼而未穫者不斂穧其禾之已穫而未斂者目犬羊之皮殺而坐之不曰不殺曰不坐辭之曲而文也鄭意葑菲之根有美時有惡時不以其根美并取之是不盡利也不以其根苦并弃其葉是不求備之意并說為此記之意後

思五

夫三ノソの

說為本詩之意

右二章皆陳禮讓之道而但忠化孝以及喪禮賓禮尤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

圖此節又以夫禮發端又為下數節之綱皆示以禮教之大坊所謂刑以坊淫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菽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

伐柯伐木以為柯也。裁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詩齊風南山篇依全篇體例覈之此所引詩辭當在以此坊民之上注讀從如字廣雅從行也毛詩化衡從云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化橫由云東鹵耕曰橫南北耕曰由皆與注異。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

思五

九

春秋時稱夫人多舉姓言如成風聲姜是也或舉國言如鄧曼鄭晉是也或國姓并言如衛姬陳媯是也曰孟子卒姓與國兩去之春秋未有之事也曰之言及說詳經說曰吳猶及吳也言去夫人之姓及吳國之號其卒則特書之曰孟子卒而已今春秋哀十二季文是也此春秋之變例也論語云謂之吳孟子者時人稱謂不肯沒其實爾或以曰吳為存吳則春秋亦宜書吳孟子卒何以無吳字。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儗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

竊其夫人故大響廢夫人之禮

交儗謂相獻醢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大其國未聞大響響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此當依淮南汜論化陽侯殺繆侯高注云陽侯陽陵國侯也繆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但陽陵國起於漢於古未聞王伯申云左傳閱二季齊人遷陽杜注陽國名則古有陽國陽繆並非謚皆國名繆偃姓陽不可攷竊謂陽亦偃姓國也疏云陽侯以毒大響夫人出響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儗云。

思五

九

非祭不交儗者蓋王響諸侯及諸侯自相響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之故內宰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獻亞獻也如注疏言異姓本無交儗禮大響廢交儗謂廢同姓之裸獻也是則陽繆皆偃姓國可知矣繆偃姓見世本陽侯同姓注亦明言之。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舅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有見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病

弗友謂弗往與之交來亦不拒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進左手者御

思五

三

者在右壽左手則身微背之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

非妃匹便是亂族族不必同姓泆本亦佻佚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父戒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

承猶引也大戴禮察篇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漢書賈誼傳承引是其義也不至謂婦不從

夫違而去之也鄭風丰序云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右三章詳示男女之有別所謂荆以防淫是也

丙申春以周病初痊輯注子思書四月

初稿畢七月再易稿蕺偶檢經解續編

見劉端臨經傳小記解坊記云故君子

禮以坊德荆以坊淫命以坊欲三句為

一篇之綱小人貧斯約富斯驕已下二

章言命以坊欲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

已下三十章言禮以坊德夫禮坊民所

思五

三

淫章民之別已下六章言荆以坊淫離

經辨志與愚言悉合於以欽劉書之精

且自忻臆說之不孤合壽數篇讀之知

子思之書如嶽峙川流具有脈絡既周

浹亦復分明所謂文理密察直子思自

道其書指矣

受業深水李保亮校

子思外篇卷之六

重見

定海黃以周輯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情道之謂教也後漢書朱穆傳注引單稱

子思今見中庸篇則庸人所引子思即出子思子也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史記平津侯傳索隱云此語出子思子今見中庸

肅

詩於穆不已周頌疏引詩譜子思語今見中庸

毛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正義云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

說而不從其讀

思六

同言而情則信在言苟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徐幹中論單稱

子思後漢王良傳引語曰注以爲子思子象德之言意林載子思子下有聖人在上而遷其化二句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意林引子

見表記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太平御覽四百

三引子思子今見表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文選注五十一引子思子今見緇衣

詩云管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文選

注二十四引子思子今見緇衣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意林一引子思子今見緇衣

逸篇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意林一引子思子周校本於此分節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全上

終季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全上

原本軫誤輪又脫以字茲從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改

據考工記輪之高不止一尺輪之牙厚三寸三分高

一寸九分強舊本作輪爲字之誤無疑也軫有兩說

一以全輿言見考工記加軫與鞅注一以車後橫木

思六

言見說文車後橫木爲軫之專名據考工記軫之長

六尺六寸其圍有一尺一寸云一尺者以成數言也

詩謂之收毛傳云收軫也謂輿以軫而收也故云無

一尺之軾不可以馳淮南子繆稱訓云終季爲車無

三寸之軾不可以馳驅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

以閉藏即取子思子之文而少變之三寸當作一寸

文心雕龍事類篇寸轄制輪尺樞運關即其義也近

淮南書者轄軸皆之鍵軸皆徑不及三寸何以施三

寸之轄乎如謂軾與軾相連之處有孔亦施轄軾之

廣亦祇有四寸一分亦似無以用此三寸之鍵也凡

人之行關鍵在誠一猶輿之收於軫戶之鍵於樅繆稱訓謂此君子行恩其所結是也

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全上御覽三百七十六不可下無以

字繆稱訓取此條百心作兩心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而葉茂本枯則葉彫全上繆稱訓取此條

君下有桓字馬融釋史而作則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博於行全上君子同則有樂

異則有禮依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增

厚於義者厚於儀也古仁義字他證禮儀字他義下文有樂有禮即承上為義同謂和親和親自有樂有

何憂異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等殺出諸禮非薄行

御覽厚於義他厚於味淺人所改不足據

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賢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

其門也全上舊本誤與上連節今正之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上二句

又御覽一百八十三引家語見長者不能誦其色見

幼者不能盡其辭此為王肅貶改今家語本又譌脫

其文他見長者而不盡其辭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全上

王肅偽家語好生篇引此以為孔子語蓋家語襲取

子思子虛自多也君子以心導耳目即孟子所謂先

大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也又官心為大耳目為小

小人反以耳目導其心是以小役大矣斯之謂小人

說苑談叢篇君子他聖人而申其義云禍生於欲得

福生於自禁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

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

水濁而以汰清之也尸子見引於類聚三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七孔叢抗志襲之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欄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

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韓非子十六論衛十九孔叢公儀襲之

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字亦他繆字書無欄字當依論

衡作欄氏之子一他是子孔叢子他龍欄氏子

公儀潛與子思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

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

疏食飲水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

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爾則不除君之庭

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皇甫

士傳中御覽五百七此所以他

逾所以疏他疏孔叢公儀襲之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

曰蓋聞君子猶身也駭則舉呂氏春秋十八孔叢抗志亦襲之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鼓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邱而指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說苑三建本篇 孔叢雜訓略同

說苑引此文與大戴及荀子勸學篇相同劉子政不引荀子及戴記而併為子思是荀戴所述皆出子思子而子思子書中多併引夫子語故戴記載此文上有孔子曰三字是則此言實出於夫子而子思子述之也因學紀聞云說苑稱此為子思子蓋王氏以漢魏人併子思皆子思子書中語故云然

思六 五

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裘二旬而九會田子方問之使人澹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問之安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說苑四太節篇 二句一作三句

非己者徐幹中論 賢驗篇

中論引此單稱子思以同言而信條明出子思子而中論亦單稱子思則此條之出子思子無疑蓋周秦漢魏間無子思子之名所併子思多出子思書故以

下所采諸書單稱子思亦并入之子思子此言蓋為怨人者發故中論申之曰故怨人謂之壅怨己謂之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淮南子繆稱訓多取子思書引申其義亦有此條云怨人不如自怨來諸人不如來諸己得也譬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兩文各

有字誤貌自眩眩當佗既繆稱訓佗自示古既字文自官當依中論佗人自官為是

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

中論 備本

篇

思六

六

中論單稱子思以上條例之知其出子思書中論申其義云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寡猶獨也

堯身長十尺眉乃八采舜身長六尺面頰無毛禹湯文武及周公或勤思勞體或折臂望陽或禿背背僕聖賢在德豈在貌乎

梁元帝金樓子古詩 篇下孔叢居衛襲之

荀子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宋符瑞志云舜長六尺一寸北堂書鈔一引帝王世紀舜身長六尺又引孔叢子堯身長十尺白虎通義論異

表云堯眉八彩舜重瞳子禹百三漏湯臂三肘文王四乳武王望羊周公背僂羊陽古通望羊高視貌金樓子與王篇周武王發望羊高視

免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免為未定分也積免滿市過不能顧金樓子太言篇化過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袁紹傳注金樓子鄙下有人字

李注引慎子云云下曰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其實慎到商鞅皆在子思後非子思載慎到語也人主自滅則眾謀不進事是而滅之猶卻眾謀況智非己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聞其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算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御覽六百二十引子思子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鈔本北堂書鈔十又

又一百三十三載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子思子繆稱訓下句作桀不下陸意在求文之工而改之與上所舉三寸之轄一尺之榘同例古書不爾也淮南

又申其義云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諒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陸而天下亂

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間也此

即同言而民信信在言辨之義似亦桑棣篇之逸文情哀而歌歌弗信矣其茲則是其聲則非也鈔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引子思子

繆稱訓他夫子曰蓋子思子述夫子之言也信古申字檀弓云子夏既除器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也而曰哀未忘也此誠中形外之義也

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復失狸者也御覽九百一十一引子思子謂狐為狸者當依繆稱訓他謂狐狸為字衍文狐與狸本二物今謂之狐狸者非特不知狸并不知狐者

也忽見狐又謂之狐狸是有得於狐而復失諸狸矣此見名實之宜辨也繆稱訓云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淮南子申此語甚明顯

管仲續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御覽原注云見家語今家語不見注誤也明陳耀文天中記四十九引子思子續他繪朝他廟絲他紫繆

八百十五

御覽原注云見家語今家語不見注誤也明陳耀文天中記四十九引子思子續他繪朝他廟絲他紫繆

稱訓取斯文也楚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
美而不尊績當以繪為正績織餘繪會又采繡也錦
織文也朝廟義通凡絲必先練而後染練染既成乃
可用以織繡子產如絲得練染法故曰美而未有成
功人遂卑視之故曰不尊管仲如絲於練染先不且
即成繪錦亦醜故曰惡然其功曰成器雖小而人樂
用之故曰登朝子思斯論最允
中行穆伯手捕虎御覽三百八十
亦引子思子而不能生也盡力優
而克不能及也據淮南
稱訓增
御覽無下二句文意不全蓋節引爾故據繆稱文增
思六
九
之繆稱訓繆伯繆捕作搏古字通詩雲漢后稷不克
箋云克識也克不能及謂其識有所不足也擒虎亦
有術繆伯未得其術雖其力足以殺虎而不能生獲
故繆稱訓申其義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
遠惟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
不肖惟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穆伯手搏
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有所不及也謂繆伯未
尋擒虎之傳力雖優亦成而無悔之徒而識有不逮
見非好謀而成者也
東戶氏紹荒屯遺美好亟精拱默而九竅以喉流當是

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者餘
餘宿之畝首其歌樂而無淫其哭哀而不噤者皆至德
之世也路史肅紀注天中
紀一引子思子
天中記首句東戶氏下有之熙載也四字各本作東
戶季子之世路史注引淮南許注云東戶季子古之
人君高注同雁行路史注作顏行茲依初學記改繆
稱訓取是文也末句餘糧宿諸畝首初學記作耕耨
餘糧藝文考證又作耕耨困學紀聞十并無此二字
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期通典九十一云王
肅引子思子書
義詳禮經器服經傳
思六
十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
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
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詭此為不
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此皆利之大者也馬氏文獻通考二百八
肅氏郡
肅讀書志二孔叢書訓纂之
孟子與子思季不相及周季編略辨之已詳史荀孟
別傳併孟軻受業于思之門人孟子外書性善辨云
孟子受業于思之子子上斯言最為覈實而據郡齋
讀書志肅氏所見七卷本已有此條即劉向所校二
十三篇中亦似早有此文故別女母儀傳藝文志自

注竝謂孟子師事子思風俗通窮通篇淮南子汜論注亦同史記索隱引王劭說亦以荀孟列傳子思之門人人字為衍蓋二十三篇中在秦漢間已多後人附益之文與晏子管子同劉氏父子校中秘書信從其言故向佗列女傳散佗七略皆本之為說是則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其言固未覈實謂劉向所校二十三篇無此條亦似矯枉過正之論也讀者知其為後人附益之詞斯可矣

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禮說不與焉因學紀聞

又又七引子思子孔叢子標訓是語

思六

士

三十一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

繆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全上

孟子曰蓋自是臺無餽也國君欲養君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桌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全上子上之母死而不哭門人問諸子思曰管者子之先君子也子思曰管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為不為白也母禮記檀弓

注云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記曰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案出母有嫁不嫁之別禮為出母期謂出而未嫁者也出

思六

士

三十一

母而嫁是謂嫁母嫁母惟從者有服不從不為服也孔氏先代有為出母服者出而不嫁者也故曰無所失道出而不嫁禮宜從厚所謂道隆從隆是也子上之母蓋出而改嫁者故曰不為伋也妻改嫁本可不服所謂道污從污是也云伋則安能者歎其事有異於先君子也先君子謂先代之有賢德者其德本於子思故孔氏不從先君子而一守子思之訓如以先君子為至聖則孔氏斷從至聖不從子思矣記云自子思始者記孔氏家事之始變也或變而失或變而得隨文見義初不一科必謂記言自子思始示子

恩之失則自史佚始豈亦譏辭乎史佚以義起子恩以義斷者也

子恩曰器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百矣器三季以為極凶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全上

注云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案焉百當作焉爾猶云於此也論語女得人焉爾乎坊本亦誤為焉百子恩之哭嫂也為伉婦人倡踊全上

注云記善之也

曾子謂子恩曰伋吾執親之器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恩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器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全上

子恩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恩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恩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全上

無其時者時子恩失伋不能以大夫器其母也注以

為器其出母謬說詳禮故

穆公問於子恩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恩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有何反服之禮之有全上

注云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子恩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恩子恩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恩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全上

思六

當是子恩之從母死百從母小功服故來赴從母嫁衛庶氏故曰庶氏之母死子恩以服同外祖父母故恩皇而失之哭於廟

孟子車

御覽三百六十三引聖證論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恩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竊謂孟子未必是子恩弟子謂子恩書有孟子字其說妄矣藝文攷證引傅子以為字子輿文選注同今孔叢子作子車師古注藝文志引聖證論亦云字子車以為居坎軻云云未得其詳是則其改子車為子居而以為居坎軻之說者乃六朝時

之野語卽聖證論亦燕是言也御覽所引卽據師古所斥本言之非聖證論原文如此

祝穆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載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

戴御覽四
百三

困學紀聞十以為莊子逸文翁注謂御覽誤入子思子下

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繫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冠蹠屨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思六

未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全上

莊子讓王篇有此文翁注困學紀聞以御覽為誤入子思子下今姑附此

凡編輯逸書或以引見諸書為次或以義理相同而附排比於後原燕義類可言攷子思子原書次第惟意林可見其略故居首以下據諸子史注各類書為次略進退之末以通典通考郡齋讀書志困學紀聞為次而以孟子檀弓之記載語殿焉又以御覽之誤文附焉合而

讀之若子陽徒憂於君國魯穆之失問於大臣失禮於高士皆當時君臣之昧大體者也學以益才廉以養身為子思之自道信在言其諸節又以見凡事皆當亦己人主自臧與舜好問相反而桀紂之所以凶亦以自用故也哀樂失其性狐狸失其名可見名實之宜辨管仲子產中行穆伯諸節為論人之學孟子之問夫子之教又其傳授之大信斷圭殘璧合而完焉是在好學深思心知其

思六

未

意者

子家篤校

子思外篇卷之七

附錄

定海黃以周輯

夫子閑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記問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思七

三〇五九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偁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子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子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上雜所述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

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孔叢子雜訓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淡有思而寡之得也於學則

寤焉吾嘗企有望而其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困學紀聞引說苑此兩條係子思子

縣子名瑛魯人問子思曰吾聞同譽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

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恣偁夫子聖人是謂聖

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

曰然子之問也魯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

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

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珠璣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卒

惡不佞夫子之歎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

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其識其

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

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

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

敬之白也未論敬問子思曰然吾嘗從夫子於郊遇程

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

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佛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寔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大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少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問之曰無恩之甚也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會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尋嗣先君之業二季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假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善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恩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算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

獲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昆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成康堯舜亦改正堯建丑舜建子成康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王肅改竄孔叢子意在攻鄭成康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去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管文王舍適而去其大微子舍孫而去其弟是

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去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去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去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去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去制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何有不難之詞公曰舍賢去聖舍愚去賢何如子思曰唯聖去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阻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他氏引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又百乘君任軍子思子旅率得此人率達通謂將帥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會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孔叢子居衛

思七

五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須眉太平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憎此之須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縱負之別其榮多矣若無此須眉非彼所病也管彘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當作六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背僕亦聖不以須眉美鬣為備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須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假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金樓子引子思子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賢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棄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魯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人似各字當之脫諺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報禮以柔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

思七

六

秋也假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賢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始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辜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雷妻矣孟軻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傳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

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
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
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
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般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
同轡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般人獨否何
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
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遷犬戎追王大王王
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

思七

七 二九十三

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
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
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
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亾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
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
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束脩奔而從
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
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
追王不亦可乎

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

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
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
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伯受珪璜鉅鬯之
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
為伯也

子思季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
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百殊
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百假令周公堯舜
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伯欲以喻民也
簡易為上而乃故伯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

思七

八 九〇九

意兼復漢與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魯魯委
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似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
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
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
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
脯理化周易祖君屈於陳蔡化春秋吾困於宋可無化
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季十六書四十
九篇世無他微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
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
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眾連鄰國以輔文

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
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
管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恩曰凡未聞者為
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
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恩乃告
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
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遍親告用牲史告用
幣鄭康成義告祭用幣無牲
王肅改竄此文意在攻鄭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
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
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

思七

九

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季者所在而
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餼賜服以
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
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
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
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
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
罪入其疆土地墾闢耆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
南巡又月至於南嶽又南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
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

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
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
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恩曰告
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
其禮同乎異乎子恩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
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
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孔叢子
巡狩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
諸侯子恩與之友穆公因子恩欲以為相謂子恩曰公

思七

十

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恩對
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
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
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身可也不
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
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孔叢子公儀高
士傳引子恩
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
之謂子恩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
恩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恩對曰彼為人
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

逃之此舉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輒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非子思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

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賢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臣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滋滋猶華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算能容子也盍亦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舉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會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由古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賢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鯨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

曰鯨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丞一魴之餌鯨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鯨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忘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公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別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恩也

思七

三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知非己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其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其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據御覽引子思子校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福矯之則逆而

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慚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

思七

南

則弔而加麻文子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季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履以行事也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季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戊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未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問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小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翬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

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淡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處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衛侯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上然

不以衛之禍少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

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

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

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

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

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

思七

五

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

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

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實子思曰

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

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

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僂李

音僂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廉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

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

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

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

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變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

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

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

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怨似恐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

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

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

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燕伯吾國大人眾圍

思七

夫

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

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

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

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嬪女復子思聞之曰

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僂禮

也大記凡復男子僂名婦人僂氏不言姓小記婦人

書姓與伯仲書銘之例也王肅改竄此文誤合之

費子陽魯大夫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涕不可禁

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

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

治而汰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汰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慮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類聚引子思子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併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思七 七

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願恤之子思曰公子不立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紊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儀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會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資賜人不喻

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焉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間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阻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呂覽引子思同

思七 七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俛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僕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紊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成也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

且無所成也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固人之所做也夫
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成也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
事君所謂無成也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
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
能事君

于家驥校

五九

一七卷共計五百七十九字

江陰南菁書院高彙康刻字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鄭注補正

門弟子離讀校栞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序

禮記中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相次焉。沈約謂此皆子思子。有徵哉。漢志子思二十三篇。新唐志子思子七卷。蓋傳者微矣。其在禮記中者。坊記表記緇衣。其別皆稱子言之。古稱師曰子。知其為子思門人記之也。則與中庸為子思作而不稱子言之者。體例不同。九江朱先生曰。三篇子言之。皆子思子言也。斯從沈約說焉。韓文公曰。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今讀此三篇。皆與中庸相發明。固承曾子而開孟子。絲絲乎其克以孔子之學世其家也。今之世。去子思子之世。雖遠云何。其言有逆觀今之世而先言之者。其在于今。變而通之。其學則體立用行。足以濟中邦斯民於生生也。朱子著中庸章句。今有賴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序

若此三篇。明季黃石齋為之集傳。將以納忠。猶未暇攷之深爾。禮家諸說。自鄭康成注以來。大抵釋此為孔子言。而不察此為子思子言。其有不安。則謂記言者之失也。殆讀其書而未論其世歟。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是孔子所脩者至獲麟止也。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迨踰年而越滅吳矣。坊記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此子思子時魯春秋也。異於孔子所脩者。以吳楚言也。故坊記引論語。緇衣引葉公之顧命。皆在孔子後也。子思子之世。由春秋時。而將遞戰國時。周衰甚矣。故表記言周道者。言其民之敝。欲救其民之失道也。非譏周道也。烏可滄以孔子時。欲為東周而言周監二代之文者乎。其他諸說。或於鄭注外。不稽古訓。不參文法。遂執一以疵其言者。

妄也將使記言者欲垂示天下萬世之心無由明矣。朝亮不敏。冀有所明。致辯於斯。斯曰。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三篇分卷。而又附錄焉。都為四卷。斯雖區區。以俟君子。昔嘗語同人口。三禮之學。漢鄭注尚焉。惟不無所遺也。亦不無所失也。惜乎唐孔穎達疏不能補正以明之也。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此詩鄭箋之補正。毛傳也。漢季之後。遞宋以延於近代。禮家讀鄭注者。或補正焉。其說之散見者。則苦難見矣。其說之萃會者。則采之未皆。狐裘粹白也。而鄭義之善者。或因以不章。且鄭義之善者。既無須補正矣。孔疏申之。何其詳以博也。禮家或汎汎然。又從而衍之。不亦繁乎。此學者所以言禮學之難也。況異學蔑禮。將曰。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序

二

失而求諸野。窳矣。其敢不懼邪。邇年。方欲約禮家言為鄭注補正。每分節以謹案明之。其後申以釋曰之辭。猶疏義也。其辯孔疏者。亦列其中。雖訓詁之微。且不遺之。其宜音者。依陸德明釋文例為音。可始學資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禮書綱目。此宜有酌乎鄭注者。先導焉。庶幾博而有要。易而無難也。今朝亮乃年六十有九。于飛三日。旅巢悲秋。昔之志將莫畢歟。乃脩舊業。其完者。惟子思子言三篇。其餘方草創。兼大戴禮。皆附錄存之。若禮運篇。明天下為公。為家者。若學記篇。宜萬世法者。若儒行篇。皆孔子言。而申其義者。彙中亦苟完矣。大戴禮所存。若孔子十篇。辯阮氏本誤。登非周公之言也。若武王踐阼篇。辯席銘。几銘。觴豆銘。戶銘。諸誤解也。若衛將軍文子篇。辯盧氏注。未悉

諸賢行狀也。是故禮說之要。實通時務。今所為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有旁及禮經者。論語答問。亦旁及之。若孔子之母。殯於五父之衢。以左傳例之。斯殯故宅之禮也。而以爲道殯者。誣。貞女。古禮有之也。而以爲非禮者。誣。拜者。答者。皆由禮之性而生也。而以爲強制者。誣。既旁及詳焉。斯不具也。順德簡朝亮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序

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目錄

目次

補正序

卷一

坊記

卷二

表記

卷三

緇衣

卷四

附錄 凡附錄禮記儀禮周官大戴禮補正二百零六條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目錄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

順德簡朝亮述

坊記坊古通防

謹案禮為民坊。反禮者刑。當命而令之。皆以助禮之坊也。非妄設坊也。子思子每言之。門人皆記之。故名之曰坊記。隋書音樂志稱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禮孔疏稱鄭目錄曰。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釋文稱劉瓛之言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由是言之。中庸稱仲尼曰者。孫稱其祖之字而述之也。蓋猶禮祝辭所稱也。則中庸為子思作之。信矣。若夫坊記表記。其篇首稱子言之。皆與緇衣例同。蓋稱子則著其為師也。斯皆門人述子思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而作者歟。其篇首皆稱子言之者。別乎論語而變文也。其下或稱子云子曰者。以篇首既別則無嫌也。皆子思也。非孔子也。故坊記引論語焉。坊記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其言越者。子思子據其時魯春秋而言也。故緇衣亦引葉公之顧命焉。葉公卒於孔子後也。葉舒涉反釋曰。陸氏釋文引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據鄭目錄焉。鄭不統六藝為禮坊。於義未融也。且坊記引論語矣。豈惟六藝乎。孔疏於坊記篇首稱子言之者。以為一篇總要。故特稱也。是矣。而於坊記諸稱子云者。以為其意稍輕。非也。其意皆承篇首而申焉。公羊傳有子沈子曰之文。何休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今記者首稱。別乎論語。豈可稱子孔子曰邪。如稱子思子。則無以著其為師矣。故首稱子言之也。論語稱子云。吾不試。故藝。蓋子云有然。今記者首稱則不同。是先變文以為別也。漢志。子思二十三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新唐志。子思子七卷。公孫尼子一卷。蓋沈約在梁時有攷焉。劉瓛在南齊時有攷焉。漢志公孫尼子下自注云。七十子之弟子。蓋班氏亦略言之爾。冠讀去聲。辟與避通。邪讀若耶。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音譬與平聲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又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十一 坊記 二

曰。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辟與謹案此經文之首。蓋一篇總要焉。禮謂道之節文得中者也。民之失德。或太過。或不及。而皆有所不足焉。若民習不美。其所不足尤多也。故正民德者。必禮以為之坊矣。禮大道也。大為之坊。民猶踰越之。安可無助禮之坊邪。明乎出禮則入刑。不可無教命也。故經下文每曰。以此坊民。蓋謂禮坊焉。非皆列其踰禮坊若斯乎。周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遂曰。伯夷播刑之迪。蓋伯夷典禮。其折民者。播告以刑而迪命也。周官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又曰。以鄉八刑糾萬民。蓋教命以糾之也。坊猶防也。淫者非禮之甚也。欲者非禮之漸也。糾吉西反

釋曰。禮經解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蓋禮嚴其禁焉。故刑法命令其禁皆宜嚴矣。此鄭義也。伯夷舜時典禮者。詳尚書集注述疏。周官大司徒言五禮者。鄭司農謂吉凶賓軍嘉也。其言八刑者。謂不孝不睦不嬖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也。嬖與姻通。或曰。命如孟子謂有命焉之命。故以坊欲也。然命當罕言。何以坊民乎。是於經下文不貫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嫌音歎亡古通無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十一 坊記 三

之級。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為嫌。差楚宜反謹案左傳曰。在約思純。蓋非以責民也。孟子曰。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此論語所以言富之也。富之則民不貧。曲禮所謂庶人之富也。庶人而能仕者。斯貴焉。經所以由富而及貴也。禮說。嫌。古通嫌。因為異文。貴不嫌於上。則無僭亂矣。益者漸進之辭。亡古通無。大盜亦亂。故統言之。論語曰。好勇疾貧。亂也。此盜亂也。讓者曰。古制恆產。今不能然。如薄稅斂以富之。則節而有文也。是禮也。其無盜亂乎。子思子言禮為民坊而先及盜亂也。可不念乎。釋曰。古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里居及焉。其差等也。公侯。

伯子男爵也。卿大夫士亦爵也。自一命至九命非九級歟。周官詳矣。此鄭所據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八年文。漢書趙充國傳。避嫌作避嫌。蓋古通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幾如字。茶音徒。乘去聲。

鄭氏曰。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眾家恆多作亂。詩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四

一。行去聲。惡鳥路反。

謹案論語曰。貧而樂。謂樂道也。今言好樂者。好此樂也。論語曰。回也不改其樂。蓋好此樂矣。詩大雅桑柔篇。荼苦者。謂苦毒。千乘百里之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謂其制之不過焉。子思子當周衰之季。由春秋時而將遞戰國時。天下不從亂者幾何。列國諸侯。率大夫家富專都城者。兼并違制。而畔天子也。於是乎貧民從之。而荼毒甚矣。故子思子言之則多危辭。蓋以明禮坊之必不可失也。并府。盈反。釋曰。詩蟋蟀云。好樂無荒。或以疑此經。非也。詩豈為貧者言乎。鄭注言千乘者。蓋自周官及司馬遷之制。而推之也。

孔疏申之。亦失之矣。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豈不異於孟子乎。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子產之言也。孟子之言猶此也。圻與畿通。王畿方千里也。同者攷工記所謂方百里為同也。以百里而開方。則萬里矣。况方五百里者乎。何其制之過也。衰讀若等。差之差。論語包氏注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今攷詩魯頌云。公車千乘。遂云。公徒三萬。蓋一乘三十人也。周官小司徒注引司馬遷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數與魯頌同。今孔疏引司馬遷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數則又不同。蓋司馬遷有田穰苴附之爾。非皆古之制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五

史記言之矣。隱元年左傳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參猶三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音扶。朝直遙反。鄭氏曰。位朝位也。

謹案章明也。經上文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蓋禮有節文。於人情疑者章明之。微者別察之。故此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禮之章疑者。皆欲別微。斯凡事如禮而止所淫。則人情無嫌矣。豈不可紀乎。故經下文曰。夫禮防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經以三者特挈其文。互通其義。而遂以

其義之尤易見者各錄其文而敘焉。周書無逸曰：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左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是不惟若詩闕雅序，言不淫其色也。而淫色尤易見者，故經遂分言之。則其餘可推也。禮本德坊淫，反禮者刑，故曰：刑以坊淫。學者觀其會通可也。易以智反

釋曰：史記有章明較著之稱。經下文鄭注云：章明也。今以舉於前爾。中庸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今言別察其微也。周書言淫于逸者，若淫聲之樂該其中矣。引左傳者，莊二十二年文。禮家說於經文特挈而言禮者，惟三分之一。而不以為互通也。則經文若參差然。荀子王制篇云：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六

同。物不能贈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荀子說與坊記略同，所異者，子思子自性善而言制禮，荀子乃自性惡而言之。學者辨焉。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 盍音曷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

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眾也。辟與避通皆為之 為去聲從才用反

謹案經下文再引春秋者，皆曰魯春秋，明非孔子所脩者也。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今孔子所脩者，削書吳之文，魯春秋記晉喪曰：就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今孔子所脩者，削書及之文，蓋所引為魯春秋也。而此引春秋不言魯者，以此稱楚越，則表其為魯春秋矣。孔子所脩者，於哀十四年獲麟絕筆焉。哀二十一年左傳曰：越人始來，始通魯也。通魯而史乃有書哀二十二年左傳曰：越滅吳，越王句踐滅之也。故坊記稱楚越，明與春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七

傳稱吳楚者不同。蓋越王句踐之喪，則在孔子所脩春秋後矣。子思子引魯春秋而不引孔子所脩者，以其大義略同，故引國史則其時共知也。詩逸詩相視也。句音鈞

釋曰：引春秋傳者，宣十八年公羊傳文。鄭據孔子所脩春秋而言，故其言越者，於義未析也。孔疏以為非當時之事，亦失之矣。莊七年公羊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蓋不脩春秋者，孟子所謂魯之春秋也。其在子思時，魯春秋必有續書者矣。魯春秋於楚之王喪既不書，於越之王喪亦不書，後史如前史之例也。孔子所脩者，不書楚之王喪，因魯春秋也。此所謂筆則筆也，而又有削則削焉。故孟子則謂孔子作春秋也。引周

禮者周官謂人職文鄭但取其稱主之言非以坊記此經言讎言友也襄十九年左傳宣子於大夫荀偃稱主矣鄭謂人注據焉兩星之兩讀去聲實與隕通或曰易說卦云乾為天為君此孔子說也故孟子稱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子思子言之何以不稱孔子說乎夫孔子述而不作斯有天下公言而孔子述之者矣禮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大戴禮本命篇略同其說皆無繫所前也公言也坊記稱家自大夫而言故曰家無二主喪制稱家統庶人而言故曰家無二尊其理同也相視爾雅釋詁文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八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謹案嫌者似君之嫌也示民不嫌也者欲辨其似君之漸也得同姓者漸得之也易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釋曰僕御僕右車右孔疏詳矣陳氏結云不同車以遠害也此大失經義焉將同姓皆可疑乎異姓同車豈不害乎且害者何必同車乎曲禮云齒路馬有誅夫齒君馬之年而罰之豈以其害乎非以其有不敬之嫌乎今經言不嫌是嫌其似君而止之也非猜疑之謂也此異於楚令尹威

儀似君之實也故謂之嫌也釋經者何為因陳說而疑經乎令尹詳左傳襄三十一年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鄭氏曰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

謹案孔子聖人也而嘗為委吏乘田蓋人浮於食者若斯矣故孟子稱其宜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斯君子心也雖貴者尊以富辭之而不居也雖賤者卑以貧居之而不辭也乘去聲

釋曰子云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釋文稱焉蓋異文也書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九

盤庚說云浮勝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社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社而審反已音紀亡如字音志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簋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上時掌反

謹案惡猶癘也會子曰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社臥席也席坐席也曲禮曰請衽何趾又曰請席何鄉而敬尊者則衽亦坐下焉就位之賤尊尊也若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也詩小雅角弓篇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與祖通 鄉去聲 比

釋曰。禮說。計年者自生齒以上。故序年曰齒。鄭稱禮者鄉飲酒禮也。周官有秩敘之稱。蓋祿秩異者貴焉。論語說惡食麤食也。引曾子者大戴禮本孝篇文。竭力事之以力也。孝子惡食。則其美養親焉。若幽風言采荼食我農夫也。釋詁云。元良首也。易傳云。元者善之長也。故良曰元良。斯善矣。鄭釋詩者。以為其人無善而惟善怨焉。此於經文豈叶乎。毛傳之義。本荀子儒效篇也。毛詩由荀子傳之。論語云。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今無良者黨爭而不讓。此黨與彼黨爭。各為一方而相怨。皆以受爵求安故也。卒之無良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十

而比周以鄙者黨中亦爭焉。斯黨愈少矣。斯愈見己之名辱而身危矣。能不亡乎。詩孔疏失之。荀子黨作與。或作譽者。譌也。朱子詩傳讀已音以。謂終亦必亡而已矣。蓋詩有倒文之例。今言亡而後已。亦痛辭足以戒也。已止也。或議其不辭。非也。唐石經於此作音紀之已。與荀子毛鄭同。今據詩節南山云。式夷式已。釋文云。已毛音以。鄭音紀。由是推之。其字形近似。或異讀之。亦毛鄭例也。詳論語集注述疏荷蕢章。食我讀食若嗣。長丁丈反。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謹案經上文曰。則民有所讓。此文曰。則民作讓。經下文曰。則民與讓。此互文也。猶曰。則民有所作而與讓。蓋以明禮坊之效也。禮說曰。莫尊於君。而己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己者無所不讓可知也。為去聲

釋曰。互文相備。諸經有焉。若書堯典之敘四時。易說卦之敘四方。其例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借與背通。畜許竹反。古音許又反。號平聲。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又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十一

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又曰。死者見借。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衍若謹案死亡為國家死亡者。出行在外曰亡。存在國也。利祿先之。念死亡者也。方氏曰。若周官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若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是也。不借大學所謂民不信也。借與倍通。猶背也。託如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之託。惟不借故可以託。此互文也。詩邶風燕燕篇。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歸。莊姜遠送之于野。是也。畜毛詩作勸。說文曰。勸勉也。從力。冒聲。此古音也。以音近而異文。朱子曰。先君

莊公也。寡人。莊姜自稱。言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戎常念之。是也。畜。古音與好諧聲。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今以思先君者。畜而好我焉。為國家之為去聲。地蒲對反。居危反。助許玉反。莫報反。

釋曰。襄二十五年左傳云。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其言亡也。則曰。行乎。蓋出亡也。引周官者。司門職文。此宋方氏慤說也。鄭注以詩為衛定姜之詩。釋文云。此魯詩也。或曰。蓋韓

詩於此與魯詩同。後漢書列傳云。鄭玄少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韓詩其說也。然則毛詩箋在後矣。故鄭禮注言詩者。與詩箋不同。詩燕燕云。遠送于野。則毛詩序其本義也。鄭箋云。戴媽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

義。鄭言以禮義者。於經病添文也。今禮疏之病與箋同。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鄭据以轉注焉。非毛詩義也。鄭注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此以一句讀之。是順經文者。乃申之曰。無理也。使讀者惻然。長句中至老弱。可微讀之。無理其家。豈不借乎。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曰。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頒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人尚德不尚言。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謙。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謙音志。行去聲。

謹案人者。詩周頌所謂無競維人也。今國家不吝祿以貴

人。是所貴者必其人之宜祿也。民敢有爭心。貪祿而不讓乎。技者。大學稱秦誓所謂人之有技也。若冉求之藝。有政事才而能知兵者是也。蓋非王制言執技事上而不與士齒者。彼乃曲藝云爾。豈賜車者歟。今國家不吝車以尚技。是所尚者必其技之多藝也。民敢有甘為車僕而不通六

經大藝乎。國家所貴尚者。以為我國家之祿之車。猶未足章其所貴所尚者也。故言其不吝者曰。賤祿賤車。蓋以不吝明不驕也。虞書皋陶謨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周官鄉大夫曰。攷其德行道藝。皆非徒以言為貴尚也。則君子小人之言可知矣。陶音遙。

釋曰。鄭言讓道興者。統道藝而言也。引無競者。詩周頌烈文篇文。毛傳云。競。疆也。鄭箋云。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是也。詩大雅抑篇。則用周頌此文。衛武公其於此知貴人乎。論語有人也之稱。明其人足貴焉。禮文王世子篇言曲藝者。則云。以其序謂之郊人。此周書立政篇所謂藝人也。是其人得偏端之曲藝也。詳尚書集注述疏。古稱六經曰六藝。尚書大傳云。學大藝焉。蓋藝莫大於六經。興學者必興藝矣。史記孔子世家稱其教弟子也。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弟子列傳所謂皆異能之士也。或曰。祿與車。禮制也。其不當言賤歟。殆記者之失也。非也。夫吝賞者。必以賞驕人。豈非貴祿貴車邪。鴻範八政。二曰貨。漢書所以登食貨志也。曷賤乎。中庸乃曰。賤貨而貴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主。

德蓋言各有所當也。虞書堯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與皋陶謨不同而同。蓋奏則必納焉，明試者，民衆皆明矣。釋詁云：庶衆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如字，平聲，音利。芻初俱反，蕘如遙反。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泄，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去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十四

謹案國語曰：爲民者宜之使言，庶人傳語，而後王斟酌焉。蓋爲益下之施也。易傳言益下者，則以天施象之矣。是下天上施也。犯如孟子稱君子犯義之犯，蓋上不酌度而取民言，則於義有犯焉。而施乎下者，必無天澤，則民亂矣。書曰：罔不配天其澤，言治也。信不欺人，讓不專己，皆能酌也。報者報上施也。詩大雅板篇：詩說芻求草者，蕘采薪者。徒反。

釋曰：經言犯者，鄭注略焉。孔疏以犯爲犯上，於文未適也。民亂蓋因無天澤爾。孔疏以爲有君恩而不領，於義未析也。鄭注云：酌猶取也。鄭以爲酌度而取之也。孔疏云：酌取也。無猶之爲言，失其義矣。詩角弓云：如酌孔取。鄭箋云：孔

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其義也勝讀平聲。泄，臨也。詩采芻毛傳義也。民莫重於死，故鄭以死明重報焉。尚書說：民人也。商頌歌殷先王矣，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蓋稱古之人君也。詢，謀也。釋詁文：鄭以謀申酌施也。引國語者，周語文，韋注云：爲治也。易象傳云：益損上益下，遂云：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蓋天施則地承其施以生也。坊記所以惟言天施也。釋文：施始歧反。蓋舊讀去聲。今讀如字。平聲，以舊讀失成文之聲也。古義不以四聲異也。篇中讀先後字亦然。引書者，周書多士文。此倒文也。猶曰：其澤罔不配天，此言殷先王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十五

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鄭氏曰：爾，汝也。履，禮也。言汝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鄉去聲。

謹案詩衛風氓篇：爾者昔男子爾女子而告之。今女子述其辭也。履，毛詩作體，其義通也。易傳言有禮者曰：故受之以履。禮祭義曰：禮者履此者也。大戴禮：履此作體。此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詩言民之爭怨者，女子始自以身從男子終爲所棄，雖食貧室勞之善而不見稱，惟歸過於室人而有咎言，故女子乃爭而怨之曰：鄉者豈不告我云，既爲爾卜，既爲爾筮，於禮得吉，無咎言，蓋民之爭怨者有如此。由其善不稱人，過不稱己也。誤莫辨反，爲之爲去聲。

釋曰。履禮。爾雅釋言。文。鄭釋此所引詩。反其詩之本義焉。引詩者。雖斷章取義。當於其詩無相反者。且其曰。彼過淺。豈皆過則稱已乎。詩毛傳云。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蓋毛據異文也。其釋體與書金縢說同。惟坊記引詩。子思子所傳也。詎宜以毛詩易之歟。卜筮兩吉。誘告之虛辭。其辭云。履禮乎。斯所謂非禮之禮也。引大戴禮者。曾子大孝篇文。此節鄭注。今孔疏無說焉。以上下諸節疏文參之。乃脫且誤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徒洛反。錫乎老反。

鄭氏曰。度謀也。錫京錫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龜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共

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謹案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猶稽也。度毛詩作宅。蓋宅則度之。此音近而義相生。故異文焉。若今文尙書宅皆作度也。錫京猶洛師也。京大也。猶師衆也。春秋傳所謂衆大之辭也。詩自成王而言。亦子歸美於親。臣子一例也。蓋人莫尊於君親。此從上節言凡人相與者而遞進之。以起下二節君親之義。

釋曰。考卜者。鴻範之稽疑也。故詩毛傳云。考猶稽也。度。謀釋詁文。鄭稱錫宮。蓋猶詩京室然。非衆大之辭也。引春秋傳者。桓九年公羊傳文。鄭釋詩惟自臣而言。則經之爲文偏矣。孔疏申說亦不然。僖元年公羊傳云。臣子一例也。蓋

此皆例同。今陝西行省西安府長安縣古錫京在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與汝通於。乎猶嗚呼。

鄭氏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尙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謹案爾雅曰。元良。首也。蓋君以良爲德。今稱君良德之顯焉。或曰。此言良臣也。董子引此而說之曰。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亦一義也。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之正。王官之長也。此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而告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七

庶邦之臣者歟。若酒誥。庶邦之臣也。故其辭稱爾君焉。如告庶官而入告天子。則當皆言我君矣。今告庶邦之臣。則曰爾君。庶邦之臣自稱。則曰我君。蓋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也。豈音祕長。丁丈反。

釋曰。鄭意君陳爲周公之子。鄭以此篇亡而意言之爾。今無以見其必爲周公之子也。夫周公既沒。三年喪畢。然後君陳可正成周。則成周無正不已久乎。且書序何以不言喪畢乎。王都之官。當喪畢而就之也。蓋異於諸侯自君其國者矣。東晉僞古文尙書。孔疏不察焉。而反據之以譏鄭。則妄也。經引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今僞君陳。則竄而爲人君告臣也。何其導諛乎。凡辯僞古文者。詳尙書集注述

疏釋詁云嘉善也。絲道也。猷與絲通。董子說見春秋繁露。竹林篇詩兩無正箋云。正長也。尚書說云。茲戒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秦

鄭氏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謹案予我也。紂殷王名。所謂獨夫紂也。朕亦我也。古之通稱。朕與予變文者。迭稱故也。生日父。死曰考。文考以諡繫稱也。

釋曰。釋詁云。勝克也。則克亦勝也。鄭轉注焉。釋詁云。予朕。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六

我也。天子稱朕。秦以前未有此制也。釋考義者。曲禮文。周書本典篇。曰文考。曰武考。皆稱其諡也。或曰。文考。文德之考。通稱也。非也。鄭謂今大誓無此章。此鄭據所見古文本也。亦據今文本與古文所同者也。孔疏乃謂鄭不見古文。孔據偽古文云爾。大誓逸文。今猶有可攷者。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地式氏反 謹音敬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記父母之過。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以已善駁親之過。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駁邦角反

謹案禮說曰。易稱幹父之蠱。斯蓋前愆也。則親之過皆棄忘焉。三年不言者。尚書大傳謂未嘗言國事也。謹古通歡。鄭釋檀弓引此書者曰。謹喜說也。今此當同。三年喪畢。言乃喜說。此以知三年不遽改而改於其後者。皆善為之也。

蠱音古 說音悅

釋曰。釋詁云。弛易也。郭注云。相延易。釋文。易以豉反。蓋凡事之相延易者。漸棄忘而不覺矣。尚書有高宗之訓篇。鄭書注謂其篇亡。是也。今偽者竄其辭於偽說命焉。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匱其 魏反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五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詩五各反 幾平聲 說音悅 復扶又反

謹案從命不忿者。此言思諫時。知命不可從。而暫從命者也。此從命乃不得已。故以不忿明之。曾子曰。諫而不逆。又曰。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明乎暫從命不逆。而任過於己焉。曾子曰。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其從命之常。豈惟不忿已乎。勞而不怨者。苦之不以爲苦也。內則曰。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蓋與論語稱勞而不怨者同。詩大雅既醉篇。毛傳曰。匱竭也。謂行有不得而竭極也。內則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不義。夫無不義則無得罪。安見行有不得者。故孝子不竭極焉。曾子曰。大孝不匱。執古通執。爭去聲。

釋曰。引不逆者。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文。下引大孝者。同。小戴禮祭義有取焉。引不用者。曾子事父母篇文。引以德者。曾子本孝篇文。皆列大戴禮曾子十篇也。或曰。忿當作怠。

此破字釋之。非經原文也。曾子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懈。或曰。人子聽從。所謂諫而不逆也。惟不懈於諫焉。

或曰。父母聽從其諫。人子不因其聽從愛已遂以怠也。彼欲破字者。將由前一說釋之歟。將別為以德從命者言不怠歟。皆未察乎不忿之義也。史記貨殖傳引周書。則有匱與乏相因之說焉。左傳於成九年稱代匱。於成二年稱承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乏。左傳說以之互訓矣。此匱乏為乏止也。惟匱竭為竭極者。鄭箋亦從毛傳而言之。蓋詩本義也。其義尤洽也。史記商君傳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謂士直言也。孰古孰字。孰諫者。如物之待孰。宜不息亦不急也。爭猶諍也。即諫也。鄭注諤諤釋文作鄂鄂。與曾子立事篇文同。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綽音卓瘡。以主反。

鄭氏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瘡病也。更平聲。

謹案族同姓九族也。爾雅釋親。首曰宗族。次曰母黨。而不稱母族焉。上文言父母之黨。而此惟言族者。睦於父黨。則

母黨可推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詩。小雅角弓篇。釋曰。說文云。睦敬和也。夫敬以和者。無不厚焉。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皆同姓。鄭駁許氏異義者。從古說也。禮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禮大傳言合族者云。綴之以食。而弗殊。鄭注揭焉。令善。瘡病。釋詁文。孟子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其寬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衣去聲。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差初音反。

謹案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蓋父之執友。非僚友交遊比矣。故孝子敬之如此。今雖與己位等。不敢以服章之同而忘敬焉。孝經說有廣敬之義。皆廣孝而推之矣。僚與寮通。

釋曰。差遠猶較遠。孔疏云。若尊卑懸絕。不可傳通衣服。故知與己位等。此申鄭意焉。曲禮云。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蓋三者惟執友則志同矣。服章詳書皋陶謨。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

鄭氏曰。辨別也。

謹案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曰。盡力無禮。則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人也。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君子必勉其難。豈有餘於敬之外乎？安者敬以安也，卒者敬以安而能終也。

釋曰：別如論語不敬何以別乎之別，言當明辨之也。引君子小人者，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文，引為難者，禮祭義文。曾子大孝篇略同。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壁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襲。又曰：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為其之為去聲，襲息列反。

謹案：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故曰：君親臨之，明乎父尊子卑，猶君尊臣卑，其位則以尊臨卑而不同也。書逸書。

釋曰：厥其，忝辱。釋言文，辟君，釋詁文，書為逸書者，鄭不知其篇名。春秋繁露引之，亦無篇名也。今偽大甲釁之爾。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謹案：曲禮曰：恆言不稱老，謂為人子者也。孝經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其言慈者慈於親也，言慈即言孝也。若內則言事父母者慈以旨甘也，孝經固不言慈子也。列女傳曰：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采衣，蓋戲以娛親者有然。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今經言戲而不歡，其巧變之類也。著直略反

釋曰：鄭引孟子文，蓋如古驥枯引經法，約數章之義而引之，故其文不同而義同。或以為孟子逸篇，非也。引巧變者，曾子事父母篇文，巧猶善也。孔疏本經文，民猶薄於孝，今據焉。唐石經作民猶有薄於孝，今攷篇中諸文，猶下有字，或用或不用，二者皆通例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丁丈反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謹案：王制曰：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祭義曰：七十者不

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是朝廷敬老也。朝廷貴爵，且必敬老，則天下無不敬老者矣。

釋曰：不俟朝者，王制注云：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是也。若有大故而入者，祭義注云：謂致仕在家者，是也。或曰：凡朝命治事之所，古皆通曰朝廷。若孟子於公行子家而稱朝廷也，然自天子諸侯之朝而言，尤見其敬老之至焉。行讀若杭。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鄭氏曰：有事有所尊事也。

謹案尸象神者也。曲禮稱孫為王父尸。古禮有然。主依神者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蓋以藏於宗廟焉。由此經言之。凡宗廟皆有主矣。今禮亦然。儀禮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大夫祭稱也。則主稱可推矣。方氏曰。追孝者祭統所謂追養繼孝也。少去聲。食音。嗣妃。滂佩反。

釋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引公羊傳者。文二年文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是也。許氏慎謂大夫士無主。鄭氏說同。徐氏邈駁之。禮家說各執焉。奚不察於坊記此經也。禮說。伯某字也。其仲叔季亦然。某妃。伯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繫所配者氏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非音匪。食禮之食音。禴音。寔音。寔音。寔音。寔音。鄭氏曰。祭器簋豆。簋鋼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孟之屬為燕器。君子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易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般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般

亦以觀威儀。講德美。簋音軌。鋼戶經反。饗食之。食音嗣。孟音子。與平聲。

謹案易既濟九五爻辭。此其卦離下坎上而又互焉。鄭氏周易注曰。既濟互坎互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禴夏祭之名。是也。蓋九五坎體而互離。離主夏。萬物由是長。故夏禴以薄為時義焉。六二。離體而互坎。離得坤中為牛。坎為血。此殺牛盛禮。非夏禴時所宜之義。故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天下大難既濟之時。位九五而主祭者。禮從儉薄。以叶時宜。如夏禴之時義。乃為福也。詩大雅既醉篇。經於此節。獨言以此示民者。明乎上下文言以此坊民。亦皆示民也。互相備也。長丁丈反。難去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釋曰。祭器。簋以竹。豆以木。簋黍稷器。鋼羹器。論語馬注云。非薄也。詩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客祭謂祭始為飲食者。周易鄭注。見坊記此節。疏及詩天保疏。釋文。寔易作實。蓋義同。經曰。以此示民。禮家說不承經首節言坊者以貫之。而謂此不言坊民也。失之矣。瓠戶故反。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醴音體。度如字。鄭氏曰。戒謂散齋也。承。猶事也。浮。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

主人降洗爵獻賓。又曰。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醑之。咸有薦俎。堂上堂下言觀者。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彼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禮與剛通
謹案周官酒正有醴齊醴齊之名。今日酒者通稱也。詩小雅楚茨篇。齊才細反。茨徐容反。

釋曰。說文云。承奉也。謂奉事焉。鄭言獻尸。獻賓及薦俎者。約儀禮特性饋食禮而言也。釋詁云。卒。終也。終則盡矣。醴。齊從禮。運鄭注引文。周官今本作緹齊。酒成色紅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屬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美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墓而不葬者。雷力教反。飯上聲。殯音去聲。壙音曠。

鄭氏曰。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既葬哀而哭踊。於是甲之。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也。勇音

謹案飯者不忍虛其口也。槽弓曰。飯用米貝。祖者及至葬而祖奠也。猶生時祖餞。以祖為行之始也。室有兩雷。故謂中室曰中雷。屬下南屬之下。阼東階也。壙謂墓土之域。不葬謂不會葬也。明其不弔也。此承弔之示民不借而言。春

秋昭公六年。春正月。葬秦景公。左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然春秋時諸侯以侵伐故。則有墓而不葬者。斯借之矣。寔充。說反。

釋曰。喪禮說。踊跳躍也。凡言室制者。參朱子儀禮釋宮而攷焉。周官說。窆穿壙也。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春秋於諸侯薨而會葬者皆書曰葬某公。左傳則於昭六年明其例焉。若夫春秋以隱公之弑也。惟書曰公薨。左傳云。不書葬。不成喪也。此不書葬。非不葬也。且坊記下文又別言子弑其父者。故知此為不會葬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說不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美

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弑。明年而卓子弑矣。弑父不子之甚。

謹案周官大行人稱大賓。小行人稱小客。今言客又言賓。互文也。下殺上曰弑。未踰年之君稱曰君之子。殺之與弑君同。故皆書曰弑。著其罪也。

釋曰。禮說。阼階在東。主位也。客階在西。釋詁云。卒終也。沒猶卒也。引春秋傳者。文九年公羊傳文。凡言賓客。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今以對文而互言爾。書顧命有賓階之稱。經上文曰。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陸氏本作以殺。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弑。經此文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陸氏

本作殺其釋文殺音試注及下同一音如字經此文曰子
猶有弑其父者陸氏本亦作殺其故先曰下同也蓋本又
作弑以釋文上下推之經文當一例焉唐石經坊記初刻
云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此於春秋叶矣其後改刻
作殺其則惑也春秋僖公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
齊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此公羊所傳經也左氏殺
梁皆作殺其君之子異於書弑之文諷也卓子左氏殺梁
無子字與坊記稱卓同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
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
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 无

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
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而貳其君弟音悌長丁
文反喪平聲

鄭氏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
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
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
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
也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
不明又曰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臣
亦統於君車馬家物之重者而為讀為去
聲圍音語
謹案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

可移於長蓋移以事之也弟猶悌也詩言周之詒謀者曰
武王豈不仕毛傳曰仕事也然則謀仕者謀政事也喪禮
子為父臣為君皆斬衰三年為去聲衰
七音反

釋曰鄭注云不謀仕嫌遲為政也鄭據晉語言之蓋驪姬
譖太子申生者用此嫌矣其譖於獻公曰君耄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蓋嫌遲為政也
釋謂舍之不害也遲讀如字釋文遲直志反其讀失之非
鄭意也襄二十六年左傳言宋伊戾誣太子痤者曰欲速
亦鄭所據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毛傳釋仕者古訓也表
記引此詩鄭注亦云仕之言事也今謂不謀政事焉孔疏
以仕官言之非也或以此為君子筮仕歟安見始謀仕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坊記 无

必二君乎且卜後事君是有君而謀仕矣經不當云有君
不謀他仕乎鄭以二為貳據上下文皆作貳焉貳因二而
名易言二簋者則曰簋貳此所由致誤爾晉語云太子君
之貳也鄭叔段見左傳隱元年晉惠公見左傳僖十五年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
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
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菑音縑畲
音余賤行
去聲

鄭氏曰此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
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財幣帛也利猶貪也辭
辭讓也情主利欲也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

內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遺于季反。內音納。

謹案禮說曰。辭者行禮之辭。若孟子稱辭曰餽。辭曰聞。戒。蓋禮皆有處也。無辭而行情者。若孟子稱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由是民爭迎合矣。餽與饋通。易蓋易古本異文。或曰。易无妄六二爻辭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則利有攸往。今本脫凶字焉。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今以卦位三才言之。二在地上。所謂在田也。其象耕穫於菑畬也。此對天下雷行之時。震東主春。動得乾陽。宜往外東作。如謂不耕而穫。不耕者乃不菑而畬。是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往作亦得也。是妄也。凶也。安見偶有妄得為既富之吉乎。故象傳曰。不耕穫。未富也。惟六二中正之陰。往外而應九五中正之陽。動作因天時。明彼不往作之凶。則利有所往。故序卦曰。復則不妄矣。六二陰柔。靜待於內。其中虛與中孚之實。懼其不往外而有妄。故先言凶以戒之。此言凶而有則之為言者。其例猶蠱則飭也。而子思子節引焉。今宜會通矣。處上聲。蠱音古。釋曰。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由是推之。今本易從費氏經者。既與古文同。而无妄六二爻辭脫凶字。何也。其脫於先秦古文者乎。呂氏春秋貴因篇言。因糾亂者云。適合武

王不耕而穫。此用易文也。其時所見本。必已脫凶字焉。如非然也。豈謂武王為凶乎。漢志於中古文言中者。猶今言內府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詩采芑毛傳同。禮疏據之。謂鄭注誤焉。或曰。說文云。畬。二歲治田也。易无妄虞氏注云。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蓋與鄭注同。其古本爾雅有異文歟。堯典云。平秩東作。蓋仲春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穧才計反。菲芳尾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鄭氏曰。君子不與民爭利也。詩言穫者之遺餘。摺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葍。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葍。菲。蒿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葍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乃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葍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合名。我願與汝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摺居運反。葍音富。離力智反。謹案詩小雅大田篇。詩說。秉耒把也。穧謂秉之齊束者。毛詩作此有滯穗。蓋與坊記互異其文。而詩義皆同。玉藻云。

犬羊之裘不裼。謂庶人無文飾也。如大夫坐羊皮。士坐犬皮。則無遺利於裘用。犬羊之民矣。詩邶風谷風篇。凡盡利而采之無遺者。必至求備而棄之不采。其求備也。卽其盡利之心。所以求之也。求不能備。斯不能遂其采之無遺者矣。有不貪戾而終棄之乎。非其忘義而爭利乎。殉利死爭。以亡其身。安聞德音。其願與之同死者何人也。穗音遂。楊音暢。

此蒲對反。殉徐閏反。

釋曰。春秋繁露制度篇引詩大田此文。與坊記同。亦異毛詩也。禮內則稱春膳膏臠。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膾。蓋四時之膳也。周官庖人。鄭作香。內則秩膳注云。秩常也。玉藻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鄭注用之。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有故而殺。又何爲不坐邪。鄭於義未悉也。詩谷風鄭箋釋葑菲云。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是也。禮疏云。根美無并取其根。不盡利也。根惡無并棄其葉。不求備也。疏以爲鄭前釋不盡利。正合記文。後釋不求備。與記意稍乖。朱子從疏說。亦謂此只重不盡利也。斯未審記意當二者相因歟。谷風之詩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其言夫婦也明矣。故齊魯韓三家。谷風遺說。皆自夫婦言之。與毛詩說同。禮疏謂鄭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與。所以云故親今疏。此失鄭意也。鄭注言人之交者。統凡有人之交而言。則夫婦在其中矣。曲禮言男女者云。非受幣不交。不親。猶詩關雎云。琴瑟友之。故記下

文云。男女無媒不交。鄭注酌焉。鄭以記引此詩。非專言夫婦也。故統言之。蓋善於經矣。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蘇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與娶通。從子谷音。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獻猶進也。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蘇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三

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鄭讀從如字。易以智反。謹案紀理也。詩齊風南山篇。伐柯毛詩作析薪。今坊記稱伐柯。其義猶幽風然。詩說東西曰橫。南北曰從。經言坊民而民踰坊者。皆在所引文之下。此獨在所引文之上者。明其餘諸文亦宜上下互推也。其他又有不言以此坊民者。省文也。以其爲坊民。可互明也。幽音。釋曰。詩假樂云。之綱之紀。鄭箋云。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白虎通云。紀者理也。周官媒氏云。中春之月。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中與仲通。禮說云。奔非淫奔也。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蓋奔者有媒。而納微之幣或不足焉。

橫毛詩作衡蓋古通也。從詩釋文引韓詩作由。遂引韓詩說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則由亦從也。鄭讀從如字。釋詁由從義同。詩蕩毛傳。由行義同。鄭釋橫從爲橫行本。韓詩而變其說也。豈叶乎。或曰。橫行亦作遊行。釋文可攷焉。蓋遊行者或橫或從也。克能釋言文。經曰。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陳氏澣謂此經文當在所引文之下。蓋以類推之。未察於文法之變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皆讀娶。去上聲。

鄭氏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賤之也。士庶之妾。恆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壹

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太音。泰。

謹案厚別。謂加意別焉。子宋姓。魯昭諱孟姬爲孟子。蓋魯昭夫人之至也。以春秋凡書夫人者例之。當曰夫人姬氏。至自吳。魯春秋難乎書同姓。則書曰夫人。至自吳。而姬氏不書。去姓也。魯猶秉周禮。今於史文之直見之。故子思子稱焉。若孔子所脩者。又削史文。惟曰哀公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此所謂春秋之稱微而顯也。如屬乎他夫人之辭。而比其事焉。則其爲取同姓可知矣。有音又屬音。婦比賦志反。釋曰。鄭注別本云。妾言買者以其賤向之於衆物也。今不從別本而從內府定本焉。說文云。且薦也。蓋承藉而薦之。

也。禮說云人之字以敬其名者。則以字薦之。儀禮鄭注每云且字也。或釋坊記此注云。聊且字之非也。猶秉周禮。閔元年左傳文微而顯。成十四年左傳文禮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謂屬合。比謂比次。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般。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般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酢才洛反。朝音潮。

謹案陽國名。春秋曰齊人遷陽。繆古通穆。諡也。淮南子。繆作蓼。高氏曰。蓼係皋陶之後。是也。以書法參之。經稱二侯。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壹

當皆以國書於其夫人而曰竊。明其般必爲陰謀矣。大饗再禱。夫人拜送爵。無賓酢夫人者。不交爵也。周官大行人曰。王禮再禱而酢。此王饗禮上公。后於再禱拜送爵也。鄭司農曰。而酢報飲王也。蓋非賓交爵酢后焉。則王饗同姓者可推也。則諸侯同姓相饗者亦可推也。惟拜送爵時得見夫人。乃有陽侯之謀。由是拜送爵禮廢。則使人攝矣。鳥反。古亂反。釋曰。儀禮特性饋食禮。此士之祭禮也。而其上以此推矣。其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所謂交爵也。周官內宰云。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此贊后再禱亞獻而用瑤爵之禮也。彼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是也。二

王之後用上公禮也。諸侯有相朝之禮，主國亦曰來朝，遂相饗焉。周官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祿，此攝酌禮也。以君無酌臣也，非因廢禮而攝也。其因廢禮而攝者亦卽此以明歟。經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而孔疏言大饗亦交爵也，則經文上下何以能貫乎？諸家不察孔疏之非，而反疑經者多，何邪？孔疏言饗異姓，則使人攝者亦非也。饗異姓則無夫人之禮，何以攝爲？大宗伯所謂攝者，非以其異姓也，皆失鄭意也。引春秋者閔二年文：陽國近齊，故遷之。繆周官內宰注引作穆，蓋古通也。孔疏言陽繆是謚，夫繆謚然矣。謚法有煬無陽，豈叶乎？孔疏言取其夫人，纂其國而自立，則經何以言竊乎？引淮南子者，汜論篇文：文五年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美

左傳云：楚子燮滅蓼，滅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淮南子高誘注：據焉，蓼國近楚，故滅之。若夫陽侯殺蓼侯，其時蓼又立君，故坊記不言滅也。汜與汎通。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通反辟與德，避通遠去聲。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材藝也。同志爲友，大故喪病也。睹與通謹案：友者執友也，其執志同，是其所親也。辟遠者去嫌疑也。朋友之交者，以朋兼交遊，別執友而備言所交也。

釋曰：睹猶覩也。其有著見則覩之矣。或曰：見如論語從者見之之見，謂其親戚與俱見者，非也。有與俱見，遂無嫌疑。

乎。從讀去聲。周官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鄭彼注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蓋鄭對師儒而言也。論語鄭注有其文，同師作同門，亦斯義焉。鄭坊記注：不以師門釋朋者，明明非專在師門也。當以交遊統稱朋矣。詩常棣云：每有良朋。又云：不如友生。彼朋亦友也。是通言矣。諸經亦或然。今坊記此文，必別言者，以上言友，下言朋友之交故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好遠皆去聲，佚音逸。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美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也。不夜哭，嫌思人道也。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取與娶通，中遠同上，妃古通配。謹案：好德如好色，猶大學言明德誠意者，如好好色也。諸

侯不下漁色。謂當好德焉。後世之制。官吏毋得以部民女子為妻妾。不下漁色也。女子子者。明此女子為己子也。反謂歸寧父母時也。魯季氏之婦敬姜朝哭。其夫穆伯。孔子稱其知禮矣。淫佚者淫以佚也。佚者逸也。如好好色。下好上聲。釋曰。經稱好德如好色。鄭以句似不足疑此焉。因論語孔子言未見者而致疑爾。鄭未察此乃子思子言之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此譏其內娶大夫女也。鄭注酌焉。取與娶通。女子十年不出。禮內則文。歸寧父母。詩葛覃。毛傳宜從也。魯語云。公文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蓋穆伯者文伯之父也。文伯卒。其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美

母敬姜哭之。此以其暮哭子。遂追言其朝哭夫。非並喪也。韋注云。禮寡婦不夜哭。據此義也。公父讀父若甫。經曰。夫禮坊民所淫。其淫之甚者淫以佚。經文曲達焉。釋文。洙音逸。本又作佚。蓋義同。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賢遍反。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父與甫通
共音恭

謹案承奉也。婿親迎而舅姑俾女子承奉之。故曰承子。不至不來也。詩國風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毛傳曰。期而不至也。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毛傳曰。時有違而不至者。蓋女違男也。於是乎親迎者有言。則男女相違矣。君子曰。今瀨嫁而逃者何多也。序其信乎。○經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非謂民踰禮坊而不可止也。蓋謂所以助禮之坊者宜明也。故分節而列其踰禮坊若斯。則所以助禮之坊者不煩言而明矣。舉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君子若虞之伯夷者。迪民以天秩之禮。折民以天討之刑。其播告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美

命協於天矣。此舉陶所以能明刑而化苗民也。周盛時。禮自天子出。征伐亦自天子出。魯語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其君子禮行。非措刑而刑措。民皆從命。蓋民踰坊而終不踰矣。子思子問周衰時之變。能不懷古君子乎。老子導民。將以愚之。非明之以禮。申韓不知禮而尚刑。其命民皆失也。坊非所坊也。欲安國民者。奚不念子思子言為哲學哉。賜反。丰音豐。借音唱和。去聲。瀨音濱。播七故反。

釋曰。鄭言外舅外姑者。釋親文。言毋違者。士昏禮記文。言致女者。春秋穀梁傳說也。鄭禮器注云。致之言至也。極也。此以言坊記。謂事之不至焉。此鄭義也。釋詁云。來至也。則至亦來也。士昏禮曰。婦至。其祝辭曰。來姑。則坊記可明矣。

尚書說五禮與周官說同。詳上文疏釋。詰云庸常也。魯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竿。薄刑用鞭扑。此於皋陶五刑近之矣。史記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與措通。置也。史記列傳申不害韓非與老子同傳焉。蓋申韓刑名皆原於老子道德之意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一

坊記

罕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終

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

順德簡朝亮述

表記

謹案表記謂立以爲則者也。經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君子之道統於仁。故名之曰表記。此所記非一時之言。蓋類而記之也。其每類發端。凡稱子言之者八。而不皆稱子曰焉。別乎論語而變文也。說詳坊記。

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是矣。然表之爲言。經有其文。宜特出焉。孔疏謂經稱子言之者。凡有八所。皇氏云。皆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十一

直稱子曰。此疏從皇侃說也。惟子曰之稱。記者豈不詳之邪。是未察其以論語故而別之也。皇如鄭說以爲孔子言之。而不知此乃子思子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氏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

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己音紀

謹案子者。子思弟子尊子思之稱也。古稱師曰子。歸乎者。子思居他國而思歸隱也。孟子言子思居於衛矣。史記亦言其嘗困於宋焉。今不知其將自何國歸也。身雖隱而顯者。君子之德化也。孟子所以言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也。矜矜持也。論語曰。君子矜而不爭。又曰。子溫而厲。威

而不猛。又曰。言而有信。蓋矜而莊厲而威。言而信者。君子德脩在己也。其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者。君子德化及人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德化則然矣。其動而敬。猶其言而信。蓋德脩所自來也。荀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荀子於表記有會焉。見賢編反。聞去聲。

釋曰。鄭注以子言之者為孔子之辭。今以坊記例之。知不然矣。說文云。矜。矛柄。蓋矛柄則有矜持之義焉。鄭注言自尊大者。以為矜誇也。斯失之。且如鄭說。則三句之文非一例也。引荀子者。儒效篇文。詩鶴鳴毛傳云。皋澤也。言身隱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上 表記 十一

而名著也。天高遠也。蓋毛詩由荀子傳之。韓詩說云。九皋九折之澤。亦古義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懼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大

反旦

鄭氏曰。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謹案甫刑尚書作呂刑。蓋呂後為甫也。孝經亦引作甫刑。敬者由內而及外也。敬則有所戒忌矣。書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若此也。凡貌色及言。皆必敬忌焉。今引甫刑而惟

於言見之。則貌色可知也。罔無也。擇言者可擇之過言也。孝經曰。口無擇言。躬尚書作身。蓋義通也。

釋曰。周語稱四獄之後者。則曰申呂。而詩崧高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在周宣王時也。此呂後為甫明矣。鄭注言外敬者。於義未悉也。孔疏惟以敬忌屬貌色焉。偏矣。呂氏大臨云。曾子稱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此三事皆有所貴之道也。今表記義同。罔無釋言文。

子曰。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褻音惕。襲音習。瀆徒谷反。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褻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褻為敬。受享是也。謹案禮說曰。褻者披上禮服左袒而出褻衣也。襲者上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上 表記 十二

服掩褻衣也。玉藻曰。裘之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古禮有然。今禮雖不同。而隨事易衣。亦敬之不相因也。禮通見。賢通反。

釋曰。褻襲詳論語集注述疏鄉黨篇。充美謂充積其美於中而不見也。鄭言受享者。據聘禮言之。論語所謂享禮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

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音以。

謹案詩楚茨言祭畢者曰。備言燕私。毛傳曰。燕而盡其私恩。尚書大傳言燕私者曰。飲而不醉。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不敬也。明不繼之以樂也。論語稱孔子在朝廷者曰。便

便言爾雅釋訓曰。便便辯也。辨與辯通。書無逸稱文王者。曰。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明不繼之以倦也。反便辨

釋曰。鄭引禮祭義者。其上文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蓋神

來迎之則樂。故曰饗之必樂。神往送之則哀。故曰已至必

哀。其哀在終也。葉氏夢得云。此不繼之以樂也。引尚書大

傳者。見詩淇露疏。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時與避通。揜音掩。遠去聲。

鄭氏曰。篤。厚也。揜。猶困迫也。

謹案。曾子曰。禍之所由生。自蟻蟻也。是故君子夙絕之。蓋

君子慎而先辟矣。禮說稱易曰。困剛揜也。君子篤厚。則無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四

困迫焉。孟子曰。恭者不侮人。馬氏曰。不侮人。則人不侮己。

故恭以遠恥也。蟻息。廉反。

釋曰。引曾子者。大戴禮立事篇文。說文云。蟻。銳細也。釋詁

云。夙。早也。引易者。困象傳文。此以申鄭義也。蓋言困揜。則

與經言禍言恥者一例也。篤。厚。釋詁文。或曰。大學言小人

者。則云。揜其不善。今言君子篤實。以不揜也。然與上下文

不一例矣。宋馬氏晞孟說。釋遠恥者。今采焉。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

不終日。儻。在。世。反。

鄭氏曰。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儻。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

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

謹案。大戴禮稱丹書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蓋其日

可見焉。左傳稱穆叔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又稱趙孟曰。

吾儻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蓋日偷者。則如不終日矣。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有此也。則自強不息也。儻。偷。皆反。

釋曰。引大戴禮者。武王踐阼篇文。昔帝顛頊之道。在丹書。

師尚父為武王言之也。別本強作吉。亡。作滅。蓋異文也。引

左傳者。襄三十一年及昭元年文。此以申鄭義也。曲禮鄭

注云。儻。猶暫也。蓋暫焉而已。是可輕賤焉。自強不息。易乾

象傳文。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皆反。見如字。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竟。古。通。境。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五

謹案。祭統曰。齊者精明之至也。坊記曰。七日戒。三日齋。蓋

齊則必戒矣。禮說謂若不御。不樂。不弔。不飲酒。不茹葷。是

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禮說謂殺牲盛饌

日舉。論語所以稱齊必變食也。異乎彼家茹素之齊矣。樂。音。葷。音。葷。

釋曰。不御。不處內寢也。葷者。氣辛而不清。若蔥薤之屬也。

孔疏云。朝臣每日朝君。何擇日月。故知臣在邑竟者。是也。

蓋初仕亦該之矣。釋文。見賢。遍反。今讀如字。尤易明也。古

義原不以四聲異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下。甲。反。世。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謹案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微舒之母所謂夏姬也皆衷其和服以戲于朝泄冶諫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遂殺泄冶既而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若此者諫而不改所謂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父音甫初音日泄息列反治音野廡居又反

釋曰禮說怙猶狃也夏姬事見左傳宣九年及十年曲禮云不侵侮不好狎今表記言狎侮而以死焉極其情則怙矣好讀去聲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褻息列反三如字告音谷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十一 表記 六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贊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謹案易象彖辭此師告童蒙宜如初筮之敬而不褻瀆也彖吐玩反

釋曰引春秋傳者莊四年公羊傳文此約其文而引焉行禮之辭非一端也鄭舉隅云爾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

謹案上文子言之者言敬也此子言之者言仁也禮說曰未有不敬而能仁者也此言之序也禮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天下之表

也行仁而宜之則為義施仁而重之則為報儒行讀行去聲釋曰鄭注宜有申焉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蓋義以制宜也言仁之報者詳下文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音泰辟音壁

鄭氏曰懲謂創艾讎猶答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創初亮反又平聲

謹案論語曰以德報德今此義同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言以絕世之威報苗民之虐也蓋以怨報怨矣此異於論語稱以直報怨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十一 表記 七

禮說謂論語以人之相與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且以怨報怨亦直在其中矣詩大雅抑篇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蓋君民相報也辜音姑

釋曰陳氏澔於以怨報怨者疑之以其異於論語也蓋未辯之矣釋詁云讎妃匹也又云妃對也妃與配通則讎亦對也對答義同鄭注云民非君不能以相安此言胥以者倒之以之為言於義未析也后君胥相寧安皆釋詁文詩柔柔云載胥及溺言民相及也詩江有汜鄭箋云以猶與

也

也

也

也

也。蓋古通也。經引大甲者，今偽大甲竄之而異文爾。釋文不知其偽焉。禮說云：創者痛也。艾文從父。釋詁云：艾治也。艾以痛治疾也。今日痛懲，又曰懲治，其義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鄭氏曰：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作民聲之誤。

謹案或曰：此仁非誤文也。經下文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今日寬身之仁也。此寬身不危急，仁者之過也。豈嘉其以德報怨乎？此韓文原道所謂彼以煦煦為仁也。易以智反，煦香句反。

釋曰：如鄭說，經當曰寬身之民也。其稱寬身者，論語朱注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八

所謂出於有意之私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去聲，惡鳥路反。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已所能行。

謹案自由也。議仁之道，必由己者，辯善惡而好惡焉。君子當以天下一人自盡者責己也。論語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置立也。立賞罰之法，必以民者，因勸戒而好惡焉。君子不以一人所能者，概天下之民也。故經下文曰：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強上聲。

釋曰：此當上下文相貫而言。孔疏於義未融也。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漢書注云：置立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知者上聲，音智，強上聲。

鄭氏曰：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避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謹案禮說曰：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論語所謂觀過知仁也。其說明矣。仁者安於仁而安行之，知者利於仁而利行之，畏罪者強於仁而強行之，皆仁也。此經所以言仁有三也。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九

釋曰：易繫辭傳云：安土敦乎仁，言安仁也。孔疏云：知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是何其說之妄乎？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亦強仁之說也。強與彊通。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左音佐。

鄭氏曰：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鄭氏又曰：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斷丁亂反，舍上聲。

謹案右，人所用也。左，讀若佐，蓋左以佐右焉。易曰：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言仁道之為左。右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今言仁者。其用無以尚之。如人之右也。道者。行仁而合。佐其成。如人之左也。中庸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今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愛人也。道者。行仁而宜之。所以斷義也。仁義皆天性具焉。其或厚或薄。則氣習之偏爾。

釋曰。鄭注宜有申焉。孔疏讀左如字。以為仁恩若右手用便也。道是履行。比仁恩稍劣。故為左也。非也。此未察乎義之道。自仁而分。亦自仁而合也。今言仁者。豈可言道劣乎。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左道者。言其不便也。今言道者。豈可言道為左乎。引易者。泰象傳文。財古通裁。引春秋傳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十

成十六年。公羊傳文。鄭所引本。與何休本略不同。孔疏云。人也是人。偶相存愛也。疏有攷矣。中庸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据仁從二人而會意焉。傳言執者。謂有罪而執之也。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鄭氏曰。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謹案此承上文道者。義也。而明之。其曰道有至。義有考。則顯義道者。在其間矣。蓋道者。義也。自道之本義而言。即行仁所制之宜也。今日義道。自人之取義於道而言。謂其異

乎身至於道者。惟取義於道。假義名而令天下也。義道則非行道之本義。故經不曰道有義。而惟曰道有至。明至道非義道比也。而以義道故。遂有慕義而稽考於道者。故經乃曰義有考。則經非脫文矣。易文言曰。知至至之。斯造其極。而身至於道也。王者若斯矣。孟子所謂湯武身之也。書大誥言東征者曰。義爾邦君。此王者至道而行道於義也。書鴻範喜遵王之道。遵王之義者。宜然也。左傳稱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文公取焉。此霸者不至道而取義於道也。則義道云爾。孟子所謂五霸假之也。若夫慕霸者之義道。自恐失亡。而稽考於道也。則考道以為無失矣。荀子稱中藹之言曰。諸侯自為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十一

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蓋得師則知至道。得友則知義道。得疑則知稽疑而考道。存者不亡而無失也。若戰國策言燕昭之間。郭隗而復仇存國也。中音仲藹許偉反。燕平聲隗五賄反。釋曰。鄭注於經未悉叶焉。引左傳者。僖二十五年文。或曰。至道者。至極之道也。若中庸所稱至道也。今据經以至道與考道相承。皆當為致力之辭。至道者。造其極。而身至於道也。古字。儀作義。周官肆師注言。故書者可攷也。蓋取義而義之。則儀法之矣。亦致力之辭。書大誥以義爾邦君為文。其例也。引荀子者。堯問篇文。中藹之言者。書序所謂仲虺之誥也。蓋書逸文。成二年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四王。

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吳商伯大彭豳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孟子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蓋其取義於道非身至於道也。疑者若禮言師保疑丞之疑也。故與師友並稱焉。詳尚書集注述疏。荀子王霸篇云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非猶中歸之言歟。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又云如其仁如其仁。蓋霸者非有義則無仁矣。孟子云堯舜性之也。然則湯武非性也。况其他乎。孔疏申鄭者失之矣。四王之王也。下王讀去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慊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慊七感反怛都達反強上聲芑音紀丞之承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闕猶容也。皇暇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愛我後之人乎。慊音計遺于季反

謹案行仁而宜之則為義。長短小大皆仁之數所制之宜也。仁由中心。天生人之性。然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明其性仁也。強以資仁。人之復其性焉。資仁者視所取之數為長短小大矣。數世之仁

長以大終身之仁短以小。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毛傳曰芑草也。鄭箋謂豐水以潤澤生草也。翼助也。國風詩邶風谷風篇。我今毛詩作我躬。皇古違字。皇為不皇。猶敢為不敢也。此語急之辭。乍查去聲慊音黜耶蒲對反

釋曰。孝經說。資取也。今義同。鄭注云。取仁義者其數短小。鄭以其非性也。然孟子以堯舜為性之。湯武為身之。故曰湯武反之也。蓋復其性也。孟子言反之者。則以君子行法而申言矣。由是推之。武王亦資仁者也。而經稱其數世之仁。則資仁者何非其數長大乎。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爾雅釋木云。杞。枸櫞。今鄭以釋芑。非也。故鄭詩箋改從毛矣。詒。釋言文。燕安。詩離毛傳義同。烝君。釋詁文。鄭於此無訓。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翼焉。翼助。詩卷阿鄭箋義也。詩谷風毛傳云。闕容也。鄭今以猶言之。釋言云。皇暇也。皇與俛通。聘禮記云。辭曰。非禮也。敢。注云。言不敢。蓋語急者例同。恤憂。釋詁文。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平聲夫音扶度徒洛反

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又曰。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擬魚起反中去聲

謹案論語。辯仁者曰。為之難。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今言勉為其難也。義者行仁而宜之。概以義而擬度人。則難為賢人。惟以其人之能行。即望其人之為賢。則賢者有可知

焉。論語稱周公之言曰。無求備於一人。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釋曰。論語云。任重而道遠。斯曾子言仁以勉士矣。鄭注言時人者。於經病添文也。奚謂時人必賢者邪。曲禮云。佺人必於其倫。言佺度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輅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音茲已音以

鄭氏曰。輅。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古

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與疲通。仆。滿北反。謹案大雅詩。烝民篇。仲山甫舉之者。勉於仁也。非安仁也。亦率法而強之也。詩所以言仲山甫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也。仲山甫愛人以德。莫以舉之而助不能舉之者。明乎勉於仁者當自勉也。小雅詩。車牽篇。朱子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是也。蓋仰高山者。行大道以至也。止語。辭。猶之也。廢。謂不行也。朱氏曰。既鄉道而行矣。可中

道而廢乎。是以不能自己也。蓋其自勉而好仁者如此。與

釋曰。輅。釋言文。鮮。罕。儀。匹。圖。謀。釋詩文。詩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詩說。我匹。猶今言我等。鄭注釋愛者。於文未適也。詩下文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愛君之心。於莫助之者。而補過欲助之也。此其義貫詩下文而言。特於民統言爾。今斷章取義焉。論語云。曾子曰。以友輔仁。而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輔者助之。然友非自勉。則愛莫助之也。大戴禮於子張稱其仁之大者。以其卒能自勉也。故論語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鄭釋景行者。於經言行道之文未洽也。詩毛傳云。景大也。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古

記孔子世家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是其仰而欲至也。經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此而之為文。上下二者相折焉。詩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其例也。元朱氏公遷說得之。鄭注猶失也。中庸云。子曰。君子道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今此義同。釋文。強其兩反。一本作俛。音勉。蓋陸氏本俛焉作強焉。后古通後。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易以智反鄭氏曰。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惟聖人無過。謹案好即上文好仁之好。論語曰。我未見好仁者。孔子嘆

焉。今以嘆人人之衆也。易辭者寬假之辭。謂不責以難辭也。言衆失其所好。則難成仁。故好仁而有過。是仁者之過焉。則以其難成而寬假以易辭也。經上文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不責以難辭矣。下文言有過不甚者。又明仁者之過。所以可爲易辭也。

釋曰。鄭注於經之言。故者遺之矣。隱八年公羊傳云。其言入何。難也。何注云。難辭也。公羊傳於莊八年云。還者何。善辭也。於僖二十六年云。乞師者何。卑辭也。蓋其爲文與此同。經曰。易辭也。蓋三字絕句焉。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表記。六。人。維德之基。易以聲反。鮮上聲。

鄭氏曰。言罕以此失之。

謹案禮者。仁之節也。情者。仁之實也。信約信也。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禮說謂此所由恭寡過歟。論語曰。節用而愛人。蓋儉近仁而易容者焉。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禮說謂義即情義。近義則近情矣。言可復則情可信矣。經又變文言情於恭儉之間者。明乎恭儉必以情也。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詩大雅抑篇。毛傳曰。溫溫寬柔也。今攷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曲禮曰。恭敬撝節。儉德由恭始也。書曰。允恭。允信也。情之信。始乎恭德也。基始也。此所以獨引詩而申言恭也。遠去聲。撝上聲。

釋曰。允信。基始。釋詁文。孔疏云。儉則寡求。故易容。疏以自容言也。惟經言愛人之仁。當如易臨象所稱容保民者。乃近之矣。孔疏釋信爲實焉。則情亦實也。豈可言實近實邪。周氏謂云。以情開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爲主也。此察乎經之爲文矣。而釋信與孔疏同。或曰。經當作情近信。非也。夫信者。以情言也。何近之云乎。此猶不可言心近仁也。故論語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愧于天。制行。讀行去聲。已音紀。移如字。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表記。七。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之言。乃行也。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汜與汎通。怖音故反。謹案節者。和而有節也。故禮得仁之中和矣。論語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實也。今人稱果實曰仁。明仁無不實焉。此信與禮對文。蓋信之全體也。經上文言情可信者。在其中矣。結者。自始至終而成也。論語曰。信以成之。容貌者。容色也。孝經所謂容止也。論語戒色取仁矣。

易之賁曰。文明以止。人女也。移如孟子言移氣移體之移。蓋服先王之法服。因以改容。是仁之表也。大學云。至善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今於朋友之輔仁以極之也。此制行之所以多方。豈不壹歟。欲其有壹而已矣。詩序曰。鴉鳩刺不壹也。毛傳曰。執義一。則用心固。小雅詩何人斯篇。引詩者。欲其因畏生愧。而有用心之壹也。賁彼義反。鴉音尸。

釋曰。吳氏澄云。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愧也。移。今讀如字。平聲。釋文。移昌氏反。注同。或曰。禾汜移者。鄭引漢時言也。禾作水者。非。薛禾分布。必汜移之而廣大。章服加等。皆汜移之而廣大。似矣。然衰經喪服。豈謂廣大邪。壹猶一也。詩鴉鳩毛傳云。鴉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六

下上。平均如一。是也。曾子立孝篇云。君子壹孝。壹弟。言無貳心也。莫讀若暮。下上之上。時掌反。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行如字。衰七雷反。經田節反。冑直又反。鷄音啼。濡而朱反。彼其讀其若記。稱去聲。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哀敬不可辱。言色稱其服也。鷄鷄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污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

謹案行如論語子張問行之行。蓋行其德於人而皆可。行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經上文稱以行。其言。斯即其行見端矣。衰。斬衰齊衰。喪禮。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端。禮服用正幅也。冕。禮冠。甲。蔽身者。冑。冑首者。色。謂其德之容。故其辭其行。從可推也。詩曹風候人篇。鷄食魚之鳥。本在魚澤中。汙水者。今在魚梁而不濡其翼。不稱也。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今言其德不稱也。為行去聲。齊音咨。要與。厥通。汙神與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九

釋曰。經云。有其德而無其行。釋文云。行下孟反。孔疏云。德在於內。行接於外。此讀行去聲。於義未析也。夫德者。德行之德也。苟無德行。豈可謂有其德乎。今讀行平聲。鄭注以不行其德釋之。則鄭於經原讀如字也。特其說猶略爾。引易者。乾文言文。其言以成德為行。自治已言之也。蓋在於內焉。其言日可見之行也。自及人言之也。蓋接於外焉。故其下文云。行而未成。明乎君子之潛者。將有其行而非無其行也。爾雅釋鳥云。鷄污澤。蓋即鷄胡也。詩說。鷄領下。胡如數升囊。入小澤。羣以胡汙水而棄之。竭澤食其魚。是也。鄭注於詩義未洽也。彼其之子。從監本。釋文。彼記本。又作己。音同。蓋異文也。詩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今亦例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祭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祭音古。盛平聲。秬音巨。鬯音暢。

鄭氏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謹案禮祭義曰。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言

親耕也。左傳說。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禮說。秬黑黍。一稗二

米。以秬為酒。芬芳條鬯。故曰秬鬯。是也。勤勞也。尚書說。勤

勞王家。輔佐也。詩六月曰。以佐天子。蓋天子諸侯之有事。

乃義所宜也。則天下貴賤皆有事焉。其義明矣。蕭在亦反。紘音宏。耒

力內反。稗音平。

釋曰。左傳說。紘冠纓從下而上者。垂之以為飾也。周官鬯

人。掌共秬鬯。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皆云。涖玉

鬯。注云。涖。視也。共與供通。元與祇通。今以上帝大神言之。

涖玉者。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也。涖鬯者。表記所謂天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子事上帝之秬鬯也。禮郊特牲云。器用陶匏。郊禮以匏酌

焉。非如宗廟鬼享者。所謂鬱合鬯。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孔

疏攷之未詳矣。勤勞。釋詁文。釋詁云。輔備也。備猶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底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

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

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

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

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萬力水反。施以智反。枚音。凱弟。同。惟。悌。與。不。聲。非。音。律。

鄭氏曰。底。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

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

道。微祿利也。凱樂也。躬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

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

性也。有大德。有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昭明也。上帝天也。

聿。述。懷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

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覆。浮。去。聲。微。古。堯。反。樂。音。落。樂。易。之。易。以。智。反。要。平。聲。謂。王。讀。王。去。聲。

謹案以愛君而愛民。故曰仁之厚也。求者自求也。論語曰。

君子求諸己。役者君役之也。易曰。致役乎坤。謂地為天役。

象臣為君役焉。故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役仁。役禮者。孟子

所謂小德役大德也。恭。謂行己之恭。故經以不自尚自尊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而申言之。書無逸稱文王曰懿恭。詩絲毛傳曰。西伯仁人

也。蓋仁必恭也。儉。謂在位之儉。仁者無欲。儉寡於欲。則近

仁。蓋君子恭儉以求君之役仁也。信讓者。實讓不偽也。其

信恭儉可互明矣。禮為仁之節。主退讓焉。蓋君子信讓以

求君之役禮也。故經總言曰。求以事君。恭儉信讓。皆小心

而畏義也。自。是由是道也。詩大雅旱麓篇。毛傳曰。莫莫施

貌。釋文謂葛似葛之草也。詩大雅大明篇。翼敬也。敬而又

敬。故翼翼然。聿。遂也。禮說曰。惟文王不得於君。最處其變。

故獨引詩以明之。萬音。

釋曰。論語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謂子產有君子之

道焉。鄭釋役者。諸家因之。非洽也。引易者。說卦及坤文言

文小德役大德。此孟子言小役於大也。釋詁云。懿美也。文王為西伯。故稱焉。釋詁。由自義同。釋詁云。愷樂也。弟易也。鄭注從之。凱與愷通。釋詁云。翼敬也。論語云。趨進翼如也。蓋翼為敬之容也。爾雅釋訓云。翼翼恭也。恭者敬之發於外也。中庸云。為人臣。止於敬。言文王也。蓋敬該諸德焉。則仁在其中矣。釋詁云。通進也。鄭以聿通通焉。詩蟋蟀毛傳云。聿遂也。今以遂至言之。於文尤洽也。懷至。釋詁文。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諡音去聲處上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鄭氏曰。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眾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取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也。謹案情猶實也。過如論語過猶不及之過。蓋過高之行。君子弗率循焉。其行惟以求處篤厚而已。禮說謂此不驚世而取名也。

釋曰。大學鄭注云。情猶實也。今義同。經言君子自卑者。統承此過行弗率而言之。鄭注未察於此焉。或曰。尊名者謂諡之易名也。然經言名行之名。豈謂人名者乎。釋詁云。惠

順也。順猶善也。釋言云。若順也。釋詁云。若善也。故鄭云。惠猶善也。釋詁。率循義同。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行去聲

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避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謹案史記曰。后稷名弃。為兒時。其游戲。好種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此所由自謂便習之人也。弃與稷通

釋曰。烈業。釋詁文。史記敘后稷者。與詩生民說符矣。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如字平聲說音悅樂音落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

謹案詩大雅洞酌篇。凱樂也。弟易也。毛傳曰。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蓋由表記而釋焉。中庸稱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况君子樂以強教之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是君子易以說安之也。毋如論語毋意之毋。猶無也。荒廢也。詩唐風曰。好樂無荒。親者不相離也。樂記曰。禮者為異。禮勝則離。君子樂而毋荒。斯強教之矣。君子有禮而親。斯說安之矣。威者有威可畏也。易曰。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家人上九剛強終吉焉。莊者君子非色莊也。論語曰。臨之以莊。經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者其所安也。性者安。勉者亦安也。論語曰。威而不猛。恭而安。善事父母爲孝。慈則孝之愛也。內則言事父母者曰。慈以旨甘。莊子亦言事親則孝慈也。曾子曰。民之本教曰孝。彊者彊此者也。故表記此文歸本於孝焉。論語固言孝者爲仁之本也。強與彊通。於孝言敬者。明乎孝不惟愛也。孝經曰。慈愛恭敬。君子威莊而安。孝慈而敬。皆強教之也。以身教也。其教因天性而化民。皆說安之也。蓋樂以強教之。則使民有父之尊矣。易以說安之。則使民有母之親矣。一說曰。大學言君子成教者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五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表記此文以孝該弟。則稱孝慈焉。蓋慈幼也。記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此慈而敬也。洞音迥長丁
丈反與平聲

釋曰。禮疏云。使人樂仰自強。此自受教者言。何以貫詩君子之爲文邪。詩疏自教者言。是也。特未詳爾。引易簡者易繫辭傳文。詩賓之初筵序云。幽王荒廢。則荒者廢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故易以反身明其威矣。論語云。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君子非色莊也。論語云。察其所安。今此言安者義同。引曾子者。大戴禮大孝篇文。教因天性。孝經說也。引記者禮哀公問文。釋文。凱弟本亦作愷悌。今攷毛詩作豈弟。皆異文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先也。謹案此申上文尊親之難。其言鬼不言神。異於下文者。以自民言之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祭法曰。庶人無廟。死曰鬼。

釋曰。孔疏云。鬼謂鬼神。汎矣。事先坊本作事君。譌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五

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忤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遠去聲。忤。傷容反。喬。如字。朴。普角反。施。如字。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其民之傲。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諛也。傲。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殷人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子也。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其民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

卑多獄訟。護况表反子古通與差楚宜反數音朔

謹案事鬼敬神互文也。故經下文言事神。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人者對鬼神之辭。論語稱禹者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此夏之近人而忠焉者也。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夏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尊命者之先賞而後罰也。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蓋敝者其始則宜。其終則敝爾。敝則不能無改爲者。其勢然也。此可以明夏及殷周之道矣。言其民之敝者。明非其道之敝也。自其民失之也。董子曰。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敝與弊通。論語言三代者。自其始所尚之宜言之。今言三代者。自其終所失之敝言之。蓋子思子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之時。世衰甚矣。此其言各有所當也。秦鈍也。喬高也。野人多自高者。朴言其質也。般人先鬼先罰者。若盤庚言先后降疾。又多言罰也。禮祭義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此周之近人而忠焉者也。其賞罰用爵列者。周人之禮。賞則貴貴。罰有議貴也。呂氏曰。若玉藻云。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若曲禮云。刑不上大夫。若周官小司寇云。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是也。利如論語。小人喻於利之利。欲爵列可施也。故取巧焉。文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之文。禮有文辭也。賊如禮經解易之失賊之賊。猶害也。蓋有因文爲賊害者。以遂其偏蔽之辭。漢書所以稱文毋害也。本與之與平聲下王與同亡音無當去聲純音通上時字反

釋曰。鄭注言外宗廟者。非也。夫宗廟可言內不可言外。非若朝廷可言內外也。鄭說於諸經無徵矣。引曾子者。大戴禮本孝篇文。引夏書者。甘誓文。引詩緇衣者。斷章之義也。引易者。歸妹象傳文。明此言敝者。以其終言也。引董子者。見漢書董仲舒傳。或曰。憲文從心從春。蓋心如春杵在中。然謂其鈍也。喬高。釋詁文。禮說讀喬如字。今從之。釋文。喬音驕。孔疏謂民驕野。非也。豈其類乎。說文云。謗詐也。鄭用重文。盤庚者。殷王也。商書以名篇。商改爲殷也。鄭釋禮言。施子者。據周人尊禮尙施也。鄭引月令文。取心有言蕩爾。非以淫巧爲說也。祭義鄭注云。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孔疏引馬昭辯王肅難鄭者。謂猶好德如好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也。顧氏炎武從焉。惟好德汎言之。非此例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欲色與喜色怒色連言。哀六年公羊傳。有色然之文。今謂如所欲喜色然也。王肅說未察斯例焉。貴貴。據禮祭義也。議貴。據周官小司寇也。宋呂氏大臨說有攷矣。孟子云。諛辭知其所蔽。諛者。偏也。偏蔽則害政而害事矣。引文毋害者。見漢書蕭何傳。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般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強如字平聲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尙辭。民不彘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罰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鄭讀強

講案讀者自後世其民之傲而言也。不求備者不求文備也。經下文所以言夏之質不勝其文也。大望猶過望也。經上文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此夏所以不大望於民也。殷周亦無言大望於民者焉。未厭者謂親上之無厭也。殷道漸文。進於夏道。而求文備於民矣。經不言周求備於民者。以及周而備也。經下文曰。殷周之文。至矣。明其文之備也。經上文引周詩言民之父母者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蓋於民說安之者。皆於民強教之也。君子強則民亦強矣。此周人強民也。中庸曰。雖柔必強。強民之道也。窮如禮大傳四世服窮之窮。謂盡也。蓋至周而賞罰之道盡矣。易所以貴窮理也。異乎易窮則變者也。賞罰道盡。民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十一 表記 无

知勸戒。斯強民者立焉。釋曰。鄭釋求備。大望者非也。殷求備於民者。豈貢稅重乎。魯語云。湯以寬治民。孟子善殷之助矣。則必非於貢稅存大望焉。論語云。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蓋言用人也。且自一人言也。與此言天下民之治道者不同。夫天下民之治道。其能終不求備乎。殷道之進於夏道也。宜哉。呂氏云。殷人始讀辭。若盤庚三篇也。非也。尚書大傳稱孔子言五誥。可以觀仁。盤庚之誥。其一也。其曲以喻之者。仁也。豈讀乎。檀弓云。殷人作誓而民始畔。誓辭其讀辭也。鄭釋強民者。失之矣。釋文。強其兩反。此鄭讀也。周官司諫云。正其行而強之道藝。鄭注云。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蓋鄭

亦皆讀強上聲。今攷學記釋文。強沈其良反。此沈重讀也。見釋文序錄。學記疏以堅強說焉。由是推之。司諫。強亦當讀平聲。言強教之也。非強勸人也。釋詁云。驚務強也。郭注云。皆自勉強。是也。如以強勸人爲言。豈立言之善乎。書康誥云。作新民。何患於周承殷敝乎。則易之易以智反。鄭釋窮者以繁文備設言之。非也。引易者說卦及繫辭傳文。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如字。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鄭讀勝平聲。謹案夏受虞禪。故言夏而稱虞夏焉。寡少也。言其道可少怨於民也。蓋虞夏之道。其終所失之敝少也。勝克也。言其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十一 表記 无
道不克其民之敝也。蓋殷周之道。其終所失之敝多也。明乎世變不同也。非以疵其道焉。故下文於其質。其文皆稱其至矣。釋音。釋曰。鄭注於義未析也。虞夏之道。其初所尚之宜。則無怨矣。禹貢云。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云。聲教訖于四海。豈寡怨已乎。孔疏言舜寡怨者無徵文也。論語言仁者非言寡怨矣。不曰在邦無怨乎。勝克。釋詁文。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鄭氏曰。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也。

謹案論語稱堯者曰煥乎其有文章。虞承堯而禪夏。此可知虞夏之質非無文也。而文不勝其質。故曰虞夏之質至矣。殷因夏之文而益焉。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監殷而亦監夏。此可知殷周之文非無質也。而質不勝其文。故曰殷周之文至矣。

釋曰。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表記言殷之文為至。則知其於夏之文必益焉。漢書董仲舒傳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白虎通說同。上敬者尚質也。漢書杜欽傳云。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此各自一端言之。雜以孝經緯元命包之說。故與表記說不皆同。勿以淆經矣。董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夏文尚質者。又與漢書本傳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不同。蓋非董子原書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為情。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謹案表記稱子言之者八。而此獨又加曰為文。明其餘皆

然。互文也。作者謂後起之聖也。有憺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大學所謂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仁親而義尊。無親而不尊。尊而不親也。安如堯典安安之安。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今言性既安而又勉以敬焉。虞書稱堯之命曰。欽哉。欽敬也。威而愛。尊本乎親也。富而有禮。此制諸義。則為仁之節也。惠而能散。此發諸仁。則為義之分也。呂氏曰。富而有禮。故恥費。恐用之不以道也。畏義也。惠而能散。故輕實。貨不必藏於己也。尊仁也。其說明矣。易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犯如論語而好犯上之犯。忠而不犯。親也。義而順。尊也。文而靜。仁也。寬而有辨。仁中義也。儒行曰。言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三

者仁之文也。論語曰。仁者靜。易曰。井以辨義。皆君子德也。引甫刑者。言舜德之威。人惟服其威。舜德之明。人惟化其明。其君天下者能如此。偏音

釋曰。禮運云。後聖有作。斯後起焉。若易繫辭傳言包犧氏沒。神農氏作也。引義和者。易乾文言文。引左傳者。桓六年文。釋詁云。欽敬也。鄭釋費為辭費。於經病添文矣。貨不必藏於己。用禮運說也。引失實者。易泰象傳文。虞書稱舜命典樂者云。寬而栗。謂嚴栗也。蓋嚴以成寬。其有辨可知也。引辨義者。易繫辭傳文。經引甫刑。言虞舜之本文也。孔疏云。尚書以明堯德。記者斷章而為義也。此疏說於偽孔傳爾。書異於詩。可斷章乎。書堯典云。克明俊德。書疏引鄭云。

俊德賢才兼人者。鄭以明揚爲說也。大學引文。俊作峻。鄭注云。峻大也。則以自明明德釋之。朱子大學說亦然。蓋大學固云。皆自明也。今此釋德明惟明者例同。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資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死於其言。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也。於事不信曰誣。爲去聲

謹案立政稱周公曰。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蓋先資其言也。遂拜獻焉。故立政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不曰自獻其言。而曰自獻其身者。蓋行其言於其身。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五

也。故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謂九德非徒信于其所言。而誠信于其所行也。蓋拜自獻其身也。卽以成其信矣。已音以。微許。韋反。稽音啟。行皆平聲。忱音沈。恂音荀。

釋曰。鄭注善矣。宜有申焉。引立政者。周書文。釋詁云。微善也。又云。迪道也。謀誠也。恂信也。道與導通。謀與忱通。九德卽虞書皋陶謨所稱者是也。蓋導其君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詳尚書集注述疏。釋詁云。咨謀也。咨與資通。漢志引書伊訓云。誕資有牧。猶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孔疏略焉。或訓資爲藉。不如鄭義能以先該後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大畜象辭。象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義如字

謹案利如公羊傳稱利國家之利。言之大小。卽望其利國家者大小如之。馬氏謂以此望其庶幾是也。以用也。謂君子用人言者也。不用人言之小者受大祿。不用人言之大者受小祿。當各如其量焉。論語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亦自用人者明其不可也。經引易大畜象辭者。象傳固以養賢明之。則非賢者自爲量矣。君子量祿養賢。此賢者所由不家食也。幾平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五

釋曰。鄭注云。利祿賞也。非也。進言而惟望祿賞乎。引公羊傳者。莊十九年文。以用說文義也。經稱不以。非謂言者不以焉。事君者小言而大祿。其不受也。宜矣。如大言而小祿。其不受也。嫌矣。其遽不受乎。君將以爲其不我足也。其姑受而後辭乎。則經言不受者。於義未悉也。古之君子。可大受而反小知者。屈身下僚。亦不得志者之適然也。而君子用人者。奚令其倒置若是邪。鄭說君不家食。於文未洽也。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共音恭。女古通汝。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也。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

亦也言考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

謹案下達者若漢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也。論語曰小人下達。呂氏謂以下達事君。賊其君者也。不尚。倉不賈也。辭謂虛辭。明乎尚實事也。自由也。陳氏謂所由以進者。是也。若商鞅因秦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則所由非其人矣。小雅詩。小明篇。靖毛傳。謂謀也。共古通恭。敬也。穀善也。謀敬爾職。而與正直之人。皆實事之善也。非善為辭而已。神其聽焉。其用善必以女也。鞅於兩反。監去聲。

釋曰。鄭注云。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夫私事者非公事也。孔疏以私事為小事焉。非也。周官小宰言六官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表記。謹。

屬者。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又何說乎。且鄭說於文未適也。儀禮士昏禮云。昏禮下達。鄭注云。達。通達也。下通其言。鄭以為自上而下達也。今於表記釋下達者。乃相反乎。長丁丈反。引文帝者。見漢書張釋之傳。孟子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經引詩者。固言靖共也。共與恭通。鄭注以不多釋不尚。若論語所謂君子不多也。惟學者以不多出連讀焉。則誤矣。釋詁云。由自也。今轉注之。鄭注略焉。則汎矣。元陳氏濬說宜從也。引商鞅者。見史記商君列傳。釋詁云。靖治也。又云。靖謀也。恭敬也。鄭釋靖共者。倒之。於經未叶也。式用。釋言文。釋言云。穀祿也。釋詁云。穀善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調與諂通。鄭氏曰。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

謹案調。諂也。釋文。調亦作諂。說文。諂。諛也。徐氏曰。諂。陷也。今以此經參之。諛言將陷人。諫言將陷己。蓋文同義異也。表記篇中。信巧亦異利巧也。事君遠而諫。其或危焉。則陷也。白虎通所以言陷諫也。或曰。穎考叔以穎谷封人而諫。鄭莊公焉。遠而諫矣。而君從之。何也。夫左傳言其諫所因者。則云。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蓋反遠而為近也。此其善諫也。尸。主也。事君近而不諫。其忘義焉。則主利也。穎余。須反。釋曰。申說文釋諂者。南唐徐氏錯說也。諂從名。象人在白上。將陷焉。己與人。皆人象也。諂者。諂之省文。襄三年左傳。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表記。謹。注云。諂。媚也。今攷媚有文同義異者。論語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廟。此非詩毛傳所謂以道媚者也。詩大雅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此所謂以道媚者也。詳論語集注述疏顏淵問為邦章。鄭於表記無釋調焉。鄭玉藻注云。調。為傾身以自下也。蓋傾與陷乃相因之義矣。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佞之人。望欲自達也。今以古制攷之。孔疏豈其然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蓋正月即始令焉。孔疏以為孟春上下皆諫。其常時不得皆諫也。非也。周語云。百工諫。近臣盡規。豈必孟春云乎。古。

制無人不得諫。其諫安有時乎。引頴考叔者。隱元年左傳文。尸主。詩采蘋。毛傳義也。鄭於表記釋尸者。異乎詩大雅言善人載尸者矣。斯非優於其倫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家宰也。冢宰。主治百官。

謹案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蓋晏子以明事君者。獻可替否之和也。此近臣所宜守也。

醯醢。醯。醢。反。醢。音。海。洩。息。列。反。

釋曰。邇。訓近。說文同。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蓋晏子對齊景公之言也。左傳云。公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美

同也。焉。得為和。此言梁丘據失邇臣之守也。今鄭注所引者。消矣。夫讀若乎。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謹案詩小雅。烝桑。篇。取毛詩作遐。如孝經所引者然。朱子曰。遐。何通。是也。蓋義與瑕同。古字音同。假借焉。愛。謂愛君。

孝經說。藏者。藏此愛也。或曰。商書言。西伯戡黎。祖伊告紂。而諫之。反而有言。何也。此亡國之罪。不得已也。故經不曰。不得陳。而曰不欲陳。明其有不得已也。

隱音習。瑕音堪。

釋曰。鄭釋陳者。無可易也。或曰。陳謂直諫。蓋諷諫者。不陳。

諫也。非也。如不能諷諫者。終不欲陳乎。竟瑕不謂矣乎。白

虎通謂孔子獨從諷諫者。誣也。今經統言曰欲諫。亦豈言欲諷諫乎。詳尚書集注。述疏。逸文。伊訓篇。朱子詩傳。采鄭

禮注。釋烝桑者焉。胡猶何也。孔疏云。王肅以為藏善。鄭亦然。皇氏以為藏惡。不欲嚮人陳之。皇氏者。侃也。疏以皇說

為非。蓋藏惡則不當言不忘也。然藏善則所諫者云何。惟孝經說言藏愛者。叶矣。鄭禮注原無釋藏。孔謂鄭亦然者。

何邪。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進難者。為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毛

為君子之倦也。為去聲。謹案禮說曰。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是也。位有序者。進位退位皆不亂也。其亂者。進不以禮。退不以義也。夫難進而易退。賓主行禮間。且有然矣。君臣尤可知也。故曰遠亂焉。

釋曰。鄭義未深也。以斯而難易焉。則凡人爾。子曰。事君。三遠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竟。古。平聲。

鄭氏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

為去聲。強平聲。謹案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蓋去位而待於

國竟也。若三違則遂去國矣。孟子無官守無言責其去齊也。以王不從其言而改之也。其去猶以出晝而決焉。

釋曰。引公羊傳者。宣元年文。放者縱之去國也。晝。齊邑名。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恥。易以智反

謹案左傳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於事君者言矣。今表記不明引書文。而其義亦然。易所謂言有物也。猶論語孔子概述言之例也。

釋曰。左傳引書者。見襄二十五年。杜注云。逸書。引易者。家人象傳文。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亥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謹案周官大宰言八柄馭羣臣者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奪以馭其貧。又曰。生以馭其福。蓋言貧則該賤。言生則有殺可知也。故內史言八柄之濼。五曰殺。六曰生。互相備焉。今表記統言之。事君可貴可富可生者。其才其德皆有成。故可也。事君可賤可貧可殺者。其志其節終不變。故可也。若此者。其可使為亂乎。必不可也。大音泰。馭音御。濼古法字。 釋曰。周官大宰注云。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彼注据文十三年公羊傳也。若夫死非其罪。將殺而得免者。亦云生也。猶養養之。讀養如字。養周公讀養去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音避。難去聲。處上聲。孰古通。孰。

鄭氏曰。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尚忠且謙也。履猶行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為身。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謹案從之謂從事。孰古熟字。蓋不得志則熟思其權宜而從事也。易蠱上九爻辭。上九者。蠱事之終。退而無位也。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亥

自得其志事焉。故象傳說之曰。志可則也。蠱音古。

釋曰。鄭注言計已利害者。豈精義之言歟。鄭釋易以為君高尚之者。非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鵲音士倫反。賁音奔。

鄭氏曰。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為雖。字之誤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易以智反。 謹案唯與惟通。士統諸臣而言。卿大夫皆由士始也。曲禮

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此可推矣。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大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若者順也。順天命以爲君命，故臣子之受命莫大焉。其反是而逆者，則異矣。明乎爲君宜慎也。此猶論語於齊景公言君不君，臣不臣也。猶孟子於齊宣王言君視臣，臣視君也。詩：邶風：鴉之賁賁篇。詩序曰：刺衛宣姜也。毛傳曰：君國小君。鄭氏釋曰：引穀梁傳者，莊元年文。釋言云：若順也。鄭注之義，得古義焉。於經言受命之故者，叶矣。或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稱晏子之言曰：有道順君，無道衡命。衡古橫字。蓋臣有逆命也。以匡君也。如其說，是不受命也。何以申經言受命之故乎？且戒君之義，豈不當如鄭說乎？奚爲以忌諱而棄之乎？姜姜毛詩作彊彊，賁賁毛詩作奔奔。經第七子言之。於此節以前，皆言臣之事君。於此節以後，皆統君臣而言。其類也。或疑此節下脫子言之，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行去聲。賻音音。附餽音談。

鄭氏曰：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謂其餘行或時惡也。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

生言行亦由禮出。不問者皆避有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盜賊也。孔甚也。飲進也。酢古醋字。七故反。

謹案有枝葉者，茂之謂也。有道時人茂於實行。無道時人茂於虛言。小雅詩：巧言篇。

釋曰：昭七年左傳云：禮人之餘也。蓋其餘所生者，能行禮焉。斯美行有枝葉也。禮云：禮云而已。惟美言有枝葉爾。孔疏申鄭者於義未析也。酢古醋字。說文家：今惟以此爲酬酢字。相承之變也。鄭釋淡者以爲無酸酢些少味。何也。蓋以醴敗爲酸酢故也。孔甚。釋言文：飲進。毛傳義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聖

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譽音餘。衣去聲。食音嗣。說古通稅。

鄭氏曰：譽繩也。衣之食之爵之者，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引詩者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爲去聲。鄭讀說如字。

謹案國風詩曹風蜉蝣篇：說舍也。陳氏曰：其於我歸舍乎。是也。蓋憂其所舍而館之，不以口譽人也。蜉音浮。蝣音由。

釋曰：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蓋譽之也。或曰：物之可爲譽者，必從繩正也。說文作繩。詩：蜉蝣釋文：有讀說如字者。鄭禮注讀同。禮釋文：滄矣。鄭意以經所說君子，卽所說忠信之人也。此於文未適也。說舍。詩：甘棠毛傳義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音以

鄭氏曰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也詩言相與為昏禮而不終言始會合言笑和悅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覆反

謹案國風詩衛風氓篇爾雅曰晏晏柔也詩說曰旦旦明也王風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反復也朱子稱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禮說曰表記今謂復言矣復言之不思亦何如其先已焉哉明寧有已怨也繳古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十一 表記 聖

悔爽忒也爾雅釋文且本或作息鄭注酌焉詩王風毛傳云皦白也易彖傳云復亨剛反然則反者復也亦已焉哉已之為文應上文也非語辭禮說云僖十五年左傳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此怨蓄所由及也

子思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窬音踰與平聲

謹案鄭注於此無說焉禮說曰色者外貌情者內心是也穿窬穴窬踰也此盜之乘人不覺而為竊者故情惡而貌善雖善其色常畏人知其情彼以色親人者亦猶此也釋曰論語穿窬釋文本作穿踰蓋窬者踰之假借也今釋此者用孟子朱注也或曰穿屋窬然盜者豈止此邪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巧謂順而說也說音悅

謹案情欲信而辭欲巧者此巧之本於信也非巧之本於偽也偽巧則如經上文所謂利而巧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巧言而令色是甚佞也故論語明之曰鮮矣仁此其偽莫甚焉今信巧與偽巧不同猶仁術智術與詐術不同也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所以貴孝子巧變也左傳叔向所以引詩巧言如流而稱君子也論語曰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非信而巧者奚達乎孫音遜說音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十一 表記 聖

明其亂信也孟子言仁術又言術知而諸史多言智術詐術焉知與智通鄭注言順而說者聘禮記之義也彼注云孫順也論語言為命者辭命也既討論而修飾矣遂潤色焉蓋欲其信而巧也攷工記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則辭章亦巧矣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此異於詩上文所謂辟言也毛傳云辟法也鄭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之言昭八年左傳稱叔向引此詩巧言以美師曠諫晉侯者謂為君子之言豈斷章取義云乎蓋叔向君子也而不斥巧言則巧言當別有義也豈不以辭有信巧者乎詩烝民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仲山甫之德也此其令色本於小心也辟必益反風讀去聲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謹案曲禮曰。龜爲卜。筮爲筮。又曰。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蓋襲者。謂三人占皆吉皆凶也。襲與習通。重也。書金縢

曰。乃卜三龜。一習吉。此周公三卜。而一皆重吉。不復三筮。是不相襲也。由是推之。則三筮皆吉皆凶。亦不復三卜矣。

鴻範曰。龜從筮逆。由不相襲而然也。重平聲

釋曰。禮說云。冬至祭園丘。南郊也。夏至祭方澤。北郊也。周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罍

官可攷焉。史記封禪書云。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

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蓋史遷約周官說也。正月正朔也。四時迎氣。月令詳矣。此皆言日月之不下者也。故經云

不犯。謂不以他事犯之也。如鄭表記此注文。其說亦同。則非誤者。惟鄭釋周官園丘方澤以異說而失之矣。漢志稱

書武成者。蓋與僞古文不同。其曰。辛亥。祀于天位。此武王克殷祀天之日也。故周制以祈穀大雩而卜郊者。皆用車

焉。今孔疏因春秋言卜郊者以爲園丘方澤迎氣之事。皆卜也。豈其然乎。周官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此因

事爲之。非常祭也。鄭釋不違者。以卜日卜牲卜尸推之。明矣。易彖傳云。習坎重險也。蓋習者重也。書金縢說。習與襲

通。重襲則相因矣。鄭注酌焉。筮與簪通。周官籥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此言其常法爾。周公之卜。固未筮也。僖二十五年左傳言晉將勤王者。則先卜而後筮矣。而其占皆果吉。安可議其違禮邪。筮易作策。著策也。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易說。禱讀若壇。祇讀若其。

鄭氏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

謹案此申上文卜筮之用。大事有時日而卜者。若卜郊卜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罍

禘是也。禮說曰。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

也。乙丁己辛亥。五偶爲柔也。其爲外事內事之用者。謂常事也。如非常事焉。漢志稱書武成曰。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又曰。辛亥。祀于天位。書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皆非常祭也。其日皆非剛柔常例也。

記曰。郊之用辛也。此卜郊從武成故也。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其日亦皆非剛柔常例也。今

之擇日。從日者家言。與古之卜日筮日雖不同。其敬事之意無不同。奇幾平聲。戊音茂。己音紀。成音惟。燎力召反。巳音祀。

釋曰。鄭注云。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謂自四郊而別外內也。郊祭外事也。社祭廟祭內事也。孔疏申鄭者。不辯乎常事

與非常而強別之。則室矣。引記者禮郊特牲文十日為十干。其所配者若辛配亥等。則十二支也。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牲音全齊聲

鄭氏曰。牲猶純也。

謹案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明乎卜牲在先也。

春秋曰。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明乎卜牲不牲。則不祭。而禮樂齊盛皆廢也。今既卜

牲牲。乃備禮樂而及齊盛。則鬼神饗百姓安矣。故幽無害

明無怨焉。

釋曰。此惟卜牲爾。孔疏於此云。皆不違龜筮。此於義未析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巽

也。引左傳者。信三十一年文。易象傳云。鬼神害盈而福謙

今表記以無害言矣。釋文。齊亦作齋。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

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以智反。迄詩說反。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兆

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

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共與俱通。幾平聲。

謹案詩大雅生民篇。兆毛詩作肇。始也。兆亦訓始。猶孟子

言為之兆也。詩上文曰。即有邠家室。邠者后稷所受封國

也。朱子曰。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是也。蓋自后稷之

始祀。庶幾無罪悔。以至於今矣。言今子孫當尊后稷以配

天也。故湖言后稷之始祀焉。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又曰。以祭則受福。今詩言后稷始受國為祭主者。其以庶幾為

辭。則恭矣。其后稷之功。而自斂不多也。惟欲無罪悔。則儉

矣。其食舊德之祿。至於今。則及子孫矣。蓋后稷之祭。易福

也。詩周頌曰。降福孔夷。毛傳曰。夷易也。詩疏曰。有德故易

福。邠音

釋曰。肇始。釋詁文。鄭注以兆祀為后稷郊祭天者。非也。詩

生民。鄭箋以稷為二王之後。得郊祭天也。此惑於緯云爾。

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以言此經。非也。迄至。釋詁

文。詩生民言姜嫄生后稷者。不稱帝譽焉。孔疏云。后稷帝

譽之子。蓋未辯之矣。詳論語集注述疏禘灌章。堯曰章。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二 表記 巽

詁云。于於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處上聲。大音泰。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

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

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

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

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

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言卜可建國之處吉。則

宮廟吉可知。巡守之。守音符。

謹案大人謂天子諸侯也。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易乾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天子象也。易革九五曰。大人虎變。諸侯象也。亦天子象也。此所以言湯武革命也。器。筮之器。著龜也。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器曰。龜爲前列。先知也。左傳言居蔡者曰。作虛器。則著之爲器可推矣。威畏也。處大廟者。若月令天子居大廟也。著音尸。

釋曰。孔疏云。大人謂天子。其不及諸侯。非也。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釋言云。征行也。今謂巡守。若管仲言昭王南征也。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常制也。豈卜而乃行乎。蓋鄭使者爲楚執之久。聊以遠古難稽之言而諷楚也。以爲可待他年爾。不然。何以不於周制十有二歲巡守而言。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 表記 哭

卜乎。鄭其未審乎。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故古帝亦以先王稱焉。詳孝經集注述疏。引虛器者。文二年左傳文。史記錄鴻範。威作畏。蓋其訓義通也。鄭注。宮廟。或作宗廟。非也。大廟亦稱宮。月令大廟。則明堂也。非宗廟也。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曰。其宮方三百步。白虎通所以稱布政之宮也。或曰。禮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此孝經所謂卜其宅兆也。則諸侯卜宅可知也。然先言宅兆。其非立文之序歟。或曰。釋言云。宅居也。然宅居非惟寢室已也。孔疏云。宅及寢室。當矣。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丁。丈反。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用龜筮問所貢獻也。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謹案表記稱子言之者八。禮說曰。始子言之。言敬也。終子言之。亦言敬也。明乎以敬統君子之事焉。是也。論語曰。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今表記言君子者。皆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也。皆以敬成仁也。此表記所以爲萬世人之表也。

釋曰。孔疏申鄭者。謂問貢獻之物。非也。此於禮無徵也。鄭依經文。謂用龜筮問所貢獻之日月也。翁經上文言擇日。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 表記 哭
月以見君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孔疏謂此亦用祭器也。冠讀去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二終 門弟子校某於讀書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

順德簡朝亮述

緇衣

謹案經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獨以緇衣名篇者。好賢則無所不統也。其惡惡可知矣。論語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學所以言仁人放流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又曰。急親賢也。緇側其反

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未統惡惡而釋之矣。作緇衣者。記子思之言也。今於坊記詳焉。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答何劭詩注引子思子曰。詩云。昔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

緇衣

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皆在緇衣篇也。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智反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措與錯通七故反

謹案子者丈夫之美稱。美其不負所生也。仲尼弟子稱仲尼曰子。子思弟子亦稱子思曰子。如記子思之言。又皆以子曰為文。則與論語同而無別矣。今緇衣篇凡二十四節。其稱子曰者二十三。而於此首節特稱子言之而變文。明其別乎論語也。說詳坊記。論語言君子易事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蓋不求備焉。將庶幾無罪歟。易曰。易知則有親。謂相和也。奚得罪乎。此所以刑不煩也。幾平聲釋曰。表記云。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蓋表記稱子言之

者八。此其一也。而其下連文獨有曰字焉。此一字句也。以其他皆讀子言之絕句矣。今緇衣讀同。鄭注措釋文作錯。其義通也。引易者繫辭傳文。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上惡烏路反下惡如字愿原去聲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刑法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

緇衣

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文王為政。克明德慎罰。還音旋案七日反衣緇衣上反衣去聲下衣如字界必利反射仕皆反

吳何老反謹案緇衣詩鄭風篇名。緇黑色。諸侯朝服。以十五升緇布為之。巷伯詩小雅篇名。此以寺人為宮中巷官之長。詩序曰。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愿謹也。荀子曰。孝悌原怨。原古通愿。作愿與咸服。互文也。故引詩以作與其孚信者明之。大雅詩文王篇。儀則也。長丁丈反慈若角反

釋曰。詩緇衣篇四句成章。其曰敝白還者。可微讀之。爾。願氏炎武以為一字句。非也。如句絕則感矣。毛傳云。粢。糞也。禮雜記云。朝服十五升。蓋升八十縷。以十五升為布幅二

尺二寸。其至精焉。此麻布也。古未有棉。寺人奄也。周官列
上士。有北所有北方也。毛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詩疏云。
毛謂草木也。有昊所有昊天也。鄭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
也。說文云。愿謹也。慤謹也。孔疏云。愿慤也。今訓謹者。以義
同易明爾。引荀子者。榮辱篇文。釋言云。試用也。咸皆釋詁
文。詩我將云。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云。儀善也。鄭箋云。我
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鄭釋儀者。與毛異矣。詩文王
傳箋略焉。成十三年左傳言威儀之則矣。蓋儀者則也。孝
經云。則而象之。遂引詩其儀不忒。而明民則焉。刑法乎。信
釋詁文。經引作乎。以明威服者之作。願猶坊記言作與例
也。釋言云。作為也。鄭以言此經未洽也。論語云。舉直錯諸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繡衣 三

枉則民服。明爵不瀆而民咸服也。論語云。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明刑不試而民作愿也。蓋互文也。書康誥云。克
明德慎罰。言文王也。鄭以言其好賢惡惡也。鄭注。取彼讒
人。今詩作譜人。經文。萬國作乎。今詩作萬邦。微讀之。讀音
逗。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
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遜與通通倍音
青泄音利孫音音

鄭氏曰。格來也。遜逃也。泄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匪

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
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
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
任德。蚩尺
之反

謹案格正也。論語曰。有恥且格。遜則求免而已。論語曰。免
而無恥。子者中庸所謂子庶民也。結者信以固結而成民
也。論語曰。民無信不立。倍與背通。甫刑。今尚書呂刑也。苗
謂三苗。當堯時。民人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宜曰君民者。猶
左傳稱君人者也。而苗君不君。故惟曰苗民。今尚書。匪作
弗。命作靈。匪非也。非用命。則弗用善矣。靈善也。古通令。轉
為命。亦聲近焉。制即呂刑言并制之制。蓋制作不以善而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繡衣 四

以刑焉。五虐之刑。呂刑所謂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桮
黥也。苗人不以為虐。而自名之曰法。由是以行。下漸上化。
則民有惡德矣。呂刑所謂民興胥漸也。故堯竄之。遂絕其
君之世嗣焉。劓牛器反。則如置反。桮丁
角反。黥其京反。漸音沾。

釋曰。孟子趙注云。格正也。此言格君心者也。今謂民心之
正焉。釋言云。格來也。鄭以言此經未洽也。泄臨。詩采芑毛
傳義也。孫與遜通。猶異也。易義。順以巽也。結謂結成。若桓
六年左傳言成民也。尚書說。民人也。隱三年左傳云。君人
者。桓二年左傳亦云然。書酒誥云。惟民自速辜。民謂紂也。
今謂苗君曰苗民。其例也。鄭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
苗者。作亂。又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今以國語呂刑攷之。

三苗當堯時。蓋近高辛氏之末爾。史記云。顓頊崩。高辛立。是為帝學。帝學崩。帝摯立。不善。崩。放勳立。是為帝堯。此足徵也。孔疏引鄭呂刑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遂云。上效蚩尤重刑。又云。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此鄭據國語而失其本文者也。吳與繆通。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遂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然則楚語所謂其後者。謂自顓頊而後。非謂九黎後人也。蓋楚語於顓頊言九黎。不言三苗也。苗曰三苗。黎曰九黎。其族類多寡實不同。禹貢於雍州云。三苗丕敘。蓋三苗居於西裔者。堯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五

竄之。非顓頊流之也。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此以明有刑之由。非謂蚩尤重刑也。若夫孔疏引偽孔傳者。以為九黎。即蚩尤也。今以國語言九黎者攷之。知不然矣。靈善。釋詁文。此據書孔疏所從爾雅本也。今本作令善。蓋古通也。般戮焉。則鼻焉。則耳焉。極陰焉。黥面焉。五者非苗民始為之也。是苗民始淫為之也。釋文。遯亦作遁。民有惡德。猶所云民有遯心。呂刑蔡傳云。民起相漸染。是下漸上化也。顓頊讀若專旭。重黎讀重平聲。雍讀去聲。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去聲。惡鳥路反。鄭氏曰。不從其所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

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行如字。景古影字。謹案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慎也。

釋曰。鄭注以為民化於其所行也。論語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書鴻範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皆可會通乎緇衣之義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赫許百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六

鄭氏曰。言百姓效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引詩書者。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謹案其三年以前。百姓豈必盡仁乎。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今舜讓禹而立三年。亦斯驗也。詩小雅節南山篇。毛傳曰。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也。呂刑說。一人天子也。慶善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眾數也。大雅詩下武篇。鄭箋曰。成我周家王道之信。則天下以為法。是也。蓋法武王也。節音截。大師之。大音泰。

釋曰。鄭注云。非本性能仁也。此其為文。未達其本意焉。今不可不明之也。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鄭注云。是聖人之性者也。中庸云。自明誠謂之教。鄭注云。是賢人學以成之

者也。今日。非本性能仁。謂效焉為仁。是教也。非性也。此其本意也。故鄭表記注言考道者有非性也之文。然乍讀之。則疑其與孟子言性善者異矣。且如鄭說。經當曰豈必安仁。奚言盡乎。陳氏澥云。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此於經病添文也。孟子稱君仁莫不仁。其謂之何。慶善詩。皇矣毛傳義也。禮內則兆民鄭注云。萬億曰兆。詳孝經集注述疏。天子曰兆民。閔元年左傳文。或曰。成王周成王也。非也。書酒誥言成湯者亦曰成王。其又何說乎。詩毛傳云。式法也。鄭注同。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長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七

鄭氏曰。章明也。真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棣大也。直也。民之行讀去聲

謹案爭先人者。不讓而恐後也。論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大雅曰。誕先登于岸。長民者。即君民者也。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此所由君人也。詩大雅抑篇。棣毛詩作覺。如孝經所引者然。蓋覺與棣古音同。其假借也。爾雅曰。棣直也。說文曰。直正見也。蓋覺者正見之。則直矣。易文言曰。直方大。蓋德行直者必大也。抑毛傳云。覺直也。斯干傳。覺亦訓大。可參焉。誼徒直反

釋曰。章明。詳坊記。易師象傳云。真正也。禮器鄭注云。致之

言至也。極也。故此以為盡焉。釋文。棣音角。棣直。釋詁文。詩皇矣朱傳云。岸道之極至處也。釋詁云。誕大也。

子曰。玉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綍與緇通。危行而行。讀行去聲。僭與愆通。

鄭氏曰。言王之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齋夫所佩。綍。引棺索。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則言行相應也。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汝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音音

謹案出者言之行於外也。天子王發言之始。其微如絲。其漸行於外則彌大矣。明當慎也。綸者治絲而合之也。易之屯曰。君子以經綸。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故稱如綸以喻所合之大也。綍。大於綸。由絲而綸之。斯有綍矣。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綍而行事。綍與緇通。蓋天子王越之。固動仁孝之思。而事天地社稷焉。故稱如綍以喻所事之大也。倡與唱通。曾子曰。君子不唱。流言。蓋唱之為義可推也。論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其言行皆宜高也。其危言者。豈言高於行乎。其危行者。豈行高於言乎。易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不相危也。中庸稱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者。若斯矣。則民之法君子者。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大雅抑

篇止者若大學稱其所止也。毛傳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傳以大學言敬止者通之也。故大學引詩其儀不忒者，亦申之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斯不謂過焉。魯毛詩作愆。屯朱倫反

釋曰：有秩番夫，漢書表列鄉官，鄭以所佩綸言之。隨舉所見云爾。釋文云：綸，綬也。綬，大索。此以綬實言綸，滯矣。其不言喪綬，將謂不祥邪？詩何彼禮矣云，其鈞維何，維絲伊緇。釋言云：緇，綸也。毛傳同。詩采菽云：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詩自一端而言也。夫綸之非一端已也。詩采菽云：汎汎楊舟，縛纜維之。爾雅釋水舉此詩而釋之云：縛，纜也。孫炎云：縛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九

大索也。爾雅釋文：縛或作綬。有以此申緇衣釋文者，失之。李巡云：縛，竹為索，則非絲也。縛讀若律。易屯象傳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此象傳所由言君子以經綸也。朱子中庸章句云：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如朱子說，蓋易繫辭傳所謂彌綸天地之道也。引曾子者，大戴禮立事篇文。流言若書金縢所謂流言於國者。游言若書盤庚所謂胥動以浮言者，雖略不同，而其無實則同。故倡與唱義亦同。孝經云：高而不危，蓋危有高之義焉。淑善釋詁文：晉過釋言文：鄭注釋止為容止。釋儀而益言威，此不如毛傳矣。孝經云：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又云：容止可觀，然則容止其未悉該言行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詩抑篇言威儀者數矣，而此惟曰不譽于儀，則宜獨言儀之實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慎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行皆去聲於緝熙於音烏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於音烏

謹，案道與導通，訓也。禁，謂禮禁。若論語孔子以非禮勿動，禁顏淵也。言亦稽其所做，行亦慮其所終，皆謹慎焉。互文也。易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文言曰：庸行之謹，蓋經引詩慎爾出話而明矣。詩大雅抑篇：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大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十

雅詩文王篇：穆穆敬之美也。朱子曰：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禮說曰：此以見言行皆主敬焉。

釋曰：釋詁云：訓道也。今轉注焉。釋威儀者，據襄三十一年左傳也。釋訓云：穆穆，敬也。釋詁云：穆穆，美也。詩文王毛傳：從美說焉。今本敬言之。於經叶矣。毛傳云：緝熙，光明也。今攷釋詁云：緝熙，光也。詩昊天有成命云：於緝熙。周語說之云：緝明也。熙，廣也。蓋皆稱古義焉。詩行葦鄭箋云：緝，猶續也。其本義也。夫光不緝續，則不明。故緝訓光亦訓明者，其申義也。熙者，光六則廣矣。詩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言續其明也。朱子之義，釋大學所引詩也。今以較鄭緇衣及

大學注焉。於文尤洽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郁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七

容反行去聲

鄭氏曰。貳不壹也。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為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蜡助

篤反

謹案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長民者之常也。周官大司徒曰。同衣服。蓋民之齊而壹者無不同矣。詩小雅都人士篇。都周西都。鄭箋曰。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也。凡天下民言行之不正。每於其服之不正而先見之。漢書五行志所以憂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編衣

十一

妖也。妖於喬反

釋曰。周官大司徒注云。言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此周官之法也。鄭子產為政。使上下有服。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襄三十年左傳可攷焉。管子云。散民不敢服。襍采。則霸術且然矣。詩都人士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蓋緇衣說同。狐裘自都人士言之。非由大蜡也。當從詩箋。忠信為周。此魯語釋詩皇皇者華語也。襄十四年左傳云。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今陝西行省西安府長安縣。周西都在焉。鄭注。三家則亡。此從詩疏所引文。今本或作二家。非原文也。三家。謂齊魯韓也。褚張呂反。

藏也。襍與雜通。華讀若花。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讀為告。忒他得反。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謹案為君者可先望而知意焉。若殷湯之三聘。漢昭烈之三顧也。為臣者可先述而志嚮焉。若伊尹之說湯。武侯之對昭烈也。有所決者不疑。有所辨者不惑。史記曰。伊尹作成有一德。壹與一通。此所謂尹誥也。史記以次湯誥後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編衣

十二

明尹誥在湯時告言也。尹者伊尹自名也。躬身也。湯商王號也。詩曰。古帝命武湯。蓋自以尹身言之。而稱其君之號者。殆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也。詩曹風鳩鳴篇。淑人善人也。儀則也。不忒不差也。此所由不疑不惑也。說音稅。鴨音尸。差初加反。釋曰。鄭注云。志猶知也。此當申之而明矣。或曰。志者以所述而書志之也。然此非志與知對文之義也。且魯語稱展禽三筴之書。豈不疑者乎。亦三黜爾。曲禮曰。決疑。蓋疑者不決焉。論語曰。辨惑。蓋惑者不辨焉。書咸有壹德。史記固於湯崩前敘之矣。今偽古文。竄之為伊尹告太甲者。非也。躬身。釋詁文。引武湯者。詩玄鳥文。孟子引伊尹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蓋湯者稱其君之號也。詩毛傳釋儀為義。

今以儀則言之。斯可諒矣。蓋必其義乃為則焉。詩毛傳云。忒疑也。孔疏云。忒疑。釋言文。此孔据唐貞觀時爾雅古本也。今本釋言無此文。其有脫歟。緇衣釋文。忒或作貳。蓋異文也。釋詁云。貳疑也。今据釋言云。來忒也。又云。來差也。則忒亦差也。夫差者能不疑乎。疑者能不惑乎。

子曰。有國者章義癩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癩丁世反。共音恭。如去聲。

鄭氏曰。章明也。癩病也。

謹案明其義。固示之厚矣。病其惡。亦示之厚者。非病其惡。無以明其義也。大學言放流者曰。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蓋其厚也。且惡者由是而化焉。論語曰。舉直錯諸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三

枉。能使枉者直。皆其厚也。如是。則民情皆壹於好義惡惡。而不貳矣。詩小雅小明篇。靖毛傳謂謀也。共古通恭。敬也。好是正直。其惡不正直可知也。錯與措通。

釋曰。釋文。義尚書作善。此偽畢命竄之而異文爾。陳氏滌遂以改記文。非也。癩病。釋詁文。靖共。詳表記疏。唐石經。有國者。此無家字。宋古本同。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儼行。不重辭。不接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長丁丈反。行如字。接音國。共音恭。邛音窮。

鄭氏曰。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

民知禁。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癩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知慮。讀知去。聲。辟與僻通。

謹案上人疑者。上之為人君有疑也。明乎下難知者。自為人臣而言也。御治也。章好亦章惡。慎惡亦慎好。章好亦以御民之淫。慎惡亦以示民俗。皆上之為人君無疑也。互文也。民與百姓。變文備稱也。儀行者。儀則以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今言臣所行者。皆儀則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古

以行。重行事。不重言辭。蓋以行事考言辭。而下無難知矣。其所不及者。君所不舉及也。左傳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卑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言君所不舉及也。今臣不接引之。蓋正其所及。而下無難知矣。其所不知者。君所不兼知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君所不兼知也。今臣不煩亂之。蓋簡其所知。而下無難知矣。如是。則君不為叢脞之勞矣。詩大雅板篇。小雅詩巧言篇。夫音乎。阜才反。脞音倉。果反。

釋曰。御治。詩思齊鄭箋義也。齊側皆反。鄭注云。儀當為義。

聲之誤也。非也。周官故書儀爲義。蓋古通也。經上文言儀者數矣。奚誤乎。今以儀則言之。而義在其中矣。經上文鄭注云。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斯不爲儀行邪。說文云。儀度也。今攷周語云。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云。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如爲人臣而儀則以行歟。其度之從可知也。度徒洛反。堯典云。詢事考言。蓋以行事考言辭。斯知人之難而無難也。其所不及不知者。鄭注以堯舜聖人言之。非也。孟子何爲乎。非堯舜不敢陳也。豈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乎。胡氏銓辯之明矣。引左傳者。隱五年文。杜注云。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言小臣也。引立政者。周書文。釋言云。攸所也。皋陶謨云。元首叢脞哉。蔡傳云。叢脞煩瑣也。板板釋文作版版。釋訓云。版版僻也。鄭義同。卒盡。邛勞。釋詁文。共與恭通。維與惟通。故鄭以恭敬及惟使明其義焉。毛詩釋文。出止共者。共。又作恭。蓋止於敬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褻息列反。迪音狄。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五

刑之迪。卽甫刑文。無不字。此誤衍也。播猶盤庚言播告之。播。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商書曰。不迪率典。今迪典義同。故致誤焉。甫刑上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伯夷爲禮官而降典。是迪也。其像戒民而折之者。則降典之時。播告以刑而迪典矣。言出禮則入刑也。故曰。播刑之迪。其爲迪也。則勸以爵而恥以刑。固導而行之也。政教皆宜也。釋曰。昭十二年左傳云。衛王母弟也。謂康叔也。明乎康誥爲武王告之矣。舊說失之。詳尙書集注述疏。迪道。釋詁文。鄭注釋播爲施。非也。伯夷未及施刑者也。虞書稱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其異職乎。尙書說。伯夷降典。謂下教以禮典也。伯夷典司禮典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六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治字去聲。比毗志反。葉音攝。慶音譬。

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體者。今為大夫卿士。適與適通。齊與皆反。

謹案邇近也。言大臣與君不親。於是百姓不安。則大臣忠君敬君之不足。而大臣徒富貴之既有過也。若夫大臣不治事。非大臣不與君親。而近臣私與君比矣。蓋大臣雖欲親之以治事。而其勢不能。此所謂以小謀大也。論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大臣不治也。葉公戒以小謀敗大作者。祭於斯矣。故子思子引以明之。子思子先戒以小謀大而推其餘。葉公先戒以小謀敗大作而推其餘。蓋大臣統一國而治焉。皆主言大臣也。大臣能治其餘無不治矣。周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七

官以冢宰為大臣。凡遠近內外及女職諸官。皆其治也。內外自京師而言。猶周書言內服外服也。疾害也。以遠言近而邇臣疾者。若新進之間。君側人也。以內圖外而遠臣蔽者。若中御之失。邊將才也。楚僭稱王。故夫人僭稱后。今節取其言。亦如其稱爾。葉公僭稱公。論語固直書也。開及將釋曰。忠君敬君。孝經義也。此與下文言敬大臣者不同。鄭注云。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鄭以為兩不足也。夫大臣不忠。當退之。尚何敬之乎。或曰。君待大臣忠且敬也。言親大臣也。非也。經云。大臣不親。豈曰不親大臣乎。經下文云。大人不親其所賢。蓋為文宜然也。鄭注云。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此鄭消於下文云爾。大臣與邇臣。經特

言之。非互言之也。鄭注云。凡謀之當各於其黨。鄭以為於其黨則知其過者審也。然大小內外何為而以黨言乎。黨人不護過乎。鴻範豈不貴無黨乎。論語云。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謂君子小人之類也。豈如鄭說乎。鄭注云。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鄭言內外者。安見必為遠臣言之乎。孟子云。非疾痛害事也。則疾者害也。隱三年左傳云。遠閒親。新閒舊。此新進所以致疾於君側人也。兵法云。軍不可從中御。蓋將在外而易蔽也。鄭注釋民之道。釋葉公之言。善矣。周書祭公篇。蓋世所稱逸周書祭公謀父之顧命。以告周穆王者也。祭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冢相亂王室。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六

今葉公其本乎祭公者歟。或曰。經當作祭公。非也。其辭不悉同。周書本或作疾。莊士大夫卿士。則因緇衣文益之爾。祭則介反。孔注云。固陋也。鄭注釋葉公者。孔疏謂据左傳及世本也。釋顧命者。本周書顧命義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音求。已音紀。鄭氏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謹案詩小雅正月篇。則者。若大雅言維民之則也。轉而言

之故曰彼求我則爾雅曰仇仇傲也君陳詳坊記由從也從而用之也。

釋曰釋訓云仇仇敖傲也詩毛傳以警警通之明其傲也傲則執之不同矣朱傳於仇仇不從釋訓而以則爲法則從釋詁也今酌焉或曰鄭注於此不釋則詩箋亦然蓋則者語助辭此詩倒文例也猶曰彼則求我似矣然求我者何求非求我法則邪經上文稱所賢下文稱見聖皆求法則焉由用詩君子陽陽傳義也釋詁由從義同其義可會通矣教教讀平聲經引君陳者孔疏云此成王戒君陳之辭蓋據僞古文君陳而言爾不足徵也經下文引兌命者鄭注云兌當爲說謂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也名之曰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編衣 九

兌命以師道尊焉故學記引說命者三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孔疏云傳說作書以戒高宗蓋據僞古文說命而言爾凡經引尚書諸篇其爲僞古文所有者釋文皆舉其異同皆不知其僞而据之也孔疏於下文言君奭者則云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由是言之疏屢言鄭不見古文尚書不亦誣乎鄭古文本蓋傳自衛宏賈逵馬融者也元與原通。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喪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音扶易以智反大音秦覆芳服反省悉井反括古括反兌讀爲說音悅笥司吏反擊魚列反適乎煥反吉讀爲告天讀爲先相去聲

鄭氏曰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費翁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編衣 十

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哮或爲悻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君子慎所可喪乃不溺矣越之言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歷汝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常恕己不害人也違猶避也道逃也尹吉亦尹誥也

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子。覆芳服反。泳音詠。扞胡旦反。數色角反。呼與梓通。卒與狝通。歷音厥。弩怒上聲。朝音潮。毫步各反。

謹案小人小民也。大人謂君子之有位者。呂氏曰。德謂水之德。是也。月令曰。盛德在水。狎習也。鄙古通否。史記鄙德。即堯典否德也。易說否者閉而不通。蓋塞也。今謂民之氣質閉於人而有鄙塞心焉。世所謂愚民無知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蓋天地生人之性皆善。而成性於人。鮮能無氣質。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繡衣 三

之偏。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由閉於人也。其鄙塞心則有矣。論語言無知者所以及鄙夫也。非敬而無敢慢者。安能覺民。通其鄙塞心而無壅以溺歟。經言君子之慎。而不言大人者。以大人即君子為之也。故其四引書者。皆慎於口而慎於民。非特惟口起羞之獨明也。其不言小人之慎者。本因溺於水者人皆知之。以明溺於口。溺於民者。人鮮知之。則其慎於水。不待言也。命者出自口。而加諸民。故以大甲喻所省之慎者言之。矢末曰括。謂與弦相會也。括會也。甲冑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他兵備無不知矣。故特言甲冑也。惟甲冑起兵。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冑。

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蓋兵所由起也。或曰。甲介也。曲禮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惟衣裳在笥。當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韓昭侯有敝袴。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說命自口而下。以衣裳次乎甲冑。干戈之間。蓋衣裳者。口所錫命之用。而於行師尤要也。其甲冑干戈而行師。則用民也。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此其慎也。擊禍也。大甲說以夏桀之不慎者言之。尚書大傳敘桀之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繡衣 三

其自作孽者。則出其口焉。故湯誓敘其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由慢民而孽甚也。躬身也。鄭氏曰。天當為先字之誤。是也。見謂朝見。蓋伊尹溯其五就桀時也。自由也。皋陶謨曰。自我五禮。蓋由禮焉。今言由忠信也。魯語曰。忠信為周。易之乾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之坤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終者必貞。夫忠信而終也。相者相湯也。言尹身先見桀于西邑夏。由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亂亦進也。見桀則明於有守而終去也。言尹身今相湯。亦惟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治亦進也。相湯則期於有為而終事也。今由尹誥言之。蓋忠信者。口如其心。而民服。其慎可知矣。孟子稱伊尹之言曰。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於是乎相湯而伐夏。救民其忠信而於口於民皆不溺者如此。否音鄙解上聲塞於

用反觀音占形音同禘音庫朝音湖夫音乎

釋曰。鄭注云。言人不溺於所敬者。鄭對經言所襲者而釋之。斯爲一節提要焉。泳游據詩谷風說也。潛行爲泳。鄭注釋德者以人之德言之。非也。經言溺者三。斯乃益三爲四。其不突甚乎。鄭注言侮狎者。蓋閱歷之言。而以言此經未洽也。曲禮云。不侵侮。不好狎。蓋狎與侮不同。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故德可言狎而不可言侮也。狎習釋詁文。或曰。費如曲禮不辭費之費。然費與煩對文。則辭費在煩之中矣。當從鄭焉。論語云。惠而不費。明乎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篇衣 三

之有患者也。今徒口惠乎。釋文。費。芳貴反。悖與悖通。皆費之異文。則由異讀而然矣。中庸釋文。費。扶弗反。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受之者難。豈如口費之易溺乎。鄭注從費。蓋經本文也。論語云。駟不及舌。惜君子也。鄭注言民心鄙詐者。非也。其不類荀子性惡云乎。董子言性者。則云。或仁或鄙。是鄙者不仁也。此非性善義也。呂氏云。民賤故鄙。怨。然鄙謂怨乎。劉熙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今借參焉。詩邶風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蓋塞之不閉而能通矣。孟子言茅塞心者。異學閉之也。此言鄙塞心者。氣質閉之也。引成性者。易繫辭傳文。鄭釋省度者。詳矣。而括義略焉。今釋括者。據釋名說也。括會。詩車韋毛傳義也。

鄭注言慎軍旅者。則甲冑與干戈無異矣。何其獨於甲冑言起兵乎。詩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鄭注言在笥者。似也。是儉不中禮焉。非溺人者也。引子貢者。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蓋爲越之報吳言之也。曲禮注云。介甲也。今轉注焉。禮檀弓。覘國注云。覘。闕視也。引韓昭侯者。見通鑑周紀。厥躬謂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云。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鄭注酌焉。道也。釋言文。相助。釋詁文。鄭注以先爲先祖。非也。如其說。則經言尹先可矣。躬之爲言。不若綴旒乎。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云。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明先見桀而後相湯也。故孟子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釋詁云。由自也。今轉注焉。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篇衣 三

守。有爲書鴻範文。尹誥者。史記所稱咸有一德也。豈其誣乎。易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貞夫忠信。則咸有一德矣。易坤象傳云。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經上文引大甲。此引尹誥。則尹誥非大甲矣。今僞古文竄尹誥此文於僞大甲焉。何其妄也。孟子引大甲。可違也。作猶可違。不可以道作不可活。皆僞者所襲也。夏都安邑。湯居亳。在商丘。伐夏後。遷偃師。亦稱亳。故伊尹統而朔之曰西邑夏。今山西行省解州安邑縣。古夏邑在焉。河南行省歸德府商丘縣東南。湯所居亳也。河南行省河南府偃師縣西。湯所遷也。經文。見或爲敗。邑或爲子。皆文殘而譌。兩。兼力俱反。屢曳也。解讀若蟹。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勞如字雅音 牙資如字

鄭氏曰。莊齊莊也。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善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為其君難。齊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繡衣 妻

皆反長丁丈反鄭讀勞去聲來 力再反與平聲鄭讀資為至

謹案民以君為心。謂君如主百體之一心也。君以民為體。謂民如從一心之百體也。心莊肅而心好之正。則體舒容敬。身必安之正。故心以體全。心不莊肅而心好之不正。則體不舒容不敬。身必安之不正。故心亦以體傷。蓋君民猶然也。君好之正。則民必欲之正。故君以民存。君好之不正。則民必欲之不正。故君亦以民亡。以者君以之也。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合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存亡之異也。詩逸詩。正長也。蓋非正不能長。民也。今謂先長民者。呂刑有明清之言。今謂諸政之言也。成平也。卒終也。勞病也。言今誰能秉持

國平乎。彼不自為政之正也。則終病百姓矣。蓋逸詩憂民之意。歎其不如昔之先正焉。君雅說。資取也。謂取而用之也。越語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蓋資皮則資冬矣。資絺則資夏矣。祈者祭而求之也。禮祭法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周官大祝掌六祈。四曰禱。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是祈寒暑也。今經之言。互文也。言夏日而暑雨。小民苦之。則惟曰怨焉。以為祈暑不可也。將取於冬而祈寒乎。小民又苦之。亦惟曰怨焉。今互言之。蓋曰。冬日寒雨。小民惟曰怨。資夏祈暑。小民亦惟曰怨。蓋民體皆有不妥也。則君所以求如寒暑之中而安民體者。宜矣。帥與率通相近讀如字 大祝之大音泰祭音詠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繡衣 妻

釋曰。孟子云。氣體之充也。又云。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或以言此經。失之矣。彼動也。非傷也。其動非心以之也。荀子王制篇云。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篇。且以為孔子引傳焉。此荀子傳聞之辭爾。大戴禮錄孔子三朝記。又敘孔子對哀公者。綦詳。而無及於水舟云者。或以言此經。亦失之矣。夫水之覆舟。不有險而逆行者乎。彼非舟不慎也。非君以之也。春秋所由誅亂賊也。大戴禮小辨篇云。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此孔子對哀公問也。而政不善者。可反思矣。今繡衣義同。正長。釋詁文。成平。詩節南山。毛傳義也。鄭箋亦以持國平言之。今言八成者。據周官小

宰職也。然不如持國平之無所不該矣。釋詁。平。成義同。卒終。勞病。皆釋詁文。鄭注釋不自為正。卒勞百姓者。於文未適也。論語左傳嘗引逸詩矣。此所引皆為逸詩。其有與毛詩節南山篇略同者。適同之爾。歐陽氏謂孔子刪能字。非也。如孔子果刪之。豈子思子復引之乎。今以朱子采蘇氏說。釋節南山者。通之。亦旁通之義也。鄭注於尚書篇名。言作者。作屬下讀。謂以君雅臣名作篇名焉。鄭釋資釋祈。皆以為方言爾。蓋至者資之轉聲也。祈讀若祁。宣六年公羊傳。祁彌明。宣二年左傳。作提彌明。釋文。提上支反。史記晉世家。作示昧明。此鄭說所由也。公羊傳。齊人胡毋子都為之。鄭氏。北海高密人。居故齊地也。齊與魯鄰。故知其方言。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末

今以釋此經。非也。傳經者不有古本所傳乎。越語注云。資取也。說文云。凡雨之屬皆从雨。又云。雪凝雨。凝古作冰。蓋寒雨也。偽古文。君牙。去日字。以資作咨。竄之為雨。怨咨而絕句焉。以祈作祁。亦竄之爾。以互文觀之。經之為文。至文也。雖一字。安能動乎。禮祭法言相近者。鄭讀為禱祈。亦祈寒暑也。今讀如字。詳尚書集注。述疏六宗說。引祭義者。昭元年左傳文。或曰。詩之適同。何也。蓋此例不一焉。詩小雅出車之五章。略同於國風草蟲之首章。可舉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去聲

鄭氏曰。類。謂比式。

謹案禮說曰。事上者。其告言當義之正。惟其身不正。斯其

言不信。則其身之守義不壹。其行與其言無相類也。中庸所以推誠身為獲上之本也。

釋曰。學記有比類之稱。猶比式也。鄭注酌焉。詩瞻印云。威儀不類。毛傳云。類。善也。釋詁義同。蓋威儀者。行也。其不類者。行無善也。無比式之善也。今事上而言不信者。是言善而行不善。其行與其言無相類也。亦無比式之善也。即古仰字。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讀行去聲如字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末

鄭氏曰。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熟慮於眾也。精。或為清。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納政教。當由汝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度。徒洛反

謹案生則不可奪志。若學記稱辨志者。強立而不反也。死則不可奪名。若論語稱成名者。頭沛必於是也。質。呂氏謂正也。蓋質正於有道也。略。謂約要也。論語曰。多聞闕疑。今君子多聞。則質正而守存之也。志。古通識。易之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曰。多見而識之。今君子多志。則質正而親愛之也。若學記稱博習親師也。此多學而未行矣。君子由是精知焉。則以約要為略而行用之。

也。易繫辭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其即中庸學問思辨而行者歟。君陳說：蓋質正庶言之略也。詩曹風鳴鳩篇：儀則也。即所謂格焉。一也。毛詩作一兮，亦義同。識音

釋曰：鄭注釋質釋志者，於文未洽也。釋語云：質平也。詩何彼穠矣，毛傳云：平，正也。則質亦正也。論語云：就有道而正焉。質正之謂也。廣雅云：略，要也。今謂約要如論語說然也。或曰：親謂親見者，經上文言守多聞，則此當言志多見也。異乎質所聞者之未親見也。然經豈曰親而質之乎。漢書溝洫志贊云：孔子曰：多聞而志之，此識作志，蓋古通也。多見作多聞，用論語互文焉。若緇衣此文，於多聞言守之，其志之不待言也。故多聞外別言多志，乃義同而文不同爾。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素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精知而略行之，今以參緇衣此文，略而與而略互倒其文，亦義同而文不同爾。釋語云：師衆也。又云：庶衆也。虞度釋言文，淮南子詮言訓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蓋所引詩也，皆不作兮，與毛詩不同，而叶於緇衣此文矣。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能好讀好去聲惡烏

鄭氏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微利，其友無常也。邇不惑遠不疑，言其可望而知。

邇近也。仇匹也。微古堯反

謹案君子好其正者，所謂好是正直也。小人毒其正者，所謂寧爲荼毒也。左傳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有鄉猶有定也。孟子稱孔子言心不操存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今言君子之朋友，於心好其正，則定而有鄉矣。有方猶有辨也。易曰：方以類聚。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今言其惡不正，則辨而有方矣。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禮說曰：邇者不惑，儒行言交友者，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也。蓋以朋友之遠近說焉。詩周南關雎篇：詩說：好猶美也。仇毛詩作述，亦作仇。毛傳曰：述，匹也。亦義同。行去聲樂音落雎七音反述音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羊

釋曰：鄭注以正爲匹，破字釋之，非也。禮說云：小人亦有同惡相濟者，豈皆相毒邪。引左傳者，昭二十八年文。引易者，繫辭傳及未濟象傳文。大戴禮勸學篇云：君子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辟邪而道中正也。彼鄉以地言，若韓文稱君子鄉矣。或以言緇衣此文，非也。夫其惡有方，又安可

以地言乎。仇匹釋語文，此斷章取義焉。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言此近微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富貴貧賤之利也。謹案輕絕貧賤謂貧賤之賢者，重絕富貴謂富貴之惡者。

不堅蓋所好不篤。雖賢將不利焉。不著蓋所惡不彰。雖惡將有利焉。漢書言翟公大醫其門曰。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斯斥其利交也。詩大雅既醉篇。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今引詩以明賢者有威有儀。惡者無之。將何所以相攝佐乎。釋音宅迺通

釋曰。引漢書者見鄭當時傳。攸所釋言文。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鄭注酌焉。楊倞荀子注引詩鳴鳩毛傳云。儀義也。今詩疏本作鄭箋。儀禮士冠禮鄭注云。攝猶整也。蓋整者正也。史記列傳敘晏子攝衣冠者。謂正其衣冠也。鄭言相攝正。與毛言相攝佐者不同。而鄭箋亦與毛同。其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三

義皆洽也。孔疏洽之矣。或讀鄭注正不以連文。非也。成二年左傳云。攝官承乏。故攝有相佐之義焉。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既醉此文而釋之曰。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則毛鄭義無不該矣。或曰。鄭注云。不以富貴貧賤之利也。何也。蓋不利乎富貴其貧賤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聲行戶 剛反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衰。讀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遺與饋通 辟與僻通

謹案歸懷也。故本或為懷。經言君子不自留。明乎有留。君子者也。言留君子者以私惠。則君子不歸彼德矣。雖彼留君子。而君子不自留焉。若齊宣王留孟子以萬鍾。而孟子卒去齊也。詩小雅鹿鳴篇。毛傳曰。周至。行道也。蓋至道者德也。

釋曰。詩皇矣云。予懷明德。毛傳云。懷歸也。則歸亦懷也。鄭注釋自留者。以為君子不以身留於此人也。此注文省於字。於猶于也。虞書云。無教逸欲有邦。蓋有邦上省于字。文法有然。孔疏云。不用留意此等人。失鄭義也。斯豈以身留者乎。孟子去齊。以齊宣王伐燕取之。孟子諫王而不聽。爾故曰。王庶幾改之。今既不改之矣。乃欲以區區萬鍾留行。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三

則私惠也。孟子趙注云。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此可反觀矣。鄭注釋周。與毛傳不同。如會通之。皆洽也。忠信為周。謂周至焉。忠信之道。至道也。至道大道也。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朱子詩傳引緇衣此文言君子而釋之曰。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此朱子由詩本義而推也。人之好我。即受惠之人也。禮疏云。言燕飲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此疏申鄭者以斷章取義也。人之好我。即施惠之人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軾音式 覃音 潭射音亦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做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今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已音紀

謹案此示隨事知人者必在即事見聞也若泉陶謨謂載采采以知人也軾與式通後漢書張湛傳軾輅馬即曲禮式路馬也論語記孔子者曰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蓋有車而見其軾斯知其禮敬何如人也故苟有車者必在見其軾焉衣公衣也葛覃曰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則衣為公衣矣故與有車連文而亦曰苟有明車服非人皆有也召南大夫其羔羊之皮之革之縫蓋有衣而見其做斯知其節儉也如其國奢則示之以儉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其做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繻衣 畫

當有然矣且見繻衣之做斯知又改為而不負好賢也故苟有衣者必在見其做焉有人於此苟或言之無耳語之私而聞其聲斯知其與人無私也故人苟或言之者必在聞其聲焉中庸稱孔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以行者遠廢則無成也故苟或行之者必在見其成焉皆示隨事知人也葛覃詩周南篇射毛詩作駮上文曰苟有衣必見其做其義恐難明也故獨引詩以明之且不統稱詩而特稱葛覃以表服之物朱子曰服之雖做而不厭棄也或曰子思子引詩不一其稱何也蓋詩可斷章故統稱詩者多其或稱國風稱小雅稱大雅此參錯以備稱爾猶統稱也若其稱好賢如繻衣惡惡如巷伯葛覃

曰服之無射則特稱篇名而有取焉輅與路通濬戶管反已音以錯七各反釋曰鄭注以舉事後驗言之其釋車釋行可知鄭說矣其釋衣釋言則有滯焉夫做為衣之終故以後驗言之而曰衣或在內新時不見亦思在內之衣做時亦人不必見乎人苟或言之如言於人者聲之大也即必聞其聲矣待後驗如言於人者聲之微也則不必聞其聲矣孔疏申鄭者詎能析邪鄭注云見其軾謂載也鄭以為惟載乃有軾敬也蓋以軾通式也孔疏失之禮家釋軾皆以為車前器故有謂做為做之省者以求對文皆非也呂氏春秋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蓋以布衣賢者不敢不軾之也於是乎秦欲攻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繻衣 畫

而輟兵矣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伐吳道見龜為之軾士卒問曰君何為敬龜句踐曰龜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蓋本韓非子說也此雖非軾敬之常然越王報吳之志亦可知矣兩引春秋軾字皆原文詩唐風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言命服也即公衣也此異乎國風言無衣何以卒歲之為民衣矣蓋經有文同而義異者當以上下文推之而明也經曰苟有衣如民衣則人皆有也豈當曰苟有乎蓋車服一例也書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蓋其車載物而已民無乘車而軾者也詩召南羔羊說云革乃皮之無毛者故縫出焉言其做也此詩序所謂大夫節儉也革古音亟引晏子者禮檀弓說也釋文云人苟

或言之。一本無人字。此陸氏言異本也。蓋異本遺之爾。豈察經所以特立文之善乎。此非同苟或行之句無人字也。又此人字非貫苟或行之句也。史記武安侯傳言灌夫行酒者云。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夫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若此者。人苟或言之。不聞其聲。非有私欺。釋詁云。載行也。采事也。皋陶謨云。乃言曰。載采采。蔡傳云。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此知人之說也。緇衣此文稱必者四。或曰。車與衣為言與行比也。或曰。上三者皆為行之必成與也。豈叶乎。蓋即事見聞。如以詩擬之。皆賦也。射廡。釋詁文。龜與蛙通。咕讀若帖。囁而涉反。與讀去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五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行從則行。讀行去聲。寡如字。玷丁念反。為古音。講五禾。反。爽始亦反。古文周為。對田觀為。申勸文王為。寧王。鄭氏曰。從猶隨也。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願聲之誤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允信也。展誠也。爽召公名。君奭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

下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謹案寡禮說讀如字。寡少也。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明乎力行者之寡言也。易繫辭傳曰。吉人之辭寡。大其美而小其惡。蓋行飾言亦飾也。今民不得然。感於其信也。詩大雅抑篇。論語稱南容三復白圭。卽此詩也。小雅詩車攻篇。允也毛詩作允矣。君子之信。大成非小成比焉。誠不虛也。古文君奭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今本與鄭同。而讀割絕句則不同。君奭上文曰。有殷嗣天滅威。今言在昔上帝。割者。自殷滅而言也。此猶大誥言天降割也。多士曰。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申董也。勸勉也。君奭上文言念上帝。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五

命者。則曰。惟人。明以人臣勸人君也。多方曰。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寧王者。武王也。大誥曰。寧武。又曰。寧考。皆言武王也。君奭上文曰。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明既勸文王之德而受命也。故於寧王為重勸焉。言在昔上帝。割殷。則帝命必有所集矣。惟其重勉武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其身。此以見君子德行之信。極乎上孚天命也。重平聲。釋曰。書微子篇云。我不顧行遜。釋文。顧音故。徐音鼓。此徐逸讀顧上聲。與寡聲近焉。惟鄭釋寡者。破字釋之。非也。釋詁云。寡罕也。少猶罕也。允信。展誠。釋詁文。鄭注言古文者是矣。釋言云。蓋割裂也。此蓋割義同。鄭以言此經。非也。言

天勸之不言人勸之。此於君爽於緇衣。上下經文。其義皆不貫也。鄭以寧王為文王。非違大誥。歟。詩何彼穠矣。云。平王之孫。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則文王為平王矣。非寧王也。周語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其義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文王豈身王天下乎。書大誓。疏謂鄭言文王生稱王。非也。鄭因伏生大傳而失之也。禮大傳。固言追王文王矣。引大誥及多士。多方者。皆周書也。申重釋。詁文。勸勉。說文義也。鄭注言。今博士讀者。今文尚書也。鄭不從焉。以其亦異文之失爾。詩。縣云。虞芮質厥成。蓋以爭田質平於文王而致讓也。陸氏佃。以釋周田。非也。虞芮相讓之田。豈遂為周田乎。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五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說音悅。貞。讀為貞。

鄭氏曰。恆。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衰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也。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羞。猶辱也。貞。問也。問正為貞。婦人

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放上聲

詳案南人。南國之人也。古稱東人西人。皆自其國稱焉。詩小雅小旻篇。爾雅曰。絲道也。猶與絲通。說命言惡德者。猶孝經言凶德也。鄭氏謂惡德無恆之德。是也。蓋通上文而言。古者爵有德於大廟。今祭統可攷也。故說命告高宗者。言祭而先稱爵焉。無猶毋也。鄭氏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其說明矣。民人也。古以為上下之通稱。若商頌所謂先民也。抑說命以民言之。而不敢斥其君歟。以高宗形日稱祖己之言者。推之。則高宗蓋有煩於祭祀者矣。故說命與祖己說同。祖己亦以民言之也。立者立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五

不廢也。大誓曰。立功立事。而汝也。言凡人當立汝之正事。此祖己所謂正厥事也。上文言爵無及惡德者。蓋立德焉。即民之正事所由立也。純。專也。大也。言若專大汝之祭祀。是反為不敬。此祖己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之謂也。蓋祭祀之事。純為不敬。以專大者。其事必煩矣。事煩則無恆。遂亂正矣。亂正以事神則難矣。鄭氏謂難以得福也。易。恆九三及六五爻辭。貞。今易本作貞。九三以陽剛居陽位。其德宜久於其位。以有恆也。乃志從上六而不恆其德乎。則自取羞矣。承進也。朱子曰。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言人皆得進之。不知其所自來。是也。故易象傳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五為陽位。夫子象

焉。以六居五。則陰之柔中者。下從九二。以順爲正。其恆如婦人之貞。而無夫子制義之恆。故易象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緇衣之篇。終以無恆之戒。何也。其篇集義相生。好惡之正。而無所溺。言行之壹。而無所飾。馴以致之。君與臣民皆信。上易事者不疑。下易知者不惑。其思有淑人君子風焉。淑人稱善人也。君子法聖人也。而皆自有恆始也。論語稱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明有恆者將進於善人。君子以終聖人之學也。蓋有恆者不貳其心。而有常。使人倫中諸正事之常。於是乎立。皆無所溺也。故無所飾也。孔子曰。亡而爲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一

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悲其無恆而多飾也。之大音泰。大誓同形音融。己音紀。呢乃禮反。遠去聲。无古無字。亡與無通。釋曰。恆常。釋詁文。易彖傳云。恆久也。蓋常則久矣。詩小雅有東人西人之稱。別於其國之居方也。南人其例也。引爾雅者。釋詁文。論語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鄭注云。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蓋鄭卽以緇衣引南人之言者。推論語也。然使有常之人。而疾不可爲。亦豈巫醫所能治乎。朱子本衛瓘說。以爲無常之人。作巫醫。役猶不可也。其義得焉。蓋論語引言巫醫。緇衣引言卜筮。則南人之言各出矣。皇疏謂南人有兩時兩語。是也。論語述孔子之言。緇衣述子思子之言。則亦各出矣。論語

引易恆九三爻辭。緇衣并引恆六五之文。其言各出。故也。鄭注緇衣此經。所得多矣。其釋純者。於文未適也。由鄭言之。其讀曰。民立而正。曰。事純。曰。而祭祀。是爲不敬。蓋失其讀矣。引高宗彤日者。尚書文。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所謂豫者。豫誠也。正則無不誠矣。引大誓者。漢書郊祀志所稱逸文也。中庸鄭注云。而之言汝也。今攷書皋陶謨。無逸洛誥諸篇。告君者亦稱汝焉。古人質也。書鴻範云。而康而色。其連綴而字爲文者。與此略同。僖二十四年左傳。有立德之稱。晉語賈逵注云。純專也。純大。釋詁文。書酒誥云。純其藝黍稷。此純其正者也。反之。則純其不正者矣。今之恆言猶是也。後漢書黃瓊傳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豈不言盜曰純邪。尙書說。呢與禰通。馬氏云。呢考也。僞古文說命。龔此經而竄之。則失其辭之古矣。說文云。承奉也。廣雅云。奉進也。則承亦進也。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周官天府注云。問事之正曰貞。今緇衣注義同。周官大卜云。凡國大貞。謂大事問正焉。非如小事也。故易屯九五云。小貞吉。大貞凶。其義也。夫問正者。非欲其事正而固乎。易師彖傳云。貞正也。乾文言云。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其義相生矣。故朱子釋貞。則以正而固言之。鄭注於此。則以爲男子之貞。當專行幹事也。斯觀其會通者。歟。以順爲正。本孟子言。蓋女子無違夫子之順也。大小之太。讀若太。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性善養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緇衣 二

之。其言猶是也。後漢書黃瓊傳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豈不言盜曰純邪。尙書說。呢與禰通。馬氏云。呢考也。僞古文說命。龔此經而竄之。則失其辭之古矣。說文云。承奉也。廣雅云。奉進也。則承亦進也。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周官天府注云。問事之正曰貞。今緇衣注義同。周官大卜云。凡國大貞。謂大事問正焉。非如小事也。故易屯九五云。小貞吉。大貞凶。其義也。夫問正者。非欲其事正而固乎。易師彖傳云。貞正也。乾文言云。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其義相生矣。故朱子釋貞。則以正而固言之。鄭注於此。則以爲男子之貞。當專行幹事也。斯觀其會通者。歟。以順爲正。本孟子言。蓋女子無違夫子之順也。大小之太。讀若太。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性善養

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王充為論衡而不察其言相出入者爾。夫性善而或有氣質之蔽焉。孔子易傳明之矣。宓子賤漆雕開學於孔子而受業身通者也。烏有言性惡者乎。今以公孫尼子所作緇衣篇攷之。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明乎其言性善也。曰。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明乎其非言性惡也。閉於人之氣質。非性惡而閉於天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三

聖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終

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

附錄

順德簡朝亮述

禮記

謹案禮記凡四十九篇。傳之者戴氏聖也。

釋曰。禮記大名也。曲禮小目也。古本題曲禮於上。題禮記於下。据孔疏而知也。今大名在上。非古本焉。義通則亦從爾。蓋禮者性所生也。禮教以養其性也。孔疏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矣。而教亦因焉。詩毛傳云。雖鳩擊而有別。此以教敬也。昭十七年左傳云。祝鳩氏司徒也。此以教孝也。以物之性而明人之性也。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敢忘禮教乎。禮運稱孔子云。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言天地亦禮為之也。非惟與天地並也。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其言禮者猶未至歟。易繫辭傳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文王周公觀包犧氏之卦爻而行禮也。畫卦之初。禮文於是乎始矣。故易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遂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乎禮漸興也。譙周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蓋其由來尚矣。伏羲者包犧也。孔疏湖禮始者。引易緯禮緯焉。引尚書緯中候焉。皆誣也。此緯之亂經也。引帝王世紀焉。亦誣也。孔皆不据之矣。而孔据鄭六藝論也。其論稱遂皇後六紀九十一代者。豈足徵邪。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一

書堯典云。修五禮。馬氏融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馬据周官大宗伯而知也。蓋夏承唐虞。論語謂夏殷周之禮相因而損益也。今自堯典求之。五禮皆備焉。皋陶作士而統兵。軍禮也。其餘則可案以明也。皋陶謨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禮哉。明皆修之也。堯典云。有能典朕三禮。馬氏云。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是也。此於五禮而言三禮者。舉其重也。祭統所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周官鄭注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非也。孔疏言五禮者。引堯典為舜典焉。此誤於偽古文尚書本爾。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蓋此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二

以禮經別禮記而言之。猶漢書河間獻王傳以禮禮記為稱也。淹中。蘇林謂里名也。孔氏。孔子壁中也。由魯共王壞孔子宅也。禮篇數如卷數焉。十七篇則高堂生所傳。今所稱儀禮也。其多三十九篇。未立於學官。鄭所稱逸禮也。鄭不注焉。迨唐末而亡矣。經十七篇。今本漢志作七十。與作學。蓋文之譌爾。漢志於禮經下云。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志又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蓋從記而下。漢志言壁中古文者。皆統為禮記也。皆大小戴所采以傳也。孔疏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隋志云。小戴記四十六篇。馬氏益月令明堂位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記合四十九篇。失之矣。樂記孔疏云。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蓋劉向既錄之也。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從戴聖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此豈馬氏益之乎。今本後漢書。聖作德。譌也。大一之太讀若泰。儼讀若離。共讀若恭。其通言三禮者。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

曲禮
謹案曲偏端也。曲禮者。致偏端而成全體也。吳氏澄謂若中庸言致曲。易言曲成也。蓋曲禮偏端。對經禮全體而言。釋曰。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今之儀禮。則經禮三百中之未亡者也。今之禮記。則曲禮三千中之未亡者也。故禮記諸篇。先以曲禮統焉。釋文云。曲禮者。委曲說禮之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今言偏端。則委曲在其中矣。
曲禮曰。
謹案此貫一篇而言。
釋曰。禮器稱曲禮三千。其數多矣。曲禮一篇。其名僅存焉。爾。鄭下文注引易者。言行作言語。又多者字。殆傳錄之譌也。下文注引春秋傳者。是謂我非夫。亦失原文。將誤憶歟。孔疏謂鄭變文足之。非也。竄經可乎。此與鄭或隳栝引之。或引据古本者不同。

安民哉。
謹案此曲禮之辭。民人也。蓋敬者。貫內外之德。其發於外。而人察之者。貌言之敬也。論語言君子者曰。脩己以敬。遂

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蓋百姓則人之衆也。

釋曰。鄭注以此爲說曲禮者之辭。非也。書皋陶謨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其爲文與此略同。朱子謂此哉與

思辭爲韻。若管子弟子職篇用韻之文也。今攷詩殷其雷篇。哉與斯子爲韻。此古音也。尚書說。民人也。大學言新民

者。蓋先家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有新民之責焉。孔疏云。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於義未悉也。孝經云。禮者敬

而已矣。孔疏引之以申鄭也。其知要乎。而孔言敬者。惟以拜與式言之。亦於義未悉也。釋詁云。悉盡也。脩與修通。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樂音落謹案。敖慢也。大學曰。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敖戒其長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四

欲者樂記所謂人欲也。從與縱通。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故

欲戒其從也。滿盈也。蓋得志者易盈也。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管子曰。人滿則天概之。故志戒其滿也。詩曰。好樂無

荒。故樂戒其極也。辟音僻。惡烏路反。好去聲。釋曰。鄭注統言四者。於文未洽也。書皋陶謨云。毋若丹朱

敖。惟慢遊是好。蓋敖則慢矣。鄭以爲桀紂與丹朱同。然此經通戒焉。鄭惟自君上言之。於義未悉也。引書者。昭十年

左傳所稱書文也。今僞大甲龔之爾。漢諱盈曰滿。蓋義通也。引易者。謙象傳文。言人滿者。管子樞言篇也。引詩者。蟋

蟀文。孔疏讀樂如字。於文未洽也。經曰。敖曰欲。曰志。曰樂。皆在人者也。當一例焉。

賢者狎而敬之。

謹案。賢者貫下六者而言。朱子謂此皆衆人不能。惟賢者能之也。狎如論語雖狎必變之狎。習也。衆人狎則不敬矣。

釋曰。鄭注以爲敬賢者似矣。然賢者而謂之狎乎。論語云。狎大人。此小人之非禮也。今自畏而愛之。而下五者之文。

以朱子說參鄭義焉。可也。其所言愛憎不可誣者。賢者則不誣矣。其所言當能敬當能遷者。賢者則皆能矣。鄭注刪

可字當字。則叶經文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在禮家施不及國。此齊晏子言陳氏之厚施也。若宋樂氏者。貨而不書。

國施而家助之。豈違禮乎。襄二十九年左傳可攷也。孔疏引熊氏說而不辯。失之矣。孔於此傳亦剝竄其文之甚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五

鄭下文注引咎犯者。咎古通舅也。經下文云。很毋求勝。分

毋求多。鄭注云。爲傷平也。鄭合言之。蓋很則宜平其爭。分則宜平其取也。孔疏略焉。

若夫坐如尸。夫音手。謹案。若夫者。更端之辭。更平聲。釋曰。鄭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失之矣。大戴禮曾子

事父母篇云。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劉氏敞云。記者

取此禮。失刪若夫之文。朱子稱焉。由今攷之。此非失刪也。蓋變所屬文爾。孟子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此轉

下而言者。孝經云。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此

承上而言者。皆更端之辭。其變文可推也。苟此經無若夫之文。則辭氣感矣。其下夫禮者之文。亦無由起也。鄭下文注於祭時言磬且聽者。孔疏以祝闔戶時言之。蓋祭義所謂出戶而聽也。孔疏言磬之折殺者。此算瀆句股求弦也。般去聲。句音鉤。

禮從宜。

謹案宜者義之宜也。陳氏祥道曰。禮運稱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

釋曰。鄭注以軍禮言之。蓋舉隅也。或曰。初學記政治部引作使從宜禮從俗。非也。雖有禮俗。而概曰禮從俗。可乎。其禮儀部引與今本同。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六 使從俗。

謹案俗謂禮俗也。經曰。入國而問俗。此非必禮俗矣。經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言遷於異國者從其禮俗也。而使於異國者可推矣。朱子曰。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焉。

釋曰。鄭注非也。由鄭言之。使禮之物。從土所出也。而謂之從俗所出乎。魏齊者南北朝也。魏北方俗。齊南方俗。經下文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此十八字而一句焉。一句中則四讀爾。蓋微讀其中而未絕也。讀音逗。不辭費。

謹案費猶多也。朱子曰。辭達則不貴多。釋曰。傷信者辭虛也。非辭費也。鄭注於文未洽也。凡用之多者曰費。今恆言猶是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謹案朱子曰。取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孟子言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亦類此焉。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禮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釋曰。鄭以取人與往教者分言之。非也。中庸云。取人以身。豈謂取人者為制服乎。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謹案中庸言五達道三達德。而皆行仁義焉。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蓋禮由生而成矣。聲去。

釋曰。義古通誼。於文從宜。此古訓也。孔疏於下文言官學分事者。非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官之教士。豈分事乎。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謹案君子者上下尊美之通稱。君則言其能統所羣而尊之也。子則言其不負所生而美之也。恭者敬之發於外也。鄭氏曰。撝猶趨也。禮說曰。趨讀若促。管子曰。節飲食。撝衣服。今言凡禮皆撝促而節約也。退讓者謙退而辭讓也。

釋曰。白虎通云。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今資之矣。孔疏讀趨如字。非也。樽文從手從尊。凡奉手尊人者。必自促焉。引管子者五輔篇文。書堯典。首曰欽。釋詁云。欽敬也。此貫內外者焉。堯典言欽又言恭。自內及外也。今經言恭敬。自外知內也。孔疏云。貌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為敬。其以多少言之。非也。孔疏引書云。接下思恭。此偽大甲襲孟子為之也。孟子言恭者。則云禮下。謂君子之居上者焉。孔疏引王肅釋君子云。君上位。子下民。此失通稱之義矣。互詳學記篇。

不離禽獸。
謹案陸氏德明曰。禽獸。廬本作走獸。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八

釋曰。此經為對文。盧植本善矣。孔疏云。鳥不可曰獸。非也。禮說云。攷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蓋羽者鳥也。而統稱獸焉。經下文云。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以一句讀也。釋言云。作為也。今經用重文。與樂記言聖人作為者。句例皆同。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如字。平聲。
謹案大上者。若易言上古也。其次者。若易言後世聖人也。易溯包犧神農黃帝堯舜者。皆自其次而遞及之矣。德若詩無德不報之德。貴德者。施而不期報也。務施報者。雖其施而不期報。而禮不可無以報其施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禮以施報為務焉。

釋曰。鄭注言帝皇及三王之世者。非有微也。孔疏申鄭者。則惑於緯文及老子矣。何其妄乎。夫書始堯典。易繫辭傳。則略溯包犧氏焉。慎哉。堯典修五禮。賓禮章矣。孟子言堯之友舜者。則云迭為賓主。其施報往來可明也。鄭注云。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失之矣。孔疏云。三王之世。貨力為己。施則望報。以為恆事。故其禮主尚往來。非也。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蓋施報往來。其理當然也。故其情由是而安。聖人制禮。豈以施者望報。而後制斯禮哉。其未制禮之初。則有其理而未行爾。江氏永辯孔疏而節取焉。於義未悉也。施釋文讀去聲。惟古義四聲皆通也。今讀平聲。易明。且聲成文也。引易者。繫辭傳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九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
謹案詩曰。載輸爾載。將伯助子。此有尊之類也。將音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引詩者。正月文。上載鄭箋訓則。語辭也。下載謂車所載也。鄭箋云。輪墮也。詩疏以墮敗言之。毛傳云。將請伯長也。詩疏云。此以商車為喻。是也。蓋車敗請助。呼伯者尊之之辭。墮許規反。
五十曰艾。
謹案陸氏德明曰。艾治也。禮說曰。時可治人也。
釋曰。鄭注云。艾老也。與下文七十曰老者消矣。朱子云。艾。養也。從釋詁義也。今從陸氏者。時可治人。則服官政矣。於文尤洽也。艾治。詩小旻毛傳義也。經上文云。人生十年曰

幼學。此從幼絕句焉。學一字句也。下做此。蓋朱子從陸氏
佃說也。經云而仕。又云而傳。二字句也。此而之爲文。特轉
言乎人生動靜之大者也。論語孔子敘吾十有五而迄七
十者。豈可以例人人乎。孔疏依之爲年例。非也。
六十曰耆。

謹案耆長也。長丁丈反

釋曰。耆長。釋詁文。鄭孔遺之爾。經下文云。七十曰老。公羊
傳徐疏引老作耆。後漢書李注同。或曰。此古本也。射義云。
耆耄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其序與此同。旄古通耄也。
今攷耄之爲文。鄭注可無釋乎。且下文七十稱老夫。則耄
蓋異文爾。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十

百年曰期。期音其

謹案期與朞通。一年已周曰期。堯典所謂朞也。今言期者。
朱子謂百年已周也。

釋曰。鄭注云。期猶要也。鄭讀期如字。以期頤連讀焉。則經
文不一例也。鄭釋頤者是矣。注文要盡之要。刪焉可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謹案越踰也。其謂老大夫也。制猶大戴禮曾子制言之制。
謂言之法度也。蓋答踰國之問者。宜有正變經權。非老賢
不知也。故己國謀於老大夫。所答來問者。必告之以其老
大夫制言。明乎重老賢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
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在喪而伐衛。衛使告于陳。陳

共公以更伐晉告之。是報伐盟主而欲以強免也。衛從其
謀。孔達伐晉。其後晉以討衛故會諸侯。陳侯爲衛請平。卒
不得免。乃執孔達以說。而左傳言衛謀者曰。君子以爲古。
古者越國而謀。蓋其時惜陳無老大夫制言以告之。而衛
乃失謀也。更去聲爲衛之爲于衛反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孔疏申鄭者。以爲老賢必告之以其
國之制也。如其說。則賢者正告。皆必然矣。何爲於老賢而
獨必然乎。故張子不從鄭焉。由疏說失之也。言衛謀者。据
左傳文元年及二年也。鄭下文注言曾子謝不敏者。据孝
經首章也。

冬溫而夏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十一

謹案禮說曰。溫煖其體也。清涼其居處也。處上聲

釋曰。鄭下文注云。定安其牀衽也。注文從定一讀。釋爲安。
或作安定。非也。經下文云。在醜夷不爭。以校孝經。多夷字
焉。蓋夷儕平等。在醜衆之中。尤易爭也。孔疏引角里先生。
角古音祿。詩麟之角。非與族韻乎。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謹案三賜者。君恩之重也。易曰。王三錫命。蓋三賜當及車
馬矣。故以不及爲美稱焉。不及者。辭而不受。如不獲辭。則
受而不用也。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爲介卿。以冢
卿無路。雖受賜而不敢用。蓋左傳言之矣。朱子以借推乎
孝子也。

釋曰。鄭惟以不受言之。於義未悉也。江氏據鄭而謂記者言未及權。非也。言賜路者。據昭四年左傳也。路與輅通。杜注云。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其不及者。謂重而不與也。蓋義各不同。萬氏斯大說則同焉。非也。引易者。師九二象文。釋詁云。錫賜也。恆言不稱老。

謹案禮說曰。為感動親老也。凡常言之間。汎稱自稱皆避焉。為去聲

釋曰。鄭云。廣敬。此於義未析也。黃氏榘云。常言須避。是矣。此汎稱也。而不取孔疏或云。自稱之說。非也。夫不有如老萊子。行年七十而養二親者乎。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謹案或曰。然則父母沒有。可為友報仇讎者乎。蓋此非戰國游俠之為也。夫所謂友者。執友也。朋友之篤。非交遊也。人有殺吾友而不義者。此所謂朋友之讎也。經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朋友之讎。不同國。言其不同國則已。苟其同國。則當殺之。將為朋友之讎而死焉。父母沒者。有然也。朋友所以列人倫而五也。大戴禮會子制言曰。朋友之讎。不與聚鄉。蓋國別為鄉。此微不同。其大義則同也。為友讀為去聲。依音依。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史記有游俠傳。詩常棣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呂氏大臨以辯此經。豈叶

乎。彼急難也。非讎殺也。讎殺者。友既死而無能為也。朋友之讎。不作交遊。據鄭所見異本也。蓋與大戴禮言朋友之讎者略同。江氏云。許友以死者。蓋冒險如李篤之匿張儉也。此不從鄭義焉。今以後漢書攷之。張儉疾惡已甚。黨禍起。不自赴獄。乃亡命而望門投止乎。非中庸之道也。若夫後漢書言何容及邳攄。為友報父讎者。亦豈此經所謂許友者乎。斯賢者過之云爾。周官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此謂過而殺傷人者也。故可和其難而辟焉。蓋與讎殺者不同。難讀去聲。辟與避通。眡與視通。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負劍辟咄詔之。則掩口而對。

謹案禮說曰。長者在童子後。俯與之語。則童子若負劍然。辟偏也。何氏休曰。口耳之間曰咄。是也。此偏就童子俯與之語也。詔告也。長者或俯後。或偏就而告之。則教童子掩口而對。鄭氏曰。習其鄉尊者。屏氣也。鄉去聲。屏音避。釋曰。鄭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禮說謂若此。則豈童子能對者乎。江氏云。劍長則背負而俯拔之。若史記荆軻傳言王負劍也。或曰。辟咄者。劍阻其旁矣。故背負焉。然劍豈常佩者邪。鄭釋辟咄者是矣。於文未洽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聞如字謹案二屨者。二人之屨也。古者席地而坐。故戶外脫屨焉。

言不聞者或密謀也。如是則不入焉。慮嫌疑也。戴氏溪曰。嫌疑者禍之階也。禮所以別嫌疑而免於人道之患。是也。蓋鄭氏於此言不干掩人之私者。如推其變而言之。不可謂非免患矣。

釋曰。戴氏說亦申鄭注焉。或疑爲太過者。未推其變也。易繫辭傳云。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蓋於言語而慎其所階。易自不出者。慎之。禮自不入者。慎之。其理同也。幾讀平聲。經上文云。將適舍。求毋固。鄭注云。固猶常也。鄭意彼以爲常有。則求之者固矣。鄭非直訓固爲常。故曰。固猶常也。鄭引周官詔地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十四。

父子不同席。

謹案表記曰。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夫席之位有上下不同。則異尊卑也。此自男子言之。其不同位者。豈必不同席乎。今日父子不同席。此承上文已嫁而反者之言。女子子也。蓋女子自父言之。則爲女子子。斯父子也。故曰父子不同席。若夫姪之於姑。猶從子之於從父。其不同席明矣。故經不言而可該也。從去聲。釋曰。鄭注云。異尊卑也。則父之於女子子。亦該其中矣。惟以父子統言之。則經上文已嫁而反者之言。女子子也。豈相應乎。孔疏謂姪及父尊卑禮殊。孔以爲其禮固不同席。

矣。惟疏統言之曰。不嫌也。豈非辭不達意邪。顧氏炎武以爲經專言兄弟弗與同席。而比況其姑及女子子者。亦遺乎。經此文言父子也。陳氏櫟云。父於女子子已嫁而反。亦不同席。今人單舉此句。施之父子同筵者。非矣。經下文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鄭注云。禮許儉。不非無也。鄭意謂不非責無財者也。孔疏略焉。經下文載青旌諸載字。釋文音戴。本亦作戴。胡氏銓據詩載旆讀載如字。皆通也。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今攷周官緝人鄭注云。繕之言勁也。善也。則繕讀如字可矣。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釋文。踐。王如字。今從王肅讀焉。謂踐其日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夔拜。爲去聲。夔子臥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十五

謹案介者謂甲士也。左傳孔疏引鄭注云。夔則失容節。夔猶竿也。釋文。夔。廬本作蹲。今攷公羊何注。言師中揖而不拜者曰。爲其拜如蹲。蓋與廬本同。如古通而。蹲古文作踞。斯與夔形近而異文也。然其義通矣。左傳有蹲甲之稱。蓋蹲則聚以相迫而竿焉。故左傳疏申鄭說曰。慮其竿甲折是也。其拜而夔拜。如此則失容節。故爲此不拜爾。少儀曰。介者不拜。鄭釋之曰。軍中之拜。肅拜。蓋不拜者謂不稽首拜也。肅拜者周官大祝注所謂但俯下手也。竿側格反。蹲音存。大與太通。

釋曰。曲禮孔疏本。竿作詐。孔云。形儀不足。似詐也。此沿誤而爲之說爾。釋文誤同。史記貨殖傳注。蹲古作踞。引左傳

者見成十六年其傳敘卻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遂云
敢肅使者國語敘此者亦云敢三肅之韋注云肅拜下手
至地其言下手者與周官大祝鄭司農注同其言至地者
非介甲所宜也段氏謂此肅而非拜者失之矣說文云拜
從兩手下此引揚雄說也則肅而下手揖者非拜歟史記
敘周亞夫軍中見漢文帝者則云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其義也鄭釋為其拜者釋文讀
為于偽反亦特牲云迎貓為其食田鼠也其例也朱子讀
為如字其說云芻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禮說申之
云芻拜即肅拜也然芻而可稱禮之肅乎經下文云國中
以策芻卹勿驅塵不出軌鄭釋卹勿為搔摩者其為文猶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六

韓詩邶風言密勿也吳氏澄讀曰勿驅非也詩邶風云載
馳載驅又云驅馬悠悠說文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詩齊風云載驅薄薄毛傳云薄薄疾驅聲也今經既曰入
國不馳其為文可又曰勿驅乎言卹勿驅者孔疏謂不欲
令疾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

竟古通境

謹案經下文曰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者去也表記曰事
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今日踰竟者謂出竟焉曲禮
疏曰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
得玦乃去此得玦後也若士不待放焉玦音決
釋曰孔疏引王度記者今大戴禮已亡其篇矣大戴禮逸

文今可見者無多若此言俟放者則古禮幸存焉其義可
與公羊傳相參也詳表記篇王氏安石云三年待放恐無
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待放乎蓋未察於孔疏謂此三
諫不從出在竟上者也夫待放者非冀其君庶幾改之歟
孔子去魯以魯受女樂而三日不朝無可為諫故臙肉不
至則遂行豈可以待放之禮言邪其他去齊去衛皆非由
諫者也且君子去國不一端矣孟子云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
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又異乎待放云也

大夫祭五祀

謹案鄭釋五祀者據月令言之也然月令本出於周書豈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殷制乎祭法宋之國語云爾未可執也士喪禮言疾病者
曰乃行禱于五祀此士禮以事而行禱焉非若大夫之常
祭也

釋曰周書月令篇第五十三呂氏春秋十二紀襲周書焉
今周書雖亡禮記月令實周書之遺也詳論語答問子路
篇子適衛章旁及春秋左傳虞不臘說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謹案禮說曰支子庶子也會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
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
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
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蓋支子祭

必告於宗子者若斯也。為介子讀

釋曰。曾子問鄭注云。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孔疏云。孝子謂宗子也。某宗子之名。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某庶子名也。經下文言羹獻者。猶內則言犬羹也。言薌其者。梁之其莖亦香也。鄭注失之。

檀弓

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謹案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子思言聖人之道也。道者禮所生也。故中庸於此言君子崇禮焉。今以子思門人敘坊記表記。緇衣者參之。則子思之於禮也深矣。且與門人習之矣。禮喪服杖期章曰。出妻之子為母。蓋為出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六

期也。據禮之文。雖出母乎。豈不為母乎。而乃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乎。如曰。服出母者。謂其出而亦在父室者也。若出而再適者。則無服。今記稱子思之言。隱以再適言矣。然果其再適也。門人敢不先察之。而遽問不喪出母乎。此記者傳聞之誣也。夫誣則出妻不亦誣哉。子思學於曾子者也。儒家語。白虎通者。則言曾子以黎烝不熟。而出其妻。斯誣矣。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何其誣喪妻為出妻乎。今誣子上之母者。非猶誣華元之母乎。期音基。子為母。讀為去聲。喪妻讀喪去聲。釋曰。孔疏云。先君子謂孔子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

是喪出母也。非也。夫記文雖誣。其言先君子者亦汎言之爾。而孔疏乃自誣而斥言之邪。如其說。何以孔氏不從聖

祖而反從其失者邪。辯詳下文。江氏永据甘氏說云。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此所謂無子出者也。蓋孔子喪之。亦非也。禮稱出妻之子為母期。徐氏邈說。明非所生則無服也。今謂孔子雖非所生而特隆焉。其敢廢祭邪。孔子孤子當室。非為父後邪。喪服小記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或曰。出妻而亦在父室者。其有反夫家者歟。蓋有之矣。喪服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斯出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而得反也。禮說云。練者期而小祥之服也。期周年也。記下文言曾子寢疾病者云。曾元曾申坐於足。大戴禮。申作華。蓋異文也。韓詩外傳與大戴禮同。杭氏世駿本魏氏說。以為檀弓曾子門人。杭氏乃謂曾子有出妻一事。安知其不附會孔氏出妻以崇其師乎。此欲辯孔氏之誣而竟誣檀弓矣。檀弓名篇。以其在篇首而然。魏氏說亦無徵文也。記下文云。殯於五父之衢。此孔子殯其母於故宅也。猶左傳言晉文公殯于曲沃也。詳論語答問序說。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期同。謹案喪服齊衰三年章曰。父卒則為母。喪服杖期章曰。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今

伯魚父在為母期。賢者過之。期而猶哭。故孔子抑之。齊音

七雷反

釋曰。孔疏云。時伯魚母出。此疏以為先君子喪出母之事也。是自誣也。記文於此不言其母出。鄭注亦不言。而孔疏乃言而自誣也。禮家則合以記文所言子思之母子上之。母者。遂為孔氏三世出妻之誣。可不辯哉。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謹案皇氏侃以為原憲字子思是也。此承上文皆曾子之言。若子思為孔子之孫。則學於曾子矣。曾子當呼其名。故記下文稱曾子謂子思曰。偁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釋曰。孔疏於下文引鄭志云。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此鄭之未察也。舊儒若史記亦云然。豈皆失乎。記下文言仲憲言於曾子者。鄭注云。仲憲孔子弟子原憲。孔疏云。案仲尼弟子傳。原憲字子思。蓋申鄭焉。惟憲名也。古無加仲於名者。禮說云。或仲氏而名憲。鄭以為原憲一人。非也。然則鄭言子思哭嫂。不以為原。子思。奚可執乎。論語之例。朋友皆以字稱。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記下文言子夏喪明者。乃稱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斯其誣乎。或疑呼商名與呼偁名無異也。非也。記文

雖誣。固別之以怒矣。詳論語集注述疏。死生有命章。曾子以執親之喪。告子思者。此師弟閒言往事云爾。鄭注云。言己以疾時。禮之不如。非也。孔疏乃以誇已申之邪。子思曰。吾何慎哉。

謹案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則所睹者之慎可知也。蓋君子無所不慎焉。今於其母之喪。而曰吾何慎哉。是豈子思之言乎。夫君子酌乎禮之行。弗行。即君子之慎也。而乃以吾何慎為言乎。其誣也。其室也。孟子稱子思居於衛矣。今日。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如柳若言。必不為嫁母言也。嫁母之死。何禮之可觀。蓋誣者不思。柳若言而妄為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答爾。說詳下文。釋曰。鄭注云。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孔疏云。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非也。夫繼母嫁。其從者。為之服。不從。則無服。王肅讀曰。從。一字句也。斯叶矣。鄭讀從為之服。絕句。孔疏因之。而以推嫁母之服。豈禮之本義乎。記下文言尼父者。字也。非諱也。鄭注失之。詳論語集注述疏。仲尼焉學章。子思哭於廟。

謹案禮稱出妻之子為母期。而喪服於嫁母無文。蓋母嫁。則自絕於其子矣。故聖人不為制服。其母嫁而子從。則出

母服可推焉。禮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若子思者，其爲父後者乎？爲出母無服，而嫁母尤可知也。出母嫁母皆與廟絕，以深於禮之子思，其別之有素矣。今謂嫁庶氏之母死，子思哭於孔氏之廟，門人且知其非，而子思不別也。此記者傳聞之誣也。夫誣則母嫁不亦誣哉？伯魚受孔子之教，學詩而爲周南召南者也。子思作中庸而能孝事者也。何由而其家人若斯也？伯魚之卒，史記謂年五十矣，其未卒出之而嫁歟？其既卒而嫁歟？何以記者皆不言之也？明其爲傳聞之誣也。孟子時好事者之言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彼誣者竟有然矣。爲母讀爲去聲，爲出母同。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釋曰：鄭釋子思之母云：嫁母也。姓庶氏，惟姓庶氏之母，無以見其爲嫁母也。此於記文不相應焉。禮說謂嫁庶氏，記文之意然也。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尙書八座引記文曰：庶氏之女，蓋不作庶氏之母。其說以子思哭出母言之，蓋出而不嫁，亦在父室，故可曰姓庶氏之女。然此非鄭所傳之古本也。如鄭本作庶氏之女，則鄭必不釋之爲嫁母矣。記下文言入廡修容者皆宜也。詳孝經集注述疏後答問容止可觀說。

曾子問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服與要通。

謹案壻弗取者，餘哀未忘也。嫁之者，嫁喪畢之壻也。女家

以壻喪弗敢嫁，今喪畢宜嫁也。其曰而后嫁之，不曰而后取之，以其由女家請於壻故也。此所以爲禮也。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夫爲壻。昏禮：由親迎而成壻之稱，此未親迎而成壻之稱者，禮之權也。蓋壻之稱既成，則無嫁之他人者矣。其不別取亦互明矣。迎去聲。

及禮說。

夫死亦如之。謹案禮於此之言夫也，未親迎而成其稱曰夫，則貞女爲夫而守者禮也。

釋曰：辯貞女議者，詳論語答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禮運

謹案禮運者，言天地古今皆禮之運行也。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其禮運之意歟？禮運子游所作，故自稱其名曰：言偃在側。曰：言偃復問。此與仲尼燕居篇稱言游者不同。禮運蓋因問而於禮言之長也。以子游請夫子之極言禮也。

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蓋鄭自世運氣運而言之也。是矣。然經於帝王言古也，不於孔子言今乎？經言禮者曰：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則不惟言陰陽轉運矣。曰：陰陽，曰：四時，曰：鬼神，皆天地統之焉。夏書者，呂

氏春秋論大篇所引文也。論語之例。門人記之稱子。朋友記之稱字。自記者稱名。蓋禮記亦然也。今所為鄭注補正者。始為之於禮運篇。此篇之藁。合論語說旁及者而觀之。若苟完矣。

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

謹案喟然。太息聲也。左傳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論語曰。魯一變。至於道。今以蜡禮因而感嘆也。

釋曰。鄭注言魯祭禮有不備者。非也。鄭於下文以魯非禮為失禮焉。故其說云爾。下文孔子言有志者。特言周公。且曰。吾舍魯何適矣。其非思周禮而嘆魯者乎。說文云。喟。大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五

息也。引左傳者。昭二年及閔元年文。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謹案禮說曰。此當在經文貨力為己之下。大人世及以為禮之上。經文以功為己。當連禹湯云云也。

釋曰。此錯簡也。鄭注失之。孔疏亦未察之。其說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經自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小康。皆彼疏詳焉。今攷經下文。曰。夏道曰。殷道曰。周道。皆禮之道也。曰。大端曰。大順。皆禮之大也。蓋大道自禮而言也。或

曰。選賢與能。與及也。然豈對文乎。釋詁云。界。子也。子。古通與。則與亦界也。鄭注云。陸親也。惟曰。脩親。帶矣。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斯要道也。

即大道也。其睦自全體言也。今言脩睦。猶書君奭言修和也。修與脩通。書多方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言所脩也。周官大司徒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宣十二年左傳云。卒乘輯睦。其睦皆自一端言也。或曰。二帝時而引孝經先王以言之。何也。蓋經下文稱上古為先王矣。魯語以先王制明堯制焉。孔疏言不獨子者。則廢朱均而禪舜禹也。夫禪則天下為公矣。然朱曰。丹朱。均曰。商均。皆封國焉。是子其子也。乃以此為不獨子乎。堯典云。百姓如喪考妣。明乎堯能子之也。蓋不獨子其子也。孔疏云。案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以髡叟為祖宗。亦不獨親之義也。夫祭法采之魯語爾。而疏不辯之。乃以此為不獨親乎。奚不據書稱舜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五

孝者而言親其親邪。孟子云。髡叟。辰。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夫大孝者。大道之本也。以孝定天下。蓋不獨親其親也。張子西銘。則由禮運此經而明義焉。叟。亦作叟。鄭注云。隱。猶去也。今攷釋詁云。隱。微也。蓋道在而隱微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身之見隱。以道之見隱而然也。鄭注云。由用也。然經言用亦言由。則復矣。說文云。以用也。則用亦以也。釋詁。由。從義同。起者。若史記言大兵起也。非言作兵之始也。孔疏。溯黃帝與蚩尤戰者。言之。非也。孔疏云。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以此為禮也。然五帝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為禮也。非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魯一生一及。

何休云。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今禮言世及者。以親之傳子而言也。非所謂一生一及也。且兄弟相繼。不亦世及乎。魯僖公者。閔公庶兄也。閔公爲君。僖公臣焉。僖公繼閔公。則如子矣。僖元年公羊傳云。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故史記殷本紀於兄弟相及者。皆以世言也。若夫古之五帝。自堯舜以前。天子世及。攷史記有然矣。蓋古禮然也。禹貢云。錫土姓。則諸侯世及之禮可推也。禹貢在堯老舜攝時也。老子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又云。上禮爲之而莫應。此疏說所由也。經言城郭溝池者。鄭注云。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而於經下文言藏身之固者。遂注云。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由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鄭言之。易坎彖傳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何邪。亦誤於大道無爲之說也。詩棫樸鄭箋云。理之爲紀。則紀者理也。攷工記梓人有以功之文。可旁通矣。詩文王毛傳云。刑法也。釋詁。刑則法義同。鄭注云。刑猶則也。孔疏云。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爲則也。孔疏以賞而言。此於經病添文也。凡五常之道。自五行也。經言五行者曰。還相爲本也。五常亦然也。蓋論語言爲仁。而四德統焉。大學言忠信。而明德統焉。孟子言取義。而本心統焉。孟子言智巧。而聖德統焉。今經言脩禮。而常德統焉。皆還相爲本也。經文錯簡。實由此經上下皆有爲己之文。而誤焉。非誣也。乃好異者妄參錯其文。而顛倒之。競爲異說。不徒亂乎。且鄭注所失。後儒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議之。何又援家語而疑小戴之竄經邪。家語敘此者。自禮義以爲紀。至兵由此起。其文皆無之。自以著其義。至是謂小康。其文亦無之。而有云。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其文與下文言禮之急者接焉。由今攷之。此王肅僞家語而異鄭爾。經下文接之云。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又云。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如家語文。則先後不繁複乎。且經下文云。是故夫禮必本於天。一分而爲天地。則禮豈惟與天地並乎。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此晏子之言云爾。然則經文脫誤者明矣。小戴無所竄也。大戴禮五帝德篇言。宰我問黃帝者。則稱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汝何以爲。此豈不足見孔子於黃帝與六君子何如哉。殺於地。謹案殺之言效也。釋曰。易繫辭傳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蓋以諧聲爲訓焉。今釋殺例同。釋文。殺戶教反。徐戶交反。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謹案觀謂觀於古也。朱子曰。徵證也。釋曰。大戴禮小辯篇云。爾雅以觀於古。蓋攷之也。若尙書大傳言書之七觀。亦攷古焉。論語言杞宋不足徵者。則云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徵者證也。鄭注云。觀

其所成。又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由鄭言之。此無以觀其所成矣。經下文安得又言吾以是觀之乎。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謹案殷易首坤。斯周易所謂坤以藏之者。殆歸藏通義歟。周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殷易當近之矣。等者。夏小正四時行政有其等也。若堯典於授時言平秩也。以是觀之者。若韓宣子觀易象魯春秋而知周禮也。

釋曰。殷易坤乾。今亡矣。夏小正今大戴禮猶存也。夏小正傳云。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或曰。據此當有夏大正。若周語所稱夏令也。昭二年左傳云。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天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經下文言蕢桴者。或曰。蕢草也。今攷釋草云。蕢赤莧。此不可為桴也。如以蕢通蒯。亦破字焉。或曰。土鼓者缶也。易稱鼓缶。則凶桴可矣。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

謹案此言上古而曰先王者。統稱之辭也。猶易稱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釋曰。引易者繫辭傳文。包犧者伏羲也。伏古音逼。蓋聲轉而文異爾。黃氏震云。經原古始。以明聖人制禮之功。蓋易取十三卦之意。是也。經下文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唐石經同。御覽引作絲麻。或謂古音麻與皮韻也。然此經文豈

皆韻乎。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謹案此於極言禮闕而有嘆魯之辭。故特加孔子曰以敘其情。蓋與篇首嘆魯者不同而同。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止之。此以見成王無賜魯之郊禘焉。祭統曰。昔者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蓋傳聞之辭。將成王邪。將康王邪。實無其賜也。明堂位以為成王賜者。誣也。春秋書郊自僖公。書禘自閔公。明其非禮也。魯頌言郊祀者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以是為頌。是不知魯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天

以諸侯而僭天子也。豈周公謹於禮者所安乎。此孔子所以嘆其衰也。故下文借杞宋以明之。釋曰。或以此孔子曰為他日之言。今引證焉。誤也。其於下文極言禮者曷為接乎。魯之非禮。乃直告之。蓋師弟子問答之親。非他比也。鄭注云。非魯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饕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此鄭執明堂位而為之說爾。夫失禮者宜有其禮而失之也。非禮者宜無其禮而行之也。奚不辯乎。鄭言郊牛卜郊者。皆春秋所書也。此書之而明其非禮也。豈書之而譏其失禮邪。尚書大傳云。魯郊所以禮周公也。皆誣矣。亦鄭說所由也。引魯頌者。詩闕宮文。孔疏於下文言時

王命郊禹契者非也。辯詳論語答問禹吾無閒然矣章。是謂大假。假音格。

謹案假古通格。至也。蓋感而至之也。易之豐曰。王假之。尚大也。今言大假者。祭之大感至也。左傳言有德之君曰。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明大假者。以祝嘏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也。

釋曰。鄭注云。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此於文未洽也。假大釋詁文。鄭讀假上聲。今讀入聲。釋詁云。格至也。假猶格也。詩抑作格。雲漢作假。毛傳皆云至也。引易者。豐象傳文。易馬注云。假大也。今見易釋文。馬義復矣。易王注。假訓至。今程傳同。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
謹案藏者有所納也。書言周公祭三王者曰。史乃冊祝。又曰。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其言成王遭風雷之變也。遂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明其非私藏之也。左傳言淫君者曰。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若是者。辭說之虛。乃私藏之矣。上聲。

釋曰。鄭注云。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此於義未析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
醜畢及尸君。非禮也。
謹案醜與殘通。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蓋先王

之爵也。二王後用之。而魯僭焉。
釋曰。鄭注執明堂位而言魯禮者。非也。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

謹案冕弁者。章服也。彤弓之詩曰。受言藏之。蓋藏於君所而待有功也。冕弁亦然。左傳曰。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兵革者。戎器也。公羊傳曰。家不藏甲。若是者。而私藏之。鴻範所謂臣之有作福作威者也。將去聲。
釋曰。鄭注云。冕弁君之尊服。此於義未析也。引左傳者。宣十六年文。引公羊傳者。定十二年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謹案服問稱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今妄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奪焉。則臣以衰裳入朝矣。是家之喪。同國之喪也。齒列也。論語曰。陪臣執國命。今大夫陵君而漸致焉。則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矣。是家之臣。同國之臣也。經文上言昏而下略者。昏異於喪也。尚書說。禹娶辛壬癸甲。新昏而使之。其可也。

釋曰。鄭注云。有喪昏不歸。唯君耳。注衍昏字。禮無君昏而臣不歸者。鄭奚有不知此乎。鄭注當接云。臣有喪者。今本者。諉作昏。孔疏不察之爾。臣喪且不歸。臣昏必不歸。故鄭注先通之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讀者辯焉。禮說。鄭大夫皆統曰士。鄭注言士者。即仕於公之臣也。齒列。左傳說義也。經上文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一句讀

也。其曰喪日期者。可徵讀之。荀子大略篇云。父母之喪三年不事。新有昏者不事。其與期通。

備鬼神。

謹案備者陳物而敬接之也。經下文曰。山川所以備鬼神也。言山川之物可陳也。

釋曰。詩伐木云。備爾邊豆。毛傳云。備陳也。孔疏惟以接賓之敬而言。於義未悉也。經下文云。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其不言禮行於山川。何也。蓋社地道也。山川皆地道也。

經上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明興作乎山川之物也。則百貨可極於山川矣。其禮行於山川可知也。陳氏祥道云。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是也。斯孔疏不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畫

矣。中庸言地而及山水焉。其義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謹案此承上文禮所以治政安君者言之。政可藏身。則君位不危而安矣。

釋曰。藏之為言。無訓而明也。鄭注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則迂矣。且日月星皆見其形。惟

辰不見爾。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謹案經上文曰。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蓋君有設險之固。苟無禮本於義者。以為政紀。則雖有設險之固。而無政紀能守之。亦無以為藏身之固矣。故聖人必謹於禮

而治政焉。

釋曰。鄭注失之矣。說詳上文。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謹案存在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凡處其身心所在者。皆禮之秩序也。聖人禮以治政。凡玩其禮政所樂者。皆民之願治也。禮說稱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

樂而玩者。父之辭也。其意與此同。

釋曰。鄭注云。存察也。從釋詁義也。然於此經則汎矣。釋詁又云。在存也。今轉注焉。鄭注云。治所以樂其事居也。今攷

王制言樂事者。則云。民咸安其居。詩鴻雁箋引書曰。民之有政有居。政者民之事也。此鄭義所由也。孔疏略焉。詩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畫

謂箋引書者。今大誓文。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謹案天生時用其正者。若夏時所謂夏小正也。地生財用其正者。若易繫辭傳所謂理財正辭也。父生用其正者。若

詩關雎序所謂正夫婦也。師教用其正者。若孟子所謂經正則庶民興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君之治政。於四者用其

正。此其所以無過也。

釋曰。鄭注是矣。宜有申焉。釋文出鄭注曰。仁本亦作人。今據鄭引易以明此經言人者。當云何以守位曰人。其原文也。易義蓋本然。孔疏云。父不生子。又云。直欲令人君教之。

斯言窒矣。既不生子。欲教之者。教誰邪。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明皆讀為則養及分皆去聲

謹案三明明字當作則。以形近而譌也。据下文言則君者知

一例焉。陳氏灝曰。明皆讀為則。是也。鴻範曰。皇建其有極。

此詩所以稱四方為則也。言所則也。孟子曰。勞心者食於

人。此檀弓所以稱左右就養有方也。言所養也。詩曰。以事

一人。此經下文所以稱中國一人也。言所事也。此自尊君

言之。蓋禮以下敬上之分宜然也。君而則人。則受諫而自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明有過矣。中庸言其則不遠者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君而養人。則好賢而自知不足矣。易鼎象言聖人之養者

曰。大亨以養聖賢。君而事人。則尊師而自謙失位矣。孟子

言古之見賢者曰。事之云乎。易泰象言在上位而交下者

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此自君求無過言之。蓋禮以貴下

賤之分宜然也。君為百姓所則而則之。斯象則而其身以

自治。君為百姓所養而養之。斯供養而其心以自安。君為

百姓所事而事之。斯忠事而其名以自顯。此自君正言之。

蓋禮以民奉君之分宜然也。經總承而結之曰。故禮達而

分定。此以結上文。即以起下文也。講音傲食音隔亨音烹翩翩音篇

釋曰。鄭注云。明猶尊也。鄭自堯典言明明者推之也。鄭於

經下文言則君者。注云則當為明。由鄭言之。君尊人則有

過。如其尊賢也。奈何。或曰。三明明字。則君之則。皆如字。書說

命云。明哲實作則。所明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斯可則

焉。明人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斯有過焉。今攷引書者。

偽說命爾。然孝經不曰。則天之明乎。偽者襲之矣。大學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明人也。豈有過乎。如昏昏者。

若書言桀之淫昏。是大惡也。非惟有過也。引為則者。詩

卷阿文。詩鹿鳴云。君子是則是做。言君之則人也。釋文云。

養羊尚反。又如字。然此不當讀如字焉。孟子不有言國君

養君子者邪。而天子可推矣。孔疏云。君養百姓。力不能贖。

此讀如字焉。非也。書梓材云。引養引恬。言養人者相引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窮也。易頤象傳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故晉語云。君食之。

明養之也。食讀若嗣。引以事者。詩烝民文。孔疏云。君屈事

於人。則失位也。由今攷之。此所謂君者。蓋天子君天下也。

諸侯君其國。皆臣事天子焉。諸侯則不得言非事人者也。

後世有天子失位而事人者矣。若晉之懷愍二帝。是也。孔

子以前。奚有是乎。彼桀紂者。放之誅之而已。古無天子失

位而事人者也。今言事人。又言失位。明其為自謙也。孟子

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易謙象云。六五。不富以其鄰。蓋謙

之虛也。程傳云。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眾所

歸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易泰象云。六四。翩翩不

富以其鄰。蓋富則實焉。不富者。易象陽實陰虛也。能左右

之曰以鄰若書言臣鄰也。六四陰虛與五上二陰羣飛而交下。故傳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此本俞氏瑛之說而推之也。今以言此經。君交下之謙。師以事之。則失其尊位之實矣。易屯象云。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豈不自失而反有得乎。孝經云。其民則而象之。此異乎民無則焉。書無逸云。惟正之供。蓋供養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以見非養君無以自安也。忠事名顯。孝經說義也。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謹案此下三節。皆由分定而言。愛其死者。論語所謂守死善道也。患其生者。論語所謂無求生以害仁也。此其身之分定也。皆禮之正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釋曰。鄭注承上文釋之。是矣。而不於此分節焉。猶未叶乎經之文法也。鄭於上文。以自安為居安。則居與養非相洽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謹案人之有知者其失詐。禮說謂若臧武仲之要君也。人之有勇者其失怒。若狼曠之被黜也。人之有仁者其失貪。張子謂若陳氏之厚施也。三德之失。皆爭奪之變所由生也。用人者用三德而去其失。此其性之分定也。皆禮之正也。
要平聲。曠。孫。上聲。被。去聲。

釋曰。經言去其者。自其人言之也。非別言之也。鄭注以為用此等人。去彼等人。孔疏以為用此等人。斯彼等人自去。

二者不同。皆未叶乎其之為文也。引臧武仲者在論語及襄二十三年左傳也。引狼曠者在文二年左傳也。引陳氏者在昭三年左傳也。張子云。怒若子胥。郤克之敵戰也。今以左傳攷之。子胥見昭二十年。郤克見成二年。子胥怒也。非怒也。郤克怒而忿也。非勇而怒也。孟子云。分定故也。蓋言君子所性焉。今知勇仁皆性分中之用也。中庸所謂三達德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謹案國有患難。君死其國之社稷焉。是以眾守邦而死節也。執禮之正也。則謂之義也。此其職之分定也。國有患難。大夫死其家之宗廟焉。是以私背公而死黨也。斯悖禮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則不謂之義。而謂之變也。禮說曰。春秋時。宋魚石之入彭城。晉欒盈之入曲沃。皆變也。非義也。非其職之分定也。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日。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蓋不言大夫死宗廟也。死眾者。死以君之眾而衛社稷也。

釋曰。鄭注云。變當為辯。此破字釋之。非也。鄭注云。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蓋與賈誼所稱父兄之臣。誠死宗廟者。似同而不同。蓋父兄之臣。非統言臣也。經曰。大夫死宗廟。不言父兄之臣也。則宗廟不自君言而自大夫言矣。且如鄭說。是君臣皆死義也。奚為而異稱乎。孝經有悖禮之文。引魚石者在成十八年及襄元年左傳也。彭城宋邑。楚取

之以爲魚石邑也。引樂盈者在襄二十三年左傳也。曲沃樂盈本邑也。而春秋皆書其罪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謹案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人所由生也。蓋天地之常。健順之德。曰元亨利貞。其德皆藏諸陰陽者也。故二氣交焉。而鬼神五行變化乎其間矣。人生則鬼神體之。蓋氣麗於形以會也。木行爲仁。火行爲禮。土行爲信。金行爲義。水行爲知。蓋理麗於氣以行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秀之可貴乎。此言人之性以明禮也。知同

釋曰。鄭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善矣。宜有申焉。孔疏云。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此於義未析也。易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又云。乾爲天。坤爲地。蓋健順者其德也。其德則繫辭傳所謂藏諸用也。斯陰陽之用也。中庸云。體物而不遺。言鬼神也。易說五行爲五常焉。

播五行於四時。

謹案播布也。漢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故曰。妃以五成。此天地所以生成五行者也。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蓋分布焉。易象八卦之位皆然矣。故曰。坎者水也。又曰。兌正秋也。此以見震者木也。離者火也。兌者金也。坤者土也。而坤位乎離兌之間。則中央土也。震正春也。離正

夏也。坎正冬也。皆其播也。配同

釋曰。鄭注言播五行者。偏承上文地陰而言。非也。播布說文義也。引易者說卦文。蓋互文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謹案此據漢志而知其要矣。

釋曰。京房六十律。孔疏錄焉。亦徒繁爾。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謹案此承上文言人者而明之。作則者於禮作人之則也。自天地而下七者。皆禮本於義之器所由成也。禮器既成。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於是乎定人情而感物靈矣。其以之爲文。有在上在下不同者。辭氣之宜也。如曰。必天地以爲本。則辭氣盛矣。文近者必連變而後成文。故自天地而下四者。皆以字在上焉。如曰。以月爲量。則辭氣亦盛矣。文近者亦必連變而後成文。故自月而下六者。皆以字在下焉。蓋義同而文不同爾。

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禮文之辭氣亦然也。禮子

釋曰。經上文云。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此以字苟在下歟。亦非辭氣之宜也。經上文云。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此以字苟在上歟。亦非辭氣之宜也。自天地而下四者。孔疏謂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上。連於天也。自月而下六者。孔疏謂後明

地道事近。故以字在下。連於人也。此疏以實義求之。非也。經曰。聖人作則。此十者孰非自人而言者乎。經下文云。山川所以儗鬼神也。則言鬼神者可言地道矣。而言月者。豈言地道乎。經上文言月生者。鄭注偏承地陰而言爾。詩小。明毛傳云。蹙促也。

故功有藝也。

謹案藝極也。才能之極也。左傳曰。布常無藝。又曰。陳之藝極。蓋試功者。月計而量之。則得有才能之極矣。經下文所以言分藝也。分去聲

釋曰。鄭注釋藝者。於義未融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年及文六年文。昭十三年左傳云。貢之無藝。遂云。貢獻無極。則藝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罕

者極也。

故人以爲與也。

謹案此言天下人皆以爲田主也。

釋曰。此當自其效言。與上下文一例也。孔疏云。人是聖人。用聖人以爲田主。則自其用言。非也。經上文云。人情以爲田。既自其用言矣。經下文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蓋特申之也。

故飲食有由也。

謹案由自也。言有自來也。畜麟鳳及龍。則飲食之物類有自矣。畜龜。則飲食之人情有自矣。禮之若祭若昏者。皆龜卜也。而皆飲食焉。此飲食之由也。故經下文言行禮者曰。

其行之以飲食。

釋曰。鄭注云。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由今攷之。此言麟鳳及龍。則可矣。言龜不可也。經下言龜者。以人情不失言之也。不言其來物類焉。釋詁云。由從自也。則由者從也。亦自也。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謹案四者皆物得秀氣而爲靈者也。

釋曰。公羊家獲麟瑞應之說。孔疏錄焉。其失也。証。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瘠。宣視。振解。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謹案此近承上文言龜者而明之。實遠承上文言禮以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罕

政者而申之也。耒耨與龜卜相因也。禮有先後而秉執者焉。卜筮則列明祭祀矣。以瘞以瘠。而宣視振之辭說。皆祭祀禮然也。自祭祀而推之。凡禮之制度。皆以設焉。御治也。百官治事。於是乎禮以序行矣。

釋曰。鄭注云。皆卜筮所造置也。鄭統言之。於義未析也。御治。詩思齊鄭箋義也。

卜筮暨侑皆在左右。

謹案侑勸食之樂人也。周官曰。以樂侑食。又曰。王大食。三侑。

釋曰。鄭注云。侑四輔也。非也。夫四輔豈宜在替下乎。且尙書大傳言四輔者。蓋前疑後承。左輔右弼也。今經曰。皆在

左右豈四輔之稱乎。引周官者膳夫及大司樂文。周官注云。有猶勸也。蓋樂人之職。統言之則曰管。分言之則曰侑。猶論語稱亞飯三飯四飯者之專官也。

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謹案前後左右而王中焉。陳氏濬以王中絕句。是也。王心無爲。而以守禮之至正。此異乎黃老清靜無爲而所守非正者矣。

釋曰。孔疏讀云。王中心無爲也。失之矣。黃老者託於黃帝而言老子也。漢初之治尙焉。漢書詳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

謹案大一者。易所謂大極也。大衍之數。其用虛一者。象大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極也。大極之道。禮所由本也。大一大極之大音泰

釋曰。易繫辭傳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蓋虛一也。易說謂大極存焉。故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言分而爲天地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謹案左傳言禮之定命者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蓋天降命焉。皋陶謨曰。天秩有禮。故曰。天子人其代之。工官也。蓋其官於天也。

釋曰。鄭注釋降釋官者。皆自聖人言之。則於經上文爲不屬矣。此言天之降命。未言聖人之假以降命也。經下文云。夫禮必本於天。非遽言聖人之制邪。引左傳者。成十三年

文。詩臣工毛傳云。工官也。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謹案居人。猶在人。承上文禮本於天者而言也。左傳言禮之定命者曰。能者養以之福。言人能養於禮也。此以明禮能養人矣。荀子曰。禮者養也。方氏慤曰。禮非貨力辭讓飲食不行。故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聘義曰。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經上文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特先喪祭之重焉。此曰。冠昏喪祭。人之始終。順其序也。或曰。射御爲射鄉之誤。非也。射卽統鄉。御通軍禮。春秋傳言兵者。固言御戎矣。且如曰射鄉朝聘。豈其序朝野然乎。此不得以仲尼燕居及樂記言射鄉者而改射御之文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釋曰。鄭注云。養當作義。此破字釋之。非也。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此從古本也。今本或云。能者養之以福。蓋以之作之以。則譌矣。之猶適也。故其下文云。不能者敗以取禍。此對文也。引荀子者。禮論篇文。喪祭之重。論語述古義也。

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謹案講信。則得禮之實。脩睦。則得禮之和。其禮之由中養外。以爲固者。若易所謂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也。蓋君子有幹事之固焉。其禮之由外養中。以爲固者。若左傳所謂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蓋君子有威重之固焉。

釋曰。經於此有而之爲文。蓋遽言之也。引易者。坤文言文。

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其傳又云禮身之幹也乾文言亦云貞固足以幹事今酌焉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可反觀矣三國時管輅知鄧颺之凶者議曰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輅所以規而知之之術也豈不猶通於禮乎今魏志可攷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音鬱

謹案苑如詩我心苑結之苑猶屈也

釋曰引詩者都人士文鄭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蓋積則屈矣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謹案此所以持正其情而合乎守危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四

釋曰守危承上文而言鄭注言拱持其情者於文未洽也

言合安其危者於經病添文也

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

謹案禮說曰此皆從故絕句焉其曰達義曰達順者微讀而不絕也讀音運

釋曰下故字孔疏屬下句讀者非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云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求也蓋從故絕句焉其例也

也行讀去聲衡古橫字求謂求其罪也

郊特牲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郊特牲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謹案孔疏曰不敢貳心於他君也

釋曰書顧命云不二心之臣蓋貳者二也或曰大夫外交則以鄰國之君並吾國之君而有一君矣所謂貳者自指鄰國之君言非指人臣之心言是矣不思有二心乃有二君乎莊十四年左傳云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遂云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謹案爾雅曰茅明也

釋曰引爾雅者釋言文茅蓋明潔者

學記

謹案學記爲天下萬世法者其通經之大用乎記曰一年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望

視離經辨志蓋學之始也其後三年言敬業者經業也所謂正業也五年言博習者習經在其中也七年言論學者經學在其中也九年言知類通達者自通經而通於萬物也蓋學之終也後世言學者因其時而酌之則宜矣如其違之學云乎哉

釋曰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故此以學之終始說焉記引兌命者三皆詳尚書集注述疏逸文今此記鄭注補正之藁合尚書說而觀之若苟完矣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

謹案遠蓋賢之在遠者若燕昭王就見郭隗而樂毅自遠至焉則親之也於是乎動復讎之衆矣燕平聲隗上

至焉則親之也於是乎動復讎之衆矣期反樂音岳

釋曰。孔疏云。遠謂才藝廣遠。此於經病添文也。遠者蒙上賢之文也。朱子云。遠謂疏遠之士。是矣。朱子以動眾為致眾譽焉。然此當言實事也。實能用眾。則大譽而非小聞可知也。經上文言發慮者內則有其文。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謹案君子者君人之子也。蓋自乾父坤母而推以稱之也。釋曰。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經皆稱之曰君。其在喪亦皆稱之曰子。大夫有采地者。儀禮喪服傳稱之曰君。其常稱者。左傳論語稱之曰子。以其德為君人之子也。則經皆稱之曰君子。斯如禮運稱六君子哉。通而稱之。無其位而有其德者。亦名君子焉。經下文言立學。則此君子固在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零

中人矣。隱三年左傳云。君人者。即君民者也。今通言之。爾孔疏於君子之子。以子民言之。非也。

兌命曰。念終始。始典于學。

謹案典常也。今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易所謂終則有始也。故曰常于學。鄭氏說。典。經也。其釋典于學。例文也。猶曰學于典。若左傳言室於怒。市於色也。于於也。釋曰。今尙書說命篇。東晉偽古文也。鄭本無之。孔疏不知其偽焉。釋詁云。典。常也。引易者。蠱彖傳文。釋言云。典。經也。引左傳者。昭十九年文。于於。釋詁義也。孔疏云。習經典於學。則失其為例文矣。禮文王世子引兌命此文。鄭注以典常言之。而以于學言其地焉。非兌命本義也。

術有序。

謹案術。古通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術作遂。是也。釋曰。陳氏滌云。術當為州。周官州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陳說所由也。然黨亦言序矣。周官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由是言之。安見遂必不言序乎。管子云。里十為術。術十為州。雖與經不同。亦術即遂也。孔疏分言鄉遂者詳矣。故云。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遂。蓋孔知黨非屬遂焉。而疏云。於遂中立序。教黨學所升者。則消矣。術文從行。遂亦以行道名。故古通也。經下文蛾術。蛾。續行也。

三年視敬業樂羣。樂音落古音五教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零

謹案敬業。謂謹治經之業也。若論語稱曾子之省傳習也。樂羣。謂和同業之羣也。若論語稱詩可以羣。又稱弟子之汎愛眾也。汎音悉井反

釋曰。孔疏言敬業者。惟以敬同學藝業長者言之。於義未悉也。經上文云。比年入學。禮家讀比。毗志反。釋文無音。而於聘義云。比。必履反。蓋上去二聲。皆可讀焉。釋文於學記鄭注事義之比。亦兼二聲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謹案收取也。威。猶畏也。鴻範曰。威用六極。史記作畏。堯典曰。扑作教刑。皋陶謨。舜亦言威之矣。今夏楚皆扑焉。取其有所畏也。雖堯舜時不能廢也。扑音普木反

釋曰。襄二十七年左傳杜注云。收取也。鄭釋威為威儀。未洽也。

學不躐等也。學如字。

謹案此言學問不越等焉。

釋曰。鄭注云。學教也。釋文。學胡孝反。今讀如字。以此下自有教之為文也。與上文引書兌命文不同。夫學不躐等。則教不躐等可知矣。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謹案凡大學之學。今為士而將為官者也。將為官。故官先事焉。經業則未為官而先明官專也。此上文所以言官其始也。若宵雅肄三。皆嘉賓使臣之事也。今為士。故士先志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哭

焉。經業則未有事而先明士志也。此上文所以言游其志也。若離經辨志。皆九年大成之志也。使去聲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鄭注云。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疏

云。凡學。謂學為官。學為士者。若學為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為士。則先教以學士之志。此孔疏於學分而二之。

非古人之學也。蓋於記上文不貫焉。曲禮云。宦學事師。孔疏以為二師。其失原乎此也。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此其事為小雅之三也。孔疏於上文云。辨志謂辨其志。鄉習何經矣。然

辨志豈惟若斯已乎。且離經之先。豈不定何經乎。記何以不曰辨志離經乎。記上文言禘者。詳論語集注述疏禘權

章及論語答問禮說。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謹案時教者。朱子謂如春秋禮樂冬夏詩書之類也。居學者。朱子謂如易言居業是也。蓋退息所居。而其學存焉。故曰居學。經下文所以於息焉亦稱學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其居學之謂歟。

釋曰。朱子之讀。從也。從學絕句焉。較鄭讀長矣。

遊焉。

謹案雖遊而不忘學者。若論語稱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問也。

釋曰。息焉之義。於上文居學言之矣。鄭注云。息謂作勞休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哭

止之為息。遊謂閒暇無事之為遊。此据阮氏本也。經下文引兌命敬孫云者。互詳論語集注述疏食無求飽章。

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謹案安如孟子稱願安承教之安。由如論語稱可使由之。之由。誠如孟子稱反身而誠之誠。材如中庸稱必因其材之材。皆自學者言也。天地法象之數。矜高以教者。妄言及之。是進而不顧其承教之安也。是使人不由其反身之誠也。是教人不盡其可因之材也。

釋曰。吳氏澄讀此經云。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蓋讀言字上屬焉。數讀若朔。釋詁云。速數疾也。則數亦速也。惟此不及進而數進矣。經何以言及乎。於文未適也。法象者。諸數

出焉。今易說可攷也。朱子以度數言之。豈異鄭乎。鄭注云。材道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而鄭釋不盡其材者。則云。謂師有所隱也。今攷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釋詁云。隱微也。論語云。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蓋謂之隱者。親師而深求之。非疾其師之言也。孔疏申鄭者。以為恐人勝之。故不盡其道也。如其說。是師有所吝也。不可謂之隱也。經下文言隱其學者。則隱沒師說云爾。朱子以師隱言之。亦非也。經上文云。多其訊。釋文。訊又作諄。釋詁云。諄。告也。詩陳風說同。以釋學記此經。其義亦貫焉。三材。今易作三才。莫見之見。賢。遍反。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辛

謹案朱子曰。禁於未發。謂豫為之防也。當其可謂當其可告之時也。

釋曰。鄭注皆以年言之。於義未悉也。益以朱子之義。則悉矣。

相觀而善之謂摩。

謹案朱子曰。相觀而善。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物相摩也。

釋曰。鄭注惟以不並問言之。於義未悉也。易繫辭傳言相摩者。馬注云。摩切也。易釋文稱焉。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謹案燕朋。燕樂之朋也。自人言之。燕辟。燕樂之辟也。自己

言之。論語曰。樂宴樂。燕與宴通。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又曰。齊音敖。辟喬志。此燕辟之類也。燕樂之樂音落。樂宴之樂五教反。敖音傲。音音。

釋曰。朱子云。燕朋。謂私褻之友。燕辟。謂私褻之談。此雖改鄭矣。而辟亦讀譬焉。此談譬也。今攷經下文。罕譬不作辟。則其讀當不同。陳氏澹云。辟音僻。是也。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去聲。強平聲。

謹案道。古通導。牽。謂牽制也。易曰。柔道牽也。強如儒行稱夙夜強學之強。抑。謂抑退也。道之而弗牽。制強之而弗抑。退。此其能和易也。開之而弗先達。此其能自思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辛

者。消矣。引易者。姤象傳文。易疏云。陰柔之道。必須有所牽繫也。此牽制之義也。強義互詳表記篇。鄭注云。抑猶推也。鄭意其謂推卻歟。孔疏申之而不明也。說文云。抑。按也。蓋抑退而按止之也。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謹案失於易。謂不知為之難者。若論語稱司馬牛之問仁也。失於止。謂自畫不求進者。若論語稱冉有之言力不足也。

釋曰。鄭注釋易者是矣。宜有申焉。鄭以止為不問。於義未悉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謹案君子知至學者之有難至有易至也而又知其難至易至者各有美惡焉若論語稱孔子告樊遲以崇德而攻其惡也其美者德也

釋曰經文其之為義當自本文言之鄭注云美惡說之是非也然經豈云其說乎故孔疏申之而不得明也疏言難易者亦失之矣張子云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而知其才性之美惡此言才性者於經病添文也性惡之說則雜荀子焉經下文相說之說釋文音悅蓋問答相說也朱子讀說如字以為義理相說其釋相者不如舊釋在本文中矣或曰說古脫字禮文多然今言解脫也然釋相云何經下文從容之從朱子讀七容反與中庸緇衣讀同謂此餘韻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 筆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謹案詔告也釋曰周官大宰詔王注云詔告也鄭注引大戴禮云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此從乎絕句也其例猶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孔疏釋為在於意失其讀矣列子湯問篇引古詩云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乃能成其所難蓋與經下文及注說不悉同今可參焉秦古音渠之反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謹案五官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之官也左傳曰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蓋通於治五官者矣

釋曰陳氏澹云五官鴻範之五事也非也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豈可謂學無當於五事乎荀子天論篇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言耳目鼻口形為五官矣或以釋此經亦非也學以治心非即以治五官歟此其當也引左傳者昭二十九年文引精道者荀子解蔽篇文孔疏於下文云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或曰年衍文也蓋據國語言君父師者以為民生在二也然檀弓不曰心喪三年乎此師情也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 筆

大信不約謹案此若五帝三王之大信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助反釋曰荀子云春秋善胥命然豈大信乎鄭注以言此經非也引穀梁傳者隱八年文大時不齊謹案禮說曰此若孟子稱孔子聖之時而仕止久速之不同也釋曰今據經上文曰大德曰大道曰大信皆自人言之也此曰大時當一例焉孔疏云大時謂天時也此於義未融也

一第 02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孔子閒居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勞去聲。

謹案尸子治天下篇曰。無私百智之宗也。其取資於此者歟。

釋曰。引尸子者。見御覽皇王部。尸子書亡。今存輯本。儒行

謹案儒行凡十七條。皆足法也。皆孔子所稱也。彼疑而議之者。何為乎。何彼釋之失其義乎。左傳哀公二十一年。齊人譏魯人而歌之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其以儒相詬病。可知也。此孔子卒後纔五年爾。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書

釋曰。引儒書者。詳論語集注述疏。仕而優則學。章。儒行凡十七條。今鄭注補正之。彙合論語說旁及者而觀之。若苟完矣。

丘聞之也。

謹案問之者。明乎其非自為之也。

釋曰。孔疏言鄉服者云。以立為制法之主。故孔子不與尋常同也。此疏惑於緯云爾。如其說。孔子何以言聞之也乎。大戴禮哀公問五儀篇。固以章甫為國之士服矣。蓋章甫殷冠。周通用之。故論語言相禮者及焉。

悉數之乃留。謹案悉盡也。

釋曰。悉盡釋詰文。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謹案禮說曰。此論語所稱美玉待賈者也。賈音價。

釋曰。孟子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既聘者也。今鄭注以陳善為待聘者。不失之乎。是求聘也。力行以待取。

謹案取如孟子稱取士必得之取。

釋曰。經上文曰待聘。曰待問。曰待舉。皆待於人者也。今日待取。當一例焉。鄭注云。取進取位也。由鄭言之。則嫌乎干進矣。

其自立有如此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書

謹案此以致用而自立也。

釋曰。經下文又有自立焉。宜別之矣。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謹案衣冠法服也。為容貌飾焉。中者得中而無太過不及也。動作容貌之儀也。太如左傳言大歸之大。大讓者固辭而不受也。故其容貌如慢然。小讓者禮辭而終受也。故其容貌如僞然。則法也。康誥曰。不則敏德。言大則也。威畏也。大則者大法之而敬服也。故其容貌如威然。小則者小法之而勉勵也。故其容貌如愧然。進以禮。故難進。退以義。故易退。漢書注曰。粥粥敬懼貌。

釋曰。鄭注釋此者。於文未洽也。孔疏言大小者。以事之大
小言之。而經言則者為語辭。是其文與大讓小讓者不一
例也。陸氏佃蓋辯之矣。詩抑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釋言
云。威則也。今自儒者則人而言。蓋如威也。引左傳者。文十
八年文。大歸者終歸而不反也。張子云。大讓如讓國。讓天
下。蓋以國天下為大也。今攷堯典云。岳曰。否德。忝帝位。而
終不受天下焉。此大讓如慢也。堯典云。舜讓于德。而終受
天下焉。此小讓如偽也。如曰。讓天下者皆大讓矣。若舜讓
者。將不曰大讓如偽乎。則法。釋詁文。史記錄鴻範。威作畏。
蓋義通也。引漢書注者。禮樂志。晉灼注義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五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齊難皆如字

謹案齊同也。言居處同苦難。而其坐起獨恭敬也。若茅容
與等輩避雨樹下。而獨危坐也。明其素恭敬而備豫焉。信
者中正之實也。言必先乎信。故行必以中正為備豫也。
釋曰。鄭注云。齊難。齊莊可畏難也。此於文未洽也。且於下
文言恭敬者復矣。其之為文。若綴旒然。孟子以不齊言不
同。則齊者同也。引茅容者。見後漢書郭太傳。
其近人有如此者。

謹案近人者近道也。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其忠
信立義。時義先勞。皆人道也。文為人文。亦人道也。故曰近
人。幾平聲

釋曰。孔疏云。其親近於人如此。由疏言之。豈足以統承上
文乎。易賁彖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
勢豈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謹案此言特立之勇。雖服猛之勇。不足程量勇者。特立之
力。雖舉重之力。不足程量其力。量平去
釋曰。鄭注非也。詩大叔于田云。將叔無狂。戒其傷女。言暴
虎也。安可以不量力往乎。

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謹案人初過責我之言。知我能特立。則不更言矣。特立者
不畏流言。故不窮極。曾子曰。孝子流言止焉。

釋曰。禮說謂過言亦人言也。蓋與流言一例也。孔疏云。儒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五

者愆過之言。非也。孔疏申鄭釋不極者。於義未融也。引曾
子者。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文。
不習其謀。

謹案禮說曰。習重也。易曰。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特立者成謀不疑。遂不再重其謀。重平聲

釋曰。鄭注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此於
義未析也。夫不豫之先。安有所謂其謀乎。易彖傳云。習坎
重險也。則習者重也。引不習者。坤文言文。經下文云。其飲
食不溲。鄭注云。恣滋味為溲。孔疏以濃厚申之。是也。月令
季夏云。土潤溽暑。亦濃厚意也。經下文云。其過失可微辨
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於此闕焉。呂氏大臨云。此尚氣

好勝之言。疑其非孔子所稱也。蓋呂氏未察而數者為大過異於微過也。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其自立有如此者。

謹案此以防身而自立也。

釋曰。經兩言自立。孔疏別之。於義未析也。

易衣而出。易以智反。

謹案易如檀弓稱易慕之易。脩治也。衣敝故脩治之而乃可出。詩曰。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又曰。羔羊之縫。素絲五總。言大夫裘敝。則落毛成革而見縫也。况貧而卑仕者乎。

釋曰。孔疏引王說。非也。仕者之衣。雖貧也。而有章矣。豈可更相易乎。引詩者羔羊文。經下文云。并日而食。若詩北門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之仕者則有之矣。

上答之。不敢以疑。

謹案疑貳也。不敢以疑。無貳心也。

釋曰。釋詁云。貳疑也。今轉注焉。

適弗逢世。

謹案適如康誥適爾之適。謂適然也。

釋曰。孔疏云。適之也。從釋詁義也。此於文未洽也。

雖危起居。

謹案此言危其身之起居也。

釋曰。孔疏讀起居下屬焉。蓋失之矣。

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謹案猶尚也。

釋曰。釋詁云。圖猷謀也。猷與猶通。則猶者圖也。鄭以言此經。於文未洽也。且憂思云爾。何所圖乎。文六年公羊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今言猶尚不已也。

毀方而瓦合。

謹案瓦謂屋瓦也。此瓦必相合者也。凡瓦之覆者。必稍圓而瀉焉。瓦之載者。必稍圓而注焉。稍圓則毀方而方猶存。

此瓦合之能正也。覆浮去聲。圖同。

釋曰。史記廉頗傳云。屋瓦盡震。此瓦以屋言也。孔疏云。瓦

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由疏言之。豈不為漢書徐樂傳言

瓦解者乎。漢書陳湯傳云。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言將解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非瓦解而合之也。經上文云。忠信之美。優游之法。鄭注自待人而言。此以經言其寬裕者也。中庸謂寬裕為有容。蓋

容人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謹案聞見之善。將任舉焉。我既耳而目之。彼又耳而目之。

其相告相示者。相引終無已也。任舉者。自謂才德不如若

人。故讓爵位而相先。如其正直犯難。罪及舉主。則相死焉。

釋曰。孔疏云。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

者。此於義未析也。前經內稱不辟親。非親近乎。此經聞善

見善。非疏遠乎。蓋前經謂儒為大臣而舉賢援能者。故以

程功積事言之。若檀弓云。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明大臣以人事君。不望其報也。此經謂儒方仕進而任舉者。故以爵位相先言之。若韓非子云。王登為晉中牟令。薦中牟士。而襄王用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明任舉者耳目間見有然也。釋經家於聞見之善及死難者。不自任舉而明其義。則汎矣。屬讀若爛。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羸而翹之。又不急為也。

謹案伏者巽言隱伏也。易曰。兌見而巽伏也。靜者言伏則靜也。正者正上之失也。翹舉也。周語言齊國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與翹通。今言上有弗知其伏言者。則羸略而翹舉以發之。又不急以翹舉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空

為也。此特立而善於獨行者也。與上文特立而猛於勇力者不同。見亦燕反釋曰。論語云。巽與之言。即易象巽順義也。引巽伏者易雜卦文。鄭注於經所謂伏者。遺之矣。且緣事而求知己。猶得為特立獨行者乎。周語韋注云。招舉也。招讀若翹。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

謹案不以高臨乎深者而為高。謂不矜高於人也。不以多加乎少者而為多。謂不誇多於人也。皆特立而善於獨行者也。釋曰。鄭注言高者。惟以位高言之。於義未悉也。加少者謂加人。猶臨深者謂臨人也。當一例焉。鄭注言己小勝者。非

也。論語云。以多問於寡。蓋已則多而人則少也。論語有加諸人之文。世治不輕。

謹案輕謂躁進也。蓋世雖治。而時君有好尚之偏者。躁進則輕矣。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此世治不輕也。若董子於漢武帝之世也。

釋曰。鄭注以賢者並眾言之。則經何以言特立獨行邪。同弗與。巽弗非也。謹案同弗與則不黨同矣。巽弗非則不伐異矣。釋曰。凡黨同伐異。非特立獨行之為也。鄭注於下文云。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鄭意言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空 人不博學。每自用己之知。自謂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是不博學無以知服從也。博學則不然。其明先世賢知之所言。乃以知服從矣。猶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也。蓋鄭注用己之知。非釋經以知之文。亦非謂己博學之知也。兩孔疏乃曰。博學猶知服先賢。不以己之博學凌前。豈其申鄭意乎。是博學而知服也。豈博學以知服乎。或曰。釋詁云。服事也。然既曰博學。則其以知事也。不言而明矣。鄭注無可易也。蓋知服從。則從事在其中矣。經下文云。近文章。砥厲廉隅。又云。不臣不仕。蓋管寧其人也。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

衛章。並立則樂。相下不厭。

謹案立如學記稱獨立之立。今言友並立也。下如論語稱慮以下人之下。今言友相下也。不厭則亦樂矣。釋曰。孔疏以立位及位下者言之。此於義未悉也。無以該友之無位者也。

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行如字

謹案易曰。方其義也。又曰。義以方外。其言義立者。遂曰。則不疑其所行也。蓋其行本方而立義焉。其行同友而進。勸善也。其行不同友而退。戒息也。

釋曰。韓文讀其行上屬者。讀曰。聞流言不信其行。蓋失之矣。鄭上文注云。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鄭讀從不信絕句焉。鄭言其友所行。非連讀經文其行矣。引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奎

易者。坤文言文。孔疏言進退者。於義未析也。經豈曰同則進不同則退乎。孔疏於上文云。方猶法也。今攷詩皇矣鄭箋云。方猶鄉也。今以志鄉申鄭注焉。尤洽也。鄉與嚮通。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

謹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仁氣也。產萬物者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爾雅曰。元。夏首也。此溫良所以為仁之本也。論語稱孔子者由溫良先矣。地以所居言。猶召誥言王敬作所也。論語稱居敬。孟子稱居仁。蓋敬慎之地。無不為仁之地焉。作為也。論語曰。寬則得眾。康誥曰。裕乃以民寧。其作為大矣。孫猶遜也。論語曰。孫以出之。斯其能

接洽者歟。長丁丈反

釋曰。易繫辭傳云。井德之地也。地亦以所居言。非謂井居其所歟。引召誥者。周書文。作為。釋言義也。

言談者。仁之文也。

謹案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由是推之。儒者之言。非仁之文乎。長丁丈反

釋曰。易乾文言之言仁也。統乎斯文者矣。經下文云。儒皆兼此而有之。皆或作者。譌也。

今眾人之命儒也妄。

謹案命名也。禮說從妄絕句焉。蓋妄名曰儒。

釋曰。相六年左傳云。以德命為義。言名子也。則命者名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奎

鄭讀曰。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失其讀矣。於文未適也。或曰。儒行篇諸節。以儒有起。以有如此者結。惟末二節不同。其閒殆上下錯簡歟。非也。此變文以見義也。鄭注得其義矣。論語云。若聖與仁。又云。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故鄭釋上文云。仁。聖之次也。

儀禮

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謹案朱子曰。大夫執鴈。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納采用鴈。亦攝盛之意也。雖庶人不用匹。昏禮。摯不用死。故越雉而用鴈。鄭氏曰。用鴈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用鴈取

其不再偶也。四讀為驚音木

釋曰。鄭釋下達者失之。禮家議程子說者亦失之。詳論語答問。經上篇。士冠禮言母拜者論語答問亦詳焉。

大射儀

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解音置

鄭氏曰。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己尊枉正罰也。

謹案射禮。今雖不行。而射禮之意。則今宜行者哉。蓋射禮

勝者飲不勝者。謂之射爵。猶罰爵也。以解為之。經上文曰。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鄭氏謂重恥尊也。而尊者

自降而立飲。此公理行於一射間矣。今不必其射也。惟以

射禮公理之意行之。卑不恥尊。而尊不枉正。由斯意也。雖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空

平天下。不亦可乎。

釋曰。記云。禮也者。理也。故事不必同。而其理之意則同。

周官

地官司徒

四曰聯師儒。

謹案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

以道得民。賢謂德行也。道謂道藝也。此非分而繫焉。大司

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明其合而繫焉。蓋師儒

各以所長。聯教邦國之民。而民以一人合受師儒之教。則

不蔽於偏矣。故民受聯教而學成者。亦各成賢能而為風

俗立本也。鄉大夫之職曰。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此其所以能安萬民也。由其受聯教而無蔽於偏者之害

事也。後世議分教者察焉。大宰之

釋曰。周官言聯者數矣。大宰以八瀆治官府。三曰官聯。以

會官治。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

四閭為族。八閭為聯。皆欲其聯合而不分也。大司徒以本

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鄭注

云。聯猶合也。是矣。而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鄭於此不

言德行。何以明聯合之義邪。

春官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音因吳何老反

謹案禋祀者祭名。以禋祀而祀之。周語所謂精意以享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空

古尚書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其稱尙矣。上帝者上天之

神也。其神分主於五行四時者。皆統而稱之曰帝。若易所

謂帝出乎震。是也。故司服之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蓋五帝者。月令五人帝也。冬裘而合

祀也。大司寇之職亦言禋祀五帝矣。故此惟稱昊天上帝

而別焉。此不言后土地示者。以天尊統地卑也。詩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其詩未嘗言地也。猶孝經以天經

統地義也。而大司樂之職。天神與地示皆言。則互見以相

備也。元古禋字音其

釋曰。尚書說。牧誓肆祀。蓋祭名也。洛誥殷禋。亦祭名也。此

禋祀說同。鄭注云。禋之言煙。蓋汎矣。下文實柴。燎。皆煙

也。張子辯焉。鄭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上帝。然禮祀豈惟冬至乎。鄭釋禮諸注。以昊天上帝及五帝。依緯文而為六帝名。則惑也。王肅難之。而以五帝為五人。帝是也。月令則以五人帝分配五行四時。周官司服則冬合祀焉。詳尚書集注述疏君奭篇。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謹案此大司樂言冬至祭天者也。爾雅曰。非人為之。丘。地上因天高故也。圜。丘象天道之圓。泰壇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郊。特性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蓋冬至一陽生。斯祭天之禮著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李

釋曰。引爾雅者。釋丘文。孫炎云。地性自然也。爾雅釋天附祭名云。禘。大祭也。謂宗廟焉。鄭釋圜丘者。以為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謂此祭天。圜丘以響配之。非也。詳論語集注述疏禘灌章。禮記曲禮疏云。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此孔疏依鄭用緯文。而申北辰說爾。周官賈疏說亦然也。王肅難鄭於先矣。今酌焉。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謹案此大司樂言夏至祭地者也。澤中。因地下故也。方。丘象地道之方。泰折也。祭法曰。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漢志引

禮記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蓋夏至一陰生。斯祭地之禮著焉。大猶泰也。釋曰。鄭釋方丘者。亦以為禘大祭也。地祇則主崑崙。此鄭惑於緯文。禮家辯焉。史記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於澤中。蓋約周官此文也。

秋官司寇 七曰為邦朋

謹案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此察朋黨也。管子曰。朋黨蔽美揚惡。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危矣。故曰。以朋黨為友者。聖王之禁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李

釋曰。鄭注宜有申焉。引管子者。立政九敗篇及法禁篇文。井樹。

謹案此野廬氏所掌而比焉。易曰。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故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後世有發機致水。乃改而不食其井也。將目於智井焉。苟奪其機也。其養而不窮者。安在乎。君子則心恻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衛文公中興之政歌之矣。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街而莫之敢援也。今在中邦。何不思野廬氏之井樹邪。反智鳥。

九反按 音爰

釋曰。引易者。井彖傳及九三文。易說云。渫。治井也。智井。見宣十二年左傳。廢井也。引詩者。定之方中文。

大戴禮記

謹案大戴者德也。德從兄之子聖稱小戴焉。大戴八十五篇。今未亡者惟三十九篇爾。

釋曰。今所存大戴禮記。其為小戴禮記所有者。互有異同。蓋各采古記以傳也。故各於禮名家。今攷大戴禮。有禮察篇。保傅篇。其及秦事者。蓋昭示乎禮家以經術通時務也。本孔子言周禮今用之也。而禮察篇言禮防者。與小戴記經解篇同。保傅篇約三代之禮以為文。其言太子入學者。引學禮。言胎教者。引青史氏之記。言成王中立四聖於前後左右維之者。引明堂之位。非小戴記明堂位篇也。此古禮多存乎其間。若夫公冠篇錄成王冠辭。其冠禮采古記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 矣

者於斯止矣。其後別附孝昭冠辭。則原不連禮古記焉。彼以為雜而疵之也。奚不辨乎。周書列傳云。盧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侍中者盧植也。與鄭康成同事。馬融為師。見後漢書列傳。盧辯注今在記文下。亦有未亡者。

王言

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

謹案霸者率諸侯以尊王也。故孔子述王言者。亦及霸焉。大戴禮少閒篇孔子言殷紂者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故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開音

釋曰。或疑此及霸者非孔子述王言之言。非也。成二年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四王。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蓋霸之尊王若斯矣。荀子引中歸之言云。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中歸之言者。尚書仲虺之誥也。其於王及霸之言也。孟子言春秋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謂史事也。而又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兵事也。以齊宣王問其事者。將興兵求大欲矣。故曰。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罪其摟諸侯以伐諸侯也。然豈概沒其功乎。孟子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 矣

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此皆稱其功也。是可以霸王也。其道非王言篇所謂知天下良士者歟。周昌者。周追王之文王也。方為西伯時。率諸侯以事紂。其霸也。其尊王為獨至也。荀子云。粹而王。駁而霸。蓋五霸則然。而豈周昌霸諸侯者然乎。稱周昌者。禮所謂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也。自紂言之。禮所謂君前臣名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

謹案虞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可以知後世以眾為選者之不能選也。

釋曰。引虞書者。舉陶謨廣歌之辭。大戴禮誥志篇云。舉良良。舉善善。蓋良者善也。舉良則良。謂舉善則善也。此惟明

者能之。

哀公問五儀

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知與智通

謹案易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蓋性發為情之正矣。詩序

曰。吟詠性情。遂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此情本於性之正焉。

正則然而取之。斯不正則不然而舍之。皆所以條理之。而

萬物皆由大道矣。易繫辭傳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明乎應

變者宜變化也。凝定也。疑魚反

釋曰。易師彖傳云。貞正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詩桑柔毛傳云。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孔疏。疑音疑。此疑

讀入聲也。然古義四聲通矣。易鼎象云。君子以正位凝命。

凝定也。讀平聲。記文然不然。荀子無下然字。不古通否。其

義一也。以其文言之。大戴則聲成文矣。

夏小正

二月。昆小蟲。

傳曰。昆者衆也。由貶貶也。貶貶也者動也。小蟲動也。貶與

謹案說文。昆同也。貶物數紛貶亂也。今所謂紛紜也。蓋昆

乃相比而同。則衆矣。其衆者由貶貶然而見之。其非動乎。

小戴記郊特牲篇祭蜡之祝辭曰。昆蟲毋作。謂衆蟲毋作

災也。與此應時而衆動者不同。比毗志反

釋曰。昆與蝻通。此蟲之相比而同也。或曰。由古通猶。其以

釋此文。非也。豈可謂衆猶動也。而申說邪。特明其衆之由

爾。傳下文云。抵猶推也。猶不作由。可明也。記文。貶別本作

魂。又無復句。魂魂也。三字。今從舊本。孔氏廣森說從別本

失之。郊特牲鄭注云。昆蟲喜生寒死。而釋昆闕焉。王制鄭

注云。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此其釋也。何其遺此

傳歟。傳文古矣。今無以知何人作也。大戴傳焉。記上文云。

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

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

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

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今攷小戴記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今言助其母養者。

牧人助母養羔也。母羊於羔斷其乳。是羔非其子也。其為

文有似於皋陶謨子弗子之文。而後養之者以草木助養

羔也。煮祭猶烹享。是時也。謂二月時。未及夏祭。故不足喜

樂。詩小雅有腹我之文。今亦似焉。粥與嚮通。傳文。羔非其

子。當從宋本。或作羔非其子。妄改也。孔氏說以為羊有乳

鹿者。蓋非其子而養之矣。然記文豈當曰羊羔非其子而

後養之。其曰而後者。於文未適也。今攷唐張說為東都留

守。奏羊乳麋表云。理有可嘉。事無前例。此豈可以釋夏小

正乎。此豈羊乳常例而垂為正則乎。韓文公詩董生行云。

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此可登之唐月令乎。夫記

文所謂助者。以人事言也。其例。猶四月執陟攻駒也。駒。馬子也。周官云。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其周監於夏者。歟。傳文。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其曰羊者。微讀焉。謂羔羊腹時也。其曰羔者。微讀焉。

十月。雉入于淮為蜃。

傳曰。蜃者蒲盧也。

謹案禮說曰。古謂物變化之速者曰蒲盧。故蜃亦稱焉。其義然矣。蒲之為言薄也。盧之為言疏也。言薄近而疏通之。蓋變化之速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爾雅曰。蜾蠃。蒲盧。言蜾蠃取螟蛉子而變化為己子也。其義可推也。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謂樹之變化尤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圭

敏速者焉。蜾音果。蠃音果。力果反。

釋曰。左傳書序蒲姑。史記作薄姑。其義通也。易說卦云。雷風相薄。謂相薄近也。書禹貢鄭注云。墟。疏也。於文土從盧。言土性之疏也。釋名釋之曰。盧然。說文云。疏通也。引詩者。小宛文。引爾雅者。釋蟲文。中庸鄭注釋蒲盧者。以蜾蠃言之。此蟲之變化也。豈樹乎。朱子從沈括說。以為蒲葦。則樹也。然爾雅及夏小正此文。又何說以互明乎。夏小正七月傳云。葦未秀為盧。其文與盧別也。吳語云。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韋注云。蒲深蒲也。贏。蚱蜢之屬。是也。贏讀若螺。深蒲入水深者。孔氏廣森以言此蜃者。失之。昭十三年左傳云。以蒲伏焉。即匍匐也。禮檀弓作扶服。其聲類也。

蓋蒲伏取其聲云爾。則蒲盧亦例同。

保傅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比如字

謹案荀子稱多見曰閑。多聞曰博。故記下文曰。不博古之

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亦分以責焉。傳去聲

釋曰。引荀子者。脩身篇文。此閑博對文則異也。若散文則

通矣。注家略焉。漢書賈誼傳賈子新書。惟曰孝悌博聞。欲

易明爾。輔翼漢書作衛翼。而於下文輔翼太子。又不作衛

翼。不如記文相應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

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圭

宰微其膳。宰之義不得不微膳。不微膳則死。冠去聲

謹案太子之官。此當死義焉。孟子言瞽瞍殺人。皋陶執之

而已矣。此天子父也。况太子乎。此殺人罪也。况過乎。詩曰。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故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死義也。彼

之其音記舍去聲。淪以朱反。

釋曰。引詩者。鄭風文。毛傳云。淪。變也。鄭箋云。舍猶處也。是

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是也。

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夫音扶

謹案記下文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

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由

是推之。凡言時務者。可不由道術開之而從義理乎。夫音夫

釋曰。漢書云。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儀禮經傳。通解於引書下云。此之謂也。其文皆不如記文矣。此時務也。漢書新書文同。此通結上文。非惟結書辭。注家乃云。時是也。此是務也。豈本意乎。漢書無注。顏氏以爲當時之務。無注而明矣。且卽於書辭接焉。以經術爲時務。此賈生所以爲人才也。奚所疑邪。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謹案周瞻當作唐睢。此字之形近而誘也。以戰國策攷之。安陵魏所封也。秦王政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詰之。唐睢曰。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秦王怒。唐睢乃稱布衣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士若專諸若聶政。若更離皆怒而能爲刺者。以懼之。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由是言之。唐睢亦刺客爾。豈如篇中稱比干箕子。周公。遠伯玉。魯仲樂。殺之倫乎。而猶足以存亡獨立。况其不爲唐睢者哉。故此記及焉。唯七音聲集反要平

音岳

釋曰。言唐睢者。本魏策而約言之也。新書作周瞻。今新書非必賈子原書也。荀子云。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隸人役。謂楚襄王也。非以不得賢而致斯哉。保傳篇言彌承者。詳孝經集注述疏。諫諍章。言遠伯玉。泄治者。詳論語集注述疏。君子哉。章危

行言孫章。言胎教者。詳論語答問禮說。或曰。史記魏世家云。齊楚攻魏。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遣之。唐睢入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尙何救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此魏安釐王十一年也。距安陵事四十餘年矣。唐睢翁在乎。此不足疑也。史遷於此亦采之魏策也。古之人若召公在周。子夏在魏者。皆大年而幹事焉。惟唐睢猶在。而再使秦。大老先生。事所由濟也。從讀若蹤。

曾子立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謹案上文謂復行其言矣。今謂其復之得事宜者。皆宜其類。其類之得時宜者。皆宜其年。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蓋君子立事之類。隨其年而見者。可推也。若內則年二十至七十。皆有事類所宜也。

釋曰。阮氏元說。以孝子錫類。年久遠可行者。釋之。謂類卽上文信言行之人。然則年亦白人而說焉。曾子何以於君子稱其年乎。且此異於詩稱君子萬年。亦異於成王冠辭稱遠於年。而惟曰宜其年。何以見年之久遠乎。記下文言外內合者。謂言行表裏如一也。阮說行內言外。未洽也。記下文云。疾其過而不補也。又云。補則不改矣。王氏引之說。

補讀為遂。蓋遂古文誦。形近而譌也。當從之。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謹案記稱羊舌肸者曰。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如其所恥者。斯朝有過。夕改焉。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如其不安者。斯夕有過。朝改焉。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蓋善之則與之矣。肸許密反

釋曰。稱羊舌肸者。此記衛將軍文子篇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引易者。繫辭傳文。記上文云。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詳論語集注述疏疾之已甚章。

故曰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行去聲
謹案此孟子觀眸子而聽言之說所由也。左傳云。與駢曰。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美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魚府曰。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此所謂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與音俞。駢步邊反。使去聲。見賢遍反。

釋曰。引左傳者。文十二年及成十五年文。記上文稱君子言不尤者。則曰。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謂君子所言者。若行道遠日加益云然。故又接之曰。衆信弗主。亦於言相接焉。人言為信也。馬氏釋史引道遠日益。刪云字。失之。阮氏据荀子。改云作矣。亦失之。蓋此不用云字。則上下文皆不貫也。荀子稱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遠日益矣。此乃參錯會子之言。而自為文爾。豈引原文乎。樂記稱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其為文與此同。荀子不立。或曰。不自立言也。或曰。不立

乃不言之譌也。
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

謹案史記稱李克論相者曰。居視其所親。釋曰。引史記者。魏世家文。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猶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

謹案由古通猶。惟下文用猶者四。則此當一例焉。傳錄者致異爾。是故君子者。承上文行身戰戰者而言。論語云。無小大。無敢慢。斯其所為。必不驕也。蓋為小猶為大也。孝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其言治則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惟不敢失。然後居家理。而官仕之治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老

可移也。蓋居猶仕也。皆行身戰戰者有然。此行身雖備。則未敢以為備也。惟慮亡而勿慮存焉。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是故君子存而不忘亡。慮存者保其存。而自念以為備也。上文所以言殞身覆家。大者傾社稷也。戰戰者於慮存則勿然。下文皆承此意而申言之。

釋曰。盧注云。恆謙虛不忘危也。此以易通之。其義是矣。其文則宜脩之爾。孔氏說以為居家於仕國未備也。阮氏從王氏說以為勿慮如漢書之亡慮。釋為大凡。皆失之。亡讀若無。引易者。繫辭傳文。記下文言承嗣者。孔讀為承司。當從之。

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

謹案此孝經所謂行成於內也。大學所以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而偽古文孝經者乃以此上文而竄之。則稱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夫烏知禮無於閨門之內。言臣妾之臣哉。今禮內則及本命篇可攷也。此曾子言內者。非惟自閨門而言也。釋曰。偽古文孝經閨門章。司馬氏朱子采之矣。其未察於此歟。詳孝經答問。

君子之於子也。愛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強上聲

謹案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蓋不可以姑息也。其愛之而勿面可明矣。論語曰。有事弟子服其勞。蓋卑之事尊。職分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亥

當然也。其使之而勿貌可明矣。論語伯魚言孔子之庭訓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蓋教之以義方也。其導之以道而勿強可明矣。

釋曰。盧注釋勿面云。不形於面。釋勿貌云。不以貌勞徠之。是也。宜有申焉。姑息之愛。本禮檀弓曾子說也。教之以義方。隱三年左傳文。荀子大略篇有曾子此文者。無四也字。今大戴本則有以有為不感矣。今本或愛及使下。無二之字。與下文不一例。蓋其脫焉。記下篇曾子本孝云。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盧注釋或如字。是也。阮氏以或通惑。非也。曾子制言篇。惑聞之惑。不作或。今可推也。魯人有

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曾子之母。以三告乃投杼而走。戰國策史記甘茂傳。劉向新序。皆傳之。其事有無。今難辨矣。殆設言未可知也。然阮氏謂其言背道乎。人之同姓名。非曾子可奪也。其惑非曾子致之也。無傷於孝也。記下篇曾子立孝云。飲食移味。盧注云。隨所欲也。其說明矣。小戴記文王世子篇云。命膳宰曰。未有原。鄭注云。原再也。勿有所再進。蓋此必隨所欲而移易其味焉。阮氏云。移之言羨也。以郊特牲鄭注言之也。其說不晦歟。

曾子事父母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謹案小戴記經解曰。由禮。書皋陶謨曰。自我五禮。爾雅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亥

話。由自義同。故此文則互明焉。與如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之與。曾子立事篇亦有論語此文。蓋偏與也。論語言禮之美者曰。小大由之。蓋不偏與其小之由也。

釋曰。夏小正傳釋獺獸祭魚者。則云。其必與之獸。何也。孔氏說云。與之者。許而謂之之詞。是矣。此猶公羊家說春秋與之也。而孔乃於此遂云。與謂也。非洽也。阮氏從之。其未審歟。記下文夫弟者三字。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是也。

曾子制言

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行去聲

謹案衡古橫字。讀曰天下無道故。其句例小戴記禮運有

焉。求謂求其罪也。

釋曰。盧讀曰故若。注云。且自如也。失其讀矣。記豈云故自

若乎。記下文言與道者。謂起人稱道之士也。士要譽則不

貴焉。其曰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間也。此記用倒文法也。

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則否。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依。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為人負為

夫人讀為去聲。夫音扶。下則夫同。賈音古。野與野通。上與反。依讀為旅。杖讀為材。

謹案行則為人負者。第宜代勞也。盧氏謂分重合輕。班白

不任。第達於道路也。曲禮曰。請任何趾。任臥席也。今無席

則寢於兄事者之趾下。第宜卑屈也。盧氏謂裁自容也。夫

人謂非兄事者。否不可也。言君子於宜盡弟道者。雖則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勞卑屈。皆為弟之禮宜然。若使之為夫人。非兄事者。君子

則不可。盧氏謂夫人。行無禮也。君子近市而無賈售。蓋不

貨殖也。野與野通。詩小雅所謂中田有廬也。今田有廬。而

君子在田無廬。寄別墅於其中。故曰無野。盧氏謂田無廬

也。蓋不學稼也。依當為旅。孔氏廣森以古音而求之。負趾

否韻也。賈野。旅韻也。易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此

君子之行無據旅也。蓋不貪留也。杖當為材。中庸曰。必因

其材而篤焉。今言君子苟為弟。行禮無取。惟市惟田。惟旅

之利若此。則夫其材可因以濟達矣。上文所謂行之未篤

者無愛也。傳音受。處上聲。

釋曰。盧為負說。本王制及祭義也。詩小宛云。螺贏負之。又

云。式穀似之。負與似相韻。今之婦女負子者。其柔聲連言

曰負負。猶古音之遺也。凡言古音者。多於詩得之。裁與纒

通。論語云。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文法可參焉。否為不

可。昭二十年左傳說義也。賈售詩。谷風說義也。詩瞻卬云。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易說卦所謂為近利市三倍也。閔二

年左傳稱衛戴公廬于魯。詩公劉毛傳云。廬寄也。今言無

廬者。謂君子無廬寄焉。蓋廬寄別墅亦動辭也。與曰賈曰

旅例同。貨殖學稼。論語說義也。言行禮及濟達者。皆承記

上文而言。孟子說有達材之稱。阮氏說以君子之為弟也。

貫此節而言。以夫人為老人。以夫杖為老杖。謂皆篆文形

近之譌。如其說。是所使為老人則止。其於記曰使之。曰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否。豈叶乎。老者雖近市不賈賣。雖在田不野宿。雖行路不

羈旅。其言安老似矣。其言則凡老杖者。病添文也。如記文

曰。則老杖可因篤焉。是何言歟。諸經之文。多言老者杖者。

今乃老杖云乎。苟子有監門御旅之文。或疑為據旅。非也。

御古通逆。所謂逆旅也。監讀平聲。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

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謹案周官祿以取富。古者富則必貴。貧則必賤。蓋言貧富

而貴賤該焉。苟謂無恥苟且也。能無失譽乎。上文所以言

有恥者重其不苟也。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蓋

不苟富者尤當不苟生也。苟生則辱矣。是辱其身以辱其

親也。辱可避則避之。中庸引詩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孝經所以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其不可避。論語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雖死而榮矣。孝經所以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君子視死如歸。論語曾子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到七與平聲

釋曰。曲禮疏釋苟者以苟且言之。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也。楚平王時且傳聞之矣。曾子酌焉。若如也。視死如歸。呂氏春秋士節篇有其文。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謹案易之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蓋雖獨也。而君子不懼焉。所謂大者過也。

釋曰。盧注云。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此所引周公之言。實非周公之言也。此大失也。論語稱孔子告弟子者曰。汎愛衆而親仁。今謂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是也。曾子本諸孔子者也。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此孔子為自脩之君子言也。夫友即親之謂矣。惟不如己者非不仁之謂也。論語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此孔子以顏淵勵二三子也。此自仁言之。而有不如己者。奚得曰吾不仁其人乎。且君子

自脩。其於不如己者戒之以無友。為其未成德也。若夫君子成德。於是乎盛教矣。此師道也。與友道不同。其受教者不如己者也。於是乎盛教而不自盛矣。此謙德也。故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謂成德焉。周公者成德而至聖人者也。可不稽乎。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此其言如告乎。未成德者。人皆有我。汎言之。猶可也。惟與處則非必親。孟子稱伯夷與鄉人處。非親也。今不曰不與親。而遽曰不與處。將拒之乎。其汎愛衆之謂何。論語稱子夏云。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夫不可非如不如之謂也。不可者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全

仁也。不如者非不仁也。乃盧注所引者。其異文且曰。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是周公自我也。此非周公之言也。史記魯世家稱周公起以待士者。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其待士也。亦惟其賢而已矣。豈謂必賢於我乎。韓詩外傳之言周公也。曰。布衣之士。所費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由是言之。亦惟其賢而已矣。豈謂必賢於我乎。如曰必賢於我。當是時。孰有賢於周公者哉。則周公孰與處哉。阮氏不察。乃用汪氏中說。謂此曾子引周公言。誤入盧注中。遂於記文吾弗親也下。登故周公曰三十七字之文。何其惑乎。阮氏於此引論語諸文。皆宜辯也。今詳論語集注述疏及論語答問。記上文云。

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曾子言君子進退皆可也。阮說亦失之。記下文云。舜唯仁得之也。孔氏從永樂大典本。不作唯以是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唯禮可以己之。其為文略同。

國有道則就若入焉。國無道則就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

謹案。就。疾。飛。貌。盧氏說以詩云。就彼晨風。鬱彼北林。若如也。形容之辭。行仁而宜之則為義。去就出入之宜。義也。用舍刑賞之宜。亦義也。此與上文仁義並言者。不同而同。世義猶詩大雅稱世德也。言世世德義也。夫有世義者哉。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金

辭也。曰。仁者殆云云。答辭也。此文法自為問答也。盧氏曰。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邇近。遠去也。是也不見使不見用也。言君子如鳥疾飛然。其於國由宜入宜出之義。若問夫有世義者哉。斯告曰。世不義多端。弗守義而去。則危於罪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釋曰。詩秦風序云。晨風刺康公也。釋文云。就說文作鳩。毛傳云。就。疾。飛。貌。晨風。鷓也。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是也。反是以思。則去之疾出可知矣。詩河水云。就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云。言無所定止也。爾雅釋鳥云。鷹隼。醜。蓋醜類也。記文。就或譌作突。阮氏從之。非也。易離象云。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苟言突

若猶突如也。何取乎。王氏引之讀哉為裁。謂義者裁與仁者殆對文也。裁與災通。宋本有曰字。永樂大典刪之。戴氏震校本從之。孔氏本同。阮氏謂曰字衍。是皆不然矣。如諸本。夫有世三字豈不碎乎。仁與義可合可分。小戴記之表記詳焉。孟子云。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也。此文法自為問答之例也。與讀平聲。說文云。入。內也。內與納通。猶受也。不入猶不受也。此與就若人焉之入義不同。記上文云。不通患而出危邑。通不作避。當從宋本。阮說以曾子避越寇言之。是也。記上文云。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邇寇盜則吾不與慮。相讀去聲。大典與慮上有不字。當從之。保傳篇云。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魯宣公以邑與莒僕。失司寇之法。是嚮邇寇盜矣。見左傳文十八年。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金

曾子疾病

鷹隼以山為巢而增巢其上。魚鼈龍鼉以淵為濫而踰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爾雅。魚鼈龍鼉以淵為濫而踰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爾雅。魚鼈龍鼉以淵為濫而踰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爾雅。魚鼈龍鼉以淵為濫而踰穴其中。

謹案。蹶。猶。闕也。誘而利之曰餌。若鳥若魚貪餌而亡。天下之餌人者巧矣。君子慎何如也。曾子瀕死而以此告其二子。元與申者。欲其不惑於餌也。釋曰。蹶。荀子法行篇作堀。蓋掘而闕焉。荀子云。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史記蔡澤傳云。翠鴿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淮南子云。釣魚者務在芳其餌。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說文。增或作會。猶禮運檜巢也。

卒下或有其字者非原文。漢書王符傳云。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蓋用曾子此文。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苾必反。貸讀薄巧反。

謹案苾猶芬也。詩小雅曰。苾苾芬芬。蘭芷皆香草。屈子楚辭每以爲君子美人比也。王氏引之曰。貸乃臙字之譌。臙膏液敗臭也。周官說。鮑者於樞室中糗乾之。賈子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蓋以其蓄之不潔也。故以比小人焉。曾子瀕死而以此告其二子者。欲其不忽於化也。樞音通。鮑音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釋曰。詩周頌云。有飴其香。釋文。飴又作苾。則其芬香然也。攷工記釋文引呂忱云。臙膏敗也。臙與臙通。樞室者木逼土爲室也。俎所以祭也。周官籩人言朝事之籩者。其實有鮑。先鄭注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此異乎後鄭以祭事言也。今攷司尊彝職言祭事者。曰朝踐。曰朝獻。而皆不曰朝事。故先鄭與賈誼說同。卽與曾子說同。朝讀若招。

曾子天員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謹案禮說。蒼龍位東。玄武位北。龜象玄武也。易說。巽爲風。

位東南。離爲火。位南。離爲龜。周官說。龜卜。揚火灼之。作其兆。皆陰陽之際會也。詩大雅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爾雅釋山云。山東曰朝陽。詩國風云。麟之趾。蓋趾者止也。詩說。麟游必擇地。不履生蟲。不踐生草。故止于藪而宜。爾雅說。藪厚也。蓋得地陰之厚而能養也。故釋地列十藪焉。亦皆陰陽之際會也。禮運曰。四靈以爲畜。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畜則役之矣。朝如字。

釋曰。大典本有鳳麟二句。蓋與下文茲四者相應也。此他本脫之無疑矣。阮氏不從。謂於陰陽之義無涉。豈其然乎。盧注以龍爲陰。與易乾爲龍者違矣。阮氏從之。非也。書禹貢云。嶧陽孤桐。謂嶧山東嶺。早日者也。此梧桐特生焉。周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官大宰云。藪牧養蕃鳥獸。言藪之能養也。禮運云。鳳皇麟。皆在郊藪。此統言之爾。郊外多高岡也。記上文言天員者。詳尚書集注述疏堯典篇。

武王踐阼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志讀爲息。監去聲。

謹案此王位南面之席也。安坐而樂。惟必敬焉。此爲諸銘之首。而先言敬者。猶堯典先言欽也。敬則坐而起行者無行可悔矣。忘當作怠。猶古毛詩四聲通韻也。坐必正席。如一反一側而不正。是怠也。鴻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今

雖反側聞亦不可以自怠。求至乎丹書所謂敬勝怠者也。蓋所監戒者今不遠。即視爾所代席位焉。詩大雅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周書多方曰。有邦聞之。聞代也。適與嫡去聲

釋曰。席銘六句成章。銘言所代者代席位也。明此席為王位南面焉。禮稱坐席曰席。臥席曰衽。此豈謂寢席而輾轉反側乎。真氏德秀說宜辯焉。忘或作志。蓋以忘為失韻。故於韻求之。惟反側雖志之。何濟乎。詩大明毛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鄭箋云。天使政令不行於四方。是也。聞代。釋詁文。盧注以世代汎言之。則失席銘之文矣。記上文言為子孫常者。常與行古音相韻。作恆者非也。上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文云。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強或作吉。亡或作滅。蓋異文也。學記疏詳之矣。荀子議兵篇與異文略同。惟強之為文尤貫焉。故曰。凡事不強則枉。相承而言也。上文云。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此讀史而其大略可知也。此或作異文者。譌也。

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敬。口生听。口戕。口戕。听許後反。戕在良反。

謹案几在坐席上。盧氏曰。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為戒也。其說明矣。皇大也。書無逸曰。則皇自敬德。蓋莫於敬。故重言皇皇而大之。敬口者。謹言也。書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孝經所謂口無擇言也。口生敬者。言出而人起敬也。孝經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也。听取也。口生

听者。書說命所謂惟口起羞也。盧氏曰。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口戕口者。盧氏謂口能害口。是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是自戕害也。此几銘辭用韻疏而反如密者。以敬口之文。倒之而連。故雖無韻之句。亦如毛詩句中有韻而成聲也。

釋曰。上一句從王氏應麟集解本。孔氏本云。皇皇惟敬。口生听。此脫文云爾。盧注釋几者。据周官司几筮職而知也。稱榮辱之主者。本易繫辭傳也。生敬者。榮。生听者。辱。以盧注推之。知集解本猶盧本之舊也。其義備。其文美。孔氏謂恐後人所加。非也。書甫刑。今呂刑也。此從禮表記所引文。說文云。詬恥也。听與詬通。尚書說。戕害也。詩正月云。好言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全

自口。莠言自口。蓋民之訛言所生不同矣。况君之出令乎。書梓材。武王教告之言也。其言曰。無胥戕。胥相也。彼謂自人毋相戕矣。此謂自口毋相戕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謹案楹柱也。左傳言叔孫惡季孫者云。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明此諸侯之相。古且喻以室之柱也。况天子之相乎。盧氏曰。夫為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善矣。胡何也。殘壞也。毋不察將來。而曰此楹何殘。其禍將有。殘然者。毋不知大謀。而曰此楹何害。其禍將有害大者。毋不憂長日。而曰此楹何傷。其禍將有傷長者。從古王室之

傾其相皆非如詩所謂有覺其楹者也。惡鳥路反相去聲

釋曰。楹柱。說文義也。論語八佾篇皇疏云。其柱盈盈而立

也。引左傳者昭元年文。或疑盧氏指楹為相者。不稽此傳

爾。戰國策亦稱官為柱國焉。詩。邠風有胡然之文。詩說。胡

何也。凡木之殘破者謂之壞木。真氏云。殘害也。則記文不

復乎。詩。斯干。毛傳云。有覺言高大也。鄭箋云。覺直也。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逃。僑與通

謹案。觴酒豆肉。此以養老而言也。自由也。王制曰。六十杖

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以珍從。此其杖不言而可知也。鄉飲酒義曰。六十

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以杖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卒

等為豆之等。蓋食由杖也。僑古通驕。養老必敬。不可驕也。

今以孟子推之。伯夷太公避紂。居海之濱。聞文王作。皆與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夫有所歸。則有所逃矣。

武王敢不戒歟。

釋曰。盧注云。無求醉飽。自杖而已。其釋杖豈叶乎。故無以

釋逃矣。注家皆因之。非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

猶犯齒。今酌焉。樂記喬志。釋文。喬音驕。本或作驕。今銘言

僑者驕志也。其義皆通也。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

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

弗能為謀也。勲音勳。杖讀為材。擾古音撓。女巧反。為去聲。謀古音媒。

謹案此武王因所居戶。而念天下扁表有名之戶。又以堦

戶寓先事戒也。說文。扁。从戶冊。說云。署也。蓋署其戶也。續

漢書志曰。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

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此本乎武王表商容之閭也。天下

貴有名之戶焉。其名不可多得。是難得也。其名本非求知

是易失也。勲與勤通。詩之賚曰。文王既勤止。斯武王稱焉。

及謂恩及。如復及其戶。勿事徭役也。漢書曰。復其身及戶

杖當為材。古以材通裁。今言裁制其恩及之宜也。蓋勲則

能署志有名之戶。無勲則弗志。而乃曰我得其名知之乎。

勲則能復及有名之戶。無勲則弗及。而乃曰我量其及裁

之乎。擾撓也。論語公山弗擾。左傳作不狃。是擾與撓諧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卒

而義生矣。說文云。撓。擾也。今轉注焉。今時人亦有撓阻之

言。此銘則撓阻簞戶。使不搖搖也。泥謂堦戶也。幽風毛傳

曰。堦塗也。庶人簞戶。蓋以荆竹為門。因其通風。故泥之也。

簞戶雖在庶人。惟以此戶銘推之。則武王所居戶。蓋猶有

存幽風堦戶之舊者。故其銘如斯也。謀古讀若媒。武王未

風而先謀其戶。周公未雨而綢繆其戶。斯寓戒意同。蓋王

居之戶。通於天下之戶。而為首戶焉。武王戶銘。其義大哉。

扁補典反。音。擾音。勲音。畢。

釋曰。盧注說以名為中庸言武王不失名之名。其釋杖如

字。以為杖立。皆汎言之。此何以為戶銘乎。朱子云。杖別本

作枝。孔氏謂以韻讀之。當從枝。蓋枝支也。亦汎言之。或曰

如世所稱支撐門戶者歟。然於上文言志者又不貫也。且銘如毛詩文。經緯之以雙聲疊韻。其用韻者不以同音淆之。詩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如枝之與知。之則同音矣。豈得如詩茅苴篇采之有之諸文例乎。或曰。杖讀如字。檀弓稱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由是言之。其常日豈不於戶杖之乎。武王踐阼。年六十餘矣。然於戶杖之。奚取乎。言商容者。據史記周本紀也。引漢書者。高帝紀文。喪大記。鄭注云。裁猶制也。字或為材。古通用焉。大戴禮少閒篇云。君如財之。財猶材也。書呂刑云。何度非及。彼刑及而度之。此恩及而裁之。其事不同而理同。度徒洛反。盧氏文昭云。擾乃擾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擾古之善塗墍者。王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作擾以泥之。然武王為銘。乃如漢賦之言宮室也邪。擾乃高反。未雨綢繆。詩鴟鴞說義也。戶銘辭。得失韻也。志知。材泥。至謀皆古韻通也。銘辭或有不用韻者。此猶詩周頌亦或不用韻也。其聲必成文。雖無韻如有韻然。記上文杖銘言嗜慾者。孔氏欲倒其文以與上下文為韻。非也。詩大雅云。匪赫其欲。釋文本。欲作慾。禮器引文。欲作猶。此古音也。記下文弓銘言自過者。屈申之過也。故雜記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真氏大學衍義云。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蓋真氏摘席鑑。盤。楹。杖。牖。劍。矛之銘也。由今攷之。如得其釋。可無摘焉。集解本引太公陰謀及金匱諸銘。託於武王。

為之也。其不及此記文遠矣。此記文可補書亡者也。衛將軍文子

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

謹案。就如就有道而正焉之就。三就者。猶孟子於舜言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也。易曰。革言三就。蓋三者數之參天而取數多也。

釋曰。盧注云。三就謂大成。次成。小成也。此於下文不相承矣。盧於下文注云。先就夫子。其言就是也。偽家語云。蓋三千就焉。夫三千云者。史家言之可矣。子貢對問時。就者曰。至可遽定為三千乎。故七十有餘人者。亦文子以所聞為辭。而子貢對問。則不以七十之數言也。周官巾車注。以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三

就為三匝。或以言此文強矣。記上文云。道者孝悌者如字。孔注以者通諸。非也。其下不自有諸之為文邪。記下文辯知。猶徧知。曲禮文可推矣。衛將軍文子篇。諸賢之行狀也。論語集注。述疏多引之。而酌其注焉。其言顏淵者。詳問為邦章。其言冉雍者。詳仲弓問仁章。其言仲由冉求。公西赤者。詳孟武伯問子路章。其言曾參者。詳召門弟子章。其言顯孫師者。詳子張問仁章。其言卜商者。詳門人問交章。其言澹臺滅明者。詳武城得人章。其言南宮縚者。詳三復白圭章。其言高柴者。詳柴也。愚章。其言隨武子者。詳陳力就列章。其言柎提伯華者。詳子張問達章。其言蘧伯玉者。詳樊遲從遊章。其言晏平仲者。詳善與人交章。其言老萊子。

者詳子張學干祿章。其言介山子推者詳謀道不謀食章。若此節言施教者詳與於詩章。合而觀之。若苟完矣。是顏淵之行也。

謹案顏淵稱氏稱字。而稱同名者出之孔子言中。則備矣。特於顏淵稱字者。以見子貢對問時於孔門諸賢皆名字。備稱也。今省文爾。

釋曰。記下文云。此顛孫師之行也。今本或但作顛孫。失之。盧注云。顛孫師陳人也。据此注文。則記文豈獨稱氏乎。記下文。羊舌大夫稱氏稱官。如惟曰羊舌可乎。孔子於羊舌肸諸賢。皆稱其著稱者。如論語例然。柳下惠以謚著稱。故稱展禽。稱柳下季不如斯著也。介山子推左傳稱介之推。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子者以美稱配字之者。以語助配稱。猶孟子反亦稱孟之反也。

孝思維則。

謹案孝思維則。當作昭哉嗣服。爾雅曰。嗣繼也。服事也。又釋顯昭義同。孔子所以申其義為世顯也。服古音逼。此因詩前章通韻而致誤焉。

釋曰。盧注云。孝思維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之也。非也。安有說經而淆者乎。故虛於世顯。無以為說矣。注家皆因之。或且以為斷章取義也。何其失邪。夫斷章者豈顛之倒之邪。偽家語襲此記文。其誤亦同。蓋王肅所見本已然矣。詳論語說。維或作惟。引爾雅者釋詁文。

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謹案此承上文而言孔子之教也。其曰然後者。明其待眾力刑威然後乃輕匹夫而妄怒也。詩大雅蕩篇。有土君子。怒以自亡。是有初無終也。言以告之者。謂孔子以此教冉雍而告之也。論語曰。雍也可使南面。夫南面者。非有土君子歟。賈誼過秦論云。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此於孔子所告者何如也。墮許規反。

釋曰。論語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告冉雍仲弓之言也。豈敢謂有眾使也乎。又豈敢謂有刑用也乎。此必無輕匹夫而妄怒也。或曰。有土君子。若怒匹夫之所怒。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七

則足以亡身。非也。湯為饑餉匹夫而復讎。豈不怒匹夫之所怒乎。賈誼論見史記陳涉世家。或曰。冉雍仲弓為季氏宰者。無臣也。記上文云。使其臣如藉。何也。此言臣者服役通稱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此臣以民職言也。揚雄方言云。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滅。罵婢曰獲。蓋滅文從臣。亦可明也。

夫子知未以文也。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共同恭恂。讀為駁。何上聲。傳讀為敷。夫音扶。謹案論語記孔子告仲由子路者。則稱文之以禮樂。蓋知子路未以文也。曰者孔子教子路之辭。詩商頌長發篇。詩

上文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所受小大則承國而言。其古通恭。左傳曰。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故詩下文曰。允也天子。蓋小大國敬共之辭。倘蒙荀子作駿蒙。恂與駁通。大也。蒙覆也。言湯受小國大國之敬共。而能為下國大覆也。此文德也。何在也。傳毛詩作敷。徧也。秦進也。言湯能任天之寵命。徧進其勇。此武功也。蓋文德在武功中。夫強乎武哉。明不徒勇也。今則文不勝其勇質。明未以文也。

聲去

釋曰。此記文從孔氏校本。詩說共猶恭也。引左傳者昭九年文。或曰。此記上下文言恭者數矣。皆不作共。何也。此引古從詩原文故也。非自歧也。恂蒙毛詩作駿。蓋毛詩受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一

之荀子焉。歷莫邦反。與蒙通。猶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彤茸也。毛訓大厚。非蒙本義矣。今訓大覆。周書所謂不冒也。蓋與詩上文為下國綴旒者例同。駁大。釋詁文。蒙覆。詩鄘風毛傳義也。盧注云。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福。由今攷之。恂信。釋詁文。此盧所見爾雅本也。惟不添其福之文。則為信蒙者何邪。盧引詩駿龐。與偽家語同。詩長發疏釋何者。以荷任釋之。敷徧。詩賚鄭箋義也。說文云。秦進也。記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難也。偽家語襲此文。於禮儀三百下。則竄之云。可勉能也。校禮者不察。遂以所竄者添記文。盧氏因而注之。誤矣。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經禮自全體言。統之為禮儀也。曲禮自偏端言。分之為

威儀也。故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皆難也。奚有謂勉能三百者反不難乎。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肄。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肄。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謹案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此所以為先成其慮也。大學遂曰。慮而后能得。蓋得乎大學所謂事有終始者矣。此所以為及事而用之也。以是之故。則不忘其事矣。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忘者。在子游則不忘矣。肄從尸子引文。據古本焉。肄習也。左傳曰。肄業及之。給相足也。史記曰。禹為人敏給克勤。蓋知能在乎學問。學問知能之善在乎肄習。其善之給足在乎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一

豫備。所謂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也。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今以論語推之。言偃子游論子夏之門人小子。以為其本無先傳也。雖未別其為小子。然子游先事而豫之心亦可見矣。若夫學道之教。昔聞而不忘。其先為武城中君子小人慮者。皆豫期其善。以給公事牛刀之用。故曰。當如是。偃也。得之矣。釋曰。不忘。別本作不妄。今從舊本。倪氏思云。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魯二勿忘。作文法也。顧氏炎武云。書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疊文也。禮祭義云。見聞以俠。鄭氏曰。見聞當為覲。亦一字而分誤也。今引孟子

者非必從倪說焉。從朱子本亦可也。唐魏徵羣書治要宋太平御覽引尸子處道篇云。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其序與記文不同。而皆通也。彼以知能序焉。記以學問序焉。彼序以豫而肄焉。記序以肄而豫焉。肆今記文作訊。或作詳。皆形近而譌也。訊與問復。詳於知善得之。於能善未悉也。又今記文善大典作行。於能得之。於知遺矣。當如是。從別本不倒。三字句也。引左傳者。文四年文。杜注云。肆習也。說文云。給相足也。引史記者。夏本紀文。大戴禮五帝德篇稱禹者云。敏給克濟。此史遷所本也。尚書大傳云。多聞而齊給。釋詁云。齊。速疾也。猶敏也。記上文言卜商者云。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矣

云。正月。啟蟄。小戴記月令云。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其文皆不諱也。易繫辭傳云。生生之謂易。言天道也。程子云。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蓋仁者性情若斯也。言非孝者。小戴記祭義篇略同。曾子制言篇云。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夫殺物不當時。其勢將殘而殺人。故禍及其親。彼不信者。豈不謂言之過歟。君子觀於亂世之賊民若斯也。有不同曾子信之矣乎。故體仁者。異乎釋氏戒殺之爲。而其人則藹藹然也。思及當皆讀去聲。

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

謹案此羊舌肸叔向也。其先人有以氏著稱者。人皆不名之。而惟稱曰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肸。亦爲大夫。今晉平公以肸問於祁奚者。則以其先人羊舌大夫之稱而稱之。貴其世爲賢良也。肸欣入聲

釋曰。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爲尉。杜注云。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左傳遂紀其言。太子申生者。則云。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蓋其以氏著稱。人皆不名之也。故晉語云。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亦惟稱氏焉。後與奚通。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此在悼公時矣。成十八年左傳所謂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也。韋注云。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蓋韋亦如杜。無以注職

父之名也。禮說云。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而饋之。羊舌子不受。其妻懼。又不容於三室之邑。受而埋之。及事發。都吏至。發而視之。明已不食。則羊舌尚存。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此蓋据列女傳及左傳疏引譜說而約言之。列女傳謂羊舌子之妻叔向之母也。乃傳聞之失爾。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杜注云。午祁奚子。赤職之子。伯華。偏屬也。釋文。比。毗志。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畜

反。襄十六年左傳云。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祁奚為公族大夫。杜注云。肸叔向也。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孔疏云。傅。太傅也。由是言之。晉平公以肸問於祁奚者。必在肸未為太傅之先。奚猶退老時也。故每言肸位而無及傅焉。此平公以奚能舉善而問之也。奚之言肸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言位進德亦進也。則明此羊舌大夫為稱肸矣。稱之以其先人之著稱也。如問其先人羊舌大夫。豈不知所止乎。盧注傳本於此多誤。注家存疑。今酌焉。記下文言其聞知之者。孔說云。闕。猶奄也。言盡知之。或曰。言汝久居其所。雖閉門時事亦知之也。其言侯大夫者。孔說云。侯字誤。蓋侯大夫也。當從之。晉官有

元侯侯奄。据左傳國語而知矣。以記文攷之。曰其端也者。言其在位之見端也。其功未著矣。曰其功也者。言其在位之有功也。其志未盡矣。曰其志也者。言其在位之懷志也。故曰未知所止。此平公所由以肸為太傅也。舊說失之。昭二年左傳云。叔向曰。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則其悉善而謙從可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吳公子札適晉。說叔向。謂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昭十四年左傳云。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則其信而好直從可知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昭十五年左傳云。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賈遂服。禮也。則其溫良而好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畜

從可知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叔向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昭五年左傳云。楚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則其博聞而時出從可知也。或曰。晉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謂悼公召之也。今祁奚言每位所為者。何以不及其傅太子乎。蓋太子彪者。平公也。此公固知之矣。故不及焉。記上文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論語稱之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君子知清者之量焉。僖九年左傳紀晉惠公者。以

其將爭國也。公孫枝對秦伯之問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若晉惠公者。烏知讓國者其心。豁然乎。

蓋趙文子之行也。

謹案趙文子者名武。其諡曰文。子美稱也。趙氏小戴記檀弓曰。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蓋可以參此記所稱者矣。古者冠禮。父命之。兄禮之。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國語曰。趙文子冠。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

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君子於以知趙文子之行所由成也。勝平聲。訥音通。蔑七結反。

釋曰。檀弓鄭注云。中身也。尙書說。蕪無也。記上文言敦往者。敦猶效也。往如易象多識前言往行之往。孔說云。文子觀乎九原。亦敦往也。

蓋隨武子之行也。

謹案隨食邑也。武諡也。子以配稱。蓋土會也。其曰隨季。配字稱焉。又稱范武子。范亦食邑也。檀弓言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遂論死者誰與歸也。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國語敘文

子所言者。則曰。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左傳敘文子對楚子木問武子者。則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敘楚王問文子所言者。則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今讀記文者。參焉。援兩釋曰。記上文云。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此從舊本。其事君下有也之爲文。斯起勢分焉。不忘或作不亡。誤矣。忘如論語言惑者忘其身之忘。蓋不忘其身者。守死善道之義也。其義通乎孝經矣。禮運有愛其死之文。與此記文同而義不同。彼言愛其死之善道也。故曰。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言愛其死之苟免也。故曰。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各以其上下文求之。斯各當矣。檀弓鄭注云。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附錄

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是也。禮說云。說文。肸。蠻布也。蠻知聲蟲也。省文作蚺。故又作向。其實蠻譌譽爾。國語敘此者作叔向。禮疏引韓詩外傳同。國語韋注釋納諫不忘其師云。言聞之於師。釋言身不失其友云。身有善行。稱友之道。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云。阿隨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而釋援闕焉。友之道與導同。其釋上二句得之。下二句失之。乃不與此記言進退者符矣。儒行云。舉賢按能。蓋舉必援之。互文也。說文云。援引也。如以進賢釋之。何以謂不援而進乎。今據魯語韋注云。援所攀援以爲助也。當以釋晉語此文。蓋與此記言介山子推不援者同。中庸言君子者曰。在下位。不援上。此不援而進也。

故記曰君陳則進。虞書言舜戒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不阿而退也。故記曰不陳則行而退。其退必曰行而退者。明非退朝已也。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禮說云。文七年左傳云。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及歸。遂不見。士伯者先蔑也。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將立為君也。既而背之。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此其在秦之由也。其始終不見士伯者。避黨謀之嫌也。所謂謀其身不遺其友者。此亦一端也。記下文言淵泉者。若中庸所謂淵泉也。朱子云。淵泉靜深而有本也。言難誕者。難猶堯典而難任人之難。蓋阻也。今謂詰難而阻不行也。誕大也。今謂誕妄者大言欺人也。多聞大智。故能詰難其誕妄焉。釋詁。阻難義同。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 附錄 夏

誕大。釋詁文。難讀去聲。任讀平聲。孔說云。難誕不可欺也。讀難如字。然難豈不可乎。如曰難欺。非猶有可欺乎。言內辭者。猶堯典所稱納言也。內古通納。不內辭則默矣。足以沒世。終身自樂也。下文云。其言足以興。當從史記集解引文中庸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視此記文。少家字爾。其義皆同。國可該家也。說苑云。孔子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蓋謂其知國家有道無道而定之也。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云。孔子曰。自娛於隳枯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悒悒。蓋蘧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與尸子同。惟善上無以字。史記索隱引大戴禮者。自不直人而上與尸子同。其下則云。汲汲于仁。以善存

亡。盧注本作以善存亡汲汲。今當從盧注本。蓋記原文也。悒悒者汲汲之譌。以聲近故也。尸子引文或作邑邑。古人口相傳授者多。故雖譌而仍在句末。夫伯玉自史魚尸諫後。進為大夫。而非終以善廢也。奚為統稱其以善廢而不悒悒乎。以論語求之。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因稱其仕矣。伯玉之使對孔子之問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非所謂以善存亡汲汲乎。偽家語於此則云。汲汲於仁。以善自終。校禮者不得此記原文之義。又不知家語之偽也。故以家語竄之。而又不盡從之。故仍留記原文曰。以善存亡。奚不思以善非存則亡。故汲汲爾。今既汲汲於仁。則以善存。非以善亡也。可弗辯。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 附錄 夏

歟。隳枯者正邪曲之器也。讀若隱括。約貨亡怨。亡與無通。

謹案約窮也。呂刑言治獄者之疵者曰。惟貨。故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蓋辜功者罪事也。罪事之府。怨府也。柳下惠為士師。不獄貨。則窮於貨焉。而民亡有怨矣。或曰。以孟子言之。既窮而不憚。約貨也。遺佚而不怨。亡怨也。釋音。釋曰。記上文云。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當從史記索隱引文。此亡怨亦從之。釋詁云。允信也。圖謀也。記下文言易行者。平易行事而不行險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記文觀於四方句。當無也字。孔說云。觀於四方。謂從亡時也是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紀介之推言身將隱

者則稱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其不盡其樂從可知也。而誣者辯焉。莊子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蓋莊周寓盜跖言而誣之爾。此記若亡。將何以辯誣哉。其懸書宮門。以文公為龍。以五臣為蛇。而子推乃一蛇獨怨者。則史記晉世家言之矣。

五帝德

謹案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冥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弟與第通。問去聲。軼音逸。釋曰。太史公官名。司馬遷自稱其官。所以明其為史職也。史記張注云。馴訓也。蓋以雅訓釋之。今攷古義。訓與順通。此言不正順也。詩序云。雅者正也。薦紳內則所謂措紳也。禮說章明也。弟古第字。但也。顧儒者不傳。但失考爾。張注以為史遷且不須考。非也。書缺謂尚書多亡者。軼謂散軼也。

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聞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音女。辨與通。意古。柳字又意如字。

謹案辨古通徧。與下文辨聞同。漢石經論語。意與抑通。今記文亦然。或曰。意如字。謂己意。固猶魯仲連曰。固也。之固。孔子詰宰子何以為問。善誘多術也。子對言上世傳說隱微。學者須畢業之徧。如聞昏而忽略之。意非君子學問之道也。則以為問。固有斯矣。故孔子遂告之。

釋曰。記文昏字。戴氏校本刪之。蓋誤從意字絕句焉。五帝德篇。盧注闕。孔說云。固陋也。夫既云陋矣。孔子當有言此為陋。與不陋者以明之。然後乃如所問者以告之。今豈若斯乎。引固也者。見戰國趙策。孟子云。教亦多術矣。此論語所以稱善誘也。

極畝土石金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謹案畝治田也。黃帝畫壘治田地上。其地之上下皆土者。畝之。其地之下有石金玉者。亦畝之。故曰極畝。明黃帝時。民農而不貪。未有礦禁焉。古礦字。周官。凡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壘同野。礦古猛反。

釋曰。說文云。畝平田也。蓋平者治也。書多方云。畝爾田。漢書地理志云。黃帝畫壘分州。壘古野字。周官鄭注云。物地占其形也。知鹹淡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是也。蓋所謂藩界也。極畝。史記作水波。徐廣曰。波一作沃。此史記自有譌文。未可反據以疑此禮文也。或曰。史文以永代極。遂譌為水爾。禮上文云。麻離日月星辰。此續漢志所以言黃帝

造麻元也。今據易彖傳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詩小雅云。月離于畢。夫畢者星也。辰為星之次。是日月星辰皆麻離也。史記以麻離為宥羅。乃以訓詁代之。如帝紀中以訓詁代尚書文也。其所代非尚書原文矣。夫禮文麻離。惟言日月星辰而止。豈可及水波土石金玉乎。史文有羅。則下及之似矣。其實又史文之譌也。禮下文云。節用水火材物。史文亦同。是至此乃言水也。史文豈先及水波而自滄乎。索隱乃以海不揚波言之乎。如曰宥羅水沃。則於文未適也。以是知史文之譌也。或曰禮文。畋疑作攻。蓋攻者治也。非也。曲禮言土工。金工石工矣。而不言玉工。攻工記言攻金之工矣。詩小雅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矣。則攻石可知也。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頁

而皆不言攻土。如曰詩靈臺土工也。亦木工也。石工也。其詩曰。庶民攻之。然黃帝時安見於此極攻乎。禮上文云。乘龍展雲。孔說云。周官曰。馬八尺以上為龍。黃帝以雲紀官。故亦展雲也。周制。天子斧展。上文云。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孔說云。若黃帝內經素問也。難讀去聲。上文云。時播百穀。草木化淳鳥獸昆蟲。孔氏本草作少。從古文也。史遷言五帝德及帝繫姓者。則云。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孔意所由也。然今禮文可盡從古文乎。此猶尚書今文以隸古為宜也。化淳猶易言萬物化醇也。別本。化淳上衍故教二字。非文法也。禮下文云。勞勤心力耳目。或無勤字。斯脫之爾。今從史記。

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辨音謹案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易傳曰。蠱者事也。蠱則飭也。蓋五帝之史。其記事有待飭而未遽為制度者。故曰五帝用記。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小戴記仲尼燕居曰。制度在禮。蓋三王之禮。禹承堯舜而開湯武。其制度有當行而非徒為記事者。故曰三王用度。孔子謂宰予為躁者。善誘多術也。宰予知不宿問。故孔子終告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頁

王者不叶焉。引易傳者序卦及雜卦文。日月所照。莫不砥厲。砥音謹案儒行云。砥厲廉隅。項時人皆自治也。釋曰。厲或作礪。如史記索隱所據大戴禮本者。後人加石旁爾。史記作砥厲。蓋厲乃厲之異文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謹案爾雅曰。服事也。士謂民之秀者。此言帝嚳之事。其動事也。必以天道之時。故上文曰。順天之義。以時順之也。其從事也。必以民秀之士。故上文曰。知民之隱。以士知之也。釋曰。引爾雅者。釋詁文。士為民秀。本國語之齊語也。於士言服事者。猶詩大雅以服事稱膚敏之士也。史記索隱云。

服士服言其廉也。孔說脩之云。尚質儉也。非也。此記言帝
譽黃黼黻衣。豈士服乎。禮上文云。其德疑疑。當從史記。別
本作俟俟。非也。此文殘而妄為形近之文也。詩吉日有俟
俟之稱。言獸也。今儼於不倫矣。禮下文云。日月所照。風雨
所至。莫不從順。又云。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此與
諸帝互文也。所以省文也。說讀若悅。禮下文云。依于倪皇。
依者親之也。詩頌曰。有依其士。倪皇。一女名也。禮下文云。
使禹傅土。此索隱所見本也。史記同。尚書作敷土。古字通
也。禮下文云。西。鮮支渠搜。氏羌。或脫西字。非也。尚書大傳
云。西方者鮮方也。然禮文豈當省西之為文乎。禮下文云。
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當從史記。或作稱以上士。譌也。稱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車

讀去聲。禮下文云。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賓服。互文相
備也。輿不作車。經文當一例焉。

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
足。誠也。敬承命矣。上說如字
下說音悅

謹案此孔子以宰我有言語才。戒其以所聞而說以取喜
說於人民也。今聞此五帝德之大者。如惟稱說。則人民必
喜說而來至矣。是其人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予也非其
人也。宰子對言。予雖不足。誠非其人也。謹奉教命矣。
釋曰。孔氏以非其人為不足以說五帝德也。是自予也而
言。則孔子何以說之若是乎。且與下文孔子言。因是改之
者。豈相應乎。言聽說者。據論語義也。

帝繫

昆吾者衛氏也。

謹案衛國也。今通稱之曰。衛氏也。以古之用國為氏者而
通稱焉。史記夏本紀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有夏后氏。有
杞氏。繪氏。今攷春秋書之。杞繪皆國也。此記帝繫上文曰。
西陵氏。曰。蜀山氏。皆國也。故此文自衛氏而下。稱氏者六。
皆自其國通稱焉。

釋曰。帝繫此文。自衛氏而下。韓氏。彭氏。鄭氏。邾氏。楚氏。稱
氏者六。皆國也。史記索隱引世本。氏皆作是。不知此為通
稱。蓋通乎古有用國為氏之例也。今言禮者不察。乃執世
本而釋氏為語辭。非也。帝繫曰。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車

陵氏。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此當以嫫
祖氏絕句焉。今而曰。氏是也。讀曰。氏產青陽及昌意。何以
安乎。帝繫曰。是為黃帝。曰。是為昆吾。若此諸文。言氏者數
矣。何其皆不以氏通也。帝繫曰。帝堯娶於散宜氏。散宜氏
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帝堯之子。謂之女暋氏。
豈不從氏絕句而讀之乎。夫氏者。所以號也。不一例也。易
傳曰。黃帝堯舜氏。左傳曰。陶唐氏。禮曰。有虞氏。左傳稱少
西之名曰少西氏。孟子稱景丑之名曰景丑氏。甚而物號
亦氏也。此記勸學篇曰。蘭氏之根。懷氏之苞。今於世本何
執焉。繪春秋公穀同。左氏作鄆。嫫力追反。屢於憲反。或曰。
釋鳥云。鸕鳳。其雌皇。堯二女曰倪皇。其有取於斯歟。御覽

引尸子云。妻之以媼。媼之以娥。列女傳云。長曰娥皇。次曰女英。世本作女瑩。漢書表作女瑩。由是推之。呂氏春秋勿躬篇。以尚儀為常娥。蓋儀古音娥也。娥皇猶儀皇。儀皇猶倪皇。皆聲近而異文爾。如五帝德篇稱倪皇者。尸子為近之。其先媼後娥。則互倒失之也。虞書云。鳳皇來儀。在釐降二女後矣。倪皇者儀皇也。同稱曰女區氏。皆鳳德也。或以女區氏及二女釋檀弓說之三妃失之矣。孟子稱二女與堯典同。此足徵也。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

謹案此君子一言。斯貫乎篇終者也。蓋其篇終之義。學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珠玉之光。天子貴之。而澤及窮民也。學如源泉之水。君子觀之。而德兼諸美也。其篇首則曰。學不可以已矣。先總挈焉。

釋曰。勸學篇古君子其皆資之者乎。其在諸子異文。皆古本徵也。宜采之為善本焉。曰。青取之藍。而青於藍。荀子作出之藍。或取之下有於字者。非也。以句中相礙也。曰。雖有槁暴不復挺者。當從荀子。其辭乃不蹙矣。暴步卜反。于越與春秋於越同。曰。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古通而猶曰而已日參焉。例文也。不察者妄改之爾。蒙鳩從荀子。以其言尤雅也。曰。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周官注云。槐之言懷也。故稱槐曰懷氏。爾雅釋木云。椶槐。或讀懷為椶。今讀如字。

古義然也。以物稱氏。假借之辭。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王褒賦云。幸得諡為洞籟兮。其名字及諡者。皆假借也。曰。聖心循焉。當從荀子。其勢由上文生也。夫螾之夫。荀子文脫。非原文也。曰。無絲絲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荀子文。絲絲作繡繡。蓋音義同。曰。心如結兮。當從荀子。如。或作若。蓋義同。而文之成聲不同。曰。玉居山而草木潤。當從荀子。或無草之為文。非洽也。荀子勸學篇與此記多同。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沔邪。水潦集焉。堯滿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謹案野猶鄙也。人不學則野。野則無人文威儀之飾焉。易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故賁之象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夫文明者非學何以能然。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沔邪下地也。蓋勸學以成賁飾。若學禮有威儀矣。其後言珠玉之賁者。喻飾之遠而有光也。言源泉之水者。喻學之近而逾明也。

釋曰。凡言野人者。謂其鄙人也。則野猶鄙也。引詩者。敬之文。史記云。汗邪滿車。言下地田也。汗與沔通。孔氏云。雖有學焉。不飾則野。非也。夫子路野哉。以其未文之以禮樂也。學不足也。論語所以必告之以好學也。如孔說。豈勸學之

義乎野哉說苑作鯉以為孔子告伯魚也或以改此記文非也夫安知孔子非述古歟記文自君子不可以不學至誰知其非源泉也尚書大傳有其文亦無專自鯉而言也曰水潦集焉集不作瀾當從大傳喜其潔也記下文自珠者陰之陽也至於寡孤獨不得焉管子侈靡篇有其文得上多與字與猶預也記下文言觀水者荀子坐宥篇略同促讀若据直也句讀若鈞曲也曰淖約微達當從荀子或從別本失之曰受惡不讓似包蒙當從說苑曰以注量必平當從四庫校本曰其萬折也必東似志當從荀子篇終二節注家以為旁及而汎言之非也

子張問入官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教不能勿措措音

謹案說文措插也教不能者獨指一端則易明勿他插也

插楚洽反 易以習反

釋曰盧注疑措為晉之誤非也易傳云晉進也夫教不能者欲其漸進於能豈勿進乎禮內則云措笏釋文云措插也從說文也今人恆言凡別入他端者皆曰插蓋古語之遺也以言此記文可矣記下文云失言勿踣盧注云踣邪也出言既失勿為邪途以成之是也成二年公羊傳云相與踣閭而語釋者謂其人相語一在門外一在門內也蓋踣在可出入間也則踣言可推矣記下文云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按者疑數字誤非也蓋忿怒而數速是不可忍

也能無訟獄乎詩行露云何以速我獄釋詁速數義同數色角反記下文言歷者詳尚書集注述疏梓材篇記下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又云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汗矣服當為僕上下文相應也君子南面臨官統諸侯大夫而言故曰羣臣僕禮運說可攷也前文邇臣便辟者乃涉後文邇臣便辟而誤衍便辟之文爾此偽家語誤同記當日邇臣者羣臣僕之倫也若表記緇衣惟言邇臣也孔氏廣森云便辟左右給使令者也此未察其為衍文而為之說爾孟子云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漢書佞幸傳贊云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漢書據論語友便辟之損也蓋以辟通嬖也便讀平聲如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以便辟使令者次邇臣以為羣臣僕之倫豈曲禮所謂佞人必於其倫乎詩采芣云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詩說云便便辯治也彼言便豈言辟乎如謂辟婢亦反論語友便辟其讀當然則以此損友而次邇臣亦豈其倫乎然則其為衍文之誤無疑也論語言子張者曰師也辟今告之曰邇臣便辟不正廉蓋示戒焉記下文云賢君良士必自擇左右是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此以君子一句結本節之文也便當為使蓋所使者左右在其中又可自左右而推之也其連文云欲名則謹於左右此誤以注文登為記文爾蓋盧注不察便為諱文遂釋之曰便所便習又以左右申之以欲

名釋欲譽。其後注本文殘。校者遂再誤焉。不然既曰邇臣便辟。豈可惟曰謹其所便乎。此記文言譽者數矣。何獨於此複言名乎。

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如神。

謹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民之離道。謂民離散之路也。佚與逸通。書多方言。桀紂圖厥政者曰。有夏誕厥逸。又曰。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皆佚政也。尊嚴而絕者。下情不上通也。卑賤如神者。下民不可欺也。盧氏說以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蓋上則絕而下則神。此從來世變皆無如何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釋曰。引爾雅者。釋宮文。偽家語以離道為叛道。非也。夫民去佚政。何謂叛道乎。記上文云。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此惟一句讀焉。句中若上者若務高則微讀可矣。其為文與尚書之曲達者略同。偽家語不得其讀而改之。非也。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在與

謹案詩說。莅臨也。盧氏曰。性為仁義禮智。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情者樂記所謂性之欲也。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性發為情也。於是知其性。則達諸情矣。盧氏曰。生謂性也。習。調節也。其說通。

於書矣。書召誥曰。節性。蓋性之欲為情。斯宜節性焉。以生有習者。以性生。故有教習而調節之也。民特從命者。民得性生之教習。特必從命也。

釋曰。盧注得之矣。宜有脩焉。盧注云。性為仁義禮智之等。情為喜怒哀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由今攷之。董子對策云。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此盧說所由也。孟子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蓋性者生之理也。非生之質也。根於心而生。四德皆信也。孔子易傳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亦該信於其中矣。盧注於此言等者。非以文未及信乎。而其理固可該也。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然則董子說雖亦以制節言之。而其說猶未悉歟。孔氏云。以己也。民生而有性。己生之後。復有習俗。因其習而治之。則民易從。孔說釋記言以者。強矣。彼曰。因其習而治之。其意則記本文所無也。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習有可因者。有不可因者。能概言乎。偽家語於此。鼠之云。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也。其言習者。自君子而言。豈記文之本義乎。記文。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此惟一句讀焉。句中至民之性。則微讀可矣。記下文云。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

之生其善也。言雖大罪至死而赦之亦以其善也。周官小司寇所謂議賢議能也。

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

謹案論語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此所謂外內相應者也。夫居之爲存諸心。內也。行之爲發於事。外也。中心無倦。是存此忠而不息也。忠以取信。是行其忠而皆盡也。安可外內不相應乎。論語稱子張問達者。孔子詰而言之。乃告之曰。是聞也。非達也。故此記言入官者。以安身取譽爲言。其卽所謂達也。夫達也者。外內無不相應也。釋曰。孝經言揚名者譽也。外內相應以實取之。則譽至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夏

中庸稱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非以實取之歟。論語告子張問政者。約此記文之要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詳顯孫師子張之官。衛將軍文子篇言顯孫師之行也。蓋稱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由是言之。子張問入官。豈空言哉。此記曰。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此記所謂身安譽至也。子張豈不能如孔子所告者哉。記下篇盛德盧注。言九室法施文者。詳尚書集注述疏鴻範篇。

千乘

以中情出。小曰問。大曰講。問去聲。講讀爲構。居候反。又如字。

謹案以中情出者。以國中情實漏出於外也。問謀也。講讀爲構。孔氏曰。戰國策交構之字皆爲講。是也。或曰。講如字。貪欲而講中情於外也。左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君子引逸詩言之曰。講事不令。周官士師邦諜注曰。爲異國反間。蓋聞其小者也。邦洵注曰。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蓋講其大者也。故司寇所屬士師治之。而孔子於哀公告之。後世外交而貳者。開焉。講焉。而國無執法也。斯國事危矣。謀達協反。

釋曰。僖二年左傳云。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漏軍情也。多魚地名。引講事者。襄五年左傳文。傳言其貪也。杜注釋講爲謀。或謂當以此記文之講釋之。其在後世。亦一義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夏

詩周頌酌篇。左傳作灼。其義通也。外交而貳。禮郊特牲說可推也。記上文云。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使知謂使其知若斯也。若後文言咸知也。或讀知去聲。非也。上文云。凡民戴名以能食力。此一句讀也。凡民則微讀焉。戴名者。若魯語稱匠師慶也。月令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誠。蓋戴名也。故此記文遂曰。以時成。以事立。三字句也。上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或以無命作典令。非也。上文云。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合。從孔氏讀是也。若順也。上文言蜚征者。蜚古飛字。釋言云。征行也。易本命篇云。或飛或行。馬融廣成頌用蜚征之文。上文云。庶虞草木。或無木字。誘也。上文云。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此呂刑鴟義之類。

也。所謂非義之義也。詩國風說。婦人謂其夫曰君子。此誘有夫之婦為義妻也。詳尚書集注述疏。阮氏以詩吉士誘之言其義。則與上下文不一例矣。記文何以統之曰凡民之不刑。蓋言其不法也。

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

謹案記上文曰。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禮說曰。殷眾也。殷書掌書眾民之版者也。故為眾名屬籍焉。周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蓋殷書亦其類也。魯哀公時。民屬散則名不升矣。後世以稅地統役丁。而戶口之籍無稽。於是言民數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辜

乃據一時存錄之文。輒稱之曰四萬萬。是烏知古者兆民無虛籍視之如家屬然哉。比毗志反

釋曰。釋此記文者。其義皆公言也。今述之以通時務焉。

四代

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華音花知與智通

謹案華者實之發。實者華之本。聖之集大成者。異乎一偏之聖。此由其知之大而發也。知者知而弗去。是謂貞固足以幹事。此仁之本所由立也。

釋曰。知古通智。今讀記文。乃知孟子言聖言智者實自此而開之矣。故本孟子說以釋此記文也。言貞固者用易文。言也。記上文。可哉不作何哉。其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

聞也。洪氏頤煊云。管子曰。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蓋其義亦同。記上文云。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孔氏云。伯夷。虞史也。眇。小也。言此六法六府為堯舜之小政。是也。周書祭公篇云。追學于文武之蔑。蓋蔑。小也。其為文略同。或以後篇虞戴德言三常者而改二帝。非也。方譯四代。乃稱二帝。故必畫而明之曰。昔夏商之未興也。如稱三常。安用某代未興云乎。且本篇豈不言三德乎。何為於此。遽言三常乎。洪氏引管子之三常。汪氏照引陰符之三常。視彼據後篇言之者。尤非也。其曰。辨歷大道。以時地性。此大道當為天道。傳者之譌也。其言地宜及高山大川者。喻其人也。所謂表儀也。所謂眾有美焉者也。洪氏云。言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辜

名都大邑。必有賢聖處焉。是以為喻其地也。豈叶乎。上文云。曰。由德徑徑。此五字當在何以哉之下。曰。上脫子字。因致誤兩。汪氏照本當從之。徑如算術之徑。謂直達也。

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脩國脩政。

謹案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問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之。蓋建國建政者若斯也。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其言仁政者。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蓋脩國脩政者若斯也。易以智反。耨奴豆反。釋曰。荀子榮辱篇云。請問為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

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榮也。榮圓而水圓。君者盂也。孟方而水方。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此荀子有爲而矯異之言爾。豈未聞虞史伯夷所言者歟。荀子下文云。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之所言。非脩國脩政而何邪。景古影字。記上文云。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蓋稽考也。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酒誥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呂刑曰。惟貌有稽。斯人道備焉。省悉井反。上文云。君藏玉惟慎。用之惟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今攷下惟或作雖。誘也。慎者敬也。言雖慎可乎。言雖慎而敬可乎。愛謂私愛也。五等執玉。弗以私愛而加其等。用民而官人者亦如之也。故云。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墨

有差。此孔子欲感哀公用。今所薦之言也。注家諸說皆未洽也。差楚宜反。上文言民徵者。如文王官人篇六徵之徵也。

虞戴德

黃帝慕脩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謹案此記文。黃帝當微讀焉。言黃帝者。舜慕其道而脩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脩之從可知也。堯老舜攝。故此記言舜而堯可諒焉。蓋黃帝之道在丹書之敬矣。敬則明矣。孝經統上古而稱先王者曰。則天之明。呂刑稱虞帝教民之功者曰。德明。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墨

惟明。今總言其明之法。天化民者而稱其慕脩之曰明。此首提其要也。施教于民而言開者。易所謂開物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天下民明德之化上本乎天也。物之化於其天性者。無不遂化而興。則曰物必起。由是之故。有虞氏之民皆命而弗改以戴德也。

釋曰。引易者皆繫辭傳文。丹書詳武王踐阼篇。物必起。讀三字句焉。其上句也。字爲拖下之辭。斯其氣盛則長短皆宜。汪氏照本以其短而移前文開字益之。以爲開物。未察於古文法也。易繫辭傳云。開而當名辯物。又何說乎。樂記云。述者之謂明。今言脩明非惟述明也。記下文云。此上知所以行斧鉞也。此字下或有以字衍文也。言到行者。到古

倒字。孔氏引說文釋之。當矣。今詳孝經集注述疏後答問。下文云。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此互文也。不忠不順。不孝必刃。下文言示威者示等威也。言率名者。若禹貢某州某物。大率皆名之也。陳六律呂。周官所謂六律六同也。其心志端。汪氏照本當從之。

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明古音亡。比如字。慶古音羌。

謹案釋詁曰。明成也。事非明不成也。易言乾之統天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故天事曰明。釋詁曰。昌當也。謂承當也。易言坤之地道代有終者曰。承天而時行。故地事曰昌。比者象而則之也。兩者天地也。易言占事之筮者曰。分而為二以象兩。孝經言民之行者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慶

詩傳曰。慶善也。易言事之由來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人事曰比。兩以慶。此申言上文三常之事也。記文用韻焉。

釋曰。引時成者。易象傳文。引承天者。易文言文。下引積善者。同。莊子云。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彼亦言乎地之昌也。引象兩者。易繫辭傳文。慶善。詩皇矣。毛傳義也。孔氏洪氏讀比。毗志反。豈叶乎。後篇諸志云。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惟民是嬉。汪氏照本於虞戴德此文益之云。人事曰樂。比兩以慶。非也。樂古音五。教反。非相韻也。記下文云。此惟官民之上德也。上與尚通。民人也。言天下國家之平治。此唯貢士

官人之尚德也。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遂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曰。亦言其人有德。此文王官人篇所以稱變官民能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懃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更平聲。懃與昏通。

謹案三代。夏殷周也。更謂變革。小戴記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故哀公意變革所更者為道。而孔子否之。猷謀也。詩小雅曰。天保定爾。遂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所謂德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慶

保也。懃猶昏也。左傳曰。桀有昏德。故誓則稱紂昏棄焉。召誥言夏傳子者曰。天迪從子保。言殷格正夏者曰。天迪格保。而皆曰。今時既墜厥命。所謂保懃乎前也。大誥曰。與我小邦周。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所謂以小繼大也。示古通視。孔子言聖人之道。不在更制典物。而在謀德保。其保既懃乎前代。明今當謀德保也。殷克夏。周克殷。以小邦繼大邦。其更制前代典物者。欲變民觀示從前者爾。蓋其德保之道不在斯也。長丁丈反。釋曰。孔氏疑桀紂字誤為保保。洪氏以廣雅通之曰。葆葆。茂也。皆非其本義也。猷謀。釋詁文。引左傳者。見宣三年。大戴禮少閒篇言桀紂者。皆曰德昏。蓋無以為保也。引召誥

者詳尚書集注述疏。觀示用釋言義也。記下文言老彭者。詳論語集注述疏而章。五帝德篇云。舉舜彭祖而任之。此在堯時矣。或謂彭祖即大年之老彭也。此不足徵也。記下文言祔者。孔氏謂盛服也。祔讀若附。其曰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大夫士庶人皆然。獨舉庶人者。欲不迫切爾。庶人且戒之。況大夫士乎。言穡者。地事莫重於穡事也。舉穡則天事之福人事之長。皆可見矣。故終舉焉。洪氏本改之。非也。

誥志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幼與通

謹案說文。史記事者也。虞書堯典。煥乎其有文章。孰爲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史哉。今據此記而猶可知者。其虞史伯夷乎。五帝德篇言舜時者曰。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即虞書所稱咨伯作秩宗者也。其史職在主禮之先歟。此猶龍在舜時作納言。而在堯時則龍與夔同典樂矣。五帝德篇言堯時者曰。龍夔教舞。

釋曰。洪氏於四代篇說云。伯夷虞史典禮者。此於文未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有祝史之稱。易巽象亦稱史巫矣。豈不淆於典三禮言祭者邪。夫伯夷之稱伯也。以國語參詩傳。蓋在外諸侯爲四嶽之伯也。今入而在內。爲史焉。爲秩宗焉。何其才之兼人也。記文自釋明與幽而終其說曰。此謂虞汁月。皆伯夷說也。其釋明與幽者。詳尚書集注述疏

堯典篇。汁與協通。孔氏謂即虞書之協月。是也。記上文稱周太史者。孔氏說以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斯不如闕焉。以周官固別有大史之官也。太與大通。主祭於天曰天子。

謹案白虎通云。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非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蓋天子之稱由是始矣。故孟子辯堯舜時。每以天子爲稱。此非以殷周之稱追而通稱之也。此記誥志篇稱天子者。非及堯舜乎。夫由禹以來。王之稱至春秋時而僭矣。於是乎春秋特書曰天王。迨戰國時而王之稱濫矣。於是乎秦以皇帝稱。其在後世而皇帝之稱濫矣。其不敢濫者。天子之稱也。記曰。主祭於天曰天子。大矣哉。豈不以天其子之而後能主之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釋曰。易繫辭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遂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天子治天下者也。互詳孝經集注述疏。天子章。記下文云。雒出服。河出圖。孔氏說云。服馬也。詩曰。兩服上襄。今攷易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雒與洛通。孔以爲不必河恆出馬。故以雒出馬言之。非也。易豈妄言乎。釋詁云。服事也。鴻範九疇。本雒書爲大法。皆人事法天事也。故曰雒出服。莊子云。九雒之事。其言有由也。莊子天運篇可攷焉。洪氏云。服讀爲負。失之矣。微論所讀非古音之近也。即謂神龜負文以出。而其爲言惟曰

出負可乎。記下文云。胤使來往。地賓畢極。賓與濱通。洛誥稱周公曰。子乃胤保大相東土。釋詁云。胤繼也。繼大保爽而往也。則胤使可推也。洪氏云。胤嗣也。古者虞書教胄。亦有如漢蠻夷遣子入侍之禮。非也。釋詁。胤嗣義同。堯典云。胤子朱。然以言此記文。不亦誣乎。何以其事無徵文乎。相讀去聲。

文王官人

謹案詩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作育人材而能官之也。周書立政篇。則周公以文王官人法而陳於成王矣。其法由皋陶謨九德官人之要道而推之也。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何其明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要

哉。若文王官人篇。則又以立政之義案諸人事。靡而翹之。以分陳其略也。周書官人篇序曰。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謂周史作官人篇也。此與尚書序稱某事作某篇者例同。非謂周公作也。昔者文王以六徵告太師尚父。若此記文王官人篇是也。其後周公為太師。以成王訪之。述文王言六徵者而陳之。若周書官人篇是也。故周書題曰官人。而不曰文王。記曰。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皆悉數焉。而周書乃舉要而惟言六徵。然則大戴禮此篇實采之禮古記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者。而非采之周書也。昭然矣。後儒不見禮古記而見周書。遂謂自周書采之。豈其實乎。故彼此篇同而異文頗多。則以

傳之者異爾。學者慎擇焉可也。記曰。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為政篇述之矣。記曰。以其見占其隱。曾子立事篇述之矣。且立事於人言觀者十有一。皆與官人篇略同。當互參之矣。周書曰。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此試之以術焉爾。乃與莊周寓孔子言為九徵觀人者略同。豈文王而出此乎。記曰。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則與周書文不悉同而義勝矣。記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周書曰。臨之貨色而不過。則周書勝於記焉。夫若此類者。君子皆因其人適然而觀之。非自以之試其人而觀之。可不辯歟。古書口傳者多。每損益其辭。能無失其義歟。曾子曰。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要

常也。以是例之。其庶幾乎。父音甫以其見讀。見賢遍反從音縱。釋曰。三宅三俊。詳尚書集注述疏及論語集注述疏。視其所以。章言太師者。據保傅篇及尚書君奭序也。言九徵者。據莊子列禦寇篇也。周書今不曰逸周書者。則尚書說逸文詳之矣。靡而翹之。小戴記儒行文。

乞言勞醉而面於敬 勞去聲

謹案內則言養老者曰。三王有乞言。蓋既養老而求其教言也。王制言成歲事者曰。休老勞農。孔氏穎達曰。卽十月祭蜡時飲酒勞農也。周官酒正言饗耆老者曰。共其酒。無酌數。鄭氏曰。要以醉為度。蓋於勞農時而養老。是勞醉也。周官籥章注可攷焉。今言其隱於忠孝者。則當國中養老

人衆之日。而面爲孝子敬愛其親也。是僞飾以得其名也。
供與

釋曰。小戴記月合有勞酒之文。今勞醉例同。盧注云。醉言
悴也。孔氏廣森說云。乞求也。求人言其勞悴。以爲孝名也。
皆非也。夫篇中於觀誠言醉之者。如字言之。今何爲同在
篇中而以醉通悴乎。孔氏於下文說云。忠孝猶誠孝也。是
也。明其隱於忠孝者僞也。如求人言其勞悴。則所求之人
知其僞矣。何以得其名乎。記上文言淹之以利者。孔氏說
以儒行曰。淹之以樂好。是也。上文云。其貌直而不侮。周書
作不止。當從之。蓋止容止也。孝經曰。容止可觀。今質直者
有不然而也。蓋與詩相鼠譏人而無止者不同。舊說釋止爲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肆

留。非所以說貌也。記作不侮。則不必有質者而然也。殆傳
禮者不達止之爲文而改之爾。上文云。飾其見物。謂著見
之事也。見賢遍反。上文言勢氣者。周書作假氣。此可兼從
也。今人亦有謂其人一時氣勢者。其意亦與勢氣同。上文
云。愚怒者也。周書云。愚依人也。蓋依人之文。殘合而譌爲
怒也。當曰愚依人者也。校者或改之。豈叶乎。四代篇云。依
勿與謀。今謂愚而依人者之偏執也。孔氏說。釋自慎爲自
順。是也。古字義通。上文云。妒誣者也。有始字者失之。上文
云。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此五者性發爲情。故從其本
而亦稱之曰性。今之人稱喜怒哀爲稟性。蓋亦然也。上文云。
懼色薄然以下。蓋薄迫也。晉語注義也。上文云。雖欲故之。

中色不聽也。周書故作改。非也。失其爲文之善矣。欲故之
而不聽其故。此其文固相應也。中色者中所發色也。上文
云。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慮誠不及。佯
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
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此者。隱於知理者也。惡烏路反。錯
七故反。知理讀知若智。蓋物猶事也。府聚也。呂刑曰。惟府
辜功。其爲文同。言推求前事。惡人之忠盡其事。惟聚所知
前事焉。以首居其成功。故周書約其文曰。前總唱功。言於
前事總聚其首唱之功也。其事有所不足者。則輕少之以
自掩。其慮實不及。佯詐爲不言其事。彼內心之知實不足。
外色則示人以有餘。明其所以惡人之忠盡其事也。故知
謂其宿所知也。錯與措通。措辭置辭也。動人動其人不知
此者。令驚聳也。人爲所動者必美其多知。彼乃自順其美
而不讓。或措辭而不遂。終其辭。令人莫知其情實。其隱託
於知理者有如此。由今攷之。舊注宜脩之而叶矣。記文。府
知物焉首成功。此七字句也。易傳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孟
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其例也。昭十二年左傳有不爲怨
府之言。釋者謂怨之聚也。今反之。則爲功府矣。校者不知
而輒議改之。非也。上文云。有道而自順用之。此豈見其隱
於文藝乎。周書有作假。用作因。其義當矣。其言敬再者。周
書作亟稱。當從之。夫敬則何隱乎。
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肆

生焉曰忠孝者也。

謹案孝事其親而言忠愛者明乎中心之孝而非面爲之也。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內則曰。以其飲食忠養之。所謂中心爲忠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由是而推矣。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今日敬以安。斯其本忠而爲孝也。於是乎實至名歸。則人以名其孝矣。論語稱人之言曰。孝哉閔子騫。蓋人以名也。非孝子要名也。故如孟子言兄弟無故之故。今日故不生焉。孝子居家理也。曾子立孝篇曰。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懼猶歡也。與平聲養去聲要平聲

釋曰。此無盧注。孔氏疑安爲要。戴氏校本名字倒在故下。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皆非也。以失其讀而失其義也。歡周書作驩。蓋義同。周書又於此異文者。諺也。荀子云。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汝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疇蒲眠反。疇章尼反。皮堅厚也。與平聲。繆謂不衣。詩說。聊願也。蓋言其辭色之不敬如此。可參此記文矣。記上文。言隱於

交友者。當以記與周書相正焉。其文曰。比周以相譽。彼此文同。其文曰。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從周書文。其文曰。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從記文。其文曰。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從周書文。其文曰。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從記文。比毗志反。微如書徵庸之徵。知賢者可徵庸而爲左右臣。故己雖與賢者不同而亦交矣。以交則己因取重焉。見謂著見爲衆知名也。克能也。貌能以之爾。斯所謂面交也。記文。懼忠實懼不二字。篆文之殘以誤也。既誤。乃益其上句。而本義迷矣。上文云。莊而安人。此仁之由敬而成也。曲禮言毋不敬者曰。安民哉。論語曰。脩己以敬。遂曰。脩己以安人。此論語稱仁能守之者所以必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聖

莊以泣之也。周書言有仁心者。其文其義皆不如此。記所傳遠矣。其必後人竄之歟。周書云。曰。有守者也。曰。有經者也。記文當從之。下文云。迷隱遠而不相舍。蓋至友在憂難中有然矣。迷者失道也。易坤彖傳曰。先迷失道。論語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同何敢死。此迷而失道在後也。隱謂憂痛也。詩國風曰。如有隱憂。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子路曰。奚居隱也。此隱而憂痛絕糧也。雖迷雖隱以從之在遠。而亦不相舍也。非至友何能乎。記此文與周書同。校者不得其說而議改之。非也。下文言位志者。謂以勢位爲志焉。得位則就而來。失位則叛而去。舊說失之。下文言望譽者。望如字。盧注以爲字誤。非也。

易无妄史記作无望。蓋期望則妄矣。盧注云。征行也。盧從釋言義也。下文言質不斷者。謂質正之而不決也。大論周書作大倫。蓋古通也。華。謂華而不實。誕。謂誕而不經。蓋浮華而放誕也。故言視中者曰。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放。蓋其中可知也。華讀若花。

先則任賢。

謹案小戴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又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此所謂先則任賢也。古者聖賢皆通稱。孟子稱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禮

釋曰。引小戴記者。文王世子文。春官者。周官大宗伯掌禮之官也。鄭注云。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先聖周公若孔子。秩常也。節猶禮也。

用兵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

謹案上文言兵所由起者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此則原其生於性生中之非喜而怒者焉。樂記云。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釋曰。呂氏春秋云。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蓋由此記焉。樂記言先王統上古而言也。今据此用兵。篇言後世稱其人者。則云。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

今若存。非統言歟。或疑其文譌者。未審之爾。易繫辭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禮運言上古曰先王。魯語言堯制曰先王制。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皆其例也。威致者。威至也。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少閒

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度徒。謹案狀謂行事之狀也。史記言舜在堯時。殛鯀者曰。行視鯀之治水無狀。蓋無功狀焉。然則堯取人以狀矣。若取舜者。則以衆稱其孝狀也。色謂德容之色也。虞書曰。賓于四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禮

門。四門穆穆。言舜所賓者容色之敬也。左傳說舜舉十六相。禹列其中。即為容色穆穆之賓焉。然則舜取人以色矣。言謂獻納之言也。皋陶謨陳言而禹美之者。則曰。禹拜昌言。史記言其後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然則禹取人以言矣。聲謂合聞之聲也。史記曰。伊尹處土。湯使人聘迎之。此孟子所稱三聘於有莘之野也。明其為處土有聲。而湯求得焉。然則湯取人以聲矣。夫以狀以色以言以聲。皆取人者所備至也。特四代各於其著者以為名爾。故文王則兼之。周書立政篇。大戴禮官人篇。皆見其兼度焉。然則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矣。從古以來。取人之效。莫大乎五王也。故曰。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蓋孔子告哀公

以四者取人之不可缺也。盧氏稱說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相去聲 周去聲

釋曰。盧注云。觀其容狀施發。盧意亦以行事之狀而言矣。

惟其無釋聲者。又不能專從以度四代之說。而先曰。四代

據文距殷。故其釋以度曰。觀其志度。於是孔氏說云。四代

篇子曰。貌色聲氣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是異於

五王貌色聲偏取其一也。洪氏說云。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以治天下如此。謂堯典錄於虞書。唐統於虞。故稱四代。皆

似而非者。戴氏校本。於以度此四代刪此字。亦非也。記下

文云。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

是以同狀。孔氏說以中庸曰。取人以身。是也。豈不明此狀

禮記子思子書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樂

非狀貌乎。則聲非聲音可知也。其所謂視望者。豈聽聲乎。

亦豈徒察貌色乎。諸經中有言湯取人以聲音者乎。堯舜

有以貌取人者乎。皋陶謨九德官人之法。安在乎。記下文

云。公曰。以子相人。何如。此相人者。觀人之謂也。通鑑言趙

平原君。自以失毛遂也。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此豈如

荀子非相篇云乎。比相皆去聲。史記錄湯誥云。昔蚩尤與

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此罪狀也。在黃帝時矣。

予古通與。弗與猶弗取也。反而觀之。則堯取人以狀者。有

由也。記下文云。以容事天子。盧注云。謂忍而臣之也。此以

忍釋容焉。今本容誤作容。洪氏云。容當為意。說文意敬也。

古恪字。今以盧注攷之。容固原文矣。此舊本也。惟以容忍

而言。豈文王服事之敬乎。呂氏春秋過理篇云。文王貌受。以告諸侯。奚可言容事邪。呂氏春秋行論篇云。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斯非以禮事邪。蓋容者禮也。言以禮事天子也。史記儒林傳曰。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明乎容者禮也。

公冠

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高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年讀為

謹案於民言近者。以天子之貴。患不知親民而遠之也。年

說苑作佞。當從之。蓋聲近而譌。爾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

禮記子思子書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樂

其例也。論語曰。遠佞人。佞人殆。古者農謂之穡。以稼穡繫

民食。當嗇愛而重之也。嗇於時者。愛農時也。書無逸言周

公告成王者曰。先知稼穡之艱難。此冠辭之意也。稼穡為

本富。其嗇於時者。乃惠於財矣。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

民年賢韻也。時財能韻也。未句則句中亦韻也。冠去聲

釋曰。引說苑者。脩文篇文。蓋劉向据禮古本焉。晉語言惠

公背賂而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此佞古音讀

若年也。今攷諸國語。趙文子冠而見諸大夫。其賢者皆為

告戒之辭。非當祝長年時也。方冠而以長年祝之。豈吉語

乎。且曰使王遠於年。孰能使之乎。孟子稱伊尹使是君為

堯舜之君。豈不能使王遠於佞乎。惟遠於佞。故近於民。無

小人蔽之也。詩小雅云。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
畷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蓋曾孫者成王也。其近於民
何如也。冠辭兆之矣。攘如陽反。朱子云。攘取也。郊特牲云。
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謂先農司農也。故曰。祭百種以報嗇
也。禮運樂記。能作耐。古文然也。史記天官書。以三台為三
能。古音也。續漢志注引冠辭云。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侯。近
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此好異者。益其辭爾。豈其為達而
勿多也乎。其益多者。豈古文法乎。亦豈古音乎。夫遠於侯
者。以其不祥也。今合遠於年。以為文。豈以為不祥乎。其嗇
於財之文。何其若上若下而皆不安乎。大戴禮公冠篇。至
成王冠辭而止。蓋采之禮古記焉。其後附孝昭冠辭。又附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本命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
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
謹案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蓋
其繼之者。斯分於道焉。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遂曰。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蓋分於道謂之命也。性由命而成。天
惟命善而已矣。其道一也。其成之者。斯形於一焉。故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性麗形以存者。道所由分。蓋形於一。
謂之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明乎命則分
於道而性成也。明乎性則形於一而道存也。易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蓋陰陽之道。其化則生也。其盡則死也。
鴻範曰。考終命。蓋考成而終其命。則性生所分之道成始
遂以成終。故命者性之終也。欲成終者可無終乎。則必有
終矣。

釋曰。盧注宜有脩焉。孟子言君子所性者。則曰。分定故也。
以天命之性分於道而為性分也。引成性者。易繫辭傳文。
下引形上及死生者。同。其傳云。成性存存。言道存也。引分
義者。易說卦文。易賁象傳云。分剛上而文柔。是迭用者亦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分也。偽家語於此云。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
則必有終矣。彼竊以言之。竊者。非失其義之精乎。記下文
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禮之象
五行也。其義四時也。今攷大學鄭注云。機發動所由也。此
言禮文之變。皆三百三千所發動也。遂言其文變也。皆禮
文之有象義也。盧注云。機危也。豈叶乎。其文變也。此句也
字為拖下之辭。與上句別。孔氏疑為衍文。汪氏照本且刪
之。則未察於文法爾。記下文云。喪婦長子不取。或作喪父
者。誘也。喪婦自女之父而言也。其無所受命者。謂無母之
教命也。
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

謹案易曰。生生之謂易。謂陰陽變化也。今故以易之生者而言。

釋曰。引易者。繫辭傳文。其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乾大生而坤廣生。此易道所由成也。記下文言禽鹿者。猶周官以羔為禽也。史記李斯傳有禽鹿之稱。記下文云。食桑者有絲而蛾。謂蠶也。天下之大利也。詳尙書答問禹貢篇。以上禮記儀禮周官大戴禮共補正二百零六條。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卷四

附錄

事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終

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

曾子注釋

揚州阮氏
經室

曾子十篇敘錄一卷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脩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竝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為博而其行較後儒為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

曾子注釋 卷首

以為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
順考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
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

曾子立事第一

元案曾子曰省其身者也此篇所
言皆修身之事宋高氏似孫王氏

應麟所據篇目皆為修身今本作立事者大戴
本與高王所見本不同也茲仍大戴舊題又大
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書入于
雜記之中識之以別于他篇也今以大戴所收
曾子為據故標題
仍冠曾子二字

曾子本孝第二

曾子立孝第三

曾子注釋

卷首

二

曾子大孝第四

曾子事父母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六

曾子制言中第七

曾子制言下第八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天員第十

漢書藝文志儒家曾子十八篇

名參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儒家曾子二卷

目一卷魯國曾參撰

舊唐書經籍志儒家曾子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儒家曾子二卷

曾參

宋史藝文志儒家曾子二卷

右見於正史目錄者五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曾子二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曾子二卷曾子者魯曾

參也舊稱曾參所誤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

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耳漢藝文志曾子十八

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

曾子注釋

卷首

三

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

豈樊宗師歟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

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

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

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子從父詹事公嘗病

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

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

人也是以文字回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

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為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會

子云

鄭樵通志藝文畧曰曾子二卷目一卷曾參撰章俊卿山堂考索曰曾子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員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摭出而為曾子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曾子十卷凡十篇具

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谿楊簡注

高似孫子略曰曾參與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

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

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員已見於大戴禮篇

曾子注釋

卷首

四

為四十九至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

少異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曰曾子十八篇隋唐

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

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

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員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為

四十九至

五十八 蓋後人摭出為二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曾子二卷

元吳澄文正公集曰豫章周邊古曾子十篇參

合諸本訂其同異明其音訓

朱彝尊經義考梅文鼎曾子天員篇注一卷存

元按杭世駿道古堂集梅文鼎傳亦著錄此篇元從梅氏後人訪之云已散入天算叢書中未

有專書單行也

右見於諸家著錄者十以上皆據舊本

四庫全書提要曰曾子一卷宋汪暉編暉字處微

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間咸淳十年其孫

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廷得贈通直郎考漢

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

曾子注釋

卷首

五

志亦載曾子二卷龜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

卷十篇稱即唐本高似孫子略稱其與大戴禮

四十九篇至五十八篇及雜見小戴記者無異

同後人摭拾以為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并稱有

慈湖楊簡注是宋時元有曾子行世殆暉偶未

見故輯為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

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

第六中闕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

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標云內篇養

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為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論其常也師行無遷主又籌其變也二問相承義實相濟故孔疏通為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蓋貴命也入周禮節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篇文義殆為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弔乎數節為例尤屬不純然漢本久逸唐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頗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存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夢斗進表稱有暉自序而此本佚之僅有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

曾子注釋

卷首

六

曾子注釋

卷首

七

選序四篇明詹漢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暉本編為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為書故分著於錄焉元案暉雜采曾子立事前五篇自曾子制言以下皆不全
 采錄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曰曾子二卷寶祐時趙汝騰編
 宋王應麟小學紺珠曰曾子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劉清之子澄集錄
 元吳澄文正公集曰宋清江劉清之病曾子之粹非十篇所該別輯新曾子七篇篇分內外雜朱子識其卷首
 明王圻中續文獻通考曰曾子遺書戴良輯
 倪燦宋史藝文志補儒家類戴良集曾子遺書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章樵集曾子十八篇元案國朝倪燦宋史藝文志補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曰曾子一本宋鳴梧編曾子全書二卷元曾承業編元案四庫全書附存目錄作曾子全書
 三卷明曾承業編承業蓋元末明初人曾子誌六卷曾承業編子

曾子二卷元徐左達編元案曾子誌今寧波天一閣尚存其書

右九家皆後人雜采他書以意編集非曾

子原文

元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為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為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考為第三本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

曾子注釋

卷首

八

題紹述本者紹述即樊宗師名此昭德所據唐本為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辯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為第五本楊氏簡即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為第六本今第一篇為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畧文獻通考山堂考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

蓋同為一書此第八本周邊曾子音訓十篇

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

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下

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為之今附錄於

後不足數也近時為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

召弓學士文昭校盧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

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 武英殿聚珍板

本有曲阜孔搗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

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

曾子注釋

卷首

九

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校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考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即下已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戊午夏六月儀徵阮元敘錄於浙江使院之擘經室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冬十一月重彙

謹案北周書盧辯傳辯字景宜范陽涿人舉秀才為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後出為宜州刺史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藝文志載曾子十八篇久逸今所傳之十篇乃後人從大戴分出者鼂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有題曰紹述本者豈樊宗師歟案新書樊澤傳澤河中人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

曾子注釋

卷首

十

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韓昌黎為作墓誌稱其著述甚多是時未有刻本鼂氏所云紹述本者或傳鈔之本歟嘉慶戊午儀徵相國注釋是書彙於浙江使院板藏揚州福壽庭燬於火乙巳冬以初印本重彙命門下晚生劉文洪王翼鳳同校并識

曾子十篇卷一

揚州阮元注

曾子立事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

森若曾參之參晉灼讀參為宋昌參乘之參音近

義同曾子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

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立事者曾子弟子

所題篇名此篇皆論博學篤行慎言遠患善義忠

信事君父敬師長交朋友教子弟之事不為空言

高論惟以實事立訓故曰立事大戴禮記第四十

九今為曾子第一高似孫子畧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並引曾子首篇作

曾子注釋

卷一

一

修身與今異者大戴篇目與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晉灼又讀為參乘之參初三反者古音相近不假分別所林初三二反皆取三人同與之義參星亦以三星相連得名晉灼所讀見高氏子畧武城有二南武城在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徒言武城則在今山東費縣西南孟子所言曾子居武城乃費縣也史記所言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四氏學龔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亦在嘉祥作孝經見史記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求其過虛僕射辯云省其身彊其所不能去私欲

從事於義可謂學矣不能者難學之事彊勉彊也

去私欲從義公也故學無私黨不是其所能攻所不

能釋曰大戴官人篇曰強其所以不足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釋曰孔

檢討廣森云學如不及唯日不足元謂及時及少壯

時也釋曰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知少壯時者本篇

以善聞則釋曰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釋曰學者患

求高名而畏避難能之事故君子苟知義之所在雖

難必勉強行之若事易行而可立虛名者君子不為

也釋曰孔檢討云辟音避元案日日就業釋曰曲禮曰

所習必有業釋曰文選開居賦注引此二句無夕而

自省釋曰省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國語曰士朝

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

安釋曰省訓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釋曰思將終

身行之若子路終身誦之是也釋曰聚珍板君子學

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釋曰曲禮曰請業則起曾子問王

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

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

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

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此承

閒復問之義也釋曰王言見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

也釋曰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

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

罕可見知然如今儀禮十七篇儒者已苦難讀曾子

時禮經在魯篇弟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

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

會子注釋卷一三

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

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會文學之博同於游

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智惟孔

子可稱為魯釋曰博訓本既博之患其不習也釋曰會

子自省曰傳不習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記曰視

博習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

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釋曰盧僕射云貴不以己能

而競於人釋曰周髀算經陳子曰夫道術所以難通

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曰君子博學患其不

也日本國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曾子作既習之忠其不知也今從之今各本皆作無知也羣書治要又作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此唐初古君子之學致本今亦從之今本皆作貴其能讓也

此五者而已矣致致密也禮器鄭氏注君子博學

而孱守之孱進也會子美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曰曾子守約

孱進也進小乃博之反若訓謹義與此微言而篤行

遠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戴淺作孱

篤厚也孔子曰篤行之篤訓本爾雅孔子

中論貴驗篇引微言而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射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曾子注釋 卷一 四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不安也

悒悒下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數猶促速元謂行無避難急名之心不求促速而自

有名事無徇私欲速之心不求促速而自有成孔子

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曾子曰君子功先成而名隨

之說苑雜言篇 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

以顯父母秉執也秉之謂執其成詩曰誰秉國成孝

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本爾雅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 憚憚勞心也

但通詩齊風曰勞心怛怛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

微幽也盧僕射曰殄亦絕也元謂人有小學微善皆

知而稱之 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

也 微匿也善行可秉故願人知

苟吾自知也 孔檢討云屈原曰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元謂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不

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云勿勿猶勉勉 禮記祭義勿勿乎鄭注云勿勿

曾子注釋 卷一 五

密勿同心詩十月之交 勉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

勉勉從事勉勿通也說文勿以起民故遠稱勿勿是

勿勿於賤與此義不相背而適相成也 君子禍之

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

己也 與及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善訓惡以惡訓不善等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辱及身善不得與不善及己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

詬 恐為人所辱詬也詬罵也

者左哀八年曹人詬之 杜注嗜欲思恥忿怒思患

十七年閉門而詬之 杜注嗜欲思恥忿怒思患

嗜欲者必得恥縱忿怒者必及患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戰戰恐也曾子誦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訓本君子慮勝氣以思慮勝其血氣也盧僕射云

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

此事必可以言之於世言之必思復之

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元謂太叔文子曰君子

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復謂思覆行之絕無偏

做得文子語見左襄二十五年復義見論語孔注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

覆行若有偏做則悔其前言矣亦可謂慎矣

孔子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

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人信其言

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復宜其類宜讀若詩宜爾子孫宜其家人類謂朋

類即信言行之人孝經引詩曰孝子不匱天錫爾類

類宜其年

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先王言行傳今久

矣君子言行信今傳後亦如之

君子萬壽無期則周時處所見本是年字

亦可謂外內合矣

未問則不言

文也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未問不言者孔子

日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不行其難者

日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

者則大鳴故待問者如有兩問亦不先以難者彊之

行

滅之

故君子夙絕之

之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豪末不札將尋斧柯

能亦樂人之能也

反是則媚嫉以惡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己雖不能望人能之反是則引人同入於不能忌人

之長恐形己短本說文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

也盧僕射曰不促速之元謂恐其畏難反退故曰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入官篇羣書治要趣作趨惡人

之為不善而弗疾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故顯加人以小人之名又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徒疾之太甚者必激為亂鄭君康成論語注曰不仁

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疾其

過而不補也疾其過者君子自病其過也王編修

引之云補讀為遂遂古文補字形相近之訛也賈誼

曾子注釋

卷一

八

過秦論曰始皇遂過而不變盧注云補請改也

相背且以疾其過之其字屬人不屬己則此意又與

上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相背又此句而字為反

轉與下句而不伐也而字例同故元謂此二句乃君

子自治之力與篇首君子攻其惡求其過二其字屬

君子己身而言之例同朱學士筠謂補猶文飾其美而

不伐也檀弓曾子有盡飾之道禮器曰禮飾回增

美質有功曰伐故自美其功曰伐左莊二十八

也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自稱其美則無進益自

遂其過則不改悔顏子曰願無伐善孔子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補則不復矣亦誤解補字也君子不

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盧僕射云謂不億不信

不逆詐不說人之過說述也謂不揚人之過

釋說為解說孔注謂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

為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元案此

取義太深非曾子本意也訓說為述義本釋名而成

又案盧注四字元本無盧學士據程榮本增入而成

人之美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治要有而字存往者在來者盧僕射云在猶存也

今本皆無存往者在來者盧僕射云在猶存也

孔檢討云存在皆察也察人往行來行知其過改否

察本爾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

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與許也有常無變更

曾子注釋 卷一 九

也盧僕射云德不孤與訓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見其一冀其二

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孔檢

討云雖冀人為善之心無窮然其人止有小德一善

者亦不責難求備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來

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來

者之事不能豫立由於不知戒慎往事故孔子曰往

者不悔來者不豫孔子言見儒行戴校去之不

謗去友不毀去國不怨就之不賂不以利交不

以祿仕亦可謂忠矣。忠於君友，即夫子貫行忠恕

之道。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無私矣。難舒諂縱乃

恭安遜寬之過也。尚儉者，卑能惠也。欲惠于人，不能

儉也。徑如句股之弦也。行徑踰者，徑亦有直義，但路

之方正者，必迂遠。若如句股取弦之邪，直為徑，則速

捷。故鄭氏注曰：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各本皆作

亦可謂知矣。舊校云：知一作無私。君子入人之國，不

稱其諱，不犯其禁。虛僕射云：諱國諱，禁國禁。孔檢

討云：故獻子譏於具敖。孟氏問於麋鹿。具敖見

曾子注釋 卷一 十

桓六年，不服華色之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皆

有采色，不貴質也。華者，奢僭之服。故曾子寢疾臥大

夫華，簣易之乃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知華為奢，僭引檀弓以不稱懼惕之言。懼惕危厲

也。言其國之隱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孫。包咸論語注曰：危厲也。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

其儉也，寧句。句義見考工記。孔檢討云：過於矩為

儉，不及矩為句。元謂僂者僂之過也。如朱紘繡黼丹

朱中衣皆華色之服，奢而僂也。孔檢討云：可言而

不信，寧無言也。徒稱懼惕之言，其國不信，反致禍

患。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故曰：自

言也。三句相連，上二句言華色之服為言，下一

句言懼惕之言為言。曾子語見說苑說叢篇。君子

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矣。孝經

曰：言滿天下無口過。羣書治要罪下。君子亂言

而弗殖，殖生長也。殖訓本左昭十八。神言弗

致也。虛僕射云：怪力亂神，子所不語。元謂致如送

詣也。如宋致女，明人本言下有而字。道遠日益云。

云乃矣字之誤。荀子襲此語作矣。楊倞云：為道久遠

曾子注釋 卷一 十一

自日有所益。曾子疾病篇曰：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

而不自知也。其言日益義與此同。各本皆有云

妄刪云：字戴校從之，非。衆信弗主，靈言弗與。虛僕

射云：僉議所同不為主。元謂位非君卿不當主。衆信

極知鬼神曰靈，與讀如百工與居之與。靈戴從

注靈義本逸周書諡法。人言不信不和。孔檢討云

解與讀見考工記音。和讀唱和之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孔子曰：大

人不倡游言，折如折獄之折，窮折人之辭也。子言見

緇衣流游。不陳人以其所能。陳列也，多列所能示

人也見玉篇陳訓言必有主行必有法有主有法姑

會子主法孔子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有子曰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論語遊必有方鄭注多知而無

親孔檢討云知所知也言汎愛衆而不能親師

多知以下三句荀博學而無方方猶常也博學而

無常則徒博無主法矣好小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博學而算焉知人雖多所親必擇學雖博所行

必算算選也撰也會哲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會子注釋卷一士

撰義通漢書公孫賀傳車丞相傳並引論語作斗符

之人何足選詩不可選也傳訓為數亦算義也周禮

大司馬撰車徒後鄭讀為算故論語三子多言而慎

焉多言者壯而論議老而教誨博學而無行進給

而不讓博學於文不能約之以禮則為無行之人

矣故君子通儒以為深戒給謂捷給躁於進者不能

讓將為小人小人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論本仲

尼燕居鄭注好直而徑儉而好僂者君子不與也孔檢

討云徑即徑字元謂徑弦邪直也僂室塞不通也過

儉者不通禮曾子曰國儉則示之以禮林賦史記上

儉徑字从人孔所本也朱高安本作儉各本作儉

字書無此字蓋盧注僂室也之訓後因矚脫而顛倒

之本開本作塞者亦儉之半字且據此可知宋以前

義可見矣曾子國儉之語見檀弓王給夸而無恥疆

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夸張布也忍

人謂忍於害人馬相如傳注郭璞說亟達而無守亟

盧僕射云亟數也元謂慕通達者不能守禮其敝也

廢事而奢鄙義過在求而不在達今本文中無求字

故不從其說不能守禮之好名而無體好虛名而

會子注釋卷一士

無實踐之行禮者體此者也皆實踐之義忿怒而為

惡忿怒而無惡足恭而口聖足恭以足便辟為

恭容也口聖自言聖也詩曰具曰予聖孔子曰君子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論語孔注孔

子言本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無常位無方無

定也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難為仁矣孔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能耐也賢者堅於事故能也小行即

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能本獸名

以其堅強故稱能與耐音相轉故漢書鼂錯傳能

寒能暑師古注讀能為耐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

家鄭注讀耐為能也爾雅篤膠固也各本皆作巧言
令色能小行惟閣本作巧言而無能閣本是也
各本蓋有缺爛之字校者臆以令色二字補之耳
閣本作難為仁矣論語會子曰難與竝為仁矣詞例
與此同各本皆作於仁於乃為形近之訛又嗜酤酒
案舊讀皆以篤字連下四字斷句其義難通

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酤買也盧

僕射云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
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詩小雅無酒酤

我箋云酤買也淮南汜論訓云出於屠酤之肆是此
義也鄉居高安本作鄉飲李章典云六十以上遊飲

即小戴記王制所云膳飲從於遊可也周禮司戒云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也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安於簡易樂於暴戾懼之

曾子注釋 卷一 四

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

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畏於

鬼神恭於君卿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

無執則無執矣執六執禮樂射御書數也孔子曰

吾不試故藝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孔子以詩

書禮樂射御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七人今三十四十之間無執則學不能及矣無執者

不能學周禮威儀不能通詩歌鍾律不能閑習射御

不識六書形聲不明九章算數執字說文本作

無藝閣本兩作無執執之訛也即無五十而不以

善聞則無聞矣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似孫子畧及閣本皆有之聞去聲朱

子論語集注作則不聞矣是讀聞為平聲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

以勉矣勉讀為免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以勉為免

古字可互借也可免者言不足責者注暉不解妄改

之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詩書禮樂諸藝文皆

當諷誦古今為學之道當論議此日少不諷壯不論

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孔子曰少而

曾子注釋 卷一 五

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

長則學老思死則教孔子之言荀子哀公篇所引少稱不弟焉

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孔子曰

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過而不

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

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倦罷也遂達也固謂鄙固

罷音疲訓本說文遂訓本月令鄭注固訓本哀公問鄭注倦殿本改作倦

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曾子制言篇曰聞惑終世是窮

民也孔子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不能行而

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矯詐偽也

書高后紀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稱道人言加以虛

飾無益而厚受祿竊也不能辭富居貧尸位受厚

祿是竊矣元本程本殿本皆作厚受祿晏子

非也荀子大畧篇襲此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

焉賊也煩讀為忿煩言忿爭之言春秋左氏傳曰

噴有煩言賊殘賊也煩言不及于已大孝篇曰忿

言不及于已又左傳定四人言不善而不違

射云色順之也近於說其言雖非心說其言而近

曾子注釋 卷一 六

於說之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殆讀如顏子殆

庶幾之殆孔檢討云殆幾也元謂說其言非身為不

善然近於為不善危孔注已正之殆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近於為不善則將身為不善矣人言

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孔檢討云蕙良難也

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

之矣不說其言非身為不善也然近於為不善近

於為不善則將身為不善矣虛僕射注謂次節

近之為遠之身之為反之皆非是次節近身二字亦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

外也浮於外如孟子察人眸子瞭眊外傳作符元

本則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

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占若卜也

流謂言流於口詩曰巧言如流盧僕射曰術心術也

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

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悛也喜

曾子注釋 卷一 七

之而觀其不誣也盧僕射云悛亂也王給事念孫

云誣讀為輕字形近而訛也文王官人之義也則意態輕浮故文王官人

篇曰喜之以觀其不輕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

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孔子曰居處不淫飲食不溲

言見儒行利之而觀其能讓也樂記曰見利而讓

義也居哀而觀其貞也謚法外內用情曰貞故樂

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

乎用吾情論本逸周書謚法居約而觀其不營

也約不惑亂乃為安貧大戴記文王官人煩

也淮南精神訓物無能營注營惑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也

臨懼以下皆文王官人之法乃人與觀人者適處之境非觀人者故設之境

也本無入字今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

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

於心色之間是人所難能也色也也字衍丁教授杰

云也色二字易訛校者正也為色而又衍也字

治要身勿為下有可字從之今本皆無之治要又無

色也下八字心下無思字此蓋魏徵刪節本文不可

會子注釋 卷一 六

從太上樂善其次安之

者其下亦能自彊也

仁者樂道智者利道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論語曰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愚者從弱者畏

者欲為而畏難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

自執誣說彊不為善孔檢討云彊讀屈彊之彊太

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

討云復貳也夙絕之則不貳過也貳而改之猶無過

也

也王給事云次下脫生字上云禍之所由生自織

文法有以而字直接上文者如上面無常位是也故

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與鄂通借鄂言相逆也勉讀為免論語曾子曰士不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也本無兩以字今本皆有以字說文無諤字諤俗字

會子注釋 卷一 九

日願為鄂鄂之臣史記趙世家所引不誤今本作諤

誤也鄭氏坊記注云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釋

賢傳作鄂鄂勉讀免義見前是故君子為小由為

大也居由仕也

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

政者從漢石經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

事云勿慮都凡也猶言大凡

以事君事兄可以事長師

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曰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也各本皆倒作師長

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

嗣也孔檢討云承承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為司承

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謁除也可

以子視之元謂司臣司事於外者說文承从丞

為丞摺小戴作承文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傳篇作

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

嗣嗣司通也鐘鼎文亦多通借墨子尚賢上篇云輔

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皆司之借也司訓本說文

作臣非是閣本承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子

讀如與所予從政謂家臣也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

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孝經

日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宮室指妻

曾子注釋 卷一 子

子所處而言荀子大畧篇襲此文曰賜子其宮

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楊倞云宮室妻子也孔檢討云此

與字與上子字互誤元謂二字古人每通非誤也

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

也立立名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

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居上位而不淫臨事

而栗者鮮不濟矣虛僕射云淫大也元謂栗懼也

栗與慄通爾雅曰慄也左傳廿年先憂事者後樂事

傳以人從欲鮮濟杜注濟成也

先樂事者後憂事家國皆同其理不爽昔者天子

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父也諸侯日且

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

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

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盧僕

射云父治也元謂四封四境也孝經天子之孝德教

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保其社稷卿大夫之

孝守其宗廟士之孝守其祭祀庶人之孝謹身節用

曾子注釋 卷一 子

此曾子臨事而栗之道孔云勝平聲羣書治要

今本皆無之又羣書治要大夫

下無士字栗作慄今不從之君子之於子也愛而

勿面也盧僕射云不形於面元謂父貴嚴使而勿

貌也盧僕射云不以貌勞徠之導之以道而勿強

也導以道謂教子以通藝制行勿強謂不責善曾

子子曾元曾申皆賢曾申受春秋於左邱明受詩於

子夏君子以下三句荀子大畧篇襲宮中雍雍

外焉肅肅兄弟悌悌朋友切切宮中室內也外門

外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悌悌悅也切切言相切直

也。切德。德。馬注云。相切。責之。貌。此未得。切切之。義。元。謂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為。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義。得。之。蓋。切。者。以。刀。剗。物。使。平。之。義。也。

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不賢能之友當遠者賢能之

友當近者孔檢討云所疏尚文所親尚質友以立其

所能而遠其所不能

能賢能也立賢能之友而友

之也會子曰以友輔仁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

矣

賢能之友無失所守即可與終身為友此守約

之道

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

舊校本記云凡一千七百六十字其與今字數

不合者傳寫有衍脫也孔本比舊校多二

十七字元今校定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

曾子注釋

卷一

三

曾子注釋

曾子十篇卷二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本孝

本孝者取此篇首句之義名篇此篇論孝以忠為本也大戴禮記弟五十今為曾子弟

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事父母以忠實為本不以虛飾干譽且事親事君事長交友皆貴忠故曾子

日為人謀而不忠乎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

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孔

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

曾子注釋

卷二

子之道四吾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

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所謂一貫者事君親處世皆以此忠恕行之此聖賢

讀書立身之實行曾子學於孔子者也非有獨傳之

心頓悟之道也貫行事也一讀若壹是皆以修身為

本之壹壹專也皆也孔子之道皆以忠恕行之孔子

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專務實行非但學識與

告會子之一貫無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

忠恕達道不遠見禮記中庸篇引之者欲明會子所

言一貫忠恕之道即中庸孔子所言豪無區別故聖

賢之道在乎庸非有獨傳之心法言下之大悟也合

觀孝經論語中庸會子其平易近人誠實力行之道

可見無事高論矣論語一貫乃孔子曰吾道皆以此

行之門人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會子曰忠恕而已矣

所謂忠恕即中庸之忠恕也故孔子又告子貢曰賜

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子一以貫之觀此則一貫之當訓為皆行其義更顯

告子貢與告會子非有二義也若以孔子之道萬殊

皆本於一會子默悟而貫通之此理實入於禪且又

何解於子貢之一貫也訓貫為行事者爾雅釋詁貫

會子注釋 卷二 二

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

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並訓為事漢書谷永傳

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

事之義論語仍舊貫比義尤近也一與壹義通故兩

字經史子中並訓為專又並訓為皆後漢馮緝傳淮

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為專大戴禮將軍荀

言云在隱幽之處不以言命恐惑眾人臨不指如

登城不指車中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有尤必辱

親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閭不登危懼辱親也孝子惡言死焉死

之言漸滅也荀子大畧篇襲會子此言曰流言

之言漸滅也止焉惡言死焉揚倂注云鄭康成曰死

釋名皆然不獨鄭注也盧注解為死且不行非是流

言止焉美言興焉美言善言也善與故惡言

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煩讀為忿煩言忿爭之

言禮記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讀煩為

會子注釋 卷二 三

云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故孝子之事親也居

易以俟命不與儉行以徵幸儉鏞堂云儉讀為險

古字通也元謂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興起

也險傾危也徵要也此禮記中庸孔子之言會子即

以為事親之道儉云明程榮本作不與儉行以

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案校者或據中庸改儉為

險且刪行字不可從困學紀聞卷五引作不與險行

以儉倖易俟命險三解皆本中庸鄭注孝子游之暴

典訓本爾雅徵訓本左昭二年杜注王給事云游讀由元謂由之謂素位而行

人違之王給事云游讀由元謂由之謂素位而行

會子曰思不出其位違之謂與險徵幸游出門

笑者用曲禮鄭注義也警訓木說文隱不命張惠

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

○奉君師親使出門不以

疑惑貽父母之憂

○戰國秦策及史記甘茂列傳劉向新序並載會某殺人會母投

於道讀曾子此言可知彼之偽也

○險塗隘巷不求先

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盧僕射曰身者親

之枝也可不敬乎元謂曾子曰舟而不游道而不徑

能全支體以守宗廟

○曾子言見呂氏春秋孝行覽

孝子之使人

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

○肆遂也曾子養曾皙徹

酒肉必請所與況使人敢專乎春秋左氏傳曰專命

則不孝

○肆訓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

會子注釋

○卷二

射云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元謂論語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孝經曰故得人之歡心以

事其親率者子率己之朋友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

諫

○君子者盧僕射云謂卿大夫元謂孝經曰父有

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謂正道

○盧注謂字今本訛作諫字盧召

弓學士改

士之孝也以德從命

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者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

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

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

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

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

信誠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

○見荀子省坐篇

孝也以力惡食

○孔檢討云惡食言養以甘美自食

其惡者也元謂孝經曰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任善不敢臣三德

○任善用

賢也盧僕射云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

會子注釋

○卷二

不臣三老崇孝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

義輔謂諫也盧僕射云論於道

○宋本無子有

子閣本

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

於孝子也

○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

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

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閣本作

祭則列之以敬孔本

○作祭祀則莅之以敬

凡二百三十四字

○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二

百三十四字元今亦定為二百

三十四字

○四字

曾子立孝此用篇首立孝二字為名大戴禮記

第五十一、今為曾子第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忠則無

偽故能愛禮以行愛故能敬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

故敬為孝之要道羣書治要故為人子而不

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

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

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忠

恕相因此言忠即恕道也即孔子所謂忠恕違道不

會子注釋 卷二 六

遠君子道四某未能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亦此義也戴吉士曰順讀若訓假借字也閣

本及宋元本作順盧校本改順作訓者丁教授云乃

戴吉士所改非盧之舊也廣雅訓順也同音相假義

亦近也羣書治要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

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

與臣言言事君順亦讀若訓盧僕射曰士相見禮

日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

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眾言言慈祥與莅官者

言言忠信也今儀禮文慈祥上有忠信二字教

繼公據此注以儀禮為衍字非也古人

引經每多損益字句未可遽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

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忠則必愛有

禮故敬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子游問孝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又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

從不怠不義則諫義則聽從也孔檢討云微諫幾

諫也羣書治要無而不怠權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

孝矣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誠而不偽是以家

會子注釋 卷二 七

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事也孟子云

兄弟無故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孝經

日明王得萬國之權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文選稽叔夜幽憤詩注引

訓故為憂事者檀弓此作可為孝矣咎災訓本說文

鄭注云大故謂喪憂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

不忠則不入也小人愚民也入納也敬而不忠則

不能納諫於親孔檢討云敬而未安是色莊也說文

日入內也內與納同羣書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

其忠國將猶送也入亦納也國將訓本爾雅飲食移味居

處溫愉國移之言羨也溫柔也愉樂也曾子養曾皙

必有酒肉問有餘必曰有曾子養曾皙常以晷晷是

以曾皙眉壽孔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國移羨訓

性鄭注酒肉語出孟子眉壽語出大戴衛將軍文子

義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國張惠言云志謂忠與禮也

元謂飲食居處未可盡孝道然處心於此亦可以成

其忠禮之志也丁教授云著之言處也國著訓本

曾子注釋 卷二 八

吾辭其罪國此曾子述孔子之言以證入忠之義人

當為入字之誤也入納也謂納忠諫於親也臧鏞堂

云親本可納諫此吾不能先諭親於道之過也若不

可納此吾忠敬不足動親之罪也元謂辭者自以為

辭國可入也自是曾子引孔子之言以證已言入

入字是也然未可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

也國詩衛風凱風之三章此七子自引罪以為辭也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

之孝也國詩小雅小宛之三章舍釋也自釋其過則

親任之矣孔檢討云不使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

忝也國舍釋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

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國盧僕射

云孝經日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元謂此下

皆曾子之言長謂公卿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國中庸曰思

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又曰知

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故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

曾子注釋 卷二 九

長君子壹孝壹弟可謂知終矣國壹無貳心也專也

知終謂知其終身國立事篇末曰亦可與終身矣

今本皆有又弟弟作弟弟今不從之又今本作一孝

一弟羣書治要作壹孝壹弟壹字義長當是淺人改

為一字左傳文三年與人之壹也杜預注云壹無貳

心禮記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為本鄭氏注壹是專行

是也

凡三百二十七字國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

二十四字孔校本比舊本多二字疑子曰二字

衍文元謂未可遽從今定為三百二十七字

曾子大孝國此篇論孝以尊親為大義本孝經兼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言當時學者奉為法言故

小戴記呂覽皆綴緝成書祭義及孝行覽多從此篇采出大戴禮記第五十二今為曾子第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四尊

親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如大舜以天下養周公

嚴父以配天士大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不辱者不恥其親不災其身養者謂養志四會

與孝不敢及天子諸侯之事然孝經受業備聞孔子

之教故篇中大孝及塞天地衡四海博施備物皆兼

天子諸侯為言今故引孟子孝經之義以證之也不

辱蓋亦兼親與己身而言小戴記作弗辱知養為養

志者下文曾子不敢自居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

於孝故知與直養有別 **曾子注釋** 卷二 十

可謂孝乎四鄭司農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四此用

小戴經文作夫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

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四盧僕射云凡言

於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承而奉之元

謂諭猶諫也四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道宋汪暉本曾子

事戴校本改為凡言與事王給事疑為當作凡言事

於今皆不從宋本敬而奉之今本或作承而奉之論

諫訓本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四言特養口體不

敢居三者之孝然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四

直特古音義相通詩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

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四不莊不忠不敬不

信無勇皆易致禍害受刑罰毀傷身體辱及其親故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高

誘云莅臨也杜欽云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戰

陳無勇朋友不信班固云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

君不臣士不交孔子曰我戰則克鄭司農云遂成也

曾子曰小戴記身者上別出曾子曰三字又身者作身

也者行親作行父母居處上無故字災及乎身作裁

曾子注釋 卷二 十一

及於親禮記釋文本又作裁及於身大戴舊校本亦

云身一作親宋本或作災及其身又五者不遂呂覽

也及乎身亦作及於親注引高誘說者呂覽注也杜

欽說者漢書杜欽傳疏中語即本曾子也班固說者

白虎通喪服篇也孔子言見禮器鄭司農說見小戴

注呂覽高注亦同陣字乃六 **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

非孝也養也四烹烹肉熟熟殺鮮讀為羶肉氣也香

穀氣也四小戴作烹熟羶無故字大戴舊校本

別郊特牲鄭注讀羶為羶香義各有取也進小戴

作 **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四立身行道尊親揚名故國人皆稱願

之孔子曰哉閔子騫人不開於其父母兄弟之言
○小戴無皆字焉字作然字也下有已字鄭氏小
戴記注讀然為而非也然乃焉音近假借字禮記檀
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論語齊民之本教曰孝○盧
原不得其死然皆焉字之借也○僕射云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民小

戴作其行之曰養○盧僕射曰謂致衣食省安否○
小戴無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
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
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安寧也卒終也孝經曰
終於立身又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小戴及呂
覽皆無久為難

曾子注釋 卷二

以下七字大戴舊校云慎一作順呂覽作敬又終也
小戴作終矣訓安為寧者漢書揚雄傳云孝莫大於
寧親師古注云寧安也訓卒為終本爾雅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
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
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
作○此皆指孝而言古人讀字若分緩急其義即殊
仁此宜此中此信此體此行此彊此皆于本字分緩
急聲而異其音者也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中
讀如億則屢中之中讀此之信讀如不我信兮之信
孔穎達云順從孝道則身和樂違反孝道則刑戮及

身○古人不分四聲惟分緩急音分緩急其意即
亦必不同矣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者本禮記
中庸鄭註信讀如不我信兮者詩抑擊鼓鄭箋信不
改義而讀與洵相韻知古人亦分兩聲也又小戴仁
者上無夫字體此小戴呂覽並作履此忠行二句小
戴無之反呂覽作逆生作下皆有也字中夫孝者天
戴本作忠非孔穎達說本小戴記正義

下之大經也○仁義忠信禮行彊皆本乎孝故曰大
經○小戴無此句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
海○盧僕射云置猶立也衡猶橫也元謂孝經曰孝
弟之至光於四海光猶橫也○小戴於夫孝上多
按大戴是也置有立義詩商頌那置我執鼓置讀曰
植植立也論語置其杖漢石經置作植淮南子原道

曾子注釋 卷二

訓云天道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
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其語亦從此采去解孝經之光
為橫者尚書光被四表漢書皆作橫被四表孝經又
言無所不通又引詩文王有聲義皆與此同則彼光
字為橫義無疑古枕橫擴皆有橫而充之義戴
東原吉士歷舉光橫相通之字尚遺孝經此句也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盧僕射云言常行也元謂無一
日不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
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四夷八蠻七
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禮職方氏所服四海也盧僕
射云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也

禮記 四海之數周禮職方氏小戴明堂位爾雅釋地各有不同盧僕射大戴記用兵篇注謂職方為周所據尚為近理而盧氏於此篇注言九夷八蠻七戎六狄數又不同更無據 **孝有三** 大孝不匱 **禮記** 盧僕射云今據職方氏注此 **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元謂匱竭也 **禮記** 匱訓

中孝用力 **禮記** 鄭司農云勞猶功也 **禮記** 勞功本小戴 **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禮記** 孔檢討云此王者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博施之謂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 **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 **禮記** 孔檢討云大夫士之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 **曾子注釋** **卷二** 古

矣 **禮記** 孔檢討云庶人之孝元謂小戴記慈上有思字是也鄭司農云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 **禮記** 此注據小戴思字補其意也小戴慈愛為弟

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禮記** 喜而不怨蓋本曾子又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尸子引曾子之言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禮而無咎與此亦有異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禮記** 鄭司農云順而諫之盧僕射云當柔聲下氣也 **父母既歿以哀祀**

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禮記** 孝子祀親必哀故祭義曰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加之如此謂加既終之禮於三孝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矣又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禮記** 小戴作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氏注謂哀為三年之服祀為春秋 **樂正子春下堂而**

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禮記**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春秋公羊傳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 **曾子注釋** **卷二** 五

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禮記** 小戴無傷瘳二字呂覽無 **曾子** 弟子者本小戴檀弓鄭注公羊傳見昭十九年言加損皆得宜也 **門弟子問曰夫**

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子春曰** **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 **禮記** 問諸

夫子夫子孔子 **禮記** 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天下堂問其故小戴作夫子之足瘳矣又重疊善如爾之問也六字呂覽作善乎而問之夫子作仲尼又曰字以

下十三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禮記** 盧僕射云孝經曰天

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元謂生之歸之

皆指性行而言呂覽歸之下無可謂孝矣句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引論語泰伯篇爲證呂覽其體下多故君子

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

色虧損也頃讀爲跬聲近假借也跬一舉足也

小戴於體字下多不辱其身四字又作頃步而弗敢

忘孝也無夫字無矣字色下多也字呂覽作君子無

行咫尺而忘之子忘孝道是以憂訓虧爲損者義本

說文讀頃爲跬者本鄭氏祭義注頃與跬古音相近

曾子注釋 卷二 六

而借故荀子勸學篇作頤漢書息夫躬傳作窺故君

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

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體行殆也徑步邪赴險也司馬相如賦曰徑

峻赴險孔檢討云浮行水上曰游潛行水中曰泳呂

覽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

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

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盧僕射云殆危也徑與

徑之非路徑實字也故引上林賦以明其義小戴鄭

司農注此亦曰徑步邪疾趨也盧注引行不由徑非

是小戴一作壹無也字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

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

親則可謂孝矣忿恨怒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

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後矣三草木以時伐焉禽

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也非孝者暴天地生物之仁違王者用物之義周

禮山虞日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王制日豺祭獸

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盧僕射云夫子孔

曾子注釋 卷二 七

子此節二十八字小戴

在孝有三之前謂也之後

凡六百八十二字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十大字

五字孔云今多二十八字案草木以下二十八字

小戴原在此之謂也下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未

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

不與前文相屬元今定爲六百八十二字

曾子事父母此篇論幾諫及事兄使弟之道大

戴禮記弟五十三今爲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盧僕射云單

居離曾子弟子也曾子曰有愛而敬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

之如由己四親中道則子從不中道則子諫諫而親

不用則親行之不中道如由己致之代親受過更思

復諫也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

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

從亦非孝也四孝經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

又焉得為孝乎強諫而不從不善諫也亦非孝道孝

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四盧僕射曰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之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元謂達善者但達善

會子注釋 卷二 六

道于親而不敢強爭強辨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

賢人則亂四諫親者但求因諫而親免於過若謂由

己之諫使不賢之親轉為賢人則是揚親過而自立

名大亂之道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

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四孝子唯知

有親故憂樂相同孟子曰舜五十而慕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巧變者

若舜在牀琴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四孟子言見萬

憂三字丁教授云方正學遜志齋集讀曾子篇引此

有三字今據以補此然則宋本曾子明初尚未亡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

善者也未得為子之道也四坐如祭尸之位立如致

齋之時皆莊敬也上問下曰訊齊色整齊顏色也成

人謂學有成立之人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也成人之道也四訊訓本公羊僖十年何休學齊

容體齊顏色又案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錄出若夫

坐如尸立如齋八字正錄曾子而刪其下文又失刪

若夫二字耳鄭司農注小戴以夫單居離問曰事兄

為丈夫誤矣舊校云一本無者字

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四為己所表

望四孔云尊事兄事之不遺其言四盧僕射云奉

會子注釋 卷二 九

其所令元謂兄讀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言謂兄所命

言四蓋古人讀字每有緩急之別兄讀為緩聲則為況

故白虎通曰兄況也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詩大雅

倉兄填兮職兄斯引皆讀為况是此義也此節下文

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

道則養之四孔檢討云孟子曰中也養不中元謂養

容也四廣雅容養飾也容養聲轉義同說文容字

-2 514 38 882" data-label="Text">

通故詩車攻以同韻調常棣以戎韻務是其驗也爾

雅東風謂之谷風谷讀若容容養也老子谷神不死

谷字即容之假借字故河

上公訓為養此古義也

-7 882 13 918" data-label="Text">

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

-17 882 53 918" data-label="Text">

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

養之也。內謂家室，外謂朝廷交游，越之謂揚其過。

於外也。言曰越揚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

曰：有嘉事不失時也。盧僕射云：謂冠娶也。弟之行

若中道則正以使之。盧僕射曰：正以使之，以弟道

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兄讀兄弟之兄，兄事

之者亦如事兄之道，養之也。中養不中，賢兄之道也。

此非兄而兄事之，故急讀如本字。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

矣。誦猶屈也。誦事兄之道於弟猶不可化，則舍之

舍釋也。洪震煊云：釋之以須其後。誦，屈舍釋，古

義皆相同。洪說本

曾子注釋 卷二

禮記學記鄭注學記曰：雖舍之可也。鄭注云：舍之須

後鄭言暫釋之以俟其後，非決棄之。此義是也。盧注

怒罰之。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孔

檢討云：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

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獸。不上多以字。飲食

以齒。盧僕射云：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

勞苦之事先代長者，卑賤之事不推長者。危事不齒，意與此同。此段補論事兄之道，非論使弟

之道。孔注曰：不以齒長辭辱事，非也。注勞苦句見荀

子修執觴觶，杯豆而不醉。洪震煊云：觴觶，飲器也。

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總名曰爵，實之曰觴，杯豆亦飲器。玉藻曰：毋沒而杯

圈不能飲焉。考工記曰：飲一豆酒。此禮記疏所引韓

詩說也。引玉藻考工記以明和歌而不哀。不以己

四者皆飲器，別於盧注也。之私致長者不樂飲食以下五事皆禮之小者，夫弟

者不衡坐，不苟越。重申禮小之義。孔檢討云：曲禮

曰：竝坐不橫，肱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

越。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成於

弟相應。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似非。不干逆

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干犯也。兄有逆色，不犯之。孔檢討云：行而張拱，日翔

曾子注釋 卷二

不見顏色，言勞而無愠，禮不與小之自。以上諸事皆

禮之小者，故未成於弟之道也。年傳其敢干大典注

凡三百六十三字。此篇舊校無字數，孔氏定

百六十三字。元今定為三

三字。

曾子十篇卷三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制言上

制言有裁制之言可以為法也分

上中下三篇大戴禮記第五十四今為曾子弟六

國語晉語註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行之行急讀之

者友焉賤者惠焉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敬貴也孝畜也老者畜養之惠仁也此禮也行之則

論語子罕孝畜訓本祭統惠仁訓本說文羣書治要少作小今不從之

會子注釋 卷三

行也立之則義也則行之行急讀之行既立則可

以為義以宜其類去聲宜類見立事篇今之所謂行

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也元謂不循正道矯彊自立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也若也天下無道故也天下無道故也

吾恐其羸驕也或失謂或不能自守羸當為羸字

之誤也今不從戴校作羸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

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富不以道若驕吝無

禮貧不以道若怨詔無守弟子母曰不我知也鄙夫

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

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

此戒弟子勿以無聞譽而自懈其脩也隱微鄙事

欲人不知尚不能何況持仁義之道明行於世豈終

無聞若其無聞行未篤也此節意在勸弟子篤

會子注釋 卷三

婦四句反其辭設譬非言弟子為惡而自謂人不知

也孔云廡隸書牆字羣書治要作母日今作無日又

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殺六畜不

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殺畜

不當其時必將殘忍為亂禍及其親不愛民而妨民

事必將煩役瀆武良心盡叛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此勸弟子取多賢友也蓬蒿

麻泉也沙水散石也泥塗泥蓬性屈亂故郭象曰蓬

非直達者直黑相韻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荀

在泥與之皆黑洪範正義引荀子泥作涅皆作俱說

黑論衡程材篇曰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
染自黑又率性篇重引此惟第四句染作練孟子趙
岐章指亦引此四句作諺曰凡此語皆本曾子也蓬
沙訓本說文麻訓本爾雅郭說見莊子逍遙遊篇注
羣書治要蓬上有故字從之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
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
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言仁道也仁者人也如人相人偶也蓋人非人不濟

必相人偶乃成仁道故仁者仁此者也走讀如來朝

走馬之走走疾趨之也

精鄭氏注為相人偶乃仁字最古之義觀曾子此節

足以發之泛訓為愛義不足且非制字之本也詩縣

來朝走馬孟子引同毛傳無解箋云言其辟惡早且

疾也玉篇趣字引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此玉

篇所引非詩趣字作趣蓋鄭箋讀走若趣也鄭箋必

有走讀若趣趣疾也七字六朝以前有之玉篇引鄭

箋所讀若趣字而誤連為詩本字隋唐之間又脫去

鄭箋七字故陸釋文無趣音不然核樸左右趣之傳

日趣趨也箋云促疾於事設縣經字為趣毛不容無

以訓之且鄭箋彼趣為疾益可知此讀走為趣也逸

周書文傲解云壞非

壞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

故易知也引士昏禮者使之為夫人則否

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訛篆字老作者言當

使之人其年或老則止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

旅此皆言安老之義老者雖近市不賈賈雖在田

不野宿據旅猶周禮羈旅言老者雖行路不羈據旅

舍負趾否及賈野旅各以三字為韻

地官遺人羈旅後鄭注過行寄止者故書羈作寄苟

杜子春云寄當作羈又旅元本訛作依戴本從之

若此則夫杖可因為焉

之義仁道也安老如此則凡老杖者可因依篤厚矣

曾子注釋 卷三

明之注篤訓本詩椒聊毛傳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富而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生以辱不如死

以榮

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

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避而死君子之榮也會子慎言遠害務全其身然當

大節大義則毅然視死如歸百世後忠臣孝子之防

皆立於此故日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士不

于與北止止向趾足也

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檢討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會子此義責之

呂氏春秋士節篇云道生行義視死如歸語本乎此董仲舒說見春秋繁露竹林篇彼引此無矣字也字辱字下多若字

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讎謂被人有志辱殺者不與同生言孝子所仇不共戴天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也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居昆弟之仇仕弗與其國銜君

曾子注釋 卷三 五

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盧僕射云族人謂絕屬者元謂聚鄉比聚鄰為疏

大清律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案此與孔子居仇之義微有不同者春秋時殺人者官未必

盡受理且有國邑奔避也周禮地官調人及此會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會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此注所引即檀弓孔子答子夏之言與會子合案周禮調人曰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既父師長之讎既兄弟主友之讎既從父兄弟周禮此節專言過殺非

本意殺故謂人得以使之遠避卒成之與孔會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猶大清律謀殺人故殺人與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有分別也又謂人曰凡殺人者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讎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謂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為讎讎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會合以為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讎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良賈不自街其貨君子不自矜其學非有意匿之也故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虛無相酌

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同

曾子注釋 卷三 六

是此言而有意晦藏之此老莊之學所以大異於孔會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為達矣

達通也通於學也要可下無以字今本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比賢如見賢思齊焉險道難通之道君子之學難者弗辟也率行既久乃漸通達無一且通徹之效

率循訓本爾雅循若循牆而走循次及遠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亦謂次第漸進故聖門教學與年漸進非積學多年而悟徹在一旦也羣書治要循作脩字誤義短今不從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孔檢討云病病之也

下人下於人也。子張問達，子曰：慮以下人，欲作則其

知不足。○臧鏞堂云：知不足而欲作，孔子所謂不知

而作也。孔會之學貴博，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則知足矣。○知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

是謂窮民也。○閔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

無知焉。○孔檢討云：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矣。

有知焉，謂之友。○盧僕射云：日友之也，無知焉，謂之

主。○盧僕射云：且容之而已。孔檢討云：若主顏，雖由

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

曾子注釋 卷三 七

兄弟。○言人親之若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盧僕射云：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太平

御覽四百一十九引此，無立字，無為字，弟下有也字。

說苑孔子曰：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

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汝親若兄

弟，然盧僕射云：庸用也，孰誰也。

凡五百七十六字。○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十大字，

孔氏定為五百六十四字，元今定為五百七十六字。

曾子制言中。○大戴禮記弟五十五，今為曾子弟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能讀若耐，無矜

滿情佚之心，故耐顯達，無浮慕躁忿之志，故耐寧靜。

○說文：能，訓獸堅中，故稱賢能。經籍中又多以耐

為能者，耐為能，假借字，耐事即能事，其義相同，其音

耳。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

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盧僕射云：問

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

盧僕射云：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

而損下之憂。○盧僕射云：謂其功也。元謂忠實匡助

歸美於君，益上之譽也。興利除弊，教養及民，損下之

憂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

而守仁。○盧僕射云：謂其守也。元謂道猶路也。○盧本

作懷，宋元本訛作博，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

此作懷，從之。注謂其守也。四字，宋本誤入正文。盧以

上謂其功也。注則君子之義也。○盧僕射云：其功守

之義。○此謂其功守之義，亦注文而宋本誤入正

文。孔氏以上二句注例此，改歸注是也。王給事

云：其上似仍。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不自張其功守之義，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弟親也。○

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聖門論交各有不同故子夏日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日君子

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會子守約其引周公遺

言與子夏相合與子張不同故會子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

各本皆以此三十七字合前注字皆為吾弗親也下盧氏注文學者久已疑其不類矣汪容甫疑周公曰以下皆是正文是也然無確據

故人罕從之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日不

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

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

十七字為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會子籍去

畧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呂改會子正文也呂覽此

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

會子注釋

卷三

九

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襲

呂其非盧注文明矣故今歸之正文

故君子不假貴

而取寵

假借貴要取寵於君不比譽而取食

-5 93 35 468" data-label="Text">

比親合也互相稱譽以干祿

勉之義匪勉者必趣遠義相成也

校勿勿為忽忽非是憚義見立事篇

不飽蓬戶穴曠日孜孜上仁

疏籩也謂糲米也孜孜勤也孔檢討云上尚也

舊校本云一作葦蔬義本

詩大雅彼疏斯稗鄭箋

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怙怙是以

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

訢訢訢喜也宛猶屈也皆本說文

畏之見逐智之見殺

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

也

長惡也言行見惡於君故逐言君子立朝事君

當正直不阿與平居謹身慎言不同此會子之學也

會子注釋

卷三

十

汪容甫云此長乃仁之訛孔檢討又直改正文

為仁因下有仁智兩節也元謂此不必改長之為惡

-5 515 75 888" data-label="Text">

聲轉義近故說文廣雅皆曰畏惡也惡義正兼下不受言行二節為言且承上直言直行為言

言直行為悔所謂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詩小雅小弁

之六章盧云宋元舊本竝以注手足十一字入正文又訛即為節今改正是也戴校本孔本竝謂詩詞十字亦注文則非也則此戴據永樂大典本改作此則今不從凡戴所云大典本似不足深據故皆未從有士戴本改作有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

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

則仁為貴也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兼下富貴為言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為尊也天下之為富則以仁為富也天下之

為貴則以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

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

富貴必勉於仁也馬宗榘云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之以仁

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為尊則以不須改昔者伯夷叔

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

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山下此言

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故孔子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注溝澮死於溝澮猶日經於溝澮即衡

塗而債也河濟之間今山東武定府濱州海豐縣之

間孟子所謂北海之濱夷齊未至首陽時所居御覽四百一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

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土匹夫也三字同例今各

本皆脫故補之孫侍御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澮

澮作濟澮丁教授杰曰宋諱亦避澮字或厚齋有意

改之首陽山史記正義凡五處謂在蒲州及偃師者

皆非河濟之間蓋河濟之間即北海之濱初遜國時

所居至歸周後始餓死首陽山若言為文章行為表

綴於天下凡樹桌以著望曰表復繫物於表曰綴皆所以正疆土及人行立者

綴者以物聯物之名故凡以木竿繫物皆

會子注釋 卷三 日綴說文綴聯也象形禮記郊特牲曰郵表綴此言田間樹桌以正疆界或表或綴各以遠近為數通訓綴為兩陌間也至於人無立行之位亦用之禮記謂之綴兆尚書之綴衣亦謂以竿繫衣詩曹風何戈與服被與綴音義相同故說文解嚴為高縣羊皮也揚州古銅盤銘內言田原之界屢言一表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少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歿日且以下四句與立事篇同惟省下少一思字

曾子制言下此篇專言秉德安貧不仕亂世之

義大戴禮記第五十六今為曾子弟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革訢喜也盧僕射云衡平也元謂革急也

謂孫其言以遠害相假借禮檀弓夫子病革矣鄭讀

為急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

干犯也犯土謂入其境踐朝謂受其爵本說文

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盧僕射云及郊問禁

請命戴庶常改為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

曾子注釋 卷三

迹之誤甚顯故可從也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

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

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鼻入及郊六不

通患而出危邑通其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

不與交同其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

經過之義故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間言行過其中

也此篇曾子之意主于處無道之世不仕人國遠害

安貧與謀人邦邑危則亡之義相遠此句仍是承

上為言不通患者即訢然交同之反也訓通為共者

義本後漢書來歷傳注盧僕射注師敗不苟免失會

子本義故通字礙不可解戴遂臆改為避字孔本從

訛色越寇見下則秉德之士不調矣不調亂國之

以居己尊不謂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其上也凡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不事言不臣不

義之諸侯不長言不臣不仁之公卿大夫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注長謂

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食采邑者

奉相仁義則吾與

盜則吾與爾近也與讀如未有與焉之與無仁

義而近有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故曾子居武城有

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沈猶有負芻之禍從曾子

曾子注釋 卷三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故去

畱無毀城乃會子所寓之武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

縣西南與會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濟寧直隸州嘉祥

縣南者不同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

義突猝然相見也

字注突字耳未必正文即是鳩字戴氏直改為鳩未

敢遽從陸佃坤雅類引會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

前突字本不誤今注訓突為猝然相見者出入其國

決然甚速方言曰江湘之間凡猝然相見謂之葉相

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

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

於罪國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王引之云哉讀為裁

字訛也元謂曰字衍或為行字之訛人讀為納言當

世於行仁義者則裁危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謹慎者

不見使用正直犯諫者近之於刑戮賢者居其國弗

去必危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國王引之云世有二字直

上曰字自是衍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是故君

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

耕稼以老十室之邑國錯藏也污水窟下也橡樹也

曾子注釋 卷三 五

實可食列子曰冬食橡栗藜草似蓬藿豆葉劉向日

曾子布衣縵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

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如此許宗彥云生

謂食之而生國錯訓本廣雅汚訓本說文橡義本

瑞篇藜義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藿義見儀禮公食大

夫禮鄭注劉向說見說苑立節篇莊子言曾子居衛

曳綆而歌商頌及說苑言齊景公以下是故昔者禹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

焉國五耦十人也秉德之士謂貧隱不仕亂世者也

本譌式宋

凡二百二十九字國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二
十九字

曾子注釋 卷三 六

曾子十篇卷四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疾病注此記曾子將卒之言曾子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戴禮記弟五

十七今為曾子弟九

曾子疾病注盧僕射云疾困日病曾元抑首曾華抱

足注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華當如檀弓作申皆字

形相近之訛元與申曾子二子曾元嘗游於燕申字

子西子夏以詩傳會申左邱明作春秋傳亦授會申

注說苑敬慎篇亦作會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日子

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為會華惟檀弓日會子廢疾病

曾子注釋卷四

曾元會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日楚關宜申公

子申皆字子西則會西之為會申無疑據此則孟子

趙岐注以會西為會子之孫亦誤也荀子法行篇作

會元持足會元游燕事見荀子大畧篇詩傳春秋傳

語本經注曾子曰微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孔檢討云顏

氏子淵也元謂顏子死弟子必有記言惜今鮮傳有

君子之務謂後之所言注蓋闕本如此今本皆

能君子注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

歷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

害義則辱何由至哉注鷹隼皆鷲鳥曾與增同王編

修引之云歷讀為擬掘也盧僕射云生生之厚動之

死地也注羣書治要無曾字淵作川歷作窟卒下

之隼从隹俗本又加鳥今改正荀子法行篇隼作鸞

曾作增歷穴作堀說苑十鷹隼作飛鳥曾作層十

六又作鷹鷲作增巢歷穴作穿穴御覽九百廿六引

曾子隼作鷲山土多太字卑作下曾作增荀子法行

篇引曾子曰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

至矣注以會為增者爾雅會重也孟子日會益其所

不能王引之云逸周書務有蚤而不敢以擬掘與歷

同左傳云闕地見泉闕歷擬掘同義也荀子作堀堀即

掘尤可證之盧注舊本皆為生生惟盧本誤為求生

孫侍御志祖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

曾子注釋卷四

丁教授杰云抱朴子知止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

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注孔檢討云古

者謂父母為親戚春秋左傳伍尚日親戚為戮元謂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

反乎注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

之曾子語見荀子法行注羣書治要求遠作來遠今不從

篇又見韓詩外傳二卷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

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

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乎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

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注疾病老幼

皆當仁愛尤以孝弟為先不復者謂父母兄長之年也五十日艾六十日耆己之年者艾則兄長多故矣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有老宋本訛復上有可字戴庶常校本據大典復上加可字今從之各本皆無可字為孝為弟下治要有兩乎字今從禮會子語見說苑卷二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曾子之學皆本於身不求言行於虛遠之地以身為言行

曾子注釋 卷四 三

所從出故日省其身有聞者如子路有聞此下文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劉本有注十一字或訛入正文聞半聲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太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董仲舒對策引曾子此言欲武帝尊所聞而行之卒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帝治無不同也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廣大作光大意而已無矣字皆董策所刪改羣書治要加上無在字意作志今不從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

慎其所去就苾馨香也蘭蘭也芷白芷也皆香草王編修引之云貸乃臙字之訛臙乃膏液敗臭也元謂鮑者糗乾之次舍也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可從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會子書以為孔子對會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臙乎如入魚次之室今不從之戴本據大典改貸為臙者亦非馬總意林誤作戲文選注引作臙亦誤蓋古本作臙臙臙臙皆形近之訛考工記弓人注臙讀為脂膏臙敗之臙釋文引呂忱云臙膏敗也臙與臙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為臙直妄改以示異耳楚謂之臙晉謂之臙與江離有異芷即莖古今也家語改蘭芷為芝蘭按芝為神草與芷不同尤

會子注釋 卷四 四
失古義矣魏本周禮籩人鄭注次義本左襄廿六年杜注文選辨命論注引就下有者也二字又太平御覽交友引曾子次亦作肆久而不聞其香久而不聞其臭多其香其臭四字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戴氏校殿本改盧注如日之長為如身之長則讀正文長字為上聲矣然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可見也董以火對日為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未可遽改盧注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食謂乳養之也則鄭注孔云食音飢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

則鄭注孔云食音飢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

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與許也，來學而改

過者許而教之，勤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進也，

本此後尚有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解惰孝衰於婁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慎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教授杰曰此末句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為采字之訛故盧以擇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為三百八十五字

曾子天員。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

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

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八今

為曾子弟十程榮本作員盧戴本皆作圓員古字圓俗字也今改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

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

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天動

地靜，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恒在上，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恒在下，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者皆

天所生，艸木甲坼而生，以根為首，枝為末也。人以頭為首，故說文曰：髮，根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臨海周治平云：人物有息以接天氣，故上首

艸木有根以承地氣，故下首。此以戴本據大典改為此非是，大戴屢

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謂無土皆天者，易曰：天在山中。上首之謂員，下

首之謂方。盧僕射云：因謂天地為方員也。周髀曰：

方屬地，員屬天。天員地方也。元謂謂之者，謂其道非

謂其形也。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方員同積，則員者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為天

會子注釋 卷四 六

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也。曾子及周

髀本言地員，自周末疇人子弟散在四夷，古法始微

周髀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

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

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

地體亦渾員，所由準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

食，蓋天實具渾天之法也。梅徵君文鼎云：地員可信

大戴禮有曾子之說。元西域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有所謂若來亦阿兒子漢

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其色白，畫江湖海貫串於其中，兼作小方井

明者吐氣者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品衆庶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

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此天地神靈所

以陽施陰化成品物之形故為品物之本

而禮樂仁義之祖也

祖始也禮記曰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曾子注釋

卷四

九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禮樂

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班孟堅曰人函天地

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

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

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

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

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

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

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朝覲

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故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政日行之刑

日防之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

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

之處日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也

曾子注釋

卷四

十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

近於日為陽遠於日

為陰夏多陽冬多陰南多陽北多陰晝多陽夜多陰

是其所也

偏則風俱則雷交則

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

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霽陰之專氣為霰霰者一氣

之化也

臨海周治平云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

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

然水比土為輕較火氣為重氣比火為重較水土為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為冷濕火之情為燥熱土之情為燥冷氣之情為濕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為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為雷霆與氣交合迸為火光居於本所故

曾子注釋

卷四

十一

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為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即化為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濕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為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返皆是散圓即成雪矣露之為霜其理畧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為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為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迨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為電

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為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騰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為點滴未至本所又為嚴寒所迫即下成霰矣故雹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

曾子注釋

卷四

十二

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孔檢討云毛羽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為倮句而後生也倮者包生包訛為句許慎曰包象人裹妊月令曰中央土其蟲倮倮蟲人也陰陽之精也人秉陰陽之精以生故圓頂方趾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盧僕射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元謂易本命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

半徑皆有定數為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為一類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為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為一類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大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為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為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黃道以生緯度又為一類土木火皆有合有衝為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為一類也蓋新法雖始於西人實即古法之贏縮也由孔子順逆之言求之知贏縮即所謂順逆也堯命以下用史記律書及漢書律志義也**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黃帝吹解谷之竹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管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為六呂宗讀為察也讀為呂皆會子注釋****卷四****五**

字之誤也八音土竹皮匏絲石金木也凡樂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為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為濁聲宋本皆作宗字乃察字形近之訛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此所引察字本不誤高安本作索字更誤矣又後漢書注律下為呂字今各本或作律也或無也字實皆呂字空一格後人妄加也字或闕疑少一字也**律居陰而治陽****厯居陽而治陰****律厯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地效以響**

故律候地氣天效以景故厯測天時律居地以治天故十二律應十二月以律起厯厯居天以治地故儀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

遷云律厯更相治間不容翫忽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此髮下有矣字地效天效二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現代迭以翫忽也**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本周禮春制五衰以別親疏****凡喪服上曰衰下曰官大宗伯制五衰以別親疏****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凡五等由親而疏皆衰也****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孔檢討云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其正****正五色之位****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成五穀之名****盧僕射云五穀黍稷麻麥菽也****注依月令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盧僕射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犬冬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

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
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
饋食茲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畧言饋食也

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

用少牢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二牲故禮記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明太牢兼

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言天子之大夫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

者厭也無祿者兼大夫士失位及庶人而言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

曾子注釋 卷四 七

悲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莊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

以雁鄭司農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日稷

饋者稷為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

也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

一為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為陰厭尸

出之後飫神為陽厭一為殤祭不立尸不舉無所俎

無元酒不告利成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

之家為陽厭一為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

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于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

闕明文也其義自兼儀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厭而言非但如曾子問殤祭之厭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今兼用儀禮注及曾子問經注注之蓋無尸者不成祭徒取厭飫皆可謂之厭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厭非取殤祭之厭為無祿者譬也宗

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盧僕射云牛羊曰芻犬豕

日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宗廟言芻豢山川言犧牲

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屨索也割

列饌瘞是有五牲割者割牲體宗廟正祭也列者

醜辜祭蜡啻也饌者冬春候饌磔牲攘惡氣也瘞者

祭山林薶其牲列說文从片刀即今裂字周禮大宗伯以醜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

曾子注釋 卷四 六

注云披磔牲以祭後鄭云醜牲胃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又曰蜡祭司啻也祭百穀以報啻也禮記月

令云九門磔饌以畢春氣又冬大雩亦磔饌又周禮夏官小子之侯饌春官雞人之面饌皆磔牲以攘惡

氣也謂瘞為薶牲者周禮大宗伯以薶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山林曰薶順其性之含藏此之

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四靈律厯以下皆聖人法天地神靈以治人物之道

凡五百八十八字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為五百九十一字元今定為五百八

十八字

曾子家語

光緒二十五年
金陵

曾子家語 叙

曾子家語敘

吾嘗讀南豐曾氏族譜載曾子裔孫漢關內侯王莽亂始遷豫章是為南遷諸會之祖宋歐陽修氏固已疑之以為據姓名不見於年表其世次久而難詳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具其說允矣然據雖不載正史自宋以前南遷諸會固已奉為不祧之祖矣昔二帝三王其先皆出於黃帝史遷所敘世次或多刺謬彼固親見世本諸書者而猶如此蓋年代荒遠載籍多缺疑事勿質未可定其是非也光緒庚寅之春

曾子家語敘

定安客金陵宮保威毅伯曾公以明呂氏所為宗聖志若干卷屬為重刊定安披讀至再所述曾子言行頗多罅漏且不詳所本蓋沿明人臆斷錮習蕪雜不復成章因另撰宗聖志二十卷復以餘閒旁搜載籍得五萬餘言仿宋薛據孔子集語例編為二十四篇謂之曾子集語既卒業呈宮保會公公謂大戴記所錄曾子篇目名義複沓甚無謂爰併其十一篇為六篇又芟唐以後書若干條萃為十八篇以復班書藝文志之舊且曰吾衡陽湘鄉諸會皆來自江右其為

出山

會子苗裔與否不可考要其祖漢關內侯載諸往牒子孫世守由來久矣今請名曰會子家語可乎定安唯之而無以易也昔孔子沒其子孫守其遺書藏之家號曰家語秦昭王時孫卿入秦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百餘篇獻之昭王始皇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於是漢孔安國氏懼其久且湮也次為四十四篇值巫蠱興未上其後戴聖氏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裨益之總名為禮記而已見禮記者則除家語之本篇今世所傳會子家語

會子家語

二

王肅本者或以為偽託然其網羅舊聞何可廢也夫書闕有間矣後之人於茫茫墜緒中掇佚補亡存什一於千百苟有錄也皆足貴也况會子為孔門高第書之存於今者至累牘而不已則以家語續孔子之後又孰得謂之僭乎遂書此以為序

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秋九月東湖王定安謹撰

會子家語引用書目

禮記 漢鄭玄注

大戴禮 北周盧辯注

大學章句 宋朱熹著

孝經 唐玄宗注

孝經鈞命訣

孝經援神契

古文孝經述義 清劉炫著

論語 魏何晏集解

會子家語引用書目

論語摘輔象

孟子 漢趙岐注

孟子外書 宋熙時子注

戰國策 漢高誘注

史記 漢司馬遷著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

漢書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

後漢書 宋范曄著唐章懷太子注

宋書 梁沈約著

孔子家語 魏王肅注

孔叢子	漢孔鮒著
荀子	周荀況著唐楊倞注
尹子	周尸佼著
莊子	周莊周著晉郭象注
晏子春秋	齊晏平仲著
韓非子	周韓非著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著漢高誘注
新語	漢陸賈著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著
曾子家語	引用書目
韓詩外傳	漢韓嬰著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晉陸璣著
淮南子	漢劉安著漢高誘注
水經注	漢桑欽著後魏酈道元注
鹽鐵論	漢桓寬著
新序	漢劉向著
說苑	漢劉向著
列女傳	漢劉向著
白虎通	漢班固著

曾子家語 引用書目

潛夫論	漢王符著
中論	漢徐幹著
琴操	漢蔡邕著
論衡	漢王充著
伏侯古今注	漢伏無忌著
武梁祠畫像贊	
牟子	漢牟融著
博物志	晉張華著
搜神記	晉干寶著
曾子家語	引用書目
金樓子	梁元帝著
劉子	北齊劉晝著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著
孝子傳	
文選	梁蕭統著唐李善注
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著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著
初學記	唐徐堅著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著

三

玉海 宋王應麟著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著

天中記 明陳耀文著

古微書 明孫穀輯注

會子家語 引用書目

四

會子家語引用書目

會子家語目錄

卷一

大孝第一

至德要道第二

卷二

養老第三

慎終第四

大學第五

卷三

會子家語

三省第六

立事第七

卷四

制言第八

全節第九

興仁第十

王言第十一

聞見第十二

卷五

弔喪第十三

禮問第十四

卷六

天圓第十五

吾友第十六

有疾第十七

雜說第十八

曾子家語

二

曾子家語凡例

一曾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舊題十八篇繫之儒家
隋書經籍志題為二卷又目一卷唐書藝文志
與隋志同均無傳本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
錄二卷十篇云即唐本而高似孫子略稱其書
與大戴禮四十九至五十八等篇無異宋之汪
暉趙海鵬劉子澄章樵宋鳴梧明之曾承業戴
良等各有編錄

曾子家語凡例

一

會承業所編三卷僅列之存目

國朝阮文達公注釋曾子即大戴禮之十篇道光
中馮氏雲鵬刊有聖門十三種內存曾子書八
卷其前四卷仍是大戴之文至曾子之言行凡
見於經傳者作為附錄補遺體例未合今自禮
記論語孟子以及正史雜史周秦漢魏六朝諸
子之書遇有曾子言行悉鈔綴之得十八篇以
還漢志之舊

一阮注曾子號曰精詳然注釋或採之近人此書

概用古注如禮問大學諸篇依漢鄭元注至德
 要道篇依唐玄宗注王言立事諸篇依周尚書
 右僕射盧辯注卷中引用孔子家語中文者依
 魏王肅注至引用諸子百家中語仍擇其書中
 注之最前者載之若各本無注可考者闕之
 一搜採各書百有餘種不無彼此互見之處依平
 津館所刊孔子集語例以書之在前者作正文
 書之後出者附錄本條後低一格以別之文同
 事同者祇下注某書同事同而文或小異者均
 會子家語凡例

二

連類書之以資考證

一古書傳本各異茲從其最古者同一事也同一
 說也既見孔子家語又見說苑諸書固以一書
 作正文以諸書附後若同一事又同一書惟刻
 本小有異同則從其字句較善者而以他刻本
 中語附注於本條之內隔一圈曰某作某以識
 之

一古人讀書經緯並重故孝經鉤命訣援神契及
 論語摘輔象諸書俱採入

一書既繫以會子孔顏思孟之言與會子無涉者
 不錄即會哲會元會申之事亦姑舍旃至祠墓
 古蹟列朝封贈會氏世系因同時修纂宗聖志
 故略此而詳彼

一所搜載籍以周秦訖六朝為斷唐以後不錄惟
 古書所無之事或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
 帖初學記太平御覽玉海困學紀聞暨宋元諸
 家所引者閒登一二以補前人載籍所未備

一書果出自唐以前雖有新奇怪誕之說亦所必

會子家語凡例

三

錄

一向來著錄家載會子書多本大戴記十篇茲合
 大孝事父母立孝本孝四篇為一篇以所語皆
 孝道也制言上中下三篇為一篇以所語皆制
 事也立事王言天圓仍各為一篇疾病則先以
 論語禮記從其類也凡大戴記十一篇僅併為
 六篇孝經大學會子問三篇皆錄全文孝經未
 宜名篇則以至德要道冠之會子問未便獨標
 會子則以禮問該之大學用禮記古本而以朱

子章句附之此外養老慎終三省全節與仁聞
見弔喪吾友雜說九篇皆雜採經史子集依古
例以首章二字名篇雖或不免於臆斷要之言
以類萃俾讀者犁然不淆云

東湖王定安鼎丞氏又記

曾子家語

凡例

四

曾子家語凡例

曾子家語卷一目錄

大孝第一

至德要道第二

曾子家語

卷一目錄

曾子家語卷一目錄

江陵魏煦培襄校

會子家語卷一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大孝第一 合大戴禮大孝事父母本孝立孝為一篇周尚書盧辯注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

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 公明儀會子弟子 曾子曰是

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母以道 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承而奉之○案正文以字宋本曾子引此作

於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會子家語卷一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

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

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

身一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 鮮一嘗而進之非孝也

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

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 謂致衣食省安

否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以忠禮將也 安可

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

慎一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謂能卒也 夫仁者仁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

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

而衡於四海 置猶立也衡猶橫也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言常推

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放猶至也準猶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 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

孝有三大孝不匱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 中孝用勞 勞猶小

會子家語卷一

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

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

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當柔聲下氣也 父母既

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哀謂服之三年祀謂春秋享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弟子問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

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

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

陸當聲誤

為頃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

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

父母故道而不徑不由徑也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

遺體行殆也殆危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

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

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夫子孔子

右大戴禮會子大孝

會子家語

卷一

三

禮記祭義會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會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會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

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會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

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

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享孰羶薌嘗而薦之

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

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

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

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

生刑自反此作 會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

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會子家語

卷一

四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會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

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

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

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必求

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

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

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

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會子家語卷一

聚引祭義二條太平御覽引祭義三條並同

呂氏春秋孝行覽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按大小戴記皆無此語宜有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

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會子家語卷一

六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從而不諫非孝也同父母之非不匡諫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徒以義諫而行不從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內則曰父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由己為無咎則寧諫由己為賢人則亂謂爭辨賢與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齊謂祭祀言必齊色嚴敬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謂儀象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奉其所命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猶隱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娶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使之弟之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禮敬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屈事兄之道猶不變則怒罰之

曾子家語 卷一

七

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得自由也飲食以齒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觚器也實之曰觴杯盤盞盞之總名也豆醬器以木曰豆以瓦曰登案盧見會云舊本作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以木曰登係脫誤

右大戴禮會子事父母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敬父母之遺體故跣步庫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人有隱僻未敢忘其親凡居上不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之也

死焉死且不行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處安易也不與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案盧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不爲事或貽憂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使敬其父母也

曾子家語 卷一

八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分地任力致甘美任善不敢臣三德謂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故孝脫子字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喻於死則哀以莅焉莅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右大戴禮會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訓其弟

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

言言孝父與兄言言訓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

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

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眾言言慈祥與蒞官者言言忠信也君子之孝也忠愛

以敬反是亂也

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懼

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豈

人而已哉乃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

會子家語 卷一 九

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隨所欲也居處溫愉著心於此

濟其志也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吾知其能自取過不可人也吾辭其

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衛詩凱風之末章也七子

自責任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小雅小

章也申可以人之義也○案盧見會云正文可人不可人

可人兩人字疑皆是入字之譌此注可以人亦當作

不入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

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

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未有治

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右大戴禮 曾子立孝

至德要道第二孝經全文 唐玄宗註

仲尼居仲尼孔子居謂閒居會子侍會子侍謂侍坐子曰先王有

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者德之

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汝知之乎會

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會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

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

會子家語 卷一 十

教之所由生也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女會參起對故使復坐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

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

故曰終於立身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也無念也厥其也義取恆

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

右開宗明義章第一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博愛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法刑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

之孝也。蓋猶略也。孝道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右天子章第二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

節謹度滿而不溢。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

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列國皆

會子家語卷一

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蓋諸侯之孝也。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

恐陷義取為君恆須戒懼

右諸侯章第三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

法不敢僭上偏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

敢行。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

法不言非道不行。言必守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皆遵法道所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之言焉有口過道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三者

德之行自無怨惡。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

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

事其君也。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

右卿大夫章第四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父也。言事父兼故以孝事君則忠於君則為忠矣

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

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

會子家語卷一

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

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右士章第五

用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

高下各盡所宜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身恭謹則遠取

此分地利也。此庶人之孝也。唯此而已。故自天子

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始自天

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右庶人 章第六

會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子曰夫

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

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有

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

天下是以前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法天明以

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因天地教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君愛

化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君愛

則人化之無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

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為眾所慕則人

會子家語 卷十 三

起心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君行敬讓則

行之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述樂以

知禁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

右三才 章第七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言先代聖明之王

是為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

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

况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

先王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治國者不

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

况知禮義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諸侯能行

統之懼心則皆恭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

事助其祭享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

子乎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

親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夫然故生則

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懼心

則災害禍亂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言明王

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言明王

理則諸侯以下化而福應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也

會子家語 卷十一 十四

取天子有大德而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右孝治 章第八

會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參問明王孝

又問聖人德教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

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資始於

之行莫大於孝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乾人倫資父

為天故孝行之大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謂父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

乃尊文王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
 以配之也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
 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平言無大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親猶愛也
 幼於孝者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聖人因
 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
 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聖人之心則以其所因者
 嚴而治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
 本也本謂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之道
 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傳體相
 會子家語 卷一
 於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謂父為君以臨於己故不愛
 斯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以順則逆民
 無則焉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不在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善謂身行愛敬也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言悖其
 得志於人上君君子則不然禮也言思可道行思
 子之不貴也君君子則不然禮也言思可道行思
 可樂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以臨其民是
 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
 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善忒差也義取君子
 也威儀不差為人法則

右聖治 章第九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平居必養則致其

樂就養能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喪則致其哀辨踊

盡其情祭則致其嚴肅戒沐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則未為能五者關一事親者居上不驕當莊敬以為下不亂當

謹以奉醜取也爭競也居上而驕則亡

會子家語 卷一
 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謂以兵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

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右紀孝行 章第十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謂墨劓

條有三千而罪之要君者無上君者臣之稟命也而

大者莫過不孝聖人制作禮樂而非孝者無親善事

非聖人者無法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善事

為孝而敢非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上三惡豈唯

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右五刑章 第十一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言教人親

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風俗移易先入樂

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正

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本也故敬

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

則千萬人悅居上敬下盡得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

之謂要道也

右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言教不

會子家語卷一

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

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舉孝悌

則天下之為人子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

者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非至德其孰

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孝事君則忠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

所居

則化故可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脩上三

移於官也

名自傳於後代

右廣揚名章第十四

會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事父有隱無犯又敬子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與有非而從成父不義昔者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

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降

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為士有爭友則

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

會子家語卷一

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

身不陷於不義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

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爭則故當不義則

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右諫爭章第十五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

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君能

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明察則神

感至誠而降福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

佑故曰彰也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明察則神

先也言有兄也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宗廟

致敬不忘親也言能敬事宗廟則脩身慎行恐辱先

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宗廟致敬鬼神

著矣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

故曰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義取流

化也服義從

右應感章
第十六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上謂君也進思進忠進見於君則退

會子家語 卷一 九

思補過君有過失將順其美將行也君有美匡救其

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也上下以忠事

德故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

右事君章
第十七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生事已畢死事哭不偯氣竭而

委禮無容觸地言不文不為服美不安不安美飾聞

樂不樂悲哀在心食旨不甘旨美也不甘美此哀戚

之情也謂上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

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之棺槨衣衾而舉

之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斂衣陳其簋簠而哀感

之簋簠祭器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男踊

祖載而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宅墓穴也兆瑩域為之宗

廟以鬼享之立廟附祖之後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暑

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

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愛敬哀感孝

會子家語 卷一 十

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右喪親章
第十八

孝經鉤命訣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

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日著一字包十八章為天地

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會子撰斯問

曰孝乎文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

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會子避席復坐

子曰居吾與女順孫以災禍與先王以託權日至

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

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太平御覽孔子集語古微書引並同

鈞命訣 丘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公羊傳隱元年疏引同

孝經授神契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

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

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

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

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

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

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搜神記宋書符瑞志北堂書鈔古微書

曾子家語 卷一 主

春秋繁露五行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

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

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

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

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

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

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

之意盡為入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

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

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

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

動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

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

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

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

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

加矣五聲莫貴乎宮五味莫貴乎甘五色莫貴乎

曾子家語 卷一 主

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漢書藝文志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

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曾子家語卷一

江陵魏煦培襄校

曾子家語卷二目錄

養老第三

慎終第四

大學第五

曾子家語卷二目錄

一

曾子家語卷二目錄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二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養老第三 采經史子成 篇經用古註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鄭曰犬馬盡然 殿喻貴也

曾子家語卷二

一

右禮記 內則

曾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會哲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趙岐曰將徹請所與問會哲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會元曰亡後以復進會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會子之法乃可為至孝

右孟子 離婁上

會哲嗜羊棗而會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 趙岐曰羊棗棗名也會子以父嗜羊棗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 孟子曰膾炙哉 言膾炙固問羊棗與膾孰美也 孟子曰膾炙哉 美也何比於羊 公孫丑曰然則會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會子父嗜羊棗耳故會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右孟子盡心下

會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泊吾心悲 郭象曰泊及也 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

會子家語 卷二

者可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曰既已縣

矣 係於祿以養也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夫養親以適不

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

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鶴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

釜三千鍾之多少也

右莊子寓言

會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

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謂

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謂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

子弟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行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

安牀第潔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

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

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

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

會子家語 卷二

矣 右呂氏春秋孝行覽

右呂氏春秋孝行覽

會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

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

猶事父也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

無乃畏耶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

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

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會參之事父也

右呂氏春秋孟夏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右韓詩外傳一

曾子家語

卷二

四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忻忻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饗

右韓詩外傳七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而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右韓詩外傳八。藝文類聚引同。

說苑建本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女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

曾子家語

卷二

五

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知自處義難乎

孔子家語六本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

會子家語卷二 六

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右淮南子
齊俗訓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漢書鄒陽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說苑說叢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新序節士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

會子家語卷二 七

鹽鐵論晁錯仲尼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過勝母之邑名且惡之
劉子鄙名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食里名勝母曾子還朝何者以其名害義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集破獍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食里名勝母曾參檢襟
會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右孝子傳○太平御覽引同

會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參收
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鶴雌
雄雙至各銜明珠報焉

右搜神記○太平御覽引同

會子出薪於野客至而去會子母以右手搯左臂會
子左臂立痛即馳至

右論衡感虛

搜神記會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
爾醫指孔子聞之曰會參之孝精感萬里○按淮南子說

會子家語卷二

林訓慈母吟於卷游子懷於荆指此

孝子傳樂正者會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
母醫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
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
客來無所使故醫指呼女耳參乃悲然○太平御覽引同

慎終第四采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安國曰慎終者喪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右論語學而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右論語子張

會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鄭玄曰不容改新閣皮藏食物
會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謂之也位

敘列哭也委巷猶善之也禮疏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嫂叔無服婦
人倡踊有服者婦如婦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

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
會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會子家語卷二

七日言己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
而就之不至焉者政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為會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會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聞之恆晚而可乎以己思

會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為其

疾不以為薑桂之謂也為記者正會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仲憲言於會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
之仲憲孔子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周人

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

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

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

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

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會子曰其不然

乎夫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

其親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

子魯人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曾子曰俗說非又大斂莫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

也禮之末世失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饗曾子曰既曰

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喪禮祖而讀

之史又讀贈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會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居

居

喪之禮曾子會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

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

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

繆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繆也繆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借已久矣幕或

禮記

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周旅酬六尸

使之相酌也后稷會子曰周禮其猶醯與合錢飲酒

之尸發爵不受旅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

之禮仲秋乃命國祿

禮記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趙岐曰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右孟子滕文公上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

右尸子○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同

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為之止也高誘曰曾子至孝送

而輓者感之為之止輶棺下輪也輶讀若牛行輶輶之輶也

右淮南子說山訓

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

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放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

會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

右白虎通喪服

大學第五 禮記大學全文漢鄭玄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會子家語 卷二

主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謂

在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致知在格物 格

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物格

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壹是專行是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 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為厭厭閉藏貌 會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會子家語 卷二

主

故君子必誠其意 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心廣體胖之詩也

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

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聖人既有賢親之德

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

也諟或為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言鳥之所止也

會子家語

卷三

古

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緡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此謂知本其意也

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謂知本其意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健怒貌也或作寔或為憤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傲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譬猶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敬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

會子家語

卷三

五

則身修與否可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也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者欲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價

事一人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價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

之又曰鄭伯之車價於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濟戾或為吝價或為犇

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有諸己謂有仁讓也

無諸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

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

其家

天天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曾子家語

末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也絜也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謂

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倍矩或作巨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

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

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詩云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

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為天下僂矣

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

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師取也克能也悖大也言

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

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為虐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

七

會子家語

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

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切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

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康誥曰惟命不于

下人浸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為寶時謂觀射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狄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

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秦誓曰若有一介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故人之有
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

為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眾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媚疾之類

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

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善

會子家語 卷二 太

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

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拂猶倦也逮及也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是

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

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於富未有好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己

府庫之財為己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

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

所為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

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

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 會子家語 卷二 太

朱子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

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身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曾子家語卷二

手

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

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曾子家語卷二

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

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會子家語卷上

三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

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

會子家語卷上

三

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慘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曾子家語

卷二

五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曾子家語

卷二

五

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
治國平天下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
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
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曾子家語卷二

素

曾子家語卷二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三目錄

三省第六
立事第七

曾子家語卷三目錄

一

曾子家語卷三目錄

丹徒陳慶年襄校

曾子家語卷三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三省第六 宋經子成篇 經用古註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孔安國曰言凡所傳之事 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右論語 學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孔安國曰直曉 不問故答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曾子家語 卷三

矣

右論語 里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包咸曰弘大 也毅強而能

斷也士弘毅然後 能負重任能致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 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 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右論語 泰伯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安國曰 不越其職

右論語 憲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楚踏也 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

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然然愠怒色也 何曾猶何乃也 管仲得君如彼

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

何曾比予於是 會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 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

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正道而行霸 道故言卑也重言會比表恥見比之甚也 曰管仲

曾西之所不為也而予為我願之乎 孟子曰會西曾 仲而予為我願之 乎非丑之言小也

孟施舍似會子

曾子家語 卷三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會子弟子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 惴惴其慄會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

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殺禍寬 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千萬人我直

往笑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 勇氣不如會子守義之為約也

右孟子公 孫丑上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會 子居武城有

越寇將來人曰寇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

方至何不去之

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

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會子者言武城邑大

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

望而效之寇退安甯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

何以行 沈猶行曰是非女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會子弟子也

生之行非女所能知也先生會子也往者先生嘗從

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

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

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

會子家語 卷三

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

助衛君 孟子曰會子子思同道會子師也父兄也子

赴難 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

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

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會子易地皆

然 右孟子 離婁下

子贛曰滿而不溢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虛

曰云先生者猶難之亦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

所謂先子之所畏也 大之人也 常以皓皓是

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

消源水不雖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

以眉壽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是會參之行也會參

南武城人也字子與齊聘以相楚迎 孔子曰孝德之

始也天道曰至德地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

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

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

行則為孝也 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

右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

孔子家語弟子行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

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

會子家語 卷三

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

會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

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也以此

稱之古微書 注引同

會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楊倞曰無禁辭也

親謂以疏為內人以親為外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身不善而怨

人不亦反乎反謂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

涓源水不雖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

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壅大其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

右荀子法行

韓詩外傳九會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

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

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會子曰內疏而外親不

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

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會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交

會子家語卷三

五

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

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

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

亦迂哉

右荀子法行

子夏見會子會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會子

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

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

故曰自勝之謂強

右韓非子喻老

淮南子精神訓子夏見會子一臞一肥會子問其

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

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

淮南子原道訓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高誘曰入見先

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施故肥

衛將軍文子見會子會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

與文子謂其御曰會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

會子家語卷三

六

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會子

不僂命也

右韓非子說林下

魯人攻鄭會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

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

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會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

鄭君復修會子舍而後迎之

右說苑尊賢

會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右說苑
說叢

孔子家語好生會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為參也不知禮乎○金樓子

同引

會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

會子家語

卷三

七

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右說苑
雜言

孔子家語六本會子侍曰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

子者也按二子謂顏回史鱣

會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右中論
修本

會子曰或言子之善子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

右中論
貴驗

會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會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

會子家語

卷三

八

勝其樂

右博物志
雜說上

會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己知

右金樓
子立言

立事第七大戴禮會子立事全文周尙書盧辯註

會子曰君子攻其惡計其失求其過省其身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及其身亦可謂守業

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故業必請之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

閒觀色而復之復白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雖不說未解不彊爭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

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

其能讓也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五者為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孱小貌不務大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

人言必後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憂念

會子家語卷三九

也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數猶身言之後人

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非法不言言則為人誦之君非德不行行則為人安之

子終身守此憚憚也憚憚憂也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殄亦絕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

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

也勿勿猶勉勉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是故君

子疑以終身疑善之不及惡之及己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

詬詬恥也嗜慾思恥忿怒思患故愚惑者朝忿忘身君子終身守此

戰戰也

君子慮勝氣血氣勝則害身故君子有三戒○案盧見會云舊本害作周形近致訛下危害

於身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貴其可談言言之

必思復之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思唯可復

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以言不虛人信其行從

之以復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復宜其類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類宜其

年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可謂外內合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

會子家語卷三十一

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

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不促

恐其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謂

也改飾其美而不伐也顏淵曰願無伐善伐則不益補則不改

矣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億不不說人

之過成人之美說解存往者在來者在猶朝有過夕

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德不見其一冀其二見其

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之言器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

也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慎故於物來者不

諂以義去之就之不賂以道往也亦可謂忠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

不儉直而不徑徑行夷狄之道亦可謂知矣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諱禁國禁不服華

色之服服法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甯儉與

會子家語 卷三 十一

其倨也甯句倨猶慢也句以喻敬可以言而不信甯無言也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

亂言而弗殖夙絕神言弗致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道遠日益

云眾信弗主靈言弗與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不人言

不信不和不合信之道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言不苟折窮人辭也

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依前言行也親人

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無所親行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多言者謂時事

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

而好倨者君子不與也倨塞也言好直則太徑夸而為儉又太過塞於下也

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

無守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好名而無體無容體忿怒而為惡以

為惡或曰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

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

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

會子家語 卷三 十二

臨事而不敬情於從事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不畏朝

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

則無聞矣終可知○案盧見會云舊本並脫則無七

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不大也○

免同下文亦殆免於罪矣亦作勉案盧見會云勉與

字此蓋言其不足責也注非是

其少不諷誦其壯

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少稱不悌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

也過而不能改倦也倦傾行而不能遂恥也謂不能
 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專說
 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
 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求言
 無益而食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
 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近於說其言說古通以說其
 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之言危殆於以身近之殆
 於身之矣危害於身○案虛見人言善而色蕙焉近
 會子家語 卷三 三
 於不說其言蕙焉不悅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近
 字誤為遠○案虛見會云玩此注則正文近字本作
 遠而注以為誤也或改作近當為遠字誤此非是觀
 上注以危解殆字之義則此處不應自相殆於以身
 矛盾且與前後注文勢亦不一例故不從殆於以身
 近之殆於身之矣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
 也心行見於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故曰聽
 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
 流謂部分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
 以知其人矣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愾也喜之而
 觀其不誣也愾亂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
 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
 也文王曰省其喪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
 其不擾人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
 形於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
 太上樂善太上德之最上者其次安之其次德之次
 也其下亦能自彊謂其心不為也其次安之謂其色不
 會子家語 卷三 四
 之湯武身之 仁者樂道上者率智者利道次者利愚
 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執
 於善
 太上不生惡無為過其次而能夙絕之也有意而其
 下復而能改也既為而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
 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辨厲也論語曰
 難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常思居由仕也故曰父母
 孫為臣 備則未為備也恒謙而勿慮存焉不忘事父
 民也

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承子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

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

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

外人亦不能立也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家治則移官亦理也居上位

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淫大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且

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乂治諸侯日且思

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且思其官

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

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禍福惟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誠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不形使而勿貌也不以

德導之以道而勿彊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喜

喜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兄弟怡怡也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

與終身矣

與終身矣

曾子家語卷三

丹徒陳慶年襄校

末

曾子家語卷四目錄

制言第八

全節第九

興仁第十

王言第十一

聞見第十二

曾子家語卷四目錄

一

曾子家語卷四目錄

東湖黃學濂襄校

曾子家語卷四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制言第八 合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中下為一篇周尚書盧辯注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

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

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

道而彊立之也衡橫也天下無道故若且自也天下有道則

有司之所求也言為法吏所收誅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

曾子家語卷四

一

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

失也或猶惑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

○案盧見會云贏疑當作贏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

而不以道則恥之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

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故士

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

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殺有時禮也使民不時失國

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古說云言扶化之者眾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

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

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

則為人負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裁

也自容使之為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近市無賈無郵也在田

無野田無廬也行無據旅守直道無所私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

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貧則常也義不可無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見危致命死之榮也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

會子家語卷四

視死若歸不吝免也

父母之讎不與同生生辱之不可避也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同戴天兄弟之

讎不與聚國檀弓曰兄弟之讎仕不與共朋友之讎

不與聚鄉曲禮曰朋友之讎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族

謂絕屬者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

弟子問於會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會子曰

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好責於人

而不知自反也欲作則知其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會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會子曰何必然

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曰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而已

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故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庸

誰也

右大戴禮會子制言上

會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

會子家語卷四

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

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

言有二等可觀

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不得志功也

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

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

苟吾自知也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

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

貴而取寵不因人之貴不比譽而取食不校名譽直

行而取禮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友言修己可事人有說我則願

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說讀為悅字

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憚憚

也憂惶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

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

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

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誣身而為不仁宛言而

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

會子家語卷四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謂發

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雖諫不受必忠曰智猶

然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債債橫也手足不

揜四支不被手足即四支說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

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

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

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

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

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後交讓言為文章行

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

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右大戴禮會子制言中

會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革衡平也言不苛合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

會子家語卷四

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

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師敗不師免也則秉德之士不調

矣

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

之聚羣嚮爾相助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

焉詩云鴻彼展風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大鳥奮如

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宜也

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慎者不見使

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藜藿生藿豆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不侮之也

右大戴禮會子制言下

全節第九 采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履力憊不能履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

會子家語 卷四

六

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聞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會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右禮記檀弓

新序節士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會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會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趙岐曰孟子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會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會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會子我豈輕於王乎

右孟子公孫丑下

鹽鐵論地廣會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曰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右孟子滕文公下

會子家語 卷四

七

會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會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會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右孔子家語在厄

說苑立節會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會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會子曰臣聞

之受人者畏人子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
其節也

太平御覽逸民部會參字子與魯哀公致邑焉參
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太平御覽百穀部會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
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
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能勿畏乎與其富而畏人

會子家語卷四

不若貧而無屈

會參志在孝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
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右孔子家語弟子解

會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司馬云謂麻緼為絮
論語云衣敝緼袍是也司馬云腫增刺錯也王云盈虛不常之貌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右莊子讓王

高士傳會參字子與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于
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
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
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
魯

會子家語卷四

九

素履子履貧賤會子正冠而纓斷納屨而踵決整
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
子不得為臣諸侯不得為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
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

會子褐衣緼絮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
合則辭上卿

右韓詩外傳二

說苑立節會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
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
此

興仁第十 宋經子成篇 經用古註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咸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案論語集註引吳氏說以此為曾子之言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攝君之政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右論語 泰伯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謂

會子家語卷四

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 難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咸曰陽膚會子弟 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會子
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右論語 子張

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會子有言上所出善

惡之命下終反 之不可不戒也

右孟子梁 惠王下

會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

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僻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乃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右晏子春秋 內篇問下

會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富可也

會子家語卷四

右說苑 說叢

孔子家語致思會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會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狩於諸侯按夫子或作天子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

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

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
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
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
時也

右孔叢
子居衛

會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
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
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
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

會子家語卷四

十一

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右孔叢
子刑論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儒治則肆於爲
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會史
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會史亦明矣

右韓非
子六反

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會之行法能刑竊
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

右淮南子
泰族訓

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
會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右淮南子
齊俗訓

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會閔之孝夷齊
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右新語
無爲

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
不能使惡人爲會閔

右牟
子

會子家語卷四

十一

王言第十一

大戴禮主言篇全
文周尚書盧辯註

孔子閒居會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
之言之閒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
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會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
子不應會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
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會子懼退
負序而立

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會子曰不敢以爲足
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

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國焉○案盧見會云此焉字謬當從家語作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會子家語卷四

十四

一作眉曰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此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

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志一作致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之棄惡也如灌

會子家語卷四

十五

會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案盧見會云如即而古歲誘賢焉則賢者親通用此書內若此者不一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保即上綠字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案盧見會云興字疑行有亡即有無也

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
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
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
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
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蹟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
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
信之夫暑熱凍寒○案盧見會云夫亦當作如家語作如寒暑之必驗遠若邇
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
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
謂也

會子家語

卷四

十六

會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
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會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
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
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
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

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
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
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
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
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
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
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
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
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

會子家語

卷四

十七

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
彌眾此之謂社席之上乎還師

孔子家語王言解孔子閒居會子侍孔子曰參乎
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
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會
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會子
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
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會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
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

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理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會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

會子家語

卷四

六

是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鄣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會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

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究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會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

會子家語

卷四

七

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

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
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飢而
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
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
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
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
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

曾子家語

卷四

三

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
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
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
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
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
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
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
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
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

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
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
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
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聞見第十二

采子史
成篇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
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
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行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

曾子家語

卷四

三

楊倞曰泔與與皆烹
和之名未詳其說
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
聞之晚也
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
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取言不
知與曾子異也○案姚鼐曰泔之恐是漸之醢營之
類以為為餽耳與讀如煨與之則以火熟之矣曾子
殆傷昔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泔供饌故泣也

右荀子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是蓋當為
視曾子言

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
詠平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

右荀子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

告會子母曰會參殺人會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會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會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會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右戰國策 秦策二

新語辨惑昔人有與會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會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會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

會子家語 卷四

三

也言之者眾夫流言竝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

新序雜事二昔者會子之處鄭人有與會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會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會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會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會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會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右韓非子外 儲說左上

會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

會子家語 卷四

三

知其免於非乎

右孔子家 語弟子解

白虎通諫諍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會子去妻蒸梨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為隱之也

古文孝經述義孝已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會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蒸梨不熟而去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會子

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右淮南子齊俗訓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夏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

會子家語卷四

五

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瑟于宮聲聞於外

右韓詩外傳八

孔叢子記義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

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曾子曰響不辭聲鑿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右說苑雜言

曾子曰昔楚人掩口而言欲以說王王以為慢遂加之誅

會子家語卷四

五

之誅

右金樓子立言

曾子曰一井五餅泄之可待分之者眾也

右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贛以知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女往矣庶幾有其一得乎

右孟子外書孝經

照時子曰蔡母氏遠伯贛端木賜也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
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

右春秋繁露
俞序

曾子家語卷四終

東湖黃學濂襄校

曾子家語卷四

三

曾子家語卷五目錄

弔喪第十三

禮問第十四

曾子家語卷五目錄

一

曾子家語卷五目錄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五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弔喪第十三 采經子史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元曰宿草謂三年於朋友期可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

朋友喪明則哭之痛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

無罪也怨天罰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曾子家語卷五

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

不稱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喪

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陸於而曰女何無罪與子

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吾離羣而

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論衡禍虛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

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

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為然熟考論之曾

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

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

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

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

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未離於

俗故孔子門敘行未為上第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

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

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

曾子家語卷五

而又降婦人蓋欲稱從者曰禮與怪曾子曰夫祖者

賓於此婦人皆非且也且未定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給從者又問

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

內大斂於柩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

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

祖者善子游言且服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禴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禴裘而弔也曾子

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文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會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

會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會子曰爾

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曰反哭

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會子北面而弔焉

白虎通喪服會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會子

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會子曰反哭

於爾次會子北面而弔焉

有子問於會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

會子家語卷五

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會子曰

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

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

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

而不成桓司馬宋向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

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南宮

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

於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

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

子張死會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以其無會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

會子家語卷五

白虎通喪服會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

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

魯君也畫宮會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畫地爲宮象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

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

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

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做廬在君無所辱命無

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會子

在弗內也闈人守門者會子與子

更莊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

後入闈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

公降一等而揖之禮君子言

者遠矣

右禮記檀弓

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

會子家語卷五

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

緼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縹為之

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

或為玄端

或問於會子曰夫既遣而包

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食

何異與君子甯為是乎言傷廉也會子曰吾

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

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母家之

子曰已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右孔子家語
曲禮子夏問

魯黔婁先生死會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會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彙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會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會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會子曰先生在時

會子家語 卷五

七

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諡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爲康不亦宜乎會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右列女傳
賢明傳

禮問第十四

禮記會子問全
文漢鄭玄註

會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禱冕執東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禱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禱冕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禱冕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歎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禱冕少師奉會子家語 卷五

八

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謂黃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拜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會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告生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莫於禰皆莫幣以告之互文也

冕而出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命廟受也裨冕者公衮諸侯鷩子男毳

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獨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

五官而后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也聘命者勅之以其職

酒脯祭釋穀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既告不凡告用

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於

禰道近或可以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為命祝史告於不親告祖

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

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

會子家語卷五九

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會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莫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

敗及葬不莫不莫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

莫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其

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

無主婦可也

會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

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

醴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

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

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酒為醴冠禮醴

重而醴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歿而冠則已冠

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謂

會子家語卷五十

會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

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莫酬於賓賓弗舉禮也

莫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

旅非禮也孝公大祥莫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會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

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會子曰不

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孔子曰非此之謂

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為君斬衰者皆斬

士則朋喪唯主人不莫夫齊衰者莫君也齊衰者其兄弟

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

會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

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會子曰不以輕喪而

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

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

大功以下者

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

者祭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會子家語卷五 十一

會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殯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

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以擯相可也

會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

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

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子之喪

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

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

伯父母又不在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

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

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

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會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

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

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如壻親迎女未至

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

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后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

禮重於齊衰以下會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饋也孔子

會子家語卷五 十二

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餼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變也三月而廟見稱來

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

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會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

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也女服斯衰

會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孔子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

也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

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

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

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

會子家語

卷五

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

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

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

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

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

古壽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君去其

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祫之祭名也

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

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止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

舍以脯醢醢禮神乃敢即安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

會子家語

卷五

禮所云者乃大夫以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

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

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

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

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如何公也今也

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

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

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諸庶子王為其母

會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而霑服失

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

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

色與兵

會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

會子家語 卷五 幸

而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

會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

會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

三飯不脩醑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

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

廟侯吉也

會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自

薨比至於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會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

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

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

會子家語 卷五 夫

三飯不脩醑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

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然

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

會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為其苟語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會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餘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

又何除焉重輪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於是乎有過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

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會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

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會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

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於父母殷事朔月日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

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會子家語 卷五

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為舅姑服齊衰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

惟天子稱天以誅之

然諸侯相誅非禮也

會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

之何

共殯服

亦皆

具焉

加環

而用

西也

禮相

不可

大夫

會子

曰遂

會子

子曰

子某

罪居

子某

綏祭

後徹

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歸肉者留之共燕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

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

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

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

會子家語卷五 九

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身歿而已至子可子游之

徒有庶子祭者以此此禮祭也若義也順今之祭者

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若厭祭亦可乎厭時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

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子以有子孫為成人祭殤

必厭蓋弗成也厭既而已不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

也與不成人同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會子

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言殤為備聲之誤也

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夫孔子指也祭成人始

設奠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

北隅謂之陽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厭殤則不備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吉祭特牲

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

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是謂

陰厭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後者祭

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庶子之

適也或昆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

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

會子家語卷五 十

於宗子之家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禋祭之親

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

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

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

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

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會子問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

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

反而后行曰禮也相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反葬而

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

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

見日而行遠日而舍莫大夫使見日而行遠日而舍

舍莫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見星而行

舍莫行主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

見星也為無日而慝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

疢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吾聞諸老聃云

會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

也復始死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自卿大夫之

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會子家語卷五

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

會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遠與機而往塗遇故也

土周墜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殤於園中

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與尸之牀也以繩短其

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鈎之禮以機舉尸與之今墓遠

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與機或為餘機則其葬也如之何

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

平載之也而天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

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猶賢史也賢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

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長知召公言

於周公為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史佚行之

失指以為許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

會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

以同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為君尸或弁者先祖卿大

夫士皆下之見而下車尸必式禮之必有前驅為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初有司與疑有司初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遷其職位於記曰君

會子家語卷五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怒子

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周公

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

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吾弗知也時多取攻之

白虎通姓名會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

禮白虎通巡狩會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

祝遍告五廟尊親也會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

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於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白虎通嫁娶會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

會子家語卷五

書

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會子

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白虎通諡會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

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

而諡之何幼不諫長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

臣當受諡於君也 會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諫

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諡何法

法 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白虎通喪服會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

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 會子問曰

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

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會子問曰君

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

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

父母之喪則如之何歸殯哭而反於君側有殷事

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

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

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 會

會子家語卷五

書

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

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白虎通耕桑會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

今本禮記無

會子家語卷五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六目錄

天圓第十五

吾友第十六

有疾第十七

雜說第十八

曾子家語卷六目錄

曾子家語卷六目錄

丹徒陳慶年裏校

曾子家語卷六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天圓第十五

大戴禮天圓篇全文周尚書盧辯注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

此以敢問也會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

人首圓足方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因謂天地為

因繫之天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

曾子家語卷六

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

也且來吾語女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

方道曰方圓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

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為影字幽者含

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

景金質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施施也是以陽施而

陰化也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神為魂靈為魄魄者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

也魂氣上升於天為神體魄下降於地為鬼各反其

所自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禮故陰陽為祖也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
 偏則風謂氣俱則雷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雷電也亂則
 霧和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陽氣勝則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
 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溫暖如陽而為雹陰氣在雨凝滯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轉為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象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

會子家語 卷六

二

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惟人為倮匈而後生倮匈謂無毛羽與鱗介也陰陽之精也凡倮蟲則亦並陰陽氣而生也
 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麟鳳所謂四靈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龜龍為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謂為之端
 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鬼神百祥也因外祀故在宗廟之上也

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
 逆謂之厯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旦定辰宿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德否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八音八卦之音以清濁為準配律居陰而治陽因地居陽而治陰因金石絲竹也
 主律厯迭相治也厯以治時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其致一也
 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致樂以治心也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察猶利也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五穀黍稷麻麥菽也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

會子家語 卷六

三

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
 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山川曰犧牲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宗廟言豢山川言牲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戾割列禳瘞割割牲也列福辜禳面禳也瘞埋也是故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按太平御覽引天圓篇五條略同

吾友第十六 宋經子成篇 經用古註

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包咸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馬融曰友謂顏淵

右論語

柴也愚何晏曰弟子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

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嗻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嗻

右論語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元曰言子張道薄

會子家語 卷六 四

右論語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趙岐曰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塚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

復三年慎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終追遠也所事孔子事之彊會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

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

以慰思也會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

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

尊師道故

不肯也

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

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揚休曰假

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會子之父猶乘輿之

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會子豈好事者為之也

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隳括三月五月為檣菜做而不

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隳隳括檣採木之器也言實諸隳括或三月或五月也檣菜未

詳或曰菜讀為檣謂檣與輻也言矯採直木為牙至

於穀輻皆做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

周禮考工記曰望其鼓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檣

之廉也鄭云檣冒穀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

會子家語 卷六 五

記又曰察其齒蚤不齧則輪雖做不匡鄭云齒謂輻

入穀中者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

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為贏矣

君子之隳括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蘭茝稟本漸於蜜醴一佩

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賈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

漸浸也子廉反此語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

右荀子

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會子家語

卷六

六

說苑雜言會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卿禮聘會子會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家語六本會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會子會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

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醢既成嗽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友者固不窮馬竝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眾也

子貢子夏會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會子

會子家語

卷六

七

右呂氏春秋仲春紀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會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會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會子薄之而與起絕

右史記吳起列傳。玉海天中記引同。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右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家語 卷六

子夏過會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

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右韓詩外傳九

公明宣學於會子三年不讀書會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曾子家語 卷六

九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會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右說苑反質

曼邱不擇照時子曰曼邱姓不擇名齊人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按孔叢子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不知孔子卒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孟子生當周烈王四年相距百有八載距伯魚之卒百十二載子思逮事孔子年六

十二而卒與孟子不相值明甚史稱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孟子亦自云私淑諸人七篇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高公明儀亦嘗稱引率皆曾子門人蓋私淑在子思數人耳此云學於子上情事自確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右孟子外書性善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鳴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會子家語卷六

十

右太平御覽引莊子○困學紀聞古微書註引同按今本莊子無

有疾第十七

宋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鄭元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安國曰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陷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勉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會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咸曰欲戒死言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元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包咸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邊豆禮器

右論語泰伯

說苑修文會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會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會子曰坐吾語女君子修禮以

會子家語卷六

十一

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邊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會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會元參弟子會元

會申坐於足元申會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

子曰華而皖皖華板反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簣謂牀第也說者以皖爲刮其節

目字或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會子聞之瞿然曰呼呼慮爲刮

聾曰華而皖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

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

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覲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

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後漢書蔡邕傳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君哉

曾子家語 卷六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會元之辭易爨爨之以謀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右禮記檀弓曾子疾病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曾子曰微

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

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

也鷹鷂以山為卑而會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

而麀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求生之厚動是之死地也

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

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

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

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

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

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

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

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

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

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離騷曰經鮑魚肆而失香也是故君子

曾子家語 卷六 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

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

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

教如食疾子矣言未見好教敬人吾不見日省而月

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

右大戴禮曾子疾病荀子法行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

女夫魚鼈鼃鼃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鷂猶以

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毋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說苑敬慎會子有疾會元抱首會華抱足會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會子家語

卷六

終

說苑說叢會子曰鷹鷺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鼈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雜說第十八

采緯書于史成篇○諸子或有譏訕亦非孔刺孟之類故並存之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顏淵山庭日角會子珠衡犀角

右論語摘補象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會

參悲郭象曰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孝已李云殷高宗之太子會參李云會參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右莊子外物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會史是已郭象曰夫會史性長於仁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而必慕會史則會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也簧鼓謂笙簧也鼓動也會史會參史籍也會參行仁史籍行義

會子家語

卷六

右莊子駢拇

下有桀跖上有會史而儒墨畢起

右莊子在宥

天非私會騫孝已而外眾人也楊倞曰會騫會參問之太子皆有然而會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至孝之行也

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

右荀子性惡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會史會史不戢攻則國何利焉

右韓非
子八說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
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會史俱廉

右韓非
子守道

或曰廣廷嚴居眾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會史之所
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

右韓非
子難三

蘇秦對燕王曰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會參
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

會子家語

卷六

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會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安得使之之齊

右戰國策
燕策一

會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
粥之閒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右新語
慎微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會子駕羊
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
不容樸直者進忠便巧者近仁

右新語
輔政

淮南子泰族訓文公樹米高誘曰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會子
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為知也

說苑雜言文公樹米會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
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劉子觀量晉文種米會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辦方
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

會參閔子無鄉相之養而有孝之名

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會哲也然而

會子家語

卷六

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
人貪其養

右鹽鐵
論孝養

會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
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右鹽鐵
論相刺

今按鄙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會哲之家周公
非不忠也會子非不孝也以爲襄君顯父不在聚財
揚名顯親不在車馬

右潛夫論浮侈

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會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聞

右中論智行

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會參不為也

右中論天壽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

會子家語

卷六

六

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會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政也

右說苑雜言

會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

右論衡感虛

會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早來方後世凱示

以正樞綱

案樞綱上二字金石志均闕茲據濟甯州志補

右漢武梁祠畫像贊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叙回參之意蓋以仁與孝同

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會參是也夫會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

右後漢書延篤傳

會參鋤瓜三足烏來集其冠

右伏侯古今註○初學記太平御覽引同

會子見益母感恩

右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會子家語

卷六

九

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會子銜哀則七日不飢

右文選嵇康養生論

會參居曲阜臬不入郭

右水經泗水注

會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

會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

右宋書文九王傳

會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右顏氏家訓勉學

殘形操者會子所作也會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
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會未得其首也會
子曰吾晝卧見一狸見其身而不見其頭起而爲之
絃因而殘形

右琴
操上

會子歸耕者會子之所作也案文選思立賦注
引首無會子二字會子

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昏然案昏然二字孫星衍琴
操校本以思立賦注引

補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

不反者年也不可以再事者親也案今本作不可得
而再事孫星衍引

會子家語卷六

思立賦
注引改歐歛歸耕來日安所耕厯山盤兮欽崮

文選思立賦嘉會氏之歸耕兮慕厯阪之欽崮

梁山操者會子之所作也會子幼少案太平御覽
引作小慈仁

質孝案北堂書鈔引
無仁質二字在孔子門有令譽案在下八字
孫星衍引

堂書鈔
引補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

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常耕泰山之下案太平御覽引
耕下有於字

遭天霖澤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案月本作日孫星
衍引

思其父母乃作梁山之操今本作憂思之歌案北堂
書鈔藝文類聚文選詩注

御覽皆作
梁山之操

右琴
操上

北堂書鈔歲時部引琴操會子嘗耕於太山之下

遭天雨雪旬日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

會參行孝枯井生泉

右御覽引
孝子傳

會子家語卷六

五

會子家語卷六終

丹徒陳慶



孟子外書四篇

〔宋〕劉敞注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
吳氏拜經樓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四六毫米寬二二二毫米

乾隆庚子春鐫

孟子外書

古新坡鄉校藏板

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為依托信也然三家者依托而熙時子非依托也乃熙時子依托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即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為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謔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

序

孟子外書

拜經樓正本

也四家注依托不足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老人馬廷鸞書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一

熙時子注

性善辨第一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荀卿名况楚人避漢諱易荀為孫

見矣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言天性但有善而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

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無惡孟子曰率

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蠶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

孟子外書 樓正本

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喪息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

其惡勝平聲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污

之是豈水之性也哉

曼丘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曼丘姓不擇名孟齊人。曼音萬

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

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

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子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

生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姚墟石紐蒲南台疆並地名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之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

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

學也此章戒人不學面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

幼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

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為賈街事孟母曰亦非

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

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此即世俗所傳孟母三遷事

孟子外書 二 拜經樓正上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

之問之曰何為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引刀斷其

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輟中止也誼詳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

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

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

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

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

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踞列女傳作袒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
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
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
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
五飯羸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
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
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

卷一
孟子外書
三
拜經樓正本

禮子何憂也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羸彌筆。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
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
徒也和去聲夫音扶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
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
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
淫也專一其性禁止其淫。行去聲

孟子謂子石曰卯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子為堅白異同之辨者

石曰信孟子曰何為其然也子石曰卯無毛雞無
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此章

記孟子之闢邪說。與音余

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筦敬仲義故齊威
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威夫人所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辟音壁

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

往蘇子蘇秦也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云無信人也天

卷一
孟子外書
四
拜經樓正本

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夫音扶徐辟對曰辟之

祖自南州遷於邾邾今五世矣於蘇為睦且辟蘇
之自出也南州徐國也邾邾洛陽也自出謂蘇氏之甥孟子曰然則姑

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為威屈不為利疚以

守子素以全子生斯可矣縱音宗

凡十五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一終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二

熙時子注

文說第二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不若質勝者可久言人徒駢才辨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

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為己小人為己者逸而泰為人者

勞而危為去聲

孟子外書

拜經樓正本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

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

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心傳也識音志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公明高孟子門人馮皮冰孟子

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刻則人害

之大雅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章補金人銘所未及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為吾謝梁

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東桑地名未詳所在

為去聲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

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

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孟子外書

拜經樓正本

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

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

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

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

可慰於九原兮數舍並上聲於音烏

靈龜隱於萊丁氏公著云靈古蜃字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為臣而去之後

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使遺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池柳字孟子曰古之高人也
止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
也子叔孟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

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
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夫音扶樂音洛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蠋書邑人請見奚遍入
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

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
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

年而齊國果亂好去聲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

蓄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
矣乃出為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

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
禮也弛緩也惠子名施渦山樂水未詳所在修書亦有此文大同小異。雨去聲更平聲

孟子外書 三 拜經樓正本

凡十七章

孟子外書 四 拜經樓正本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二終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三

熙時子注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

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

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

連少連也魯釐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釐僖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慕母氏遂曰鄭氏禮記注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

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叟死孝也劉氏熙曰茅叟死而哀毀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

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顛

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

其有一得乎慕母氏遂曰伯顛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

咸丘蒙治器萬章治練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孟子三

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

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

盡齋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

棄墨而歸儒齋子為墨子之學者。齋他端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此乃循名責實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

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勛勛者殷法雖周亦勛

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

以益上非古也慕母氏遂曰勛讀如藉陸氏德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

齊王而不言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為氏亦

丑曰景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

書曰格其非心

一第 21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版 反文內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犂門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犂門齊南門。犂力博。

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乎孟子

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讀如連與聖為韻白讀如裴緇

子以其類詩故以為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涅乃結。

屋廬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為非無

為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屋廬子初為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為為

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此章即不為已甚之意

孟子外書三 拜經樓正本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

伯之罪也基母氏遠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

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將去聲毋音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說齊說公淳于髡曰夫子亦說無善耳昔者瓠巴鼓

稅不說音說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之為善乎

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

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

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

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

若此也夫音扶卒音粹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捐封生高商

而齊人好歌祀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

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

之削何也指封生齊善歌之人高商商調之削何也之高者。好行並去聲夫音扶孟子曰

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藝樹藝五穀也。夫音扶度徒洛。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

九州之外也以衍好為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凡二十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三終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四

熙時子注

為正第四

孟子曰為正以心為邪以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孟子言孟嘗君好士也。不過好名非真好士也。

孟子外書卷四 拜經樓正本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穆音鳴呼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夫音扶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

如之何夫音扶行中並去聲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為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為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孟子過邾見邾莊公邾國名高氏誘曰世本邾莊公名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道去聲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使王並去聲

孟子外書卷四 拜經樓正本

凡八章以下

孟子外書四篇卷之四終

右孟子外書四篇後一篇闕而不全歲己亥冬
周大令春從海鹽故家廢籍中檢得亟手錄之
卷尾題跋尚多以楮墨斷爛莫可盡識故僅存
爰胡二跋而已明年春予與陳君鱣復就大令
借鈔於是傳寫遂廣按外書四篇自為趙氏所
不尚寔致湮晦宋以來如晁子止王伯厚馬貴
與諸家簿錄中雖皆著四篇之名而未列其書
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嘗見新喻謝氏有性善
辨一帙疑即孟子外書旋亦無傳其視此本竟

孟子外書

拜經樓正本

不知何如也竊惟古今典籍後出者頗多若古
文尚書顯於劉宋據程廷祚
晚書訂疑子夏易傳傳自李
唐其他尤不勝更僕數世固未嘗盡廢之是編
雖不無可疑要其文義亦有不容終泯者爰為
授梓以備逸書之一種云

乾隆辛丑夏仲休寧吳騫槎客氏書

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見寄惜第四篇
為正殘闕不全真秘冊也按劉昌詩筆記云新
喻謝氏多藏古書異本有性善辨一帙蓋即是
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碎璧尤當寶貴
之昔趙氏斥外書為不能閱深與內篇弗類故
其書遂不顯於世然漢時引孟子者謂之博文
則內外篇均在博文之列何可存內而佚外哉
武原胡震亨跋

孟子外書

拜經樓正本

麻沙新刊四家孟子注作偽無疑也至其附外
書四篇頗有精義且流傳已久似非全偽者先
師夢奠無從就正耿耿於懷莫能自決云涪翁
晏淵謹記

孟子外書

拜經樓正本

荀子考異

卷第一

青取之於藍 蜀一本無於字一本作青出於藍

此卷勸學篇內聖心備焉 諸本皆作循焉
傲噴非也 諸本皆作傲非也噴非也

卷第二

此卷不苟篇內故懷負石而赴河 諸本皆無故懷二字
舉人之過惡 諸本無惡字

故君子不下室堂 諸本無室字

榮辱篇內博之而窮者 諸本無之字

乳兔觸虎 監本作不觸虎

人也憂患其身 諸本人也作小人
豈不迂乎哉 諸本作豈不亦迂哉

而耳辨音聲清濁 諸本無而字

卷第三

此卷非相篇內注李兌 諸本作李斯

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 諸本無人士二字

節族久而絕 諸本作節奏

注宗族久則廢 諸本作節奏久而廢

其以治亂者 諸本作以其



諸本皆無

矜莊以蒞之 諸本作齋莊

口舌之於嗜唯 諸本作之均

非十二子篇內長養人民 諸本作生民

弟佗其冠 諸本作弟作

仲尼篇內信而不處謙 監本作忘處謙

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 諸本無從之二字

卷第四

卷內抑亦變化矣 諸本作抑易變化注又有仰是反易也三字

在人下則社稷之臣 諸本作在一人下

注飾之以儲價 監本作諸賈

以從俗為善 諸本作容俗

未嘗有也 諸本作聞也

不敢有他志 諸本作下能

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 諸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 諸本作人無師

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注云隆厚也積習也厚性

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

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 諸本而為皆作謂之

卷第五

卷內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監本作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卷第六

卷內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 諸本無不廢在王庭一句

鳥獸之羽毛齒革 諸本無齒革二字

徙壞隨落 諸本作徙落

上好攻取則國貧 諸本作上好功則國貧

卷第七

此卷內則能持國也 諸本作恃國

彊固榮辱 諸本作彊國

周國者 諸本作國者

經其任 諸本作輕其任

卷第八

此卷內敬詘而不苟 諸本作不悖

謹脩飾而不危 諸本作謹脩勅

緣義而有類 諸本作緣類而有義

是狂生者也 諸本是聞難狂生者也

不胥時而樂 諸本作而落

能無流愆也 諸本作能無陷也

兩齒墮矣 諸本作而齒墮矣

非于是 諸本作非是子下文舉于是亦非是子

隱其所憐所愛 諸本無所憐二字

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

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 諸本無此三十二字

卷第九

此卷臣道篇內注橋與矯同屈也 諸本作反也

過而通情 諸本作同情

致士篇內禮義備而君子歸之 諸本作禮義脩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諸本此四句在篇末不若利淫之後非

卷第十

卷內注與王處京臺之下 諸本作與王劇廩下

燕之繆蟻 諸本作謬蟻

所以得天下也 諸本作一天下

注制重罪人以兵甲犀脇二戰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戰

諸本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戰輕罪楯一戰

刑罰省而威流 諸本無罰省而威四字

注襲取其處 諸本作襲取其處

又不能凝其有 諸本作處其有

卷第十一

此卷疆國篇內然而不教誨不調一 監本作不教誨不調不一

權謀傾覆出險而盡亡 監本無盡字

羸則教約上執拘則最 監本上字作句絕

處勝人之勢 監本於此上有荀卿子說齊相曰七字

注謂連擊 監本作遠擊

孰比於小事者矣 監本作孰比

天論篇內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監本作而亡矣

二五

異

五

卷第十二

卷內皆民載其事 監本作皆使民載其事

皆以己之情欲為多 監本作情為欲多

卷第十三

卷內苟怠惰愉懦之為安居若者必危 謂予無居字

無性則偽之無所加 監本作無信

卷第十四

卷內聲音動靜性術之變 監本作生術

莫善於樂 監本作美善相樂

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 監本作道德

卷第十五

卷內注文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 監本無與不善三字

正文不以所已臧 監本作已所臧

卷第十六

卷內所緣有同異 諸本作以同異

喜怒哀樂 監本作喜怨

注心能召萬物能召知萬物雖能召所知能召而知之

監本召皆作占

注散為萬名 諸本作萬物

然後止 諸本皆作正

異

六

實無別而為異 諸本作實別為異

注實不可別為異所 諸本無不字

今聖人沒 諸本作聖王

注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 諸本作辨論一意以明兩

端者也

拾以為己實 諸本作己實

困於多欲者也 監本作欲多

情之數也 諸本作所也注兩數字皆作所

注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 諸本作以有欲之意求之

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諸本無此九字

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 諸本作求必不得

注奚以損亂而過此也 諸本作至此也

注奚以益治而過此 諸本作至此

卷第十七

此卷性惡篇內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 諸本作不察乎偽之情者也

偽起於性而生禮義 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

所以異而過衆 諸本作制衆注 衆亦同

兄弟相拂奪 監本正文拂作佛

性惡則與聖王 諸本皆作與聖王

異

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 諸本作

塗之人可以為禹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

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諸本作一句

君子篇內治世曉然 諸本無治字

注則所得者小也 諸本作無所得也

卷第十八

此卷成相篇內武王善之 諸本作喜之

堯不德 諸本作不能

注孺公 諸本作孺公

脩領 監本作循領注脩領亦同

賦篇內五聽循領 并注諸本作脩領

盈天乎宇宙 諸本作充盈乎夫寓非

待之而後存 諸本作待之為而後存

請占之五帝 諸本作五泰

注占驗也 諸本於此下有五泰五帝也五字

帝占之曰 諸本作五泰占之曰

喜溼 并注諸本皆作温非

注眇末之意 諸本作抄末

注昭或為照 諸本作或為朝

異

不知佩也不知異也 諸本皆作弗字

注為之謀也 諸本皆作媒也

刁父 諸本作力父注亦同

卷第十九

卷內注革急則木廉隅見 諸本作革急則裏木廉隅見

卷第二十

此卷宥坐篇內文王誅潘止 諸本作潘正

注居士狂裔 諸本作任裔

吾亦未輟 諸本作未既輟

子道篇內言以類使 諸本作言以類接

宗廟不毀 諸本作宗廟不輟

堯問篇內五穀蕃焉 監本作五穀播焉

劉內後序處子之言 諸本無此四字

右荀卿子書楊倞注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

目舊嘗患此書無善本求之國子監亦未嘗版行比集

諸家所藏得二浙西蜀本凡四增寡同異莫適取正未

乃於廬陵學官藏書中得元豐國子監刻者遂取以為

據然猶有謬誤用諸本參校凡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

其有疑而未決者并世俗所習熟而未定如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者監本所出而文義或非如美善相樂者皆

不敢沒其實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有六條雖未敢以

為盡善然耳目所及已特為精好謹刻之江西計臺俾

學者得以攷訂而誦習焉淳熙八年六月丙午吳郡錢

佃謹識

荀子攷異跋

荀子世傳有宋本二一北宋呂夏卿熙甯本一南宋

錢佃淳熙本而世間現行本則以盧抱經所刊為最

善盧本所據校宋出于呂夏卿日本黎星使所刻唐

仲友台州公庫本亦有王子韶呂夏卿銜名則皆出

於一源矣錢佃本久無人見想已亡佚按佃字仲耕

政和進士觀復之子登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中奉

大夫祕閣脩撰著有易解十卷詞科類要二十卷見

常熟縣志今存考異一卷後跋自稱集諸家所藏二

浙西蜀本元豐國子監本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其

有疑而未決者又著之卷末共一百二十有六條則

此卷是也是書雖屬鈔本為惠定宇盧抱經王懷祖

顧澗濱所未見其例卷二卷三卷九卷十一卷十七

卷十八卷十九則云此卷某某篇內卷四卷五卷六

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

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九則單云卷內無篇名同卷另

篇又出篇名則二十卷同亦有誤者如卷第一青取

之於藍為第一條第二條轉云此卷勸學篇內不列

於第一條與他卷異如成相篇上條脩領監本作循

領注脩領亦同下條脩領賦篇內五聽循領并注諸

本作脩領兩條複出而五聽循領亦不在賦篇內則
大誤蓋輟轉傳鈔不無譌脫而別無他本可校祇仍
其誤而增識於此其他與盧本不合之處讀者當自
得之光緒乙巳七月立秋日江陰繆荃孫識

全

跋

十一

黃岡陶子麟刊

長夏燕居同坐名在取若所點荀卿之
真一昭之隨取真詞義之雋永步明記一
或無言之多反有讀之書性宜其於于前
為者眼之先此一勸也

觀所方列傳小福何等蒼秀而八以偽於一是真群盲
評古未料帝親遠冷也 古其城曹沛也又聞

此每若作國書未以此亂
加即冊中一所以印翻是話
此每前必真也子亦勿宜勿
輕妄於和卷又記兩中書日

青主所多荀子結身論語：精妙具神楚卓即以此古法論通體古拙
筆之合法豈為多之偽造所欺甚勿以後人所加國書而掩之也

此冊為丹楓閣藏物後入李姓妄加國書又不知國書應加蓋遂使後人生疑其書真者可於耳

荀卿初學篇第一

善於人者必先善於己善於物也

善於己也

善於物也 善於人者必先善於己善於物也

善於己也

善於物也

善於人者

必先善於己

史記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

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幽穆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以為祭酒焉

齊人又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田家於蘭陵李斯嘗為弟子

正而相秦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荀卿遂

學于正統信穢祥却儒之拘如莊周者又清穆也信于推

保墨道德之行事與壞本非者教萬之而卒因葬蘭陵

後 人之學也

嗜其志一而善之從之嗜也 注以七德讚助也

好特 又上言好也人下言好也禮好特將學程誠志昭詩也而好

以平者來以雜珍也

脩身篇中二

屬 又屬善之度以治事者為重則及於祖 注屬讀為辨之意

有新別善之法即治禮也

提優位舒緩也

夷固 由社及雅而社及夷固而遠 注夷固

保文發進百保任舒後々 与之提優一云而奇何提此作保
舉原重進則抗之高志

莫神一好 又漢書志心之術之好神一好

折園 又良負也の折園不仕は折損園也

明墨 又術明墨也情難行 注以爲由情情墨也情也墨墨也 本文指種ほは墨種也
西清種ほ種礼義也 山陰種ほ清也墨也 亦作清子

世若善 又い初世若善也世若善也世若善也の世若

倚魁 又倚魁より加る也 倚魁は倚魁也 倚魁は倚魁也

集三好 又者法也集三好也 集三好也 集三好也

星少 要少 不祥少 又法也星少也 要少也 不祥少也 要少也 不祥少也

偷儒又偷儒博多儒士懷遠圖義

已苟一而一

狗有須又狗有須抑有七曰未詳或曰不不居之

縛又男子不壯則羞求信強以是為小人信信之指曰強之強也

且之光美體于馬詳考于天地如余之健也

如如語讀如野無如博性如孫如美如也其年乃角之且之光美上

句有句也下之且之光美也本在苟句也下即

但不言心并不自知其光美也
但心人亦則并而但言字也其此字之り在焉其初但五甘切不其
也古德并別廣勸有德字無德字此分最解从人从是字中與德濟德

安女不怨其居憐的屈安為主以可移物也

姚 又其功善姚名也其以能之進曰

葉 故也其葉乃之利社義以分一 分三三三

藝 禮 藝乃德也福多而名多一福日慧也也從安多福使也身于

非 相為事

姑 布 子 知 也 慈 義 也

養 舉 一 也 慈 德 也

公 孫 呂 身 女 七 大 而 長 三 尺 廣 三 寸 男 身 五 尺 而 長 五 尺

高 克 文 王 之 孫 仲 尼

高 齊 肉 公 之 孫 子 子 且 宜 也

幼 孫 粒 實 夫 者 左 伯 突 禮 知 變 乃 德 實 人 長 左 左 脚 也

之 美 也 子 子 也 德 也 禮 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非十二子篇第九
十二子皆持之曰在之生也
也其然之附也

高才惠曉

注者曰謂曰字亦惠也
下又有注曰高才者之惠
大信而高才也
此篇為世所重
其書亦多也

宣其魏年
注宣其未詳
注其未詳者
宣其未詳者
宣其未詳者

其甚彰利政
注甚彰未詳
利政之理曰
什之百也

溝稼者有傷
本又世也
注程督儒嗜
然其甚彰也
注甚彰者
注甚彰者

儒連之而少則督儒
儒連之而少則督儒
儒連之而少則督儒
儒連之而少則督儒
儒連之而少則督儒

仲下又他行
注他行未詳
注他行未詳
注他行未詳

三子
注三子者
注三子者
注三子者
注三子者

著是
注著是者
注著是者
注著是者
注著是者

臣家のそ夫

臣は主人を侍はせりて其の言を以て其の行を以てす

臣は主人の言を以て其の行を以てす

溝壑

溝壑は地溝也

増字坊表

坊表は里の表也

三有一隆

社は里の表也

○王制篇第九

昭獨

昭獨は天子の獨りて其の徳を以て天下を治むる也

此昭獨の徳也

五疾又五在也

五疾は五刑也五在は五刑也

李

姓之 女皮曰李 音曰如 雅音曰 姓之 音曰如 親也 即以 姓音 雅音 之 親也

李國 篇第十

中有此是二元

此篇 嗚呼 不可言

諸 注 諸 友 人 眾 也 諸 諸

掩 和 又 掩 地 表 也 注 謂 曰 也 和 掩 掩 掩

嗚 字 音 生 家 音 用 大 義 謂 諸 亂 也 加 記

烟 海 之 於 海 也 為 屬 也 烟 海 之 於 海 也 為 屬 也

重 之 曰 重 也 注 謂 曰 也 重 之 曰 重 也 注 謂 曰 也

侯 徵 文 德 注 侯 氏 姓 也 後 也 侯 氏 姓 也 後 也

國 顧 是 文 不 姓 也 為 兩 處 也 注 謂 曰 也 國 顧 是 文 不 姓 也 為 兩 處 也

之精謀似愛以初之他德伴傷婦之流謂之性之六世之伴為之今此上可皆之

之六世大但之性不有性之性

滿海言都有難上者匡而不保身身且不得其及以而誰之也

聖道

卷十二

火計自財之者曰恒歸不皆以一賦字加之

界初世一 又界之性也 此之謂也 中字在後

斗解叙既去此以而噴也 噴字在後

其

致功致法

又清口之入支四致功而不流致法而有礙 致法 大概似致其功而不之 釋義

華年又亦而華年也

不務說其所以然 又其亦天地之物也 不務說其所以然 而致其自具材 此句亦可玩其所以然

不射則臣也

物探又物探計此張為少之遠表是受人史之身也 物探表以上張計出入之人

丙 又併耳目之察而視自費日而治詳一由而曲一處一由而曲一由而曲一由而曲

臣之為第十二

慈臣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環之國也 信於諸侯 環之國也 信於諸侯

箕臣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即臣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漢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齊之為第 楚之為第 秦之為第 燕之為第 趙之為第 魏之為第 韓之為第

國者大節不可以考人好其躬身也

傷在勝功減甚 夫有德之為道也傷在勝功減甚

曹節之說 夫有德之為道也傷在勝功減甚 夫有德之為道也傷在勝功減甚

曹

釋 夫有德之為道也傷在勝功減甚

喘 勝 又忠信之為道也傷在勝功減甚

通忠之服

於此之平

福 夫有德之為道也傷在勝功減甚

臣道為美法之四侍自勅而青初而順必因而老討自受以城大城而
下國強族壯之理也 且此之有孫兮是也名成而名也 上教之高德也
瑞於德也茲族族之至者引此而為之平而勅下國也

致仕為力也

明致賢
仕之義

得名易之

美之延年
延年益壽
延年益壽

延年益壽

考誕至魂

延年益壽
美精也

魏悼女游其火根其枯而已火之明照其具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
如之六師之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

即其里四誦說不與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其枯也

柯為崇美本

美其本也
美其本也

職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如天之隆其功也 隆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也 又曰為事而求其功者天賦也如之者隆其人也如之者隆其

夫天為道一 曰言大夫和田美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一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惟子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子曰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子曰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子曰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子曰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子曰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曰言天與地一

荀子評注 天論篇第十七 四二七

之從天而頌之孰之制天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之在
 時而使之也墨子大私為之誰為墨人誰天之為是也
 而性之樂人歌天之所好也孰為之而即從天而頌之也
 是固者至如左者而之也今世如此

治天子有法而世位則多賦不為其大茂矣其義似此者
 在苟位賦者世法也己自里地矣且不知也者下人而由大
 法即天定一不濟而先以之為不祚也代也者之為者曲也
 言也民之為也為經生如味位法之義即墨子之也

之也。至重則審之。如下。至多。致。又曰。有。至。則。祥。又。非。祥。矣。此。其。甚。不。易。讀。

相。又。不。處。于。相。和。也。以。之。是。相。守。也。非。致。也。致。之。切。有。又。

物。來。吐。茹。柔。

又。在。柔。者。致。不。利。物。也。吐。茹。柔。

物。來。而。柔。吐。茹。柔。多。直。不。日。多。子。

亦。已。久。矣。其。理。即。是。也。致。之。切。有。又。而。乃。柔。也。不。利。物。也。有。物。

丹。研。多。如。研。研。

犀。象。以。為。楛。

注。楛。之。楛。中。

志。如。犀。象。以。為。楛。一。至。其。至。多。

於。茲。為。親。

注。於。於。於。為。親。於。於。

隆。此。

文。隆。此。保。而。理。之。程。且。不。扣。也。

雜。此。兩。字。似。人。為。說。道。有。此。之。

全。也。致。也。

注。全。也。致。也。以。致。也。全。也。致。也。致。也。

舌燥 文墨任持搏接答騰脚刺刺枯燥 務處去學 呈辱之界外之也也

口之習也力力乎 口之習也力力乎 口之習也力力乎 口之習也力力乎

性理 文之末者人之性理者也 性理之末者人之性理者也 性理之末者人之性理者也

天聖皇帝之夫人知情理之要也

禮經篇第九

極類 文法身極類 性疏通也 類古教字也 向親讀也 類 言直字也

遠強通也 法身極類也

高見 性法也 宿定于甲申也

背角 性法也 宿定于甲申也

體觀 注釋言服之華平以形之象也

為志 注未足習曰後解中為志後由解

強壯 注強後曰強壯也注全解圖

注之志也注首也 強壯也注但中多
亦可為圖之強壯也 蓋解新強壯
未的也

為柑 腸

注未詳或曰為柑之也 柑系其為屬 然多之不以注為屬 然多之不以注為屬

鏡 校

注凡神如也 校也 鏡也 注之也 凡神如也 校也 鏡也 注之也

境 宇 宇 之 也

注宇字之也 境宇字之也

凡 也

注凡也 凡也 注凡也 凡也

究 治

注其之文也 究也 治也 注其之文也 究也 治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註其也

東坡才中

認之使事女是淫為不德

教大德

謹疏矣

智勝初

笑笑第知

笑第為極

地廣為博

教乃良

亦婦好

婦亦好亦好

經書

高故似天

經似地

若似水

若似日月

若似樹

若似草

若似以

誰

久之終誰

誰直樂五初二白詩誰也

若似樹字稿若樹印多日白平故二二若
若似草字稿若草印多日白平故二二若
若似以字稿若以印多日白平故二二若
若似日月字稿若日月印多日白平故二二若

申之為于勢而不知知
此中意氣有辭以爲其說但實以精勢
以知法下而不知抗勢
此中智法爲知者智

惠子之學于道而不知其所以

道之爲于道而不知其所以
道之爲于道而不知其所以

而不知其所以
此中意氣有辭以爲其說但實以精勢

而不知其所以
此中意氣有辭以爲其說但實以精勢

而不知其所以

而不知其所以

交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敬道

素業

消業 又支音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又支音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消業

正名篇第十一

性也者生而有之也性也者生而有之也性也者生而有之也

物也 曰以意和弦者性之他者一操子以学焉而後生性之他

之经 又云其形雖以多需其物者其去紐信去深際紐結曰以有而多其立

名其物而支其和之者則名之其深際際珍然其教也

海酸 又者具其身股酸海酸者其心身其是也

滑酸 又者其身其滑酸其形體其是也其有也其是也

石也 其和者其性也其和者其性也其和者其性也

说教 又说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

说薄 又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

獲 知 獲 諸 獲 繼

供 之 繼 供 繼 引 也

○ 獲 在 世 知 繼 繼

○ 獲 在 世 知 繼 繼

折 運 粹 意 而 不 是 以 期 勝 人 的 意 見
後 者 知 也 是 折 運 粹 意 而 不 是 以 期 勝 人 的 意 見
善 德 其 轉 繼 及 之 意 不 是 于 用 也

○ 獲 在 世 知 繼 繼

其 一

○ 廣 為 萬 力 也

廣 為 萬 力 也 一

人 之 情 為 聖 性 也 聖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則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聖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受 施

受 施 之 法 為 自 然 也 聖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則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聖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受 施 之 法 為 自 然 也 聖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則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聖 人 之 情 自 然 也

操 又操之其有... 此亦判觀者矣

却、其堂之... 下之威堂... 此亦判觀者矣

法評... 友風... 此亦判觀者矣

操、又操之其有... 此亦判觀者矣

上曰... 此亦判觀者矣

不... 賦... 此亦判觀者矣

三、意欲其多而少也 伊魯魯侯ト下 又養不惠貴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又伊魯子意欲其多而少也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伊魯魯人伊魯魯ト謂 伊魯魯人伊魯魯

一曰：... 信... 同... 凡... 信... 物... 同... 有... 根

味九... 觀... 味... 知者... 信... 物... 同... 有... 根

... 信... 同... 凡... 信... 物... 同... 有... 根

酒... 興... 又... 信... 同... 凡... 信... 物... 同... 有... 根

... 信... 同... 凡... 信... 物... 同... 有... 根

禮記卷之九 祭義第九 祭者，所以通人與神之也。...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祭之日，天子親帥三公，士親帥甸，大夫親帥采，士親帥衛，庶人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士親帥閭，士親帥比...

所教者皆上焉者也此言其教之精也

誦此言其教之廣也文在吾國者此言其教之遠也皆足以多其教也此言其教之盛也

多其教也此言其教之盛也文在吾國者此言其教之遠也皆足以多其教也此言其教之盛也

多其教也此言其教之盛也文在吾國者此言其教之遠也皆足以多其教也此言其教之盛也

因欲為傳此言其教之遠也其教之盛也此言其教之盛也

楚之

魏主此言其教之遠也其教之盛也此言其教之盛也

而方此言其教之遠也中節此言其教之盛也

伯此言其教之遠也其教之盛也此言其教之盛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律法家味以人必如之義此二法之一種



久則入學。至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於學也。故學數有
 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
 者中辭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有法
 者以類舉。故學至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禮之敬文也。祭而樂之中和也。易而和。和而樂。樂而
 書之博也。祭而樂之中和也。易而和。和而樂。樂而
 天地之間者畢矣。

自子夏論詩有禮後之說。而夫子與之。故其徒皆
 傳其學。五傳至荀子。其言曰。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又曰。學聖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蓋先

王治定制禮。禮者內生亦言禮。夫子訓伯魚先詩後
 禮論成人。燕倫衆才。而終文之禮。衆是知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此子夏禮後之說。為不可易也。厥後朱
 子解論語繪事後素。廢鄭氏之義。以禮後之禮。為
 禮之儀文。儀不可為禮。音。于是荀子之所以
 述子夏者。後儒亦不知其義之精矣。繪事後素之
 義。先君有說。以辨之。謹錄于左方。
 論語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事。先布采
 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畫繪之

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汙也。
 古者蒙繡。而木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
 漢明復者。所謂班固賦。白珠。亦有章。康成。蓋日。觀
 之。必非臆說。或曰。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此
 不知而妄為之說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
 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
 為質也。子夏。疑。素。以為。絢。夫子。以後。素。惟。繪。為。然。
 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
 蒼。赤。必。以。素。為。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
 為。之。間。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
 以。禮。制。心。後。禮。為。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
 質。之。始。也。則。素。為。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為。文。
 故。曰。素。以。為。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
 也。故。復。初。素。有。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貴。之。終。然
 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說。非。乎。忠。而。無。禮。則。怨
 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怨。則。惡。諒。則。賊。不。學。禮。而。忠
 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
 無。色。之。大。禮。者。無。名。之。朴。老子。不。知。以。為。忠。信。之
 薄。官。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
 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模。乎。似。不。足。非

不足也。質有餘也。吾以為老子不知禮。猶告子不知義。而世稱孔子學禮于老聃。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儒效篇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慮。高呼嗚呼。悲之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上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德於窮閭。滿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殊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言其必先正其身。以居於闕黨之子弟。固不分有親者。取多者。父也。孝佛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故近者歌詠而樂之。遠者竭誠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連。

文之事去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亦引錫京之詩以為證蓋明堂為
大教之宮四學具焉官司備焉政教之所由生變
化之所來非得人師如周公孔子者不能通神明
而光四海使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中心悅而誠服若是之盛也

大儒者隱于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
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言王者之位
則無一君一國能容者有始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
夫無不賴以為臣無能周之

國莫能與之爭勝皆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
是大儒之微也微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
其持險應變由當其宜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千
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則其窮也俗儒
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項逃之鬼謂狂險之行邪
說畏之眾人愧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為通則一天下
窮則獨立貴名名不虛死地不能理木于如義禁
跡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以爲遠氏之朱然字子尚也
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

荀子微言

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鳥獸之
中猶能辨別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
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倣愆倣愆為疑奇物
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類故張法而度之則曉然
若合符節無所疑滯也張法而度之則曉然
者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
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
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齊不失亮聲無
他道焉已乎行之矣已止也言聖人無故聞之而不

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指意知之而不
行雖效必困非所知多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
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師法見而知則
必為盜謂聖人之說勇則必為賊賊害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其察則必為怪辨則必為說辨則必為說辨則必為說
師有法受其法而而知則速通勇則速成云能則速成
察則速盡盡其辨則速論立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
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隆情
非仁有師法則隆性矣隆性而歸法者所得乎積積
之行非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一而為之

道曰心何可以知曰虛壹而靜知道察知道行體道
 者也謂知道者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通也虛壹而靜
 謂之大清明言無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
 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道參
 也度制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
 是之謂大人大人者聖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心
 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
 使百體不為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
 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劫也
 然也語形可劫而使誠信心不可劫而使易意可劫
 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
 惟所好懼藏塞也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
 向釋之云容寬也謂心寬大包容萬物也其擇也無
 禁必自見其物也謀博無所禁止則見謀博則感也
 一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戴其情之至極在一而詩
 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真彼周行項筐易
 滿也采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戴周行實易益之
 以懷人實周行之心二之則不滿况乎難得之正道
 也而可以他術戴之乎案經典序錄云子夏傳曾子
 中傳魏人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夏傳曾子
 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毛公今毛
 師正用故曰心枝則無知分傾則不精傾則疑惑
 一戴不昔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於舜能一

荀子微言

委任眾賢而已未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
 矣而未知危者謂心一成相曰思之精志乃榮處心之
 者無形故雖榮而未可知言舜之為治養子故道經曰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
 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
 明在上則足以見須者而察理矣之理肌膚微風過之
 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清猶物莫之傾則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物莫足以傾之謂小物引
 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處理矣故好
 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
 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
 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德作子浮游作矢之游名
 而并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乘杜即而造父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也不能精則曾子曰
 視其度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視度中可搏鼠空
 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級詳未其為人善射以好思
 射之妙思其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
 其精是以聞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聞居靜思則
 通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

問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此已
 謂之辭孟子惡敗德而出其妻可謂有子惡則而粹掌
 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粹也若射未及好則
 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危不
 獨皆全體之微與夫微者至人也夫微之斷誠也苟
 誠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苟未極雖在空石故濁
 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
 矣而高境心所論子夫何彊何忍何危聖人欲
 而不過制何必故仁者之行也無為也無為謂不知
 如空石之徒何必故仁者之行也無為也連理則不知
 形所謂也造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理無彊謂全無連仁
 者之思也恭思慮也恭謂聖人之思也樂樂樂謂性與
 不此治心之道也天通無所

。彊國篇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於月希於時希
 時積微則時密於歲故歲不勝時董子曰微者吉凶未
 勝月日又密於月故月不勝日董子曰微者吉凶未
 所獨至也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與之務之
 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介憂悔吝者存乎
 事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敦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
 大積善成德神明自得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
 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敦比於善時者霸典務於
 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敦日霸者敦時僅存之
 國危而後戒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
 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苟知之則月悔霸者之善
 善焉可以時託也言其事希王者之功名不可勝天
 地贊日志也持一則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
 是能積微者遠成而視不起而成速成詩曰德
 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山有崇峻如德
 微之功成可謂故云受其功之毛傳云德也唯
 微之際人莫能助也俗解為愛山前而莫能相也德

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謂之天行。吉凶由人。天非體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負。本謂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害。修道而不

或則天不能禍。一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秋恠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春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秋恠未至而凶。受時與治。相同而殃。禍與治。州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天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即繫解天下何思。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天是之謂。參合其所以參。而順其所參。則或矣。所以參謂下清其天君之事。列星隨旋。日月遞昭。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功也。天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無其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則知性。天聖人蓋性與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荀子微言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滅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本天賦。天功所成。立養具天情。即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天官所付任也。言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天君之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飲食衣服。與人異類。故順其類者。謂之福。違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天政者。謂之福。違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背其天政。則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如其所不為。不與天爭。則天地官而萬物授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曲適也。治之於物。成其身也。其養曲適。夫是之謂天。知其性也。其生不傷。全受而全歸也。夫是之謂天。知其性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為則小。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如先慮則而。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月星辰。故天時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見地宜。可以。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所志於陰陽者。已其和之可以治者矣。順陰陽之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守天。謂所志於天。已下也。自謂守道。謂其行曲治。已下也。

荀子訓格之言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絲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絲使之然也槁當作斲考工輪人曰斲者後必枕或謂斲者斲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曾子曰三省吾身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

而言端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者為一也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齊仲即

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忌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

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

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效效極也此謂道至而後非之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頭步不至頭目不足為

善御木能倫類不通未知之仁義不一未行不足謂善

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否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

以處之為擇賢人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是此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為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是之謂德操德操之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明謂日

水心在天者莫明于日君子貴其全也明在人者莫

修身篇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二語後漢述內

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

不如事窮君而順為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

夫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積行乎冥

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賢不肖同人有此三

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逮乎不逮有過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然而血氣不倚勞

勸而容貌不枯

不苟篤

公生明偏生闇端慙生通詐偽生塞多寡誠信生神考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為禁之所以分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者稱乎五伯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

儒效篇

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道

道則積今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愛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

下應之如雷定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離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

明主諱言作德而序位法擇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

能然後收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

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傳云平平下交謂上下相交接也平平古

文辭故云辯治也毛用師說

荀子微言

修百王之法若辨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教一二如教

之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言安于禮節若身之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謂不失機權若天正

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謂一人之少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曰執神而固

始而終終而始也所謂昌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得

謂固聖樹在始故物莫能備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管猶魚也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同歸而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

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春秋推見故風之所以為不遜者逆流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者取

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天下之道畢

是矣

王制篇

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如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曲直黨而無經聽之辟也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

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于君子亂生于小人此之謂也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

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

觀其餘矣成侯嗣公皆術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

民也未得術取心下郵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管

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

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僻僅存

之國富大夫之國富官富實府庫富已富府庫

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富國篇

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

時和事業得稅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

時和謂歲豐事得稅謂不奪農時等賦以差等則

賦貨財皆從通名別而官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

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

酌焉酌謂節也故謂節謂酌也酌謂節也酌謂節也

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不相

隱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

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

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王霸篇

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立國與天地必有與

法故一朝之日也變易一日之人也事之日然而厭

為有千歲之固何也厭積厭積長也日援夫千歲

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

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

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粹而王較而霸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任事垂衣裳不下算

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

至約

傳曰農分田而耕貢分貨而賦百工分事而勸士大

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

議禮職方則天子共已而已出若入若如此皆天

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

大分也各禮法大分在任人

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

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

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

正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為成請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燕始之以觀其盛者也為成請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致效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疎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桀也民者水也桀圓而水圓君者孟也

孟方而水方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慕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也克能無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

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違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國韓嬰以為周書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而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不慮而知不動而功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体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教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實也

臣道篇

仁者必教人凡人非賢則柔不肖也人賢而不教則是禽獸也如禽獸不肖而不教則是狎虎也狎虎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師此用故仁者必教人教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教之不肖者則畏而教之賢者則親而教之不肖者則疏而教之其教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

湯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

奪然後義。義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

被生民。夫是之謂推險之平。則變其危險使治平

武是也。傳曰：斬而齊，柱而傾，不同而壹。及經

致士篇

得衆動天。天之所欲美意延年

凡節秦欲陵而生民欲寬。人君自守禮節則欲嚴

節秦陵而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

不可以加矣。

議兵篇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

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故

勝急則吉，急勝敵則滅，計勝敵則從，欲勝計則凶。

凡無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

以富兼人者。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

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毅之難焉。齊能

并宋而不能毅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毅也。

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趙趙

趙不能毅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毅，則必奪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瀉，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請

候為臣，無故他焉能疑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

禮備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疑。

半農先生易說曰：木上有火，焄，君子以正位凝命。

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凝命者，脩德以凝道也。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為王者位乎天位，憑藉勢

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疑之。荀子云：然則秦并

七國一統天下而不能疑，荀子早已知之矣。故不

平禮不脩，士不服，民不安。十三年而秦亡，自古以

天下未有如秦之速者，能并之而不能疑也。正位

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唯能疑之而已。

易獨於焄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於郊，郊定，鼎謂

之凝命，焄神物也。故德之休明，雖小亦重。其再回

昏亂，雖大亦輕。有勢者不敢干，有力者莫能舉。鼎

定而命變焉，其誰奪之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

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乃使翁難卜於白若之

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自熟，不舉自臧，不遷自

行，其兆之由。曰：達達白雲，東南西南北，九鼎既

成，遷於三國。夏遷之般，殷遷之周，夏殷周之相受

者，千餘年矣。然則鼎之不遷於秦也，古之卜者先

見之故。至秦而再亡，莫知其所在，豈非神物哉？不

能定辨為能歟命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敬之之道歟秦不郊天是不享上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故曰不能定辨為能歟命

天論篇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六經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篇

於先通以無見於信以居為信以居為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時齊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以人之情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上不先導有誣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時則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正論篇

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由用也故見也用此論明

天下至重也非至醜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縣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疇一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敵之名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

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卿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孔成與弟安同道先與子舟夫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曰夫衰而擅是

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則然事者之誠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誣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襟間色衣被謂以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

而憐珍恠期臭味公羊傳有珍恠之曼而饋曼饋為
 代羣而食羣周頌五祀執薦者百人侍執薦者百人侍
 西房西房西夫室以其夫中夫之居則設張容負休居則設張容負休
 而坐張張大次也容小次也請侯趨走乎堂請侯趨走乎堂
 出門而宗祝有事宗祝有事乘大路越席以養安乘大路越席以養安
 祭天車越席祭天車越席側載羣並以養鼻側載羣並以養鼻前有錯前有錯
 衡以養目衡以養目和駕之替步中武象駟中和駕之替步中武象駟中
 節護以養耳節護以養耳和駕之替步中武象駟中和駕之替步中武象駟中
 行以肆夏行以肆夏趨以承舞趨以承舞以鸞和為節以鸞和為節三公奉軛持三公奉軛持
 納納內執綏內執綏前執綏前執綏司執綏司執綏請侯持輪挾與先請侯持輪挾與先
 馬馬執綏執綏在車之左右也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先馬導馬也大侯編後大夫大侯編後大夫
 次之次之大侯編後大夫大侯編後大夫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州庸也元士上州庸也元士上
 士也士也禮記曰天子之視禮記曰天子之視庸也庸也庶士介而生道庶士介而生道
 曰某人又曰天子之視曰某人又曰天子之視庸也庸也庶士介而生道庶士介而生道
 同王使介同王使介庶人隱窳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庶人隱窳莫敢視望居如大神
 動如天帝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
 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諸侯有故曰諸侯有
 老天子無老夫曰克舜擅讓是虛言也老天子無老夫曰克舜擅讓是虛言也
 世說之為說者曰克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世說之為說者曰克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

化是不然也克舜者坐天下之善教化者也然而朱化是不然也克舜者坐天下之善教化者也然而朱
 象獨不化是非克舜之過朱象之罪也克舜者天下象獨不化是非克舜之過朱象之罪也克舜者天下
 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頑也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頑也
 治猶不可化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克治猶不可化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克
 舜也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舜也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
 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檄弓曲矢中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檄弓曲矢中
 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鞭馬致遠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鞭馬致遠
 克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頑化何州而克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頑化何州而
 無鬼何時而無頑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無鬼何時而無頑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
 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時否背情職就由人此之謂也時否背情職就由人此之謂也

禮論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也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三者備公為無安三者備公為無安
 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備公為無安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備公為無安
 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
 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敬壞諸侯不敬壞
 百世不遷百世不遷大夫士有常宗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
 故不敬壞故不敬壞大夫士有常宗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
 之本也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
 夫夫社社大夫祭土祀大夫祭土祀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

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情荀子法後王其貴更商以前止五情而事七情之廟故止格周法有一國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神有三乘之地者事二神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殺渠首之所祀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禮行也百王百神也禮行也

性惡篇
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故聖人者人之

所積而致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故直其身勇而中者論曰中而不倚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上不倚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備從也從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若共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偉大貌或曰與現同

成相篇
文武之道同伏戲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治復一修之吉君子用君子執之心如結君子

荀子微言

一 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恩乃精志之榮其榮而一之神以成神即一也精神相反一而不戒為聖人相賦知云潛潛淑淑皇皇穆穆或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用躬以穿室用大參于天精微而無形

大略篇

禮也者貴者教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賜予其宮室子猶用慶賞於國家也不出家而忿怒具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紀導之以道而勿體治出言禮以順人心為未故止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禮霜降逆女冰泮殺肉十日一御霜降霜降逆女冰泮殺肉十相為內外表裡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立而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十一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海之王事具矣以其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慶賞刑

罰通顯而後應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孟子三見宣
 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以上色攻去邪 義與利者人之所
 兩有也雖先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
 不克其好義也列之 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
 然而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
 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
 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士不通貨財士或難得言之亦不 有國之君不息牛
 羊息繁 錯質之臣不息雞豚五質類 聚斂不脩幣不
財幣 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
息之 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
 資其手資也 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
 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
 則民間節矣好羞貧而事者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
 二者亂之術也則民間自修飾也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不傾 絕
 矣傾也 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如人分背 上好富
 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
 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為物成 君子之學如
 規焉然遺之故其行動其立功其坐如其置顏色出

辭氣効不切也 無苗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
 行有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 雖天子三公問正
 以是非對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
 不怠細席之言 子夏曰君子新於飢寒而志不
 忘昔市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細當作昔或曰細
 席謂細之言也 志難不志素所踐履志義之高漢書
 王吉曰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無日不在是之義 兩小溪故潛自 人盡小者大積
 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德潤 行盡而聲聞遠 國風
 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容 其誠可比於
 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金石言 小雅不以於汙上言
上 之自引而居下引罪自與而仍 以言切磨其上
非 流凡上與今之政 以思性者見其流及上之義 所
此相終明 庶今之政以思性者得時之風鍊 序小
雅者言多 庶今之政以思性者得時之風鍊 序小
 孔子曰如堊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曹
 未如脫贅贅則具然欲為人師 足之貌 又曰芷
 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
 不為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
 不惑也 又曰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齊桓公
 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隱 身不佚者
 志不廣道

子道篇

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子貢

充問

充問於舜曰吾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

行微無怠忠信無勑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之氣

行微如日月者以為法則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

忠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見形天下其在一隅

邪夫有何足致也天下亦一物也為道一偏故不足致



丙子三月清明後三日閱松屋

荀子集解

王先謙撰

據清光緒十七年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
九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荀子集解

二十卷

光緒辛卯仲夏

荀子集解 序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眾推其由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槩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焚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遁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

荀子卷首序

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增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

沙王先謙謹序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改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

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

精詳明成氏王氏合校刻木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

江陰趙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桂香吳鼎

朱英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興嘉善謝未錢大昕

增金剛校補遺一卷案此書虛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

跋見致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蕝事是

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虛校本者為是虛所

據大字宋本為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開有為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

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

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

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為虛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

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

采為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

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開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

昌純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為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

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熙甯元年國子監劄

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即

放證

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集熙甯舊本亦未為善者也然在今日為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于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樓霞郝氏訟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均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

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

佃江西漕司本龔士鹵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

和順千里澗寶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

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其中如劉白拱

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詳詳而盧校郝注之

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

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

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攷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

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

避宣帝諱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又集部別集

楚蘭陵令荀况集一卷殘缺梁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况又丁部

集錄別集類趙荀况集二卷

集錄別集類趙荀况集二卷

集錄別集類趙荀况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理評事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或曰趙人又楊保傑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

荀子卷首

四

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干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錡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

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荀子卷首

五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賸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鉅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安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

前向以為孫臏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
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
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
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
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細孟子
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
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
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細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
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
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

荀子卷首 攷證

木

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
踵漢舊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
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
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晝寢饋
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
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
州單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右趙
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
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
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
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
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
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
惡以禮為偽非諫爭做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
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為論人物則以平原信
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
疵之云

荀子卷首 攷證

七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楚蘭陵令趙國
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
至楊倞始改為荀卿 又荀子注二十卷 唐大理評事楊倞
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
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為十二卷至倞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
清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
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 劉向校讎
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
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教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
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軒臂子弓子
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
子後山陳氏日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日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

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
 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
 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
 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交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
 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何言
 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
 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
 孫臏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
 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
 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又楚詞漁父吾聞之
 荀子卷首 攷證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荀子不苟篇 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
 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絺絺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
 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
 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
 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秦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采照監本亦未
 為善當詳考 五秦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為五
帝而刪
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况
 撰况趙人嘗仕楚為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
 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二十三篇王應麟考證

荀子集解 考證

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
 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
 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
 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
 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
 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
 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
 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
 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
 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
 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
 荀子卷首 攷證

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
 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
 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
 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
 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
 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
 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
 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
 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指
 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

一篇白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周荀况撰唐楊倞註况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

荀子卷首 校證

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瑯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函 周荀况撰八冊

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欽器大路龍

旗九旂三圖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

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清熙中錢佃

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

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

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

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

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 周荀况撰三十二

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

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

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

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

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

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

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

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

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

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類末歷

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

荀子卷首 校證

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

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

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

其標稱荀子者樞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

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

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 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

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清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

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

特為精好子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日與

此可稱雙璧矣

1第 922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宋呂夏卿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後有將仕郎守

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

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尚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

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

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堯圃先

生云楊倞序元和十三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

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

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又何怪乎

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策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

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

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

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

柔毛傳及鄭箋燦爛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

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

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齋巖周君收

藏堯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

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爲堯圃所有當仍假此本

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黃顧廣

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

荀子集解 考證

注宋中箱本一宋中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

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塘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

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災穀及

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

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

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

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

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

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

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

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

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

其末切中舉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

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

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

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

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

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願以

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

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善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

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

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

荀子卷首

七

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
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
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
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
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詰善本唐大
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
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構昧
聞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
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成事以堪謂陋誠不足發揮儒術
且不欲據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
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

荀子卷首

古

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塘東聖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
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
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
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
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
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
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
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
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
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
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

歲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
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療
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
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向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
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
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
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
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
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
也宋儒所嘗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

荀子卷首

古

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
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
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
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偽與為通荀子
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偽之偽
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
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
莽傳作南偽此偽即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
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
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絲富益令人

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
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
竝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
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剗切錙于沁人
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
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
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
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惜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
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
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
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

荀子卷首

改證

末

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迫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
書其指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瞍之詞以避患也楊
倬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
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蹇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
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摳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而
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倬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倬爲楊
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倬者意倬或改名
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
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
唐書倬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

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倬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

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

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

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較荀子

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
楊倬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
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

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
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誌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
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

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
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顧澗贊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

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一本
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

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
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

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
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椿榮於一時時至而後般至於松柏經隆冬
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

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有人道我善者

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

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事部

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藏篇

覺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

別是一篇非解藏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植柱榑榑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

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 朱子按唐

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

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

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即四種之一卷未有劉

荀子卷首攷證

向敏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

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

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繡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即第

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為朱

子所劾而此攷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為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宋槧大字本 唐楊

倅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倅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

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

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

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

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

亦希觀之珍云 符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為淳熙八年

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樞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

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

二等偽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院將輝斷配台州半城差在

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

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

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劄

劄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

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

甚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

荀子卷首攷證

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

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來舶來盧文弼校本荀子云以影

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

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

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

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

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第一也

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

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

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願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

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願
澗嘗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
書肆購得此書雙鈎本數卷訪之適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
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
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
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
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
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響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
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虛
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贊所
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

荀子卷首 攷證

子

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
劉端臨郝蘭舉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家田
虎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爲札
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
宜都楊守敬

攷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
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
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
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
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中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
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
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
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
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
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
武威據史記張丞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
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

荀子卷首 攷證

子

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
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
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
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
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
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
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
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
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
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
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

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
 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
 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
 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
 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
 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
 未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為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為
 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
 梁為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
 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
 仲弓也荀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
 行益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

荀子卷首 效證

三

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
 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
 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
 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
 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
 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
 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
 作為書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
 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
 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

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
 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
 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
 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
 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權濬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
 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
 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
 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媼子都莫之媒媼母力父是之
 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
 同詩曰上帝甚愆無自察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
 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

荀子卷首 效證

三

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
 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
 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
 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僂詩
 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
 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
 其間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為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
 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此
 以為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
 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 今本荀子二
 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

守大理評事楊倬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倬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倬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倬為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惠文王元年 潛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八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年	十七年	九年

荀子卷首 放證

孟

本書 列傳

迎婦於秦 秦楚復平

懷王卒於秦 秦歸其喪

田單殺燕騎劫

燕秦趙魏韓兵 破我濟上王走 莒

與秦昭王好會 於宛結和親

與秦昭王好會 於鄂秋復會於 稷

議兵籍齊之田 單世俗所謂善 用兵者 燕能 拜齊而不能

列傳齊襄王時 荀卿最為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 之缺而荀卿三 為祭酒焉

孟

王伯篇齊潛用 強齊中足以舉 宋

仲尼篇潛王毀 於五國 王伯篇燕趙起 而攻之若振朽 然身死國亡為 天下大戮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也故田單奪之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秦拔我郢燒夷謀兵為秦帥至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陵王東保於陳而郢都舉若振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橋然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疆國篇今楚父
				子為質於秦死焉至是乃使
二十八	十三	三十六	二十八	穰人役也
二十九	十四	三十七	二十九	仲尼為楚六千
三十	十五	三十八	三十	里而為韓人役
三十一	十六	三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七	四十	三十二	
三十三	十八	四十一	三十三	備效篇載秦昭
				王與荀卿答問
				之語
				穰國篇載應侯
				與荀卿答問之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秦拔趙二城平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原君相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為相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年	
七年	六年	四十八年	四年	
八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五年	
九年	八年	五十年	六年	
				楚世家六年秦議兵屬韓之上
				秦國郢都魏信
				秦君奪晉郢兵
				平原君求救於
				楚楚使春申君
				與魏救趙御秦
				存郢都
				穰兵屬韓武君
				與孫卿于穰兵
				于趙孝成王前
				又秦四世有勝
				又李斯問孫卿
				于曰秦四世有
				勝皆謂孝公至
				昭王
				楚世家六年秦議兵屬韓之上
				秦國郢都魏信
				秦君奪晉郢兵
				平原君求救於
				楚楚使春申君
				與魏救趙御秦
				存郢都
				穰兵屬韓武君
				與孫卿于穰兵
				于趙孝成王前
				又秦四世有勝
				又李斯問孫卿
				于曰秦四世有
				勝皆謂孝公至
				昭王

十年	九年	五十二年	七年	以荀卿為蘭陵列傳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趙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三年	八年	徙於鉅陽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四年	九年	十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五年	十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六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七年	十二年	
十六年	十五年	五十八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五十九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六十年	十五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六十一年	十六年	

荀子卷首 放證

未

李斯列傳新註荀卿西入秦會

荀子集解 考證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荀子卷首 放證

未

李園殺春申君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應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潛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譏

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餉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親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

荀子卷首 攷證

羊

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為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為侈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

事僅見此 本書疆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銷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為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苗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為齊與樂毅之為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為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為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荀子卷首 攷證

羊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為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為卿于齊郇卿亦為卿于齊虞卿為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湣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澹于髡郇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眾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湣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聽各分散慎

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念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啟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

荀子卷首 放證

畫

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繕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偶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

辟稱比方則欲自立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彌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喙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

荀子卷首 放證

畫

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潛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卽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潛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爲襄王襄王復國尙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爲老師于是郇卿三爲祭酒焉後齊人或說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去之趙

趙以為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為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德矣兼

荀子卷首 敬證

善

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郇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

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郇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

荀子卷首 敬證

善

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子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癘腫痲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

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放暴擅疆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蜺蜺鳴梟爲鳳凰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

荀子卷首 放證

美

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琬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陬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郇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爲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爲秦相卿聞之爲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益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郇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郇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郇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迷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禩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脉譜郇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正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野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爲經作傳傳郇卿傳浮正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爲博士郇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騫毛亨浮正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爲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

荀子卷首 放證

美

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實涕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爲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汗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爲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
 郇侯之後以國為氏詩郇伯芳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
 然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
 淑生儉緄靖熹汪爽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
 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
 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獻公
 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疎
 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
 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
 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夷至郇卿幾二百年出哀五
報王十六年得一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据郇氏家
白九十四年也

荀子卷首 攷證

案

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為荀卿十一世孫則
 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
 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荀
 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
 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祈已滕蒧任荀
 僖姑偃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
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
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 國語訾祐言范文子受以
 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
 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
 鄭凡經典之中竟無郇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
 去邑為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 史記稱

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
 師古皆以為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野云漢不避嫌名時
 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
 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
 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
 案謝東野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為俗
 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為郇伯之後以國為氏
 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
 國正屬趙故為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
 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
 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

荀子卷首 攷證

案

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
 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
 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中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
 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
 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為言尙未達
 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
 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
 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
 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 齊
 宣王尊龍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
 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自言我

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為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為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為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 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

荀子卷首 攷證

聖

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資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疆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向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脩列大夫之缺也 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

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清子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潛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為之說耳 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然則郇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為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 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疆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睢傳睢為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即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為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

荀子卷首 攷證

聖

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年
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
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 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郇卿于
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
合從西伐秦楚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
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說郇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
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
切所為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郇卿于趙之客蓋即朱
英歟由是言之郇卿復為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
矣二十五年春申君被李園所殺郇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為蘭

荀子卷首 成證

望

陵令不過三四年耳 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
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郇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
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猶及見之
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潛王末年十五來齊據田
完世家潛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郇卿說齊相之辭但曰巨
楚縣吾前大燕贖吾後勁魏鈞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
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潛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
齊亦即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
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
卒年蓋八十餘矣 李斯傳斯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斯
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

卿曰物禁大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
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為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
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
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
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
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為郇卿為之不食之明證也 劉向雋
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
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
十二篇餘皆重複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
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已言之矣
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

荀子卷首 成證

望

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即郇卿
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
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樵注云成
相出淮南子 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然則成相雜辭十
一篇者淮南子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
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儉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
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為是弟一篇自凡成相辨法
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弟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
賢基必張是弟三篇自願陳辭 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
意是弟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弟五篇
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

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爲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

荀子卷首

考證

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攷訂史記者即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爲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

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關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

荀子卷首

考證

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

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 楊士助穀梁疏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授孫
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
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
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
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
郇卿之傳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
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 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
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
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
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 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
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
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為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雷江
東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
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 郇卿善為易得子弓之傳也

荀子卷首

欽定

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 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
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
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
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
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
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
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 見賈公彥
儀禮疏 由是言
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 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為馯臂
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
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馯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
之外別無聞非馯臂也楊注力辯非馯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

皆以郇子之子弓即馯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
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
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
子者著其為師元人吳萊以為子弓之為仲弓猶季路之為子
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于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
南面以為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
見經典
釋文 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
據以為即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
能受業即以爲郇卿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
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耶 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
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

荀子卷首

欽定

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
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會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
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
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
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侂詩之小歌
由二書雜采為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
八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譏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
國策所載即因此緣節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
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
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
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為

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樂人今讀其書心情悻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樂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侏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侏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窒莫

荀子卷首

宋

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會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譏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畱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荀子序

臣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荀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

荀子卷第一

楊序目

十

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臣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慙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

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申杆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弟一卷

勤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弟二卷

不苟篇第三

荀子卷第一 揚序目

王

榮辱篇第四

弟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弟四卷

儒效篇第八

弟五卷

王制篇第九

弟六卷

富國篇第十

弟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弟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弟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盧文弨曰劉向元日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弟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弟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荀子卷第一 揚序目

王

天論篇第十七

弟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弟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弟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弟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弟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同缺刻也昔結反春秋傳曰螭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
 陽虎借邑人之車其軸也螭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
 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螭與蛇同也。盧文弨曰正文螭字上宋本有無字無注末無也三字今從
 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
 子以別足為明跪蟹首上如鏡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
 及注六字疑皆八字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
 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行
 衛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道四出也或曰衛道兩道也不至
 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
 言歟○都誌行日案楊朱哭衢塗見王荀篇注云衢塗故路也
 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
 釋實則楊朱見故路而悲即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
 必泥爾雅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
 達謂之歧旁歧謂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
 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荀篇下文言
 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

荀子卷第十一

本

衛也皆謂兩為衢先謙案王說是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
 聰○盧文弨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
 聰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
 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兩能字今依于騰蛇無足而飛兩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
 說改從宋本騰蛇無足而飛兩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
 五技而窮悟風當為騰鼠蓋本誤為騰字傳寫又誤為悟耳技
 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
 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弨曰本草云騰蛇一名騰鼠易釋文
 及正義皆引之崔物古今注亦同始與悟音近揚說似未參此
 王念孫曰本草言騰蛇一名騰鼠不言一名悟鼠也今以騰蛇
 之姑屬鼠之風合為一名而謂之姑鼠又以姑悟音相近而謂
 之悟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騰鼠五技而窮與悟音不相近
 則悟為誤字明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當以楊說為是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
 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儀
 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盧

文淵曰注鳴鶴元刻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
 琴烏舞魚躍○盧文弨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鯀魚亦
 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管詩外傳作沈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
 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沈魚伏因鼓瑟而
 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游魚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
 酒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游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
 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
 以為長頭曰在領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鯀魚曰在領下台
 故論衡作鯀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
 游魚何云出聽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
 文生義斯為謬矣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
 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
 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
 駿又曰六玄刺之奕奕香騰驥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
 盧文弨曰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
 二句出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
 木潤○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潤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
 草字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

荀子卷第十一

七

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
 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潤謂草木潤也江賦文賦注疏
 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
 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通鑑傳作玉
 處於山而木潤文雖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
 小異而亦無草字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
 者乎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
 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
 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至於成者此文亦言為善或不積耶
 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善積也學惡乎
 徑剛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
 房也。盧文弨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
 禮疑當是曲禮之誤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意言在乎
 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為三等意言在乎
 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上終聖人意言在乎
 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故學數有
 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

142 932 4

事之紀也此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

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階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

淫不傷可知也詩未必盡賦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

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

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與此言詩為中聲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

止可互證都說非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

言云齊謂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羣字林驥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

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

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

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

車服等級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

之文也得中和悅也風鳥獸草木

及政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

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端而言輒而動一可

威儀謂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輒而動一可

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箸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

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為

禽狎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狎矣上

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言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為之入也舍之

禽狎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狎禽狎特小變其文耳小人學故不

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

問而告謂之傲傲謂與傲通虛文曰曰傲傲舊本作

曰傲傲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誓同說文云誓不省人言也與

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

傲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

惟變躁為傲可證也傲即躁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

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

亦段傲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為傲

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為傲

乎先謙案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噴字也謂以言強助之

多通虛文曰曰李善注文賦引韓愈云噴噴聲兒與噴及

嘖嘖才揚反荀子上句謂其嘖嘖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嘖則

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嘖注非也嘖今文選注誤為嘖嘖行

日嘖者嘖嘖謂語聲碎也陸機文賦嘖嘖而妖冶義與此

近楊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嚮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謂賢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

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難明

也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

而徧周於世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九

荀子卷第一

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陸氏謂
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為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
本篇所謂莫遠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復上文學莫
便乎近其人亦無此復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樂有始知分驕恣
諸篇高注云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
經禮與則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經聽
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
是荀書自有此文法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安語助
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川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
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據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
釋璧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荀
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
又不能隆禮直學難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道
變也○郝懿行曰安猶朕也馬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難識者
識記也所謂記禮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
今學備課清用紙為疏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解題也特標志
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安特將
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

荀子卷第十一

字為句多一識字則重復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
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
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識志謂詩書而已文義甚明
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標
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
玩奇辭也安案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
用其用則字亦然彈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則字
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日是非案日非謂是則日
是非則日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誅非謂暴國獨
侈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
篇云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謂以聖王為師則
以聖制為法也此或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
為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
用安案亦語詞強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
也則其殆無備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在我者何
數則字語詞則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踐履也 所成
亦猶安案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為
皆在於 挈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虛文
畢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虛文
詘曰頓頓挈控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

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
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虛以頓為頓控於義九迂
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謂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
雅曰挈引也昔憲音頓古無挈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
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
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頓已也挈亦引也鹽鐵論帶不足篇曰更
捕索挈頓不以道理積少孫續史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說也
記謂稽傳曰當道挈頓人車馬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說也
慮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山也規繩器言作事不由禮法而
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則通不由
禮則勃亂提提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持 譬之
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譬之
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澆壺也 謝本從虛校澆作
王念孫曰呂錢本作澆元刻作澆案說文澆從夕食思魂
切餐吞也從食叔聲或從水作澆七安切玉篇廣韻各作澆而
澆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澆屬魂部故魏風伐檀
首章之餐與澆干澆澆為韻三章之澆與澆澆澆為韻
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澆而集韻遂合餐澆
為一字矣今今書澆字作澆而錢本作澆自是澆之俗字非澆
字也虛從元刻作澆云於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
本正作澆以錐澆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

荀子卷第十一

下蓋滄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
亡其鄭挈壺食以從皆其證 法士也○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
儒楊法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 不陸禮雖察辯散儒也 散謂
儒為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 檢束莊子以不問格者勿告也 格與苦同惡也問格謂所問非
材木為散木也問格者勿告也 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
蓋惡者謂之散國語曰辨其功苦章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
京賦曰當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虛或曰格讀為沽儀禮有沽
功鄭玄曰 告格者勿問也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沽儀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 道不至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至而後接之也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 傲亦戲傲也論
語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
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齊者不識人之顏色○虛文昭曰願宋
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

引同郝然行曰傲與放同放者謂放散也謹願其身身病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言也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弨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成義八年引小曼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未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諸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中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替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絞廣雅曰絞結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躡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倫類謂難法所未該以其等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

荀子卷第一

十一

千人於太山之傍侯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弨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毛傳曰誦數也說為數故說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一年穀梁傳頌言同時也累數皆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謙案徐說是思索以通之意求其為其人以處之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備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命也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道及其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祖矣古之字於字通川大戴禮事父母篇曰資之內不養於外則其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其越之也之內不養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

荀子卷第一

十一

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日月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劉讀光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牽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太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也天謂地也地謂天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下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見字並當作責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為見耳光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矣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詞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

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然而血氣不情東理也禮賦東勞勩而容貌不憚好文也先謙案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十一

書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臣王先謙集解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

為貴當謂合禮義也故懷負后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

狄能之申徒狄根道不行發憤而負后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

之不從虛文昭曰宋木正文負后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

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前有故懷二字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

之詞懷負后而赴河者負抱也觀訛訓謂抱后於懷中而

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后而沈於河是其證鄭陽獄中

上梁王書徐衍負后入海亦謂抱后也盧未曉負字之美而誤

以為負應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並刪故字劉台拱曰案

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

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

泄治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謙案謝本從虛校刪故懷二

字今案王說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

仍從宋本增入然則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

則行不必枯槁赴河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

遇則龍蛇何必沈身虛文昭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

雲語見本傳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

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

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

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觀此相

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

曰天地比地也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虛文昭曰張湛

注列子云地之上皆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

注

注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一

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

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

怯也

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

也

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荷作變禮記禮運篇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為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

編也儀禮鄉飲酒禮賔賓辨有脯醢燕禮大夫辨受酬鄭注曰

云今文辨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為偏以義變應

者以義偏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

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偏

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

篇曰並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為偏也致士篇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先謙案此文變應與非相儒

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即備效富國二篇事變得應

事變失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

通應事也義本無定隨所應為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

莫義之與此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

應之謂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

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說改

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應詩曰左之君子宜之右

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為證矣

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

官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

皆當其理

謝本從盧校作憂則

治憂即靜而違此作和而理

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

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

楊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

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

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

當外傳引荀煩多改竄恐不得

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篇云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

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

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

屈靜而理謂不剛也亦並是理

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違明矣竊

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

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

其孰為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

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為之

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而傾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

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

也據舊說而治之也荀子安人汗而修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

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汗而修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

修當讀為濼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部注曰修讀如濼

之濼是其濼也濼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同之字故

以修與汗對文並當讀為濼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易

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修汗也治之為名猶曰

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聚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案聚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辨作

身先謙案外傳作身是也聚其身善其言對文若作辨則與言

新浴云云正申言聚身之義楊注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

謂不煩雜似所見本已誤為辨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

千里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

執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身

者懼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其誰能以己之漙漙受人之域域者

必不受不善人之汗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漙漙受人之域域者

哉漙漙明察之貌漙漙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

子請反○盧文弨曰案漙漙也本說文此脫也字郝懿行曰漙

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漙漙容人之混汚然漙漙與漙古音同

混汚與漙音又相轉此皆假借字耳楚詞作察察汝汝當是

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

謙案焦贛雙聲故從焦從巛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唯之

與漙漙說也字書無漙字益惑亦作漙遂轉寫為漙耳儒效篇

荀子卷第二

七

荀子卷第二

七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

是其明證揚說非先謙案王說是羣書治要引作致誠無它唯

仁之守唯義之行剛數字而語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揚注

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任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誠心行義則理

理則明明則能變矣不取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

之天德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

生冬落則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

而百姓期焉其時候知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時所以有常如

此者由極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

其誠所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

然不言而人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慎其獨所感也慎其獨

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不違

之也○郝懿行曰此語甚精楊氏不得其詳而以謹慎其獨為

訓今正之云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實

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

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不苟木死灰而

後髮鬢焉馬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

形者形非形於外也謂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難作於

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

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

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慎言化

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心應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

慎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誠也非慎

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

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

七

七

七

七

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
○盧文弨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
之與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
注合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
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
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
日道涂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
殆讀為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
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為擾據
之據說文女部嫌煩擾也經典無嫌字多以據為之禮記曲禮
篇鄭注曰據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為之也文選舞賦擾擾就駕
李善引據若曰據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擾而不可不
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
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楊注云人有肆意是快猶肆也快快與有
快同義肆意而亡其身者由怒害之下文所謂行其少頃之怒
而喪終身察察而殘者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窮者嘗
之軀矣言詞辯博而見窮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
也者由於好毀嘗也

荀子卷第二

言過其實也或曰繫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秦之而俞瘠者交
說斯愈濁也俞讀為愈○先謙案或說是
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
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
曰秦養之而愈瘠也此言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辯而不
結之好交乃好文之誤說見上篇楊引以證本文非
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謂為悅○王念孫曰後說是
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直立而不見
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劓傷也刻己
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
則人不貴之矣不苛篇注云廉稜也劓利傷也較此注為勝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刺行
也刺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
也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

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
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
則以親戚徇一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
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
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則憂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為憂忘其身也或曰常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
孫曰案後說為長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文昭曰俗本舍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先謙案觸虎者
作救今從宋本
此語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文弨曰人也各本作
也二字下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
屬為句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
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

荀子卷第二

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
徐廣曰梁燭之剛也蓋其地名也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鑄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嚴
鑿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為斫○郝懿行曰斫斫音讀不同斫雖
訓斫而不讀為斫也玉篇斫或作鑄與斫音異不知楊氏何故
同之正文又無斫字此注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
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
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
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
如此何
為鬪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有小人
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爭飲食無廉恥

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悍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彘之勇也

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卷第二

鮪鮪字蓋鮪魚一名鮪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鮪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

矣防於沙挂於忠文義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荀子卷第二

榮辱之大分。盧文弨曰舊本不。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

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
無大讀為太四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餒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
字注今從元刻也。夫先王之道仁
也孫日齊讀為掩也。蓋謂背之背蓋骨曰骼有肉曰膏。雖紙
言凍餒而轉死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瘠作况夫先王之道仁
者借字耳楊以瘠為瘠瘠失之
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
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順後而保萬世也其沛長
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於生人其為溫足也言先王之道
遂同言功業之感甚長遠也。都察行曰溫與溫同。蓋者積也
左傳溫利生孽。經典通作溫。此作溫。皆借耳。如禮器云溫之
至也。溫讀為菹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
非也。盛讀為成。成亦功也。成與成同。成與成同。成與成同。
賦助成賦助成賦助成。姚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成同。成與成同。
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也。成與成同。
則賦助成賦助成。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成與成同。

荀子卷第二

聖

辭傳成象之謂乾。對才本成。成左氏春秋莊人年師及齊師
圍郟公羊。郟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成。秦兼今王使
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成。封禪書七日曰主祠成
山漢書郊祀志。成作成。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昭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編聯離臣道篇
日明主尚賢使能而。其盛也。言觀其成也。編聯離臣道篇
成亦功也。編聯離臣道篇
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術寡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
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於平筆而不知其安。故書萬
物之美而盛愛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非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其也。甚修飾作爲之君子也
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修治
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望文生義。當從禮論篇補順字。故曰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獲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也。獲
近也。謂不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
近於者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
可再也。務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廢。廣之而可通也。
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則無危懼。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鈇與
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則無危懼。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鈇與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則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先
案楊反字無注。而以御字代擇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鈇察之
者反復。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鈇過。故鄉反鈇二字。義與
此同。非十二子篇反鈇。則必反鈇過。故鄉反鈇二字。義與
察其義。以治情則利人。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爲名則
當矣。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
莫過於此。王念孫曰。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
禮樂。致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與和義正
相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語詞
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
執。雖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
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
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不得取以爲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
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爲贊設。仍
當從揚。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
注斷讀。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
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

荀子卷第二

聖

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日元刻無賢字。是也。知讓爲智
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在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
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爲
知讓。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不能之分也。不
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爲知讓。之
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
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
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慤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
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
語。又見君道篇。倉榘曰。慤當作載。孟子滕文公篇。載祿不平。趙
注曰。故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
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是夫羣居
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倉榘說。是夫羣居
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
巧盡。械器。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
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難貴賤不
同。然則謂之至平也。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旅為逐逐旅逆旅也抱關門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強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途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曰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章注云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僂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而齊先謙案劉王說足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其執也駿大也蒙讀為鹿厚也今詩作駿也。鹿言湯執小玉大王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先謙案鹿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鹿或謂之鹿明鹿蒙聲近通用

荀子卷第二

孟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先謙集解

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刑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

者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姑布子卿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人

荀子卷第三

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蓋仲子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野博字子弓江東人父易者也然野博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野博也野音寒。俞樾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

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若傷

大市刑罰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今之

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然則從

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虛文昭曰非相

榮辱篇備簡於此先謙案謝本單下自而字案文不當自今從宋台州本剛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

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

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僭則謾之是人之二

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先謙案若順也

若字不得訓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

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

荀子卷第三

四

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
王念孫曰曲直有明也以相縣矣縣讀為懸也
以明為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
士不能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為明禮運故君
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庶子
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
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藏山
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先謙案王說
有相字是今人有此三數行者王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
從宋本補正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
三不祥即涉上文而衍

字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本無不合也下隱毛作下遺

古讀遺隱音同如旋字或作旋見於說文可證矣陸與隊同隊

墜古今字也下隱者以言小人莫肯降下引退如雪宴朕消滅

方用居位而數以驕人也屢當作屢妻者亟也數也毛詩傳自

荀卿今推荷義以補毛傳義或當作屢然鄭箋遺讀曰隨妻數也與

毛異不當接以注荀卿注失檢先謙案此詩毛作見見韓作賦

也正用魯訓漢書劉向傳引詩雨雲應見見毛詩消頰注見無

雲也依韻注是劉向引詩見正作韓所見本不誤後人改

見也依韻注是劉向引詩見正作韓所見本不誤後人改

作見耳向用魯詩尤可證合玉篇廣韻皆云見見二形同韓之

邱伯伯傳申公為魯詩之祖荀引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都

氏強為毛傳合失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曰以其有辨也

辨別 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

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

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

笑亦二足而毛也狴狴似人而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

惟也毛為異耳俞樾曰形笑二字甚為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

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狴狴能笑

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

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

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狴狴即狴狴宋羅

願爾雅翼說狴狴云其狀皆如人與狴狴不其相遠奇卿曰今

夫狴狴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

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

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 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 賢者窮敬賢者存悻賢者亡古今一也... 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揚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明所見不類不悖雖久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已有度字外傳無類不悖雖久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視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五帝之外無傳人也無傳人... 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爲向五帝之外無傳人也無傳人... 謂其人事跡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中問也五帝少吳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略謂舉其大綱詳則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小讀爲愈榮辱篇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泰之而俞痛者交也揚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俞因誤作論矣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傳聞其小而不知其大則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屬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非也。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也... 貌此則黨爲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也。俞樾曰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則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爲言又涉上下文云凡人不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其行安之樂言而善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不莫不好言其

荀子卷第三

所善而君子爲甚... 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 坤汗備俗... 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 亂之君所以爲... 難也說音稅... 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 在接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 備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近舉相對爲文揚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日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善者於是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 贏餘也贏絀也。府然若渠堰... 隳枯之於己也... 日正文注文梁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版人云梁水儂也儂與梁通即堰字也梁與堰同義故以梁... 謂焉然而不折傷... 以繩接人則用推... 所善而君子爲甚... 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王念孫曰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者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揚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謬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揚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故君子之於言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 但好其質而不知文。是以終身不免坤汗備俗... 坤汗皆下也謂鄙陋也坤與庫同緒水處。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荀子卷第三

荀子集解 卷三 五三九

或曰世反韓侍郎云樞樞也言如以樞樞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樞以樞樞多說今悉改正韓說本改工記都遂行日樞余制切與音義俱同樞即樞字樞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已身則以樞樞引人倫則用舟樞謂律已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棹兮蘭棹王逸注提擢也樞船旁板也段氏王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樞所以提舟也故因謂樞樞者引也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樞俗字作樞皆非是也劉台洪曰韓說也是也淮南子說山謂樞樞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樞樞之義樞樞王念孫曰案攷工記弓人樞角而達臂如終繼鄭注曰樞弓秘也秦風小戎篇竹閉樞膝毛傳曰閉樞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業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秘注曰秘弓樂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繼與樞同閉與秘鄰同即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樞與樞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樞不對若訓爲樞則於義愈遠矣

度已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 接人用拙故能寬容

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眾○王念孫曰因求二字義故能因眾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眾也唯寬容也楊注云成事在眾言眾而不言求則求爲眾之誤甚明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

荀子卷第三

十

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欣驩其慈以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 言談說之法如

若言至芳絮也神之謂白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菑與香同○王念孫曰芬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謂之芬○王念孫曰芬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謂之芬○王念孫曰芬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謂之芬

若椒蘭義與此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王引之曰上爲字涉下文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

無爲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三

十一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响也記其言响响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謂窮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謀救字之誤也

也論語八佾篇女非能教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謀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者也行如字○王念孫曰楊注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日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文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

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君子必辯小辯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後聖賢有小人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下故反○王念孫曰居錯徙應變不窮爲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

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窮若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居候時轉業仲尼族舉遷廢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是聖人之辯者也

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寡

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與與同謂

無統本也無根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

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嗜唯則節蓋謂其口舌之辯也嗜

錯誤耳虛文引曰正文均宋本於節節四字未詳或則少

遊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盜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此蓋

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木王氏釋詞曰舌之均

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仰之屬也嗜字疑諸字之誤凡從

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噴是也俗書諸字或作

釋文引李頤注魯魯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譚經音義十二引

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足以為奇偉偃仰之屬奇偉誇大

自分明不煩改字都說尤非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

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

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

非十二子篇第六虛文引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

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飾邪說文姦言以泉亂天

下泉與澆同虛文引曰泉宋本作澆注澆與澆同案澆字無

文云澆亦澆之說元刻作鷓亦木是也子結性篇澆散機釋

作澆當從之喬宇鬼瑣日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為狂險之

行者也險者謂為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

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哉則

荀子卷第三

三

去樂鄭云鬼猶性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

民明王之所禁也鬼當與鬼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林

行日滿滿也字張大也鬼者崔寔高不平也項者細碎聲也

此謂小言察察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鬼項又見儒效

所謂小言察察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鬼項又見儒效

正論篇上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林元刻是也宋本

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揚注但釋喬宇鬼項而不釋

欺惑愚眾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眾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眾

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眾下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

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揚注不合矣徐樞曰楊讀喬為讀是

然則喬字猶言讀矣先謙案喬字當讀為說文言部讀為說

委聲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瑣瑣委瑣瑣也

文曲之為委瑣瑣之為委矣相如傳委瑣瑣瑣委瑣瑣也

云委曲也委瑣瑣則鬼亦謂曲正論篇云夫是之謂鬼說鬼說

猶曲說也下文云吾語女學者之鬼容又云是學者之鬼也謂

其容如彼即是學者之鬼猶史記言曲儒也觀正論篇又云

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英與鬼瑣

對文英為俊選之尤則鬼瑣為委曲瑣細之尤言小人極不足

道者也謝承注虛校此句上有欺惑愚眾四字今案王說是從

元刻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

在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

也唯許季反謝本從虛校作禽獸之行虛文昭曰元刻作香萃

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揚注云與禽獸無異故

外內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

荀子卷第三

三

說謂離於物而跋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
 智反跂下氏反也郝懿行曰此謂為異於人以為高者紮紮者
 過於深附利跋者便於走趨紮紮者為難跋者為金四字雙聲疊
 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紮為紮紮之為言深也老子為天下紮河
 上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紮是紮有深義紮紮猶言極深且利
 與離同揚說足也離世間立故曰離跋跋金同字廣雅釋詁金
 立也曹憲注定 荀以分異人為高 荀以分異人為高 荀以分異人為高
 即古文分字 荀以分異人為高 荀以分異人為高 荀以分異人為高
 大眾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 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鱗也 盧文弨曰
 解見不苟篇彼作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 建立國家之權
 田仲田與陳通 稱言不知輕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
 重稱尺證反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
 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 王念孫
 曰上與尚同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
 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
 二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揚讀大為太而
 以為過儉約失之優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
 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

荀子卷第三

西

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野但惡曼增蒲且不能以射曼亦無
 也時時知之 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
 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
 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上下同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
 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上下同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
 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
 上以制下即縣君臣之義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
 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鈞也 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
 曰莖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
 為言自相矛盾也 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常
 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
 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脩與
 脩字相似而誤讀 脩字與下脩同 揚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
 作為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
 下皆聽從之耳揚云終日言成文典反紮察之則偶然無所歸
 言苟順上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紮察之則偶然無所歸
 宿 疏遠無所指歸也 謝本從虛校作及紮察之虛文昭曰注

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紮
 察之也揚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則紮則疏遠無所歸則及
 為反之誤明矣榮駟篇反紮察之其字正作反紮紮古聲相近
 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紮三年問篇作巡紮義終始相巡
 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 不可以經國定分 取
 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 不可以經國定分 從於俗故法
 度不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
 駘也 田駘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以
 駘也 學本黃老老歸名法慎到已解上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以
 為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 玩與說同琦讀 甚察而不惠 惠順
 曰惠當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
 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
 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能急而急於
 而無用析速辨真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揚謂惠為順失之辯而
 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言
 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 猶然舒遲貌
 知體統統謂紀綱也 荀子卷第三 禮記曰君子

荀子卷第三

五

蓋猶猶爾劇繁多也 盧文弨曰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案
 志大無注郝懿行曰猶然而當依宋本作然而猶此誤本也
 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 甚僻違
 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非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
 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
 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
 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
 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
 反 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僻違皆邪也竊觀 類者法也言邪
 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 齊日類楚日類九章吾將以為類
 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殺次七就羊之殺鳴不類則日就羊之
 殺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備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
 有法也此揚說也揚說失之謂王制篇節制以禮義聽斷以類謂斷
 以法也此揚說也揚說失之謂王制篇節制以禮義聽斷以類謂斷
 其類也 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
 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
 類對文則異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言自
 辭說先君子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做字子思孟
 軻人字子與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魯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

謂也漢書五行志作區與此義同唯唯然之貌謂爭辯也猶魯也

荀子卷第三

張子夏同議則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

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成名況乎諸侯

荀子卷第三

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

泯然雖辯小人也 泯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虛文
少字似訛王念孫曰而與如詞先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
事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法辯說譬論齊給便利
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 齊疾也給急也便利 此三姦者聖王之
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 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都
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
了王念孫曰知而險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
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既詐而巧又險賊也 為詐而巧
則偽詐不敢謂幼官篇為詐即偽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
言無用而辯無用也 辯不惠而察 惠順也辯不順道理不聰
用而辯不察而察辯者智也慧也 察也○王念孫曰此本無
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下及言

荀子卷第三

末

荀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皆其明證
矣揚說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為辟飾非而好念孫曰飾非而
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 玩姦而澤 玩與戲同習姦
上聲不當讀去聲揚說非 玩姦而澤 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
逆古之大禁也 逆者乖 知而無法 知其異見勇而無憚 輕察辯
而操僻淫 為察察之辨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王念孫
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難察辨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大而
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荷子書皆以察辨對文不可枚舉大而
用之 淫為句誤也當以察辨而操僻淫五字為句大略篇亦云察
辨而操僻淫是其證大讀為法淫法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汗
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賈神乏祀釋
文曰木或作之鹿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之與察辨
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
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非也揚以大
而用之四字為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則上下文
矣氣隔 好姦而與眾 之謂使人同之也 利足而迷 惑不顧禍患也

荀子卷第三

末

負石而墜 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
也負石而墜者之類也○都蓋行日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
也負石而墜者之類也○都蓋行日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
兼服天下之心 它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 高上尊貴不以
驕人 在貴位聰明聖知不以窮人 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
先人 王念孫曰不爭先人常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
苑傲慎篇作無以先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
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然後為聖 遇君則修
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 在鄉黨 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
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
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
詖與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 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
法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向有典刑曾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 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
日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 樂富貴者也 樂其道也
樂富貴豈得為樂其道正富貴為樂今雖不知為何字之誤大
者也以獨富為羞必不以富貴為樂今雖不知為何字之誤大
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先謙案富字當是
字之誤正文言樂可貴者也故注以樂其道說之也先謙案
也下文君子能為可貴注 樂分施者也 施或所宜反○先謙案
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 樂分施者也 君道篇云以禮分施均
偏而不偏均偏不 遠罪過者也 遠于 務事理者也 有條理羞獨
富者也 使人給 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 汗漫已
厚 志雖者也 志雖已 貪利者也偏抵者也 特權執而件人○王

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也古之

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修

正者也知命者也等是者也明著其時是之字不使人疑其衰

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為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

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伴無欲者也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

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為離縱而跋訾者也

皆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跋訾謂跋足違俗而恣其志

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跋訾謂跋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

也俗作跋假借作縱耳離縱者謂離其尋常蹤跡而令人敬

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羣矯為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

荀子卷第三

于

於俗而放縱跋訾為跋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

離跋躐韻字荀子在宥篇備墨乃始離跋躐背手桎梏之間

自異於眾之意也楊訓離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去跋

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謝本從虛校作士君子之所不能為

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王念孫曰呂

錢本故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世德室木同案此文本作為

不能使人必貴己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為字元刻又

脫上能字虛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下之詞而以

為承上之詞遂割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

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即

祖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虛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屬下段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道可貴謂能為可信不能使人

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才能也故君子恥不修不

恥見汗見汗為人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

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誹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

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不苟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

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

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

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

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

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

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冠在

荀子卷第三

于

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緜緜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

者之鬼容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都於上○盧文弨曰元

與愧義同引大司樂鄭注儀禮也然則鬼容者怪異之容故

其下遂以重文疊句寫貌之先謙案學者之鬼也即其明其冠

證楊注說學者為鬼行之形狀亦不以鬼容連文都說誤其冠

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純當為悅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

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做慢不前之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貌給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

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立以為
仲父而貴威莫之敢妬也其視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
莫之敢惡也謂舊臣也春秋傳仲父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
距與拒同故也言書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弨曰
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用禮說也即古字拒俗字論語石
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尊伯氏駢字論語石
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按此說之貴賤長少秩
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類
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
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謂然而仲尼之門
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王
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木當為平字之
誤也謂禮詩禮梓刑致士第日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

荀子卷第三

毒

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平周南
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
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
為本政教者四篇惟此篇獨見其誤唯王制篇之
一未誤今非致隆高也致至非暴文理也非極有文
據以訂正非致隆高也致至非暴文理也非極有文
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
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庫修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
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引之曰修鬪二字殊為不詞楊注加
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修鬪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
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
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
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
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教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彼
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疆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
之而羞與之關必以義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

使成文理以示天下。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
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綬之綬係效為綬綬分其有文章也楊彼
注云綬或為蒺藜之蒺藜與綬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綬
綬綬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綬為綬而說文飢餓字經典多作餓
是從委從從安之而舉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
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省少也所最反。先謙
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案羣書治要蔡作甚
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
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
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
口親研殷紂之頸手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也
以爲二所謂誅紂伐奄與周公卒業周公卒業亦時有小征
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
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故道豈不行矣
康則案無誅已諱諱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故道豈不行矣
哉不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乎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地不道

荀子卷第三

毒

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
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語楊注載下
已脫之字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
之字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
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
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
使之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主尊貴之則恭敬而
俯仰與同主信愛之則謹慎而主尊貴之則拘守而
易釋文曰謙子夏作謙故與謙連文主專任之則拘守而
詳謹守職事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視比於上而不回
比即順比也順比胡鈺不邪邪謂邪也。王引之曰
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慎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
一而不倍不以疏遠之心主損細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
 蓋權宜也當此位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
 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
 非擅也謂謂焉向不同擅與禪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也變執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
 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者變執次
 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
 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
 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噉菽
 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節然猶適然說詳強國篇楊注亦非
 子周公武王之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君臣易
 故曰枝主成王也周公之兄也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

荀子卷第四

三

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
 化矣宋本作抑亦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謝本從盧校抑亦變
 變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率
 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窄也
 者迫也此厭音於厭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曰切荀書此厭訓
 台此篇下云厭厭兮其能長久也厭即厭之段借楊氏訓為厭
 足外其義也王肅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
 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為厭閉藏貌楊
 益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為厭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州本
 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為厭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朱
 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
 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
 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
 元刻抑亦變化矣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
 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
 厭或作厭又作怡方音曰厭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
 切爾雅曰厭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其人毛傳曰厭安於靜
 也小雅港露篇厭厭夜飲也惜惜昭十二年左傳所括之
 惜惜杜注曰惜惜安和貌皆也下文曰厭厭兮其能長久

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
 貌一涉反疑為讀厭厭於厭厭今其能長久則云厭足
 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為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
 皆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
 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非聖
 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

臣子謂使不敢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執在
 為非致極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
 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
 日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在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差為
 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為權執失之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怒必為順
 下矣必不為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
 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荀子卷第四

三

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哉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
 行日嗚呼俗字古止作烏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
 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
 云烏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響叩缶歌呼烏烏真秦之聲故以
 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呼當為嗚呼之
 誤也嗚呼與叫同爾雅新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嗚嗚於東山傳
 日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同上言嗚呼故下文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矣新序雜事篇作嗚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
 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
 向相僂文義甚明財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執在人上則王公
 之材也在人之上謂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
 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
 日廣雅曰閭謂之街窮閭即論語所謂巷也王念孫
 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
 猶閭也爾雅曰窮閭同意非謂窮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

風逐流也... 道以節之也... 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 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雅大故有小雅... 道畢是矣鄉是者滅倍是者亡鄉是如不滅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 勝敵而愈戒... 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 履天子之籍負屨而坐... 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為立古無坐見諸

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 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 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 名懷地名書曰懷底紂安國曰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 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 日夜不休汎音祀。盧文弨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鄭在... 鄭地汜釋文音几字從已不從其地在成舉之閒又漢高即... 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劔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 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為汜而即音為汜誤矣又注河... 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汜當作汜音... 汎字從已不從其說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今... 何縣地處用汪說而引左傳鄭在鄭地汜為證... 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汜之證... 矣至共頭而山隧崩摧也陸讀為壘共音恭。盧文弨曰案共

荀子卷第四... 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在莊氏中枝... 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談廉篇霍叔懼曰出... 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天下有其二境上已近於洛... 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 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走惡來遂選馬而進... 有力也... 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益戎事齊力之義非... 之謂下文曰與國馬選矣... 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節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戚暮宿於百泉... 巨於牧之野... 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且於古無徵且... 今止云厥且於牧之野文義未足也厥且當作且厥厥... 歷強國篇如牆厥之注曰厥讀為壓此文厥字正與彼同且... 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

荀子卷第四... 晉軍而陳此云且... 厥猶被云晨壓矣... 荀所傳易者蓋謂射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 子不信漂梓荀子不備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 乘般人而誅紂... 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偽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 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 周人因般人也... 周人無立反而定三革偃五兵... 功受賞者... 為甲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鐵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 五刃車昭云三革甲冑盾... 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是武象起而詔護廢矣...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詔護廢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 詔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 宋本元... 刺並同...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

荀子卷第四... 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在莊氏中枝... 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談廉篇霍叔懼曰出... 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天下有其二境上已近於洛... 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 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走惡來遂選馬而進... 有力也... 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益戎事齊力之義非... 之謂下文曰與國馬選矣... 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節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戚暮宿於百泉... 巨於牧之野... 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且於古無徵且... 今止云厥且於牧之野文義未足也厥且當作且厥厥... 歷強國篇如牆厥之注曰厥讀為壓此文厥字正與彼同且... 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

荀子卷第四... 晉軍而陳此云且... 厥猶被云晨壓矣... 荀所傳易者蓋謂射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 子不信漂梓荀子不備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 乘般人而誅紂... 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偽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 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 周人因般人也... 周人無立反而定三革偃五兵... 功受賞者... 為甲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鐵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 五刃車昭云三革甲冑盾... 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是武象起而詔護廢矣...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詔護廢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 詔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 宋本元... 刺並同...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

荀子卷第四... 晉軍而陳此云且... 厥猶被云晨壓矣... 荀所傳易者蓋謂射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 子不信漂梓荀子不備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 乘般人而誅紂... 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偽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 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 周人因般人也... 周人無立反而定三革偃五兵... 功受賞者... 為甲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鐵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 五刃車昭云三革甲冑盾... 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是武象起而詔護廢矣...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詔護廢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 詔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 宋本元... 刺並同...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

荀子卷第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臣 王先謙集解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 待須而廢... 民不待政而化... 元惡不待教而誅... 中庸

荀子卷第五

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 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 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

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天德天覆之德... 王念孫曰王者上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改疑人皆知疑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疑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疑為俗冰字唯詩南如疑脂正宜作疑爾雅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幾本有疑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則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

荀子卷第五

主

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也。類謂比類。先謙案無法。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也。辟讀。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則其政息。盧文弨曰注兩則字宋本無。先謙案亂生上草書治要有而字。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為之故不偏也。下文曰欵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點。欵齊則不。正所謂不偏也。偏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欵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有天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數。欵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則皆不知紀極。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

木也。使物有餘。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上之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政也。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駭政則莫若惠之。則馴矣。人駭而馴反順以循之自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駟而誘木不絕於堯年。昔蓬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選賢良舉篤敬與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與。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舟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荀子卷第五

四

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盧文弨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失也。盧文弨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公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稱疑以故如耳。尊魏姬以稱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容過關市略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遺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弨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如作魏姬汝回遺之作汝因遺之。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禮記曰子產猶人之母能。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曰元刻未及為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故修禮者王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

為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也

也字或作蓋蓋爾雅曰蓋淵也方言曰蓋淵也蓋極也郭璞曰滲漉極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也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疆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

荀子卷第五

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非用彊力勝人

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稷事篇出

對成文士諺為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

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闢人之城守人之出戰

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

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闢人之民日欲與我闢吾

民日不欲為我闢是疆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

功少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

也。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疆

者之所以反削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以力勝而不義

弱也正相對

荀子集解 卷五

五六三

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

交接怨謂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

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都說行曰
大當也揚注以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都說行曰
萬物為言亦即大治之意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
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
彼大三作此都文
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不患於雜也

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

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終則始終則始終則始

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類與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

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

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

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積

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

荀子卷第五

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

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

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故天地生君子君

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故天地生君子君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

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盧文弨曰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

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

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

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

長久也○盧文弨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

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弨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譌王引

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禮賓客喪紀之事而

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

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弟一也使人一農農士士工工

商商一也使人一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識長禽獸有知而無

義○都說行曰釋詁知者匹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

義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

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

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留曰亦且二字乃謂其於禽獸注謀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可

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校作日以義虛文

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棟

元刻是今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

而居也物不能害故序四時裁萬物○先謙案裁亦成也兼利

荀子卷第五

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故人生不能無羣羣

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

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

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

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

長羣生皆得其命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

折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謂為之任使草木

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龜鼈

魚鼈鱉孕別之時則公日魚方別孕孕則自別於雄而懷子

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禮雅氏禁澤之沈

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

也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

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先謙案荀書多以之為其富國篇以

其連文亦訓為其王霸篇之所如是者則安存。免於危亡而已

立身則輕樞事行則獨疑進退貴賤則舉佞。與苦同謂脆惡

也。謂者明也。謂者明察而好孤疑也。悅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

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兒字。則悅與兒同。當謂為悅。謂論佞容

悅也。先謙案悅益兒字後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

奪。王念孫曰。目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虛從呂本案取

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且不可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

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

為不詞。而剛之耳。古書不當輒如是者危殆立身則僑暴事行

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虛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

說見王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

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

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

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

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虛文昭曰。篇末自具其具而

之餘故

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九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先謙集解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字內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

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為人數也。孫曰無

先謙案虞王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為人數也。孫曰無

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諸曰于。孫曰無

云者猶言道固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與下文

生也對文。楊以為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人

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

異道謂或求為善或生也。王念孫曰。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

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皆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

也。之上。今本誤在楊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

注下與下文相連

荀子卷第六

十

謂也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

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

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

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

由於任智功名未

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

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

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

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惡同

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其欲則物不能贖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

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

者寡故能治也。注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

注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

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能兼官若使專一於分不事也。謂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

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郝懿行曰。菜亦蔬耳必別言之者。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請退可也。鄭注。草幸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有蔥。桃。菊。注。云。草。薤。及。辛。菜。也。然。則。草。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刺。車。一。獸。滿。一。車。龜。魚。鼈。鱉。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有。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天。其。生。成。羣。使。得。成。羣。也。一。而。成。羣。一。類。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之。屬。也。除。大。物。陰。而。藏。之。蟲。也。虛。文。昭。曰。注。蟻。字。誤。疑。本。是。蟻。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先。謙。案。朱。去。聲。三。字。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也。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

荀子卷第六

九

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侯將蹙然衣糲食惡憂戚而非樂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足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願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勤勉有功勞者而與之糲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較郭云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耕而食糲治而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虛文昭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任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天下敖然若燒若焦。若燒若焦言萬物。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噴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謙案此句若焦下例。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子。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鑄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銅與必將芻豢稻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實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故其實行。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虛文昭曰。此文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反。汙汙如河海。汙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謂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使有功。富作使。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翼本。並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虛從元刻。非對說。是也。王肅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使而功。是其證。強國篇亦云。使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煩萃而愈無功。正與使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

荀子卷第六

九

苦煩萃而愈無功。正與使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

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繁

是榮國已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虛

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郭說行曰陵謹雙聲憐憐敬

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陵謹雙聲憐憐敬

則凌統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凌憐也釋文引坤謠云

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

文生訓以陵為陵則諺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

節治奏以成文郭氏註行云節以分折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

記節奏亦同此義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

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

化而慤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王引

得也方言曰剽猶也秦晉之閒曰剽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

商子悉命篇曰剽猶也秦晉之閒曰剽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

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謂其後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

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汗與脩相反悍與慤相

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為狡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言其上

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

則兵弱漸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

虛校作上好攻取功虛文弼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念孫曰案

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虛文弼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念孫曰案

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攻取對文不攻取不能對文

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取即功字之誤

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上好利則國貧賦斂士大夫眾則國貧

說今從諸本改正上利則國貧賦斂士大夫眾則國貧

所謂三百赤芻。虛文弼工商眾則國貧農桑無制數度量則

日元刻作赤芻古通用國貧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君號不足故田野縣

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窳牆四周以藏穀也穀

藏日倉米藏日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

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

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

而時斟酌焉節謂斟酌也時斟酌潢然使天下必有餘

而上下不憂不足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上下俱富亦以上

誤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選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

詳審也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

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藏古藏字

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

意此文兼言上下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

遂行日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

旱言之日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與今本同蓋皆誤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

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蹙傾也伐其本竭

其源而并之其末顧千里曰末下疑脫備之其流四字承上

本同蓋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

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也中庸曰

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

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

其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貪此言觀國之貪富有徵伐本竭源覆

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

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

也皆以貪君人者亦可以覺矣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

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仁人

事也為子偽反。虛文弼曰舊本不從行今案當分段仁人

荀子集解 卷六

五七七

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

曰案楊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

元龍有悔與時仇極也漢書五行志曰

義河龍柱注曰仇極也漢書五行志曰

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

文皆致隆高矣致忠信期文理謂其有餘

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之履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與之爭名者過王公也若是以則為名者不攻也

載備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若是以則為名者不攻也

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先謙案備用猶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彼舉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觀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

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之聚既安且固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軍取之將若撥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然疆國篇亦有視可觀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撥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之牙藥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刻俱作種種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行日午者逆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易荀義當然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逢古音如達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

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雙引後鄭又改其日達者為達且云據

野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義既音豐即可讀為豐尚

書願命篇數生豐席故氏傳曰豐正義曰釋草云莞苳莞然

璞日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

則豐者蒲也蒲之為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

豐從麥旁作豐乃古文段借

字楊泥木字為說故失之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也

有所得不足以藥其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

大雅板篇不可救藥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

字耳藥傷即療傷也楊注曰藥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

于偽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大者事

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禮節將甚文珪

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故事之威儀也珪璧

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

後人雅俗相備則謂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雅雅荀有人

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雅雅雅荀有人

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

則為名者不攻也則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否為名者不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否為名者不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否為名者不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否為名者不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否為名者不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否為名者不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不為利者

此之謂也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賈則貨賈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

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

以賂之則判定而欲無狀賂強國則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

荀子卷第六

末

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石大石也旗翼旗翼二十

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日期

顧鄭云期要也顧養也○盧文弨曰盤石即磐石旗翼以其行

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

起而治之或曰按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賈則貨賈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

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

以賂之則判定而欲無狀賂強國則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

以賂之則判定而欲無狀賂強國則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

以賂之則判定而欲無狀賂強國則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倓注

臣王先謙集解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利者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夫危也大累也先謙案爾也字有之不如無之有無不及其素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基謂前代之時也盧文弨有有也齊宋獻是也未君微也為齊晉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詰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

注增文以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

明主之所謹擇也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也挈國以呼禮

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

也慮文弨曰正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

也挈國上元刻有故字也揅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持國不行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

然如石之固也慮文弨曰正文揅元刻從木注作揅然落石

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揅

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落石貌其於扶持之

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揅明矣

郝懿行曰揅本作揅此蓋借為揅字揅者小石也揚注揅讀為

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礫之貌故云落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

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之所以為

也慮文弨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主之所極然

也夏贖刑之類也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

不義之意也口志記也昔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

行曰極與極極並同極極皆極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

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極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且王引之

日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韓

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

所以接之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

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

已有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本也言以

主字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

綦明楊注綦亦當為基綦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

信也俱見上文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

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

下孟箬之言語以義善於言語謂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

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

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

本台州本正今亦以天下之願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

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般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

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

猶一揚以襲為相掩襲未確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

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

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滄字

易豐其節虞注節蔽也易略例大開謂之節先節而後發其光

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中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
廣而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備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為禮則禮
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
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議曰將將王
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為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
不以為逸詩詩
攷連引之為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
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

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

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
用哉○盧文弨曰正文由字從宋本

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姑字之誤也爾雅釋言媿姑也釋文引

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姑然也鄭箋曰姑然為人面之貌故詩何人

斯篇有視面目毛傳曰媿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

姑無耳目猶言姑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媿因誤媿為恬

荀子卷第七

楊注即訓為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其極也
綦或為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

注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
富厚治辨

道也 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

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別事○郝懿行
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

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為辨揚云辨分若

別事有讀為又並非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 若

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弨曰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
朱本恬作怡

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

者○先謙案羣書治
要緩作忘無者字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

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
中樂並音洛閭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王

呂本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虛從呂本

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忘政曰荒管子成篇曰從樂而不反

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
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
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閭君下羣
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若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
校也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
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

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平讀為嗚呼若言如
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

道入主有職在知其道
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

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

孫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

孫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

孫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

孫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

荀子卷第七

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 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

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
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

方為務不 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
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

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之
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

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
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

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

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

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

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

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

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
業耕稼也耕稼窮

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治小則與匹夫何異也

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曰有餘言
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無交
趾北壤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想也
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口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
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日而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虛文。昭曰。虞王合校必
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耗謂精神竭也。如是則雖滅
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威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
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滅。擄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
也。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業執業權執事。業
也。虛文。昭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婢。字
王。念。孫。曰。勢。者。位。也。奴。婢。權。權。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揚。以。勢
為。權。勢。失。之。則。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
無。權。勢。失。之。則。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
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為。之。者。役。夫
也。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為。之。者。役。夫
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

荀子卷第七

九

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
身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為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傳曰
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為建百官亦誤。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禮法之大分也。共十
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
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
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為恭。或讀為
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證
之此亦當作共己而已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
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出若
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人若謂內外皆
事或曰。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
若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人所患

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
取天下之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彼其人苟
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
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
斯有土也。壹當為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故百里之地其等
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也。
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
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
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
而好利之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
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
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
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
致極也。善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
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

荀子卷第七

十

者先危。兩者合謂能。其道足以齊一人。
之謂也。故四方皆歸之。
拜讎門者善射者也。讎門即讎蒙。學射於拜讎。蒙善射。故
策傳亦作讎門。音達。迎之達。亦讀為讎。鼓達達之達。門與蒙一
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達。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讎門。七書。或
作達。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讎。門。漢藝文志
作達。門。達。即讎。字之省。古讀。讎。達。同音。故達。蒙。之達。亦讀如達。
廣韻。達。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
之本。義。事。也。用。也。屈。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
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
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
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故主人主欲
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拜讎門矣。射及遠中。欲得善馭及速
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

子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在本書
 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
 下與重天之類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術途過舉第半步而其
 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
 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衡也楊
 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從玉篇引聲類曰覺誤也
 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較路第
 過舉踵步而其誤誤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漢誤為覺而義不
 可明矣先謙案補途過舉踵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
 失可知事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
 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衡已此其為可
 屬為句諸說皆未當

衰甚於術塗此謂求誠能之上也不求則嗚呼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
 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幸昭曰病也無行無國
 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

荀子卷第七

七

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
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
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
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
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
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
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也一謂合行
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故其法治其
 齊是謂上一苟又自釋之矣楊以爲合行誤
 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庶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
本其治法作其治法上治法與亂法
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
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
謙案王說是今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
 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文弨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
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
 故湯以毫武王以鄩鄩與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桀紂即序於
 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
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桀紂即序於
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
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
生義而曲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
 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大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寡寡必不加
 焉不以象末不理加於孤獨寡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故下之
 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
 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

荀子卷第七

七

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
 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文弨曰
念孫曰慮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禮法以同用為言可見王
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
 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
 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地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先謙
文證之當為共己各本作其己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
勸勉餘皆已解上也若
 夫賈曰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賈曰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
節書多言賈日賈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絲貫穿此日也使
日上文云若夫賈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目之樂而親自賈
詳慈段羊為詳又誤羊為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

力不故荒也。君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
 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
 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吏之分。脩飾使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
 吏之分。脩飾使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
 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用國者。盧文弨曰。用各本。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
 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
 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

荀子卷第七

七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
 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大水貌也。先。生民則致寬。活民生
 衣食。使民則基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
 者如豪末則雖孤獨寡必不加焉。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
 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寡必不加焉又云正與
 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姓者則好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其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
 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棄義之志而有
 趨姦之心矣。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
 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
 曰人無諱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披劍相

而者漢書人作。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
 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利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
 字利但放古書亦旁心旁易為滄焉。故地理志慎陽乃潢陽也
 準是而言不愉或不愉之形為滄亦未可定。滄者變也。其義自通
 先謙案。場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為。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
 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佻優侏儒婦
 女之請謁以悖之。佻優侏儒短人。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
 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暴勞苦。先謙案。羣書。是故百姓賤之
 如佻惡之如鬼。佻字無。佻字蓋當為。佻病人也。禮記曰。吾欲舉
 佻當作。池與鬼相。佻字蓋當為。佻病人也。禮記曰。吾欲舉
 楊云。佻當作。池與鬼相。佻字蓋當為。佻病人也。禮記曰。吾欲舉
 相曰。欲司開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開伺其開。陳投籍也。卒
 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
 之中無以此事為。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得也。卒子忽反。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荀子卷第七

本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以非所取
 於民而巧。若邱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猶非時也。文
 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
 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
 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
 併吞之貌。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循正似循字是郝懿
 行曰。案啖者。啖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循正其所以有然
 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循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欲
 也。說文。欲。欲得也。請若貪欲與啖啖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
 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為啖食之啖矣。先謙案
 王氏雜志云。今本循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

荀子卷第八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先謙集解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

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 拜之法非亡也而拜不世中禹

古及今未嘗間也意與此同 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

書多法類並舉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

說詳大畧篇 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

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

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 ○先謙案

荀子卷第八

執位也說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

見儒效篇 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

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

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

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 ○都察行日探籌刻竹為書令人探取善

如今之掣籤投鈎未知其審古有藏強今有拈 上好曲私則臣

關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 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

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 ○盧文弨曰元刻作勝案三

輔黃圖御宿出粟十五枚一勝大槩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故

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墳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都察行日

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槩即乾也所

以平斗斛者教亦其 類但形狀今未聞 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

與以無度取於民 ○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部字盧文弨曰宋

案元刻有部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

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部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

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

對噴者齊也噴與噴同噴與噴同噴與噴同噴與噴同噴與噴同

乘是而後部則部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部字

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部字又訓噴

為皆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部字先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

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

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

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

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

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

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

安樂之矣 ○盧文弨曰而勸上之 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

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 ○先謙案陵

謂厲兵刃也敵國不 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

塞 ○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 徐方既來

此之謂也 ○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

請問為人君日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日以禮待

君忠順而不懈 ○都察行日待字義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

古書皆然轉寫者 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

敬愛而致文 ○都察行日文韓詩外 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

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倨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讀為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備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安也說文昭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羣之難羣讀方言

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

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為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弨曰修飾元刻作

用勅音資然漢已來亦即作勅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為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謹讀註論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

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盧文弨曰待謙案依上郝說待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

類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

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

荀子卷第八

三

當為別字之誤也言其智足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槩也槩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弨曰案帝

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槩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

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槩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

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

當有之字今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削不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也魏觀無危削滅亡即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危削滅亡之情

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問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問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今本脫問不亦難乎是六字融嗣融是時元刻亦僅存問難

難乎是狂生者也狂益狂之謂難也從之在上讀若皇狂說文作

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狂生者不胥時而落盧文弨曰外傳作狂生狂亦里之段字

案謝本從虛枚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訪毗劉暴樂也
大雅桑柔持采其劉傳劉燦燦而希也及已持采之時則葉
燦燦而疏樂燦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樂呂本影鈔本故
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虛失校今正餘詳攷證

人上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

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

效篇曰在木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
美皆以政與俗言之蓋二者相輔相成也今本美俗作美風則
泛而不切矣先謙案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

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

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

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

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
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為是子後人
因改為于是耳其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為之莫好之與獨好
之相應莫為之亦與獨為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為之不

荀子卷第八

五

相應又與好之相復矣于是獨猶將為之當作是子猶將為之
言雖好之者貧為之者窮而子猶將為之也猶上不當有獨
字蓋涉上文兩獨 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

孫曰案 衍者字此句或為結上之詞或為起下之詞 大用之則天下為

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

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

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道也於義為長君之道謂君之所

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

字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養生養人者也善

班治人者也。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善顯設人者

也。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壁設其後鄭注曰

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設顯設猶云顯大先

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

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

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

同義施訓用故設亦善藩飾人者也善養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

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

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養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

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

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先謙案統 夫是之謂匹

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

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

也言得專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其官事 荀子卷第八

次。先謙案論當為 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

所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

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 上賢使之為三公

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次賢使之為諸侯

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

弁衣裳黼黻文章瑠璃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

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聘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

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

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

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

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

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 是所行也。盧文弨曰衍

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 俗間本作術先

財行以明辨異。盧文弼曰財行元刻作財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行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賞克罰儉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為克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儉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官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許宜傳宜因移書勞免之於毛脫離潮潮識人辨強世結谷亦傳開免置樂並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對儉

荀子卷第八

七

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辭下之能勿易謂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於庶人莫不備已而後敢安正順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采與采字器相似故慢誤為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慈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

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盧文弼曰四服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經是矣。先謙案經猶疾也便也愉身篇云其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荀子卷第八

八

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奸下同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王念孫曰孽者害也下文云羣人曰百姓莫不效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經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蒞利。公正之士眾人之瘞也。先謙案玉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盧文弼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循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羣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羣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

之以階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壓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廣文強曰流惰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注謂枉也言白黑分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離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開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荀子卷第八

九

錄昭賦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開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謹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疲雖造父不能以政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遠造父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國馬速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氏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

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彌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馬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彼不能而主使之則下之本利也楊注本常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聞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則是臣詐也主聞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郝懿行曰按側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側作超州作舟此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

荀子卷第八

十

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墮矣盧文弨曰鬪當作鬪與鬪按鬪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鬪說文鬪同韓詩外傳作鬪鬪行曰鬪鬪也鬪象文鬪與鬪形近而鬪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盧文弨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名下亦作白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此篇揚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呂覽圖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

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慮與臣下爭小察而暴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道此下三十二字

荀子卷第八

主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倌

臣 王先謙集解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有能臣者有篡臣者

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離百姓

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善取寵乎上是能臣者

也以佞媚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

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取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

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

荀子卷第九

使以距離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

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

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邦茲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也如影

隨形不暫停也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影也如影

者刑如利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

案宋台州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

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

應之疾速如響之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

象而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苛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

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遂足應無方乎

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與王篇引作豫樂

也。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與王篇引作豫樂

也。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與王篇引作豫樂

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
譽之義先謙案楊俞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 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亡能臣用則必死篡
臣用則必危 此言能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 功臣用則
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之
州侯 楚襄王使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
之中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郢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
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此
也 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 皆變態佞媚之 韓之張去疾蓋
良之祖漢書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
后 盧文昭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 趙之奉陽
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 趙之奉陽
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
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
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
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

荀子卷第九

虛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
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
非奉陽 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
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
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 盧
文昭曰欲盡滅孟嘗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 咎與舅同晉文公之
史記作欲去孟嘗君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
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 必謹志之
而慎自為擇取馬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
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
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
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 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
念孫曰後說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 君有過謀過事

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
用則去謂之諫 盧文昭曰父兄宋本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比合也知 率羣臣百吏而相
與彊君擣君 彊其亮切擣與矯同屈也 盧文昭曰擣君雖不
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抗拒也戰功曰伐左
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
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
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也 盧文昭曰注或讀為拂舊本拂作佛詭案說文佛違也今
改 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
○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 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 盧
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

荀子卷第九

曰主惑二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
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伊尹諫太甲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 日於趙於
魏下俗本並有也 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 諫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 諫爭輔拂之人信則
君過不遠也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 爪身之士施
則仇讎不作 爪身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 俞樾曰
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身之士施
猶曰爪身之士用楊調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邊
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垂與陲同 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 獨謂自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 盛謂大業言饗其臣
盛成也說見其榮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 滅掩也 罰其忠賞其賊
辱篇楊注非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諛諛中君

可下若齊桓公者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補謂彌縫其闕

諛諛則遠成闇君也橋謂屈其性也揚遠也橋拂則身見

言不敢諫諛闇君救之也橋謂屈其性也揚遠也橋拂則身見

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揚遠也橋拂則身見

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揚遠也橋拂則身見

諛諛爭諛諛補削橋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非也聽從

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割亦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非也聽從

君舉而論之制割制割亦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非也聽從

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制割制割亦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

併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迫

齊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

也工念孫曰違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

也諱辟避也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相通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通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通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通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通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通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諱諱皆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

荀子卷第九

四

身荀子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

一耳為足荀子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

句兼取韻此之謂也荀子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

也盧文弨曰不敢有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

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詔橋然剛折端志

聖君之義也但稟命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詔橋然剛折端志

而無傾側之心橋猶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橋是案曰是非

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

和而不至流涵雅柔從而不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

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

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

言皆不違拂也俞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

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侯

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

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使幸傳

曰公卿皆因關說者言山之而納說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

書注曰關說者言山之而納說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

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人也入亦納也若馭棧馬棧馬

習之馬不可速率制必縱緩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

也若食饑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饑人之欲食或曰饑人併與之

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

逆遇其邪施之權閉庶令回心易善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

句仍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也改過

辨故入道除怨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

其因之之權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

而辨其故辨其故辨其故辨其故辨其故辨其故辨其故辨其故

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

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辨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

辯也辯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

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

多所聽納故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

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

難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

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弨曰案此逸書

異文非是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疾而不順者不敬

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

荀子卷第九

五

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

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盧文弨曰故

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敬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

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

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勳忠敏之士或構內讒不能善處功

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

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
為善字之誤也韓非子排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
敬也傷疾障功滅善皆承上文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

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

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

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

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

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

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

乎先謙案書治要正作覆

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

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

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

狎虎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此之謂也

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

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人也此承上文人不知

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其

其加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

其明也

其明也

荀子卷第九

六

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仲筮皆本
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
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
知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
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
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
也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
證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

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

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其人之質也

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忠信

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

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禮義以為文

言牖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

可以為法則也

傳索隱引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今正文及注作蠕是蠕之誤

字說文牖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蠕不作牖也

此之謂也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

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

曰樂利當為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

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

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

俱達矣先謙案二說並通

是以百舉不過也

小人反是

能知也

荀子卷第九

七

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
 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然後立功
 王請救趙不從遂煇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
 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着生之塗炭而殺之是
 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
 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
 過也而曲通其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不即是非不論曲直
 情以為順善和而無經上意而無常守夫是之謂
 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先謙案
 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
 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
 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
 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
 也旒旒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
 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指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

荀子卷第九

旌旗之旒終著焉引此以明湯武
 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明致賢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

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

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

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為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

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

王莽傳昔帝亮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

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

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

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楊說分隱忌為二

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

記平津侯傳云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

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

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

意忌之為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君子慎之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禽憤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
 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
 丁浪反。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
 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韓詩外傳
 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如
 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變矣先謙案王說是
 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
 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
 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為不詞盡
 當讀為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是

荀子卷第九

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賸音

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賸矣

爾雅釋詁盡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尚盡猶言上進忠言

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

上進矣楊氏知尚之為上而不知盡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

之為進於古人段借之義未盡得也

退姦進良之術。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為一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

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

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

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

曰文王欲立有說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

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

制顯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

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

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

謂也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

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

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懿行曰險當為險與險古通用險如

借字也 山險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

之也此與上文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

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

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也 本作猶本務也 王念孫曰楊

法之總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

上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

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 麟泉嗣漢丞民乃拉

萬邦作又作與乃相對為文言丞民乃拉萬邦始又也禹貢萊

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 沱潛既道雲夢土始又也 趙觀

既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又也 趙觀

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

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

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

乎小人此之謂也 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

得眾動天 得眾則可以動天言 美意延年 美意樂意也無誠信

如神 誠信則如神明 夸誕逐魂 夸誕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

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

而與上下頌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 夸奢謾謾所

謂逐物愈移心動神疲者也 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為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盧文弨曰此

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

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賢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

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

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校

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荀子卷第九

十

剛而不曾字其引此文誠上 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

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 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

不至也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

耀輝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郝懿行曰耀輝者火必明而後輝

投焉輝以陽明為樹也照螢者火必開而後螢赴焉螢以陰開

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耀輝開主蒐

照螢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南方人照螢取而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廣納 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察斷斷丁亂反 王念

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

崇高失之及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

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 莊子曰中正則和 莊子

中也楊以隆為崇高亦失之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

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

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後德化

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

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 節謂君臣

禮以定倫 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

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陵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

寬容不迫切之也 王念孫曰楊說陵守之義及下節奏陵而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節奏謂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峻謂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峻即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於刻急 郝懿行曰陵者

荀子卷第九

十

曰陵喻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險越也生民以川畜
言欲其寬饒不陝隘也節奏陵而文致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
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節則也註曰公孫以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上文下安功名
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
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尊嚴
而憚可以為師書艾而信可以為師六十日艾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
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知微而論可以為師之理而

能講論論虛困反。郝懿行曰論與倫古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荀子卷第九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樹落則糞本
本從虛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其根也。謝

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本其根也。謝

弟二句喻下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虛從元刻其實宋

本是有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姐史記樂

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弟

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

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

幸而過宜僭無濫與其善善不若利淫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

春秋授張蒼者授賈誼荀
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九

荀子卷第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先謙集解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

武若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擊可乎春申君曰可魏

加曰異日者更廣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廣曰臣能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廣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

之精乃至於此乎更廣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

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朱

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可以為

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

云孫卿至趙與孫廣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廣也今案

史記年表春宣王二年孫廣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

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廣也。盧文

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

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廣楚策

作更廣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

息作故創痛未息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

今從策則痛字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

各本謬及據宋台州本改正 下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

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

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

九地之下使敵人不得魯連子曰存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
○盧文弨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而立累
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志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
云感忽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
今補補德行曰案感忽如城感忽今字也感忽孫吳用
之意悠閒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吳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孫卿子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君之所貴
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
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賈者也路舉露也賈讀爲袒露袒謂
○郝懿行曰路賈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
孫曰路賈猶贏德也上不恤民則民皆贏德故下句云君臣上
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
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贏路也於林煇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子五輔篇云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
姓呂氏春秋不周篇云士民罷路露露並通是路爲贏德也
爾雅云瘠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瘠作瘠瘠瘠瘠瘠瘠
德也縑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瘠作瘠瘠瘠瘠瘠瘠瘠瘠瘠瘠瘠

荀子卷第十

落病於內高注云路賈也路病與路賈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
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賈或言路單或
言落單其義一而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
已矣楊說皆失之王引之曰滑當爲淡說卦曰淡者離也
欺詐者皆如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爲淡說卦曰淡者離也
雜卦曰淡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
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爲爲
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
乃負之爲渙負古字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
通敵離渙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撓也若赴水火入
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馬故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
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且仁人之用十
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用百里之

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或爲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
先謙案傳爲博字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
之誤說見儒效篇
皆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兒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
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
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表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樓字謂橫
布則其鋒長樓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擗則其鋒利遇之
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同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
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銳誤字
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
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同居爲儀其義甚明
俞樾曰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
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
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居而方止此
自以居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居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
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
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荀子卷第十

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園居方止謂不動時也
也○盧文弨曰方止各本方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
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園居則若石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
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案角鹿垂隴種東
文以優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案角鹿垂隴種東
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垂下之貌
然或曰即鹿垂也東籠與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
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垂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說垂字今
補案說文示實垂下謂之權丁果切楊意垂讀爲權故音義皆
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
方言龍涿謂之需漬廣韻涿龍鍾也故楊云涿龍沾溼貌舊
誤作涿龍今改正沾亦濡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垂上角字涉
上而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垂隴種東籠皆摧敗披靡之
貌顧氏炎武魏鼎引舊唐書寶軌傳我龍種車騎未足給公
北史李穆傳龍涿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
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
說鹿垂龍鍾涿龍似皆失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
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彼反顧其上則若灼跡如要灼跡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盧文弨曰豈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白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曰明猶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謂曰服從也○先謙案慮大氏也說見王制篇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旆然則發蓋皆旆之同音假借字耳韓詩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揚以道爲論說教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

荀子卷第十

四

說見君道篇 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揚注君賢者其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揚注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陸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盧文弨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印衍足字先謙案盧下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陸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陸禮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

士者弱士賢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林驥文之政令下文王念孫曰案元刻軍持於上下句兩見則民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刑威者強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侮者弱常罪則人侮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文弨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麻楛不便利者弱麻楛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鎰本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首爲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鎰金以得首爲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重取決一夫之勇也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彘讀爲脫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且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偷以幸章注偷苟且也偷可用謂苟且用之爲可也揚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若飛鳥然傾側反覆注非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無日○盧文弨曰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無馮依而得一日也從元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備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備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衣三屬之甲如清曰上屬一鞞一鞞一鞞也衣於氣反屬之甲屬之欲反○盧文弨曰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箭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

荀子卷第十

五

好士者強不好

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
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
可無服者服之改字說文竹部服字無矢也經傳通以服爲之
詩采薇篇象外魚服國語濟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個
者盛矢五十個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
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個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個古人
之稱所以簡而明也漢書韓彭服字元刻從之非是蓋其承
負服矢五十個而前所謂其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
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於其上也不
不辭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上也楊注
通矣先謙是冠軸帶劍 師古曰若兜鍪而帶劍也 贏三日之糧
案俞說 冠軸帶劍 師古曰若兜鍪而帶劍也 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 贏負也 日中一日之中也 贏三日之糧
日之中則但云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復其戶不徭役也利
日趨百里足矣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復其戶不徭役也利
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曰反。虛文昭曰
注不征眾眾守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
謂以度取之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此中
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奪其優復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
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

荀子卷第十

本

危國之兵也 復復既多則稅寡 秦人其生民也 隱隱其使民也
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 隱隱謂秦地險固也 酷烈嚴刑罰也 地險
俗木作狹隘今從宋本 狹隘行曰狹 狹隘也 謂民生計窮
憂王霸篇云 生民則致貧 狹隘語意正同 注以隱隱謂秦地險固
非也 下云隱之以隱亦非地險王 劫之以執 謂以威執劫
念孫曰 楊注於刑法志注而誤 劫之以執 迫之使出戰 隱之
以隱 謂隱蔽以險 隱使敵不能害 鄭氏曰 秦地多險 隱其民
險 隱自隱也 劫之以執 承上 謂言隱之以隱 承上 狹隘言其
民木無生計 又甚迫 隱之使 謂言於戰以邀賞也 下文隱而用
之正申 恒之以慶賞 恒與恒同 申習也 戰勝則與之 猶之以刑
罰 猶精也 不勝則以刑罰 慶賞之莊子 風謂蛇曰 猶我亦勝我
刻七六作七由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非關無由也 願
非今從宋本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非關無由也 願
千里曰 天字疑不當有此 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 爲 隱而
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 明其宋本與今本同 益皆誤 隱而
用之得而後功之 爲 隱而用之 既得勝乃賞其功 所以人自
爲 隱而用之 爲 隱而用之 既得勝乃賞其功 所以人自

國篇所云如牆狀 當擊下文 除隱其下 功賞相長也 五甲首而
獲其功用 義與此同 楊謂守險隱非也 功賞相長也 五甲首而
隸五家 甲首則役隸 鄉里之五家也 是最爲眾 疆長久多地以
正故四世有勝 非幸也 數也 爲之有根本 不遜一時之利 故能
故多地也 以正言比 齊魏之苟且 爲正言 秦亦非 故齊之技擊
天幸有術 數然也 四世孝公 惠王 昭王 昭王也 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 魏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秦之
銳士 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 有遇之者 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 猶以焦熬之物 投石
之者 二句似專言 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 注惟云 以魏遇秦 殆
以當時無湯武 故無桓文 故也 然無妨 據理爲說 或云 未二句
當並從齊說 下王念孫曰 或說 是俞樾曰 楊注 猶以焦熬之物
投石也 然以投石爲喻 不必言焦熬之物 注惟云 以魏遇秦 殆
築詐 堯警之 若以卵投石 以指推熱 其義猶以指推熱 說
謀當云 以指推熱 然則以指推熱 其義猶以指推熱 說
下文 明言 招近 募選 隆執 詐向 功利 之兵 勝不勝 無常 代 俞代

荀子卷第十

七

也 傭徒鬻賣之道也 未有貴上安制 禁節之理也 干求也 言秦
傭徒 傭徒之仁 義無敵 楊注 誤 兼是數國者 皆干賞 蹈利之兵
其 上爲之 致死 安於 制度 自不 踰越 極於 忠義 心不 爲非 之理
也 諸侯 有能 微妙 之以 節則 作而 兼治 之耳 微妙 精盡 也 節仁
也 諸侯 有能 精盡 仁義 則能 起而 兼危 也 兼此 數國 謂擒 滅之 也 虛
文 昭曰 舊本 注 作 則 能 起 而 無 危 也 兼 此 數 國 誤 今 據 正 文 刪
正 故 招 近 募 選 隆 執 詐 向 功 利 是 漸 之 也 近 當 爲 延 傳 寫 誤 耳
選 謂 以 財 召 之 而 選 擇 可 者 此 論 齊 之 技 擊 也 隆 執 詐 謂 以 威
劫 變 詐 爲 向 此 論 秦 也 向 功 利 謂 有 功 則 利 其 田 宅 論 魏 也 漸
進 也 言 漸 進 而 近 於 法 未 爲 理 也 或 曰 漸 浸 漬 也 謂 其 賞 罰 繼
可 漸 染 於 外 中 心 未 悅 服 漸 子 廉 切 也 俞 樾 曰 楊 云 近 當 爲 延
是 也 招 延 二 字 同 義 則 募 選 二 字 亦 必 同 義 募 乃 募 字 之 誤 募
是 先 謙 案 漸 詐 欺 禮 義 教 化 是 齊 之 也 服 其 心 是 齊 之 故 以 詐 遇
也 說 詐 不 苟 篇 禮 義 教 化 是 齊 之 也 服 其 心 是 齊 之 故 以 詐 遇
詐 猶 有 巧 拙 焉 猶 齊 之 技 擊 不 可 以 詐 遇 齊 辟 之 猶 以 錐 刀 墮

太山也一作音博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

一舉而定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界之國莫不趨使

不必試也其元惡其餘橫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

麾虛依富國篇改挹為捐案捐與挹通不煩改字惟生編挹

應編挹惟編之好編諸本皆作挹呂本把作捐虛因誅桀紂

改爲捐誤先謙案謝本從虛校作拱挹今依王說改正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

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

日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

王念孫曰治讀爲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震未足

以殆鄰敵王制篇曰威動天下謂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

謂始中國治古字通也謂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

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

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翁代

也翁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強代弱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猶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荀子卷第十

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繆

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

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

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

不通因還以其原至演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爲商君者也繆繆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

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詐故曰其道一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

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

改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

兵也契讀爲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搥也司讀爲齊桓晉文楚

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化之域孟

康曰入王木統謂前代素故可以霸而不可

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孝成王臨武君曰

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事至無

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

必故无功也虛文昭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

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問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說

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故制號政令欲

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

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滅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

周密牢固則敵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

不能陵奪矣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

速而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謀觀敵欲潛

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謀觀敵欲潛

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

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

以比物伍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

以合參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道當訓夫是之謂六術

爲行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道當訓夫是之謂六術

而將之無以所惡而廢之唯視其能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

否無私好惡苟善多以欲惡代好惡強使人出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

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

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爲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

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則主不能喜敵不

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夫是之謂至臣爲臣之慮必先

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

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矜敬謀無墮

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

荀子卷第十

無墮言不敢與敵事無墮敬吏無墮敬眾無墮敬敵無墮夫
是之謂五無墮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墮夫
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
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乘之而奔亡也御死轡
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
有功次之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命故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
服者不禽格者不害命者不獲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
來歸其命者不獲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
為囚俘也奔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
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賊之扞敵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
死奔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謂為債係向也微子
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

荀子卷第十

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龍斷於軍苑
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
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
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
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為正
般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謙案服民當作民
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生其民故般服民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顧什猶言謂也新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序作焉走而趨之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
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
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曰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
不潛軍先謙案潛不畱眾不久畱眾師不越時古者行役故

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曰善
陳啓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啓問孫卿弟子言
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
爭奪焉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若時雨之降莫
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舜伐有苗命禹伐之
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湯伐有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
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荀子卷第十

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王念孫曰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
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兵不血刃遠邇來
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
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向有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王念
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
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
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
以農賞繼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
汝以不便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
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

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纂字作窮極之美此林字蓋亦纂字之誤已纂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纂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謬正論篇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殺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

秦奪之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弨曰注蕩疑作殆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

荀子卷第十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瀋同瀋與錫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先謙集解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

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剝去其生澀砥厲謂磨利然則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去其生澀砥厲謂磨利

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爲有法度詳見富國篇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

荀子卷第十一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與韓詩外傳六作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法不爲私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帝天神也親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

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

猛而必申商之比申商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反賊謂為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通用在然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六餘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部人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將軍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未之見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宋本補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外傳六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畏放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故注訓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依字書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外傳六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聚為取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為作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注皆本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以民情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里仁為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日敵本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得同則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不用道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察矣故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無以有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有其下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為亂人謂如雷擊之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荀子卷第十一

王

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者相也未知其

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

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

功安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于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

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

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靈侯云昭十一

年楚子誘蔡侯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宣

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入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之宣

王郊迎人聞訓又言獲罪成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

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關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

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

而歸之楚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子

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

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

訓屬為請者屬會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王念孫

治之先謀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

自避既楚發其實既謂論功之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

唐諱既楚發其實既謂論功之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

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

也敵退則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畏其主徒舉相攻而臣舍

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畏其眾也臣舍

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

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彼先王之

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

善善惡惡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

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

荀子卷第十一

王

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

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之

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

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弼曰正文卑其末本作卑乎案獨

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盧文弼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于

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

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

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

為非能為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

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宜有之矣讀本亦

或作擅或曰宜誠也王念孫曰然則胡不歐此勝人之執赴

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勝人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詭

勝人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詭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

焉求賢而託之以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

矣國內皆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

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

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

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則女主亂之宮

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

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大燕鱗吾後

燕在齊北故曰後燕躡也藉也如魏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躡我必勝我本亦作躡吾後也勁魏鈞吾右西

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鈞謂如鈞取物也楚人則乃有

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

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

起而乘我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

知其謀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齊則斷

為四謂楚取其一二魏燕各取其一二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

難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

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

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為三後

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

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河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

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楚分而為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

參三同也韓詩云莊躡楚分而為三四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謂國之分裂不為定數此亦言

齊必斷而為四與議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

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必為天下大笑曷若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

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

執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

生義而曲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一則天

為之說兩者孰足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

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

國籍也此注謂國籍之所在也。今本位作謂國籍也。則

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國籍非也籍亦位也。備效篇曰周公

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

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

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土地之大封內

亦非親親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

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奔湯

武倏然高舉之貌舉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然改

皆也奔與奔同變貌惡鳥路反

荀子卷第十一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問答曰是無它故焉桀紂

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

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

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

乎湯武辟讀爲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

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

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

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

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

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

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

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

政即脩正也姑請通以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

荀子卷第十一

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

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

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

備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

正和民之善平正即平政王霸篇立隆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

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陶誕比周以爭與

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構札之構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

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

己之所安疆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

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

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啗與砥同

經而引其足經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

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荀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

或作距衝益言可以距石矣盧文弨曰案所引韓子見八說

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平城

距衝不若埋穴伏囊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遠之

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

通用奏業互異疑此樂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仁人之

是樂字與韻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換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

所羞而不爲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

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養

乎生莫樂乎安而謂今本樂安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

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

是猶欲壽而殉頸也荀卿爲列。王念孫曰案說文殉或作殛

即殉也殉列皆從勿聲故殉又讀爲列史記循吏傳石奢

自殉而死索隱列音亡粉反列音列。列音列。列音列。

其音列是列字兼有列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

而樂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

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

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

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先謙案虞王本作介人

荀子卷第十一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

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

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

○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都錄行日彈力之術雖進終

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爲秦發也

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

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疆

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

耳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今楚父死馬國舉馬負三王之廟

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

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視可司開案欲

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

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盧文

弨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開隙也六

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歷以蹈秦之履義不可通王莽并行刻
刻起履履義是刻刻為起履之貌然則刻其履以蹈秦之履
亦謂起其履以蹈秦之履也漢書賈誼傳然則秦使左案左使
刻手以衡仇人之匈義與此同也然則秦使左案左使
右案右是乃使警人役也秦能使警人爲之從役謂楚襄王
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謙案言秦
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此所謂

威強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
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
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
南也盧文弨曰漢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
府江夏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
縣西南東在楚者乃

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
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弨曰慮音慮先謙案地理志作
隆慮避後漢殤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
山氏縣即 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爲
臨慮矣

荀子卷第十一
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爲圍
或作津津今有津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
懷茅邯上城宛津以臨河內河內共
汲必危境圍聲相近疑同境居委反其在趙者剌然有苓而據
松柏之塞剌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
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
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 負西海而固常山也常
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
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 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強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先
謙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 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謙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

謂廣大乎舜禹也。盧文弨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
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
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強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
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
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
乃使警人役也此所謂威強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又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

又承威強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
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
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
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
錯置也謂 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
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
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
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
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殿土亦其類也
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
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王念孫曰
楊前說是也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
盧文弨曰案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
杜注無南字

荀子卷第十一
權之 天材之利多 產多也 是形勝也 形地便而物產多所以
利也 人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 流邪淫也汗濁
水也 其服不挑 挑偷也 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武
案周語卻至挑天說文 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引作挑天是挑與挑同 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及至也至縣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
也 楛音苦 楛惡也或曰讀爲王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
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個
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遠貌 觀其朝廷其間聽
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 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
都無聽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
治處也 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難不煩
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

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難不煩
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

今秦雖然則有其謬矣元刻作則甚有其謬也兼是數具者而
 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偶偶然其不及遠矣懸謂
 縣繫。先謙案楊訓縣為縣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
 之功名則不及也荀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
 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
 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
 也禮論篇云衡誠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
 重縣於仰而人以衡輕縣於俯而人以衡重解蔽篇云聖人
 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
 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四海正
 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效
 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也為天下持
 平如縣衡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
 下楊訓縣為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
 天下正用荀書縣天下義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
 用儒道駁而
 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卷第十一

十一

可息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
 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也都諡行曰敦讀如
 了先謙案敦比治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也都諡行曰敦讀如
 也義具榮辱篇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
 積也大數音朝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
 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
 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故王
 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
 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威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
 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霸者之善善焉可以
 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愈德日託乃記
 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王者之
 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

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
 字愈德日日志也上亦當有可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
 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
 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
 雅悉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夫義者所
 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
 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
 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
 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愈德日節猶適也呂氏春秋
 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篇篇故聖人之制事也節節宮室適車
 輿以實誠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日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荀子卷第十一

十一

訓節為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
 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
 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務倍信而天
 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
 本也慎或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也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
 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
 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都諡行曰糞者堂之假借錄變作
 并少儀曰掃席前日拚經與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
 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
 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據楊注引魯連子
 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
 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白刃扞乎矧則目不見流
 矢扞蔽也扞蔽於矧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其不暇愛流矢也
 矢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

匿則大惑者不謂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則

大惑時音羈。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揚曲為之說

非也匿與隱同。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揚曲為之說

可從時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

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謂為隱也。言文章邪隱。水行者表深

而多采飾也。樂失而謂之隱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水

表不明則陷。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

智若禹之行水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

此行水二字之證。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

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

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章示各異也

患乃去也。郝懿行曰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外

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

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

不使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

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老子有見於此無見於信。老子周之

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此無見於信。老子周之

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

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此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墨子有

政令何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

好則非道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

三

荀子卷第十一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
 注曰後子謂子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
 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
 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
 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
 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為重出矣
 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反鄉音向先謙
 案厭然謝本誤厭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一棄無異豈為
 焉據宋台州本正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一棄無異豈為
 禪讓改變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
 來復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
 疑此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父于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
 句重也後世見其改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
 易遂以為禮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
 定次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尊尊也注非論當為決說見儒效篇

荀子卷第十二

九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曰老衰而擅
 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禮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
 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讓也或者自以畏懼勞苦天子
 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
 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也閒色紅紫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
 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也變而饋最當為萬饋進食也列
 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基極也變而饋最當為萬饋進食也列
 日曼訓長也傳祭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代舉而食
 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語曰此云曼而饋謂進食也代舉而食
 泉未詳蓋香也或曰泉謂為羹即所謂蘭也本也或曰當為
 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者用茶實綏釋焉俗書澤字水傍澤傳
 寫誤遺其水耳代舉而食謂焚香氣散即更以新者代之也
 文謂曰案正文累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為羹即

荀子卷第十二

十

所謂蒞蒞其木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旁舉傳寫誤遺
 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黃澤即黃澤是也今本及宋
 本皆脫誤若水旁作舉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舉行日
 舉即舉字下云制舉舉蓋皆謂香也此云代舉蓋進食人
 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主術訓曰鼓而食人
 主術訓注上文義同鼓音古字通川劉台拱曰代舉當為
 大司樂注引詩鼓鐘代舉考工記人作鼓王念孫曰周官
 與奏雍而微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代舉
 釋代舉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
 九引淮南正雅而微乎高注周禮樂章名奏雍而微論五祀
 作伐雅而食雍而微乎高注周禮樂章名奏雍而微論五祀
 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徵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
 微已飯而祭雍蓋徵饌而設之於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
 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雍然天子之禮也造
 吳越春秋作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雍然天子之禮也造
 為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執薦者百人侍
 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祭之禮也鄭云五祀謂四時迎五行之
 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謂四時迎五行之
 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酌祠蒸嘗及

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尊尊者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

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

不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相穿也謂發凡人之盜也必有

為其意必有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虛文昭曰而聖

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

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行耳言聖王之養民輕

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

厚之誤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揚說非也當厚蓋富故盜不竊賊不

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

王制師古注曰刺殺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

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

荀子卷第十二

主

非有異義也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

也郝懿行曰吐者棄也豕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

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糶米肥脂非聖世之事

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略篇云國法禁

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

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

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丹矸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

謂之矸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

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

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

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矸矸也

十九年傳所稱龍輔為玉名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

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

國法必加罪責也說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

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也俞樾曰詭說

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

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為羞非畏罪責也夫亂

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

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

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

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

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矣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

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曰取其珠雖此儼

而種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種哉不可得葬彼乃將食其肉而

斃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

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溺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

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湖之中

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朱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

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圖

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

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

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曰若

荀子卷第十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臣王先謙集解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 爭則亂亂

則窮窮謂計無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

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

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

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意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

○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香說文

荀子卷第十三

孟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

醴醢鹽梅以亨其心故曰五味調盂所以養口也盂與香字相

似故盂誤為香而揚注不釋盂字則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

又曰盂醢醢五味盂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盂蓋因其

可以盂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

字而盂字遂廢此盂字若不誤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

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疏

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

椽讀為達貌也越席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遷言屋宇

深遂懸也第牀椽也越席窮滿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

室也先謙案宋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

別曰又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

有稱者也宜尺禮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

芷所以養鼻也○盧文弨曰畢芷說在上篇史前有錯衡所以

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疏解在龍

旗九旂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旗兩雅曰素陸龍于繆練於

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弨曰注正幅為繆

本繆作繆元刻作繆皆誤今改正元刻繆作繆與今繆同

同繆誌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

古多借信為伸此又借信為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

楊氏不知假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寢兕謂武士寢處持

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如此 寢兕於甲冑者也持

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韋麋鹿劉氏云畫

虎謂畫於鈴竿及楯也○盧文弨曰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寢兕特

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

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

輪畫一虎居前兕居後兩旁虎兕麋不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

輪兩旁也寢兕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

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兕居後

若爵 蛟龍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盧

說 蛟龍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盧

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絲末植鄭云覆若也絲帶蓋織絲

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絲末植鄭云覆若也絲帶蓋織絲

為辟亡狄反○盧文 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

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

街輓○盧文弨曰彌即說文之靡廣韻引說文云靡乘輿金耳

也讀若河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

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珍龍索隱云珍然龍貌徐又云文虎

伏軾龍首街輓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街輓當從史記注作

街輓為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為交龍

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說說

荀子卷第十三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

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弨曰史記倍至作倍至先謙案倍

當依史記作倍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

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要節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

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一遙反○盧文弨

也○郭嵩燾曰川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孰知夫恭敬辭讓
四句爲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
也無禮義文理則縱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
情性不知所歸也故死要節若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死
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死情性不知所歸也
也苟怠情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情讀爲偷懦言苟以怠情爲安
危也○盧文弨曰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懦是也此與勸學篇
作偷懦皆非先謙案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
居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
亡故一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一
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
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

荀子卷第十三

三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
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
人偏亡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
也所以奉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諸侯不敢壞其廟若
魯周公史記作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謂宗廟之後爲族人所
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謂宗廟之後爲族人所
也別子若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貴始爲德言德之本在
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貴始爲德言德之本在
始之義史記作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上足貴郊止
乎天子○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而社止於諸侯先
謙案史記作社至諸侯索隱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社社說文
社地主也孝經社土地主也土地闢不可盡敬故封土爲
社以報功也案止字義不合當作至止形近而誤揚所見荀
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通及士大
夫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
矣道亦作略司馬貞曰略音含苞也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傳謂
當是道誤爲略傳寫又誤以略爲略耳○盧文弨曰史記集解

本道及作函及都懿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
社鄭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
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
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昭
二字皆非也○禮記檀弓道及者羣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
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函音含謂包
容鄭誕生音徒濫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爲函者當以
導與函同後其字足失止唯函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
同義古文導與禱同土喪禮中月而禱古文禱作導說文禱
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禱也導與禱通則亦與導通而導
又與禱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函爲導之誤由不知
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禱通及即導及是也
大雅蕩篇章及鬼方爾雅章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
函當爲函音作函從函得聲是函與函古同聲故鄭本作函即
函之異文也函與禱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函及即禱之章及也
錢以函及爲禱及非也函訓爲容非禱及之義函與函亦不同
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函也○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
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函故經史中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
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故
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

荀子卷第十三

四

有天下者事十世○先謙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有一國者事
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爲成出車一乘五
廟也○盧文弨曰注菜俗問本宋元刻皆作菜案諸經
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勸
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
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
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
牲禮記曰庶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與
人祭於廢庶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與
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
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弨曰
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
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
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食飲之本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
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
也

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禮先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

也祭月祭也齊讀爲嗜至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

史記嗜下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弨曰大戴禮齊作嗜

齊當爲嗜禮記樂記鄭注曰齊讀爲嗜此因大戴記而誤也

傳公杜注曰嗜升也然則齊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尚玄

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禮禮三

本篇作嗜疑卽齊之壞字○史記禮書齊下先字疑○大戴禮禮三

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嗜字耳○貴本之謂

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兩者合而成文○都鄙行曰文理一

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以歸大一夫

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以歸大一夫

是之謂大隆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

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也○故尊之尚

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尚

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

本之義故云一也○先謙案下俎字大戴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蓋通言之○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蓋通言之○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畢告利成利

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

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所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

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飯之

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

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時司馬貞曰轎音稠謂車

蓋素帷示質也○盧文弨曰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俞樾曰楊

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

事蓋一本作未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未爲未○與曲成

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集傳之段字上文絲未楊注曰未與帶

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犢鄭云覆答也○然則大路之素未亦與帶

帶耳○大戴禮禮三本篇作素幘與帶同荀子作未之本與大

戴合集者幘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幘詩小旻篇是用不集幘詩

作是用不集是也○故得幘爲幘爾雅釋訓幘謂之幘釋文曰幘

本或作幘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肅就郭注曰就幘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幘矣○史記禮書

荀子卷第十三

五

荀子卷第十三

六

都銘行曰按練身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今俗亦有此語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 字之誤也本亦始也 謂祔也 謂祔也
 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
 本失 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 是以至辱之道奉
 君父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 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
 也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 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
 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絀續也言此時知
 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絀當為絀絀苦化反以為絀字非也
 俞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
 閔既多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
 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
 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不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具之作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
 後能殯三日而成服 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為備家郭嵩焘曰備

荀子卷第十三

主

家不詞當即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 然後告遠者出
 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 然後告遠者出
 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 喪禮首尾
 三月者也 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
 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 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
 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 然後月朝卜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然後月朝卜
 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 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
 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宅月夕卜宅未詳也 都
 引之日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宅今本宅日 當是時也其義止
 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當是時也其義止
 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 聖人爲之節制使賢 故三月之葬
 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雷死者以安生也 類象也言其
 設器用飾死者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象以生之所

喪禮之凡 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 每加飾動而遠 禮記
 云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 久而平 久則哀殺 故死
 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 久而平 久則哀殺 故死
 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介則訖 訖與逝同 訖則厭厭則
 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 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
 即尊親嚴謂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
 君親謂父母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
 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 遂成也適則
 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有已復生有節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
 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皆謂使賢不肖得
 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 故文飾惡聲樂哭泣恬愉
 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 故文飾惡聲樂哭泣恬愉
 憂戚是反也 是相反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 御進用也時
 則凶也 王念孫曰此時字作謂天時時者更替也謂文飾與
 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詩謂

荀子卷第十三

主

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桔梗也
 雞廉也禾黍也時爲帝者也 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
 雞廉也禾黍也時爲帝者也 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
 物部十引馮衍語謂帝者時也 帝者時也 帝者時也
 更爲適者也 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
 奉吉也 纓衰哭泣憂戚 王念孫曰纓衰本作纓惡此後人不
 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纓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纓衰
 一事不得改纓惡爲纓衰也 下注云立纓衰以爲居喪之飾則
 楊所見 所以持險奉凶也 謂扶助也險 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
 本已誤 所以持險奉凶也 謂扶助也險 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
 寃治 寃讀爲姚姚 其立纓衰也不至於瘠瘠 立纓衰以爲居喪
 自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
 於隘攝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隘窮也攝猶戚也之法 故情貌之
 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 期當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

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

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

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

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婉讀若問婉澤顏色潤澤也說與與憂

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

則免憂鄭注免新生者萃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

以免對萃猶此文之以婉澤對萃也楊讀為婉免之婉分曉

澤為二義與歌謠歡笑哭泣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

者也說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歌謠與此義不同誦讀為啼

春秋繁露執贊篇羊殺之不論淮南精神訓病痲痲者踰踰而誦並以誦為啼

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誦驚菽藿者

日菽豆葉也說苑十一菽食者何與鳥是菽藿皆卑賤之所

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為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

食也節謂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

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復矣此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

榘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節謂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

醴魚肉屬吉節謂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文一律今魚肉字

誤倒在節謂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節謂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節謂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卑統散文織資羸衰絰菲總管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

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

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齋同即齊衰也羸布也今羸布亦

謂之資非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

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

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

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

為卑統之誤說文竟冕也籀文作弁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

寬界弁三字遂廢此與字若不誤為卑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疏房椽貌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

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漏

者既葺柱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

相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

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美之使

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

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

也謂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

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在。都懿行曰朴當

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也偽即為字之不訓往注

非下云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偽合一斯乃聖人所

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

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偽合矣

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故曰天地合而

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

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

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

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都懿行曰案

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死而致死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

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可知此文之謬始卒沐浴皆體飯哈象生執也儀禮皆用組鄭

也古文皆為括體謂爪拂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

三實一貝在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

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朝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陳璧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都整行日此云安為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間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是何也鄭云問服斷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字中者莫不更始矣字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謂萬物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下也

荀子卷第十三

九

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開厚也殺滅也所介反開廟其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故三年之喪人道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不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同君何取於三年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鄭注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為父母喪三年推之為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

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禮梯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或謂哺乳之也養君子之文而循于字耳日作食者是也下文兩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祥陳教三年畢矣哉母之思以三年報之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也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各止祭一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神而已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都說行日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

荀子卷第十三

十

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為神則謬矣郭嵩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為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并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也墓之積也三月之殯何也葬也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絲其期足之日也厚至親將徙而歸邱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絲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絲讀為由從也王引之曰絲讀為通凱臨之字連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之期也事喪且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祭

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誤也。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常為積字。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吧悻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嘽情亦當為積志意之積於中者不嘽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悻詭吧悻而不能無時至焉。悻變也。詭異也。皆謂見本已悻。悻詭吧悻而無時至焉。悻變也。詭異也。皆謂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悻吧悻也。郭云吧悻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悻音革吧悻音邑。悻音愛。○盧文弨曰吧悻宋本作吧悻。爾雅作吧悻。陸德明釋文作吧悻。反今從元刻作吧悻。都說行曰悻與革吧悻與說同。說變也。革更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悻悻皆變動之貌。故人之歡欣利合之吧悻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為義。故人之歡欣利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悻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嘽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

荀子卷第十三

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謂祭禮也。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宮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笙韶夏護武洵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悻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廣言喜樂哀痛敬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箭音朔。箭遠曰舞。曲名武洵桓皆周頌篇名。箭未詳。案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箭象即左傳之象箭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為句。則箭象之閒不當有箭字疑。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悻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動也。

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諸人數也。有等輕重異。頭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盧文弨曰案方言七諄惛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惛。敦與諄音義同。

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而也。饋薦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報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欲饗其祀然也。○王念孫曰涂讀為脩。脩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脩自宮至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授於鹽。振祭。嗜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嗜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離也。○俞樾曰案特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母利舉爵。蓋以主人為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主

荀子卷第十三

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實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禮說喪祭也。易服祭服反喪服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四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 評事楊 倓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

荀子卷第十四

十

動人之善心 ○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 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 故樂在

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

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 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

於義較長 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

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

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

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盧文弨曰禮記齊作飾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飾借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 是故喜而天

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

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

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

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

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

於是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也 ○先謙案師長也說詳儒效篇 是王者之

荀子卷第十四

十一

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

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

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

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商之說說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

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 ○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備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 故先王導之

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 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

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

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人心悲帶甲嬰靴歌於行伍使人心傷於行伍何以
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為揚荀子書多用揚字脩身篇曰加
揚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
悍也又榮辱篇曰揚悍暴注亦云揚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
人之心為之動蕩故曰使人心揚揚傷形似因致謫耳先謙
案說文可馬法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心淫紳端章甫
舞韶歌武使人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
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
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
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
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虛文昭曰元刻故其清
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虛文昭曰元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荀子卷第十四

三

下皆窈美善相樂。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昭曰宋本
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
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
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請喜樂之樂下文君子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
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
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
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故曰樂者樂也君
美善相樂為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樂者樂也君
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
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
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
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
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
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

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顯于里曰德字疑當
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
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
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
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復如采薇首章連用二
徽猶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日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
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
字召曼辛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
聽字因改上句為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虛文昭曰元
樂之象鼓大麗。虛文昭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
麗說文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鼗鼓六鐘統寶。先謙案統者鐘
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皆兩而鐘統寶。統者鐘也
也五經通義曰鐘秋分之音萬物至秋而成也。磬廉制
廣雅釋詁廉枝也若有剛枝曰廉禮記樂記疏謂磬也磬
以明貴賤親疏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詳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
不廉制亦謂舞之容節也。王引之曰蕭當為肅言
莫不廉枝而有茲斷也竿笙簫和。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

荀子卷第十四

四

向傳曰雜選取賢罔不肅和是也竿笙肅和莞籥發猛填篪翁
博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蕭者因竿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
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笙簫和似星。笙簫發猛
辰日月今本竿笙下有蕭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笙簫發猛
日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填篪翁博
與蕭亦一聲之轉。瑟易良
婦好。郝懿行曰鼓天麗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
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歌清盡
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舞意天道兼
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笙簫和莞籥似星
辰日月靴靴拊擊柷柷似萬物。郝懿行曰拊擊禮論篇作拊
籥相備亦皆樂器名所未聞。膺其義當同又蕭和與竿笙
先謙案蕭和二字衍說見上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
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
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誹諱乎。盧文昭曰

謂說文作詳云語詳也直尚切元刻正同都總行日此
論舞意與翠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詳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眾賓皆入賈賤之義別矣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取賓升

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案降字

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謝本從盧校案降字

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

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

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案無洗字盧文

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為字下屬為句說見劉知其能弟長而

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

荀子卷第十四

無遺也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賈賤明隆

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

正身安國矣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弼曰舊本不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

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穢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其文

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為惡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行

而賈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解蔽篇第二十一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

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

在如物有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則復經

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則復經

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

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

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疑韓子說疑篇壁有疑適之子配有疑

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為疑兩馬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

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

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荀子卷第十五

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盧文弼曰宋本

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如琴

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迫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

好而誘之謂若好偷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都

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倚倚也猶傍觀也言如於異是以與治雖走而是

己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如琴於道雖與治

作離此乃形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不輟

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也作離者

字之誤耳前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

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

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

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

形雷鼓之聲尚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

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故可哀也

故為蔽 數為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為蔽盧文昭曰正文數宋本作故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語詞也此句為下十蔽總冒作數於義為短王念孫曰作故者是也呂錢本註如是注言數為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為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廢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故為蔽猶云胡為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為問辭下文欲為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為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為胡俞說是也

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

古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 此心術之公患也 異則相為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 桀蔽於末喜斯觀 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而不知 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或當為對觀夏同姓國蓋其君 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 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 紂蔽於妲己飛 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 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 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已姓國也 故羣 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 事任也非或為詐 賢良退處 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 九牧九州之 牧虛讀為墟

桀死於亭山 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隔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 有濞縣當是誤以濞為隔傳寫又誤為亭濞音潛 〇王念孫曰案作隔山者是也隔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 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

荀子卷十五

二

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心言不為 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邪佞所惑也 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 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 九有九州也 撫有其地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 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文昭曰案元 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蕭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鳳其雌 干楛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 天下和平故有鳳來儀之福也 王念孫曰有鳳有鳳本 有鳳有鳳從風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蕭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鳳其雌 干楛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 天下和平故有鳳來儀之福也 王念孫曰有鳳有鳳本 有鳳有鳳從風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蕭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鳳其雌 干楛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 天下和平故有鳳來儀之福也 王念孫曰有鳳有鳳本 有鳳有鳳從風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蕭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鳳其雌 干楛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 天下和平故有鳳來儀之福也 王念孫曰有鳳有鳳本 有鳳有鳳從風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蕭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鳳其雌 干楛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 天下和平故有鳳來儀之福也 王念孫曰有鳳有鳳本 有鳳有鳳從風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荀子卷第十五

三

勝使辭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驥也韓子曰戴驥爲
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
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符而與李史受符又戴驥謂
齊王曰王仁於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驥也蓋爲
唐牧所逐奔齊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
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輜車後一段本書作
成驥又內儲說下云戴驥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奚齊蔽於
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牧所逐也或說似奉合奚齊蔽於
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爲驪姬所譖獻
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
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
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陽
明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召公
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
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盧文弨曰宋本強作能案強字與上

荀子卷第十五

四

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
持周公而言勉之謂能。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
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顯元刻能作強乃涉下勉之強
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強今依王說從
宋本。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
改能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
於知賢輔賢然後其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景王之
福長也。強直亮反。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景王之
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
文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
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
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
昔人君之蔽者唐桀齊是也下乃極言唐桀齊之蔽而終
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實孟之蔽
者亂家是也下乃極言實孟之蔽而終以孔子之蔽者亂家
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實孟之蔽而終以孔子之蔽者
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實孟非周之實孟且非人名也蓋當
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
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言
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實萌未敢求仕高注曰實
客也萌民也所謂實萌者蓋當時有此稱職國時遊士往來諸
侯之國謂之實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

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實萌之蔽文正相對
人君之蔽人臣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
齊是也實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
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
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實萌之稱它墨
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實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
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服無厭無毛。宋子蔽於
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知得欲之道也。俞樾曰占
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得欲之道也。俞樾曰占
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
爲治而不知法。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
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
賢得權執以刑法取而下不知權執待。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
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
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
亂於天而不知在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用則天下之道

荀子卷第十五

五

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字
無著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人盡於求利也下並同數者道之
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爲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爲欲嗛與
道所以爲蔽也楊失其讀。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爲欲嗛與
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簞反。由
虛文弔曰盡用矣盡嗛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
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
宜也從執而去智則。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由天謂之道盡
盡於逐便無復修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由天謂之道盡
因矣。因任其自然。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
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曲知之人觀於
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故以爲足而
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
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
足以爲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邪說
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

治亂二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一家得謂作春

剛詩書定禮樂成積傳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

功業如此○林逵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攻論

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林逵是也言孔子

為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

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并一而不一所以成

積也并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

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猶言

不蔽於道之全體也正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篇云安知廉

恥隅積亦以隅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積為舊習誤甚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

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

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是故眾異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謂道義故心不可以不知

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人孰欲

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

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可道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

知合則此文亦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

無知字明矣○虛文強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

荀子卷第十五

本

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可道然

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

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

去惡○虛文強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王念孫曰虛

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則非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

道也與道人論非道則非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

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去惡正釋治之

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故治之要在於

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故治之要在於

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曰心無邪心何以知曰

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

也然而有所謂虛虛謂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心未嘗不滿

也然而有所謂一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難動不使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為志然而有所

謂虛不以所已滅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

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己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也受者則

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滅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

積習二字正釋所已滅三字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滅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

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於一隅

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

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荀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

可道然

必能

虛壹

心未嘗不滿

心未嘗不動

為志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於一隅

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
 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常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
 則虛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
 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
 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也
 王引之曰揚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
 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
 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
 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
 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則察此
 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
 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誠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
 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
 也今本入誤作人其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
 道行謂須道者虛則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
 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文引曰元刻無
 大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
 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郝懿行
 日見諸為現現者示也論讀為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

荀子卷第十五

本

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 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
 倫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 久遠元刻論作聞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
 參稽考 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
 分官謂不失其任裏 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罕罕廣廣孰知其德
 當為理材或為裁也 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
 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
 涓涓音官又音貫虛文引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願于里日廣
 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罕讀為舉例
 之則此句廣疑為曠也孰知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其形形字不入疑當作則 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
 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
 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

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
 之申當作信而讀為申荀書皆然陳吳曰案墨與默同楚辭故
 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
 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稊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
 禁止則見稊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
 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
 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離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
 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
 自見也物雖稊博精至則不貳心容 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
 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揚失其讀 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難汗注
 精當為情此荀書 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
 卷耳卷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
 改作卷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為訓耳 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
 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
 在於寅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
 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
 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
 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
 燾曰荀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
 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
 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
 貳王說 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
 非也 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
 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
 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
 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
 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精於物者也此句當在不可

荀子卷第十五

九

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精於物者也此句當在不可

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
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
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
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物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精於
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物者以物物 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虛文
者兼物物 謂能兼治各物 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所以助
考物也助考 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
物官矣 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
而萬物成 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
之微榮矣而未知 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
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
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則可知也養
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王念
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今虞書有此
也四榮字並同義 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 危微之
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為堯舜授禹之辭耳 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
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
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
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
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
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
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常作之危非也危
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
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
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
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謂於古文
尚書也案此說也是下文言關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
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 故人心譬如槃

荀子卷第十五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 湛讀為沈泥 則足以
見鬚眉而察理矣 俗作鬚理上當脫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
云骨體膚 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
理是矣 形之正也 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榮水見鬚眉膚理非能見
也本當為大 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
明二字互誤 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則惑也。盧文弨曰庶理宋本作理
今從 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倉頡黃帝史官言古
元刻 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此
九字文義不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
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 倕作弓浮游作
矢而羿精於射 倕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
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離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
矢舜已前有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 奚
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
精者也 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
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
謂之乘杜乘杜音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
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杜作駕一本乘杜作乘持發
持為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
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 乘杜者桑杜也桑杜或
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
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作乘乘或
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曾子曰是其庭
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入視庭中可
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盧文弨曰正文矣字元
刻作乎却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深
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 空石
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

荀子卷第十五

荀子集解 卷一五 六四九

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其為人也善射以好**
 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
 思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
 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善射家者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
 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
 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
 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為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也耳
 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援弓而射之也耳
 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蠅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
 而遠蚊蠅之聲聞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關屏除也言
 之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
 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此已下答之辭孟子惡其敗德。有子
 惡臥而粹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粹好也
 惡其寢臥而粹其掌若

荀子卷第十五

主

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
 有子粹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
 至人則自無寢馬用粹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關耳目之
 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關耳目之
 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蚊蠅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言能關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
 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關
 耳目之欲而遠蚊蠅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謂微也如此訂
 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種何忍何
 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強矣六字衍未及
 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強下忍堅於強好甚於思出妻猶身
 外也粹掌則及身矣蚊蠅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
 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
 此承上徹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
 可謂微也楊。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強何忍何危
 郝說並非。夫微者至人也。如舜者。一。至人也何強何忍何危
 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
 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
 景光色也濁謂混迹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
 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
 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
 注所說未。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強何忍何
 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
 危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為從聖人無縱欲之
 事從其欲猶。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
 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
 無為謂知遠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
 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強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
 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
 則何強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楊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達
 道當為通揚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安改故誤耳。與天通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
 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
 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為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
 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
 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即視其髮以為
 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為

荀子卷第十五

主

伏又誤伏。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步
 為後耳。冥冥蔽其明也。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步
 之澮也。澮與溝同半步。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闔也酒亂其神
 也。闔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似圭故
 以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闔闔為宮
 門之小者不得徑謂。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
 之小門楊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
 漠漠而以為响响亂其官也。响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
 耳目之所主。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
 守响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
 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
 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水動而景搖人不
 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
 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被
 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決疑

荀子卷第十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
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
科一日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日毀譽之名善惡貴賤
是也三日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
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股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
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
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
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
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備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

荀子卷第十六

郝云曲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為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
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
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曲期
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
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
為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遂以為通而不改其所名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
然者謂之性 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
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此
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
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
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觸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生之不一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一而自然
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性之好惡喜怒哀
而誤注人之性當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性之好惡喜怒哀
樂謂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分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
可否則行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 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
謂之慮也

○郝懿行曰荀書多以偽為偽楊注謂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
下云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此能為之為俱可
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後能矯其本性也○盧文弨
曰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偽字
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後儒但
知有真偽字味古六書之法而皆之者 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
事利則謂之正業 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
謂商農工賈者之業也 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
正當也正利而為謂之正業 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
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
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知有所合謂之知而皆謂之智耳下能字亦不可
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明藏於心有合者謂物而形下兩謂之
能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智有所能也○盧文弨曰句首智
字衍注當云在人者有所能有所合謂之能 能當為耐古字通也
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 能有所合謂之能 能當為耐古字通也
來乃代二反○郝懿行曰案楊注能耐古通此語非是楊既知
為古字通矣何必上為能下為耐強生分別即如上文二知二

荀子卷第十六

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偽為之例也若依楊注則
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並
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
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耐字然則鄭意亦不
以為定論也且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
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為一字明
矣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履壯傳能傑也
又云耐或耐字不言為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
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偽二知二能
並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謂智能皆如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
性傷謂之病 傷於天性 節遇謂之命 命者如天所命然○先謙
案節猶適也 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喻舉此上
說詳天論篇 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喻舉此上
之在人者而後王可以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故王者之制名
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也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 道謂制名之道志
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
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 序

曰子產決鄆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袴民之獻袍衣
 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非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
 產患之於是討鄆析而修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
 文昭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
 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 故其民莫
 道而擅作下無名字即其證先謙案為與僞同 故其民莫
 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慙慙則易使易使則公。顧千
 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為證下文則其述長矣述長功成
 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
 是則其迹長矣 述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 迹長功成治
 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謹嚴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
 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
 習。先謙案誦數猶誦說見勸學篇 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 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

荀子卷第十六

王

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備舊名必變新名然
 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楊注未晰然
 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緣因
 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
 貫故因耳目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
 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
 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
 意也。謝本從虛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株隲案
 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
 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 異形離心 萬物之形
 句有有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異形離心 各異則分
 離人之言人心知其不同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玄深隱也紐
 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玄深隱也紐
 分別立名使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
 都總行日玄即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
 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
 下皆誤加點揚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胡切而所說皆非先
 謙案揚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紐句
 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
 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
 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

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
 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 止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
 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
 有名之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設問覆明同 曰緣天官 天官耳目
 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
 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類
 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思想其同類所以
 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昭曰注未名也
 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
 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
 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形體
 之以命約 形體約則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形體
 色理以目異 形體約則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形體
 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膚理也
 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聲音

荀子卷第十六

四

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清濁官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
 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笙入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管是
 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異也奇聲萬物
 眾聲之異者也。盧文昭曰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
 為之辭俞樾曰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
 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為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
 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謂笑與談笑字異而詛同玉篇廣韻並
 日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字形似因而致誤先謙
 案調竽當為調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為竽禮記仲尼燕居
 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檀弓篇節制也仲尼燕居
 為制也謂者說文和也聲音之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
 日調節與清濁同為對文奇聲與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
 下奇味奇臭對文楊說皆非 奇味眾味 香臭芬鬱腥臊奇臭以鼻異 芬花草之香氣也
 之異者也 香臭芬鬱腥臊奇臭以鼻異 鬱腐臭也禮記日
 鳥饑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泡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
 為酸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日皆佩容臭或曰酒當
 為酸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日皆佩容臭或曰酒當
 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
 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

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
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虛說非也揚以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
酸乃周官內饗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唐朽木
一薰一蕕之謂也注年與如木則曰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曰
酸必漏唐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
也揚以爲暑泄之酸氣亦失之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
異或曰滑如字鉞當爲鉞傳寫誤耳與同鉞同鉞重謂分銖與鈞
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說故喜怒哀樂變惡欲以心異
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而說故喜怒哀樂變惡欲以心異
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
之故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偽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
楊注心有微知召萬物也言心能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
非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
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不可也
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
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

荀子卷第十六

五

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
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
異日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口鼻心體也是天官兼此六者
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微知
此當云然而微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
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微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
知心微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五官簿之
之譌因五官譌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五官簿之
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
異也五官耳目口鼻心體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
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
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類上言五官能
簿之而不能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然謂之
亦當作五官耳目口鼻心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
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口鼻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耳
購即形體也五官耳目口鼻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耳
記錄也心微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微而知之由耳目
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微之耳目
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
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爲衍文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

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單足
覆明制名極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單足
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單與兼無所相避則
注復名末木作復名案復亦與復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
其雖其不爲害矣謂若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其名
馬亦然雖其不害矣謂若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其名
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猶使異實者莫不
名也恐異實者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如使同實者莫不異名也王念孫曰或說是故萬物雖眾有
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故萬物雖眾有
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
共至於無其然後止推此其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其言自同
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其則有共之有有時而
讀爲又謂其而及其至於無其然後止也楊說失之有時而

荀子卷第十六

六

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
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
以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徧字當作別與上條不
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徧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
中又有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
名也推而別之則有別類之義又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
作徧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徧舉而誤揚說皆失之俞樾曰
此徧字乃徧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徧舉之義故曰大其名也
此云徧舉之乃徧舉之義故曰大其名也徧與徧形似因而致
誤先謙案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
之不宜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
故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
今正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
語上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實實字云約之以命實
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實亦與上同名有固善徑易
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名有固善徑易

而不拂謂之善名 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佛音佛

有同狀而異所者 謂若兩馬同狀各 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老

娥之類亦是也 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

兩馬之類名雖可合 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

無別謂之一實 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

故謂之一實 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稽考其實而定 此制名

之樞要也 此皆明制名之大 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此三者

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 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

也 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

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 驗之所

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 驗之所

以為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

不辱之說精執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 王引之

日驗之所以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

云驗其所為有名驗其所緣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

上文云所為有名驗其所緣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

承上文而論之又案就者何也驗其所緣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

也觀其執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請就為熱而訓為精熱則義

不可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

亂名者也 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朱子云人

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

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言未必物之

異而謂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為辭

受荀川此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為正名也此文驗之

所緣無以同異與前 非而謂極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

亂實者也 非而謂極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

感於形色非色故曰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

辭則能禁之矣 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

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 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

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 辨讀 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

也 必亂名辨說是非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也言

荀子卷第十六

七

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

執謂說其所以然也 虛文昭曰以注未釋辨說觀之則正文

辨執乃辨說之說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

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虛說 今聖

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

及辨說之意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

說不喻然後辨 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

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 故期命

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 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

業之始在於正名 名問而實喻名之用也 於易知也 累而成

故曰王業之始也 名問而實喻名之用也 於易知也 累而成

文名之麗也 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

同舊本脫與 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淺與深俱不失名也者所以

麗二字今補 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淺與深俱不失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辭也者兼

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

用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

論當為論字之誤也雜之精稀難不擬論明也言兼說異實

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

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揚說

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

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所期命也者辨說

以喻是非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所以

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所以

為心象象之道故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

有所明則辨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理也者常也理條貫也言道心合於道說合於

心辭合於說知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正名而期質請而喻

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其名而期謂

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實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

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

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其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

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

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賈也百家無所隱瞞言皆知

其姦詐也王念孫曰楊說實請其迂實本也雖瞞瞞言皆知

文云名聞而實喻是請讀為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

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也情請則其情實也

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

處也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

鞠躬如也聘禮鄭詩曰黜黜叩叩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

子四方為網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願爾體貌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祿辭不出以仁心說

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聘辭辨也以學

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心聽謂懷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

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之動但自正其辭說

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眾人王念孫曰

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祿辭以惑眾人之耳目也厭嫌見治與

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齒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

盡媚五臣本盡音治劉良曰盡媚美容貌儀也舞賦貌媚妙以妖

妖麗也是治即盡惑之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

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眾人則所

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賂貴者之權執不為貨賂而

得言夸眩於眾矣以是明之不賂貴者之權執不移貴者之權

也不利傳辟者之辭也辟謂說愛之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

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論而人不

能奪利或為和俞樾曰楊說非也吐當為咄形似而誤從土

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數從出而今譌為救貴從出而今譌

為賣是也咄者誦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誦之為

誦謂之為咄吟之為吟噴之為噴是也誦而不奪利而不流二

句相對言雖因誦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

聖人之辨說曰誦而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

君子之辨說曰誦而不奪利而不流誦詩曰長夜漫漫兮永思焉

兮大古之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詩

也漫謂漫漫長夜貌焉告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

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

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

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

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

荀子集解 卷一六

荀子卷第十六

九

荀子卷第十六

十

荀子卷第十六

六五七

極則舍之矣極中本也外是者謂之詘是君子之所弃而愚

者拾以爲己寶是務爲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苟

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諂然而沸諂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

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諸諂然者言淺彼誘其名眩其辭而

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諂誦也但欺誣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故

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

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爲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

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

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視也妬也鄭云

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荀子卷第十六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

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

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

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

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性與上下文

義不相屬揚曲爲之說非也性也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性而然

者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性也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性而然

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下文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

則治不節欲則亂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

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

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弨曰宋本注多賸字今

下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

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受乎心受乎心

真有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受乎心

矣當據補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

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

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

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

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

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

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多欲也固難類也猶言固

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

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情其真

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愈說皆

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

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

荀子卷第十六

以上生死明之所欲有過於生而動不及於求生者心之中理

止之也故欲雖多不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

者如闢很亡身之類心之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多心之所可中理

則欲雖多奚傷於治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

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矣止於亂心使之

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欲

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

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子性之具也雖為天子

欲不可盡具全也若至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欲雖不可盡可以

近盡也以用也近盡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使故肆之也欲雖不

可去求可節也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

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之欲也。慮文邪曰注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

賤者舊本作賤賤則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賤也道者

之若也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節欲無過於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

道者無之有也道則皆從道也

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

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

荀子卷第十六

論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雖

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

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

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

必不可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

亂而過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

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

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

之所願皆衰矣欲無欲也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

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

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

當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

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

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

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

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

不可不與權俱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

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

為輕輕縣於俯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

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權不正

縣於仰輕輕縣於俯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

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

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

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禍不旋踵也

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

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

則不知輕重離道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

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

荀子卷第十六

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備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

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

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

其察者有讀為又難隱而難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

難察則無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願

其字明矣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

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

為同例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

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

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

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曠也嚮讀為享獻

也曠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曠於志曠口曠反。俞

樾曰平乃席名故與簞並言說文艸部藹蒲子可以為平席釋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苟明於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昭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亦會意字也。郝詒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楊氏不而訓為矯全書皆然其蔽也先謙案郝說見荀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於

生而辭讓亡焉 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疾同。惡鳥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先謙案下有

荀子卷第十七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節然則從人之性。先謙案論語八佾篇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

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

文而誤改之耳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槩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為鈎曲也下皆同槩栝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鈇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

則偏險而不正 王念孫曰廣雅險表也成相篇曰險峻傾側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

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矯飾抑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

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

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

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

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偽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

本云任猶傳也玩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 不可學不可事謂

荀子卷第十七

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

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為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

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

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 目明而

耳聰不可學明矣 如目明耳聰之不假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

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 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

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

句前後凡九見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

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

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使質朴資材自

明常不離於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目此乃天性也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注不釋長字云勞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在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糧爾雅釋言糧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糧鄭箋曰糧糧也見糧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兄弟之讓乎兄弟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恃於情也特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恃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

荀子卷第十七

王

於人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埴黏土性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菴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而為之非本生於工人學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揚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埴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故工人埴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

生於偽○王引之曰偽音為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人者謂之偽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能言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起偽也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謝本從禮義諸本作偽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禮義生而制法度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俞樾曰同於眾即不異於眾也於文復矣當作所以同於眾而不過於眾者性也而所以異而過眾者偽講作其過講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

荀子卷第十七

四

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俞樾曰揚注連辰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為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為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斲怒色也此拂字疑斲之段音言兄弟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疆

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盧文弨曰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荀子卷第十七

五

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嘗試去君上之執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天兩地而倚數處翻曰倚立也○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今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麋鹿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影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子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誹之眾者陵暴於位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誹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為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誹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須臾也本或為須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占必以今事為符信四語董子書備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

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法正相反則作與者定從元刻作與非先謙案王說是故槩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

荀子卷第十七

六

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性的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積偽所為亦先謙案禮義積偽者積作為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能瓦埴哉亦積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

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
本亦下皆有猶字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亦陶埴而
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
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
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
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

順其情安志雖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

也桀跖小人是天非私智寡孝已而外眾人也智寡智參問子

人之本性也然而曾憲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

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天非私齊魯之民而

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其敬父

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

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

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驗詩

荀子卷第十七

七

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秦人之從情性安志雖慢於

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

善則曾閔不當與秦人殊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

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

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

可知可能之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

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

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

能仁義法正也唯請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

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

能之論為不然也

愈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塗之人者皆內

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

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

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

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

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

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說文大體說

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

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

為而不可使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

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

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

為禹未必然也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雖

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未本無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

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然而未嘗

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

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

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

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

禹性本善也聖人異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

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

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

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

荀子卷第十七

八

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上馬者善而已矣中馬者可道而上下也下馬者惡馬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馬者之於五也
主於一而行於四中馬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馬則少反焉其
於四也混下馬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情於四性之於情視其
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
曰愛曰惡曰欲上馬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馬者之於七
也有所喜有所惡有所欲而求合其中者也下馬者之於七也與
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
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溺之
知其必以胎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感知若救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
果善乎惡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旬旬也則岐岐然巖巖然
文王之育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
果惡乎堯之禹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賢
聖之舜也禹舜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
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
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
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
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荀子卷第十七

九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
之也者奚言而不異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
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
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
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
終始條貫如一是一是聖人之知也
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詳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
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
少言也一邪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
隱也言若闇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佚猶引
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為秩秩之言次也序也信三
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
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譌平秩
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譌字皆讀若
詩秩秩大猷為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
繩也致仕篇曰程者其言也詒其行也恃其舉事多悔是小人
物之準也是其義也其言也詒其行也恃其舉事多悔是小人
之知也言詒行恃謂言行相違也○盧文弨曰宋本詒作詒悔
作悔今從元刻俞樾曰多悔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

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
二十九年公羊傳尚速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
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齊給便敏
段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痲釋文曰痲本作悔齊給便敏
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
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縛○盧
文弨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
魄即旁薄也析速粹孰而不急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
不怠言不怠於用也○謝本從虛校析作折注同郝懿行曰折
速者言轉折疾速也粹與萃同聚也萃孰言論著萃而練孰也
此皆以言語爭勝故下遂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
析辭於林則辭林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
析辭於林則辭林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
虛從元刻作折非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併注文改正郝
說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勝人惠
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
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
下有中敢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

荀子卷第十七

十

其意疑也上循於亂世之君下不循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
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為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
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
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並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
循同說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
俗字形相侶傳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
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 仁之所
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積多文以富貴禮記曰不新多
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在雖富貴天下知之則欲
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注中說也見丙申校本天下知之則欲
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共也
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在無富貴則此言與天
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
之者共樂誤為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
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為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
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天下不知之則儻然獨立天地之間
而不畏是上勇也○儻儻偉大貌也公同反或曰儻與塊同獨居
之貌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

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
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
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
諫案壽謂年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 皆知
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
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禁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
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請自請刑戮謝本從虛校世上有治字虛文昭曰治世元刻
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
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
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為情
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
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
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說也論語所謂則
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
皆以情言明若日即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
從諸本 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罪不敢隱
剛正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

荀子卷第十七

主

章取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
則為下義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
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刑罰不怒罪爵賞
不踰德郝懿行曰怒蓋盈溢之意與踰義近楊氏無注或以
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怒又曰怒猶怒也是怒即分然各
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
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為善者勸為
不善者沮刑罰禁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
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
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
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 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
羊亦云尹氏卒曷為既世也

雖如舜不免刑均是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
昭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
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
孫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
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當也
也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當賢即先祖當
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
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
古多以當為嘗說見 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
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
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
矣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
論議法 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則利傳論知所貴則知所養
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陳
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俞樾
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說則動
字衍 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
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
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
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
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
孫曰流讀為雷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
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
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 楊氏謂思惠親疏
王制篇無有流雷聲 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思惠親疏
楊以流為邪移失之 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
親其親故不乖悖施 式致反分扶問反 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涖泗無斷魯俗規其尤美故

荀子卷第十七

古

荀子集解 卷一七

假 假無所往貌相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

息者設也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必在誠用聖人也。赫懿行

日基者相慎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

考恒其相慎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

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云基業失之顧

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韻人

天韻一情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為歧異非原文耳

愈憐日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謫尚書無

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

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為聖人

矣請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收基賢者思欲

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二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苟欲勝人又論臣

過反其施 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或反。先諫案

愚而上同也揚 尊主安國尚賢義。郝懿行曰施古讀如移義

以施為施惠非 尊主安國尚賢義。郝懿行曰施古讀如移義

推俞樾曰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

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

崇尚賢者也作 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 崇尚賢義若拒諫

義者古字通用

荀子卷第十八

飾非以愚闇之性苟 曷謂罷國多私 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

合於上則必禍也 曷謂罷國多私 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

以弱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土 比周還主黨與施 還繞。王念

營伍率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 比周還主黨與施 還繞。王念

也楊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 遠賢近讒忠臣

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 明君臣之上能尊主愛下民。王

日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 臣主誠聽之天

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主誠聽之天

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

廟宇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為廟故尚書甘誓

日川命賞于祖弗川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

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

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

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為所奪古語之湮

矣世之衰譏人歸比干見劔箕子累 釋箕子之囚 武王誅之

呂尚招庵殷民懷 招庵指 世之禍惡賢士子晉見殺百里徙

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 穆公任之強配五

伯六卿施 春秋時大國亦借宿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

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逆斥逐大儒不使通 展禽三紉

春申道緞基畢輪 居魯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論曰惠

黃歇封為春申君緞止也與轅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

李園所殺其術衛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盧文弨曰

受知春申為蘭陵令蓋借道以行追追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

荀子卷第十八

亡基亦輪矣輪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

說輪字之義甚迂輪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

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

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輸載鄭箋曰

輸墮也盧說本注氏見丙申校本先 請牧基賢者思 牧堯在萬

謙案注三紉下宋台州本有謂字 請牧基賢者思 牧堯在萬

世如見之謔人罔極險破傾側此之疑 險與該同言當疑此謔

疑也恐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疑也郭注曰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

儀禮鄉射禮賓升階上疑也鄭注曰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疑也

字蓋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識人罔極險破傾側此之疑承上文

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識人罔極險破傾側此之疑承上文

險破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 基必施辨賢罷 罷讀曰

念孫曰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文曰道古賢聖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

者亂何疑為如語與施能皆謂凡成相辦法方至治之極復
 後王必拘於古法先謙案浙局本注法為大字依各本改復
 慎選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選季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
 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
 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
 心詳明之詳或為祥王念孫曰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
 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心如結言堅固眾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眾人則不能復一
 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
 言苛暴也郝懿行曰形與刑古字通詰者治也書云度作刑
 以詰四方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而有執直而用
 拙必參天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繩接
 疑脫人字蓋與聖人字相涉而誤脫也郝懿行曰而有執句之上
 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世無王窮賢良與賢良
 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郝懿行曰二句當為七字一句王引
 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暴

荀子卷第十八

四

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
 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足明之
 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宣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
 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君子誠之好以待
 君子必誠此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
 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
 遠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
 而不貳為聖人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君子由之伎以好
 伎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
 慶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難終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
 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行也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
 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說失之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為害也願
 千里日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

荀子卷第十八

五

可補也下文通在禮樂滅息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
 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
 七字句一十一字句一四字句一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
 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
 愚問以重問成爲榮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
 爲一海內實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執禮
 賦賦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兼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
 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
 章以前後
 例之不台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
 古賢聖必張義與此同楊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必張上
 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賦賦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兼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
 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
 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
 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堯讓賢以爲民求明君
 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爲民求明君
 私其子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
 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
 不德舜不辭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
 備委任羣下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
 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得推賢不失序
 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子謂堯舜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爲
 與古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無心字後人以左傳
 今字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無心字後人以左傳
 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
 勞力於民故淮南記論篇論衡祭意篇並言禹勞力天下非小
 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舉舜剛畝任之天下
 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身休息剛畝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剛畝任之天下
 間鳥獸剛畝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剛畝
 歸下也鴻即洪水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北
 書曰禹降水警于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北

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盧文弨曰案古郭號字通郭公
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樂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
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彌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攷
也楚語云秦微術實難桓景實難即難也言難厲王者此無攷
于我七字句為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難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
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仗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
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
子弟二字屬下為七字句乎然則此又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
為句屬下為七字句不通也先謙案俞說是不厲王流于莒在河東
左傳晉大夫有魏子言孰公長父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
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欲
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
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
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為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
無如言之不見聽也神記釋謂對當為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
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為韻

荀子卷第十八

八

今本作欲衷對者謂誤為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擬曰王氏改欲衷對者謂誤為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衷對揚王休滂篇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
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
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
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創其
文楊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先謙案俞說是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剉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錢同
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錢力朱反國語里革曰烏
獸成水患孕水虞於是禁且麗此當是自對之後盧以里革
奔之江也賈逵云望麗小器也。盧文弨曰案楊云本或作屬
錢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也說附益之置韋昭云
當為望此衍字而人又訛望作望宋木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都
蓋行日黃際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為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為革
囊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里麗音義相近而與屬
錢義遠若作剉而屬錢語復不詞王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為里
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為劍名則不當言
剉而獨鹿故讀為里麗謂是剉也古者與以里麗而棄之江也
今案而猶以也謂剉以獨鹿也古者與以里麗而棄之江也
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

君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勤也為暴者可而沮也
言可以勤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昔周公問於祁黃羊
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誰可以為之也精莊而誰也耕
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家傳曰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繁辭傳曰昔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
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
通用繁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觀
年左傳斐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觀
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
千里日案此句例之應
請成相言治方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
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
得相使一民力民力一也禮記日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
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厚薄有等明爵服有別利往印上莫

荀子卷第十八

九

得擅與執私得利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
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說非也往當為佳佳古唯
所與也凡隸書從佳從彳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
有常不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執私王進人言
二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執私王進人言
法有私儀各以其才君法儀禁不為君之法儀在自禁不為
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為俄說
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例介之儀鄭箋曰俄頃俄說
雅釋詁曰俄頃也詩賓之初筵篇例介之儀鄭箋曰俄頃俄說
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仗眾譽多外內明黨雖
有大義其蔽亦多矣以法為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
可為俄故儀亦可為儀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
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為言君法明則其論有常君法
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
而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間之殆不
也據莫不說教名不移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脩之者榮

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收離也

刑稱陳守其銀刑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

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刑亦請牧祺明有基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

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

領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績當為績主執持當為績主執持莫不理

績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

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

領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績當為績主執持當為績主執持莫不理

績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

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

領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績當為績主執持當為績主執持莫不理

績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

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

領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績當為績主執持當為績主執持莫不理

績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

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塞

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

君有五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吏謹將之無鉞滑

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亂

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鉞此言鉞滑其義同皆謂鉞滑

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微天下正法顏注微古委字謂曲也

枚乘傳其文微鉞與鉞同謂曲戾也滑蓋與滑同謂攪亂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羣下不私請各以所宜

事亦皆止。虛文昭曰各以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

職在制變。王念孫曰脩當為術字之誤也變謂變也

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皆為

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公察善思

論不亂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

賈律貫法之為條貫也。虛文昭

賦篇第二十六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弟二

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非絲非帛文理成章

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

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馬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

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

演其義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

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

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古人詩

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讀知
 爲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雜者相
 綴而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于容反衡橫也言儀亦能如
 爲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顯其功伐見貴
 也反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爲鐵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剝者邪謂其尾
 刺末也謂儀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字頭銛達而尾
 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剝末之意匹小反趙繚者邪掉而繚也掉徒弔反都繚行日趙之爲言超也穆
 趙繚者邪掉而繚也掉徒弔反都繚行日趙之爲言超也穆
 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趙騰是也趙繚一往一來結
 搖掉邊韻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爲趙繚也
 尾以爲事結其尾線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請爲尾生而事起
 尾運而事已尾運則盤結管以爲父管以爲母管形似篋而大
 則篋功畢也

荀子卷第十八

末

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續也○
 盧文弨曰管當爲箴于貫反謂所以珠箴之線孔者也箴類以
 成形故曰爲父都懿行曰古之箴形若大箴耳箴省管故父之
 管箴箴故母之箴也箴曰管當爲箴禮記喪大記用稊金箴正義
 曰箴釘也釘與箴形實皆同唐之珠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
 之時則箴亦一錯而已矣故曰錯以爲父作箴者段字耳若是
 首箴之箴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
 矣盧氏謂箴當爲箴所以取箴之線孔者也箴類以成形故曰
 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箴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
 讀書稊志誤矣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
 是之謂箴理也古者責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
 其夫未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
 明其爲物微而用至重以譏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危詩荀卿請陳危異激切之天地易位四時易
 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列星殞墜旦暮晦言
 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
 言無憂明時也或曰當時星殞墜且暮昏霧也幽晦登昭
 日月下藏昭或爲照王念孫曰幽晦元刻作幽闇林賦是也

荀子卷第十八

末

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近宋本開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
 官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時登照暗與闇同公正無
 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
 亦然此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不成義此本
 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
 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者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日故言之者見謂聖學之者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謂仁行之者見謂聖學之者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爲廷居鄉不文見謂聖學之者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謂風俗風美日涇水以有涇故見謂聖學之者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謂縱橫改正文見謂聖學之者見於天下不見謂於人亦曰見謂信樂之者見
 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志
 愛公利重樓疏堂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懲革
 貳兵邪嫉惡乃以微備增益兵革之道言盛也○王念孫曰
 難賊賊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道德純備護口
 將將去也言以說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鐙鐙進貌○
 之人謹口方張不能也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此言道德純備
 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轡是
 也小雅十月篇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說口將將亦謂集之交集
 仁人緇約教暴擅疆緇約退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不見螭龍爲蠃蚌鴟梟爲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
 惡螭龍之聖反以爲鳳皇也地螭螭守宮言世俗不知善
 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閭乎
 天下之晦言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
 言人莫皓天不復憂無疆也皓與吳同吳弟于勉學天
 之謙也皓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弟于勉學天
 也呼吳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弟于勉學天
 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爲卒
 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推恩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推恩而不理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敬行則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禮者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知則不成禮下文和而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

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禮能斷而不違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三者皆通然後道也

然後貨財曰賄與馬曰賄衣服曰襪玩好曰贈玉貝曰哈此為道

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賄賂知死則賻賻賻所以佐生也賻哈。盧文弨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賻賻賻所以佐生也賻

襪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故

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賙贈及事禮之大也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禮者政之軌也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辛也皆謂書於策讀

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

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

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

荀子卷第十九

五

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戒備也三策第。先謙案琴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下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殺諸侯殺則下小

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池也或曰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殺太入澤梁射祭饌然後用饗先於此為蚤也又曰山不以禮是暴

或說是也前說非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拜者必跪拜手頭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尚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

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

喪事尚親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盛為序也君臣不得不得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甯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覲

以臣禮見故曰私覲注儀禮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穆穆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朝廷之美濟濟鎗鎗貌鎗鎗有行列貌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荀子卷第十九

六

公弟叔胥衛侯之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

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

則辭 鄭云於色亦不可以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謂制度精嚴設宴也。王念孫曰設當為譚字之誤也故楊注

衣不踰祭服寢 易之咸見夫婦 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

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

上而剛下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聘士謂

也迎魚敬反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墜陷溺所失微

而其為亂大者禮也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

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

寧 和樂之聲 此言所佩之 步中武象趨中韶護 佩玉之聲

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

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

也。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 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在位

論篇禮論樂樂皆作鸞可以為證 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在位

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聲使中音律

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士當為

出說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

見上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

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

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春秋

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

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

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觀秋冬而

陰氣來而春而陽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

照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例上之形因轉寫致誤故伍文王

御之曰此文本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

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

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荀子集解 卷一九

昧隱良者謂之如掩蔽公道奉如昧者謂之交謫交通於謫惡也。俞樾曰交謫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伎情釋文曰狡本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而用也

用除其妖 不寫無以養民情衣食足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

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迷者不問路溺者不

問遂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

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洪頤煊曰遂當作墜晏子春秋內

據以為說非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

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有法者以

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比

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盧分段立非二句又見王制篇

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

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為來

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

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

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公行子之

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者輕物物輕物者不求助

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

秋曰憂其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歷披靡

與氏羌之虜河異淺解也或曰幾讀為豈陳奧曰案靡累也

荀子卷第十九

九

荀子卷第十九

十

元凱云蒲邑在長頭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 好問則無不知無有而求天 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 俞樾曰案揚讀不知而問無 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德則堯舜已六 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 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贊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 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貳之博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 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未求之也 曰先王之道則 堯舜已 則可為堯舜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 求財於六貳之博得 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 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博 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盧 君子之學如蠅蟻 文昭曰貳當作茲聲之誤也即六經也 然遷之 如蟬蛻也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 效放也置措也言造 無留善 有善即行 無宿問 當時即問 效皆皆學而不捨也 無留善 非知之艱行之惟難故 君子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

荀子卷第十九

三

立志如窮 似不能 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 唯尊至貴對之 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遠易心故立志 君子隘窮而不失 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揚說非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文昭曰隘窮即困窮 勞倦而不苟 免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尸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辭俸於五兵而辭不憚 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 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 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旆之上 盧文弨曰案廣韻俸 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筠字書無攷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 恐茵席之形語蓋茵假借為細細又為細耳王念孫曰郝說 是也漢書霍光傳加書細細馬如涪曰細亦茵是其證茵席之 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 忘昔席之言俞樾曰郝王之說塙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 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誤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 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 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 雨小漢故潛 未詳或曰 子無日不在是 無有一日不懷道所 雨小漢故潛 未詳或曰 為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 小水溢而成為至其盛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 郝

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 畔者倍也教而不稱師謂 之倍 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 郝懿 異者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 兩攸繫而乃居朕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擅 弓記曾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 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期言益有因於古矣 倍畔之 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 大過故行 不足於信者誠言 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 不能副也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春秋 誠言者貌言若誠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魯桓 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 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

荀子卷第十九

三

心而相信則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 不在盟誓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 其心同也 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 聞行為可見 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 言為可聞所以說 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 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 君子贈吾子以言 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 歟 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隙枯三月五月為疇菜敝而不 反其常 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諸為實隙枯三月五月為疇菜敝而不 穀與輻也言為木為身至於穀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 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穀欲其眼也進而眼 之欲其睛之廉也鄭云疇謂穀之革也革急則木廉眼見考工 記又曰察其齒蚤不濇則輪雖敝不匡鄭云齒謂輻入轂中者

荀子卷第二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先謙集解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

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

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也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

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危注云欹孔子曰吾聞宥坐

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

挹水而注之 挹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

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

荀子卷第二十一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謹勇力撫世守之以怯 撫掩也猶

○盧文弨曰據注則撫乃撫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

損之道也 挹亦退也挹而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 爲司寇而攝相也門人進問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 聞人

名爲人所聞知者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

也始誅先誅之也 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

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

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

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

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 營謂爲榮榮惑眾也強剛也

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

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 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

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

是昆弟立議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

得而使之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

足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

達竝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

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誅

也詩曰憂心悄悄懼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詩即風柏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 別猶決也謂

之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子 老大夫

春秋傳曰使國將 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狃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獄狃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狃亦獄也

守者狃胡地野犬亦媮令謹誅賊也 媮與媮同謹嚴今生也有

時斂也無時暴也 言生物有時而斂斂無時是暴也○盧文

曰今字當在媮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不教而責成

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已止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卽于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

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故先王既陳之

以道上先服之 服行也謂先自若不可尚賢以基之若不可廢

荀子卷第二十一

春秋傳曰使國將 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

不得爲寡君老也 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狃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獄狃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狃亦獄也

守者狃胡地野犬亦媮令謹誅賊也 媮與媮同謹嚴今生也有

時斂也無時暴也 言生物有時而斂斂無時是暴也○盧文

曰今字當在媮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不教而責成

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已止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卽于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

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故先王既陳之

以道上先服之 服行也謂先自若不可尚賢以基之若不可廢

不能以單之其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離削單或為單

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為單元刻作或為憚與家語同 某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

○盧文弨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

今本無風字者從說為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剛風

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

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邪民

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

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

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

為邪躬誤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

誤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躬之

誤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躬之

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

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 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

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 今之世則不然

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

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

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

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

為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

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

荷是也陵遲虛說也說文委陵遲也其字本 數仞之牆而民

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

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今夫

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馮馮也

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

荀子卷第二十

主

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墜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

舊本連上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

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

如楊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為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為道周書

萬民夫篇子小臣良夫稽首道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

彼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段借字也向

書堯典曰稽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

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難遠而亦來

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

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

私○王念孫曰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

揚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

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

同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偕同方也

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

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盧文弨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

流也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盧文弨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

文義外謂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其洗洗乎不瀦盡似道洗

為瀦澗水至之貌瀦讀為瀦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洗洗

古無此訓洗洗當從家語作洗洗字之誤也鄭讀洗洗字之貌

制曰有餘曰洗故曰洗洗乎不瀦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洗洗

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 若有決行

說文洗水涌光也作洗洗義通似不必改作洗洗 若有決行

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

荀子卷第二十

四

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悅言水盈滿約微達似察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特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繁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繁似善折繁曲也折繁曲也雖東南西北千萬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

吾鄙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舊言平生之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脫費脫費結肉莊子曰以生為負費懸脫脫音尤則具然欲為人師具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

荀子卷第二十一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糲與糲同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也。盧文弨曰家語在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龍逢不見刑乎。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不為通為窮而不因憂而意

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善在人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踐霸心其稜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齊桓公名齊亂奔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齊桓公名齊亂奔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齊桓公名齊亂奔

荀子卷第二十一

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官致良工因麗節文官致良工亦當有說之意揚訓嘗為曾失之官致良工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列旆職命麗者施也趙淵淵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麗者施也材盡其功巧正謂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麗者施也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順

從於君父下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

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

元刻作言以類使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

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

荀子卷第二十一

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為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

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孝經中心誠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

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

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

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從命則

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要皆有也字故可以

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

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

也萃與穎同雖勞苦彫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

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

不對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孔子趨出以語子

貢曰鄉者君問臣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

臣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

子有奚對焉○盧文弨曰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

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

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

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

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

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

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藝植藝播種胼胝謂手足勞孔子

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

與不女聊繆繆也與讀為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繆繆不

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繆也言雖衣服我

人與己不順歎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

不同○盧文弨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歎食歎曾不爾即即疑聊

之譌此云教子疑是飲子之譌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

汝歎與此所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

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

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

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

一第 022 升 黃多四庫全書第 16 版反內

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

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子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

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

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怨篇作倨倨都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裾裾與裾皆衣服之名因其盛服即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怨篇作倨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義別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

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

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設附草昭曰方並也編木為附說苑也作方舟方附也詩曰方之舟之。盧文弨曰注設附舊本作投附今據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眾水之多乎。盧文弨曰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今說苑作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

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充盈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靈之也。俞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

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孔子曰

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奮振於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於伐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作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即諱之省文兩奮字皆奮字之誤乃古文慎字也春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

荀子卷第二十九

九

氏據謀本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

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備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

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

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顏淵對曰知者

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

其意樂其為治之意。先謙案得謂得其所樂也樂其意自有其所樂也楊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

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弨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

荀子卷第二十九

十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禮者眾入法而不知聖人法

而知之眾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自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此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盧文弨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此於疏不亦遠乎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

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

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即遠也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人不亦遠乎揚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

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壘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

盧文弨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曾元與曾同。曾元字元。曾子字元。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

曾元抑首夫魚隨電隨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曾元抑首。夫魚隨電隨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

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為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

處樽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樽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

作鷹鶴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龍隨以淵為淺而窟穴其

中窟穴即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

窟穴乃古書以厥為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窟穴此作

窩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

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為

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

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

仁也鄭康成云色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

本從虛校栗上有棟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

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棟字而虛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

二字而不釋棟字則正文之無棟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

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

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棟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

王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

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

同此句作取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占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

孫曰適讀為適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占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

管子水地篇取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占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

此言取適而說苑但言取是適即取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

其取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

此同揚適適為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

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

不若玉之文章難離謂雕飾文采也文章素質明著也。郝懿

之昭昭不如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

君子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交而不見敬

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

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臨財而不見

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問於人。郝懿行曰三者在身易怨

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

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

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

○盧文弨曰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

子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

之門多病人藥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郝懿行曰尚書大

篇並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且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

階仰視棟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昨與昨同棧亦棧也哀將焉不至言必

過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爲衍不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

為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鮑彪注而辭也而以而字作詔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

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

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宜

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

矣王念孫曰虛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

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為能詳

見淮南君味爽而櫛冠味聞爽明也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

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

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

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

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言蓋有數焉倒言

文昭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虛也都

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謬蓋者

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取虛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

至矣且巨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

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

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其杖者不聽樂非

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其杖竹也其舖衣蔽裳者不

姑釐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舖衣蔽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黻

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且巨聞之好肆不守折

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

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

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

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

無取甜未詳家語作無取甜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

無取口無取口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無取啍無取啍者虛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甜

可健貪也甜亂也口啍誑也健羨之人多貪欲甜忌之人多悖

同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甜者必兼人不

可為法也口取者多誑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云無取

健無取佞無取口誑健也佞詭也口誑也韓詩外傳云無取

○虛文昭曰口取今說苑尊賢篇作口取韓詩外傳云無取

不知何字之謬楊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驕也說苑健者必欲

兼人不可以為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講字矣甜者利口捷

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誑者誇大故說故弓調而後求勁馬馬

苑云口銳者多誑而寡信後恐不驗也故弓調而後求勁馬馬

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慙而後求知能馬士不信慙而有多知能

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尔也有讀為又語曰桓公用其賊文

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鞞也盜亦賊也以喻士故明主任計

不信怒閻主任怒不任計信亦任也○都懿行曰此蒙桓公用

應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為計勝怒則疆怒勝計則亡

仲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則疆怒勝計則亡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虛

文昭曰案家語顏回篇作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子亦聞與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
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
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先謙案顏淵對
善馭當為馭善創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

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家語作馬將佚也下同定公不悅入
謂左右曰君子固讓入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
掌養馬兩駢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駢兩服之外馬列與
之官也兩駢列兩服入廄裂同謂外馬擊裂中馬牽引而入廄
也兩駢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廄中矣故
曰兩駢列句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為定
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
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盧文弨曰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王念
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

荀子卷第二十一

韓詩外傳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駮馳騁朝禮
同當據補與馬體也步駮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
畢矣駮馳騁朝禮之禮也○郝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
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歷險致
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騁皆調習也

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
乎定公更詰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盧文弨曰舊本唯末一段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欲致天下未歸故對曰執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執一事也言精專不怠
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
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
日月之行人執一如天地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所不見似於

細微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盧文弨曰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
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
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郝懿行曰賁當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
外而形著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
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
也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
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
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公也莊王
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申請之言也○申
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薛音王追切此讀謂鬼切即
仲虺也如魏字從鬼聲而音為潰韓非說林下篇處有魏者顏
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林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謂魏亦古之虺字即其例也

荀子卷第二十一

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
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
作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
者存一句疑即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
仲虺之語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議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
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

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
○王念孫曰振救也○魏文侯傳曰魏文侯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
人之過楊注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
人之過楊注也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之子成王封為魯公謂伯禽之傅曰汝
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傅將行何志志記汝所對曰其為人寬好
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先謙案
公以為爭楊云好自用者蓋遇事以身先人故其傅以為美德而周
自務其用語未晰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

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

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

子日寬則得眾亦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寡小也伯禽好自用

謂人愛悅歸之也謂人愛悅歸之也伯禽好自用

而不洽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

傳日是其好自用也以敘益之也郝懿行曰寡者貧也寡之

鼠穴其為局小可知消稽傳云賦寡滿籥寡亦狹小之言耳

王念孫曰楊分寡小為二義非也寡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

其器局之所以寡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惇純信用心一者則謂

之寡言世人皆尚詐偽故見惇惇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寡

小也釋名曰寡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書曰惇惇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寡

是短小之意詩傳以寡為無禮驕人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

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彼爭者

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

荀子卷第二十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聞之曰無

越踰不見士周公問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盧文弨曰曰

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士厚為之貌故

注周公問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

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

本之誤虛校云宋本曰作日此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

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

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贊故哀公執贊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

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

也盧文弨曰羣大夫羣士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

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

敵者不敵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

其贊曰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贊者

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

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

當有者字此緣上文者字而誤衍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

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

人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

千人朝者萬人也盧文弨曰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

無篇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人之

正身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

人之中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

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

荀子卷第二十

之心故厚為之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

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

以我為越踰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為過於好士也然

故士至者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

後見物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

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仰魚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

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黎謂面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綱紀文章常存也盧文弨

曰尚書大傳作是以

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語曰繒巨之封人繒與部同部巨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

理志繒縣屬東海也郝懿行曰繒即部國

荀子集解

卷二〇

六九九

奴姓在東海漢志緡縣屬東海郡是也緡E封人列子說符篇作孤E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拉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常別有依據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卑每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愈同元刻即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為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扣掘也故沒反樹之

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絲誤為息息當為意意古德字繁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意

荀子卷第二十一

卷

字作息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與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信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盧文弨曰諸御已舊本諫作諸御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諫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即閔父係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紂劊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鑄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緡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

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盧文弨曰懷將聖未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盧文弨曰所過未本作所遇誤古音觀其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盧文弨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為帝王

荀子卷第二十一

卷

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閭閻擅強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

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為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盧文弨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為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二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荀子卷第二十一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

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

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盧文弨

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

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

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

荀子卷第二十一

年十五。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向脩列大夫之缺

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議孫卿孫卿。盧文弨曰案本乃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毋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

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弨

四韓詩外傳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

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盧文弨曰案本脫

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禱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弨曰宋本無於是推儒墨道亂俗二字從史記增

荀子卷第二十一

表

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盧文弨曰案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弼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

可為震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頤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一

表

荀子卷第二十一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

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

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

復刪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

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刻其奏

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

黈纁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叅汲冢之蠹

簡大行於時庶鄆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酌鴻造臣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前

三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
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
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
二十一篇為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
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
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為一卷附之
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前

四

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
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
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
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
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
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前

五

咸歲二月日臣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臣咸 注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一以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孫之言為之先後嘉言名篇有取夫子應答之善言云尔

夫子適周見長弘言終退長弘語劉文公曰

長弘周大夫長叔也劉文公王卿士劉公也

之子文公卷也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

也

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言肱長背隆長九尺有六寸成湯

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

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時高而諸侯力爭

孔丘布衣聖將安施長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

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舜文武之道既亦可正統紀而已祖述憲章然

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上原缺

陳惠公吳也蓋葬平王立之太子師之子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起臺之吏夫子適陳聞之見
 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
 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
 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
 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言九州之有
 六州則文王所感雍梁荆豫徐揚之六州餘一
 三州而紂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受命
 有德故民未始而不日成之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
 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王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
 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也蓋三十之男陽之
 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紉織維者組紉也紉維也紉
 維也又作維也女子
 之所有事也謂若谷散穀若兩已相戾亦與與與
 之文白與赤謂之章向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
 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
 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梁丘據齊大夫子據也遇虺毒三旬
 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
 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
 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將安施意欲梁丘
 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
 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復瘳諸有
 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也衆人為故此故各言其
 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謂物而遂曰售此
 欲售猶欲醫之也九言其方者稱其良
 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寘其私焉私謂私語也齊
 之所以危亡也曰齊其危矣
 譬若載尤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與也子吾心
 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殺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
 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
 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軛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
 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氏得齊公和通廉公于
 海濱呂氏范卒有齊國焉
 齊東郭亥亥齊大夫東郭賈之族賈
 非曰子之軛止之也欲攻田氏執質見夫子而
 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位不足與計事揖子責使答之子責謂
 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
 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姑且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
 斷上懸之於死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
 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而填之填猶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
 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責
 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諄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
 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
 之近類也謂論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
 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論書者蓋仲尼與諸侯弟子折白尚書之義也自子張問聖人
 易之於此首
 庶一貫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
 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受命於天者
 武而何受命於人者舜禹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
 歸義也非舜禹而何

心又死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詩書易春秋之為教本於是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者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鯀在

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无怨女外无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鯀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面室家之

端為故逮三十而謂之鯀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

在則曰面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鯀乃父母之

頑嚚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故舜元聖亦元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父頑母嚚

如之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

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

典可以觀美禮者聖臣之類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位賢與德

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謂典章教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

泰誓可以觀議謂天而五誥可以觀仁謂平民甫刑可以觀

誠謂致直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卒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迫近而不迫志及而不怨詳順而

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

遠方歸志而致其勤焉德信則眾矣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

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况於人乎護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

範乎心悅於德而場之福以至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

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龍子趙岐謂七之收也敢問何謂

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龍子失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々然若星辰之錯

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九疇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

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

戶壤室猶穴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

志已貧賤故有亦樂之無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

之義勿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愀然不嘻嘻子殆可

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美

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麓錄也言火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

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

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列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下尊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

也精者言其精禋也孔子曰所宗者六曰蒼龍祀之也埋少牢於

太昭所以祭時也壇曰太昭以祭四時大也昭祖迎於坎壇所以

祭寒暑也祖送也言或迎寒而送暑或迎暑而送寒主於郊宮所

以祭日也王官主日如宮猶王官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月主於

幽萊所以祭星也祭星壇曰幽萊言星則昧於雩萊所以祭水

旱也祭水壇曰雩萊言雩者蓋雩者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子太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之享商書盤庚季桓子

問曰桓子魯正卿季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自有大功死

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勳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

且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自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自有

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且難雖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非所以為政本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夏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焉能和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張華博物志解山出有鼓其形如鼓一足知禮豈非世傳之語好節

記義第一

記義者言記夫子答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饋遺也家語稱孔子曰季桓子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吾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吾能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莊子魯大夫武伯自魯子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寮聞諸老聃昔者魏叔閑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以德以贊文武及魏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四人為服史不載其事老聃有也

公父文伯死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桓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名敬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其母敬相室諫之相室蓋其母也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言乎天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

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家語國語亦載其事每曰吾聞死吾無其以好內問也二三婦之欲供先者祀請无瘠色无揮涕无慙慙之容无加服有降服以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知无若婦男其侍與此文與未可知孰是焉史記所載與此義同衛出公出公名輒魯公孫太子輒之子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言觀察之德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堯舜時官才任士堯一從之言一從舜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言舜之舉人吾又親耳目之已也則其已之用耳目无已時矣君苟付可付堯之付舜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孫文子衛卿林父也得罪於衛侯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戚之邑戚作宿而善首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知也人未知其為知也謂能結其勸心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戶利攜貳非人自也尸王也攜貳猶違去也目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放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史記稱孫文子出衛獻公獻公奔齊遂與使衛侯攻文子文子奔齊復求入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昭王昭王楚故衛獻公與此文與未可知孰是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昭王昭王楚能珍以安車象飾象飾以象牙因宰予以遺孔子焉遺賜也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士而有祿不以為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則行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顏見之鹿靡窮窶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曰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重貶謂象平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天海之言非人所能際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讓登其等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若私之其若義何顏雖人顏雖人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離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二三子仲由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私昵也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今不辜陷辟辟法九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秦風采芣三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喟然天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浸被大文季文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王化故王並所起焉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

也武公年九十有五攝箴於師長士以懲戒自勵於考槃見道之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志君之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投之於緇衣見好其人之心至也大德之盛而使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志其功也為且非德之甚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取禾於無功而受善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謂此宣成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王之勤於烏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非此無以見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謂此公則物能與於是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君既降意之厚而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百非桓文所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於節見忠臣之憂世也謂此安於戮我見孝子之思養也乃君為之於四月見君子之思祭也小雅四月章刺幽王以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勸諸侯也仲尼君常言詩固多矣子思不能及詳但舉其略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一作狸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問汝二人曾子對曰是閔子曾子對以焉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臣咸注

刑論第四夫刑以先民遂至於道雖刑亦自情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有論者四然皆主刑義故不附於前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書曰刑之文言堯命伯夷下禮典以教民而折折以法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无礼則民无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文子衛卿名孫年吾聞魯公父氏公父氏魯大夫季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礼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日并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礼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足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无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捨書而用策則馬失道去礼而用刑則民志生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无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駟如舞非策之助也鄭風上叔于田篇言駟非和也中如組者如織組之馬是以先王盛於礼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弼暴文子曰吳越之俗无礼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无别同川而俗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无礼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别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礼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一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

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暴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上盜猶大盜書曰茲殷罰有倫周書商誥之文有倫理者亦當兼用之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

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遠謂能止其源以禮教先之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既不先礼復不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以情惟法焉得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

本書曰維刑所以折罪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矣周書呂刑之文言敬以惟敬

書曰非從維周書呂刑大察維于差非從維言察內詳從維當差錯不可從其偽詳必審從所本之意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无不聽也有不語則已語則无不聽則言况聽訟乎必及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善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周書康誥之文昔過也災害也典常也式用也過從也既及也言人可殺有小罪過誤乃惟終自作不常用犯法厥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過誤難有其善從也盡聽訟之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術歸於察夫寬則民慢則其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夫察甚則或過乎是故聽而不寬是乱也夫聽大則失於詳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正若私也然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夫善聽者得辭則審之義書曰上下比罰无僭

亂辭周書呂刑之文言上下比罰其仲子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書曰哀敬折獄周書呂刑之文言哀敬折獄仲子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无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屬續若先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無陶云有是死大刑故無是逆也過焉率過以小罪謂之積若率以爲小罪亦傷于義焉罪耶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周書呂刑之文言天不殺死刑疑則亦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之文言不辜之人書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之文言愛民若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非爲愛民而重弃之也是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蓋以喜怒愛惡而爲孟氏之自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也且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夫孔子今其自反罪以及除又何報焉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世稱其非也記問第五諸有問焉夫子以法度之言夫子問居喟然而嘆息然大子思再拜請曰孫卿之子年六十二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也忝辱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似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似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能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以子思知人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

也其君以吝吝爲賞以毀爲罰吝者吝也賞之毀者毀也子思問於夫子曰臣聞夫子之詔詔告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與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言法則已何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寬息也若管子之知是以定法材非管子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非管子孟軻所謂非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疑不能通周其所祭聖人難言言者不可不慎趙簡子趙景和之子趙鞅也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實犢牛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焉操曰或作鳴洋洋收收之魚洋洋不濟還轅息鄒傷于道窮哀彼无辜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魯哀公雖迎之故夫子作丘陵之歌詩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明王之德砥平矢直故曰登彼丘陵蒨蒨其阪山列嶺嶺崎嶇相屬也丘陵既高則險其仁道不迹求之若遠仁道本近人自以爲遠而不能求之不復自顧也時王諸侯競逐於下喟然迴輿題彼泰山題也泰山謂魯也言諸國既死於齊石其高粱甫迴連積棘死

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求歎涕霽滄浚

言頓 公室既亂唯而險大夫亦亂如荆棘之滿路也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大子謂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 宰子冉

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至八

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堯故以天下補許由而許由道去

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

王之君也唯有大公能識之言今天下无文乃歌曰大道隱

与礼焉基最貝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欲何之 乃歌曰大道隱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推於野而獲獸焉春秋經家公十四年

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與此去推於野小殊 衆莫之識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

冉有告夫子曰麋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尔雅去麋麋身

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

柴曰昔者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

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雁之子曰天子布德

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无主孰

為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諸侯弟子有所請而子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謂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 子思

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

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當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平五學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今則猶焉吾

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視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无惑矣性雖成不加學无以極其道目雖

縣子問子思曰魯之賢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

產時則兄事之子產國倫鄭成公少乃也相鄭為人仁愛 而世謂子

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世謂子產乃仁愛之人

兄事子產是謂以聖道事仁愛也 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

道仁愛之先後故質於子 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

之言也季孫問子游亦若子 子游曰以子產之仁愛譬

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仁愛之與猶浸水及物白而易知聖

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言丈夫无玦佩

其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

也美哉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

皆知焉夫物得則死故民皆知 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孫曰善縣子

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子車一作子君即孟軻也蓋軻常師子

居先佛亦稱軻字子思思焉言孟軻宜居負故軻故名曰軻字子

與乃子車之六耶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

子車其崇子上不願也不願言子車之大優也 客退子上請曰白聞

士無介不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諸侯七擯 女无媒不嫁孟孺子

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其從夫

子於郊遇程子於途程子為天下之賢士 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

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特子上北面再拜受書

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受使者

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早堂上南面立授臣書

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

敬也使而送之賓也言賓則送之今書于父所非敢以賓禮送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為不免當弔

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尤吊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

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子肥百世之宗

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充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

國子之尊國子諸侯卿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

序列昭穆万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魯公曾元公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

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

有述焉焉之若何願先王教之也子思答曰以假所聞舜禹之

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

焉耳言史無善難責以虛飾之教文非假所得言魯自悼

已卑也私情虛揚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復問亦有可以子思

曰顧有患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

以賜窮民奪毀之祿以振困匱元令人有悲死而後世有

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焉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

正焉非乎縣子頃言夏以建寅為正夫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

舜之所同也夏以寅為正得天數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

天因改正朔若去天時之改尔故不相因也易武革命所以應

言若受天命然夫受禪於人者則龍其統夏因人之心之歸以受禪受命

於天者則車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禮典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

立其弟微子舍其孫而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

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

則異文王今適立次權也用權而立之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

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非可為常教故立

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亦何有異於用權

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言或舍其賢子而立其聖子

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

適何以限之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必不能審賢愚

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脫不能審賢愚則

亦權之

子思問牧民何先子思曰軻子思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

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

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蓋言非財

居衛第七子思久去於魯以居於衛中有在齊適

子思居衛言苟變一作苟更於衛君曰蓋衛昭其材可將五百

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

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勿用也子思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故杞梓

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弃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

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八牙之士而以二刃焉弃干城之

焉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
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歧下梁山在扶風西商民之東脩奔而
從之者在商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
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
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羊客未詳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
之二伯周自石稷封焉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
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焉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

之時帝乙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
受牧九命作伯受珪瓊鬯之賜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
受牧九命作伯三曰樂器四曰納陛五曰
鐵鐵八曰大九曰圭瓊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焉伯

猶周召之君焉伯也周召之地在雍州岐山之陽古公宣父時秋自
鐵八曰大九曰圭瓊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焉伯

子季雖以焉西伯至紂又命文王為西伯蓋商之州長曰伯謂以文王
為伯而在西也故文王行化而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故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朕事殷惟與背充一分屬紂矣文王受命
作邑于豈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為采邑施大王
王季之化於已所職之國傳
記言分陝而治者蓋此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朝與之言學焉朝曰尚書虞夏
數四篇善也數四篇猶言四下此以訖于秦費劾堯舜之言耳
殊不如也言秦堯舜之言而殊不如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首當耳

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言借使堯舜更時則周公樂朝
時其二典亦如周書也樂朝
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焉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國委巷間聞
中人亦有如君之言仍答之曰道

焉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朝不悅而
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其徒樂朝此雖以宋焉舊然世有難焉

請攻之遂園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殺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死
於脯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
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作中庸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
孟軻之徒數百人禮記中庸篇乃其略也

孔叢子卷第二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scroll.

孔叢子卷第三

巡守第八 莊伯之問不及他義獨

子思遊齊陳莊伯 莊伯齊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

銘焉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謂巡行之王者受命必封禪泰山天

以根地皆刻石紀號者已之蹟古如此者上 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

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

義剽固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 結鄰國則齊桓晉文之事不

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方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

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焉

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

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

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沂內名山大川

將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 親告用牲亦作幣

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舍黃與焉

舍讀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于上帝 燔柴祀上 望秩于山川 九岱嶽嶽境內山川 所過諸侯各待于

境 所過之國其國君 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 問老人以求

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辭賜服以順陽義無功

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 刑之秋冬故為陰之義 命史採民詩

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 賈德為賈言

直察其民好惡知其奢儉之志 命典禮正制度均其術考衣服

蓋儉則用物貴奢則後物貴也 命典禮正制度均其術考衣服

之等協時月日辰 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次序度

正協同之入其疆遺老失賢者克在位則君克 倍克猶 山川社稷



百咸注

有不親舉士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士為無法

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豎辟養老尊賢後傑在位則君有

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

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宗廟反舍于外次 舍于外次未

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

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

會勤主則亦告宗廟山川 謂諸侯朝天子山與伯主盟 子思曰

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

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百七十里男五

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

無變 謂出此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 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

如在國 謂封則與巡守禮同故曰無變 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

公儀第九 魯魯國君公儀高人力論於是而以備

魯人有公儀儲者 魯魯國君公儀高人力論於是而以備

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魯公因子思款以為相 魯魯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

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焉可也不然則彼

將終身不躡乎君子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焉君操竿下釣

以傷守節之士也 言君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

聞丘溫見曰氏將必危齊款以其邑叛而適魯 溫齊大夫也是

與齊牧以丘溫高昭子 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國惠于而我孫子 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割邑如其邑以償子思曰似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非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非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似能不能討而又

要利以召其非忍行也言要邑之利以召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榘氏子龐榘氏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過行猶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聞之於人雖非夫子當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

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曰縣子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與言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與言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矣知則必毀臣共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

若夫鷄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與言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德者謂之胡毋豹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

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夫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粟或獻酒東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詳吾酒脯是鮮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於交遊之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憮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以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荷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柱私門之利結息百姓脩禮鄰國其與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

抗志第十天帝王之盛而未嘗能屈於道故志者節則可驕曾申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言雖欲屈已以申其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鰈魚之難得者也子思何得之對曰吾如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舂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鰈魚難得貪以死餌士貪懷道貪以死矣故邦無道富且貴

子思居衛曾穆公使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思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不掃其宗廟尚存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无列於魯无列於魯謂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公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无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公於衛而為魯

則舊君无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公於衛而為魯

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言計雖非而子思曰以吾

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臣能強諫則可謂之臣公丘懿

子曰子思曰衛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况更和其非日長而无已乎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罔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

阿諛求容諛莫甚焉君罔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

不已國無類矣言國當亡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夫復諫之者君之目則善安從生詩

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鳴雁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幽王之詩言

君相類元以別而知之君相類元以別而知之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無非元目下

政者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首容媚

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

在朝之士孰片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賢者射

君之心射度君之所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死非也公

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也口順而心不順

者臨其事必死言口雖順而心不悅者於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之可從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假其緦以改葬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吊而加麻非父母無服則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

則其服何服言三年而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

焉不變何除之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

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

公叔不年奔魯或為春秋作謂申曰吾於子思親而

析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於子子何厚焉子

思答曰義也由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

而不知賢能知賢而愛之不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也

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嘗我則

則必適而慢我非其心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能穆者

知我而慢我非其心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能穆者

子思曰臣聞族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款報

君以幣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貪款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違賢者衛君曰賢

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言未審君以

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言君必不能君曰何故答

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即以

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子良衛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

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

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當衛先生魯國之士然不

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賜謂以教

子思曰臣聞族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款報

君以幣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貪款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律君乃虛胡大笑曰

子思曰君無所用之且世百之子未悉官之

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魯

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問其世農夫

因然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君而無

衛君曰大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率術何如以聖人之道

子思曰君無然也躰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无功

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怨之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故明於死生

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天下

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蓋齊簡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

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也亂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

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者必有以名者為者

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無驕之心則

衛將軍李之內子死文子名孫年同寇惠子叔復者曰皇媚女後

復身美之稱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婦人以夫比猶

弗子陽魯大夫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

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死而不能以智知未可

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

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紂季入

齊良知時也微子去殷紂季入齊齊為附庸之君附庸者國鄙也紂紀侯之弟初齊侯鄭伯許朝于紂

故以禮之紀人大懼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侯

而分地建國焉南面之主得立宗廟齊魯無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

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世亂則非已所能支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

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

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尺虐海內

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廷戮不辜

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

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

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魚不敏切慕下風願師先

生之行幸顧郵之故師其所謂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

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

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

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言清高之節乃匹夫之為非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

先生之索也先生夕降於郵士蓋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及寄

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木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

脯及祭脯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軍馬

七二〇

之賦言已已安居北衛无行志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禮人子三
馬故无以當乘馬之賜今重遠公子之盛旨則有陪禮之僭焉若何言
重遠盛意而受之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君曰不可為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魯穆公欲以子思為相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
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女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
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
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各少無所聞顧先談說之也故工思談
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使之言是非富也今君使
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

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
未之知乎厚於財也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問
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
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主曰寡人之言實過
願先生救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于蒙山楚王嘗聘之不起
子思曰子思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
綵衣弄鳥子思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
綵衣弄鳥子思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
綵衣弄鳥子思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

道輔之無死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
肖且又無所死非人目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子思曰
不肖且又無所死非人目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子思曰

何所死之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亦
何所死之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亦

夫事君道行言聽則
夫事君道行言聽則

老萊子曰子不見夫盜乎雖堅剛
卒尺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斃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蓋不能為舌乎

小爾雅第十一經傳字義有所未闕
廣詁第一

淵懿邃曠深也淵深也淵懿也淵深也淵懿也淵深也
淵懿也淵深也淵懿也淵深也淵懿也淵深也
淵懿也淵深也淵懿也淵深也淵懿也淵深也

勿篋微曼未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
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
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隆巢岸峻高也

變換更交更易也變亦為變換更交更易也變亦為
變換更交更易也變亦為變換更交更易也變亦為
變換更交更易也變亦為變換更交更易也變亦為

彌強益也赫數爽曉著讚昭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著讚昭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
著讚昭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著讚昭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
著讚昭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著讚昭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

廣言第二
廣言第二

曼明陽也盱曼晚也曼明陽也盱曼晚也曼明陽也盱曼晚也
曼明陽也盱曼晚也曼明陽也盱曼晚也曼明陽也盱曼晚也
曼明陽也盱曼晚也曼明陽也盱曼晚也曼明陽也盱曼晚也

皆同也交校報也犯而不校舒布展也揚者舉也索略求也獲
 十得也奚害何也詩言辭皆否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
 列厥陳也韓非子輔朝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斂歛也奪錄
 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香襲合也抵享
 當也庚徹道也脩梓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藹幾
 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此辨別也菲京薄也復旋還也祖翼
 送也走印伐也姓命孳子也姓札所謂子謂顛和也按寤竟也
 憾猜恨也艾止也摺念也左氏傳云今奸犯也汨緝亂也縮
 續抽也暨捷及也苞故本也孔安國言本也肆臬極也聯題視也
 犯肆突也東摩縛也肆從逐也放投奔也奔莖草也暴眈眈也
 焮也左氏傳曰司馬司寇列晞焮乾也焮焮迪跡蹈也衍演廣也
 家從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顛也躄
 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謫責也間非也人無間言
 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魚戲也褊狹也甚 忌也左氏傳曰
 是甚 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書云惟先嚴
 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一作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
 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振殺也庸償
 也賈償也贖足也曹耦也麗兩也亦作驟數也淫快也越遠也
 姑且也舒可也釋解也庸善也存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躑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既息也大雅曰不辨于話善也恩謹
 也丰豐也都盛也史稱甚腆厚也建緩也寬遂也紀基也甚
 心教也亦作整頓也勸強也詩小雅云不勸薄
 迫也燿燿也左氏傳曰資取也資取信也錄饋也悲依也藉借
 也際接也藁外也闕限也廣寄也萃集也造倅也无怪也曹

慙也素空也素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担坎也觀望也何
 任也御侍也殷填也下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
 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羨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也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
 且也也黃者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夫
 聲稱也碩者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夫
 然明也我從事獨取務事獨多也魴鱖甫甫其大也鹿鹿
 鹿美麋鹿也鹿鹿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羶雜
 彩曰繪雜言曰唯
 廣義第四
 凡无妻无夫通謂之寡寡夫曰梵寡婦曰登妾婦之賤者謂之
 屬婦屬連也速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聖貴以
 詳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然下淫曰報旁淫曰
 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塊也面慙曰慙 心慙曰慙射慙曰
 作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佔佔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生書云未可以戚請諸侯命曰未可以
 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櫛有死謂之
 柩饋死者謂之贈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坎謂之池墳
 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空冢也龍葬也無主之鬼謂
 之殤言无主之鬼

一五 〇二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版 亥 內

孔叢子卷第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辨因是而彼也書于題所以顯子高之正論

臣成 注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

平原君趙勝補惠文王弟最賢喜言辯論東武城公孫龍善辯與白之辨平原君嘗厚待之及他術過趙言至道乃出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

馬龍之辨如曰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字孔其之辨謂謂此人小辨而毀大道人者非小人也乃毀道之甚子蓋往

正諸子高曰大道之博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則天下當

往而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去龍會平原君

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

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龍曰先生之言博也龍之

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

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

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王之

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尹文齊大夫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

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果吾所謂士者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百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

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百乎王曰夫

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百矣尹文曰雖見侮而

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百則鄉明之與焉所

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

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百是罰之

也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

也言鬪則上當罰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言鬪則法所非也

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不能治也言雖以十人黃亦不能治亦王無以應

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在左之所取也龍強以仲尼去楚之言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矣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

楚王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

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遠亦曰人得之而已矣

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博也先生好儒術而非

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謂之欲孝而使龍去所

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言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高莫之應退而

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

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

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

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

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勝以

春秋記六鷓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鷓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

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

當矣言鷓之不可去六猶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

攬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

所常也舉色名質聖賢所同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

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

高其誇悅其行也夫白馬之說知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說

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稱此云云猶言者以白馬為非是楚王

之言楚人亡了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款以示廣其賢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得之而已也言楚王云楚人得之款示其賢

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

擊切矣凡言人者物謂人也亦猶言焉者物謂焉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款廣其人宜在去楚款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

則公孫之辨破矣去楚則義窮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

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

則否矣使小辨之辭則有

公孫龍又與子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滅三耳公孫龍

言滅之三耳甚辨析滅善也龍以善有四目四聰之義遂以聽天地

之辨猶白馬非白馬之云當辨善惡之不能破故子高曰今為滅三耳其

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請昔公孫之言信

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滅三耳矣然實難言

滅三耳之辨雖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滅三耳其難而實非也

謂滅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曰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

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誣

李實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

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

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興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

由不免於患國用不患得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

也居家理亦可移於官良能殖其具故欲仕之言曹良居家能殖

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

志不存謂言身不脩會計聞而富者非盜无所得之也不脩而富

儒服第十三儒服之謂首山次

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履履屨見平原君曰吾子亦

儒服乎子高曰此而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

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之服統御帥旅

則有介冑之服禮言辨相示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

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

不失中道子高之言皆非所謂君子儒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鄰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

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

抗手而已公孫龍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惡之心

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親之

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

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位非

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不足矣言求

理斷其徒曰凡位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蕪之人以位

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談堯舜千鍾孔子百

觚觚受三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无不能飲也吾子

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

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

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

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去南遊

適乎阿谷而交辭於深其以水澤信有之乎谷曰士之相保固
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
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巳攝駕而去攝取也言願其德而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
時禮儀魚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
獲已矣阿谷在阿谷之山在阿谷之山在阿谷之山若夫
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秦開魏魏公
遂留趙秦開公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公
公子歸及魏諸侯開公將各遣將以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
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
言於魏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御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

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也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其
方之數則東方七人南方九人西方十一人北方十三人
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拉言衆于太廟曰其又不道
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手拜受命
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
官各敬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
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
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苟受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谷曰賞功於
祖告分之均不弗敢專也人君親征必戴黃王衣黃中何功則賞
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人君親征必戴黃王衣黃中何功則賞
亦曰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人君親征必戴黃王衣黃中何功則賞

陳廷性多穢嘗每得酒食輒先散指之然後乃食子高
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言以驕而有昔君子之於酒食有
率嘗之義無指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効其下
滋甚言食之上下陳廷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
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隱括也可以人而不
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穀子之意則與
鷄豈有異乎陳廷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司馬又齊人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
子賢明故信子也谷曰君知穿孰若周公亦君曰周公聖人而
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
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
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勇能過也尚書曰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
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相公管仲於盟壇並收其所喪
兩首兩首魚將曹沫也魯公與齊桓公為柯邑之盟曹沫以夫君子之敗
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弁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
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與敗臣固
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默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魏王問然
魏王問人士所以為患魏王問然子高對曰建
大臣而不與謀魏王問然子高對曰建
陳已矣魏王問然子高對曰建
最人主之大患也言為人主大患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

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諫有餘能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也
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
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
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言謀智雖異而其功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下
選於衆者非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能犯顏諫事公
羊伊尹小仁者遠矣故大臣有不與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
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其實事則臣執其各成則君美
於干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物其勤若行其義然則
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君主並
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
也也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譽政之所是
也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衆善而貴及之是至公于衆也衆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俗不化夫何訟之有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齊王乃齊平公也子高見齊王
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為下吏也
也不許斥王故以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
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悠者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故規霸王之
業與衆大國為難若今天下之士故規高祖王而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
所畏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諫而已也心知

此舉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民犯法故
也言毛意加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其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
聞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
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筮子比
干之忠感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管穆齊
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劾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開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
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躰陋辭氣又訥
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服皆以德故也趙文子晉解
如不勝衣其言訥趙文子晉解
七十有餘家生不及其死不屬其家此其有德者也以穆躬
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屠商齊
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劾之者無德故
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之姓各子高於市見之
是所謂祖龍始者也不知其姓各曰屠商齊王
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

孔叢子卷第五



臣感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多賢一合之論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

孔武後名武字子順乃子高之子昔相魏安釐王年五十七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

一作子慎

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

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又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夫彼人爾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求受慶於

是乃之魏魏王如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

人之後道德懿邵也

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

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

令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

夫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

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

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

今文之對不稱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惡在脩仁尚義崇德執禮以接鄰

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

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

秦王乃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

征西戎西戎獻銀錡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

八寸劍劍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王曰

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

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

後漢書雲裏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

也言我防秦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

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味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即聞之於傳聞者即君聞之於傳聞者妾也若聞之於不死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

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

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

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故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

亦不知其父者也

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耶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

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

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

關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

楚關伯北德於初子之女生子文即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

欺九人則九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相以顯由

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勳而益其垢猶抱

石以投溺愈不濟矣

石以投溺愈不濟矣

言李由若可用則龍之何患人之言若以仲臣

而益於石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運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
而後解矣燕王時乃相孝成王也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
然若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
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
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
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
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熟謂五穀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
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之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
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棄
於衣食矣棄謂棄之也始可舉捶而駢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請受教
故產問子順曰故產臣匱於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倚頓魯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本南陽人
既與越王勾踐
雪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更名易姓適齊與鴟夷子皮之陶朱公
乃治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年老而歸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
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
與富於倚氏故曰倚頓史記稱倚頓用蓋起且夫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
徒問倚頓何也故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
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
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
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
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殺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
之學不死也

東里問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東里問子順弗下頰
類色而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里問子疏達
亮直大丈夫也也求為先生役而先
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
周公之行也夫東里問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詭
離之體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
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里問子中不應外
侮博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
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官他見子順曰魏他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免乎
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
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官他曰將適趙
公子謂趙公子勝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
能稱也官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是時燕相乃昌國
君樂聞伯樂腹焉官他曰將適齊民
之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
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官他曰唯先生知人願
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何成子者也昔何
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何成子過平衛右宰穀曰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
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
乎皆衛三十里聞齊喜作衛獻公以師曹亂出奔齊孫文子齊惠
子立陽公齊書子孫文子爭寵相惡
故公晉平公執齊公以齊書而後入衛獻公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

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及其壁與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印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若人如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壁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魏人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寧順前政而有成就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子產到魯相鄭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位之孰殺了產者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產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誨之子產子產誨之子產而死諱其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生初相魯二人謗誦曰靡弭表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靡弭表投之無郵也其皮也芾小貌投也芾郵罪也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衣文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衣章甫衣侯之服章甫儒冠亦指夫子也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穆王問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焉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養老往歸之乃武王伐紂印馬而讓義不食

周粟應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十六蓋論諸侯強弱之勢云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當秦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無難秦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頃待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故秦始雖并天下財五

五國約而誅秦魏公子无忌既自趙歸率其將韓魏兵攻秦敗之何外蒙驍為走當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子順未入諸侯留兵於成阜子順謂市市立子守市立此師楚為之主今兵好也除有隙之小忿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投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

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弊而擊之言秦勝則我因服秦或秦敗則承其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常屈今皆良將何弊之承時武安君將秦軍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負累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言秦既勝趙必更他求當加兵於魏

故曰受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宇相哺啣鳴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烏餘以稟丘奔晉趙使孔

青帥五萬擊之趙悼公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若無已廢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若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以百思計貧齊之術乃悲苦與不悲苦亦無異也一曰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故無困貧不能得也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九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殮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謂其國魏三遣使入其館謝曰實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為矣王故不卜交乎

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問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公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此目魚以不比不行南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

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苟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也之明君也韓王謂昭釐侯之子韓自宣申不害一也之賢相也申不害李李黃老主於刑惠始稱爲王六篇相韓昭釐侯國內以治諸韓與魏敵伴之國而釐侯執侯不來侵伐於昭釐侯二十二年死韓與魏敵伴之國而釐侯執

主見梁君者梁君即魏王也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謂策其事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

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言今宣惠王弱魏均於始之魏均也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

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也

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國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二所不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是時魏景也如之何

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去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

爾在奔之用今王云地數百里云城數十而患不解魏王

數十名都殺百始皇立又按二十城以爲秦東即矣是王弃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王爲太子此王能死不能弃

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王爲太子此王能死不能弃

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王爲太子此王能死不能弃

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若
身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報政以下固曰與嫪毐氏乎與呂
氏乎秦始皇所立之信侯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後恐其禍及私求雖

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言非獨四境之內執政之下皆如是

令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至受以

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

交最焉天下之上矣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孰不存呂氏而

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夫且即之固莫右乎伊尹故

趙孝成王問曰趙孝成王乃惠文子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

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

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

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家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

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廬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

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尚書多異是言太甲在

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廬湯之墓

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

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

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魏安釐王

子立三十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有大丈夫

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

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去其為人也孫卿

十始來游李於齊王時最為老卿三為祭酒齊人或議之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後廢國家蘭陵有族濁出之政推儒墨之道

德之謂者數萬言其難長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每以其法

相人千百不失言孫卿之相法夫難處方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其疑其自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魏安釐王嘗使新垣固乃行族賢者所在必血化致

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蓋子順相魏九有陳大計魏不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

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殺之不暇

何化之異秦自昭王以還已并東西周諸侯國是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故哉勢不可也言伊呂皆世表

亦不能使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始三十三有六年并季節見於子順季節即魏子

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

飲也孔思日不樂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

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

其魯仲連乎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嘗游趙

單歸而言其功奇辭之魯仲連乃世間所無也王曰魯仲連強作

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

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獲習

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虞卿游說之士為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

政謀九八篇以刺譏國家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之公春秋

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

晏子答以禮去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
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桓子嬰晏嬰斬衰枕草苴
經帶扶藎菲食粥居于倚廬遂衰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
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鴟夷子皮以馬車為之吳王夫差取五子不封已以鴟夷子皮之中
此六樹鴟夷子皮蓋言若皮鴟夷然范蠡去越之齊自号鴟夷子皮田常
乃田和之曾祖也田常知已說去而用之云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
常病之田常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
常殺其君引子乘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三桓之家
而與一不聽是不樹子皮可審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
附意謂向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
意附季孫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負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
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煮羹不粒乏食七日若耳豚飲
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
以美我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季路以衛出公難
結讎而死孔悝竟
立衛之難為注公孔悝乃孔圉之子
前謂之難南之亂子以悝不與
共攻焉陽虎亂魯陽虎欲殺三桓
季桓子將殺之桓子
形殘弗勝以中牟畔漆彫開形殘形殘
惡疾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

孔悝與漆彫開作亂子路聞之而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
後往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而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
之有弗勝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
且漆彫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
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
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
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與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
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怪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
子所為皆聖賢
賢之行此又以為聖
相是後相次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
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言事三君皆得
景公三君皆得
順似謂而不正
若有三心然

墨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與得順也聞君子
獨立不慙於景今孔子伐樹前迹不自以為辱守言孔子伐樹於
宋前跡於衛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殆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不然則
相毀如是君孔子曰靈公汗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法而晏子
事之以勇景公後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言晏子道其
石所蔽而轉

墨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言君之心非一有所蔽也
言事君之心非三推正而已孔子聞之曰
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子
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
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且晏子又曰魯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其父尚焉孔子門人盈成匡之公言之則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衣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問于己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以親死故不哭於用晏子為引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以同於已哉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也觀子詰墨者之辭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也觀子詰墨者之辭

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言墨子今已死使其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夫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言詰之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原憲字子思季羔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魚曰晏子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

矣

獨治第十九此言行已如是則可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蓋魯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焉於世者也今先王淡泊世務脩无用之業當身不蒙其利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先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蔡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卒可矣蓋在乎對曰子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尹曾未詳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陳餘謂子魚曰陳餘大梁人後為張耳與韓信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大梁人陳餘少父事耳為列頭交與高祖為布衣時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耳姓名俱之陳法起耳餘謂後餘說武安君武臣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後有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故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

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其父乃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各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入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承鳳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與義兵討不義子且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以務子魚以勤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大師諮度焉

子魚告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焉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伯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既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大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佳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

言能為丈夫然禮義則塞而不通子魚曰王所問者善言則雖不能曉達幸訓誨以克愆戾

致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則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厥故叔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尊焉對曰昔唐之由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禮稱其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父母為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為外舅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以此質臣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悉以親配德年非尚於德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邪姓而無服者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寧其列籍也繼之以姓而無制繼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是故臣之家也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何宋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則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王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固猶言

問軍禮第二十陳王欲請問軍禮子魚答之乃獨專于篇

陳王問大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子魚冬以級授軍司徒指北面而誓之其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蒞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然後乃類上帝案于郊以出以齊軍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九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主及皮圭則先舍奠而後就館示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大史上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五千軍門之前有司讀誓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祭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頌兵傷上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歎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濶大道而不悟信証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施猶解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向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一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皆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

朝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以建子為正子時為朔商以建丑為正商以建寅為正夏以建辰為正寅時為朔周以建酉為正周以建戌為正寅時為朔周以建亥為正周以建子為正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晉獻公下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焉天人生之齊其婦王申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逐蒲城夷吾於孤奚齊於絳後驪姬立奚齊謂申生曰君夢吞燕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弗勝于公田驪姬謂官六日公至而飲之公祭於地驪姬曰大難與小曰驪姬曰飲由太子至新成公殺驪姬申生遂于城姬遂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顧博士曰始余信聖取貞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吾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說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謂獻公以驪姬人之夫婦夜泣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於為信而受其言首猶然况國君乎予是以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舉動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林氏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與眾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却距之陳王涉使周章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却距之使章擊破周章軍遂殺章子曹陽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耶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感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

生無累也謂先生意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我之備也特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耶最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儒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味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言欲先生以荅曰流俗之帝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臣若在梁梁人有陽田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勇若手搏蹊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貞悍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投瓦有使杖擊手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

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死令虞
之候林北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
之今也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置網羅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顛蹙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綱而衝局
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打讀咸稱曰工言車徒之徒亦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支或作枝與高同高載歸家孟賁
被髮頭自躁僧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干邁陳列路隅咸稱万
歲斯亦略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
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
彼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
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心亂民命其必散國
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景下國之君乃頓
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
塘既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
房或拳句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對茂鬱沈沈
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鶴集聚百變其至百爾乃觀其四布運
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干半
頂清室莫占止深茂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駁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賞恭
罰慢事有紀網洗解酌樽兒兒亦兒也並揚飲不至醉
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
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揚柳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

寧者不御筆遂而涼清內蔭我戶外及有生物有可貴六何不
銘乃作斯賦以叙厥情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去內之
符觀之歡然覽其經書在德為祥奔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
不踰昔在曹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賈誼為長沙王傅
於坐間劉以鴉不祥鳥也誼既以鴉居長沙自傷神以為鴉不祥鳥也咨我令考信道秉直亦在
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惟人所求聽天
任命慎厥所脩拙邊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祗增我憂時去
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夢蟲賦

季夏既訖昔者往涼還道遙諷誦遂歷八國周旋覽觀懸乎兩
蒲觀茲茂莢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蟪蛄厥狀似
蟬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其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勿長斯冀莫
或知辛膏梁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逃無心
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立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言其蟲雖小而不以鳥為驕驕必致立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從弟乃相知也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拔亂反正
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猶言希流學守株比肩皆
是眾罪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
信於世而以獨知為德也人之所敬天必從舊章於世室正
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歟
令仁弟讀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言既得屋壁之書安

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 馬至然也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 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 同不得其髣髴能明聖道之真乎...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 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 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奪難知... 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 碩儒其若斯何... 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 祖之業分半而後後之君子將焉取法... 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誦書傳... 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 之穿蝸蝨至弱木焉之弊夫雷留非石... 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 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 百行也侍中子國野明達淵博雅好絕... 欺名動遵禮法少長操故雖與群臣並... 供藝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庭之士莫不... 御唾壺朝庭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 仗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幾乎

叙出

臧子琳位至諸市亦傳文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 邑土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國... 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喜善詩書少游京... 師與劉歆友善... 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 子亦生子元以即校書時飲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 故或誠以為不恤於進取佳揚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

幼相善長相親也... 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裘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 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 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 之子以族為身不仕漢書稱子建少長安與崔家友善及家任工... 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無失請從此辭遂歸鄉里於家臣咸令... 何則詳述其文辭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 從化董憲... 思之是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關廣千數百步從舊... 講堂坦然而至里門府君入驚謂子建曰宜卿先君欲令太守... 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為之奈何對... 曰庠序之儀廢棄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焉盜

或聚或散非有堅固節由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為禽之之備
外示以簡易憲等元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
憲等 魏永寧君長初事更始人上歸光武拜讓義大夫時更始
人重憲起兵其神將中兵於曾官百性乃拜求為曾大
守求到擊討火破之降者數千人推別帥彭豐豐休皮常守各
人稱性平不肯下僕之孔子圖里元故刺棘自除從漢堂下於里
與之謂對水及曾今日方今危是而物里自開斯豈夫子故令太守
之豐等亦欲高水乃持牛酒勞曾而潛然只節永許
之手格後漢書永承梅子建之詳蓋錄之不往子建生子仁以文
李為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李行聞三府交命委
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 建初乃漢孝
大早天下憂之問
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
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早
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
積戒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

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
子 和史作孔信字仲知此書蓋孔氏子孫
子所集故多不書其名然字又與史異
太口 大夫鮑彥曰 鮑彥人
無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元疏
色厲於莊儀容水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
玄靜不与俗競氣不勝辭似若无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
取實乎子豐曰大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也
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
報无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存高氣元房
多意傷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要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強者

此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
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
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
得其極雖十言而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為得不得以監麗說
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无主俯
仰為貴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
理故冗長澀殺之言而衆莫能折其衷所以為口費而无得也
夫論難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詢言得
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
理不應信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
辨而實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折分理察度其偽固不
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感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
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无此二者損得之
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襄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
孔叢子 卷七 左氏傳義詁序
即何師賜魯國內侯子 襄成君 魯國子 長子 孫子 孫子 孫子
知子 家于茂陵以世孝之門 未嘗就遠方師也 唯兄君魚小從
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
孝才亦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聞孔君魚吾已還從
之詔道矣由是以春秋見稱當此 孔叢子 卷七 左氏傳義詁序
一節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受道矣後武都太守弟奇博學多識
以奇師明經傳去官守約 翻問 平于家奇博通經傳春秋左氏
劉子駿 王莽之末 君魚 避地至大河之西 以大將 實融

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孔大夫乃孔臧字元世孫少習家學大尉季

以師法存官平於家去方正對策不合乃病去後徵拜議郎補各陽令

大夫蓋以區解法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

士論以經術為內學以諸子雜說為外學故褚先生曰自季彥以經術

當季彥乃方尚解法乃以章句為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

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

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忠盡固已乎谷曰君之

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季彥二知平至愚乎大夫曰學所以

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頻日猶聞吾說古義言輒再稱善其

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

善二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季彥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君且君

子立論必折是非以見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

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幸吾文字不要祿貴

得正義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

傳義引安因直焉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

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為祿

利之故故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

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遠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五之方

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恨不

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

揚太尉問季彥曰揚太尉字伯明經博見無不窮究

世不歸大儒何季彥父子不為祿學故

也惡直醜止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
眾人不能周爾爾免害焉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劉公名各適有獻魚者公執視魚歎曰厚哉

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食人食育鳥獸以食之有衆座命曰誠如

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眾君子不同以為不如明

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為人徒以知得而

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二有知也伏犧始嘗草木可

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之生也

蚊蚋食人蚋蟲食土非天故為蚊蚋生人為蚋蟲生地也知此

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為人可以為無疑矣公良久曰辨

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永初二年乃後漢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積禽畜雉兔折樹木秋為盡

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詔陳敬

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當盛

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亦長孫子述止仲淵第聞是言

也孫子述史其石上謂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

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

而已矣二者謂貴臣擅權天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

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弘稱制而

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陽帝建自有百餘口即巨屋大

國三十日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比曰不善其言史何正先

季彥聞季彥聞

之曰吾宜容媚勢巨而欺天子乎後子述相魯與季彥孝廉

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孝憂遂止平家季方為人謙退愛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
視之如僕誅其筆則與詔成章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
莫不推先以爲措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月丁丑卒
史補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甚長安施商移切或弛詩止切好禮虛到切事夫風無切使于疏史遇切
虺許傳切後廖丑鳩切與在預爲病切夫三折上音扶下切已之已人切
下已之同既冥訓向切夫死扶音與計音孟姑已上音以切夫以扶音與
方胡訓切又音請切填之堂練切已矣音難易下以破切富說輸藝知切
者音夫不扶切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已歿音已之切形日以中切之惡鳴各論事切錯行錯行切
樂七各切之下音落愀然七小切而已音惡親音大麓音已而暗迷暗迷切
錯七各切禮燔符表切死難奴且切與於預祇祇切刑錯七故切三監三監切
孟長梁兩切所任汝鳴切除過古即切應之長長切

記義第三

餘夫詐說切施人施智切名歐舒王切相室息亮切從死才用切長者長好切
人虛到切與言已紀音好外虛到切瘠色秦音切女知音智早切令德力正切任
臣汝鳴切下已耳音已上音紀其知音智下切使宰契士切使于諸史切
以遺以醉切若夫扶音使使人藥士切舍寶捨私切昭居質切陷辟賦亦切淇
澳乙六切苞苴行余切好賢呼告切幽公悲市切造周在音躍踏踏力上切
與於預將意切蓼莪力竹切裳裳字清徹切去去切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降典古巷切折民之烈切弗勝詩澄切又書無別切
刑重直麗切民價求切惡之烏切不省切夫赤音折折折切
非從播音切否則已音適爾施切不中切比比切罰復切斷者斷者切



ZW 21101000772522

S
2121.5
156(932)

之知音及夫風無當之教為韓子傳均下中行戶說難於
 度其音同知氏音難之乃且知伯智施施余交何施商後
 三恪音落其弟大計第非士累累切使使上葉五切而然
 晉蓋跌而田無累切決拾切葉葉將擊切扛鼎切雙
 獸切初倒凶凶許拱贛忿亦作慈舍旃捨令圖切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魏相長將事切葉侯切竹轉相思發敏說滿藝使求
 切方師音并間田音區行上勅朱切乃夸誇段弱日供計苑令切
 正公上諸城切喪精切登較切古學孟貴補具臆日鞋踪猗
 至樂切即各切猗切下如切飲燕音洗解切文音兒航序
 鴉百音喪已切鵬音今考切政葉蟲蟻而充焉立
 城愛惡能身將焉切行術切山雷切雅好切到衰

事利性分切亢疏上音抗知足音謂強如字剛悞
 稱此亦音析理星歷切溷殺上音交切折其切揆度切斷
 氣依管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切今史切力政得與下音預受發厘亦作藉惡有音蓋上牛
 為人切于傳請從才用燕見音宴造其處到可度切行高切
 別而後列交燕音縹素切杜采以好虛到又數切葉公歌
 賑之切為贏蟾輕取後音與殺音荷已音有分切
 乎音幾於幾已乎音學知音何居音要音祿音悵然切
 惡直切鳥音知得音智省宗下同捲枉切圓切張陽切

孔叢子釋文終

後序
 目成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與子琳書而止自叙世而
 下逮季彥卒悉孔氏之後人術案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
 後孔均為襲成侯追謚孔子為襲成宣尼公世祖建武十
 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襲成侯志卒子損嗣孝和永元四年
 徙封襲成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
 帝初國絕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
 十三世孫震為崇聖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
 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
 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崇聖侯周武帝改
 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
 太宗封夫子裔孫德綸為襲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
 龍不封不絕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桓靈之際故故獻
 帝時國絕此書遂已而元續焉

後序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頃得是書未幾
 因領憲計二政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
 先皇帝嘗賜金此系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秘閣而天下樂聞
 平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字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
 私善諸已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與樂聞道者共使知
 逢之心異於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
 一月日門人
 呂逢序